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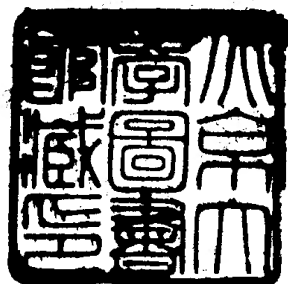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五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五六冊目次

子部·術數類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宋〕麻衣道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范欽刻本

一

翼元十二卷

〔宋〕張行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錦州李氏萬卷樓刻嘉慶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函海本

十七

太玄別訓四卷首一卷

〔清〕劉斯組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一四二

皇極經世書說十八卷(一)

〔元〕朱隱老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遞修本

三一六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宋〕麻衣道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范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易心法

一卷》提要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

易學病失其傳久矣姑溪太守李公出麻衣說闢子明傳曰吾得二書不敢私諸已今用廣於人或字畫之訛子其爲我正之準竊幸管窺不敢離斯夕瞻對若祥光爛然發乎節屋之下信天神物也公得其傳行其道又以傳於世蓋將極易學之病而還易之本旨豈誦說云乎哉公用心也仁矣

淳熙己亥三月丙寅迪功郎新婺州浦江縣主簿程準謹書于左

正易卦畫

上經三十卦共得十八

䷀乾

䷁坤

䷁屯

䷄需

䷆師

䷇小畜

䷊泰

䷌同人

䷋謙

䷐隨

䷒臨

䷔噬嗑

䷖剝

䷘无妄

䷚順

䷛大過

䷜坎

䷥離

下系二十四卦共得十八

䷗咸

䷌大壯

䷔晉

䷤家人

䷦蹇

䷧損

䷵夬

䷬萃

䷮困

䷌革

䷲震

䷫漸

䷶旅

䷥巽

䷴渙

䷄中孚

䷽小過

䷺未濟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希夷先生受并消息 東明山人訂

正易者正謂卦畫若今經書正文也據周孔辭傳亦是註脚每章四句者心法也訓於其下消息也

羲皇易道包括萬象須知落處方有實用一章

落處謂知卦書實義所在不盲誦古人語也

如震得乾初爻故雷自天之下而發坎得中

爻故月自天之中而運艮得上爻故山自天

之上而墜也巽離兌得坤三爻亦然又六爻

相應如一陽生於子月應在卯月二陽且應

在三月三陽寅應在四月是也人事亦然易

道見於天地萬物日用之間能以此消息皆

得實用方知羲皇畫卦不作紙上工夫也

六畫之設非是曲意陰陽運動血氣流行二章

陰陽運動若一陽為復至六陽為乾一陰為

姤至六陰為坤是也血氣流行若一六為腎

二為肺三為脾四為肝五為心始生也也

爲蒙養蒙爲需之類是也卦畫凡以順此理而已

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三章

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

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

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作不言之教也

鄭康成略知此說

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四章

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

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淺一著其

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

有卦畫微旨只作八字說此謂之買櫝還珠

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六十四卦無窮妙義盡在畫中合爲自然五章

無窮妙義若蒙必取次於艮師必取次於坤

是大有肯意也不止於貞丈人吉童蒙求我

之義合爲自然謂坎艮次坤非是私意乃

陽運動血氣流行其所施爲皆自然之理也

卦畫無止於辭辭外見意方審易道六章

繫辭特繫以吉凶大略之辭而已非謂六

之義盡於是也如大有係以元亨大壯係以

利貞此數字果足以盡二卦之義乎要須辭

外見意可也辭外之意如乾九二見龍在田

上九亢龍有悔辟師之外不動如地內趨變

如水無窮好意如此類不可槩舉皆是辭之

所不能該也

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脉理則昭然七章

卦脉爲運動流行自然之理也卦脉審則天

地萬物之理得矣如觀坎畫則知月爲地之

氣觀離畫則知日爲天之氣觀艮畫則知山

自天來觀兌畫則知雨從地出觀震交則知

閏餘之數觀交體則知造化之原凡此卦畫

皆所以爲天地萬物之理於目前亦若渾儀

之器也

經卦重卦或離或合縱橫施設理無不在八章

縱橫謂若爲諸圖或有一氣老少之所

三代祖孫之別或有對待之理或有真偽之義或有胎甲之象或有錯綜之占唯其施設皆具妙理無所往而不可此所謂包括萬象而易道所以大也

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則是乾坤破體九章

三乾三畫奇純陽也一陰雜於下是為三巽雜於中是為三離雜於上是為三兌巽離兌皆破乾之純體也坤三畫偶純陰也一陽雜於下是為三震雜於中是為三坎雜於上是為三艮震坎艮皆破坤之純體也若更以人身求之理自昭然

粵乾與坤即是陽陰圓融和粹平氣之名十章

凡陰陽之氣純而不駁是為乾坤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正謂此也因知能盡乾之道是為聖人能盡坤之道是為賢人至於六子即是陰陽偏陂反側不平之名十一乾健坤順陰陽之純氣也一失健順則不平之氣作而六子生觀畫象可知莊子曰陰陽

錯行天地大駭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變乃鬼正謂此耳由是六子非聖賢比特衆人與萬物而已然由破體鍊之純體乃成

行順動入陷麗止說非特乾坤六子訓釋十二非特訓釋蓋謂不可專於八字上取也當求之於畫象健謂三畫純奇是順謂三畫純偶是動謂一陽在二陰下是入謂一陰在二陽下是陷謂一陽在二陰中是麗謂一陰在二陽中是止則一陽在二陰上是說則一陰在二陽上是凡有所訓多見於畫象如闔戶謂之坤則姤之初爻是闔戶謂之乾則復之初爻是

坎兌二水明須識破坎潤兌說理自不同十三

坎乾水也氣也若井是也兌坤水也形也今雨是也一陽中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氣潛行於萬物之中為受命之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一陽上於二陽為兌兌以形普施於萬物之上為發生

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蓋說坎
形之散也坎兌二水其理昭昭如此學者
文辭義不知落處其能得實用乎自漢
不得其說故真人發其端又論且以井卦
之本是泰卦初爻易五是為井則知一陽
而為坎水也故月令云仲冬水泉動仲冬一
陽生至仲秋乃云煞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
涸信乎坎之為乾水也道家有煉丹井海
女國無男窺井即生醫經無子女男服
井即生其為乾陽皆可明驗若曰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又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此
兌之所以為坤水也

鑽木鑿井人之坎離天地坎離識取自然十四

乾天也一陰升於乾之中為離離為日則日
本天之氣也坤地也一陽下降於坤之中為
坎坎為月則月本地之氣也日為天氣自西
而下以交於地月為地氣自東而上以交於
天日月交錯一晝一夜循環三百六十

擾擾萬緒起矣是為三百六十爻而諸卦
焉坎離日月天地之中氣也仲尼特言水火
而不言日月者日月其體也水火其用也言
其用而不言其體蓋欲其設施之廣而無礙
也學者不悟但求之於鑽木鑿井之問所失
益甚矣

又論月上於天日入於地男女構精之象一
往一來卦畫有中通之象此所謂觀於卦昧
理則昭然也又謂理既昭然若山者自天之

聖心法

九

墜也傳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又曰星隕為
石推此意則山自天墜無疑而世曰山者地
之物以所見者言之耳至月風雷雨皆自地
出也而世曰月風雷雨天之物亦以所見者
言之耳世以所見如此苟徇其所見則是天
地萬物皆所不曉審知易者所以窮理盡性
也學者不可不留意邪

八卦不止天地雷風一身一物便具八卦十五
八卦文王繇辭周公爻辭皆未嘗指名其物

象以見八卦不止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無所
不統也是故凡天下之所謂健者皆乾也
者皆坤也動者皆震也入者皆巽也陷者皆
坎也麗者皆離也止者皆艮也說者皆兌也
一身一物便具此八卦之理然宣父止以八
物云者特舉其大者為宗本姑以入易以學
學者耳

卦有反對最為關鍵反體既深對體尤妙

世雖知有反對之說不能知聖人密意在是

章十六

也蓋二卦反而為二對而為四既列序之

以雜卦推明其義者以為天下之吉凶禍福

貧富貴賤其實一體也別而言之其代詞

環特倒正之間耳未始有常也然反體則

卦皆是對體則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

而已此八卦與諸卦不同在易道乃死生壽

夭造化之樞機也其體不變故曰對體尤妙

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其為名義無不反對

易之取象世所知者數卦而已如頤如

噬嗑之類是殊不知易者象也依物象以

訓故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如屯象草木蒙

童稚需象燕賓訟象食師象軍陣比象翼

戴家人象家正睽象覆家餘卦盡然一人諸

卦名義無不反對如噬嗑以貪饕賁以節飾

履以蹈艱危小畜以享尊富臨以出而治人

觀以入而處已豐以富盛旅以困窮自餘推

之其名義反對無不然者但未知思索以精

之則云有不取象有不反對者此學易之大

章十八

病也

諸卦名義須究端的名義不正易道懸絕

易卦名義古今失其正者二十餘卦師比小

畜履同人大有謙豫臨觀噬嗑賁无妄大畜

頤大過漸歸妹豐旅中孚小過是也蓋師以

正衆比以興王二卦以武功創業湯武之卦

也同人窮而在下大有達而在上二卦以文

德嗣位舜禹之卦也履以陰德而蹈艱危以

致小畜之安富人臣之事也无妄以陰

踐灾肯以致大畜之喜慶人君之事也臨以陽來宜出而有為觀以陰生宜入而無為謙則止在象後而存義豫則動在象前而知幾中孚則始生小過則夭折順則成人而養生大過則壽終而喪死漸以正而進歸妹以說而合噬嗑以貪而致罪賁以義而致飾豐則得所歸而亨盛旅則失所基而困窮凡此二十餘卦其名義顯然見於象反對有不可掩者如此當諦觀之也大傳曰開而當名苟名義不當則一卦無所歸宿也故曰易道絕也

一卦之中凡見八卦有正有伏有互有參十九正謂上下一體也伏謂二體從變也互謂一卦有二互體也參謂二互體參合也與本卦凡八是謂一卦具八卦也然一卦何以具八卦蓋一卦自有八變如乾一變如二變如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剥六變晉七變大有八變復乾是也其所然因以見天地萬物無

不通也莊子論父竹生青寧青寧生和生馬鳥生人人死反入機於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其一節論變化之理無所不通如此六十四卦唯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二十太初者氣之始是為乾太始者形之始是為坤皆本之自然無所假合也故其卦畫純一不駁倒正不變是名真體

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二十一六子假乾坤以為體重卦合八卦以為體若

分而散之則六子重卦皆無有定體也若今天地清明陰陽不雜則六子何在六子不交則品物何在以是知人間萬事悉是假合陰陽一氣但有虛幻無有定實也

卦義未審須求變復不唯辭合義實通明二十二變為一爻之變復為一體之復即復變之辭而觀之自然之義無不與本卦脗合以見陰陽之氣如蒙上九曰擊蒙變為師上六曰云小人勿用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

為比初六則云有孚比之无咎此一爻之義
合也如大有上體復需有飲食之燕下體復
晉有昭明之德升上體復姤姤一陰升下體
復復復一陽升此一體之義合也苟卦義未
審能以此求之自然明矣

古今傳易舛訛為多履畜八體取為害義三章

按卦序當先履而後小畜今小畜在先則二
卦畫象反對文義繆亂而不可考又以八卦
本對八體獨闕其鼻乃以巽言股股即係是

正易心法

十車

也若股可言則又遺其肱且與義皇八卦不
相應也茲蓋傳者舛誤耳能不害義乎試辯
之一柔自姤變同人同人變履履變小畜小
畜變大有猶之一剛自復變師又變謙又變
豫又變比皆自然之序不易也今謙既在豫
上則知履不當在小畜下嘗密探宣尼述九
卦以履為用九謙用十五復用廿四皆龍圖
大衍定數則履在小畜上為第九卦也明矣
又與无妄對義既以大畜反无妄而居下

則知小畜反履而居下無疑矣今序卦非宣
尼旨失其本真也八體乃艮為鼻異為手耳
傳曰鼻者而之山也又曰風能鼓舞萬物而
手之所以舞也蓋乾為首坤為腹天地定位
也坎為耳離為目水火相逮也艮為鼻兌為
口山澤通氣也異為手震為足雷風相薄也
此義皇八卦之應矣其理昭昭但學者承誤
效尤見不高遠其失至此真人閱之故開其
眼目

正易心法

卷一

十五

畫卦取象本為特物見於日用無所不合四章
義皇畫卦非謂出私意撰成一易道於方冊
上以誨人也特以順時應物則以見於日用
之間耳以麓迹言之如以錢賻六純字乾也
六純背坤也差互六子也若反則未勝至純
則乾坤成矣人如優人呈伎壯者任其難六
子也老者斂其利乾坤也此皆理之自然即
此理以察其餘則是行止坐卧纖悉舉天下
皆易無可揀擇者但百姓昏昏日用之而罔

學矣

中爻之義足為造化納音切脚其理則一

二十章

納音甲為木子為水甲子交合則生金切脚如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反切即東字卦體亦然上體為乾下體為坤交錯乃生六子即中爻二三四五也二三四五造化之氣參互成卦如屯中有剝蒙中有復凡此一卦每具於四卦中皆得禍福倚伏之象如屯比觀益中皆有剝蒙師臨損中皆有復是也

正易心法

卷一

反對正如甲子乙丑有本有餘氣序自然

二十章

大凡一物其象氣必有本有餘餘氣者所以為陰也本其陽也如十干甲乙乙者甲之餘氣也丙丁丁者丙之餘氣也如十二支子丑丑者子之餘氣也寅卯卯者寅之餘氣也卦亦由是坤者乾之餘氣也蒙者屯之餘氣也訟者需之餘氣也比者師之餘氣也且乾而後坤屯而後蒙需而後訟師而後比雖故有其義然其所以相次者皆其餘氣也自然之

理耳學者不悟謂聖人固以此次之是未知反對關鍵之鍵也失之遠矣

每卦之體六畫便具天地四方是為六虛
二十章
初爻為地上爻為天二爻為北五爻為南四爻為西三爻為東天地四方每卦之體皆具此義是為六虛大傳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正謂此耳學者不悟謂六虛天地四方乃六畫也殊不知六畫乃天地四方之象此之謂祗上工夫不知落處也

正易心法

卷一

乾坤六子其象與數乾坤之位皆包六子

二十章

象謂坤卦上中下加三乾畫便生三男以乾卦上中下加三坤畫便生三女乾坤之體皆在外六子皆包於其中也數謂若畫乾數三異離兌四震坎艮五坤六坤數六震坎艮七異離兌八乾九乾坤之策皆在外六子皆包於其中也此象之自然有不可得而容心者爻數三百八十有四以問求之其數脗合
九章
爻數三百六十又四真天文也諸儒求合其

數而不可得或謂一卦六日七分或謂除震離坎兌之數皆附會也倘以閏求之則三百八十四數自然脗合無餘欠矣蓋大度或贏或縮至三年乾坤之氣數始足於此也由漢以來不悟惟真人得其說

二十四爻求之卦八畫純為疊是為閏數三十一

一歲三百六十而爻數三百八十四則是二

十四爻為餘也以卦畫求之是為疊數何以

言之夫既有八卦矣及八卦互相合體以立

王易心法

十八

諸卦則諸卦者八卦在其中矣而別又有八

純卦則其合體八卦重復而二十四數為

疊也是以三百六十為正爻與每歲之數合

而三百八十四與閏歲之數合矣則是閏數

也豈惟見於數亦見於象人知之者蓋鮮矣

一歲之數三百六十八卦八變其數已盡三十一

乾姤遯否觀剝晉大有八變而復乾則天之

氣盡坤復臨泰大壯夬需比八變而復

地之氣盡震豫解恒升井大過隨八變而

震則雷之氣盡艮資大畜損睽履中孚漸八

變而復艮則山之氣盡坎節屯既濟革豐明

夷師八變而復坎則水之氣盡離旅鼎未濟

蒙謙訟同人八變而復離則火之氣盡巽小

畜家人益无妄噬嗑睽蠱八變而復巽則風

之氣盡兌困萃咸蹇謙小過歸妹八變而復

兌則澤之氣盡凡此八卦各八變八八六十

四數則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氣無餘蘊矣

是為一義

王易心法

十九

數成於三重之則六其退亦六是為乾坤二

夫氣之數起於一偶於二成於三無以加矣

重之則為六也然三少陽也六太陽也三春

也六夏也此乾之數也是為進數其退亦六

三少陰也六太陰也三秋也六冬也此坤之

數也是為退數三畫為經卦六畫為重卦者

凡以此而已

凡物之數有進有退進以此數退以此數三

大抵物理其盛衰之數相半方其盛也既以

此數及其衰也亦以此數若一歲十二月春
夏為進數秋冬為退數晝夜十二時自子為
進數自午為退數人壽百歲前五十為進數
後五十為退數以至甲為進數乙為退數子
為進數丑為退數細推物理無不然世儒論
教但衍為一律殊不明陰陽進退之理惟真
人獨得其說

凡具於形便具五數五數既其十數乃成三十四章
凡麗於氣者必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天所以

王易心法

卷一

二十一

有三時者以其氣也凡麗於形者必方方者
徑一而圍四地所以有四方者以其形也天
數三重之則六地數五重之則十何謂十蓋
有四方則有中央為五有中央四方則有四
維復之中央是為十也非特地為然凡麗於
形便具十數皆若此也

大衍七七其一不用凡得一數理自不動三十五章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掛一而不用
不用之義學者徒知一為大極不動之

不知義實落處也何則一者數之宗本也凡
物之理無所宗本則亂有宗本焉則不當用
用則復亂矣且如輪之運而中則止如輅之
行而大者後如網之有綱而綱則提之如器
之有柄而柄則執之如元首在上手足為之
舉如人將居中而士卒為之役如君無為而
臣有為如賢者尊而能者使是知比得一者
宗也本也主也皆有不動之理一苟動焉則
其餘錯亂而不能有所施設者矣

王易心法

卷一

二十二

策數六八八卦定數卦數占卦之理自然三十六章
八卦經畫二十四重之則四十八又每卦八
變六八四十八則四十八者八卦數也大衍
之數五十者半百一進數也其用四十九者
體用之全數也五十除一者一也易無形
埒是也四十九有掛一也者有一也易變為
一是也一不用者數之宗本也可動也用四
十八者取八數變以占卦也一變為七七
變為九此之謂也今竊謂於五十數先真一

於前乃揲之以四十九或先去其一却於四十九數中除一而終合之是二者皆全用四十九數曾不知本卦之本數也以致悞真一於八卦數中遂有五與九之失也且以揲之寄數但論其多少而五與九則無損益於多少之數而於陰陽正數亦自無礙揲法不取其正數而取其餘數蓋從其簡便也簡便謂一見多少即知正數陰陽多少若待視正數則煩難矣又多少之說無所經見知古人但以記數也大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謂大衍數本五十而止用四十九則其一已先除矣更無五十全數分而為二以象兩謂止於四十九數中分而為二也掛一象三掛謂懸謂於四十九數中懸掛其一而不用也筮法一揲得五與四四謂之三少得九與八八謂之三多二揲則五與九已矣但得三箇四亦謂之三少得三箇八亦謂之三多方初得五與九也而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

之策二十四及次正得四與八也而陰陽之數如前則是五九固無損益於多少之數而於陰陽之策正數亦自無傷也因知四十八數而悞用其九斷然而明矣或者又謂揲法得奇偶數殊不知二揲則五與九已盡所以觀其餘數而不觀其正數特以從其簡便也

五行之數湏究落處應數倍數亦明特時三十七章天一生水坎之氣孕於乾金立冬節也地二

正易心法

卷一

七

生火離之氣孕於巽木立夏節也天三生木震之氣孕於艮水山高地厚水泉出焉立春節也地四生金兌之氣孕於坤土立秋節也天五生土離寄戌而土氣孕於離火長夏節也凡此皆言其成象矣天一與地六合而成水乾坎合而水成於金冬至節也地二與天七合而成火巽離合而火於木夏至節也天三與地八合而成木艮震合而木成於水春分節也地四與天九合而成金坤兌合而金成於土秋

分節也天五與地十合而成土離寄於巳而
土成於火也凡此皆言其成形矣夫以五言
相成數雖兒重亦能誦要其義實縱老壯亦
不知落處也是之謂盲隨古人何以見易十
以至先天諸卦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二
陰二陽相間倍數至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相
間太玄諸首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三陰
三陽相間倍數至二十七陰二十七陽相間
此其理何在哉以特物推之自祖父子孫有

正身心法

卷一

衆寡之漸自正二三四五六月有微盛之滋
皆數之所以明理也應數見前說

卦位生數運以成數生成之數感應之道三十八章

生數謂一二三四五陰陽之位也天道也成

數謂六七八九十剛柔之德也地道也以剛

柔成數而運於陰陽生數之上然後天地交

感吉凶叶應而天下之事無能逃於其間矣

陰陽之位有所無形在天也
剛柔則形而以其在地也

一變爲七七變爲九即是卦妄宜究其真三章

冲虛經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
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蓋卦
爻自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至七變
謂之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更二變而極於
九遂復變爲一而返本也學者不悟經意徒
溺空泛說失之甚矣

名易之義非訓變易陰陽根本有在於是四十章

易者大易也大易未見氣也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者希微玄虛疑寂

正身心法

卷一

之稱也及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

爲九九復變而爲一也一者形變之始也清

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坤和氣者中爲

人謂之易者知陰陽之根本有在於是也此

說本於冲虛真經是爲定論學者盲然不悟

乃作變易之易是即字言之非宗甫之學也

唯楊雄爲書擬之曰大玄頗得之道家亦以

日月爲古之易字蓋其本陰陽而言也

易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四十一

易之爲書本於陰陽萬物負陰而抱陽何適而非陰陽也是以在人惟其所入耳文王周公以庶類入宣父以八物入斯其上也其後或以律度入或以曆數入或以僊道入以此知易道無往而不可也苟惟束於辭訓則是犯法也良由未得悟耳果得悟焉則辭外見意而縱橫妙用唯吾所欲是爲活法也故曰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中馳騁無於周孔言語下拘變

章易心法

卷一

世俗學解浸清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狹四十四章羲皇氏正易春秋比也周孔明易作傳比也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世乃玩其文辭致左氏孤行而春秋之微旨泯矣易之有辭本爲羲皇發揚學者不知借辭以明其畫象遂溺其辭加以古今訓註而襲謬承誤使羲皇初意不行於世而易道於此淺狹矣嗚乎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終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

麻衣道者羲皇氏正易心法頃得之廬山一異人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能有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馳騁實物外真僊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崇寧三年三月九日廬峰隱者李潛幾道書

跋

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宋朝太祖侍

行錢文億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
清粹謂可學係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
麻衣決之麻衣云無僊骨但可作貴公卿
耳夫以神僊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
一見決之則其識為何如也即其識神僊
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一
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
月初七日王溪戴師愈孔文撰

正易心法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舊本題宋麻衣道者撰凡四十二章章四句句四
言又題希夷先生受併消息文獻通考載李潛序
云得之廬山異人馬端臨註曰或云許堅又載張
栻跋亦信爲陳搏所傳惟朱子語錄曰此書詞意
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
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
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曲破體之乃
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
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
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
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卽及麻衣易因復
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
當塗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卽如
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爲津致之
戴不久卽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又曰麻衣易
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卽其人也昨
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爲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
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襍錄乃戴公自作其

言皆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謂易
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觀此二則則是書之
偽妄審矣

翼元十二卷

〔宋〕張行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錦州李氏萬卷

樓刻嘉慶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函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翼元十二卷》提要

翼元十二卷

子雲作太元用心亦勤矣後世之士好之者寡排之者衆豈非元學深奧通之者難非之則易乎自溫公集注首贊而元之義理始煥然明白矣邵子雖言元數要而未詳行成輒拾其遺意委曲解釋以明律歷之原以採用數之言併取晁說之星紀譜而是正之命曰翼元庶幾觀者知元不徒作於易誠有大功而非贅疣也蜀臨邛張行成述



翼元附錄

魏了翁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
數之精有通變經世述行翼元通靈等凡七書
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
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
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不可論理而遺數也
其書惜不盡傳

祝泌曰康節起數之法有所傳十四圖張文饒
得於蜀中估籍史人之家因敷衍之為皇極通
變發明處甚多而文蔓處亦多

翼元

附錄

宋張行成所著翼元十二卷明楊子雲太元之
學今恭避

廟諱作翼元李心傳云臨邛張子饒名行成乾道間
為兵部郎中蓋以字行也先生精於易而尤妙
於元了翁所稱七書不盡傳者予家有其五而
翼元世尤未見今先刊行以廣惠士林云綿州
李調元跋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李調元

前三變

其二十九數則易
一爻歸奇之策也

天

以三分三即六也終於六成六即十二

丁

昆崙天地

參珍粹精

旁擬兩儀一而產著止

川

三

一者元也一生三其數成六天之用也故易一卦六

爻而乾有六畫也有天必有地有奇必有偶偶之成

十二地之用也故易合兩卦為用而坤有十二畫也

翼元

卷一

二

自此分道各行十二併六而十八以始太積積之為

七十二九贊之曰策則天之用也十二衍三而九

衍之為八十一家之四重則地之體也

一動三生變在其中矣元以三為三方

六自然含九變是為州數三三之而九自

然含二十七變是為部數三四之而十二自然含八

十一變是為家數故後三變者皆衍變也前三變太

積十八策之用也後三變八十一首之體也十八者

通乎九六則三六二九也八十一者九九也故元有

六九之用一則不通乎六地不能兼天也天之

用始於十八策贏贊當之經歷一周復至贏贊而止
 則天之圖也地以體承天之用則子爲黃鍾歷十二
 辰之數元之首用至五變加表贊而七其餘五變弗
 用也十八之數在易當歸奇之策在元爲六九之用
 若加真一而十九在易當歸奇合掛一之策在元爲
 一章之用是故太衍之用四十九易用其用策三十
 故三百八十四爻包餘分而藏閏元用其奇策十九
 故七百三十一贊別餘分而顯閏也

後三變

初變二重爲九州得數三十六以一一二二二三三爲
本通前四變共五十

卷一

三

五去一則太
 積五十四也

丁 丁 丁

丙 丙 丙

乙 乙 乙

再變三重爲二十七部得數一百六十二以三一三
本通前共二百七十七去

其一則老陽之策也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三變四重爲八十一家得數六百四十八散幽於三
重而立家

以四一四二四三爲本通前八八百六十五去其
 一則易一卦去掛一而通虛實明暗之全策也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翼元 卷一 四

中 周 磻 閑 少 戾 上 千 狩

羨 羌 童 增 銳 達 交 夷 侯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更 斷 毅 裝 衆 蜜 親 飲 強

晬 盛 居 法 應 迎 遇 龜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滅 盈 守 翁 聚 積 飾 疑 視

沈 內 去 晦 嚮 窮 割 止 堅

成 闕 失 劇 馴 將 難 勤 養

元四畫相重者地之體四也三而變者以天之三

地之四復以地之四載天之三也易兩卦相重者天地各一體也卦三畫者一體而用三也元以地承天故用三不用四經世天地互用故兼四三而用七也所謂天統乎體地分乎用

干中否斷言守 此如願中孚干中开羗卦釋 此如

平爭言應壽窮 大小過坎离平裝言應壽常 八純

平爭言永壽養 乾坤四正卦平飾壽止壽養 重壽

先天方圖乾位西北坤位東南天門地戶也泰位東

北否位西南人路鬼方也故自西北至東南爲八卦

正位自東北至西南爲八卦交位此地之象也元爲

翼元

卷一

五

地承天之數元氣隨天而左行者也元者天之陽氣也一元覆三方天函地也三方分九州九州分二十七部二十七部分八十一家極于九九地之體備矣乃載元氣承天而行復以九變是爲七百二十九贊當一期之晝夜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天之用見矣故元之致用全在九贊之功不取四重之數所以元圖別方圖二象者以地承天非若易方圖二圖天地相爲體用也易天也分於地者君用臣也元地也宗于天者臣尊君也此其所以不同也元圖舊止有圓象章啓乃分八十一首作方圖列表贊於下者以示

數分有序九天有原卽所謂羅重九行行四十日從

天分數自上而下故不得如易圖自下而生從西北

而起也易之數二位者天一而二也自一一至八八

而交數皆九元之數四位者地二而四也自四純一

至四純三而交數皆八易以八位用九數元以九位

用八數皆七十二也元用九數故中於八易四十五

數故中於九易兼九六元獨用九也易之八者天體

元之九者地用也八者以九爲用故交數在人路鬼

方九者以八爲體故交數在天門地戶始若不同終

歸致者理之自然數生於理故也

翼元

卷一

六

易先天圖

澤天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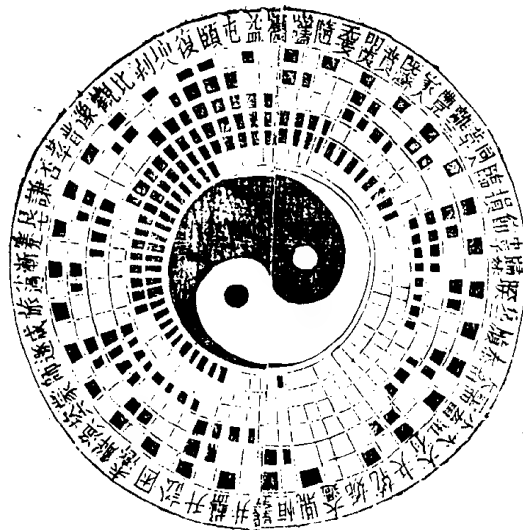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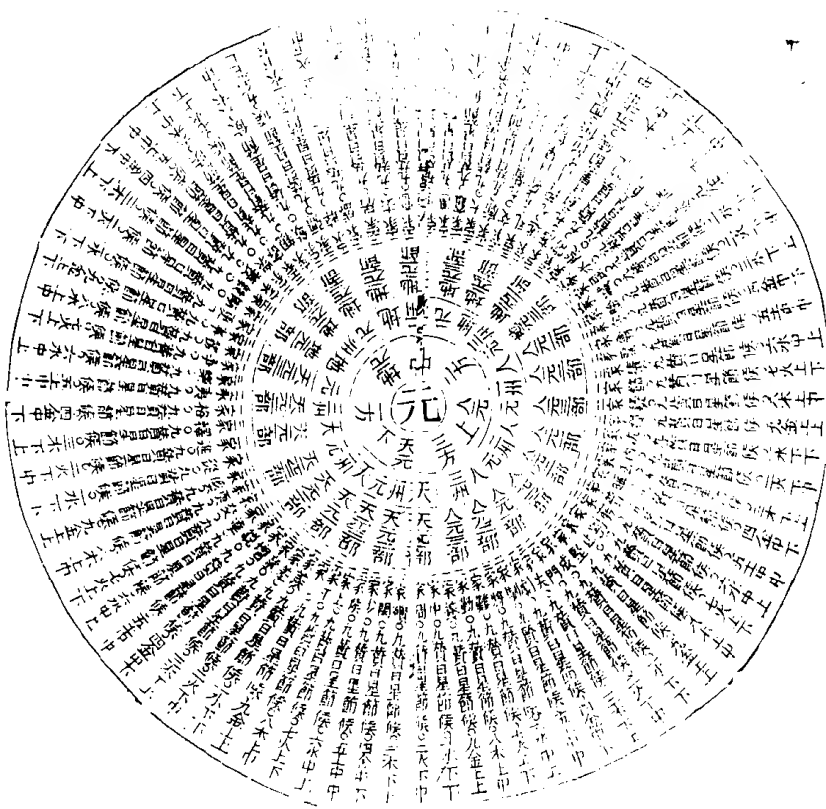
象也

象也

象也

象也

太元圖



蓋天象也蓋渾之理無異唐一行能知之而蓋天家學失其本原故子雲康節皆非其說也

方州部家體也而為圓象者天統乎體也表贊用也而為方象者地分乎用也

先天卦六爻自上而下乾坤自一陰一陽至六變得陰陽三十二成地之一柔一剛復始遂為小父母而主後天之用矣元至五變得八十一家九九之數備四重之位足以為元之體第六變則九天統八十一首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方者主之為元之用也蓋易者天用地之數方圓二圖合于一者以圓

翼元

卷一

九

包方地在天內渾天象也元者地承天之數方圓二圖分于兩者以圖覆方天在地上蓋天象也天用地則天地並用君能下下迭為賓主之義也故陰陽自一以至三十二方圓之數六變皆同地承天則地不自用載天而行臣能歸美尊無二上之義也故五變以上為圓數六變以下為方象子雲覃思渾天而太元其圓則一元都覆成規于上九行羅直成下者地承天而分三用與天包地而統四體天地有四方元用三方而圖兼用蓋天所圖天地之理也是蓋易之圖則自一陰

則由外而之內元之圓圖自一元以至則由內而之外其象不同者六十四與八之體用之極天之地也易圖地在天中元圖下人居地上各據所見而言可以竟晚也

元圖舊止作圓象章營始變為方圓二圖圓圖

明一元都覆方州部家成規于上所謂圖象元形

之體也故天統乎體也方圖者以明九天分統七

二十九贊成矩于下所謂贊載成功元之用也故地

分乎用也元圖曰一元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

部分正羣家事事其中據此言則一圓之體自元至

翼元

卷一

十

贊盡包七者之用故天變盈于七也又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始于十一月終于十月羅重九行行十四日據此言則方者之象亦不可廢營分于二圖者蓋與舊圖相為表裏康節準易圖則依舊圖而作者以日行星度為本故也

元首九變數

地之用九自四以往十二而終七八九其中也故變數最多四與十二無變九實用七天之道也四純一為首四純三為終四純二正當八十一首之中天不用者羣用之宗元之十二數真三不用而以九數為

用者尊天之六以示無爲而無不爲尊故役物神故
藏用也深蓄以七八九爲一二三之用者以地之二
十四反天六之用也此三數當九數之中所謂用中
也是故元不用之三數原始而言則爲一二三者天
之六用也要終而言則爲十與十一十二者蓄之全
體也自一至十二摠七十有八故律數四十二呂數
三十六卽乾歸奇合掛之數易不用而元用之也
故曰法用七十二去三十三故九皆用四十五

初變四數一變

丁丁 此一數不變九數之中一者不變也十者二
不變則用八也十九者三不變則用十六也

翼元

卷一

土

其四與十皆皆變則全用也奇
數五用三十二偶數四全用四十

二變五數四變

丁丁 平 平 平

三變六數十變

丁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三 此二數
不變

四變七數十六變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五變八數十九變

此中數也八十一皆以方布之
處皆八若易爻用七百六而

用十五自二面起皆以九爲中數六十四卦以方布
之爻處皆九也中數之變最多不過十九十九爲天
地之

三數不變用者十六故
地之位用於十六也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此三數
不變

六變九數十六變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七變十數十變

翼元

卷一

土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八變十一數四變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九變十二數一變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自一方一州一部一家至三方三州三部三家起於

四終于十二共八十一變不變者九可變者七十二

純一純二純三本不變也餘六者不變者乎三純數

者也元七十二爲策數者合其變數也不變之九其

得七十二數即變者之祖也自一變爲四則加三變也四變爲十則加六變也十變而十六又加六變十六變而十九又加三變自十九而退亦然凡三十六變十九之三變進退共之是爲三十二變而已正如易之交數地以八變而奉天也元用三十三著謂地虛三扮天十八豈出於私意乎易天數元地數效法之謂坤故元數皆類乎易也

總八十一變以四十八爲本體三十三爲虛用

一二三四總三十一變合六七八九而六十二加五之中數而八十一若五之變亦有合則一百矣是故元之變于百數之中不見者十九見者八十

一而八十一之中不變者九變者七十二也

元初起於三總一二三則六也三而偶之一一二二

翼元

卷一

三

三三是爲十二奇而偶者天之用故曰策之數起於六偶而偶者地之用故方州部家之數極于十二地虛三以拼天自四而起實用其九故曰元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者三而六天而地也儀用二九者二而九地而天也自一至十二元之初偶天一而二也有

一一則有一二一三矣有二二則有一二二二矣有

三三則有一三三三矣有一二二一則九也一二二

二二三二則十二也一二三三三三則十五也其得

三十六故太中之數用三十六也一偶之初三雖參

爲九一止重爲二如易三畫卦故未成爲首也再偶

之四地三而四也各得三變一之變曰四純一也曰

一一二也曰一三三三也二之變曰四純二也曰

一二二也曰二二二三也三之變曰四純三也曰

三三三一也曰三三三三也此九首者如易六畫之

八卦也共得七十二數故太積之數用七十二也自

此錯總之各得二十四變是爲七十二首合之而八

十一首成焉中應養三首反覆不變如易之乾坤坎

離也三之祖也元首自四而起至十二爲九者存三

也存三於其始者存本也增爭斷永守第六首亦反

復不變如易之震巽艮兌合而爲頤中孚大小過也

翼元

卷一

古

六之祖也并三與六是爲九元數八十一而策用七

十二者存九也存九於其末者用不敢盡也其餘七

十二首反復視之而三十六如易五十六用卦實爲

二十八卦此應變之用也是故易有二十四卦而用

卦五十六者八八而用七八存一用七也元有八十

一首而曰法七十二者九九而用八九存一用八也

太元揲數一揲爲一變易比元多五百四揲五

者七十二之九也通之

爲百四十有四之八

太元四揲成一首八十一首則三百二十四變也一

揲之中必再揲而成則六百四十八變兩揲共卦一

著八十一首掛一之數通得三百二十有四元七十
二策當一日每贊三十六著一首九贊則掛一之著
也兩首九日則六百四十八也六百四十八者以八
分之八十一之八也以六分之一百八之六也一百
八者九之十二而八十一者九之九皆九之體用之
究數也元之首八十一不用一百八者天道之自然
也策七十二不用八十一者因自然而順天也坤得
八而家八十一者十二用九家首八
十一而日法七十二者九而用八

元數曰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以六成故
十有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
翼元 卷一 五

天十八也別一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
搜之并餘於扚一扚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
九為三六筭而策道窮也一二三
為六筭

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
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
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三揲而成爻十八揲
而成卦千一百五十有二變而六十四卦備矣此易
揲著法也老陽之數三十六其用三十有三掛一以
象元分而為二以象剛柔揲之以三以象三統歸奇
于扚以象太積獨陽不生故再揲而後畫兩揲而成

畫八揲而成首六百四十有八變而八十一首倍矣
此元揲著法也易三揲成一爻三揲三掛一揲再歸
奇一歸為之一扚元兩揲成一畫其掛一掛兩揲四歸
奇通謂之一扚所以然者易掛一在分而為二之後
者太極復寓於兩間也一爻三揲而三掛者存三元
也元掛一在分而為二之前者神象二生於元也一
畫兩揲而一掛者存一元也易所歸之奇并天地數
于太極也一為一扚二為再扚者有陽有陰也故三
年一閏三十六日者乾也五歲再閏又二十四日者
坤也元所歸之奇并地數於天也四歸通為一扚者

翼元 卷一 六

體以四為一也故太積之法通三三六六之數則始
于十有八策也觀揲著之法而易元天地之數已自
渙然王涯不知數惑於一扚之語遂別立揲法全無
理用其誤甚矣范謂凡一掛再
芳理亦未盡元若兩揲再揲與兩
揲一掛于歸奇三六之數初若無加損所以不再掛
者掛一以示存一元故八十一首共得三百二十有
四為一首曰策之數若再掛則三元不宗於天而六
百四十有八乃二首之策陰陽敵偶非地承天之義
總奇策六多三少畫數乃不均矣是故元之八十首
七百二十贊者以當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

之數天地所用也。一者九贊者以當四日半五十四時之數。雖在三百六十度之外。猶在七百二十九變之中。論天度則九之終。若以甲子論三百六十日。周而復始。則九之著也。踦虛二贊者以當九時之數。踦之六時在全度中。皆八十一而又九變之餘。若以甲子論四千三百二十時。周而復始。則九之微也。九之微數起於三者。天以三分也。成於六者。終於六成也。九之著以日言。九之微以時言。總微著之數六十有三。時則不盡六十四之一也。極天度順布之終。乃日行逆生之始。是故太積始於十八策者。起於三。元元。卷一。七。

時應四分度之一也。終於五十有四者。七百二十九之外。天九再成之數。以策當之。蓋三百二十有四。盡掛一之著也。易自乾變坤。自坤變乾。各以九變生一。子七九六十三變。而窮其爻。當三百七十有八。陽不盡。乾陰不盡。坤常虛六爻。以爲生生之本。元八十首之外。六十三時。總三百七十八策。則易成體之數也。虛真三不用。則易不盡六爻之數也。故元之養育者八十首之本。踦贊者養育之本。羸贊者又踦贊之本。而不用之一二。三乃養用所宗。變化之原也。

極一爲二極。二爲三極。三爲推推三爲羸贊也。滿也。

羸入表表羸入家家羸入部部羸入州州羸入方方羸入元。

三真數也。真數具而變化生。故極三爲推一二三。者六也。推之則三六十八。是爲羸贊之策。贊滿三爲一表。表滿三爲一家。家滿三爲一部。部滿三爲一州。州滿三爲一方。方滿三爲一元。本自一元分之以至羸贊。復自羸贊逆推而上。以及于一元。是謂生於一而返于一。此天之所以圓也。元舊圖止乎此。

太元畫數一變重。

元八十一首首爲四變。方州凡三百二十四變。一三三各一百八變。則六百四十八數也。一之變一百八。每變一畫得一百八數。二之變一百八。每變二畫得二百十六數。三之變一百八。每變三畫得三百二十四數。極于六百四十八。則一百八之六而八十一之八與撰數正合也。易自二起。故用六元。自三生。故用九。九也。易爻用六。故一重卦。乾坤元則人在其中。爻故單卦。皆九數。爻自乾之六。盡至坤之十二。畫用七數。自坤之十二。重坤之十六。用十五。而皆以九爲中。元八十一首。正得六百四十八。爲中元六百四十八。撰而數圖。百二十八卦。爻圖通陰。畫亦百二十八卦。合其數。故元宗于易分於兩也。

天元一百八變得二數者五十四得三數者各二十七共一百八十九數六十三者
 地元一百八變得二數者五十四得三數者各二十七共一百八十九數六十三者
 人元一百八變得三數者五十四得四數者各二十七共二百四十八數八十一者
 元體四而用三天三地四者七之數也方州部家
 四也以三起以三生三也以九而用三亦十二以
 三爲本九爲用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太元畫數自四而起一州一家至十二而極三州三部
 存三不用實用者九自四至十二故爲地數也天
 元自四一州一家行二十七首而極于十一
 地元自五一州一家行二十七首而極于十一
 三元八元自六一州一家行二十七首而極于十二
 三元各七變而終焉元以天三一動生三即行
 於地四方州之間數雖九九以從地變止三七而從
 天是故卻雍以元爲地之承天也三元之數起於四
 五六則十五者三天之冲氣也終于十一十二則
 三十三者五六二中之合而三天也皆數之自然故
 八卦四十八爻而元用三十二著也故曰易無真一

自二而起元無真三自四而行不用而用之以宗也
 真三爲六故元之體自四而行用則自七而行贊
 七百二十九者黃鍾自子至午天之第七數也
 著數
 一揲之奇不三則六再揲之奇亦不三則六兩少之
 餘三九二十七兩多之餘三七二十一多一少之
 餘三八二十四得三七則一也三八則二也三九則
 三也易以多少之三而成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體
 元以多少之兩而成三七三八三九之用易即體爲
 首之體元用三十三著四揲成一首其一百三十二
 策除掛一之數四則一首所得一百二十八策八十
 策元
 一首共一萬三百六十八策通掛一數三百二十四
 策則一萬六百九十二策一百二十八偶之則二百
 也一百三十二偶之則二百六十四即先天實物之數
 數也元數皆得易之半體得先天之半用得後天之
 半則三六用數七千七百七十六不用數二千五百
 九十二
 除掛之數餘三十二著得七者一也用策二十一
 奇策一十一得八者二也用策二十四奇策八得
 九者三也用策二十七奇策五揲八十一首之中
 得七者一百八用數計二千二百六十八不用數
 計一千一百八十八得八者一百八用數二千五

百九十二不用數計八百六十四得九者一百八
計數計二千九百一十六不用數計五百四十通
用數計七千七百七十六通不用數計二千五百
九十二通二數則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二比大易一會
之數爲虧一百八也

易一會一
萬八百年

元以七十二策當一日七千七百七十六則一百
八日之數也二千五百九十二則三十六日之數
也通之則百四十四日者坤之策也以三十六日
爲一分則元著之數用者三不用者一用者三爲
地之自用不用者一所以奉天之用故邵子曰坤
翼元 卷一 三
以四分之一奉乾則乾得二百五十二坤得一百
八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五之十一也元三十三著者
三之十一也十一者天五地六合二中以爲用也十
一去二而用九二三爲六所去之策也九三二十七
所用之策也乃三之畫也十一去三而用八三三爲
九所去之策也三八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乃二之畫
也十一去四而用七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七三二
十一所用之策也乃一之畫也是去其三三四之奇
而成其七八九之策也元本三十六著地虛三以扮

天者存天一而常虛也初揲之少餘三十而弗用者
存地十而不動也故數有十以一爲始十爲終地不
用一天不用十均而相通則五六爲中三十三策之
本也著之幽顯通用其六所去者二三四則九也天
也元以爲太積所謂藏諸用也雖不顯而實常用也
所用者七八九則二十四也地也元以方州部家所
謂顯諸仁也雖常見而實不自用也是故物生天地
間皆本于乾九致其用則託乎二十四氣也所去者
九所存者二十四見於畫則一二三是六而已蓋陰
六者陽九之基而二十四者坤六之策故元儀之二

翼元

卷一

三

九實爲三六之用易坤之二十四實爲四六之用而
七八九之策自十八每加焉者亦以三六爲用之基
本也是以易之一卦自六畫而起元之一時自六策
而生也

首自四起
虛三爲用

元三十三著掛一餘三十二卽易著四八之體數也
元之揲著以掛一爲本用以歸奇爲積法其餘著數
以爲方州部家之體而實不用也易以天用地故用
其用策而不用奇策元以地承天故用其奇策而不
用用策也兩揲而一掛四掛而一首三百二十四日
八十一首掛一之著也兩贊當一日一日當七十二

策故三百二十四當一百之策爲太元之用七百二十九
十九皆元之晝夜之用也餘三十二著四之而百
二十八兩首而二百五十六則易坎離四位之數也
兩少之餘二十七著四之而一百八兩首而二百一
十六則易乾之策也兩多之餘二十一著四之而八
十四兩首而一百六十八則易三男之策也一多一
少之餘二十四著四之而九十六兩首而一百九十
二則易三女之策也初揲之少餘暗數三十弗用四
之而百二十兩首而二百四十則易開物八月之數
也三十三全用四之而一百三十二兩首而二百六

翼元

卷一

重

十四則易實用之數也元之體數之用極于此矣二
百五十六者地生物之數也二百六十四者物實用
之數也物數有天數在其中焉故著三十二者合乎
地之生物而加掛一數者乃合乎物之實用也夫元
以地承天者方州部家之四體載天之一元以運行
而布氣也故不用體數體雖不用數無不合者理之
自然正如易不用奇數而數亦無不合也

元之揲數一揲爲一變四揲成一首八十一首共三
百一十四變兩少之餘得一十七兩多之餘得二十
一一多一少之餘得二十四各一百八變一揲必再

揲而後畫則以初揲得少者餘三十而弗用故也每
畫初揲之餘有暗數存焉三之畫一百八初揲必
少則暗數三十矣一之畫一百八變初揲必多則暗
數二十七矣惟二之畫一百八變若中分之則所餘
暗數三十與二十七多少各半若初揲併少則一百
八變之中暗數皆三十爲盈一百六十二矣初揲併
多則一百八變之中暗數皆二十七爲虧一百六十
二矣盈虧二數併之而三百二十四卽一首之策四
口半之數也初終一定中乃有變故易陽中陽陰中
陰不變陽中陰陰中陽變易不常而先天日月之變

翼元

卷一

話

太元一首之策皆用其變也易掛一象二在分而爲
二之後故先天五百一十二卦卦一之數三千七十
二於動植數中得一分之物數而策數爲天地運行
生物之數元掛一象元在分而爲二之前故元八十
一首掛一之數三百二十四於期月數中得一首之
日數而策數爲地體方州部家之數元八十一首總
一萬三百六十八策其初揲之數暗數三百二十四
變均分之多少之餘各半兩多之餘二十七合一百
六十二變得四千三百七十四策兩少之餘三十合
一百六十二變得四千八百六十策總之而九千二

百三十四策通明暗二數凡一萬九千六百二策比黃鍾一分之數虧八十一則八十一首之數也九之而七百二十九則黃鍾之實自子至午之生數天以之而運行在元則九贊之體是也天道七變至午而足故坤位在未代終以成物也黃鍾之數折為九分元以八分為日行數策數得一分虧八十一者有本也如五言數得三百二十四自然虧五動極用數得三倍萬物數自然虧五百一十二也

真元

卷一

重

卷二

宋臨卽張行成撰

綿州李謝元

校

太元歷數

元圖曰元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元其十有八用乎太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為太中太中之數三十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黃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太積七十二策為一口凡三百六十有四日半跨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元之道也真元 卷二 一
四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月行九道九會復元其食俱盡故曰與月食俱沒
元八十一首共得掛一之數三百二十四以為一首之日策者元之本用也而揲多少之餘三七三八三九之著以成方州部家之畫者元之實體也其歸奇之數則并子掛一以為太積之要者餘分歸于天其暗策則以常閏數也是故四畫成一首一畫必再揲而成初揲之奇不三即六四揲均之多少各半所歸之奇十有八也再揲之奇亦不三即六四揲均之多少各半所歸之奇亦十有八也元三十三著八用為一首則二百六十有四中分之各百三十有二初揲

六十有八所存者一百十四猶未爲用故爲過策得十九之六合大易一卦之奇故爲問數所去者十八歸于天故太積之要始于十有八策也再揲又去十有八并初去而三十六自本揲當百三十二策者言之所存者九十六所去者三十六若并前揲當二百六十四者言之則所存者二百一十所去者五十四其二百一十之中實策九十六則一首四重之蓋虛積一百十四并初揲而二百二十八以當問數則實者爲日開虛者爲月也其五十四歸于天矣故太積之要終于五十有四也并始終之奇凡七十有二翼元

卷二

二

虛實各半故半之爲太中當一贊之策爲半日之數則實者爲本數虛者爲交數也是故元之用數本于掛一以爲一首之數者天之全數也成於歸奇以爲一贊之數者物之分數也其實得之數則以爲方州部家之體而不用者地之正數也是故元爲地數地者天之用承天而用不自用也元七八九之著總七十一首得一百八日而不當日用歸奇除掛一實得三十六日而用于太積故邵子謂坤之策百四十四以四之一爲乾餘分實得一百八也

元藏實常十八策則太積之始也并奇贊三十六策爲五十四則太積之終也并二數七十二爲一日之

策則一與三之合也九九之變又九之得七百二十九而不盡天度之九時者天之變化所以不窮也是故元之暗策通虛實得二百五十六日有半實策得一百八日總三百六十四日半以當七百二十九贊之實策亦餘九時不盡者天地相應也其掛一歸奇之策當四十日半則九時生九天之本爲太元之用也掛一之策四日半五十四時則九時每時而生六時歸奇之策三十六日四百三十二時則五十四時每時又各生八時以分于九天每天有四百八十六時則掛一之六時與奇策之四十八時每時又各生翼元

卷二

三

九時在易用四十八著而掛一不動者掛一在著爲一在時則六體一而用六用者動體者不動也總之得四百五日爲四十日半之十分一分爲元之本九分爲九天之用一而生九也大元歷律之數皆用三百二十四則九分之中又去一用八矣一禽之分六十甲子之數皆八百一十則十分而又偶之也再揲之奇三十六策本當十八之二如重并之數爲十八之四則半實而半虛踰藏二贊五十四策本當十八之三加重并之數爲十八之四則一虛而三實二者皆有虛焉此元所以爲地數也易揲著法雖名

掛一而三據實申者三名爲掛一故四十九之中先
存一著而用四十八則一掛變八卦之爻數也實掛
者三故四十八之中再存三著而用四十五四十五
而八之則六十用卦之爻數也大衍五百十二掛積
數一十五萬五百二十八均之于四十九著每著三
千七十二地生物之數用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
則四十五著之數千存九千二百十六爲四正卦之
數則三著之數又存三千七十二爲太極之數則一
著之數也以九千二百一十六均于四卦之間故一
卦之數二千三百有四也夫以爲掛一而實掛者三

聖元

卷二

四

著以爲掛三而實存者四數以爲存四而實分者五
用自著言之名雖三而實存之數四自卦言之名雖
四而實用之數三著天也藏一于三是爲三之本卦
地也均三千四是爲四之用著藏一名四數無減卦
均三數四用無虛易爲天數天統乎體其用在地無
非實也乃若元爲地數地分乎用必有虛焉所以承
天是故著數虛三扮天十八也在奇策則虛實各半
皆坤六之用也用不
用各半也在日策則虛一實三者
乾九之用也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自陸續以來皆以元爲用太初歷法然太初
歷以八十一分爲日法而元以七十二策爲

日法安得同八十一者律法也太初歷蓋以
律而起歷班氏云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顯常
歷焉八十一分乃太初歷爾顯帝歷何有于
四分乃顯帝歷也故元用十八策四之而實
一曰者顯帝歷之意也以十九年爲一章極
于一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者太初歷之
意也故曰以合歲之日而歷律行今若以七
十二分爲日法而仍以太中之數三十六爲
秒母則其數之歸自與太初歷合矣具三法
如後

聖元

卷二

五

太初歷法析分爲秒數此是溫公
太虛歷法

漢歷以八十一分爲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
法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
一得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以二
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
分少以三十二乘分八乘少通分納子爲五百五十
二除之得二十三秒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
十三秒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每贊得四十
分十六秒

以太初歷分秒而配元首贊則元自爲元太初自

爲太初年元本意也今以歷始異而終同矣

以元秒數合之則知二歷始異而終同矣
每分析爲三十二秒一贊計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秒
一首計得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秒八十一首計得
九十四萬四千七百八十四秒又加一贊計一千二
百九十六秒又加一贊之半六百四十八秒其九十
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八秒

太元歷法析分爲秒數

元八十一者每百九贊每贊三十六策計二萬六千
二百四十四策加躋贊三十六策贏贊一十八策計

六元

卷二

六

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兩贊七十二策當一日卽
以一策爲一分以二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九十
五分餘十八不盡以三十六乘之計六百四十八秒
每氣得二十七秒盡以分爲秒則每氣得三萬九千
四百四十七秒二十四氣通得九十四萬六千七百
二十八秒細析之則每百每贊每日之分雖與太初
歷不同而秒數則同矣雄之法當出乎此或曰太虛
歷司馬公所作也公與康節議論有素二公豈不知
此乎曰自然之數無所不合但所主以爲用者不同
若不知其理與日用而不知者無異終必有不合者

六元

卷二

七

三統太初歷法

天統一 甲子日元首
起三統太初

每九章積年一百七十一積月二千一百一十五
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之積分五百五萬九
千八十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命見大餘日小餘分
爲第十章首易以二百二十八爲閏法者二卦歸
奇合掛之著十二章之年數也四分歷以四章爲
一部太元以九章爲一小終

甲子元首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小餘六十三
以甲子旬周命之得一千四十大餘五十七小餘六

矣元之歷數所以與太初相應者蓋以八十一爲日
法者九九也以七十二爲日法者八九也以三十二
爲秒法者八四也以三十六爲秒法者九四也分于
九而減一秒于九而加一是故始異而終符也惟自
陸續以來皆以太初歷解元所以司馬公姑以析秒
之數示人常使人觀之粗因太初歷以求元不以吾
之說爲駭異若識者知之則子雲本意自有所在也
具細筭如後 先天以三十分爲一時一分析十二秒
三天兩地也元用三十六之六者用其三天虛其兩
地故易天地之數五十五元著三十三者亦用其三
也

十三若用太元歷即小餘五十六

十九年爲一章此九章之積也以一分析爲十二秒即每年氣餘五十三時總九章多得多得二十七秒一晝多得多得三時

辛酉第十章首積日一十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五小餘四十五甲子旬周去之得二千八十一大餘五十五小餘四十五

已未第十九章首積日一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三大餘四十三小餘二十七

丁巳第二十八章首積日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大餘五十一小餘九

翼元

卷二

八

乙卯第三十七章首積日三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大餘四十八小餘七十二

壬子第四十六章首積日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大餘四十六餘五十四

庚戌第五十五章首積日四十三萬七千二百四十四餘三十六餘四十四

戊申第六十四章首積日四十九萬九千六百六十二餘十八大餘四十二

丙午第七十三章首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六餘四十無小餘分

以上凡一統積一千五百三十九歲十九年爲一章七閏九章一百七十一歲一小終三小終爲一會五百一十三歲九終三會積年一千五百三十九而大終積月一萬九千三十五積分四千五百五十三萬一千七百二十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甲子旬周九千三百六十八大餘四十四餘盡命得甲辰日爲統首

求小終氣策置入年一百七十一以策餘八千八十八乘之每年之氣盈五日三時每九章又盈二十七秒即一統盈八千八十日得一百三十八萬二千六百翼元

卷二

九

八十以日法一千五百三十九除之得氣積八百九十七日小餘一千一百九十七九終得日八千七十二小餘一萬七百七十三再以日法除之得日七通積八千八十以甲子旬周命之得一百三十四大餘四十小餘分盡從甲子命之見甲辰朔旦冬至若依歷算每年氣餘五日三時即一統虧三冬至不得朔旦若依太元歷七十二分爲日法每九章小餘五十六或依十二或以三十地統二六折抄皆合太初歷

甲辰元首積日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十七小餘六十三甲子旬周命之大餘三十七

辛丑第十章首積日六十八萬七千三十五小餘四

十五大餘三十五

巳亥第十九章首積日七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三

小餘三十七大餘三十三

丁酉二十八章首積日八十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小餘九大餘三十一

乙未三十七章首積日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小餘

七十二大餘二十八

壬辰四十六章首積日九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

小餘五十四大餘二十六

庚寅五十五章首積日九十九萬九千三百二十四

翼元 卷二 十

小餘三十六大餘二十四

戊子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萬一千七百八十二

小餘十八大餘二十二

丙戌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

小餘盡大餘二十

凡二統積三千七十八歲積月三萬八千七十

積分九千一百六萬三千四百四十積日一百

一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通前一十八小終六

會二大終六甲旬周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七大

餘二十命得甲申朔旦冬至為三統首

入統三

甲申元首積日一百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七小餘

六十三大餘十七

辛巳第十章首積日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

五小餘四十五大餘十五

巳卯第十九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一萬一千六百十

三小餘二十七大餘十三

丁丑二十八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七萬四千七十一

小餘九大餘十一

乙亥三十七章首積日一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二

翼元 卷二 十

十八小餘七十二大餘九

壬申四十六章首積日一百四十九萬八千九百八十

六小餘五十四大餘六

庚午五十五章首積日一百五十六萬一千四百四十

四小餘三十六大餘四

戊辰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二

小餘一十八大餘二

丙寅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

十分盡大餘盡

凡三統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內分三統

九會二十七小終二百四十三章首元月五萬七
千一百五氣積分一億三千六百五十九萬五千
一百六十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而
九會復元命甲寅太歲受七十六甲子大餘也五
十七見辛亥太歲是後元之首積閏月一千七百
一元中月五萬五千四百四

四分顯帝歷法上元起自甲寅歲

上元紀法起甲子部首以十九年為一章四章七十
六歲為一部二十部一千五百二十歲為一紀三紀
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亦曰一首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青龍攝提格布
翼元 卷二 土
政之 七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為一極羣數皆終
萬物復始

第一部無大小餘得甲子日為部首

第二部大餘三十九得癸卯

第三部大餘十八得壬午

第四部大餘五十七得辛酉

第五部大餘三十六得庚子

第六部大餘十五得己卯

第七部大餘五十四得戊午

第八部大餘三十三得丁酉

第九部大餘十二得丙子

第十部大餘五十一得乙卯

十一部大餘三十得甲午

十二部大餘九得癸酉

十三部大餘四十八得壬子

十四部大餘二十七

十五部大餘六得庚午

十六部大餘四十五得己酉

十七部大餘二十四得戊子

十八部大餘三得丁卯

十九部大餘四十二得丙午

二十部大餘二十一得乙酉

二十部立成周而復始部首常居四仲凡一千五
百二十歲為一紀第一紀太歲甲寅第二紀太歲
甲戌第三紀太歲甲午後元復
起甲寅

翼元 卷二 土

凡十九歲為一章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
二得二十九日八十三章月二百三十五以月法乘之
得章分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日法除之得章
日六千九百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六甲旬周一百一
十五大餘三十九此通用太
初歷法

以上係章法章十九年得

四章七十六歲為一部部月九百四十部分二百三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小餘一六甲旬周四百六十二大餘三十九

以上係部法一部七十六歲而得一朔旦冬至

二十部一千五百二十歲為一紀紀月一萬八千八百紀分四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六百紀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小餘二十六甲旬周九千二百五十三無大餘

以上係紀法一紀復得甲子部首三紀為一元太歲復值甲寅

翼元

卷二

寅

又一法河圖推入部法

上置一章十九年下以周天分一千四百六十一乘此是

四周天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一部之日數以甲子旬

周去之得四百六十二大餘三十九命甲子筭外即

癸卯為第二部首

後部首加大餘三十九得七十八滿六十去之餘

十八命甲子外即壬午部餘部法皆同凡二十部

為一遂即一紀三遂為一首七首為一極孔子曰三

萬一千九百二十歲即一極錄圖受命易姓三十二

紀德有七其三法天四法地每元小餘六十七元計四百二十四

十餘之正得日三

一年周天六甲子餘五日四分日之一通四年餘

十一日通一部計餘三百九十九日則一百三十三

之三也此法每部更無小餘一章小餘三為四分若

以求月法則太疎矣故易緯以八十分為日法而前

法仍以八十一為日法則每章小餘六十一每部小

餘一累加之每紀小餘二十每元小餘六十雖一元

猶未積一日也故太初歷比四分歷每統多一章而

小餘皆盡太初歷一統積年一千五百三十九積月

一萬九千三十五積分四千五百五十三萬一千七

翼元

卷二

亥

百二十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日法八十

一分除分數得日數以甲子旬周去之得九千三百

六十八周大餘四十小餘盡見後統得甲辰為首按

大元以七十二策為日法則一統計得四千四十七

萬二千六百四十分又析為三會則每會得一千三

百四十九萬八百八十分以日法七十二除之每會

得積日一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小餘二十四凡

三會計得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無小餘以

甲子命之得九千三百六十八周大餘四十得甲辰

為後統首與太初歷合

太初歷弓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太元日法七十二分以三十六乘之每月得七萬六千五百四十四秒每日得二千五百九十二秒以日法除月法凡二十九日計七萬五千一百六十八秒餘一千三百七十六秒得太初歷之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得四分歷之三十八分八秒七十二不可析於月猶八十一不可析于首本元主在著書太初主在算歷故不同也

算元

卷二

去

一百四十七平分爲九每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百四十三之八十一也又九之得八十一之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百六十四日半而日歷六辰折六倍之數也太元七百二十九贊兩贊直一日計三百六十四日半每日七十二策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又六之計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比黃鍾九九之數爲九分而用其八止此算八十一首之數餘與易數得三百六十之三百奇說二贊之數不筭與易數得三百六十之三百八十四而物數得三百二十之三百八十四理正合矣故元歷之數皆以三百二十四爲準合之而

六百四十八則八十一之八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九而月其八也八十一者九九也七十二者九九也六十四者九九也八十一者九九也五十四者九九也十四之八而日數五百七十六得六十四之九也

太元八十一首計七百二十九贊每贊三十六策八十一首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六乘之六乘則每贊得二百一十六蓋老比黃鍾數虧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九分之一也若以策數折而十之得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倍之則黃鍾衍數之八十分之八十分也故元之日數得黃鍾正數九分之

算元

卷二

去

八而當其全物數折一爲十得黃鍾衍數八十一分之八十而當其半陽施其氣陰成皆用之不盡也呂仲之數再生黃鍾即合元之物數如五運之數火再生而後爲大之子也虧二百九十六者存支于全數而得太初歷以八十一爲日法若六乘之每日得四百八十六即三百六十四日半共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九九之變極矣而天度猶有半度與四分度之一未盡故子雲止以七十二爲日法者用九之八存九之一爲生生不盡之數而踰贏二贊其間以爲變化之資如易六十卦應三百六十日而計二十四爻以爲五日四分日之一及小月

數此天地變化之機生生不窮之理故康節謂子雲知歷之理也律得八十一者律止有三百六十日每日四百八十六計一十七萬四千九百六十外餘二千一百八十七則自子至未不用之八數也歷用九之入律用九之九尺用九之十天數用八地數用九物數用十大數不足小數常盈也易運行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易只算二百六十日分於一年則日得三百六十每時得三十生物數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分於一年則每日得三百八十四每時得三十二元運行數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此數得太簇之實元第三翼元
卷二
百六十四日半分於六年得七十
二每時得物數十分之六
物數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
此數當仲呂數之倍
百二十每時得十元第六年
數者體一用六盡六律也
著第三變數一十五萬五百二十八去掛一數三千
七十二餘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則九千二百
一十六之十六也十六者地體之足數也生物數則
用其十五而存其一生物數者八千六百四十之十
六也運行數則用其十五而存其一生物數以九分
之則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之九也動植數則用其八
而存其一皆存本用之不盡之意太元用數即其理

也以八分爲六分而用者體者有入用者有六元以地承天故以八爲六而用如經世十六位之數併爲十二會而用也八者主八卦在年爲八節六者主六爻在年爲六氣也太元律數
元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爲土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其以爲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翼元
卷二
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
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爲度量衡也皆生
于黃鍾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
聲生於日律生于辰聲以情質情其質也律以和聲聲律
相協而八音生
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者律爲天天間故還呂爲地地方故不還是以四十二者六七也三十六者六六也律以七數則陽還於陽如子還于午午還于子是也呂以六數則陰歸於陽如丑歸於午未歸於子是也夫自律

呂呂之律為天呂為地若自聲律言之則五聲皆為天律呂皆為地而已地虛三以扮天是故七十八之數視九九而虛三也聲律之數五六相乘聲得四百二十則四十二律得三百九十則三十九而已皆虛三扮天之義也其曰黃鍾之數立焉者積寸法也取黃鍾總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折為八十一分每分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去其三分凡六千五百六十一則申之數也故仲呂以西之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之分總黃鍾都數而得九寸則黃鍾之長也餘律皆準此

翼元

卷二

手

律呂往還相交十三實名者十二相隔八位實得者七數自黃鍾至仲呂復生黃鍾而小周凡十二變得八十四故七聲周十二律而成八十四調也律呂之數七十有八經歷之變八十有四二數虛實相并得一百六十有二中分之則陰陽各八十一矣八十一者黃鍾之律數也八十四者律調之變數也七十八者制器之法數也以變對律則律為實變為虛以對器則律為虛器為實虛者用也實者體也用者天也體者地也三數遞降皆虛三扮天陰宗於陽與背三十六用三十三同義也

十二律呂相生積數起寸法

其在聲也官為君徵為事商為相角為民羽為物

各以其清濁別之宮八十一最濁商七十二次宮

角六十四清濁中徵五十四微清羽四十八最清

其以為律呂

律以統氣呂以扶陽

黃鍾生林鍾八十一五十四不可以四折六十四不可以三折七十二四十八三與四皆可以折

黃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

也子之數一而黃鍾得八十一分為九寸則一而

翼元

卷二

手

包八十一數也五之積數三而林鍾得五十四分為六寸則每一而包十八數也故天之體一而極于九地之用三而偶于六也律數極于九寸則八十一分也林鍾太簇南呂姑洗皆不過八十一分餘七律分數雖多而管皆不及於九寸則地與物之虛數也

林鍾生太簇

八十一者九九也為二十七之三十五

四者六九九亦九六也為二十七之兩十八之三七十二者八九亦九八也為二十四之三三十六之兩四十八者六八亦八六也為二十四之兩八也為三十二之兩

林鍾六月之呂也太簇正月律林鍾之所上生三

分益一故太簇八寸也寅之積數九而太簇得七十二分爲八寸則每一而包八數也黃鍾林鍾太簇三統之律皆全寸

太簇生南呂南呂得四十八分三統之分皆以九爲變南呂姑洗之分以八爲變八十一首九也五十四者六九也七十二者八九也四十八者六八也六十四者八八也太元用九周易用八

南呂八月之呂太簇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卯用丑數爲寸法卯之積數二十七用丑之數三爲法則去子之一矣去之者

不用以存本也凡寸法律用本數呂用對衡數

南呂生姑洗姑洗得六十四分三統之律得全寸五律得全分自辰以往以卦數而變

翼元者六十四不可析爲三分故也

姑洗三月之律南呂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姑洗

七寸九分寸之一也辰用寅數爲寸法辰之積數

八十一用寅之九數爲法則去丑之三以一爲一

分則八十一而虛三也南呂姑洗皆五聲正數五之本數也故分數在九

九之內自辰以六十四爲一分即從卦數倍而變矣辰之分數六十四者易之卦數也積數八十一者元之首數也分數自八十一而起以三分損益而變積數自一而起以三而變寸積數以爲寸法而除分數即得其律管之長也

姑洗生應鍾應鍾得一百二十八分

應鍾十月之呂姑洗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應鍾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已用卯數爲寸法已之積數二百四十三用卯之二十七數以爲法則去寅之九以三爲一分則八十一而虛三也

應鍾生蕤賓蕤賓得五百十二分易六十四卦者辰皆用五也經世用五百十二卦者午之分數也元七百二十九者午之積數皆用七也易之變四千九十六卦者申之分數也爲用九矣

蕤賓五月之律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蕤

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用辰數爲寸法

午之積數七百二十九析爲八十一分每分得九用辰數之八十一數以爲法則去卯之二十七爲

翼元卷二

八十一而用七十八矣

蕤賓生大呂一說以爲生大呂亦只下生但律管倍數亦合矣大呂得二千四十

大呂十二月之呂蕤賓又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大

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所以又上

生者陽生于子陰生于午從子至巳陽升陰退故

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

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

蕤賓重上生也未用已數爲寸法未之積數二千

一百八十七析爲八十二分每分得二十七去辰

之數八十一為三分則用七十八分矣

大呂生夷則夷則得四千九十六分

夷則七月之律大呂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夷

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申用

午數為寸法以申之積數六千五百六十一析為

八十一分每分得八十一去其三分計二百四十

三乃已之數故用午之數七百二十九為法也

夷則生夾鍾一說夷則下生夾鍾而律管亦倍之夾鍾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若下生其半

夾鍾二月之呂夷則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夾

翼元 卷二

舌

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酉

用未數為寸法

夾鍾生無射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

無射九月之律夾鍾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無

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

四也戌用申數為寸法

無射生仲呂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若下生止得則五百一十二之十四也

仲呂四月之呂無射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仲

呂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也律呂以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其律

應應謂吹灰也亥用酉數為寸法以黃鍾數析為

八十一分而去其三分則所去者六千五百六十

一乃申之數故用酉數為一寸之法也律止九寸

而數有十二故寸法用九數上不用子以一之初

起未有積法也下不用戌亥則法止於酉也總之

為虛三然八十一去三用七十八之數自辰用寅

而始故開物于寅九實用八也

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十二辰之

積數也去仲呂之分數外餘四萬六千七十五加五

翼元 卷二

舌

音本體之數五則四萬六千八十者地之四會萬物

數也亦如九十七變之極數去六十四卦至坤二載

之數餘一十六為地之位數也仲呂積分一十三萬

一千七十二者二百五十六之五百一十一也生物

數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者二百七十之五百一

十二也動植數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者二百四

十之五百一十二也五百一十二者二百五十六之

二也二百五十六者坎離用四位之數二百七十者

體數之用二百四十者陰陽剛柔十與十二相喝和

之數也是故三數者以散于經世律呂圖五百十二

位之間生物數每位得二百七十仲呂數每位得二百五十六動植數每位得二百四十體數之用者天之三九也故去其天之三七則為坎離數而屬地坎離數者地之四位也故去其地之二八則為動植數而屬物二百四十為陰陽剛柔數即物數也皇極十六位之變數得二百七十而坎離二卦各得二百五十六位故體數之用乘二百五十六正應生物數十二會之半其餘二數則于是之中而遞減者體之用有天數在焉坎離數有地數在焉動植則物數而已故不同也夫用數三百六十而體數之用二百七十

卷二

美

者四分存一而用三也體數三百八十四而位數二百五十六者三分存一而用二也動植數二百四十比體數之用則九分存一而用八比位數則十六分存一而用十五也若動植用數三萬四千四十八於生物數十二會中用其三而除五百一十二餘九會總十萬三千六百八十太元書數一而不用則物數十之即是此數於天地數蓋四分得其一而已餘三分天地之所自用也其以與物者不用之一而已所謂不用而用以之宗生生不窮者也是故四十九蓄以十二之三為老陽之體而以十二之一為歸奇之數以為人物之用也

用也昔數掛一之一在人則天之一也歸奇之十二在人則地之一也合二一以連於四九之中所以生人物也一行所謂人在天地中以閱盈虛之變則閱餘之劫氣萌所處是也然人物所用四分之一猶存五百十二者二百五十六而偶之坎離生物之本也惟存本不用故生生而不窮也經世元之六十四位衍數得一千五萬五百二十八之半而又虧一百七十六皆既分其半又存陰陽剛柔本數之三百五十二無非存本之義也是故人物所以有盡者以其用之過而源竭本蹶天地所以無盡者以其用之當冲

本源

卷二

美

本源滋生故也動植全數比生物數九分虧一分比一分虧

元圖曰元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十六儀用二九元其十有八用乎太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為太中太中之數三有十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太積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踣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食俱沒元之道也

儀匹也謂天地兩儀各用九故兩首各九贊共為十也陽生於子而北則子美盡陰生于午而南則

美也
二九也

十二支之數七十八以五乘之得三百九十十千
之數七十以六乘之得四百二十支干相乘成六
十甲子是為六十律得八百一十則黃鍾一命之
分也自甲子至癸巳凡三十木得數七十九水得
數八十七得數八十一金得數八十二火得數八
十三自甲午至癸亥亦然均分之一陰一陽五行
各八十有一去其土數餘則三百二十有四是以
七十八之中取三十六之呂數以九乘之得數三
百二十有四亦八十一之四也

律為陽九呂為陰六呂數正得六六

律數止得六七者先天以九為天之物數六為天
之用數七為天之變數八卦每變六七而極者天
數之用不過七分也是故律之數九為祖數者陽
數之究也六七為變數者乾行之節也呂之數六
六為變母者
陽九之配也

元一首九贊贊三十六策凡三百二十四策八十
一首得三百六十四日半以為歷法其日合歲之
日而歷律行者明律亦用其數在歷為三十六之
九在律為八十一之四也夫聲有五而用八十一
之四何也宮為君合樂造設居中為四聲之綱而
四聲為之紀散則分四合則混一天地各以一變
四四者有體其一無體是以先天用四象者天地

數也後天用五行者人物數也故曰大數不足小
數當盈也後天雖有五存一之義未嘗廢去論律
呂存其君數者取則于五聲之本非私意也是故
總聲律之數六十得八百一十為一律之命者極
黃鍾之數也主天而言生物之細數也九以乘六
命律召呂得三百二十四為五聲之數者存宮聲
為本天五退藏也主地而言承天之大數也律呂
者以地之形召天之氣氣本於天通於地散為物
焉父從不母從故其數如此也

卷二

卷二

元

與元卷二終

翼元卷三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五音數

天元玉策曰十干相生即十音也太少相合即五音也十二律呂相生即十二支也正對相合即六律也五音歸五運六律歸六氣也法應天地所生戊己黃帝八十一其帝三分損一下生炎帝數五十四其帝三分益一上生少皞數七十二其帝三分損一下生顓帝數四十八其帝三分益一上生太皞六十四數也五音六律皆應此法五音共得三百一十九數通翼元

卷三

音之本體各一則三百二十四故元律歷數皆用三百二十四同用三百二十四則律從歷為地法天若同用八十一則歷從律為天法地矣以六六為節故歷數三十六而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也地以九九制會故律數八十一而聲律半數四百有五也子雲律歷之數皆以三百二十四為宗者在歷則用三十六之九而不用其十在律則用八十一之四而不用其五皆虛一也元者地之用虛一者用不盡體用之所以不窮也太初以律起歷故八十一分為日法子雲亦有取者律歷同乎一元歷一元歷者天生物之時律者地生物之數天託乎地以生物

故律歷細分皆為物數也三百二十四者在歷為一首之數至於贊數以七十二為日法則用九

不用九也在律為五聲之數至于律呂以七十八立黃鍾則用三之二十六而不用三之二十七也皆虛

一存本之義也歷之太積用七十一祖于自四至十手自一至十二之積數蓋用九也律呂七十八祖于自一至十二之積數蓋用十二也天地之數五十二

元用八十一為家首者黃鍾之數也七十二為日法者太簇之數也五十四終太積之要者林鍾之數也此三統之元也故太元用之元之氣生于子

而曰見于寅故以太簇之數為日法皆理之自然也翼元

卷三

二

前漢律志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聲者宮商角徵羽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

二曰南呂三日應鍾四曰大呂五日夾鍾六曰仲呂
三統之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爲人統
律長八寸其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
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
紐於陽東北丑未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
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
應無有忽微忽微謂若有若無細於髮者謂正聲無有分不復與他律爲
夜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
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十二月之氣各以律爲官非
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低差降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
空積若卿八分一寸爲數千
無與並也黃鍾之實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
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三天之數也林鍾之實三
百六十分太簇之實六百四十分孟康曰林鍾長六寸得積三百六十分太簇長八寸圍八分爲積六百四十分三統相通故黃鍾林
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太極元氣含三爲
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
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
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
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

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此成數也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
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該數也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陰
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
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斗在天中爲四聲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二十八舍列在四聲綱也又周之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
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
陰陽萬物靡不條暢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成
翼元卷三
數者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爲黃鍾變生十二辰積
實之數也忖除也以法數除積得九寸即黃鍾之長
也言該者該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三分損一
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
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
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
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
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
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人爲伍其法皆
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按後漢志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林鍾之實一十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太簇之實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以黃鍾之實均為九分每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仲呂一寸之分數蓋空積之數也以黃鍾數準之則林鍾當得五百四十分蓋六九之數也而志以為三百六十分則六六也太簇當得七百二十分蓋八九之數也而志以為六百四十分則八八之數也孟康乃謂林鍾之管圍六分太簇之管圍八分按律之法凡律圍九分無間八與六之數二律雖有六八之異皆當從九而生不應以六六八八自為數也

翼元

卷三

五

度者分寸尺丈衍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一千二百黍也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衍而五度審矣

量者侖合升斗斛本起於黃鍾之侖用度審其容以

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十侖十當為合字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疵焉疵音條過也算方也量五毫然後成斛其上一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

升右耳為合侖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兩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一均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重萬一千五百二十斤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仰則受一斛覆底受一斗反覆斛聲皆鍾黃鍾之宮侖者黃鍾律之實也

二

權衡者本起於黃鍾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銖兩之為兩十六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石重百二十斤斤有十二月之象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十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翼元

卷三

六

范蜀公東齋記載燕肅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援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援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阮逸以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房庶者亦言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

律之方一笛一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釐二米者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爲律雖無千七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繭其法則是矣又言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圍十分三釐八毫矣以其不合又變而爲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者九十分黃鍾之長加十分以爲尺凡律皆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

翼元

卷三

七

積實相通矣又言周之補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六斗四升積百三萬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俞之實也鄭云積千寸是萬分一百萬分非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圓其外者圓方相生之數也其鬻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亦深也由是而規圓之以圓函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其聲之圓也必爲耳於左右者欲其聲之不韻也亦猶鍾之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尺而圓其外疵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斗積一百六十二萬分二千俞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八寸之別也圓其小

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云而者謂升合如耳形附於斛之左右也今胡援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俞其狀似爵者謂圓如爵也今之俞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謂三也斗在下并俞爲一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爲方寸而巳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俞在下面俱右也今合俞俱在上而俞俯自聶崇義失之於前而胡援阮逸踵之

翼元

卷三

八

於後也夫補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按一俞之容千二百黍而得八百一十分則每分得一黍又一黍之四分八釐一毫有奇蓋千二百者十二分而每分一百也八百一十者九分而每分九十也地常晦一則十二而用九天無十地無一則十而用九故以黍算分其數自然如此也周補容六斗四升積千二百八十俞之實則當以十俞爲合十合爲升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與齊量等矣俞者律也黃鍾之聲也積其數以爲

翼元

卷三

九

補者音之音也。量尺起尺由律定律由歷生。故前書爲推歷生律以其祖於數也。漢以律制歷既失其本胡援等又以尺生律量求音愈失之矣。若然則虞書當言同度量律衡而子雲謂其以爲度量衡也皆生於黃鍾果何故哉。嘗聞康節曰：世人所見者但漢書律歷志耳。及學先生聲音律呂之數乃以聲爲律音爲呂。聲分於音音爲地呂生於律律爲天與世所論不同。因取漢志及太元以先天參考之。乃知太元先天之數合乎周補之理與漢志不侔矣。蜀公難數家之說所得爲多也。周制釜深尺方尺實六斗四升積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倫之實也。二百五十六者六十四卦之四位乾坤用坎離以生物之數也。太元除掛一每首得一百三十八策則其半也以十乘之即與補倫之數合矣。八十一首總一萬三百六十八策得一百六十二之六十四以百乘之即與釜分之數合矣。元策者天而地數也。釜分者地而物數也。或十而當一或百而當一者大數常少小數常多也。一倫之數八百一十一分其積實得一千二百黍以一千二百八十倫之數乘之得一百五十三萬六千則一

翼元

卷三

十

補之實也。先天生物之數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以九折之每分得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先天動植之數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以八折之每分亦得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皆自一千五百三十六而十折之也。蓋一千五百三十六者二百五十六卦之六爻坎離用之以生物故先天卦氣圖二百五十六卦積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也。生物之數得其九十動植之數得其八十。補實得其千則忽微之積數亦大數常少小數常多之理要之皆祖於六十四則地而物之數也。周補深十寸方八寸八者二四天地相偶生物之體也。十則地之所以載也以十合八均得二九天地和矣。漢制方深皆十口口口口用之極矣。漢釜一百六十二萬分比周制多八十六萬四千倫內外皆圓原本於天釜外圓內方以天包地倫容八百一十分九九之天數也。補容六斗四升八八之地數也。天以獨運故圓者無待於方地偶而生地方者必資於圓以事理言之器不圓則聲不條暢數生於理故有是理必有是數有是數必有是象也。夫漢制用數太過非所以導中和之氣也。大數不足小數常盈者小數

卷三

十

十四分漢補不可分矣

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析爲九分每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仲呂一寸之數也一又析爲九每分得二千一百八十八

七則九九八十一之數也若以全數又三衍之得

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此在十二數十二之數在年
爲十二月也在之外十三爲閏數物數矣亦以爲
日爲十二時

八十一分每分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太元析數二

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而倍之則八十一分之八

十分也律者地生物之數也其數起於月觀周

冬而皆用之不盡必存其本也

先天月數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以八十一分之
每分一萬九千二百周一滿之黍實得其八十分若
以黍分計之卽得五十四分黍實於九九之數虛一
與太元析數得八十分之理同黍分於九九之數虛
二之一與太積之要終於五十四之理同蓋地數十
二實用者九黍實於九九之數虛八十一之一者一
倫之黍千二百則十二之百包虛數在其間黍分於

翼元

卷三

三

九九之數虛三分之一者一龠之分八百十則九之
九十皆實用之數也是故五十四爲天九時之生數
而八十分爲物析之全數也

先天用數八會之月數
正與一禰之黍分數同

福
八
十
分

全數也

脯之黍

天元玉策

正音數

納音數

十一月黃鍾正音納音皆起于子四十九而授次月丑則五十矣正音奇月自甲至戌三十五授次月已則三十六矣四十九者七七也三十五者五七也其八十四支爲律干爲聲也

黃鍾爲宮丙戌歲壬寅十庚壬第之丙戌年萬里十九

黃鍾爲

庚辛壬癸甲乙丙

林鍾爲徵聲之西皮巨
寶曆七年己庚辛壬寅癸卯四十三

林鍾爲徵聲之西皮呂

第一

己庚辛壬寅癸卯子四十三

米田西皮衣等社

7
 7

求山当亥子丑

太簇爲商東

壬寅年寅得甲子四十三

寅卯辰巳午未申

寅卯辰巳午未申

南呂爲羽辛

乙卯年卯得甲子四十三

辰巳午未申酉戌

辰巳午未申酉戌

姑洗爲角壬寅年寅得甲子四十三

戊巳庚辛壬寅年寅得甲子四十三

辰巳午未申酉戌

辰巳午未申酉戌

應鍾變宮庚辰年辰得甲子四十三

丁巳年巳得甲子四十三

辰巳午未申酉戌

辰巳午未申酉戌

蕤賓變徵壬午年午得甲子四十三

戊巳庚辛壬午年午得甲子四十三

辰巳午未申酉戌

辰巳午未申酉戌

黃鐘爲商東

乙卯年卯得甲子四十三

辰巳午未申酉戌

辰巳午未申酉戌

正音數

納音數

十二月

大呂起丑至丑四十九授次月寅則五十矣

者八十四調而七之也

正音納音支數並同

大呂宮

辛丑年丑得甲子五十五

寅卯辰巳午未申

丑

夷則徵

丙申年申得甲子七

寅卯辰巳午未申

申

夾鍾商

癸卯年卯得甲子十九

寅卯辰巳午未申

卯

無射羽丙

壬午年午得甲子七

寅卯辰巳午未申

戌

仲呂角

己巳年巳得甲子三十一

寅卯辰巳午未申

巳

黃鍾變宮

庚午年午得甲子十九

寅卯辰巳午未申

子

林鍾變徵

己巳年巳得甲子九

寅卯辰巳午未申

未

丑之納音

總一百五十七甲子而授正月之戌寅

納音子丑二月共得七十八千

奇三十一正音偶

月自己至癸三十五授次月甲則三十六矣故著

用策三十六而五音本變三十五凡奇偶兩月共

七十千總十二月四百二十千而復得黃鍾甲子

太乙之十日數共七十以六律乘之即四百二十

七

正月正音

納音

太簇宮

戊午年午得甲子

寅卯辰巳午未申

寅

南呂徵

丁巳年巳得甲子

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

西

西

西

姑洗商得三子	庚三十三甲子
應鍾羽得三子	辰 庚三十三甲子
蕤賓角得三子	亥 庚三十三甲子
大呂變宮得三子	午 壬九十九甲子
夷則變徵得三子	丑 辛五十五甲子
翼元	申 丙三十三甲子
卷三	五
<p>納音總二百四十一甲子而授二月之己卯</p> <p>正音總奇偶兩月千數共七十得支數九十八并</p> <p>之一百六十八則八十四之偶也得甲子共二百</p> <p>九十每月各除本一數則一百四十四甲子者坤</p> <p>之數也正音千數用一七九者一天二地為三元</p> <p>每三千共得五十七甲子五十七者十九之三而</p> <p>十九者三六為三天而加一也納音千數用一三</p> <p>五十九者三天兩地為五行每五十共得一百五</p> <p>十五甲子一百五十五者三十一之五而三十一</p> <p>者五六為三天兩地而加一也天用三元地用五</p>	

行也此音七變若加二變爲九變而每月得五十	十六十三并之則太元一首之暗策易六爻之	歸奇也奇月實得甲子一百七十一個月實得甲	子二百七總兩月三百七十八則太元六十三辰	之策而乾坤互變六十三卦之爻也
二月正音	納音	夾鍾宮得三子	巳 辛五十五甲子	無射徵得三子
仲呂商得三子	辰 戊	翼元	戌 庚	卷三
黃鍾羽得三子	巳 己	林鍾角得三子	子 丙三十三甲子	太簇變宮得三子
南呂變徵得三子	寅 戊 九十九甲子	西 丁 九十九甲子	酉 丁 九十九甲子	西 酉

<p>納音得二百四十一甲子而授三月之數係屬二十五年 二月共得八十八千 三月正音 納音</p>											
姑洗宮甲	辰	丙九	辰十九甲子	應鍾徵癸	亥	乙九	亥十九甲子	蕤賓商庚	午	甲	午
大呂羽辛	未	丁	丁三十三甲子	夷則角壬	申	庚	庚卒九甲子	夾鍾變宮己	卯	己	己五十五甲子
仲呂宮己	辰	丙	丙三十三甲子	無射變徵戌	戌	甲	甲三十三甲子	納音得二百四十一甲子而授四月之丁巳	納音	丁	丁三十三甲子

<p>納音得一百九十三甲子而授五月之庚午凡二 一百五十六又虧虛數八十四計二百四十 辰巳二月共八十四千 正月正音 納音同十一月數</p>											
黃鍾徵戊	子	戊	戊七甲子	林鍾商乙	未	乙	乙卒九甲子	太簇羽丙	寅	甲	甲七甲子
南宮角丁	酉	辛	辛五十五甲子	姑洗變宮甲	辰	丙	丙卒九甲子	翼元	辰	乙	乙五十五甲子
應鍾變徵癸	亥	乙	乙五十五甲子	蕤賓宮甲	庚	庚九	庚九	大呂徵癸	午	己	己三

夷則商庚	中	丑	壬
夾鍾羽辛	卯	乙	申
無射角壬	巳	戊	戌
仲呂變宮巳	丁	己	戌
黃鍾變徵戊	戊	子	戌
呂元	子	子	戌
六月正音	納音同十二月數	辛	未
林鍾宮巳	辛	未	未
太簇徵戊	丙	寅	未
南呂商乙	癸	酉	未
姑洗羽丙	壬	辰	未

應鍾角丁	亥	己	亥
蕤賓變宮甲	午	庚	亥
大呂變徵癸	巳	丑	亥
七月正音	納音同正月數	戊	亥
夷則宮甲	申	戊	亥
夾鍾徵癸	丁	卯	亥
呂元	卯	卯	亥
無射商庚	庚	戌	亥
仲呂羽辛	癸	巳	亥
黃鍾角壬	壬	子	亥
林鍾變宮巳	辛	未	亥
太簇變徵戊	丙	未	亥

仲呂徵 乙九	夷則 戊	無射宮 丙九	九月正音 納音同三月數	夾鍾變徵 丁九	夷則變宮 戊九	大呂角 癸五	翼元 卷三	應鍾商 辛五	姑洗徵 甲七	南呂宮 己五	八月正音 納音同二月數	寅
				卯	申	丑	午	亥	辰	酉		

夷則爲羽 申	大呂爲商 乙九	應鍾爲宮 丁一	十月正音 納音同四月數	姑洗變徵 甲三	南呂變宮 己五	太簇角 庚九	林鍾羽 丁三	黃鍾商 甲三	巳
申	丑	亥	辰	午	酉	寅	未	子	

大鍾爲角 辛五

卯

無射爲變宮 丙九

戊

仲呂爲變徵 乙五

巳

一納音 通一年計得二千五百八十甲子均分之

十一又納音數一百六十八之四也百六十八者
百一十二者律呂數七十八之四也百六十八者
一月之變四
十二之四也

律呂通兩月律皆得二百四十一足數虧數皆在

翼元 卷三 重

呂故陽實而陰虛也

律呂用納音之數十一月自庚子土凡四十八而得
戊子火又四十八而得丙子水又四十八而得甲子
金又四十八而得壬子木自土而起以次而變四音
正合乎土一火三水五金七木九之序自壬子又四
十八復得庚子土而授辛丑爲十二月之宮辛丑土
凡四十八而得己丑火又四十八而得丁丑水又四
十八而得乙丑金又四十八而得癸丑木又四十八
復得辛丑土每月五變復本得二百四十一兩月共
四百八十二則一陰一陽支干相交成六十而各具

八卦之氣者也辛丑之後當授壬寅爲土生金金非

太族之宮太族之宮別自戊寅起寅虛至戌正月

自戊寅土起五變二百四十一數復得戊寅授己卯

爲二月之宮己卯五變二百四十一數復得己卯當

授庚辰爲土生金金非姑洗之宮姑洗之宮別自丙辰

起自庚辰至丙三月自丙辰起二百四十一而授丁

巳四月起丁巳二百四十一當授戊午爲土養火火

非蕤賓之宮蕤賓之宮別自庚午起自戊午至庚午

辛未六月起辛未土二百四十一復得辛未當授壬

翼元 卷三 音

申爲土生金金非夷則之宮夷則之宮別自戊申起

自壬申至戊申七月起戊申土二百四十一復得戊申

而授八月己酉宮己酉二百四十一復得己酉當授

庚戌爲土生金金非無射之宮無射之宮別自丙戌

起自庚戌至丙九月自丙戌土起二百四十一復得

丙戌而授丁亥土爲十月之宮丁亥二百四十一復

得丁亥當授戊子火爲土養火火非十一月之宮黃

鍾之宮仍別自庚子起自戊子至庚子虛十二律呂

也百虛

總十二月虛一百六十八則八十四之兩也均之則

每月虛十四者二七也總十二月實得二十八十九

十二加虛數一百六十八共三千六十

每半年虛八十四者虛十二之七也是為八十四調

之本故樂出虛也

納音支數黃鍾自庚起每月七變凡四十九而授以

次之辰歷十二月共四十八變得五百八十八而復

得子矣

納音干數自干起子正共七十八而授寅之戊寅卯

共八十八而授辰之丙辰巳共八十四而授午之庚

總二百五十下半年與上同總得五百比辰數虧八

十八天數二十有五合之而五十又十析之則五百

也八十八者八卦陰陽剛柔四象之本數則屬乎地

也

支干之數各行其數如此若支干相附而行則十二

月共得二千五百八十甲子逐月不等比相生子數

虧三百一十二三百一十二者七十八之四

正音支數每月與納音數同干數黃鍾月自甲起每

月得三十五總四百二十而復授黃鍾甲子正音天

地數也一年得四百二十千者日月之變四十二之

析也納音物數也每年得五百千者大衍之數五十

之析也故大數不足小數常盈也

支干數各行者如此若支干相附而行則每月得一

百四十五甲子總十二月得一千七百四十而復授

黃鍾甲子總納音正音共四千三百二十甲子則世

數也

正音起自甲子若依次順布八十四調每調七聲凡

五百八十八聲當至辛亥此後復起壬子木庚子土

戊子火丙子水五周計四百二十調二千九百四十

聲至癸亥復起甲子矣納音起庚子數亦同二千九百四十者

二百九十四而十析之也乾之用策每爻三十六析

一為十則天之日數三三百六十也一卦全策二百

九十四析一為十則律之物數二千九百四十也天

用十至百地用百至千天用三地用四故爻為天卦

為地也

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故易具律歷之數

律之子數每年三千六十總三十年則九萬一千八

百比卦氣周開物用數虧三百六十則虛期日之數

也細析之則每年虛一十二為十二月之體

律呂甲子實數每年二千五百八十總三十年則七

萬七千四百得二百一十五運合律呂圖有聲音有

字之數比乾之策少一通添子數三百十二計三千八百九十二總三十年計八萬六千七百六十則二百四十一運比開物數二百四十運多一又添虛加數一百六十八每年三千六十總三十年之數得二百五十五運比地數二百五十六少一

律之子數每年三千六十總三十二年則九萬七千九百二十得二百七十二運之數二百七十二者四八之著歸奇十七而十六之數也四八之著三十二而十六之得五百一十二則卦數也其歸奇二百七十二則物數也總二數七百八十四則三百九十二

翼元 卷三 三

二之兩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加八本卦之數也是故四七之著十二之得用策三百三十六則天八變之數其歸奇之策二百五十二則六變之數七為天數十二為用數故皆合乎天變八為地數十六為體數故皆合乎地物也自一至十得五十五又自十一至得八十一合之而一百三十六又偶之而二百一者一三五七奇四位之卦數若三之而四百八者三陳九卦之位數也

京房六十律

子三十一日 丑三十日

寅三十日	卯三十日	辰三十日	巳三十日	未三十日	申三十日	酉三十日	戌三十日	亥三十日	總三百六十六日
黃鍾	子生五律	林鍾	未生五律	太簇	寅生五律	應鍾	申生四律	夷則	巳生三律
南呂	酉生五律	姑洗	辰生五律	大呂	丑生三律	無射	戌生三律	仲呂	巳生三律
蕤賓	午生四律	大呂	丑生三律	無射	戌生三律	仲呂	巳生三律	夷則	巳生三律
夷鍾	卯生三律	無射	戌生三律	仲呂	巳生三律	夷則	巳生三律	應鍾	申生四律
執始	子六日八分	去滅	未七日五分	時息	寅八日七分	遲內	亥八日四分	解形	申八日五分
結躬	酉六日五分	變虞	辰六日七分	分否	丑八日八分	開掩	戌八日四分	安度	未六日五分
盛變	午七日六分	分否	丑八日八分	開掩	戌八日四分	安度	未六日五分	屈齊	寅六日七分
開時	卯八日七分	開掩	戌八日四分	安度	未六日五分	屈齊	寅六日七分	南中	巳七日六分
丙盛	子六日八分	安度	未六日五分	屈齊	寅六日七分	南中	巳七日六分	歸期	酉六日五分
歸期	酉六日五分	路特	辰六日六分	未育	亥八日四分	路特	辰六日六分	未育	亥八日四分

自蕤賓重上生則上生者七下生者五自子至巳
 上下之生月數皆順律管長短以次而降若蕤賓
 依次下生則上生者六下生亦六自午至巳上下
 之生月數皆逆律管或長或短不倫

南事	分動	未卯	制時	爭南	質末	夷汗	謙侍	南授	翼元
午七 日六寸三分	子六 日八分	酉六 日五分	午八 日一寸	卯一 分七分	子六 日八分	西七 日五分	未五 日五分	辰六 日九分	亥元
凌陰	鄰齊	歸嘉	形始	少出	期保	否與	依行	未知	分鳥
丑八 日八分	戌七 日四分	未六 日五分	辰五 日六分	丑六 日八分	戌八 日四分	未五 日五分	辰七 日六分	寅六 日七分	亥七 日四分
去南	內負	隨期	遲時	分積	物應	形音	色育	白呂	不爲宮
申八 日五分	巳八 日六分	寅六 日七分	亥六 日四分	申七 日五分	巳七 日六分	寅六 日七分	酉八 日八分	西五 日五分	不爲宮

漢志曰以六十律分曆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

六十甲子者卽六十律也甲子甲午其生不相因襲此六十律合一而生者蓋六十甲子納音亦律數相生而所主在日辰相合其相生之法以同位爲娶妻如甲子娶己丑是也隔八而生子如甲子己丑爲金生子申復娶癸酉又同爲金是也此六日相生法主月而分日故同十二律之數以律生呂爲娶妻陽

陰者是也呂生律爲生子陰生陽者是也數皆隔七所不同者蕤賓重上生而已是故律呂之用有三例十二律爲正音者月之用其用在地六十律爲正音之變者日之用其用在天六十甲子之律爲納音者支干之用其用在人民也

淮南子六十律變音數

十一月
黃鍾宮
實二十一下
戊子至己未得三十二
甲子
順陽子丑寅卯辰巳午

林鍾徵 戊己未申酉
太簇商 庚寅卯辰巳午未申

南呂羽 辛酉戊亥
子丑寅卯

姑洗角 壬辰巳午
未申酉戌

十一月自戊子起每調七變卽自子逆生十二月

至丑而終

淮南子曰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蓋淮南之律雖用七聲而正數不用變宮徵也先天律呂數天均用七聲地或用五音或用九音或用十二音以七唱五得三十五故淮南王每月用五音也以七唱九得六十三故蕤賓下生則止用九律也以七唱十二得八十四故蕤賓重上生則全用十二律爲八十四調也

應鍾宮癸亥製賓甲子大呂商乙丑夷則羽丙寅火鍾

卯丁

每月得五千總十二月得六千每月得三十五

支總十二月得四百二十支每月實得一百五十

五甲子總十二月得一千八百六十甲子六十者

甲子之本也一百八十者半年之用十之則千八

百也若每音以三十二甲子相廣續即每月得百

六十甲子總十二月得千九百二十甲子矣正音

納音千數用一三五七九用一千者得三十一甲

子三者得四十三甲子五者得五十五甲子七者

得七甲子九者得九十九甲子總一百五十五與此

翼元卷三三

以月所得甲子數同一百五十五者

九無射宮戊戌中呂徵己巳黃鍾商庚子林鍾羽辛未太簇

角壬寅

此十二月之數逆生皆以戊癸為土甲己為火乙

庚為金丙辛為水丁壬為木者宮徵商羽角五音

遞變旋相未宮之序也天元十二月之數順生五

運之序為宮商羽角徵者正音之次也宮商羽皆

有本音角統於商徵統於羽故十二律為正音六

十律數為變音正音首甲以土之宮為宮變音首

戊以火之徵為宮納音首庚以金之商為宮三才

之道也地以六配一則從天天以五配十則從地

八備五行六氣得天地交之用而靈貴於物然實

附於地故以庚為首庚金者土之子也

八南呂宮癸酉姑洗徵甲辰應鍾商乙亥製賓羽丙午大呂

角丁未

七夷則宮戊申夾鍾徵己卯無射商庚戌中呂羽辛巳黃鍾

角壬午

六林鍾宮癸未太簇徵甲寅南呂商乙酉姑洗羽丙辰應鍾

角丁巳

五製賓宮戊午大呂徵己丑夷則商庚申夾鍾羽辛卯無射

翼元卷三三

角壬戌

四中呂宮癸巳黃鍾徵甲子林鍾商乙未太簇羽丙寅南呂

角丁酉

律數有三例黃鍾之宮起甲子者以甲己為土天元

王策五運正音數也起戊子者以戊癸為土淮南子

一律生五音數也起庚子者以庚辛戊己丙丁六干

冠十二辰為土天元王策納音變韻數也已者地六

之陰土也上從乾一之中者婦從夫也故起甲己者

十二宮之數順行天數左行地之元氣從之而左行

者地承天也戊者天五之陽土也下從坤十之癸者

男下女也故起戊癸者十二宮之數逆行地數右行天之太極從之而右行者天交地也坤位在未庚即繼之上之子也天道至此而庚六子用事支子相合得十而成五行也天交地戊自中而娶癸于北子主在天故天之元自冬至而起地承天已自中而嫁甲於東所主在地故地之元自春分而行天地合而生人故納音者人民數而起于甲子乙丑金也子丑屬北甲子屬東

三姑洗宮戊辰應鍾徵己亥蕤賓商庚午大呂羽辛丑夷則

翼元

卷三

三

以甲己爲土者天一與地六配以戊癸爲土者天五與地十配以庚子辛丑戊寅己卯丙辰丁巳庚午辛未戊申己酉丙戌丁亥爲土者天之六干與地十二支配也去壬申乙癸者乾坤退藏六子用事天道至此而更故首庚子庚午也正音用一六變音用五十共二十二得五六之合而兩地納音用三四五六七八共三十三得五六

南呂羽

姑洗商庚辰

應鍾羽辛未

蕤賓角壬午

十二大呂宮

夷則徵甲申

夾鍾商乙卯

無射羽丙戌

呂角

丁巳

翼元卷四

宋臨卽張行成撰 綿州李調元鶴洲校

太元五行數

東 西 南 北

三甲寅 四庚申 二丙巳 一壬亥

木音角 金音商 火音徵 水音羽

八乙卯 九辛酉 七丁午 六癸子

中

五戊辰丑

土音宮

翼元

卷四

一

五巳戌未

又太元五行之數洛書數也從地之方五行體數也以五五爲土而去十則兼取河圖河圖父生之序也其數逆者天之氣也洛書母生之序也其數順者地之形也太元言五行形則從地故以配四方而五音十日十二辰皆得其本體氣則從天故木克土而生金金克木而生火火克金而生水水克火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木其序則逆生也世之論五行者皆知母而不知父所謂律娶妻呂生子者一娶一生即推本父生之理也是故甲克己而生庚庚克乙而生丙丙

克辛而生壬壬克丁而生戊戊克癸而復生甲此十
數之原五行之本也正音五而十正律六而十二納
音爲六十甲子變調爲三百六十六日皆於此乎生
矣

天元五運數

巳變生金 乙變生水 辛變生木 酉變生火 癸變生土

甲東 乙東 丙南 丁南 戊中

遠正帝 金正商 木正羽 火正角 土正止

巳中 庚西 辛西 壬北 癸北

右天元五運之數其說謂坤元祖土配中央作五行

翼元 卷四

之化源自土至火以次相生然十干配五行多不類

者蓋有相克之變數在其中也甲木克己土爲妻生

庚金爲一變乙庚次甲已故乙庚爲金運庚金克乙

木生丙午丙火克辛金生壬水自乙庚之金生壬水

凡兩變丙辛次乙庚故丙辛爲水運丙火克辛金生

壬水壬水克丁火生戊土戊土克癸水生甲木自丙

辛之水生甲木凡三變丁壬次丙辛故丁壬爲木運

壬水克丁火生戊土戊土克癸水生甲木甲木克己

土生庚金庚金克乙木生丙火自丁壬之木生丙火

凡四變戊癸次丁壬故戊癸爲火運戊土克癸水生

甲木甲木克己土生庚金庚克乙木生丙火丙火克
辛金生壬水壬水克丁火生戊土自戊癸之火生戊
土凡五變甲已又次戊癸故甲已復爲土運於是而
戊已會于中央也

甲庚丙壬戊 五奇數與太元之序合

東西南北中 五偶數與太元序亦合惟以中爲首

不同

宮南羽角徵 五音五運數北其序自坤宮而出歷西

淮南子一律生五音數

戊中 己中 庚西 辛西 壬北

翼元 卷四

宮中 徵南 商西 羽北 角東

癸北 甲東 乙東 丙南 丁南

五奇數

中東西南北 太元天元淮南十干奇偶之

戊甲庚丙壬 數自下而上皆相克而逆生

與天元五偶之序合二數蓋分本數而用淮南日

歷故用其陽天元月律故用其陰二數互換相易

乃得十干五行之本體此天地陰陽生出之至理

也

五偶數

北中東

奇偶互易圖

淮南 戊 巳 乙 庚 辛 丁 壬

癸 甲 乙 丙 庚 丁 戊 壬

天元 甲 戊 乙 丙 庚 丁 戊 壬

己 庚 甲 辛 壬 丙 癸

此十干相嫁娶生五行之理也戊有弟而嫁甲己有兄而娶癸皆類此故互相易仍歸本體

五音數

翼元 卷四

四

中南西北東

宮徵商羽角

太元言五音者五行本體從地之方也淮南子言五音者聲律之用從天之變也天元玉策言五音者五運之數元氣生五行之化原也

淮南王六十律

東甲子仲呂之徵南 仲呂為宮一變得子為徵

南丙子夾鍾之羽北 夾鍾為宮三變得子為羽

中戊子黃鍾之宮中 子為黃鍾本宮

西庚子無射之商西 無射為宮二變得子為商

北壬子夷則之角東 夷則為宮四變得子為角

子為黃鍾律之本也戊為天五故以配之而為五音十二律之十一變得子者當甲為止二變得子者當庚為商甲與庚對故太原三八為木居首即繼以四九為金也三變得子者當丙為羽四變得子者當壬為角丙與壬對故太元二七為火居三即繼以一六為水也木之日甲乙金之日庚辛火之日丙丁水之日壬癸土之日戊己者太元以十日分屬五行者也淮南用其陽故戊上起于中而甲庚丙壬以次居東西南北為宮止商羽角五音相生之序天元用其陰故己土起於中而乙辛丁癸以次居東西南北為土金水木火五運相生之序皆合乎太元之序也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呂之數天地之道也出淮南子

淮南六十律圖

戊子 黃鍾 巳未 徵 庚寅 商 辛酉 羽 壬辰 角

癸亥 應鍾 甲午 羽 乙丑 商 丙申 角 丁卯 徵

戊戌 無射 己巳 角 庚子 商 辛未 羽 壬寅 徵

癸酉 呂南 甲辰 角 乙亥 商 丙午 羽 丁丑 徵

翼元 卷四 五

戊申 <small>夷</small>	巳卯	庚戌	辛巳	壬子
癸未 <small>鍾</small>	甲寅	乙酉	丙辰	丁亥
戊午 <small>製</small>	巳丑	庚申	辛卯	壬戌
癸巳 <small>仲</small>	甲子	乙未	丙寅	丁酉
戊辰 <small>姑</small>	己亥	庚午	辛丑	壬申
癸卯 <small>鍾</small>	甲戌	乙巳	丙子	丁未
戊寅 <small>太</small>	己酉	庚辰	辛亥	壬午
癸丑 <small>大</small>	甲申 <small>十二</small>	乙卯 <small>十二</small>	丙戌 <small>十二</small>	丁巳 <small>十二</small>
右五音之變總六十律				
戊癸 <small>土</small>	巳甲 <small>火</small>	庚乙 <small>金</small>	辛丙 <small>水</small>	壬丁 <small>木</small>
翼元	卷四	六		

此五音之數與元元惟土火相易餘三數同其陰陽逆順之序惟戊癸不變餘四數皆變

洛書五十爲土戊癸者五十也故各爲十二律之宮以次而生四音則以一二三四之變爲徵商羽角之序也

宮初變生徵再生商三生羽四生角變調相生之次

也五音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以十二辰爲主而變五五者每三十六變而生一音每變有七辰得三十二甲子總三十六變得二百五十二辰者用數之用得

千一百五十二甲子者天地各六十四卦之變數也三十六變生一音者謂始戊子爲黃鍾之宮三十六變得甲子爲仲呂之徵又三十六變得庚子爲無射之商又三十六變得丙子爲夾鍾之羽又三十六變得壬子爲夷則之角又三十六變而還戊子矣其餘十一辰皆同每一辰變五音得一百八十變一千二百六十辰五千七百六十甲子總十二辰變六十音得二千一百六十變萬五千一百二十辰六萬九千一百二十甲子則先天六會生物之數也因六之以分于一年則每十日得三百六十變二千五百二十翼元

卷四

七

者用其第二爻之類是也其法蓋出于六十律各聚于本月然後與他月互變而迭用之義

後天以四正卦主氣自冬至次卦而始二十四爻變不變陰陽各十二皆成既濟以十二辟卦主候自主春泰卦而始七十二爻陰陽變不變或十七而十九或十九而十七亦成既濟至于六十卦直日隨二十四氣而用自冬至中孚而始則五卦直一月變不變成乾坤各二泰卦一隨七十二候而用自大雪未濟而始亦五卦直一月變不變成既濟三未濟二若六十四卦以兩卦共直一年奇皆成乾偶皆成坤者分翼元 卷四 八

陰分陽也成既未濟者迭用柔剛也

天以五日為一候一年十二辰每辰具自包至墓之十二變則一辰當通用六十日前六候自包至冠天之六也後六候自冠至墓地之六也卦氣圖後天以中氣當初卦先天以中氣當月朔者前半卦半月當為天用生浴冠後半卦半月當為地用官王衰皆氣之盛時用地之二也斗初建律初中即以名月而居其律者所以迎導其氣自包至冠從天之一扶陽抑陰也

後天卦氣以中當正一月二卦前一卦成乾後二卦

成坤中一卦成泰以陰陽二氣至中一卦而交也若以一月之律分五音每音直一卦六日宮商當乾微羽當坤角居泰為乾坤之交是故角聲當清濁之中其聲附於清濁而常不顯也世皆以五為聲音六為律呂經世獨用四四之位分聲音律呂者蓋五六者用也在五為聲音在六為律呂用則雜錯而難辨四者體也在聲為平上去入在音為開發收閉體則分別而易明體中自分體用則聲為體音為用用中自分體用則律呂為體聲音為用先天以天之十六位而統五以地之十六位而統六以八卦之體為主天翼元 卷四 九

地之大數也故先天為易之體近世之詩曲皆古之

詩也詩從韻本於四聲四音故平仄抑揚易辨曲從調本於五音六律故染犯難明也古詩多用四字者聲音皆起於四也

律呂主月而用初氣兼用清聲中氣單用本聲為自包至冠止用天六候之數中氣不兼清聲者三候直

本月天之生浴冠前月殘氣當地之病死墓不為用矣天氣已壯不必助也

天元有十六律清宮執始去也樂書以四清聲屬日而當虛昂房星者蓋氣也於中故也初氣兼清聲者三候直前月地之宮

而直本月天之包胎養天氣尚微故用四清聲以助之假令冬至者子之中氣為二之氣其半月三候當子之生浴冠當亥之病死墓為四之氣地常晦一病死墓三數不用子之天氣專用事陽既壯矣故用中聲不用清聲者不必助其陽也及小寒丑之初氣為一之氣其半月三候當丑之包胎養當子之官王亥子之三之氣用事于上而丑之初氣方含養於下天之陽氣尚微故律中大呂者先用大呂為宮以迎導丑之氣又用清聲者所以助其月之陽也四清聲者天之陽氣故以助陽也

翼元

卷四

十

先天律呂數經世卦氣圖氣數則先天半月者天一季元會運世配四聲自春分而行者地之用數也

乾之乾

乾

兌之乾

離之乾

震之乾

目聲平闕

自他聲入本聲為闕星聲去闕

昏聲入闕

多食千刀妻

日月聲上闕

介向且孝四

舌○○岳日

宮心

孔審

眾禁

○○○

乾之兌

兌之兌

離之兌

震之兌

泉聲

日月聲上闕

星聲去翁

辰月聲入翁

不元元亡

火廣大寶

化况半報帥

八○○霍骨

龍○○○

雨○○○

用○○○

○十○○

乾之離

兌之離

離之離

震之離

目聲平闕

月聲上闕

星聲去闕

辰星聲入闕

子丑牛

宰井引斗

愛旦長奏

○○○六德

鼠坎

去欠

○○○

○○○

乾之震

兌之震

離之震

震之震

目聲平闕

月聲上闕

星聲去翁

辰辰聲入翁

回兄君

龜每承允

水退聲翼

黃○○○玉北

烏○○○

虎○○○

一免○○○

○安○○○

奎聲三四

有聲三四

有聲三四

有入聲三四

各起而終於

龜於而終於

龜於而終於

各起於而終於

翼元

卷四

十

十以配土音

十以配土音

十以配土音

十以配十二音

凡一百六十聲除無聲無字四十八餘一百十二又

除有聲無字二十九實餘八十三聲則八十四而虛

一也天必虛一存太極也

右十六位橫數者上卦為主天之主也縱數者下卦

為主天之地也音數地之地類聚於下而聲數天之

天唱之是謂律唱呂因平上去入之聲而得闕翁之

音其卦為乾兌離震

坤之坤

坤之坤

坤之坤

坎之坤

巽之坤

水水音開清

火水音發清

土水音收清

石水音開清

市

聲音有數

地之天用寅申相火春夏秋卯寅金春夏秋辰戌

戊申午辰寅子 後天乾卦順行而上 自子至巳爲自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一

之說。謂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謂調是京房
而非。謂二者之說皆徇一偏之見。非通論也。謂夾
鍾爲一調。則中呂無調者。蓋天變止于七。自宮至變
止不過七。變調之七。始地從天而用九。大呂夾則至
九而究矣。論律則自夾鍾而促言調。則至仲呂而無
是。故天不過九。宮地不過九。野黃鍾之律不過九。寸
皆以數究于九也。此十二月大數律呂之正數也。司
馬遷班固之所載是也。若蔡邕重上生。則以子爲陽
而下生以午爲陰。而上生陰陽分兩天地。匹敵故十
二宮盡用者三百六十六日之小數。音律之變數也。

翼元

卷四

六

先天用數三百六十者。十二月盡用天之用也。體數
之用二百七十者。用九月而已。地之用也。月律者。法
元氣之左行用實在地。故自然止于九日。律者。法太
極之右行用實在天。故全用十二也。王冰謂。養真
初爲少陽者。以其爲亥之所上生也。謂終爲後天者。
以其復上生大呂爲陰之祖。所謂陰生於午也。蓋自
子至巳爲乾。自午至亥爲坤。天侵地爲餘。分極于七。
終于午。坤退一位而居未。代終以成物者。君臣父子。
夫婦之義也。太元自一元而起者。子之數也。至七百
二十九贊而成者。午之數也。卽用天七而虛地五之

義也

太元贊七百二十九者。午之實數。天之七也。焦贛易
林用四千九十六者。申之法數。地之九也。天一也。而
統乎體。故用十數之全地二也。而分乎用。故用二六
之用。用不可盡。故天十而用七。降而與地。不過乎九。
地代終以成物。乃有十二之數。自十二而言天六地
六。天有餘分。故天七地五。而養真猶爲天數。若自十
而言天五地五。六已出地。故天五地七。而變宮實爲
地呂。夫天用究於九。地體成於十。自十至十二之三
數。得三十有三。則地分三天之用也。然氣不頓進。其

翼元

卷四

充

來有漸。故陰已兆於變宮之六。至變止。乃重上生天
道至此。而更授之於地土。遂用事矣。若侯已究於九。
則陽當復姤於壬。非更新之義。故律至卯。則調將無
術在午。而法已變也。從劉歆之法者。三呂亦皆備用。
蓋知其聲而未知其理。兩房之學。本出於焦贛。故其
法如此也。

生陽莫如子。西北則子。美盡生陰。莫如午。東南則午。
美盡者。乾生于子。而終于巳。坤生于午。而終于亥。離
生于卯。而終于申。坎生于酉。而終于寅。故陰陽之用。
各止于九。陽不用酉戌亥陰。不用卯辰巳也。律數自

子而起一上一下以次而生至卯則不成調者自午而起則至酉亦不成調矣歲首於冬至而黃鍾之律當之用易之九者公本乎陽故宗于一天也律至卯而調將無法至午而術先變者地代終以成物陰陽各用六也總十二律陽用至七而變陰用至五而復天七地五者尊天卑地扶陽抑陰也

卷五

五音

子

翼元卷五

宋臨卽張行成撰

綿州李鶴洲校定

五音分配五行

五音分配五行自日言之甲乙為角丙丁為徵庚辛為商壬癸為羽戊己為宮自辰言之寅卯為角巳午為徵申酉為商亥子為羽辰戌丑未為宮皆天五地五之本體也自相克言之甲乙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則從其本體之陽而各兼所克之行也自正音相生數言之甲巳為土宮實得巳為從妻數乙庚為金商實得庚為從夫數丙辛為翼元

卷五

一

水丁壬為木戊癸為火羽角徵三聲皆無本體正音自律調先後宮徵商羽角言之宮用甲巳得巳為土徵用乙庚得二七之火數商用丙辛得辛為金羽用丁壬得壬為水角用戊癸本數本體皆無故角無正聲也自律數尊卑宮商角徵羽言之宮用甲巳得巳之土商用乙庚得庚之金角用丙辛得三八之木數木數居中通上下故角居清濁之中犯四聲也徵用丁壬得火之丁羽用戊癸得水之癸五聲天也故從十日六律地也故從十二辰聲本以三為主其以辰分分屬五音者天託地地承天也是故宮徵商羽角

變宮變徵七聲之次本數在地爲子丑用未寅卯辰巳午在天爲甲乙丙戊巳庚七聲在辰惟變徵得午之火遂爲後天之宗乃重上生大呂之丑土故納音正數土一火二而變數火一土二也自此五變丑爲宮中爲徵卯爲商戊爲羽巳爲角皆合六氣對化之數午實爲君火正化生此五氣而退藏不用丑本屬土在六氣亦爲土化其獨不變則君主也

先天用七以七律言之奇數四子一寅三辰五午七天用奇之偶數而得十六偶數三丑二卯四巳六地用偶之奇數而得十二故經世之數天統乎體而用翼元

卷五

二

十六位地分乎用而用十二會也後天用五若以五律言之偶數三未八酉十亥十二地用偶之奇數而得三十奇數二申九戌十一天用奇之偶數而得二十亦三兩也而與易數不同先天之七律後天之五律天地皆互用者交也然先天天先地後律多於呂其數爲順後天地先天後呂多於律其數爲逆故經世用先天卽於律數同大易太元用後天則變地從天也大衍之數十五生數則天得一三五地得二四天用三三地用二三成數則天得五七九地得六八天用三七地用二七總之而天用三十地用二十也

是故乾爻用九得三之三坤爻用六得三之二者從生數之小衍也用策每爻三十爲三而十之全合掛每爻十九併虛一而二十者從生成之大衍也皆三兩也元之贊得午之數七百二十九用先天之七者去後天五律之數也五行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從大衍之數五十者以天地五十五之數地勝天故也皆因數之自然以明尊君卑臣之義立人之極有相之道者也十二律自子而起先天也至午而天七數終午爲後天之宗坤位在未其衝在丑重起於地之天矣

翼元

卷五

三

先天聲律數日月星辰皆用七者天之七變也音呂數水音用九者承天也故本律至夾鐘而漸無調也火土音皆用十二者以五繼七地之全數故律之變數襲賓重上生則十二律皆用爲八十四調也石音用五者開物之後浮陽退藏所存者五卽五行之本數也以天七唱之得三十五故五音本數有三十五調而一二三四五疊數之亦得三十五數也近世徵調不行止用二十八則四七爲少陽用數也角無正聲止用二十一則三七爲少陽奇數也是故天之體八變地之用六變其數正合乎少陽二卦用不用之

卷五

甲乙爲土乙庚爲金丙辛爲水丁壬爲木戊癸爲火
者甲已爲坤元祖土以次爲生至火而復生土
稱一一變而生金故金居二金二變而生水故水居
三水三變而生木故木居四木四變而生火故火居
五火五變而復生土五行相生備足十五變則一二
三四五者天之生數五也土自此復生乃爲地六之
用矣以爲正音其序則宮商羽角徵也已以陰土從
甲而爲宮君道貴柔沉潛剛克也庚以陽全娶乙而
爲商臣道貴剛高明柔克也皆得本體故官商爲君
翼元 卷五 四

臣之正丙克辛生水而爲羽雖非本體去本未遠故
羽聲雖微猶得本音丁壬以木而爲角戊癸以火而
爲徵既非本體去本漸遠所以角附於商如民附於
臣徵統於羽如事附於物是故二音世多不傳齊景
公作徵角二韶崇寧間制徵角二譜皆以此也

天數五地數五十日出焉自生成而言甲爲天始已
爲地始自奇偶而言戊爲天中已爲地中天地相依
體用相附則天始於初而終於中地始於中而終於
終廢續之義也是故甲爲乾元出震之首天之太極
也天不用十地不用一故在地則甲遁於地九而不

顯也已爲坤元祖上之宮地之元氣也天終於五地
始於六故在地則已先於戊五而爲主也已配甲爲
得夫元氣從太極而能生故甲已共爲土運居十母
之首乃生庚金坤位在未次即得庚天道至此而更
者地代終而作成物也於是隨天左行由水迄火自
北迄南復歸於中戊與已會返本爲土五運周流循
環不窮也自西出者陰道也由左行者隨天也以人
道言之已爲坤元祖土則周之姜嫄亦百世不遷之
女祖也一變生庚金庚娶乙爲妻共爲金運以夫爲
主爲自用已身之數乙庚凡兩變生壬水而丙辛當

翼元

卷五

五

水運爲父用子數丙辛凡三變生甲木而丁壬當木
運爲祖用孫數丁壬凡四變生丙火而戊癸當火運
爲祖用曾孫數戊癸凡五變生戊土而甲已復爲土
運爲高祖用元孫數於是已中有戊焉是謂戊已復
會於中一二三四五之變太極十五之數已終終則
復始矣故壬水謂至今不絕遞相生也五運相生之
變其序如此然十干相配者夫婦合也自甲而始至
癸而終一夫一婦迭主其運生有遲速故革命之際
亂有長短主有夫婦故受命之後運有陰陽堯舜禹
因而革夏商周革而因雖變不亂居陰亦陽都盡人

之道返二歸一理順而數不能逆也易曰先天而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此之謂也子孫於母故元氣本於土婦從其夫
故五運首於甲然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之用在地
猶君之用臣故經世運數七十六而已開物也已
始得未從子而下生則爲先天之配已既得丑從午
而上生則爲後天之母五行雖生於太極之中俱附
於土卽太始混成土五姪養於坤是故歸藏之易首
於坤在十干則天門總六戊於西北地戶總六巳於
東南在十二辰則辰戌丑未分王四維也人物之生
俱附於地皆從其母若知母不知父亂之道也天地
亦不能久而況於人物乎故聖人作易必尊乾坤扶
陽抑陰也

翼元

卷五

六

天元五運之序起於土次以庚金自西而出次壬水
甲木丙火返於戊土太元五行之序始於甲乙木自
東而起次庚辛金丙丁火壬癸水終於戊巳土自西
出者從陰數也由右而行元氣隨天數左行地承天
也所謂布氣而生物也以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
生土爲洛書母生之序順布者也天元玉策專論地
之元氣故用順布之數而以甲爲首者承天也自東

生者從陽數也而右而轉自東而西乃太極陰陽
右轉天下地也所謂生氣以變時也以木生金金
火火生水水生土爲河圖父生之序逆生者也太元
之數以地承天致用雖在氣生氣實由日紀氣於中
首者明順布之序紀日於中宿者推逆生之原是故
其言五行之數如此者從所本也天元玉策用順布
太元本逆生先天卦氣圖仲季孟逆生而順布也

翼元

卷五

七

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自下而上相克之序也木居首者木克土而生金金
返克木而生火火反克金而生水水反克火而生土
土反克水而生木此河圖五行父生之序也東方甲
乙木生南方丙丁火火生中方戊巳土土生西方庚
辛金金生北方壬癸水水復生木此洛書五行母生
之次也父生者天之氣母生者地之物子雲以木爲
日甲乙辰寅卯聲角金爲日庚辛辰申酉聲商火爲
日丙丁辰巳午聲徵水爲日壬癸辰亥子音羽土爲
日戊巳辰辰戌丑未音宮者母生之形論五行之成

陽共八變乃生一子即娶一婦二律二呂共得十數
均分之則二共得五也正音者天而地之數也故七
變得妻七變得子天數盈於七也陰陽各用一數者
體分於兩也共得律呂三則因體起用天之用三也
納音者地而物之類也故八變得子九變得婦地數
究於人也陰陽通用一數者用合於一也共得律呂
四則因用成體地之體四也夫妻者體也得子而用
始行生子者用也得婦而體復立矣天用雖三各用
五數地體雖四共用十數是故一三五七九為天數
二十五天中自以奇偶分天地則一五九為三天之
翼元

卷五

十

十五而三七為兩地之十尊者得數多卑者得數少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天地陰陽自然之數之理也
五運六氣數起大寒則丑之中氣也太元氣起冬至
則子之中氣也日起朔旦則寅也先天體數起冬至
則子之中氣而中朔同起也用數起開物在月則寅
之中在氣則二月初起之驚蟄也元始於春分則卯
之中氣帝出乎震也素問六脉初氣起於冬至後甲
子當是甲巳日子時甲巳還生甲也天之三陽起於
春分則與先天理同洛書數一六為水地也二七為
火南也三八為木東也四九為金西也五十為上中

也太元以五為上者地虛五以承天從天數也天
元玉策甲巳上運乙庚金運丙辛水運丁壬木運戊
癸火運則土為一六金為二七水為三八木為四九
火為五十者本於一二三四五之變數而五氣當之
也

五音五運之次變則五音之次亦如
先天八卦皆以變數先後為次也

太元言聲生於日荀氏謂甲巳為角木乙庚為商金
丙辛為徵火丁壬為羽水戊癸為宮土者以甲庚丙
壬戊五陽數為主而陰則從夫也甲數一以乙當巳
則乙為六庚數七以辛當乙則辛為二丙數三以丁
當辛則丁為八壬數九以癸當丁則癸為四戊數五
翼元

卷五

上

以巳當癸則巳為十是故經世卦氣圖數以一六為
飢饉者木數也二七為兵戈者金數也三八為火旱
者火數也四九為水潦者水數也五十為中興者土
數也與甲巳為木乙庚為金丙辛為火丁壬為水戊
癸為土之數合矣若以各書數配十干則甲巳為水
乙庚為火丙辛為木丁壬為金戊癸為土淮南王律
數以戊癸為宮甲巳為徵乙庚為商丙辛為羽丁壬
為角每音七變

如自戊子為宮七變而以未為徵又
七變而使寅為商之類他可類推
而十干不動辰以七而變

七調從宮徵商羽角相生之次則戊七變生乙為徵

乙七變生壬爲商壬七變生巳爲羽巳七變生午爲角丙又七變生癸配戊爲宮癸又七變生庚配乙爲徵庚又七變生丁配壬爲商丁又七變生甲配巳爲羽甲又七變生辛配丙爲角即應洛書五行之數矣此雖名七變通本實八若止以六變通本爲七者戊六變生甲甲六變生庚庚六變生丙丙六變生壬壬六變生戊戊六變生巳巳六變生乙乙六變生辛辛六變生丁丁六變生癸癸即是淮南南王五音變調之次而合乎火土金水相生之序也陰陽奇偶分兩各行不相配者蓋七天也八地也有地然

翼元

卷五

三

後有二陰陽相配也若仍以八變而從宮商角徵羽尊卑之次則戊七變生乙爲商乙七變生壬爲角壬七變生巳爲徵巳七變生丙爲羽丙又七變生癸配戊爲宮癸又七變生庚配乙爲商庚又七變生丁配壬爲角丁又七變生甲配巳爲徵甲又七變生辛配丙爲羽十干合爲五音即應淮南王之數故世言五音宮商角徵羽者其序蓋由此也世又言五行金木水火土則納音數東九南三中西七北五之序也淮南王六十律每月用五聲五律聲數用十干律數用十二支干數以戊巳庚辛壬癸甲乙丙丁由中而

是依次而行支數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由初而起隔八而行者十二支呂數用對衝之位故也若用本數則亦依次而行矣干屬天支屬地故不同也

乾一戌一申一午一辰一寅一子

坤一酉一亥一丑一卯一巳一未

此易軌偶卦數本取天日之合而陽用本位陰用對衝位者也子與丑合寅與亥合辰與酉合午與未合申與巳合戌與卯合此天日之合也六十四卦合爲三十二而用每月進一辰六用而復初子未再直初

翼元

卷五

三

爻

乾一戌一申一午一辰一寅一子

坤一巳一卯一丑一亥一酉一未

此天律數爲用否泰者也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數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相偶者陰陽進退各一位故陽得本位陰得衝也具細數於下

天元十二律呂分支定卦爻之數

黃鐘子之氣十一月建子少陰對化司天黃鐘數得三十九應地雷復卦初九爻乾音

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丑太陽對化司天大呂數得四十二應風地觀卦六四爻坤音

太簇寅之氣正月建寅少陽正化司天太簇數得四十五應地澤臨卦九二爻乾音

大呂卯之氣二月建卯陽明對化司天庚子
 辛洗辰之氣三月建辰太陽對化司天辛丑
 仲呂巳之氣四月建巳厥陰對化司天壬寅
 蕤賓午之氣五月建午少陰對化司天癸卯
 林鐘未之氣六月建未太陰對化司天甲辰
 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申少陽對化司天乙巳
 南呂酉之氣八月建酉陽明對化司天丙午
 無射戌之氣九月建戌太陽對化司天丁未
 應鍾亥之氣十月建亥厥陰對化司天戊申
 元包用策自坤之六陰得三十六以三而進至五

陽成夬得五十一自乾之六陽得五十四以三而退至五陰成剝得三十九其大數與天元同所不同者元包以乾坤分生成二卦各行乾皆用進數坤皆用退數天元以乾坤分奇偶二爻間行乾亦有退數坤亦有進數元包乾坤自下而上各用本爻天元乾用本爻坤用應爻元包主卦天元主律卦用乾坤律用否泰所以不同乾自子而生則坤當配以午陰退一位故自未至巳六位得衝數也自子至巳得乾下坤上成泰自午至亥得坤下乾上成否

天元五運相生圖
 已土當
 甲巳
 申克巳 庚午
 生庚 乙庚
 庚克乙 丙克辛 壬水當
 生丙 生壬 丙辛
 丙克辛 壬克丁 戊克癸 甲木當
 生壬 生戊 生甲 丁壬
 壬克丁 戊克癸 甲克巳 庚克乙 丙火
 當 生戊 生甲 生庚 生丙
 戊癸 戊克癸 甲克巳 庚克乙 丙克
 辛 壬克丁 戊土當
 生甲 生庚 生丙 生壬 生

荀氏云楊子雲曰聲生於日者謂甲巳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也蓋天元五運自甲乙爲坤元祖土之宮五變至戊癸當丙爲火運而五氣足第六變自戊克癸生甲至壬克丁生戊卽此五聲之序也天元五運順布子雲五聲逆行順布者

以巳爲母通行者以甲爲父

淮南王以十干配五聲比天元惟土火相易餘皆同
太元納音數大數則土居一火居二小數則火居一
土居二蓋論樂之體則生於宮論樂之用則出於虛
也土與水同生與火同用故在納音一五之數則土
與水相易也

太元納音數

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甲巳爲上乙庚爲金丙辛爲水丁壬爲木戊癸爲火
者天之五行也十干者天之陰陽也陰陽配合冲氣
始生甲首偶巳土乃居一自此相生以至戊癸爲火
翼元

卷五

七

而復生土焉周流轉運如環無端故其序如此也亥
子爲水寅卯爲木巳午爲火申酉爲金辰戌丑未爲
土者地之五行也十二支者地之柔剛也五氣既合
大物已生四方莫位五氣行焉北方寒寒生水亥子
在北故爲水東方風風生木寅卯在東故爲木南方
熱熱生火巳午在南故爲火西方燥燥生金申酉在
西故爲金中方濕生土中無定位寄在四維故辰戌
丑未爲土夫十干圓布者天之二五之用也十二支
方列者地之二六之用也以其方列故四行各占一
方惟土制中分寓四旁以其圓布故甲對巳乙對庚

對辛丁對壬戌對癸通貫上下主五
名乃天無體託地以爲體地無用承天以爲用六氣
從五運則亦圓布十干從十二支則亦方列是故壬
癸與亥子同在北爲水甲乙與寅卯同在東而爲木
丙丁與巳午同在南而爲火庚辛與申酉同在西而
爲金戌巳在中與辰戌丑未同爲土天地合而生萬
物此造化之用也故干始於甲支始於子而甲乙寄
干位起寅卯不在子丑者主地上之用而言隨地之
方也支干相配爲六十則人之五行也推本天地配
合之原而納音生焉與天地大數不同者人物之細
翼元

卷五

七

數也元元曰一六爲水以其在北也二七爲火以其
在南也三八爲木以其在東也四九爲金以其在西
也五五爲土以其在中也此五行本數也判於四方
者也又日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
五巳亥四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
五此納音之數也因所得於天地合數而判於四方
者也混元肇分天甲地子始相遇於北方支干上下
相附而行五六相乘乃周六十在天則六十日在地
則六十律也同位爲娶妻隔八而生子自甲子相生
至丁巳凡三十爲陽自甲午相生至丁亥凡三十爲

陰陽之分不相襲而得數則同始自甲子娶乙丑
 隔八生壬申娶癸酉隔八生庚辰以至於戊申
 娶己酉隔八生丙辰丙辰娶丁巳則復生甲子矣自
 甲午以至丁亥凡三十亦然故陰陽相生子午不相
 沿襲也每三十位之中子午各三變而復均爲五數
 各得六位一生一娶兩兩相從三位而已類聚三位
 之數五以去之五行之生本於天五中氣視其不盡之陽村之以
 法則知納音之原矣陽娶妻陰生子子得父數陰則從天故九位之中以一三五七
 九爲不盡之餘數即初三位得八十二去七十五所
 見五行所得之數也初三位得八十三位去八五所餘者三又次
 餘者七次三位得八十三位去八五所餘者三又次
 翼元 卷五 太

三位得七十九位去七五所餘者九又次三位得八
 十去七十五所餘者五末三位得八十一倍去八五
 所餘者一夫九九老陽之氣中者物生之本八十一
 之數得一極九而又當五數之中故爲土數居中得
 一以爲四行之主其氣數自東而出隨天左行至九
 而極三在南爲火數五在北爲水數七在西爲金數
 九在東爲木數其法先以土之甲子十二分布以四
 方居一而爲主也四物待土而行羣數皆附土類聚
 其納音之數從千順數遇支與土同則止卽是其數
 也五物既成氣以順布土始與四行均爲五用兩兩

相合所得之數仍以五去之火得一起於甲乙土得
 二起於丙丁木得三起於戊己金得四起於庚辛水
 得五起於壬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聲音律呂之數
 是爲萬物之數聖人用之定律呂以作樂故能調和
 元氣燮理陰陽而遂萬物之宜也各具圖於後

十二律娶妻生子圖律生呂爲娶妻呂生律爲生子

黃鍾	九水	初林鍾	六土	太簇	九木	南呂	六金
姑洗	三土	應鍾	六水	蕤賓	九火	大呂	六土
夷則	五金	五木	無射	九土	中呂	六火	

在十二律五音則自子至巳巳復還子在六十律
 翼元 卷五 九

納音則子午各生兩不相襲此元所謂同本離末
 天地之經故天一地二也

六十律納音同位娶妻隔八生子圖

甲子乙丑	金	壬申癸酉	庚辰辛巳	戊子己丑	火
丙申丁酉	甲辰乙巳	壬子癸丑	庚申辛酉		
戊辰己巳	丙子丁丑	甲申乙酉	壬辰癸巳		
庚子辛丑	戊申己酉	丙辰丁巳			

大數用一三五七九之奇數小
 數用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也

已上係甲子所生至丁巳則反生甲子申酉在子
 中與寅卯相易所
 虎舍水居離

甲午乙未金三壬寅癸卯二十庚戌辛亥起庚辛
 戊午巳未火三丙寅丁卯二十甲戌乙亥起甲乙
 壬午癸未木三庚寅辛卯二十戊戌巳亥起戊巳
 丙午丁未水三甲寅乙卯二十壬戌癸亥起壬癸
 庚午辛未土三戊寅巳卯二十丙戌丁亥起丙丁
此水數也
甲子之數同

已上係甲午所生至丁亥則復生甲午寅卯在午未戌亥之
中與申酉相易非謂龍舍
火居坎此龍虎交法也

十干者矢氣也十二支者地氣也天地奠位分陰分陽天則或以自甲至戌為陽自巳至癸為陰或以甲

翼元 卷五

手

丙戌庚壬為陽乙丁巳辛癸為陰者皆二五也地則或以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或以子寅辰午申戌為陽丑卯巳未酉亥為陰者皆二六也陰陽通氣迭用柔剛天則或以甲與巳乙與庚丙與辛丁與壬戌與癸或以甲與乙丙與丁戊與巳庚與辛壬與癸相從者皆五二也地則或以子與丑寅與卯辰與戌辰與酉巳與申午與未或以子與丑寅與卯辰與巳午與未申與酉戌與亥相從者皆六二也若夫支千五六二中又相配偶天中有地地中有天陰陽各二十者十五而三十也七八九六之合也通之為六

十者三十而六十也七八九六合而又偶之者也故自甲子至丁巳為三十陽自甲午至丁亥為三十陰自巳與十二者言之則一陰一陽因襲不離自三十與六十者言之則二陽二陰相間而行子午各生不相沿襲干以十而復初支以十二為復初甲子以六十而復初陰陽五行變化逆順之情可得而考矣易有六爻則用十二支而析陰陽為二者也元有九贊則用十干而并戊巳為一者也天之用在在地地之承在天故易為天數元為地數至於甲子為萬物之數先天之運世聲音太元之律歷皆用之天地之用本

翼元 卷五

主

以生物故也

翼元 卷五

翼元卷六

宋臨邛張行成撰 綿州李調元鶴洲校定

五行支下相合數

克甲木 克丙火 克戊土 克庚金 克壬水
克己土 克辛金 克癸水 克乙木 克丁火

一六水數而甲巳為土運二七火數而乙庚為金運
四九金數而丁壬為木運皆相克也三八木數而丙
辛為水運五十土數而戊癸為火運皆相生也

右以克為合皆夫婦也此以天地相對為合

克子水 生亥水 克戌土 生酉金 克申金 生未土
克丑土 生寅木 克卯木 生辰土 克巳火 生午火

右相生為子母相克為夫婦生成之合也以天日相應為合

翼元 卷六

納

音

圖

右圖以土為一由東左行陰數不用至九而極二居
南故為火數五居北故為水數七居西故為金數九
居東故為木數五位以定先以土之甲子十二分布

四方居一而為主也四物待土而行故取數之法從

于順數遇土與土同則止即應其數也如甲子至戊子

至辛丑止而得七故甲子乙丑為金化皆倣此再思之而得其義蓋五行

用數也土為主故不本乾坤之數用為主故不從本

數人為主故不取陰數何以言之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

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天地合而生五行

也洛書以相生為序者母生也河圖以相克為序者

父生也二者不同要之皆本乎天地也若乃十干之

氣配乎八卦壬甲為乾乙癸為坤庚為震辛為巽丙

翼元 卷六

為艮丁為兌戊為坎巳為離土之納音自子至午自

午至子獨用六子戊巳居中得位而不取壬甲乙癸

者有土之後坎離用事則乾坤退藏是故言道者其

始無首其卒無尾而以中為極也本生者先推乎天

原用者必由乎上是故六十甲子謂之支于者取水

之義十二支謂之辰者主土而言氣至寅而始見木

非土而不生是圖自土而起從東而行火得其三水

得其五金得其七木得其九納音之數若合符節故

曰土為主不本乾坤之數也氣兆於未形之初聲出

於有體之後氣者物生之本聲者物用之先以水居

一者主生而言故子爲元真以壬癸爲精其氣以土居一者主用而言故子爲黃鍾以戊己爲宮其聲最巨造物之初生爲大故五行作鹹作甘之序水居一而土居五也生物之後用爲大故五音爲君爲物之序土居一而水居五也此圖以土爲一以水爲五是謂納音之數五行取納音數者支干者陰陽之氣也合而遇土得所栽培則壯而致用聲色臭味者萬物之用而聲爲之最然五行之性有以克爲用者有以王爲用者金逢火而成器木值金而成材金木以克爲用故人之血氣當制之使適中而不可縱也

翼元

卷六

三

火遇水則滅遇木則傳火以生爲用故人之神當養之使有餘而不可傷也若夫水土者一體而生相資而成故水土同包中北同方一卽五五卽一在人則元胃通氣實必相益虛必相損而王者得一用中本非二道也夫木得金而用金之用見於木則以九居木位而木用九數也火得木而用木之用見以火則以三居火位而火用三數也金得火而用火之用見於金則以火居金位而金用七數也水土相須而用則以互居其位而交用其數也故曰用爲主不從本數也皇極經世陰陽柔剛變化之數各一萬七千二

十四天地相唱和日辰合者各八千五百七十六不合者各八千四百八十八其不合者八分之天地各得二百五十六位合乎律呂圖之位數位得三十三三十三者十六與十六偶而有一焉在天者爲陽陰自交在地者爲柔剛自交御雍所謂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剛交於柔而生根莖之類柔交於剛而生枝條之類是也其合者止可七分天地各得一百二十八位合乎卦氣圖之位數位得六十七六十七者三十三與三十三偶而有一焉在天者爲陰陽交於柔剛在地者爲剛柔交於

翼元

卷六

四

陰陽康節所謂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陰於柔交而生肝膽柔於陰交而生腎膀胱剛與陽交而生脾胃是也蓋物得天地之偏人得天地之全爲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王水曰人不與萬類同五蟲之中惟人應其納音餘皆不應故納音主人民蓋納音由日辰相配而生是故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者天地合而生人猶父母合而生子也納音單用奇數者陰陽支干皆合統之有宗地從夫婦從夫之理也若奇偶並用則有合不合者矣經世律呂圖與太一遁甲數皆是也故曰人爲主不用陰數也

易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之數自少而至多至甲巳
子午九至巳亥四戊癸五之數自多而至少者體用
不同也體自下生積少成多長數也用自生布分多
為少分數也

正音起於甲納音起於庚從土也天道始於甲至庚
而更矣納音用甲巳子午數者火起甲乙得一樂出
虛由天作也土起丙丁得二宮為君也水起壬癸得
五羽聲最微也木起戊巳得三金起庚辛得四三四
在二五之中全木當東西致用之位各從本數也
易天地五十五數者本數也夫衍五十數者用數也
立五行五十數者體數也納音二十五數者用數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羽為物皆實體也徵火也火
本虛故為事事亦虛位無足體也

納音起於四方

甲子乙丑	壬申癸酉	庚辰辛巳
戊子巳丑	丙申丁酉	甲辰乙巳
壬子癸丑	庚申辛酉	戊辰巳巳
丙子丁丑	甲申乙酉	壬辰癸巳
庚子辛丑	戊申巳酉	丙辰丁巳
甲午乙未	壬寅癸卯	庚戌辛亥

翼元

卷六

五

戊午巳未 丙寅辛卯 甲戌乙亥

壬午癸未 庚寅辛卯 戊戌巳亥

丙午丁未 甲寅乙卯 壬戌癸亥

庚午辛未 戊寅巳卯 丙戌丁亥

十二辰數共七十八以五千乘之得三百九十十日

數共七十以六支乘之得四百二十總六十甲子得

八百一十甲子甲午各三十則四百有五十也四十五

者一節而三氣九候也三百六十者四十五之八而

四百五者四十五之九也納音大數土一火三水五

金七木九共得奇數二十五合之則五十餘七百六

十者四象歸奇七十六而析一為十則物數也細數

火一土二木三金四水五共得生數十五合之則三

十餘七百八十者律呂數七十八而析一為十則生

物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天得三而三十地得兩而

二十皆天之天地也七百六十之物數加兩地之二

十則七百八十為律數也地之生物之氣也納音數

盡加三天兩地之五十得八百一十為人民者以其

得天五冲氣之數也太元五行本數五十納音一三

五七九而子午各用亦為五十或去十而重用午或

去偶而重用奇皆去地從天也太原六十甲子納音

翼元

卷六

六

數共八百一十總一歲四十二百八十 時得甲子
旬用七十三人盈三時計得數五萬九千 百七十
有半以七十二策爲日法一歲得二萬六千二百九
十八
五行數每首四十五通八十首計三千六百加義音
四十五水火二替三共四十八總三千六百四十八
每九首得五行數四百五則得者三十甲子之數總
六十二首得五行數三百七十五則得者三十甲子之
水二替爲其數三以當三甲子之數爲總數之用加水
七十三元準卦氣六十卦圖冬夏二至各得卦數二百
而生人父母合而生子既生則從父人既生則從
天故元爲地承天之數宗於天一也六十卦得數
五百 六十卦氣圖云日卦之數三十用五百四十
卷六 七
六元納音數二百七十 每首四日半計五十四時得
二則不准四卦可知矣 日策三百二十四得甲子納音數七百二十九計一
千五十三又加五行數四十五計一千九十八得一
百八十三之六河圖數天自一起以三而變四變復
返於一地自一起以兩而變四變復返於二得衍數
一百八十三在體爲一在用爲六太元策用之六爲
天之六用也總八十一首用河圖天一地二之變數
四百八十六周則二百四十三表之合也
每首日策三百二十四者三十六之九也納音數七
百二十九者八十一之九也五行數四十五者五之

九也每替得老陰極數三十六以爲運行數得老陽
極數八十一以爲生物數得五行數五則天之冲氣
也
太元辰數七十八正得自一至十二之積數日數七
十比自一至十之積數五十五爲盈十五者加其一
二三四五之十五爲三元之冲氣也天用生數十五
地用成數四十合天地以生人而屬乎天則人亦用
生數十五故人稟天冲氣而靈貴於物也皇極經世
以百三十三爲日數應一卦聲音之用數則十日之
數五十五而十二辰之數七十八也元數加十五者
卷六 八
經世日數兼言人物元之納音專主人民故也每替
六十得甲子納音數八十一若以三十六爲運行日
策數餘四十五得一首五行之數總八十一首得五
行數九倍當二千四百三十甲子通五行數爲十則
二千七百甲子納音數也元八十一首在運行得三
百六十四日半在納音得體數之用三百七十而折
一爲十也
納音子午分兩數
申酉二辰巳金 辰巳自甲乙至壬癸申酉自丙丁
辰巳二子丑土 至甲乙子丑自戊己至丙丁皆爲

子丑 <small>火一木三</small>	辰巳 <small>庚辛</small>	土一 <small>水五</small>	辰巳 <small>子丑申酉丙丁</small>	甲乙	辰巳 <small>火一</small>	申酉 <small>水五</small>	子丑 <small>金四</small>	翼元
火一土二木三金四水五之次每	二辰歷十千得六十甲子六辰則	百八十甲子者以十二支為主也	土癸子丑辰巳申酉	自甲辰至巳丑為火一自丙辰至	辛丑為土二自戊辰至癸丑為木	三自庚辰至乙丑為金四自壬	辰至丁丑為水五每三位自初	九
起至復本各得一百二十甲子	總六百甲子者以五行為主也	得甲子甲申甲辰	甲子甲午各主三十及陰陽相須而用則隔一間行	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也	納音之數本由逆生及順布則火一土二木三金四	水五故地下甲子自甲戌乙亥之火左行至丙午丁	未之水而終人中甲子自甲辰乙巳之火左行至丙	子丁丑之水而終逆生故隔八相生以子午為主則
土居中而金火木水之序右行自西南入東北也逆	生者總得二百四十甲子則次商之用天從地而右							

行也故起甲子甲午午為天中子為地中也順布者	總得三百六十甲子則乾坤之地從天而左行也	故起甲戌甲辰戌亥天門辰巳地戶也故二百四十	者地之二也三百六十者天之三也一千二百者人	之十也	寅卯 <small>火一</small>	戌亥 <small>木三</small>	火一 <small>木三</small>	午未 <small>土二</small>	戌巳 <small>庚辛</small>	翼元
戌亥自甲乙至壬癸寅自丙	丁至甲乙午未自戌巳至丙	丁皆為火一土二木三金四水	五之序每二辰共歷十年得	六十甲子六辰共百八十甲子	總十二辰得三百六十甲子矣	壬癸午未戌亥寅卯	自甲戌至巳未為火一自丙	戌至辛未為土二自戊戌至	癸未為木三自庚戌至乙未	為金四自壬戌至丁未為水
五五行各三位自初起至復	本各百二十甲子總六百甲	子總三十位則二百甲子矣								

北下甲子也於甲戌得戊申甲寅

南北為經陰陽正故午則日在午子則日在子東西為緯陰陽交故卯則日在酉酉則日在卯

申酉

龍含火而居坎坎位在西方虎

寅卯

含水而居離離位在東方先天

未木色木胎亥卦也

陽性動則速陰性靜則

午

納音數子

遲南中有陰為禍也故自行

巳

金胎金色丑

舒遲坎中有陽以陽為性

辰

酉申

也故月行疾速皆南

卯寅

翼元

卷六

土

參同契曰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俱相歡喜刑主殺伏德主生起二月榆死河魁臨卯八月麥生天崗據酉子南午北元為綱紀朱敬一曰言陰陽交結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舉東合西魂魄相扶刑中有德德中有刑如二月榆死八月麥生二月少陽草木生發而榆落者以金胎於卯木則生氣中含殺氣也八月少陰草木黃落而麥生者以木胎於酉金則殺氣中含生氣也五月太陽之中而一陰生以子之水胎於午也十一月太陰之中而一陽生以午之火胎於子也午南子北未濟也子

南午北則交而既濟矣龍東虎西則交而隨矣南北氣交而刑不交故為經東西刑氣俱交故為緯也

二五散而為十十二六散而為十二支十干合而成

五音十二支合而成六律支干配合納音生焉在天

則六十日在地則六十律也十與十二歷數天數也

天之陰陽地之柔剛各未合天之一也五與六律數

地數也天之陰陽地之柔剛各自合地之二也五六

交而成六十甲子納音數人民數也天之陰陽地之

柔剛兩相合人之三也康節之書元會運世用十二

與三十各行者歷數也聲音律呂用四與四十八始

則自交者本數地數也終則相交者用數物數也十

二者六而兩之三十者十而三之四十者十而四之

四十八者十二而四之十者五也十二者六也五六

天地之中故其書立五而名曰皇極其曰經世者三

十年為一世以日之變三十為主天之運行數也曰

觀物者三十加二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以地之位十六而三十二為主地之生物數也

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暮之日又三十之則一萬八

百故運行之數以一萬八百為一會則三十偶卦之

策數而三十年之日數也若三十二之則萬一千五

百

策數而三十年之日數也若三十二之則萬一千五

百

策數而三十年之日數也若三十二之則萬一千五

百二十故生物之數以萬一千五百二十當一會則
三十二偶卦之策數而三十二年之日數也元會運
世一運分十六位得十六卦以陰數合之則三十二
位而三十二卦也是故康節經世數則易乾坤之策
數而自相乘觀物數則易三篇之策數而六倍之也
觀物有二數有生物之數又有動植數則易五百十
二卦卦一之著十析而四之之數其用數見於律曆
則易歸奇合卦之策七與爲日之用數者天包地故
日兼辰也經世動植用數各一萬七千二十四各以
均於卦氣圖一百二十八位每位得一百三十三者
翼元 卷六 三
理正在乎此也太玄于日數上去一二三四下去十
取其中自五至九之五數偶而用之甲巳九乙庚八
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共七十在本數則一三五七
九陽日得二十五者五五也二四六八十陰日得三
十者五六也其數爲地多於天陰勝於陽偶而用之
各得七五三十五則五六皆從天七之用天地之數
始均矣于辰數上去一二三下去十與十一十二取
其中自四至九之六數偶而用之子午九丑未八寅
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共七十八在本數則一
三七五九與十一律數三十六者六六也二四六八

十與十二呂數十九數也其三數皆以支干爲用則
用歸與人物與太元之意合故物數二百六十四者
太元全著一首八探之數也地數二百五十六者太
元除卦一首八探之數也三十者三五而合之七
八九六也三十二者十六而合之八卦四象也七者
天之藏數十九者天地之終合也觀物地之二位共
得天之十四律以爲蒼天之二位共得地之十九呂
以爲基合四位三十三則太元之著也
太元爲納音數與觀物數合
翼元 卷六 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十日之數也得五十五
加十一與十二者十二辰之數也得七十八總二數
而一百三十三是故先天乾坤十六位得數一百四
十四去乾之二去泰之九各用七位共一百三十三
四十二者六七也其數爲呂多于律陰勝于陽偶而
用之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則天地互用律呂之
數始正矣辰數惟律呂互用于本數初無加損日數
於本數之外自然加一十有五辰數均之則一律二
呂共用十三者閏歲之月數也日數不加則一陰一
陽共用一十者五六之合天地匹用加十有五則日
各用七獨從天之用矣是故元之日辰數比先天日

元以日辰相偶五配六者得二
百九十而六配五者得四百二十通八百一十爲六
十甲子之數則九九而十折之者也納音自此出焉
民人之生無逃于此焉是故一倫之忝千有二百而
一倫之分八百一十者陽數四百二十爲寔陰數七
百八十爲虛寔各半陽一陰二之理也
太元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爲五行數共得五
十通日辰數一百四十八爲一百九十八則著策三
十三而六之爲三元各用其二每元得六十六與觀
物八十八去一用三之數合矣

翼元

卷六

五

邵康節先生曰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
數之用爲生物之時地偶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
陰爲生物之數二百五十六者地之位數也二百七
十者體數之用也陽乘陰者以二百七十乘二百五
十一得六萬九千一百二十當六會物數則卦氣圖
生物全數而半之也又半之得三萬四千五百六十
則三會物數在地者用其半在物者用四之一也于
二百七十之中去四者存地之體也餘二百六十六
則月數之用百三十三而偶之也以乘二百五十六
得六萬八千九十六半之則三萬四千四十八者三

會物數而一陰一陽各存地之四位二百五十六者
也以均分於卦氣圖一陰一陽各用二百五十六位
每四位通得二百六十六甲子共一百三十三之中
甲子合者六十七則人數也不合者六十六則物數
也甲子合者爲納首數故生民人也觀物動植用數
起於寔用數二百六十四者六十六之四均爲物數
也以分於百二十八位每位得百三十三者六十六
偶之而加一焉乃分民人於物數矣夫六十六者三
十三而偶之也三十三者十六偶之而加一焉十六
者地之全體也十六相偶無一者爲地得一者爲物

翼元

卷六

六

也三十三相偶無一者爲物得一者爲人也蓋無地
一則不成物無天一則不爲人也一者太極也合之
則一散之則五故一二三四五者天之生數太極本
體也自一至五總其大數則爲五積其細數則爲三
五者三才各具冲氣也十五之數老陰老陽以九六
分之爲天之陰陽者用之變也少陰少陽以七八分
之爲地之柔剛者體之常也合之爲三十故一月之
日三十陰陽各之朔望各半也本數止有十五者體
本乎天陰則分陽而已太元日數獨加十五者夫豈
子雲之私意哉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日

辰本數得一百三十三去其始本以五六中數偶而用之自然盈其二五是故人在天地間獨靈貴于萬物也觀物以地爲主通用人物數數二百六十六數之中人得一百三十四物得一百三十二人比於物獨一陰一陽之眞本元以納音爲主專用人民數故一百四十八數之中去其百三十二爲多十有六數則太極之眞一與三才之冲氣人寔備之矣是故乾得一坤得八八多寡不同其歸一也

論禮樂生於律歷

禮樂生於律歷律歷生於數數祖于易易以八爲卦以六爲爻八者體也四之偶也方者圓四徑一四者地之方也六者用也三之偶也圓者圓三徑一三者天之圓也天無體託地以爲體故卦始于四象而成于人也地無用承天以爲用故爻始于三畫而重于六也歷以正三辰五星之時於天所以求天數也起于四者天託地以爲體故以方體圓也然體無用不行雖以方數立體必以圓數致用者從體起用圓者終圓也律以通三統五行之氣于地所以求地數也起于三者地承天以爲用故以地用方也然用無體不立雖以圓數致用必以方數數五體也攝用歸體

樂元

卷六

七

方音方也蓋歷者象也其體本方一年之曆分四時者方數也以天統乎體圓者先立其體故也律音也其用本圓黃鍾之律分三分者圓數也以地分乎用方者先致其用故也是故聖人之制歷也先方後圓而制律也先圓後方蓋圓者之用不以方體之則其象參差而不齊方矣不濟以圓則忽微之數將伏匿而難盡方者之體不以圓用之則其聲窒遏而不揚同矣不濟以方則條暢之音或散蕩而無檢是故歷象分於四時者方也四時定於閏月者圓也律孔徑乎三分者圓也音正於補之六十四者方也自歷言之日欲方而月欲圓自律言之聲欲圓而音欲方方圓相濟天地相資此律歷之大本也歷以知天地之時定三元五德正朔服色名數制度由此而立禮之所以生也禮者履也先致其尊者從地之方也禮勝則離必文之使中乃不離矣體起用之意也律以謂天地之氣播五聲八音均調歌舞鐘鼓笙磬由此而備樂之所以成也樂者樂也先致其親者從天之圓也樂勝則流必節之使和乃不流矣用歸體之意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致百物之產天地百物皆有數焉知其數以制中禮則檢刑有節不傷百物

樂元

卷六

六

之生而可以養天地之氣知其數以作和樂則儉情
有度不傷天地之氣而可以養百物之生夫禮出乎
歷四以地制者爲其本於象從地之方也其爲用也
以節百物於明而贊天地之化於幽則自陽而達於
陰也樂生乎律曰由天作者爲其本於聲從天之圓
也其爲用也以通天地於幽而達百物之產於明則
自陰而達於陽也天託乎地地承乎天天地相函陰
陽廣積一息不離惟深者能通其情惟精者能窮其
文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豈曰
小補之哉

翼元

卷六

九

元街

易經六十四卦者天之體地也八八之卦其刑當方
其數則偶之二然序卦上下二經相襲而行者一也
天地合爲一用也元以八十一首準易緯卦氣圖六
十卦者地之承天也九九之首甚刑當圓其數則奇
之一然衝以冬夏二至相對而用者二也陰陽分於
二氣也

元錯

先天以乾坤互變各成六十四卦者萬象宗于乾坤
也易六十四卦兩兩反對相從分陰分陽各成乾坤

者萬物皆具一乾坤也是故易爲天數其用實在物
也序卦者大數之經也雜卦者細數之變也術之於
元一經數也錯之於元亦變數也元錯紛紜叢雜既
非其偶又非其次兩兩相比惟以理而爲宗則人易
之義也是故易以兩卦卦從者陰陽合德剛柔有體
天之物也序卦以理次之則通於一矣元以二首對
用者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天之氣也散而錯居不復
相比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物之情也元錯以理比
之則得其偶矣是故天下之象生乎數而數生乎理
理之所在象數斯行無不通矣

翼元

卷六

十

北牡羣正以擁吉凶

易以兩卦直一年二爻分奇偶元以兩首直九日二
贊分晝夜皆爲陰陽牡壯易之卦爻北牡皆無奇元
之首贊北牡皆有奇易用偶數元用奇數用偶數者
天體乎地用奇數者地宗乎天也

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

先天之卦右行者天之太極從地數而生氣也左行
者地之元氣從天數而生物也右行者未有一陰陽
相繼各五變而反生天之生氣所以造物也左行者
已有一天日相應各五變而相交地之生物本於布

氣也是故右行者六變天生地也左行者五變地生天也六變者先天也五變者後天也元之書曰是於牛宿氣起於黃宮者天目錯行後天之用故康節謂元為地承天之數也

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為元乎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于路問事鬼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以貫之則兩能通知未能得一則兩不相知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用之用已不知晝夜之不用者翼元

卷六

三

夫一一所以肇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

一二三之數必有偶然後成九變有一一則有一二三矣有二二則有二一二三矣有三三則有三一二三矣與數一二三成六偶而九變遂成三十六以六用之則為六六以九用之則為四九老陰之用老陽之體于是乎見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者元周易之用策也不以其占不若不筮

若得其占而不遵用不如不筮也以用也

翼元卷六畢

翼元

卷六

三

翼元卷七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元數

自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至六筭而策道窮此元之著數也

自極一爲一至方贏入元此元之體數也有論易元者曰問易曰變問元曰膠易之六爻與六畫相應元之九贊與四畫相元易之二體以八卦爲才元之三表以五行爲漫易之九六無常師元之晝夜有定數易之占也變而不可度元之占也逢而預可避經緯之類翼元

卷七

於晝夜中如六壬之八專日數也易之位也有承乘應比此盡人情

之變也而元無之易之辭也有吉凶悔吝此證禍福之先也而元無之易之名卦也見於爻象而義周元之名首也隨於氣節而理固是則然矣而有未盡論元者當曰常不可曰膠也蓋易以爻爲主天道之變聖人之達節也元以數爲主地道之常賢人之守節也天地之理聖賢之道宜其淺深不同也元若先占以求時則晝夜不可預避矣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

帝出於震故以三八爲首水克土而土生金克木而生火火克金而生水水克火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父生之序河圖五行也自三八爲木至聲律相協而八音生此元之五聲數也

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聲律皆本於五行者宮土也商金也羽水也徵火也角木也用於律呂旋相爲宮十二律各五變則宮徵商羽角各七變則加變宮變徵二音五變者成六十律七變者成八十四調也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皆以正聲歷無有忽徵者五音之正也宮止二變不比正音故爲和繆而六十律不用也

翼元

卷七

二

其以爲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太呂太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

天變盈於七元七百二十九贊則蕤賓之數也故一律變五音至姑洗加宮止二變至蕤賓而止矣蕤賓重上生者地代終也蕤賓或言上生或言下生不同何也曰律調天七變至蕤賓地又二變至夷則爲九

變所以至夾鍾則漸無調難寓重上生然後地之五
變皆有聲調者以寸法加倍故也元積數雖有十二
其支干數則去十二而從六者用中數之半天之生
浴冠地之官王衰也數不過九者加天之一二三去
地之十與十一十二也故病元墓三數不用於地上
也贊自一至九畫則自四至十二而不用真三者天
地之分體用不同也是故自十言之則天無十地無
一自十二言之則地不用六天不用三十三也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

四

翼元

卷七

三

自子至亥自一至十二積數七十八六奇為律得數
三十六六偶為呂得數四十二陽少陰多者如天數
二十五地數三十自然之體也子雲取中數六偶而
用之者用中也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陰少陽多
扶陽抑陰尊右卑臣三天兩地而倚數之理也本數
為體數自少而多積數也中數為用數自多而少分
數也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易天地之數五十五者十
也為十日元律呂之數七十八者十二也為十二辰
易用天元用地也易六爻則用十二辰而分陰陽為
二元九贊則用十日而合戊巳為一者天役地地承

天地故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并律呂之數
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五焉

四十二者每數而七三十六者每數而六以
七變者陽復還陽以六變者陰歸於陽故或
還或否也黃鍾之數八十一寸法相生自辰
而下百虛三數而用七十八辰之分六十四
者八十八也辰當地戶八當卦數虛三者所
以承天故自辰七變皆從卦數而相生也

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一戊癸五聲生
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

翼元

卷七

四

八音生

聲生於日有三類元以甲乙為角丙丁為徵
之類主四方而言者五聲本體也天元正音
以甲巳為土而起主連氣而言者用之體也
淮南子變音以戊癸為土而起主律調而言
者用之用也荀氏又謂甲巳為木乙庚為金
丙辛為火丁壬為水戊癸為土則以克為主
者也其曰聲以情質者情其質也所謂文之
以五聲八方之風出於八卦五六二中相協
而生八音所以調八風之氣而和四時也風

節以八卦統聲音者從體起用也于雲龍律生八音者攝用歸體也

九天九地九人九體九屬九竅九序九事九年

元之積數自一至十二凡七十八則律呂總數應之去三用九則五行本數應之所去十與平一十則三十三著之用也自一至九九數之中地存三者以爲三變之用故辰數自九至四也天存四者以爲四重之體故曰數自九至五也元用九數於九贊用五六於聲律去三用九者去一用三地承天之用也大積之數七十二則十二之中虛一二三以爲本而用真元

卷七

五

自四以往無非用九也九類以當九贊分屬五行則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中五爲土元用九數亦如易之一卦六爻初爲士而上爲宗廟一月五卦五爲辟而一爲諸侯之類也河圖用九數而析爲九位洛書用十數而合爲五位元用九數而合爲五行則以洛書用河圖故爲地承天之數也易之著策用六七八九其生爻者六也生著者七也六卦者八也倚數當用九而用三兩者以五代九也蓋八卦莫位於八方九爲中交致用之處則九當居中若數一至九則以九爲究以五爲中是故以五代九

者其地從天也究與中皆極也中當皇極則究當六極天極于九地極于十易爲天數故以五代九極爲地數故用九去十也皇極九疇實有十事以皇極居中當五以六極附于九而不自見者豈聖人之私意哉蓋因自然之理也元以九贊當九數之用其用或合或分元圖所言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爲三類一至三四至六七至九亦爲三類者分三而言也謂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劇莫因乎九五以上作息五以下作消者合一而言也

問直蒙酋真

翼元

卷七

六

問者寂然不動之時感而遂通直蒙酋之用出焉功成返真則退藏於密矣故邵者易之虛也真者是之密也北辰謂之極者天之中在北也真罔合而言之其爲北方細別之則真當爲北物之所終也罔當爲中物之所始也是故中北同方水土同包一卽五五卽一天地元黃之雜造化之原也以罔爲一則真當爲五者反乎土也以直爲一則真當爲四罔當爲五復生於土矣易之元亨利貞者四也天用四象也元之罔直蒙酋真者五也地用五行也罔真之間爲元如元氣居一啓之間也元之罔真者不用之一也直

蒙西用之者三也是故自地而言則冬不生北不顯
二子丑不用人之背不見也若自天而言則四時四
方十二辰四體無非用者易用元亨利貞乾當太極
體此四德而不自見則無體之太也故元者在罔冥
之間而莫測易者具四德之體而不居者也夫終於
冥而復生於罔凡物皆然隨化流轉無有紀極易以
一正而合冥罔之二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獨立
不改周行不殆在此而已故易訓變易之易又為不
易之易也且元者一也而罔冥為二者地數本二也
易者二也而正為一者天數本一也是故方而不遠

翼元

卷七

七

者若一而二以其本二也圓而還者若二而一以其
本一也易天數也天託地以為體用四者其數則俚
其體則方然北方宗於一正正即返元矣無間斷也
故曰圓而還者若二而一以其本一也元地數也地
承天以為用用五者其數則奇其用則圓然北方分
于罔冥罔冥之間有不得其還者矣故曰方而不還
者若一而二以其本一也一者雖還然不正則亦不
能還自誠而明降而下法惟聖罔念作狂也二者雖
不還然體元則亦能還自明而誠升而上法惟狂克
念作聖也天地之理聖賢之道一而已矣子雲之書

用也承天之數名之曰元者將以返二歸一故其書
以近元為貴遠元為賤其曰罔之時深矣哉者元生
乎中也任易之說卦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
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子雲之所
謂冥者終萬物也所謂罔者始萬物也以罔冥為元
即神妙萬物係乎艮之義也文王八卦卦地卦也艮居
東北之間伏羲八卦天卦也艮居西北之間自天門
言則陽伏於戌復姤於亥自地而言則陽紐於丑將
出于寅皆有終始之義故天曰相應曰自東入北則

翼元

卷七

八

天自西入北曰自北出西則天自北出東也元紀曰
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中首者法天也以罔冥為
元則艮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元於三易實依
連山而作也

氣生於子屬坎天之罔冥體也
日見於寅屬艮地之罔冥用也

風而識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

易天數聖人之事元地數賢人之事其言如此非謂
子雲之謙而自稱賢人也聖人作而萬物觀在乾之
五賢人作而萬類同在中之二未言與天地配其體
與鬼神即其靈則歸之聖人蓋體元者而後能之非
賢人希聖之事也顏淵若孔之卓在此而已

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元行行四十日

章齊方圖蓋出於此國圖者以明一元都覆方州部家圖象元形元之體也所謂一以三起者也方圖者以明九天分統七百二十七贊贊載成功元之用也所謂一以三生者也是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經地之二也故與先天方圖二圖內外合一者不同易方圖各八卦一卦各八變方者之位即包於圖象之中元一家三表一表三贊九倍之贊盈于八十一家之外八者之體若一而二天分地也九者之用若二而一地承天也

翼元

卷七

九

元四重爲一首以當方州部家擬之於易則四位也方之上有都覆之一元家之下有二百四十二表七百二十九贊之晝夜兼四爲六而七擬之於易則六爻而包餘分也且八卦用六爻者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者坎離主之也雖天地體用不同合而爲十無非用也若元則以四位爲體而實不用也元始於中首者論曰則起於五宿天之太極從地數而右行生氣以變時者也論氣則起於黃宮地之元氣從天數而左行布氣以生物者也首之四體本由三元而成蓋成不自用乃承天而行布其一期之日以成七

百二十九晝夜之用故元爲地承天之數於人道則

重承君之義在易之坤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政成也故曰國爾忘家主爾忘身元之爲書本以方州部家立體而實不用於其始也以一元當渾天於其終也以表贊當一期之日蓋元者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臣子之事始則受命於君父非自爲也終則歸功於君父不敢居也樂辭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明易之致用最在四位故初上爲無位者言坎離用四位也易去初上而用四位者君不自用而任臣之理也元去四重而用始終者臣不自擅而承君之理也是故君臣之義即天地之理也

翼元

卷七

十

易用六爻者乾坤主之也元用始終經世用四位蓋分六爻而用之矣

易圖方圖合一者地在中渾天象也元圖方圖分兩者天在地上蓋天象也子雲覃思渾天而作太元其圖則一元都覆成規于上九行羅重成矩于下者以地承天而分三用與天包而統四體不同故從蓋天也蓋渾本無異昔劉智唐一行皆能知之而蓋天家乃有崑崙四垂爲海之說所謂不知而作者故

康節先生非之而子雲以蓋天爲應難未幾也

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

陽生於十一月而終於四月陰生於五月而終於十月者明陰陽各用六也各用六者乾坤也故乾生於子終於巳坤生於午終於亥也西北則子美盡者巳爲陽終陽猶用事秋分之後酉戌亥三月陰專用事陽始伏而不用東南則午美盡者亥爲陰終陰猶用

翼元

卷七

士

事春分之後卯辰巳三月陽專用事陰始伏而不用此明陰陽互用九也互用九者乾用離坤用坎也故離生於卯終於申坎生於酉終於寅也夫地方主體其數有四然天統乎體則用地之四天圖主用其數有三然地分乎用則用天之三是故易用六爻偶之而十二者四而三之體之用也元用三表三之而九贊者三而三之用也易爲體之用故體用迭主一期之日自體而變則四象主四時時各九十日析之而八則八卦主八節節各四十五日也自用而變則六爻主六氣氣各六十日析之而十二則兩卦主

十二月月各三十日也元爲用之用故用獨爲主自年而言則九天主一年天各四十日半自日而言則

九贊共一首首各四日半易以兩卦相從實用十二去交數則各用六元以六策爲時雖起於六通交數之半則互用九也天一而二體用迭主一者終一故易一卦一爻各當一數其偶而用之者皆以陽爲主陰則從之也地二而一獨主乎用二者終二故元二贊二首共分一數雖合而用之而天九地九陰陽各主也易用六自生成言之陽則自子至巳陰則自午至亥自奇偶言之陽則自子至戌陰則自丑至亥者

翼元

卷七

主

用乾坤也亥用九自陽言之則自子至申自陰言之則自午至寅者兼離坎也易之兩卦其變者以反對相從則上生之陰即降成偶不變也以匹對相從則下伏之卦即偶成飛所謂陰陽通用若二而實一也元以二贊爲一日而晝夜各主以二首爲九日而奇偶各異所謂陰陽各立若一而實二也

元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

以三起者天分地以立體也以三生者地承天以致用也

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官也

元之九贊爲九虛如易六位爲六虛易用六元用九陽爻用九陰爻用六則六而兼九策用三六儀用九則九而兼六易以天而用地元以地而承天也然天一而統其全地二而分其半大衍老陽之策自六言之爲六六自九言之爲四九元之三六二九共爲十八之用則乾策之半而巳是故太元未虛未卦之全著僅得老陽之策比易卦一之後得三之二者分乎用也地既虛三以存三元之本而用三十有三矣元其十有八用乎又虛十五以爲三五之本故元之用比乾老陽之策僅得其半者地承乎天不自用其半也

翼元 卷七

七

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

元以九天各主四十日者九而四也以十八策主三辰四之而一日則六之十二也三十六爲六六則半日之數了非若易以四九之策進而十之卽當一期之日也是故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者乾之策一進而十也元一天當四十日析而十二之則四百八十辰者易卦一之外四十八策一析而十也故易爲天用地由四而九四正各九十體而用也元爲地承天由九而四九天各四十用而體也元九天

各主四十日如易以八卦各主四十五日也元一天而四百八十辰加餘分得四百八十七辰則四十九以十析之而虛三也五天也當夏至四十日二十日以前皆息之數二十日以後皆消之數也

元其十有八用乎

元起於羸贊當三辰得十八策於是生躋贊當六辰得二十六策則偶之而天三地三天十八地十八矣六辰以當六甲三十六策以當三十六甲於是生養首當五十四辰得三百二十四策自六辰變五十四辰爲一甲生九千乃得六十甲子自二十六策變三百二十四策亦一甲生九千乃得期三百有六旬者

翼元

卷七

七

又推本三辰十八策而言之則一辰一策各主二十者五位有合天地各十也總之爲三七之數故餘分六十三辰者爲二十一之三其策三百七十八者爲二十一之十八也養首與奇羸二贊在八十首七百二十贊之外起用之原也其八十首七百二十贊則三百六十日晝夜之用以六分之爲六六則六甲之用也以九分之爲九四則九天之體也實自三辰十八策而起故曰元其十有八用乎明十八爲六用之祖真數三爲六則六之本體虛而不用者也故易六

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而元餘分六十三辰有三
百七十八策在體則虛一在用則虛六也

則八方平直之道可得而察也

元雖用九體不越乎八自然之象之理不得而變也
故一日之策用八九而擬之虛羸擬之歲在擬之八
風之後也

策用三六儀用二九

老陽之策三十六在用而言爲六六在體而言爲四
九故一年三十六旬以六甲而言則每變六旬以四
時而言則每變九旬也元以三方同九州九之而八

翼元

卷七

七

十一家爲體數起於羸贊十八策四之而七十二策
爲日法自體數言之九九去一九餘七十二均爲四
分則每分而二九自日法言之每辰六策十二辰均
爲四分每分而二六皆四分用一得乾策之半也二
首各九贊而九日平分一元總九天而晝夜各半皆
用二九之實也

元有六九之數

不同也易六六之策以當三元之律呂以二六用之
則亦合乎分數矣然方州部家虛其三數自四而起
十二而終不過乎七十有二太積用之以爲一日之

策太中既半之矣著又虛三焉地之所以承天臣之
所以尊君也

太積之要

一二三一一二二三三三初數四四五五六六甲數七

八九終數

一二三爲六一一二二三三爲十二初之三數凡三

用而積其數則太積之要始於十有八也四四五五
六六爲三十七八九爲二十四中終六數共三用而
積其數則太積之要終於五十有四也總之而七十
二自一至九得實積之數四十五者五九也自一至

翼元

卷七

七

六有虛積之數二十七者三九也五九者五行各用
其一二三九者三元各十六日元六六之策以當半日
者大小不同也自元有六九之數至元之道也此元
之策數律歷之數也六以爲歷九以爲律一首九贊
三百二十四策者自虛言之則三十六之九自律言
之則八十一之四也元數首言著數者天而地也言
五行數以及支干數者地而物也元圖言策數以及
律歷數者物而天地也專以天爲主者宗乎天之運
行也

易言太衍數者用數也言天地數者體數也乾坤策

者運行數也二篇策者生物數也

經世言元會運世數者天地數為歷數也動植數者

萬物數為律數也

元斗日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

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

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五百六十七者而九終進

退牛前四度伍分明月法起於九也元之中首起於

甲子朔旦冬至甲子者齊日也朔旦者齊月也冬至

者齊氣也斗分即氣之盈也月會即朔之虛也以氣

盈朔虛則冬至未必朔旦而所得之日未必甲子矣

翼元

卷七

七

元之斗分日法皆見於策而月法隱於九章之間故

為常滿以御虛也易一爻用策三十歸奇十九故先

分為一時先天一時析天以三十分為一時閏法以十九

百十六秒者虛兩地而用三天故為地承天之數閏

法一時析二百二十八者虛天地二中之合而用其

二終故為物數也此皆歷之理也元虛百四十四閏

虛百三十二或存坤

數或存動植用數也先天日數一百三十三者七章

之年亦三百六十一年之閏月與百四十年斗分之

積日以為一年之閏時則虧七分為十二年之閏日

則虧八十四分也太元策九章一百七十一為小終

月行九道九年而九道周九章則十九周為九道

一小終也四分歷七十六年為一部者四章也易閏

法三百二十八者十二章也一年得閏二千五百二

十分一章得二千五百二十時十二章得二千五百

二十日也

翼元

卷七

大

龍元卷八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諱元 校

太衍法 章聖同北法以部月約實一部四

通數九而四十為一日一月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則虛四百四十一者四十九之

九也通一年計虛五千二百九十二以九百四十為

一日得五日半餘百二十二不盡十九年得一百四

日半餘分二千三百一十八得二日半虧三十二若

又虛加七閏月虛分三千八十七計三日餘二百六

十七分總一百十日餘二百三十五分加餘分每年

翼元 卷八

五日三辰十九年計九十九日九辰總二數計二百

九十九辰餘通數之二百三十五分得三辰即二百

十日也 若算實日七閏月之虛分則十九年得二

百六日九辰虧三十二分正合七月之日數

也

古閏法一日餘七分一月二百一十分一年二千五

百二十分以十九分為一時一年得一百三十二時

餘十二不盡總一十九年得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分

得二千五百二十時計二百一十日為七月之足日

此蓋其大約與大衍通數虛加七閏月之數同其大

衍法中盈朔虛分則細算日法也

太衍法 日注三千四十為一日

一年中盈分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三 設分得五月

分一章得九千五百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 餘七下四十二

七分計四日零一千九百五十七分 減分也朔虛一年得

朔虛分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減分也朔虛一年得

千六分計一十二日零七十六分 減分也朔虛一年得

總計三萬三千六十七分

通十九年計六十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三分以三

千四十為一日得二百六日餘二千三十三以七

百六十為三時得半日餘五百十三得三辰餘

六十之間不盡與月法不加閏月虛分之數大約

翼元 卷八

同矣大初歷一章法得七閏無餘分四分歷日法

四以求月則踈故以部月九百四十分約日九百

四十者四部之月數則亦四分之意然世之言歷

者又通用太初日法以約小月也

大初歷十九歲為一章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

九十二 得二十九日八十二分計之四十三章月二

千一百二十以日法除之得章日六十九百三十

九小餘六十一六甲旬周一百五十五大餘三十九

大衍歷一部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通數九

百四十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月日相

及於朔一月得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分一得三

萬三千三百一十八分餘三百五十四日外

月法則四分歷法也然月行九道以九而終故
元用太初法二十七章為一會而四分歷法月法
以五百一十三為歲數則亦用太初一會之數元
兼太初顯帝二歷者以四分求斗日而用六以太初
求月而用九故章會統元與月食俱沒也易緯本用
顯帝歷一行歷法太率祖於四分故名以大衍亦祖
於易之意也太初歷八十一分為日法故月法二十
三百九十二得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每
月朔虛三十八則十九之兩也總一年十二月虛四
百五十六分則二八二十八之兩也一章朔虛八千
六百六十四分則三百六十一之二十四也得一百
六日餘七十八分不盡九章一百七十一歲虛七萬
七千九百七十六分計九百六十二日餘五十四分
不盡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虛二千八百
八十八日無小餘計二十三萬三千九百一十八分
若以月法除之每月二千三百九十二分得九十八
月而虧四百八十八分則六十二分也

正數六千一百五十六月月間九
五百一十三歲每歲餘分五日三時計二十六百九

千三百三時亦以八十一分為一日得三十一萬八
千一百五十三分有奇以月法除之得九十一月餘
四百八十一分有奇則六日而虧五分也

通二數朔虛得九十八月虧六日二分中
盈得九十一月盈五日七十六分

共得閏一百八十九月以七月為一分中盈得一
十三分朔虛得一十四分

又三之為一統總八十一章通中朔閏得五百六十
七月朔虛得二百九十四月虧十八日六分中盈得
二百七十三月盈十七日虧六十六分

以七月為一分中得三十九分朔得四十二分五
翼元 卷八 四

百六十七者亦六十三之九也一年餘分六十二
時九章之閏六十三月

二十七章為一會五會一百三十五章計二千五百
六十五年得閏九百四十五月又四之二百四章
計一萬二百六十年得閏三千七百八十月也四分
歷一部七十六年得月九百四十得日三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小餘一以部日約月法九百四十分為一
日月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為二十九日四百
九十九分太衍法同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總一手虛五十
二百九十分分仍以九百四十為一日得五日半餘

一百二十二不盡總一章計虛十萬七百四十八分
爲月法約之得三月餘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一不盡
九章三百七十一歲計九十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分
得閏三十二月餘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四不盡
二十七章爲一會五百一十三年計二百七十一萬
四千七百九十六分得閏九十七月餘二萬二千一
百七十三分不盡以爲一月則虧五千五百八十六
以九百四十爲一日計虧五日八百八十六分不盡
計得閏九十八月而虧五日八百八十六分與太初
同四分比太初月行多一百
九百四十爲日之初四分月
得一時半

卷八

五

五百一十三歲每歲餘五日三時計二千六百九十
三日三時仍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得二百五十三
萬一千 五十五分以月法除之得九十一月餘
五千五百八十六分不盡仍以九百四十爲一日得
五日餘八百八十六分不盡得六日虧五十四分
太元之閏者虛也冥者密也冥閏皆以當乾四德之
一正故易用四元用五也冥閏之間中氣所生如元
氣生於二腎之間爲丹田氣海者也在地爲朔北之
中乃龜蛇所交之地赤與黑謂之元太元則赤黑

影

易爲奇合卦之數三揲成一爻得一類十二揲成四
微象分四類則三多三少兩少一少兩少一多是也
三十六揲成二卦四類各成三爻爲四著象而後其
數均十二支得奇策二百二十有八均之則每爻而
十九策每卦而一百一十四策也元兩揲成一重其
暗數在一揲之後一揲奇三者得暗數三十奇六者
得暗數二十七每一揲即得一類兩揲即分二類矣
一首四重共得暗數一百一十四亦爲十九之六然
此易奇策不可以奇數而均是故易六爻爲天之用
其十九之物數由三揲而分四類至十二揲而後足

翼元

卷八

六

者四爲體之體體各因三用而成也三十六揲成十
二爻而後均者十二爲用之體體亦各因三用而成
也一爻爲一數者奇而奇天而天也元四重爲地之
體其十九之物數由一揲而分二類至二揲即足者
天一而二也四揲成一首爲再用者地二而四也二
重共一數者偶而奇地而天也天者物之父明數也
地者物之母暗數也故易以歸奇爲物數而以暗策
爲律呂數元以暗策爲物數而以歸奇爲太中數也
大易之六爻元之四重合而爲十則卦用六爻爻用
四位天地體用之合也易每爻均得三十元每

得二十四其得一百七十有六策即先天之用也
易二卦歸奇之策元二首之暗策皆二百二十八者
十九之十二也二百七十一者十九之九也一百一
十四者十九之六也易一卦之用元一首之體用十
九之數皆不過乎六六者起用之初也天元玉策正
音用九律者自甲子至戊申其中甲子之數自甲子至
甲寅得一百七十一明十九之九也九者究也故夾
鍾爲宮則不成調者以其究也所以至製賓而重上
生者用天之七去地之九不使之至於窮究焉去地
從天生生不窮之本易元之用蓋乎此實因天地自
興元

卷八

七

然之理而非聖賢之私意也

律數天用七自子至午地加二而至申爲九先天以
七千代七支地自寅而用去亥子丑三時皆從用也
一期之日以六氣而分則每氣六十日天天數以八
卦而分當八節則每節四十五日以十二月二十四
氣而分通閏則每月三十二每每一十六日不通閏
則每月三十每氣十五日以十六位而分通閏則每
位二十四不通閏則二十一日半先天數五運每運主
一年六氣每氣主六十日有奇靈樞以歲之中五運
各主七十日有奇則
六氣易六十四卦去四卦以當期之日六十者五

西之之三也三者爲天四者爲地也元八十一首去
一首餘八十首以當基之日八十者五而四之之四
也四者爲地一者爲天也易之立卦也舍歸奇而用
四象天託地而用也及其實用則用三而存四蓋天
用地爲利故存地四以爲本也元之生贊也舍四重
而用三變地承天而用也及其實用則用四而存二
蓋地用天爲道故存天一以爲本也是易元一道
其不同者先後之間爾君臣父子夫婦之理也九六
者三天兩地也爻用六而暗藏九者以兩地之體藏
三天之用也數用九者虛兩地之體承三天之用也
興元

卷八

八

故易天地之數五十五者三天兩地也元三十三著
者用三天而去兩地也
易數本五十虛一而四十九遂爲七七之用而不爲
五十之用元數本六六虛三而三十三遂爲十一之
用而不爲六六之用也五十者天五地十也自生成
而吉則天終於五地終於十
也十一者天五地六也自奇偶
而言則天中于五地中于六也仲呂之數一十三
萬一千千二者自坎離四位二百五十六而九變也
又一變則二十六萬 千一百四十四矣元七百二
十九贊每贊三十六折而十之得二十六萬二千四
百四十比前數多二百九十六則十日十二辰之本

數而偶之者也 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析爲九分每分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每一大分又分九小分每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太元日策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又六倍之得黃鍾數九分之八則小分七十二也外餘九小分則酉之數也黃鍾之律八十一分而以爲九寸加一寸爲尺實則九十分也四丈二人實一百七十八分十析之而已故天一變四十二而太元餘分三百七十八策也

翼元

卷八

九

翼元卷八

翼元卷九

宋 臨卽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易元數

易虛掛一爻一著一卦共六 易之本用卦有六爻

實掛一爻三揲三著一卦共十八 通前則二十四通六十四卦計

一千五百三十六策

暗數通四揲多少均之每爻得七十八總一卦共

四百六十八

易以此爲律數

用數通四象多少均之每爻得三十總二卦共三

翼元

卷九

一

百六十

易以此爲一期之日

歸奇數通四象多少均之每爻得一十九總一卦

得

一百十四

易以此爲閏數物數與元暗數合易之閏用

二百二十八元之小終用一百七十一皆起

於十九 易十一元九

元一揲虛三總一首共十二 元以此爲用數之本象自四起至十二而終積

數用十二

日
策

也十三則會之數也

元以此數爲月行

五十七之三得元

十六父者三百八

卷九

—

百八十八

元以此數爲地之本體

歸奇數通二六多少均

十六

元以此數爲太中

第七章則餘分之閏也天

宣統三年七月廿一日

九行九道也

餘分
一
年六十三時
一
百

十九章得一萬二千七百

時爲一月得六十三月盈

小月一年七十時虧七分

卷九

11

時

十九章得一萬五千一百

時爲一月得七十月虧六

一年得閏一百三十三時

百二十時以七章葬者得

六十三月然百三十三通

之閏月之數而一百七十

故七章通筭餘分小月而

經世八卦數五百一十二

數起於九章而三之則一十

而四之又倍之則八卦也二數三四奇偶所主不同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四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易得至變當體數三位亦為三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三百八十四爻即在其中易之大數以乾坤五為主

自乾變一百九十二陰爻而成坤自坤變一百九十

二陽爻而成乾凡一百二十八卦而實用六十四卦

陽以陰為基陰以陽為基而互變者為九六之用不

變為七八之體

易之卦以八數變兩重起於二終於十六凡六十四

變爻以六畫變六重始於六終於十二亦六十四變

元以二數變四重始於四終於十二共八十一變元

虛三用九易虛五用七易數虛一用十五講虛一月

十九易爻虛五與數皆虛一虛數虛一著虛五元

大衍數亦虛五

五

一重得三變為三

二重得九變為九州

三重得二十七變為二十

四重得八十一變為八十一家分二百四十三表

五重得二百四十三變為二百四十三家分二千四百三十三表

六重得七百二十九變為七百二十九家分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三表

七重得二千四百三十三變為二千四百三十三家分一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三表

八重得七萬九千六百七十九變為七萬九千六百七十九家分一百九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表

九重得二十萬四千三百三十三變為二十萬四千三百三十三家分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表

夜

丁丁百二十七變 元元二十七變 元元二十七變
變元以天之三數變地之四重每數二十七變成八
十一首每首九贊得七百二十九贊別在八十一家
之外而四重之畫不爲用

易十八揲成一卦用策得百八十元包六揲成一卦
則三分之一用策四十五則四分之一也包於易可
以分益包兩爻共得十五策
故也如元始數兩揲共五十七

易三揲成一畫得三十策元兩揲成一畫則三分之
二得二十四策則五分之四也元於易可以畫分不
可以卦分畫元一首

與元

卷九

六

先天卦數一重卦均之止得九數合四卦乃得乾一
爻之策與其他七卦之策皆不合日月一變四十二
得乾一位除本而用七卦之數與其他七卦之數皆
不合經世以四數變四重起於四終於十六共二百
五十六變

丁丁得六十四變 元元六十四變 元元六十四變

元元六十四變

太元本數自一二三爲六而始再變十三三變十八
四變二十四而止總六十數以第四變二十四爲實
體以前三變三十六爲虛用經世本數自一二三四

爲十而始再變二十三變三十四變四十而止總一

百數以第四變四十爲實體以前三變六十爲虛用

太元於經世數蓋得十之六也易以三百六十秒爲
一時元以三百一十

六秒爲一時亦十之六也十者三天易以三百六十秒爲
一時元以三百一十

本數四十以乾兌離震主元會運世之數總二百五

十六位得二百五十六卦其實六十四卦析一爲四

分四時而用之爾此祖於交泰圖乾坤上下之變爲

卦氣圖元會運世之用也

觀物以八數相唱和各起於四終於十六總五百二十

八八六十四變 七七六十四變 六六六十四變 五五六十四變

與元

卷九

七

本數七十二以乾兌離震爲主而唱坤艮坎巽天之
陽數也總二百五十六位每位四卦

八八六十四變 七七六十四變 六六六十四變 五五六十四變

本數七十二以坤艮坎巽爲主而和乾兌離震地之

陰數也總二百五十六位每位四卦二數共五百一

十二位二千四十八卦此祖於既濟圖坎離左右之

交爲律呂聲音圖動植之用也

濟虛以二十數變二體起於二終於二十得五十五

名天統乎體八變終於十六八變計三百三十六則

揲著七之用數二卦數也地分乎用六變終于十二

八變計二百五十二則揲著七之歸奇二卦數也故知經世用七者天之極數也元之律數七十八者揲著九之一卦歸奇數

易三百八十四爻者揲著八之三卦用策

易三畫八卦二十四爻者揲著坤一爻之策也

經世卦數五百七十六者揲著六之四卦之用策而太元六首二十四重之體策也易通數六爻歸奇一百十四六爻用數一百八十

六之兩卦不用策三百則五十卦之爻也

八之兩卦歸奇策二百四則下經三十四卦之爻也

翼元

卷九

八

九之兩卦用策四百三十二歸奇策一百五十六

一二三四五爲十五者五而三之五行之三天也一

三五七九爲二十五者五而五之五行之三天兩地

也天地之數五十五者五六之合三天兩地也太元

二十三著者五六之合而三天也三天者天之所以

生地三天兩地者地之所以生物故揲著之四象用

六七八九合之皆爲十五兩納音之五行用一三五

七九并之皆爲二十五也

八卦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坎離用四位得六之四總二百五十六爻在卦氣圖

分爲二百五十六卦則一爻變六爻矣故太元以四爲變而一變二三卽成六策之厯也乾坤一卦爲坎離四卦而一爻當坎離一卦則坎離以乾坤之四位爲四體而以一爻爲六用矣故坎離爲乾坤之用也六爻四位共爲三天兩地易以六爻暗藏四位則兩地在三天之中元以四重別施九贊則三天在兩地之外故易圖方圖合一而元圖方圖分兩也

四百二十者四十二之十也三百七十八者九也三

百三十六者八也二百九十四者七也二百五十二

者一也二百一十者五也百六十八者四也百二十

翼元

卷九

九

六者二也八十四者二也四百四十四者四十四之

十也三百九十六者九也三百五十二者八也三百

八者七也二百六十四者六也二百二十者五也一

百七十六者四也一百三十二者三也八十八者兩

也四十二者日月之變數爲運行數四十四者陰陽

剛柔之正數爲動植數也易歸奇一爻十九總六十

四卦計七千二百九十六暗策每爻七十八總六十

四卦計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二

用策每爻三十總六十四卦計萬一千五百二十

易數卽體爲用體用合一故每爻三十合六爻卽成

卦體合二卦卽當一期之日以一策爲一日一爻爲一月二卦爲一年總六十四卦則三十二年也易體用明暗數總四萬八千七百六十八策除四萬六千七百六十八策餘二千六百八十八則初元卦一一首四策總八十一首計三百三十六之八也四策合一首四日半策數歸奇通掛一每九策總一

策數若每首加虛積數三十六則八十一首得八十一日虛實各得二千九百一十六策計五千八百三十二策暗策兩畫共五十七策一首計一百十四

翼元

卷九

十

得一百二十八日餘十八不盡則三時之數也若每首又加虛積數一百十四則八十一首得二百五十六日半計萬八千四百六十八策總掛一歸奇暗策共二萬四千三百則每首得三百策與易坤兩卦不用策得三百之理同

體策通之每畫二十四通三畫七十二合一日之策

總

八十一首三百二十四畫計七千七百七十六策得一百八日之日策除歸奇之虛積並暗策之虛積數一百六十八日九辰之外通三數得一百七

翼元

卷九

士

十六日九辰去九辰以當奇贏之策餘二百七十六則先天之用數也元體數外自有用數體用分兩故體策之外自以太中之數三十六策爲一贊之策當半日之數總八十一首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得三百六十四日半又以奇贊三十六策當半日贏贊十八策當三時日策去零數得三百六十四日著策去零數得二百七十六日總六百四十日則一年之足日也零數二十四時實日得其十五體策得其九是故元包一爻之著二十四用者十五歸奇九也若加歸奇掛一之虛積與暗策之虛積數總一年得八百一十日而止去時贏二贊之九時也元體用二數明暗總四萬六千二百二十四象去四舍物數外餘又加虛積數萬二千一百五十策總五萬八千三百七十四得千八十一之五十四去時贏二贊五十四策卽得五百四十之一百八十八矣每首用策三百二十四得四日半不用策三百九之六得五日半通用不用一首而十日也奇贏二贊得九時歸四象體策併虛實暗策得七百二十九日則刀兩九之九九而又九之相生之數也

易六十四卦當三十二年元八十一首當一年

翼元卷九

翼元卷十

宋 臨印張行成 撰 絳州 李調元 校

撰著法

易用天數七七之中取天地之四象則四七四八四九四六以爲陰陽老少是三揲得一象爲一畫十八揲乃成六畫爲一卦以爲六爻則天之六用也其掛一數以象人每畫歸奇均之得十九一卦得一百十四

四九者歸奇之三 四八者歸奇十七 四七者歸奇二十一 四六者歸奇二十五

翼元 卷十

四數通七十六均之則每畫得十九

其初再二揲暗數每畫均之得七十八總一卦共四百六十八

兩少者四十與 兩多者四十與 先少後多四十與 四與三 先多後少四十與

四數通三百一十二均之則每畫七十八

用策一卦通得一百八十

四六者二十四 四七者二十八 四八者三十

二四九者二十六

通四畫一百二十均之每畫得三十

元用天地中數五六之合爲十一而三天之數取天之三變則三七三八三九以爲一二三是也兩揲得一變八揲乃成四重則方州部家地之四體也其掛一之

以象元每兩揲併歸奇均得九凡一首得三十六

三七者奇十二 三八者奇九 三九者奇六

通三數則每重得九總一首四重得三十六

其初揲之奇暗數每兩重通之得五十七

初揲少者得三十 多者得二十七

通二數者五十七總一首四重得一百一十

翼元 卷十

四

用策一首通得九十六

三七者二十一 三八者二十四 三九者二十

七

通七十二均之每重得二十四

元包用老陰六六數中取天之二氣則九六是也一

揲得一畫六揲成一卦每揲先存二十四則坤之策

也揲而得九者奇三併之得二十七揲而得六者奇

六併之則三十兩揲通歸五十七則太元兩揲之暗

數也故太元一首暗數合易一卦之歸奇數而包

日歸得一百七十一則太元九章月小終之數也
總一卦存坤數百四十四歸奇二十七通一百七十
一用數兩畫得十五通十卦得四十五無暗數占以
一揲而成一

也世
潛虛於天數之七折一爲十以爲物數之中取五行
之物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體是也再一揲
以求變每用三揲則二百一十著矣易之爻包之世
皆而畫而得者卽體爲用體用合一也元之質在首
外虛之變在名外不相附者因體起用體用分兩也
故元之占用逢而虛求變別一揲也 易以六七八
翼元 卷十 三

九爲用策則一期之日天之用也卦一歸奇爲閏數
物數暗策爲律呂數元以七八九爲首則方州部家
地之體也卦一歸奇爲太中數則元之本用日之用
也暗策爲閏數物數包以在本數爲坤通歸奇爲閏
數九六爲用策虛以奇數爲五行數及變數故無歸
奇五行用十九變用七則易歸奇分初揲與總三揲
之數也易用八元用九以天地爲本虛用十專主物
五十五而虛地六則七七爲天七之用數五十五而
加中氣之十五則七十爲天七之體數潛虛用五十
五數以爲五行而著用七十者五行必得三元之冲

氣而後天七之體故太元日數本五十五而亦用七
十也

經世以九位取二數而得卦其爻象隨之而見
方州部家自上而下分數也章會統元自下而上積
數也

老陰者地之體老陽者地之用用在體外也少陰者
物之體少陽者物之用用在體內也

元會運世自上而下分數也易之爻自下而上卦亦
自上而下

太衍之數五十者天數二十有五而合之也虛一而
翼元 卷十 四

用四十九則七七少陽之變也易之著以天七之極
變用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數以爲四象三揲成一
畫六畫成一卦凡千一百五十二揲得三百八十四
畫成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卽在體中

天中之數三十六者以九言之爲四九則天二地二
老陽之體也以六言之爲六六則天三地三老陰之
用也皆天地匹敵也元虛三而用三十三則天三而
五六之合比天地五十五之數蓋用其三天虛其兩
地也元之著以三天之合數用三七三八三九以爲
一二三之數兩揲成一重四重成一首凡六百四十

八得三百二十四重成八十一家之體而七百二十九贊之用別在體外

三十六自四九言之則老陽之體自六六言之則老陰之用老陽之體即老陰之用也老陰之體四六而用窮於六六則老陽之體四九而用窮于九九矣元包以坤爲首則從六六者也包於坤六極變之中取六九陰陽之二用則發揮剛柔生爻之義也一揲得一畫六畫成一卦三百八十四揲成六十四卦之體而六十四世之用即在體中

七十者七之十也七爲天之盈數析而十之則二五

翼元

卷十

五

之合天數既盈降爲地而物以五十五之數爲人物而三五之冲氣常在也虛以天七之析數用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以爲五行一揲成一體二體成一名凡百有十揲得餘數六百有五成五十五名之體而三百六十七變之用別在體外

易與包因用成體體用合一用即在體中者天用地也元與虛因用成體體用分兩用別在體後者地承天也易元爲天地之用包虛爲人物之用故易用三揲四數成一畫元用兩揲三數成一重包與虛皆用一揲一數爲一畫一體易三揲三卦者

存三元兩揲一卦者存一元包一揲存二十四者存天地虛兩揲交卦而各用半者陰陽相交而顯互存也

易以萬一千五百二十爲萬物數即三十二年之日策也

元日策九時之數當五十四策即林鍾未之律數地之本也故奇麗二贊在七百二十九贊之外則九之微數九九之變所自而生者也五十四策以林鍾六寸言之爲六之九以餘分九時言之則爲九之六九六相生天地之本故曰元有六九之數言天地相依

翼元

卷十

六

也易著用七七四十九卦用八八六十四元策用六六三十六首用偶之以爲七十八者也以生成言之重用天五不用地十以一二三四五爲三天兩地以五六七八九亦爲三天兩地總爲五十者以九藏十而以五用九也如元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重用五而去十也二者之數五皆居在天爲冲氣在人爲皇極用中也是故易之倚數九十皆藏於五易者變也九者究也究則退變故名爻用九而倚數不用九九已不用况於十乎

乾卦六爻爲六畫自此以往一陰五陽者得七畫以

至坤之六陰爲十二畫爲十二辰之類然陰之六數
暗藏實爲用者一卦六爻而已故易數專用六陽其
六陰則分陽而爲用爾以生成而言自子至巳爲六
陽爻其自午至亥之六陰即借偶卦以應之以奇偶
矣當火運爲曾祖用曾孫數戊癸凡五變生成土而
甲巳復爲土運爲高祖用元孫數於是巳之中有戊
焉是謂戊巳復會于中一二三四五之變太極十五
之數已終終則復始矣故王冰爲至令不絕遞相生
也五運相生之變其序如此然十干相配者夫婦合
也自甲而始至癸而終一夫一婦迭主其運生有遲

翼元

卷十

七

速故革命之際亂有長短主有夫婦故受命之後運
有陰陽堯舜禹因而革夏商周革而因雖變不亂居
陰亦陽者盡入之道返二歸一理順九九八十一元
包著卦用六八先天陰陽之策則同用七九也
純者有一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交者有二故自用
而言則離爲日坎爲月離外陽坎外陰也自體而言
則離爲女坎爲男離內陰坎內陽也離爲日坎爲月者先天之造物
天之陰陽互爲體用也商爲女坎爲男者後天之造物
物以天之一陰一陽爲本而用地也故地土有質之
物皆陰伏先天圖右行者逆生氣以變時也左行者
順布氣以生物也天地之道逆境所以自生順境所

以生人亦忠恕之理也易以六畫即爻之用爲卦之
體而奇偶二變用於其中奇爲七九偶爲六八七八
用中之體六九用中之用奇一畫也偶二畫也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也易
以九名奇以六名偶者以一爲九以二爲六在象數
則以四七四九爲一以四六四八爲二也元以四重
爲家而一二三三變用於其中策數則以三七爲一
三八爲二二九爲三也元以三用成四體而不可體
三表分

翼元

卷十

八

易天地數自一至十用十也參兩以倚數則用五而
已故太衍之數五十者天三十地二十也以奇偶言
之用天之奇去地之偶一三五七九奇數二十五以
一五九爲三天之十五以三七爲兩地之十偶之而
五十者併十於五而以五用十也如元十二數土去
十一十二而用中數之六而數不能逆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
之謂也 子生於母故元氣本於土婦從其夫故五
運首於甲然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之用也自子午
九至巳亥四者以六用十二也易曰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邵雍謂天數二十五合之而五十地數三十合
之而六十元以五者爲聲數以六者爲律數邵雍以

九者為壽數以六者為卦數其理蓋出乎此數上
去一二三四不用則一首四重之體也辰數上
二三不用則每重三變之用也辰下去十與十一
二不用則著三十三之用也且下去十不用在策為
初揲得少之餘在首為五五之中皆暗藏之數是故
地得天五而顯諸仁天得地十而藏諸用也精一至
重用五偶之得一百日數得七十者十用七也
至十偶之得一百五十六辰數得七十八者十二
用也易著其分用十數元

太元律數之用自四至九者為自卯至申之數以十
二辰分之前六為天後六為地則天地各用其三在
翼元

卷十

九

天當生浴冠在地當官王衰皆其盛時也贊用九者
加天之一二三推所本焉承天也易之用六當為自
子至巳者用天之六而地六從之也故易專用六而
實有十二元用十二而實止于九歷數一年必具十
二月律數至夾鍾則漸無調者天統四體地分三用
理數然也是故易以四數成一爻用六爻成一卦即
以六爻為用者以體為用也元以三數成一重用四
重成一首別以九贊分三表而為用者以用為用也
經世位用十六者四四也會用十二者四三也四者
為體三者為用也其體則皆本于四也元以四重為

體者四也每重三變盡于十二其用與先天同而體
止于四不析于十六故元不用四體者地承天也其
子二之用或去六而用六或去三而用九則用亦不
盡矣

元用節氣不用月朔止取甲子朔旦冬至為起元之
首經世十六位位數實不同者十變數實不同者九
則以天數不過九地數不過十自然之數之理也位
雖有十六然統為十二會之用則四四之中去一用
矣變數實不過九則四三之中又去一用三矣邵
雍所謂地常勝一也其十二月會分為二十四氣一
翼元

卷十

十

氣又分三候每月六候則亦用六也先天卦氣圖中
朔同起中氣當朔者本月二之氣也初氣當望者後
月一之氣而本月三之氣也亦兩月十二候之中天
用四五六地用七八九與元律數之用意正合也後
天之易雖專用天六至于卦氣圖以中氣當正初氣
當悔其理與先天亦同蓋卦氣主氣而言氣必用其
盛時天不用包胎養者氣未為用地不用病死墓者
氣不為用故也

太元以方州部家為地之四體載一元而行故別用
九贊以為日經世以元會運世為天之四體而太極

物即在其中後天月卦分陰分陽皆成乾坤迭

日象剛皆成既未濟氣卦分陰分陽成乾坤與否泰

先天四爻當一年一奇一偶而數則皆成既濟起或

子起午為陽子丑寅未申為奇數陽卯辰巳酉戌亥為偶數之陰若子丑寅為陰

中陽卯辰巳為陽中陽午未申為陽中陰酉戌亥為

陰中陰以陰中陰陰中陽當夜數屬陰以陽中陽陽

中陰當晝數屬陽則奇卦成蠱自子而起偶卦成

隨自午而起若月卦以兩卦當年分陰分陽皆成

乾坤然奇卦為主則奇為乾偶卦為主則偶為乾比

易月卦分為二用進退逆順有二類矣先天十六用

翼元 **卷十** 士

十二為會變數用九位數用十而實不用十六之中

物用十與十二十實用七十二或用五或用九或用

十二不同太元十二用九祖于三變也用六為日策

四為家體八為樸數而不用

周易十用八為卦體用六為爻用用五為倚數用七

為著數七八九六為四象九數藏于五之中而倚數

也

先天極數六位用六也通數九位用九也日變三十

三天也月變十二兩地也卦氣用元會運世四象也

律呂用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八卦也

太元三十三著以七八九取一二三之三變成百而

自以九贊為占如元包三十六著以九六取奇偶之

二爻成卦而自以世爻為占蓋用五行之物數不同

天地之本體也

先天用寅至戌餘亥子丑不用則陰當自申至辰餘

巳午未不用矣元之元白春分而始開物自驚蟄而

行則實自卯而用至立冬為十二用八也

太元陽自子陰自午而用各用九數則陽不用酉戌

亥陰不用卯辰巳

太元策用三十六儀用二九為十有八用即易十有八

翼元 **卷十** 士

變成卦也自六爻言之每爻三變為三六自上下二

卦言之每卦九變為二九也故元用九數者用易之

變也易倚數用五生爻用六生著用七立卦用八惟

變數用二九亦為三六之用

元包三十六著六樸成一卦其二百一十六著則九

之二十四也存坤數百四十四則九之十六也歸奇

二十七則九之二也用策四十五則九之五也為二

十四之中用五而存十九也

子雲四世不徙官而作美新之文所謂危行言遜也

遜其言者避害也危其行者不為利也若遜其行以

爲利則是國師公矣

易以八爲體六爲用八卦六爻也八者天四地四六者天三地三天役地也其變爲八八六十四卦四象而八卦之變也元以四爲體方州部家爲四重也

三爲用

一二三爲六策也四者地也三者天也地承天也其變爲九九八十一家則三方而九州之變也易卦以八變爻自以六變而三百八十四爻卽爲卦體元家以九變贊亦以九變而七百二十九贊不爲體者天統乎體體用合一地分乎用體用分兩也

翼元

卷十

三

陽一陰二易以一爻當一日者天數一陽包陰也元以二贊當一日者地數二陰分陽也易六十四卦變者五十六則當三百三十有六日十二月而加餘分之日也所謂陽道常饒也元八十一首變者七十二則當三百二十有四日十一月而除小月之日也所謂陰道常乏也老陽之數三十六者天十八地十八則四九之數也地虛三以併天故一年用三百三十日亥爲純坤一月不用乾實居之以知太始故元用三十三著一首用數以三百二十四爲極而先天體數八變得三百三十有六也

一二自然成三一二三自然成六一二三四自然成十一二三四五自然成十五故三爲真數者二儀初偶也

六爲用數者三才既具也

五爲小衍者中虛致用也

元首八十一者九九也家數體數用九也策數七十

二者體則八九用乃十二之六也日數用數用六也元圖曰策用三六偶之而三十六爲太中之數以當

一贊半日又偶之而七十二爲大積之要以當二贊

一日故七十二爲十二之六也六本地也而天用之

翼元

卷十

古

九本天也而地用焉陽自六而息陰由九而消進退之本也

太元用九者地也以承天爲本故策數用六若九數則用之常不盡故其用常冲雄有言殄絕乎九又曰九者禍之窮是以用不盡于九也六八陰也當爲體七九陽也當爲用然陽之進也自六以往至于九則用成而體立陰之消也自九以還至于六則體虛而用行故首數八十一者九也而以爲元之體策數三十六者六也而以爲元之用九贊者體之用六策者用之用也一百而十四者九之十六也一百八者九

之十二也八十一者九之九也地體數極于十六故
坤之策百四十四分晰一而用十二故坤以三十
六之一奉乾而得一百八又十二之中用之者三不
用者一四分除一而用九故黃鍾之律八十一元用
老陽之數本當四百三十二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而
偶之則一百八之四也去一用三故變數與掛一數
皆三百二十四而一首之策用之至于八十一首則
止用其九之九而不用其十二之九也七十二策當
一曰又止用其八之九而不用其九之九也皆因數
之自然而用之不敢盡也

其元

卷十

五

易掛一在分而爲二之後以象三也元掛一在分而
爲二之前以象元也乃知易之體以合四十九爲一
則太極也元之體以別一爲一則北方也地有四方
而元言三方者出自北方行乎三方以致用而復返
于北故邵雍曰無體之一以象自然不用之一以象
道用之者三以象天地人易之一無體之一也元之
一不用之一也三方之用故以象三才也觀元警數
當元數五日之四則可知矣
二千五百九十二秒爲一日

易畫有二曰奇曰偶卽是三矣元數有三曰一曰二
曰三卽是六矣易自乾六而始至坤十二而終元自

中四而始至養十二而終易用七元用九也元自四
至十三流行有序四位之體一氣之分布也易自六
至十二雜錯無定者六爻之用萬之散殊也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元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
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仁義天之一也性之
善也晦明地之二也善惡混也

易著數七七四十九爻數六八四十八而三百八十
四卦數八八六十四元數六六三十六家數九九八
十一贊數又九之而七百二十九易著本五十用四
其元

卷十

六

十九而虛一者于七七之數虛其外也元著本三十
六用三十三而虛三者于六六之數虛其內也故元
之著當易老陽之策而已易之七七太極之用也元
之六六元氣之用也虛一者虛太極以生天地也虛
三者虛三元以生萬物也故易爲天數元爲地數也
造物之初坎離也故用左右左右者陰陽也賓主之
道也生物之後乾坤也故用上下上下者天地也君
臣之義也易先天象圖自乾坤始者陰陽之象上
下皆右行自復過始者陰陽之象上下皆左行列于
二也卦數圖自上而下者陰陽之數左右皆順自下

而上者陰陽之數左右皆道宗于一也蓋爻圖者天也天交于地君交于臣迭爲賓主之理也數圖者地也地承于天臣承于君尊無二上之理也太元地數之承天者也故見九不見六書斗日不書月而五爲一中與易用九六配日月而二五爲二中之理固不同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者從地也實用三百六十者從天也六本地數而天以六六爲節易卦反復用六六三十六者天之太極從地而右行知來者逆所謂逆數也九本天數而地以九九制會元用九九八十一者地之元氣從天而左行數往者順所謂順數也

星元

卷十

七

也六者太極以之變氣九者元氣以之生物易用閏數二十四爻者從地也元用餘分五日三辰者從天也故邵雍以元爲地數也
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寒暑者天也晝夜者地也有地然後有二有二而後有晝夜故也是故乾生于子坤生於午者天之寒暑也离位於寅坎位於申者地之晝夜也康節曰運數在天者也年數在地者也元會運世日甲子星甲辰子皆起于子者運數在天也主子午而言者也歲首之月起於寅者年數在地也主寅申而言者也太

元地數也以二贊分一晝一夜中首自甲子朔日而起者上剛柔而爲用也紀日於牛宿者承天之氣而布之也

一元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事事其中則陰質北斗日月吟營者託方州部家以爲元體此論有地之後元致用於中非謂方州部家始自元而生之初也一元都覆之而已元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一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太地之體元託之以爲用者也故元爲北方之冥中方之罔不用之處而三方爲生物之地元託之而施用也一以三生者三分陽氣而爲三重極於九營陽氣卽元也分于三而極于九是爲九天散其氣於方州部家之間極於七百二十九贊三百六十五日以生萬物此則天之用地也故元爲地之承天也曰是謂同本離未天地之經者天地本同生奠位則分而爲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同本也一以三起一以三生此離末也揲蓍以求爻爻備而卦之體立畫爻以爲卦卦成而爻之用行蓍者天之圓圓則氣也卦者地之方方則形也氣以造形體生乎用形以寓氣用出乎體體用相因本末相附故易之

翼元

卷十

六

卦爻相依而並行者天之一也以三起者主地之形以三生者主天之氣畫有四而以三起者體中之用也贊有九而以三生者用中之用也體用雖分其實皆用而已不相統攝也故八十二首雖自揲著而成九贊之數不因揲著而立形自為形氣自為氣用雖相依數不相襲故元之首贊分道而各行者地之二也夫自天言之則為一天包乎地陽兼乎陰故本振而未從之也自地言之則為二地分乎天陰分乎陽故同本離末也先天象圖合乎一者天也合于一故又圓而還數圖分于二者地也分于二故數方而不還易天也故以六生

卷十

九

八以六為主而主乎象也元地也故以四載九以四為主而主乎數也元七百二十九贊一晝一夜其數亢行陰陽迭主善惡相勝者地數之二也其道則以近元為貴遠元為賤者將以返本復始合二歸一三天兩地之理人易之義也元告曰元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神者用也象者體也體用同生乎元中太極包虛與氣故北方亦兼罔與真也元本地用用託乎體體生乎用理之自然也曰元生神象二者探其原本而告人此則揲著以畫方州部家之始也畫之四重為象而三變之神在其中

所謂同本也神象二生規者體用已具元氣隨天左行與右同通規之象也於是生三摹九據則三才九虛之象在元則三表九贊也首以立體贊以致用不相沿襲所謂離末也以人觀之元氣者神也四體者象也氣體既具脉周一身循環不已者規也三部九候者三摹九據也易故易之爻氣也因爻以見位者用而體也元之畫位也因位以載氣者體而用也觀乎先後之序而天地之體用見矣

太元用老陽之極數故八十一首八十一而三分之天地人各二十七積數終於五十四者天地人各十

卷十

三

八於九分之中虛三用六八十一又九之成七百二畫則一日之中四分之二此天之用也變化之所生也故元積法終於五十四如易六爻三才各三位而虛一也著用三十六者天地各十八於六分之中虛二用四五十四之數三十六為實用十六十地數一卦直五百四十而如易四位上下各二爻而虛一也三十六之中又虛其三實用三十三者虛地從天如大衍之虛一潛虛之虛五也三分之中二用一歲天為神地為陰人為虛三才五虛有時不用

孟子言性善天之一也易參天兩地之數也揚雄言

善惡混地之二也易十位之數也先天圖合爲一天也數圖分爲二地也故元數同本離不相因也易以六爻成八卦天也元以四位施力贊地也易有八卦而爻止於六元有四位而贊極于九天地之道也太元不言十數十卽是元體地數也無地則元無所託以爲用也

歸藏始于坤者太極之虛也連山始于艮者太極之氣也天數左行坤而復者陽自長男而生也地數右行坤而剝者亦陽自長男而生也蓋左行應天右行應日右之剝卽左之復右之艮卽左之震上下之變

翼元

卷十

圭

不同也元準易之卦氣以左行爲序而日度以右行爲序蓋太極運三辰五星而右行者天從地也元氣轉三統五行而左行者地從天也故元雖爲地數實依連山而作者承天也

易專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十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子雲以太初歷作太元十九年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三

會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則包災歲之數也顯帝四分歷十九歲爲一章四章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一千五百二十歲爲一統三統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則去災歲之數也大衍歷以三千四十爲氣朔之母其日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北精返初之會則亦同四分歷也七元得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比太初歷虧三百九十九歲者以四分歷每統虧一章故與去災歲之數正合也一統奇偶不同故然易計年元計日今世

翼元

卷十

圭

之軌草起自甲寅歲卽四分歷數也

元卷十

翼元卷十一

宋 臨江張行成 撰

李調元

校

大元一元總數

先天運數以三百六十為一運二百五十二運則九萬七千二百也地數加四為二百五十六則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也楊子雲太元用太初歷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者加三章故多災歲五十七也四分歷以四千五百六十為一元者減三章故少災歲五十七也易爻數自上元甲寅帝堯布政之首氣起未濟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計一千六百八十八章則三百三

卷十一

翼元
十之之數也復會于太極之上元則四分歷七元之數三之得九萬五千七百六十年計五千四百四十章則而又十之之數也十九年七閏無餘分之數得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則此之半也則二十一元之數在先天運數為得二百六十六運者先天日數一百三十三倍之則二百六十六也若用太元歷二十元每元減九年得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年合乎先天地之用數而軌草數亦用其半者四倍萬物之數也易者變易也二之用也無體用不行故易為天數而先立乎體所謂天統乎體也元者深妙也一之體也無用則體不成故元為地數而先致乎用所謂

地分乎用也四者體也故易之六七八九與象皆四

也三者用也故元之方州部家與表皆三也三者三

三百九故元九天而極于八十一家與七百二十九

贊四者四四十六故經世元會運世十六位而極于

二百五十六卦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也元與經世數

者元以地承天故用三不用四

經世天地互用而三四皆用兩

太元一元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者經歲四千五百

六十災歲五十七災歲之中初入元百六遇陽九者

前元之餘厄也去此九歲則四十八通經歲為四千

六百八歲三十元計得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則

翼元

卦氣圖生物之數十二會三百六十之三百八十四

也又加二元九千二百一十六通計一十四萬七千

四百五十六則八卦全數之中去太極之一而不去

坎離乾坤之四為三百八十四之三百八十四也卦

數三十二位者四八為體之全數也故三十二元則

與之合是故元易一道然與運行十二會之數不合

者元數通餘分故也先天之數以一二二萬九千六

百為一元者主運而言易軌之數以三萬一千九百

二十為一極者主年而言太元之數以四千六百一

十七歲為一元者主日而言主運者自甲子月子星

卷十一

1.7

實不及四分日之一此其大約而已

凡四歲超二十一日則

翼元

竿

六

太元一元總數圖

真元

卷十一

七

鏡	九歲	三會	五百一	一部	三十三歲	三部	一會	五百一	一部	三十三歲	三部	天	一千	一會	五百一	一部	三十三歲	三部	總	元下六五
九	九	三	五	一	三	三	一	五	一	三	三	七	十	二	九	家	七	十	每	家
章	九	部	每	九	家	七	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一	計	九	家	七	表	二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三

鏡	九歲	三會	五百一	一部	三十三歲	三部	一會	五百一	一部	三十三歲	三部	入	一千	一會	五百一	一部	三十三歲	三部	總	元下六五
九	九	三	五	一	三	三	一	五	一	三	三	七	十	二	九	家	七	十	每	家
章	九	部	每	九	家	七	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一	計	九	家	七	表	二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三	統	七	表	二十	章	三

太元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如躡躡一贊以當
年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每年計四千三百八十三時
每時六辰計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

一章之數百一十四時 一會一贊得三千

一統一贊得九千

一元一贊得二萬七千七百二時一十六萬六千二
四百六十時一億二千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六十策
計一億二千四百一十一萬
七千六百六十六策

九百四十者四分歷一部之月也十九年為一章而
七閏無餘分四分歷以四章為一部太初歷以九章

異元 卷十一 九

為一小終以四章為部者得十干逆生四仲曰為部
首齊甲子也以九章為一小終者月行九道九年一
終九章而十九終為一小終筭目也九章法合於月
而不合於甲子四章法合於甲子而不合於月先天
以一百三十三為日數者七章也四之而二十八章
得四分歷七部之數而比太初二十七章為一會之
數多一章三會為統加三章三統為元加九章共二
百五十二章在四分歷得六十三部在太初歷得二
十八小終於二歷皆通矣二百五十二章得八十四
之三哥四千七百八十八年四分歷亦用五百一十

三歲為月數以其九終而會也五百一十三歲當
十七章則不合乎九百四十月之數加一章而合矣
四分歷計年以寅午戌為紀首太初歷計日以申
子辰為統首而皆冠之以申

大衍五十者三天兩地也用策六七八九不同均之
每爻得三十策者用其三天也歸奇均之每爻得十
九者用其兩地而存太極之一在用策則去天地二
中之合而用其一終者也掛一則又存八之一矣餘
十八策則十八變成卦應之為三六二九之用地之
用也蓋天用三十六地用其半也在卦則十八變成

異元 卷十一 十

一卦在爻則一爻得歸奇十八策六之而成一卦則
坤得一百有八策也故體二而用六也大衍五十虛
一而四十九易用三十而存十九天地之數五十五
元之著用三十六則亦為虛十九地又虛三以扮天
而用三天之三十三則所存者兩地之二十二矣是
故經世四象數八十八用其六十六百存其二十二
也故知易之一著虛于七十之外而物數十九存於
著之內元之三著虛于六六之內而物數二十二虛
于著之外者天地之用不同也
三十六策分為四九則老陽一爻之策故為乾之體

分爲六六則兩爻歸奇除初揲之一而均分之故爲
坤之用元策用三六者歸奇之半也儀用二九者老
陽之半也全用者天兼地半用者地承天也易以八
爲卦數而以十八爲揲之虛用元以十八爲實用而
以八爲揲之虛數易主八元主九體用不同也

翼元

卷十一

子

翼元卷十一

翼元卷十二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一行卦議

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
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
自冬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順晉井大畜
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古災眚與吉凶
善改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
歷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入十
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
翼元 卷十二
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觀所傳卦皆六日七
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歷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二
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七日來復而已
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十通矣
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
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
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
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
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
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潤之氣消坎運

終焉春分陽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萬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萬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交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在正氣在晦非是按六十卦分直一期之日有二說蓋

異元

卷十一

二

氏易則自冬至之初中孚用事至上九爲六日五卦終而大寒繼之以中氣直初而初氣當四蓋主氣而分之也主氣而分故六爻上行不以辟卦爲宗也通統軌則自大雪之初未濟用事五卦初爻相次直日及上爻而與中氣俱終以初氣直初而中氣當四蓋主月而分之也主月而分故五爻通轉以辟卦爲宗也二說皆祖於易緯卦氣圖蓋圖中均卦之法本有二途故也一行乃直排通統軌之說今以準易圖考之則節雍之意蓋從通統軌其言曰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

合於太初之上元者元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夫易元皆起於冬至其曰起未濟之九四故知康節從通統軌也晁以道星紀譜後序云康節先生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元相參於中爲極悉矣思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門乃朝晝夜思取歷與圖合而謂之觀斯言則譜與圖當有改正在其間矣譜起於星紀之候次與日皆以復初九直大雪之初以次而轉未虛坤之五位進不合乎通統退不合乎孟氏本尊康

異元

卷十一

三

節之法也而非康節之意今爲易而正之通統軌法以節候言則大雪係十一月節初候鴈鳴不鳴當辟卦復之初九用事若五爻分直一候之日則當以候卦未濟初六爲始至五日而復初九當之凡一候之氣餘分之不盡者皆歸于辟則尊君之義也易流衍卦爲君其爻當日用者得盡六爻之日七分之寒溫若其雜卦爻當日用者得用九三上九六三上六一分之寒溫不盡其餘分也易元相參則以次而轉至積餘分及一口處乃虛一位每候以辟爻直候者爲至候即從之如挈表振領自然有序矣所以積分成日處當虛一位總其大者以氣爲主也止以三百六十

爻而句餘分在其間元分其細者以日為主也別析
五日四分之一比易多其九贊故不得不然晁以道
昧此又爲坤虛以藏之說於元易大體實爲謬亂矣
或曰卦氣起於中孚太元始於中首觀雄準易之意
似取於孟氏而邵雍述圖之旨乃從於通軌何也曰
元本元氣而作氣逆生而順布天數西行左行者順
也地數東行右行者逆也天來從地男下女也故生
氣以變時地來從天婦承天也故布氣以生物氣之
布也雖由三統從天而左旋氣之生也實自三辰從
地而右轉蓋天施其氣地承而布之以生物爾豈能

翼元

卷十一

四

自生其氣也哉所以元之作也既立家於中首以示
布氣之序必紀日於牛宿以推生氣之原中準中孚
之理顯日起牛宿之數隱故康節先生叙日右行之
星度官分推本而發明之也是故自中孚而起者三
五而變總一歲而二十四二十四者老陰之策也故
紀氣者用之而一著總三微六日移一卦也自未濟
而起者五日而變總一歲而七十二七十二者老陽
之策而偶之也故紀日者用之而一候備五千五支
宗一辟也今復取冬至自中孚初九起卦之次增之
星譜之中稽易緯之所分與孟氏通軌之所用而予

雲康節之意煥然明矣以一行之稽於數猶執偏見
焉況其下乎故康節猶許子雲知歷之理也大抵論
易數者常先分天地如齋者當先辨陰陽天數在地
地數在天譬如陰證多陽陽證多陰差以毫釐謬以
千里故分易元於天地之數自漢以來惟康節先生
知之他人不知故以雄之作元爲號躋也此一序之
間句句有法言元則曰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
蓋晝夜者剛柔之象係乎地者也故昇以三百六十
爻直日而夜數其用者天包乎地天之一也元以七
百二十九贊各分晝夜而用事者地分乎天地之二

翼元

卷十一

五

也故有地而後有二有二而後有晝夜也言元則曰
甲子正天朔旦日躔牛宿之初者不惟言日以推其
右行之數又主日而言也言易則曰甲寅青龍之首
氣起未濟之九四者不惟言氣以顯其左行之數又
主歲而言也蓋易以六十卦統其大數餘分包焉故
爻數自甲寅歲而起凡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甲
寅歲復初而小餘六十又七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
歲爲一極而羣數皆終萬物復始一以七百二十九
贊析其細數餘分別焉故贊以目甲子日而起一元
比易數多三章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一百六十八

萬六千三百六十日甲子日復初而小餘皆盡
其大者體也日併其者用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
故先生謂體用不同也

元

圖

六

易緯卦氣圖

元

卷上

七

易卦上下經陰陽數

乾坤六陰屯蒙八需訟八師比二小畜履二泰否六
同人大有二謙豫二隨蠱六臨履八噬賁六剝復二
無妄大畜八順大過六坎離六

右上下經八十六陽九十四陰反復視之得五十二

陽五十六陰陽生於陰故天多四陰以爲本

咸恒六陽遯大壯八晉明夷八家人睽八蹇解八損
益六夬姤二萃升八困井六革鼎八震艮八漸歸妹
六豐旅六巽兌八渙節六孚小過六既未濟六

右下經一百六陽九十八陰反復視之得五十六

翼元

卷十二

八

陽五十二陰陰生於陽故地多四陽以爲本

卦氣圖均陰陽數

亥子三十四陽丑寅二十四陽卯辰三十二陽巳午

三十六陽未申三十六陽酉戌三十二陰

觀此均卦法則五卦直日起大雪未濟初爻者主

月而分日以七十二候而分也通軌之說蓋本乎

此初氣當正者爲直律之用五律宗一辟順

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陽中存四陰以爲本
故先天乾之三十六陽必存十二陰也自遇至中孚
八十八陰九十二陽陰中存四陽以爲本故先天

之三十六陰亦存十二陽也外餘陰陽均用其

五十有二則先天陰陽剛柔四象之數也若陽自中

孚至井則八十九陽九十一陰陰自成至順則八十

九陰九十一陽陰陽所存各二數而已自中孚與咸

起者推所本而言天而地故二而四也自復與遇而

起者據已生而言地而物故四而八也自復遇而分

陰陽數者以二氣而分也自十二支而分陰陽數者

以十二月而分也如納音之數先總大數以分後別

細數以分也

觀此均卦法則五卦直日自冬至日起中孚初爻

翼元

卷十三

九

者主氣而分以二十四氣而分也孟氏之說蓋出

乎此中氣當正者爲直律之用一律生五

易均卦以三十六而均者陽包陰也天之一也卦氣

圖均卦以六十而均者分陰陽也地之二也故易爲

經而圖爲緯也

積數本原

小衍本數之積

一二三四五得十五者五之本積也五位而五數太

極之一五也一一二二二三四四五得三十者重

五之本積也五位而十數元氣之二五也一二三四

五以三爲中其用在三以三而用十二得三十六在乾爲四九之體在坤爲六六之用者乾坤具於太極元氣之中也若一二三四分布四方以五爲中其用在五以五用十則大衍之十五矣是故衍三者九位自一一至三三總三十六數衍五者二十五位自一至五五終於五十數也衍五而五十者大衍則衍三而三十六者爲小矣易用大衍爲數故倚數以五元包用小衍爲著故揲蓍以三也

翼本 卷上 十一
一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得五十五者十之本積也

十位而十數天之二五也。十以五六爲中故月在五。六若以五五代十則用在

大衍虛五用五十從本數則一二三四七八九

十天一十地三十也著虛一用四十九從本數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地二十也二十者

四五者三十者六五也十九者奇策之一三四五

六也三十者用策之六七八九也若從倚數重用

五不用十則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九位而十

數天用奇數一二五五七九凡三千地用偶數二

四六八凡二十也若從衍法則一二三四五用人

之半。三五爲三天之九。二四爲兩地之六。尙具五數。各至十而止。則天得一三五之三十。地得二四之二十。也是故子雲五行之數。亦去十而再用五者。卽天三地兩之數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得三十六數者八之本積也八位而八數八卦之位數天之二四也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七八得七十二數者二八之本積也八位而十六數八重卦之數地之四四也

通衍自一至八八乾坤各六十四位積成十一

卷十二

十

百五十二數均之則各七十有二者重八之衍積也經世用其四自一至四四坎離各十六位明暗各八十數積成百六十均之各二十者重四之衍積也若重八者正取自一至十六之十六數累積之得一百三十六則八位各用十七故運數立于十七卦而繫辭九卦之一數一百三十六又三之則四百有八也若存真一則一百三十五者體數之用天之半五之三九也重四者正取自一至八之八數也而積之得三十六則四位各用九故交卦止于九數也若存真一則三十五者五七

之數冬之用音物之命也自一至十六積數比重
八之積多六十四者自九而下每數加八即得八
八六十四也大抵積數比衍數過本數之外每位
皆多一數者兼地之位也總所多之數不足本數
之一者虛天之用也故衍為天數積為地數也假
如衍八位者每位得七十一積數多六十四則九
八之中虛其一人衍四位者每位得二十積數多
十六則五四之中虛其一四是也

極衍本數之積

真元 卷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得一百十數者重十之本積也十位而二十數地之
四五也

總極衍一百位積成一千一百則天地相合各析
一為十矣是為物數也潛虛用六百五則本積一
百十之外用衍積之半通衍衍八得一千一百五
十二極衍衍十止一千一百者通衍有方圖二數
極衍無圓數天不用十也若正取自一至二十之
二十數累積之得二百一十則三七而十析之三
天之極用故虛用一一至十之數而七十著凡
三釋則二百一十也衍九為圓圖則不四非天交

於地之義是故元別圖方二圖者地承天也易曰
方圓二圖者天交地也

太積本數 十數之外止可
積不可衍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者七十八也十
位而十二數地之四三也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
八九九者亦七十八也六也而十二數地之二十六也
剛一柔二剛三柔四剛五柔六剛七柔八剛九柔十
剛十一柔十二凡剛柔之數七十有八所以本律呂
而通聲音宜元氣而承變化也本數自子當一至亥
之十二者長小為大自少而多長數也用數自子午

真元 卷上

三

當九至已亥之四者為大為小自多而少分數也六
以分之得十三之六通閏數也太積之要七十二自
然虧六去閏數也太中三千六用陽之半以包陰也
著數三十三虛地之三以承天也掛一而三十二地
數四八以成體也

太積虛六得七十二全用則當為自四至十二之
數用地之九虛天之三也大中半用則為自一至
八之數用天之八虛地之四也

論小衍太積

大衍者五十也小衍者十五也一二三為六三天也

主人代一以爲用地載而行常處其中是故操卷之
數易以三揲成一畫者天之用也元以兩揲成一重
者地之用也包以一揲成一冊者人之用也十二台
萬物之數分屬四時生物用數得其九者天之三也
元之世數得其六者地之二也動植用數得其三者
人之一也三百六十者天地之用也四而用三則二
百七十爲體數之用三而用二則一百四十爲開物
之用十而用七則二百五十二爲天地之用者天得
三變者三百八十四者天地之體也四而用三則二
百八十八爲卦數之用三而用二則二百五十六爲
四位之用十用七則不可分者地得二變也三百五
十二者陰陽柔剛之本也四而用三則二百六十四
爲實用之數三用二與十用七皆不可分者人得一
變也是故天人互用地常處中也元之本數自一至
九四十五者體數也故初爲天中爲地終爲人積數
七十二者用數也故初數三用中數再用終數一用
皆自然之理也自一累數至十天地本數五十有五
者天五地六而五之也又自十一累數至二十得百
五十五者天十五地十六而五之也通之則二百一

卷十一

太元準易

十者三七而十折之也又目二十一累數至十七
則一百六十八者月十二日三十而四之亦用五
十六而三之也得天道入變之半總之三百七十八
得餘分六十三均之積積一十七者三九也去其二
與一十六與二十七支三數凡五十四則天度初起
九氣之積也其用其三入之數三百二十四則天度
初行九氣之著數也故子雲太元準易云三九
時五十四之數以養首九贊者易如三九三九三
四之數也夫天地變化 易如三九三九三九
康節先生表出之蓋知之矣又自二十八累數至三
百六十八則自五十五而三之也 孔子三陳九卦
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
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
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
皆數之自然也

太元準易

或人問曰世言子雲作太元其數本乎太初其義則
準易然易之數始於乾坤終於既未濟元八十
一者太元準易也其於養準順也卦之先後不
同初九者太元準易之首後三萬一千九

百二十歲而復初元之贊始於甲子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初年之多寡不同如此漢志律歷皆祖于八十一分子雲之言曰七十二歲爲一日又曰以合歲之日而歷律行則律歷皆當用七十二而不用八十一也又曰律呂之數七十有八而黃鍾之數立焉則律之數又當用七十八亦不用八十一也其差互如此安在本太初與準易乎曰僕亦有疑焉故嘗思之思之深而乃有得也予雲太元本乎數而作也天下之數祖乎易其用通乎歷律歷律者天地之用也推其數可以究天地日月八陰反復視

翼元

卷上

六

之則五十六陽五十二陰蓋陽生於陰故上經多四陰以爲陽之本陰生於陰故下經多四陽以爲陰之本也此以六六之數而均爻也若圖則不然五卦直一月六十卦而一期亥子丑寅之月得二十四陽三十六陰巳午未申則反之卯辰之月得三十二陽二十八陰酉戌則反之此以六十之數而均日也自復至咸冬至迄夏至之數也凡三十卦得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夏至迄冬至之數也凡三十卦得八十八陰九十二陽亦陽中存四陰陰中存四陽各以爲本之義也此以六十之數而均氣也予雲之

作太元也立家於中首以示布氣之始準圖之均氣法也紀日於牛宿以推生氣之原準圖之均日法也其所準者卦氣圖之序故曰非準易之經也予之數九一爲一分九分爲寸黃鍾之管九寸則八十一分也太初以律起歷故八十一分爲日法世言太元律歷數者未有不宗此法也然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則是黃鍾之法於八十一虛其三也太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七十二策爲一日則是一日之法於

翼元

卷上

六

八十一虛其九也其曰以合歲之日而歷律行元之歷律同數歷既異於太初則律當殊於漢志矣故曰元於九九之數用之不盡也易元二歷皆起於十九年爲一章從此分道而行玄用奇數二十七章而一會八十一章而一統二百四十三章而一元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會於太初上元者元之贊也易用偶數四章而一部八十章而紀二百四十章而一元偶復乎奇乃七元而一極故自上元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

之爻也故曰元數論其一統則多易之一章究其一極則少易之六元也數則然矣請言其所以然之理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元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不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客而不亢以待續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元用三方存北方以爲元老陽有三十六策元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夫書斗日不書月而九位以

與元

卷上

中

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敵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元本地道而作故首之與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姤也孔子贊易上係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以中孚之几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舉十一爻而先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者感應也中孚九二者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者有心之感後

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遇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孰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準之豈妄也哉若乃黃鍾之數始於子之一以三而變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九之變極矣太初歷以八十一分爲日法六而乘之得四百八十有六則日用六時而六之之法也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黃鍾之數盡矣而天度猶有半度與四分度之一未盡子雲止以八九爲日法者用九之八存力之一爲不盡之數而附屬二贊居其間以爲變化之資正如易六

與元

卷上

中

十卦應三百六十日存四卦二十四爻以爲五日四外之一與小月之數此天地變化之機生生不窮之理故康節謂子雲知歷之理也其曰以合歲之始終自漢以來論元者皆以爲準易而不知元所準者非易之經也皆以爲本乎太初而不知元於九九之數用之不盡非若漢志歷律之法也皆以爲元之體本於方州部家用極於章會統元而不知元之數論其一統則多易之一章究其一極則少易之六元也此三者雖陸續范望王涯輩未之或知而況其下者乎康節先生實知之然言之而不究僕嘗因其言而思

之思之深而乃自得也。諸子陳其數而推原所以然之理則易元之義顯然明白而子雲之書不爲於矣。易有經有緯世所傳周易者經也經天數也文王孔子之所發明也世所傳卦氣圖者緯也緯地數也子夏商瞿之所敷衍也是故均卦之法易以三十六而均者陽包陰也天之十一也圖以六十而均者陰分陽也地之十一也直數三衍之則一百故天地本數極于一百一百之中以三十六爲天之用者六六也以六十四爲地之體者八八也六者爻數也八者卦數也八八之卦反復視之而三十六者因天生地地

卷十二

三

由天生爻成卦卦由爻成也易上經三十反復視之則十八下經三十四反復視之亦十八此以六六之數而均卦也上經八十六陽九十四陰反復視之則五十二陽五十六陰下經一百六陽九十之日而歷律行者非謂其法同謂其數同也太元以七十二爲日法兩贊當一日則每贊而三十六策一首力贊則三百二十有四也三百二十有四以歷言之則三十六之九者四日半之數也以律言之則八十一之四者聲之數也夫聲有五而用八十一之四何也宮爲君凡合樂造設則居中爲四聲之綱而四聲爲之

紀散則分四合則混一天地各以一變四四者有韻而一無韻故常存其本也是故宮聲八十一生徵聲五十四徵上生商聲七十二商下生羽聲四十八羽上生角聲六十四凡五聲之數三百十有九通聲之本各一則三百二十有四也是故元歷律同用三百三十四者以律從歷爲以地效天漢儒歷律同用八十一者以歷從律反以天法地矣若乃七十有八而黃鍾數立焉此則十二管積寸法也取黃鍾總數析爲八十一分每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去其三分凡六千五百六十一則申之數故仲呂以西之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三爲一寸之分總十二辰數而得九寸則黃鍾之長也聲用於虛則八十有一數行於顯則七十有八所謂地虛三以拼天三正如著三十六用三十三也夫歷者天數也五聲者地之天也或用九之八或用九九之四者皆虛中存本之理也律呂積寸者地也用七十八者虛三承天之理也虛中虛三之法皆天地自然之理顓帝因之而造歷黃帝因之而造律後世不達故子雲著書以發明之而與漢志律歷之數不同也若夫元多三章而於一元易少三章而終於一極蓋易緯之數體之用也

卷十三

三

而言元之數用之用也主日而言是故易以三百六十爻直日而夜藏其用者天包乎地天之一也元以七百二十九贊分直晝夜而用事者地分乎天地之二也所以有地而後有二有二而後有晝夜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元之數起於甲子天正朔旦非計日乎易之數起於甲寅青龍之首非計年乎以其計日也故以七百二十九贊析其細數餘分別焉贊數自甲子日而起一元比易數多三章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一十六萬八千六百三十六旬甲子日復初而小餘皆盡矣以其計年也故以六十卦統其大數真元

卷三

論

餘分包焉爻數自甲寅歲而起一元比太元數少三章凡四千五百六十年甲寅歲復初矣然小餘六十未盡也及七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爲一極而後羣數皆終萬物復始以歲論之既得甲寅以日言之又得甲子而小餘皆盡也日析其細者用也歲統其大者體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故康節謂易元之數爲體用不同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元曰風而識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世之學者不察謂雄此言僅同兒戲殊不知一二字之易置卽有深意存焉蓋以示元之作也其數則地之示

天其書則賢人之分而不敢僭聖人作經也其謂元之於易其功大矣如臣之承君子之承父所以授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義也以疾時言之王莽之謀晚矣謂言之書爲癡虎者何不思之甚乎或人矍然曰易元之義真煥然矣

翼元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行成撰行成有易通變已著錄案行成進書狀曰始得邵氏書既得司馬氏書潛思力索久乃貫通考之於易無所不合因著翼元十二卷以明揚雄之易又曰揚雄作太元義本連山自蓍言之易用七二極少陽也太元用三十三五六之合十一而三天也自象言之周易體八用六天包地之數也太元體四用三地承天之數也云云蓋所進七易之一也朱彞尊經義考注云未見今檢永樂大典尙載其本然太元已贅翼更蛇之足矣

太玄別訓四卷首一卷

〔清〕劉斯組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四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玄別訓
五卷》提要

楊子太玄別訓序

余讀易著撥易堂解於焦氏易林京氏易傳楊子太玄邵子皇極經世諸書凡有涉於易之嫡派支流足以廣旁通發揮之情開引伸觸類之義者靡弗詳考而精究之以求其異同分合之指歸而訂以一人之

太玄別訓

序

一

獨見故易解既成因之爲太玄別訓與皇極緒言夫後儒宗皇極祧太玄易林易傳久置弗講宋司馬氏獨於太玄用心三十餘年既作說玄又依法言爲之集註說玄要矣集註者輯前代宋陸范王陳吳諸註釋音義其旨離其言雜在邵子皇極深契

太玄之精奧謂楊雄作玄見天地之心知歷法又知歷理所推元會運世與聲音律呂陽唱陰和悉與玄準究不出六幹羅如五枝離如之旨此法此理而已竊怪宗邵祧楊者未嘗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按楊子作玄準京房卦氣次第京房受學焦氏皆祖易而遞衍其傳法不拘襲理無弗貫邵精圖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陳希夷上溯源流或亦從玄得度循度知意師承蓋有自矣嘗意讀太玄如觀渾天圓儀寒暑晝夜不失晷刻其精理具法象中可默而信也余考潛虛亦宗太玄謂司馬之學

與邵同出也可楊子解嘲自謂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小者入無間至哉玄乎先儒易學之精當無是過程子歎子雲之學至此地位漢儒之中必以子雲爲賢杜子美酬高給事詩曰草玄吾豈敢豈虛爲崇讓矣哉獨蘇子瞻有艱深文其淺易之譏或病縱橫才盛心不精約恐摘玄中一二語即可發蘇氏千萬言學者亦安可據是爲玄評耶楊子初作太玄時世多習之獨桓譚以爲絕倫劉歆敬焉嘗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尙不能

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嗟夫儒者傳述吾學之所得當世不盡知卽有一二知者亦預測後人莫解其精意而將輕之也後人好譏評喜附和罕見而怪同聲以嗤詎止太玄哉或又坐太玄以竄經僭經之號謂法言擬論語

太玄別訓

序

四

太玄擬周易竄也僭也與莽襲周公官禮同科紫陽做孔子作春秋寓褒貶於綱目中其尊聖而憂天下後世者至矣做春秋與擬周易同一學古尊聖明道覺世之思而功罪褒譏懸判若此豈果平心之論與惜哉劇秦美新若采餒之故食於劇保於

宗孫於不虞求以筆舌苟全於化白泥淄童牛角馬之世委身莽大夫宜無解綱目之書法也程子議其出處之際不能無過非有不得已而言孫信然顧其志大可悲矣漢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不以附離起家而草玄泊如美新何求夫豈不知同秦

太玄別訓

序

五

之劇耶世傳楊子好奇好事者載酒問奇字太玄之作亦爲奇創一徵語曰奇生怪怪生無常何取焉昌黎進學解曰易奇而法太玄擬易未有不法其奇者其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未聞以怪而失常訾之朱子爲論語集註亦取楊子大器猶規矩準

繩自治而後治人之語論楊子者惜其出處不得槩嘗其著作也明甚楊子於書無所不博覽爲人簡易蕩佚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沉之思諸著作甚富太玄尤精奧難窺後人望而却走而譏評之抑無怪矣始余年少習舉業博時譽涉獵經史子

太玄別訓

序

六

集掇其英華以資績采於楊子他文載昭明文選中愛爲誦述獨太玄開卷欲臥閣而置之特未用以覆瓿晚捧檄嶺右鐸肇令瀧并未攜其本以行比潛心易解將以探蹟索隱廣類陳義方思旁及之徧詢粵中同學不可得是歲正月舟次羊城從舊

憲王公鐵架請而錄之時封篆無公事得朝夕於舟中卒業初猶茫然若觀海水之莫測其涯際也徐乃從說玄按其數察其度考其圖而詳其條理義蘊小有得於言意間久之漸覺集註之牽強攢掇多非玄旨乃不揣固陋僭爲別訓別訓云者一以

太玄別訓

序

七

明太玄於經訓之旨別有會通非屋下之屋牀上之牀殆猶大海之有幼海長河之有支河也一以志管見於集註之說別有心訂非鼓人之鼓旂人之旂殆猶審音而以定音辨色而以章色也爲古爲今孰失孰得必有能辨之者臨川吳氏譏子雲太

玄擬易非易勞且拙矣余爲太玄作別訓
其勞拙不加甚乎夫學者有志寧與古儒
分勞拙無爲後學肆譏評或亦司馬氏邵
子之所心許也夫乃涉筆而書之簡端豈
乾隆乙丑歲孟冬月甲寅日西昌劉斯組
書於西瀧官舍

太玄別訓

序

八



揚雄傳節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
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
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
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智伯弊當是時偏
楊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遯
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
仇復遯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郛有田一壥有宅一區
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

太玄別訓

卷之首傳

一

它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
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
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
貧賤不修廉隅以邀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
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
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
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
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

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往往
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
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
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
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
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
以諷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
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關封
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

太玄別訓

卷之首傳

二

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
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从矣非成帝所造欲諫
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
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
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
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
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奏
之天子異焉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
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或譏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詞曰客謂
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
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
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
舌如電光壹從壹橫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
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
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纔給

太玄別訓

卷之首傳

三

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振落也揚子
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亦吾之
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
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
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次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
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
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
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縵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富塗者入青雲步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執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

太玄別訓

卷之首 傳

四

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高待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収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鳴臯而笑鳳皇執蠅蚋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與附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

太玄別訓

卷之首 傳

五

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于微索翕肩踵背扶服入橐漑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洟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蘭先生収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太玄別訓

卷之首 傳

六

而言極麗靡之詞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上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渾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摭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

撮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絳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之泰曼漙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掎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客有難玄天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於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太玄別訓

卷之首 傳

七

亞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蚌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載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淖滃雲而散歆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絳絡

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呌呌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擾人亡則

太玄別訓

卷之旨傳

八

匠石輟斤而不敢斲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其知外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王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

太玄別訓

卷之旨傳

九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

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太玄別訓

卷之首傳

十

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子太玄舊序

宋司馬光撰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釋失晉尙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註經及首訓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翰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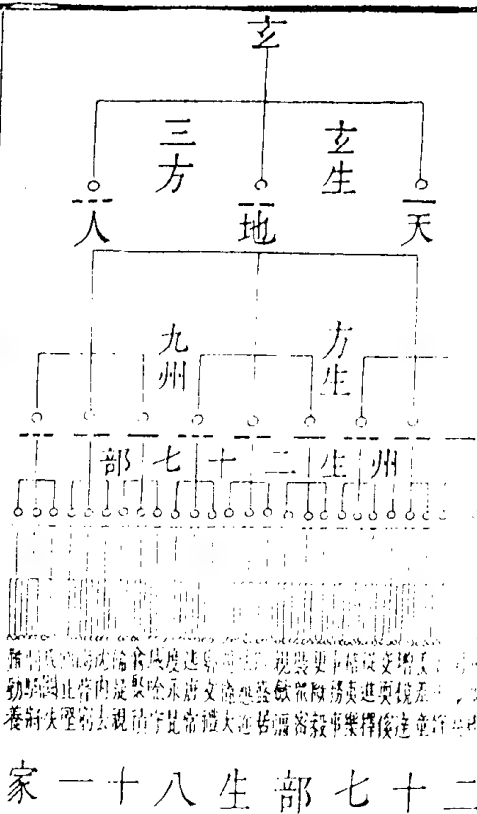
太玄別訓

卷之首序

集註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太玄別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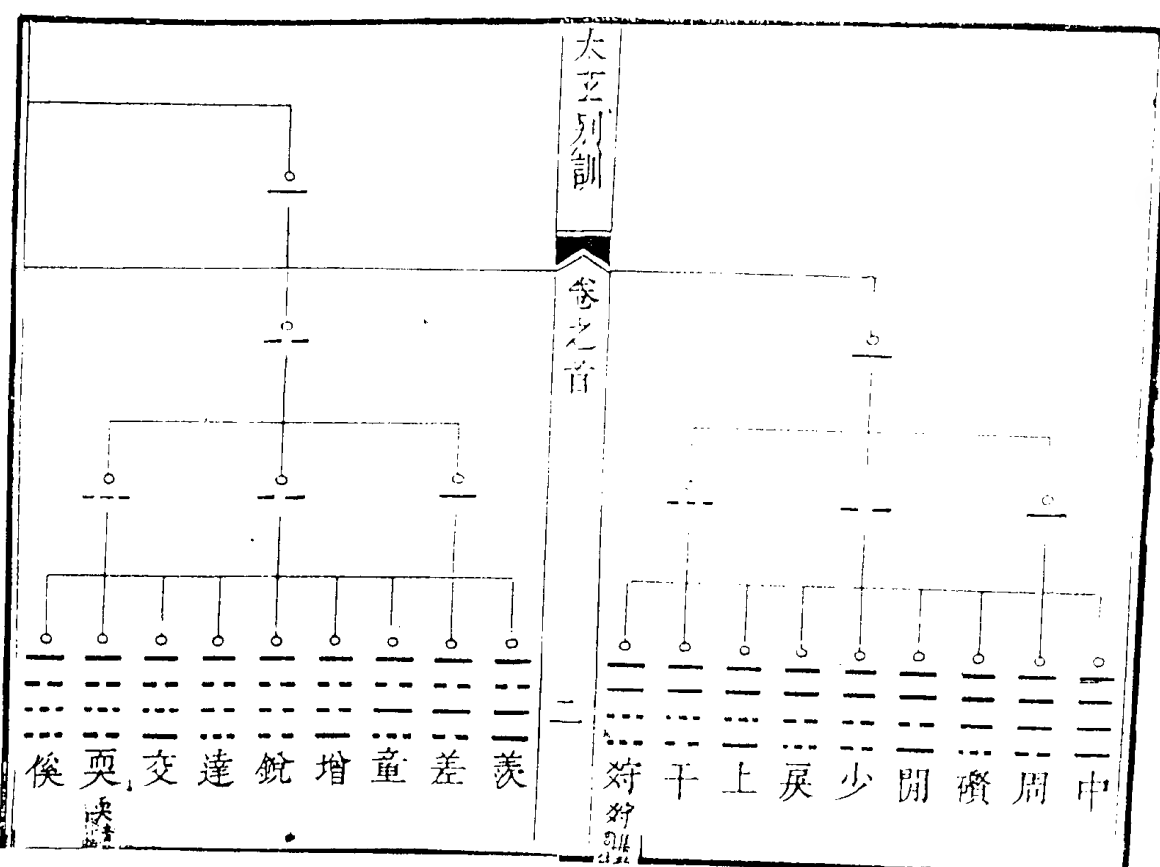
卷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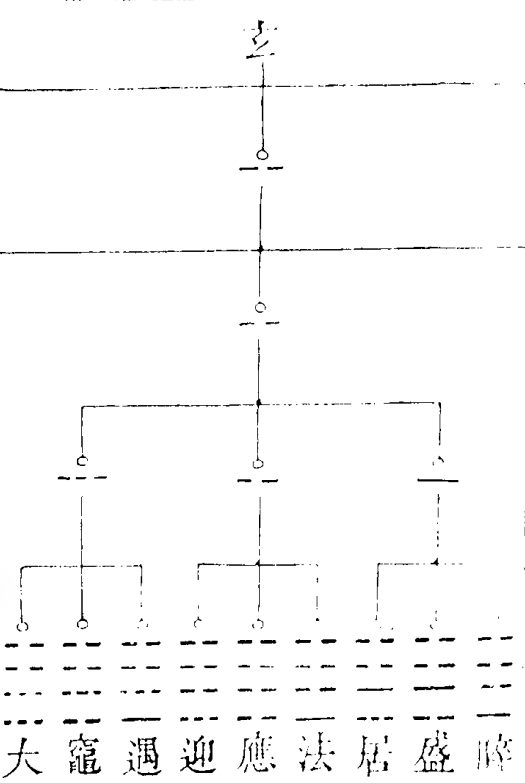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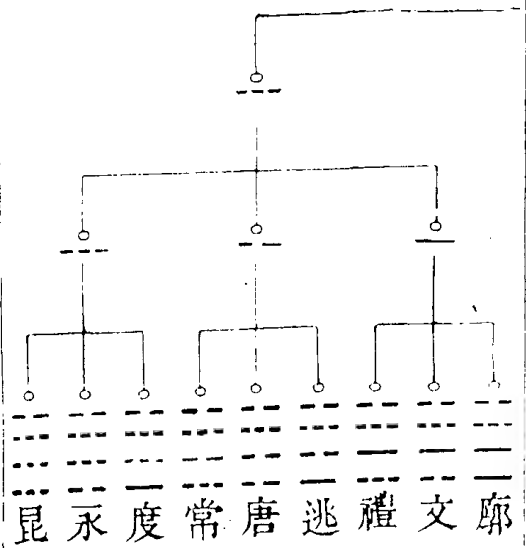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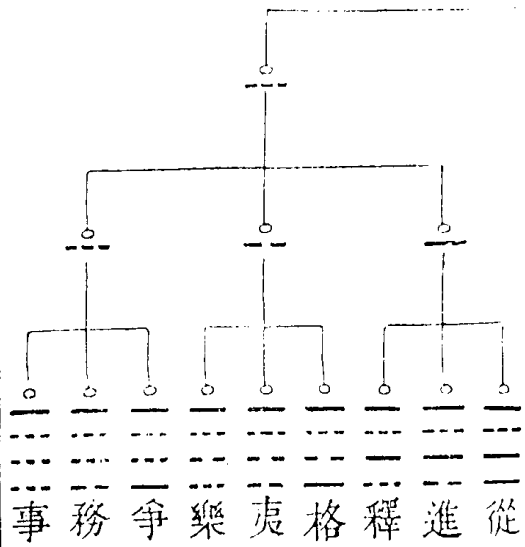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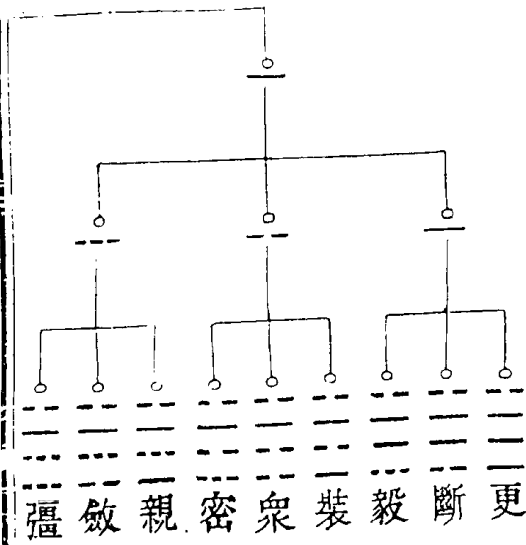


此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于半幅而具全圖。取其一目可覽。其分別之行。遞生之次。與後面大圖體式無二。惟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行之愈繁。愈密。難于橫排。小變其式。各于一部三家之下。直連三首。依小圖為次。如一。中。二。周。三。磻之類。已下皆然。或以既有大圖。井然。又約而小之。無乃複乎。曰。大圖費披尋。小圖從原見委。亦學者便省之一方也。至於迂塗者。功不忘捷徑者。得易失學。不務便。又當別論可耳。

太玄別訓

卷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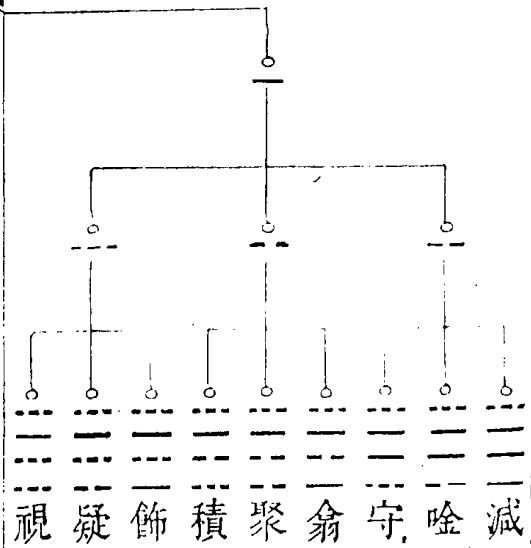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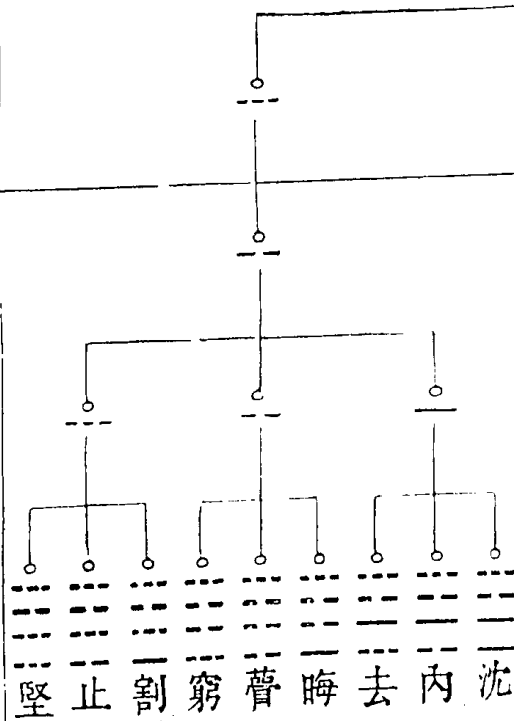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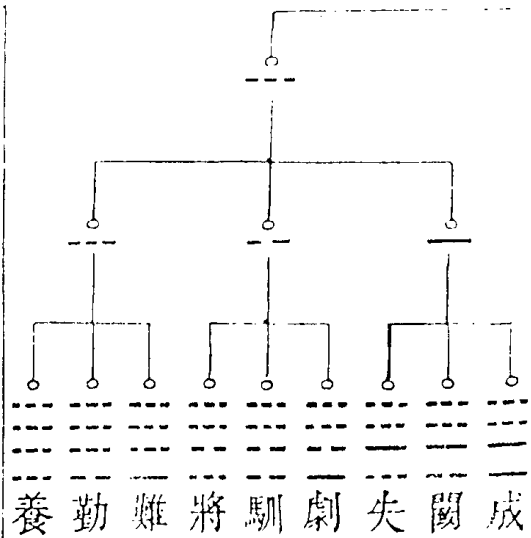


太玄別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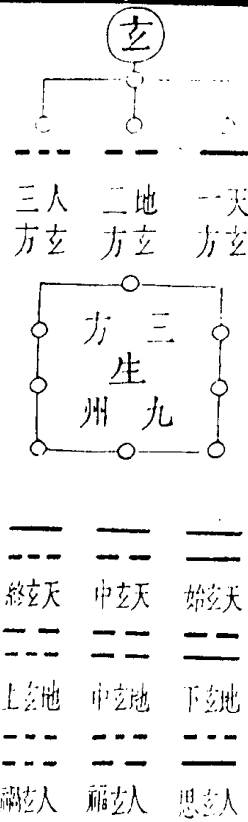
卷之首

六

右按玄圖云。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所謂玄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者也。此則自上而下生也。



玄圖者，天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推之。天之始也。又曰玄有一道一以三始一以三生此推玄之始也。



玄告曰：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思福禍。此蓋自三而九，又以九自相重而為八十一也。

太玄別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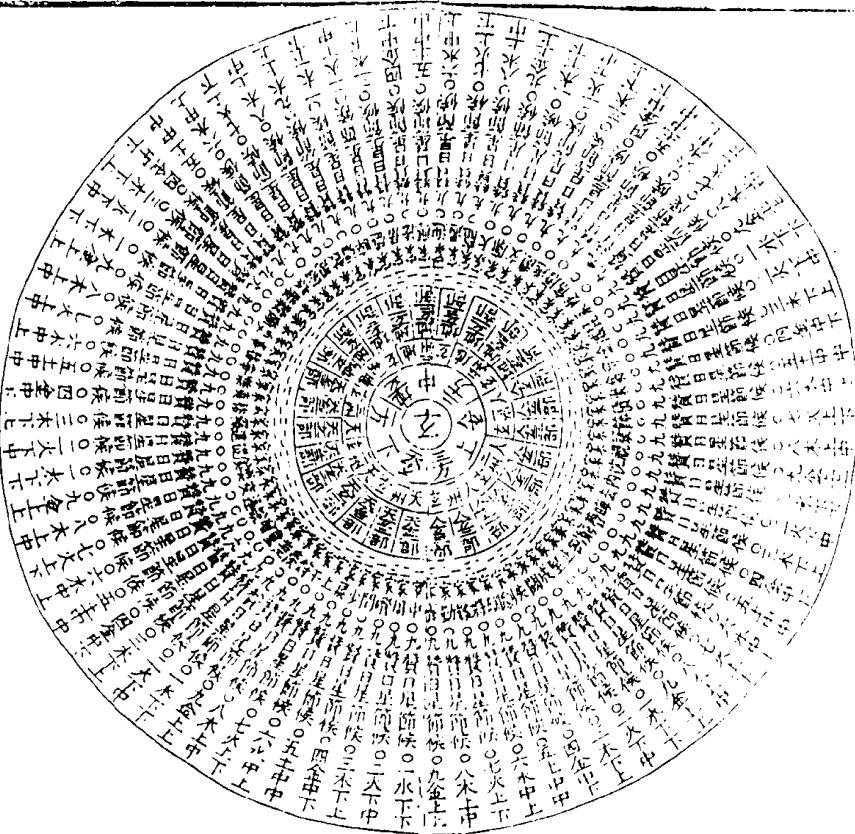
卷之首

七

玄圖曰：始哉中羨從中裁更辟廓終哉滅沈成。此揚子取八十一家每九家中之為首者以九天之各每天主四十日半通九天以為一歲之運也。

○中天 ○更天 ○滅天 ○次七禍始 ○次四禍始 ○次二思始
○始羨天 ○中辟天 ○終沈天 ○九贊 ○次八禍中 ○次五禍中 ○次二思中
○從天 ○廓天 ○成天 ○上九禍終 ○次六禍終 ○次三思終

玄數曰：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又曰：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是也。



說立

朱司馬述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陰。曰陽。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三幕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也。

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

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積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開上之類是也。州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九

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

易每卦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

圖曰。玄有一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陽氣。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為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潭思渾。

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三幕九据。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於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為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

皆當莽以日

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十七分。凡得三

太玄別訓

卷之首

十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為一日。一贊為一晝。一贊為一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變其名稱。始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積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

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立有罔直蒙酋冥。

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于易為貞。直。東方也。于易為元。蒙。南方也。于易為亨。酋。西方也。于易為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酋相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為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七

以四。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搜。之。并餘

於芳。一芳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

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

皆畫卦首之數也。

易有象。立有首。

象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

易有爻。立有贊。易有象。立有測。

測所以解贊也。

易有文言。玄有文。

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立有攤瑩。捫圖告。

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詞之類也。

易有說卦。立有數。

數者。說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

易有序卦。立有衝。易有雜卦。立有錯。

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七

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于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丙子 <small>古初</small>	乙卯 <small>三</small>	甲午 <small>二</small>	癸酉 <small>一</small>
丁丑 <small>一</small>	丙辰 <small>四</small>	乙未 <small>三</small>	甲戌 <small>二</small>
戊寅 <small>二</small>	丁巳 <small>五</small>	丙申 <small>四</small>	乙亥 <small>三</small>
己卯 <small>三</small>	戊午 <small>六</small>	丁酉 <small>五</small>	丙子 <small>四</small>
庚辰 <small>四</small>	己未 <small>七</small>	戊戌 <small>六</small>	丁丑 <small>五</small>
辛巳 <small>五</small>	庚申 <small>八</small>	己亥 <small>一</small>	戊寅 <small>二</small>
壬午 <small>六</small>	辛酉 <small>九</small>	庚子 <small>二</small>	己卯 <small>一</small>
癸未 <small>七</small>	壬戌 <small>十</small>	辛丑 <small>三</small>	庚辰 <small>二</small>
甲申 <small>一</small>	癸亥 <small>十一</small>	壬寅 <small>四</small>	辛巳 <small>三</small>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乙酉 <small>二</small>	甲子 <small>五</small>	癸卯 <small>五</small>	壬午 <small>四</small>
丙戌 <small>三</small>	乙丑 <small>五</small>	甲辰 <small>六</small>	癸未 <small>五</small>
丁亥 <small>四</small>	丙寅 <small>六</small>	乙巳 <small>七</small>	甲申 <small>七</small>
戊子 <small>五</small>	丁卯 <small>七</small>	丙午 <small>八</small>	乙酉 <small>一</small>
己丑 <small>六</small>	戊辰 <small>八</small>	丁未 <small>九</small>	丙戌 <small>二</small>
庚寅 <small>七</small>	己巳 <small>九</small>	戊申 <small>十</small>	丁亥 <small>三</small>
辛卯 <small>八</small>	庚午 <small>十</small>	己酉 <small>十一</small>	戊子 <small>四</small>
壬辰 <small>九</small>	辛未 <small>十一</small>	庚戌 <small>十一</small>	己丑 <small>五</small>
癸巳 <small>十</small>	壬申 <small>十二</small>	辛亥 <small>十二</small>	庚寅 <small>六</small>

甲午 <small>十</small>	癸酉 <small>五</small>	壬子 <small>四</small>	辛卯 <small>七</small>
乙未 <small>一</small>	甲戌 <small>六</small>	癸丑 <small>五</small>	壬辰 <small>八</small>
丙申 <small>二</small>	乙亥 <small>七</small>	甲寅 <small>六</small>	癸巳 <small>九</small>
丁酉 <small>三</small>	丙子 <small>八</small>	乙卯 <small>七</small>	甲午 <small>十三</small>
戊戌 <small>四</small>	丁丑 <small>九</small>	丙辰 <small>五</small>	乙未 <small>十四</small>
己亥 <small>五</small>	戊寅 <small>十</small>	丁巳 <small>一</small>	丙申 <small>十五</small>
庚子 <small>六</small>	己卯 <small>十一</small>	戊午 <small>二</small>	丁酉 <small>十六</small>
辛丑 <small>七</small>	庚辰 <small>一</small>	己未 <small>三</small>	戊戌 <small>十七</small>
壬寅 <small>八</small>	辛巳 <small>二</small>	庚申 <small>四</small>	己亥 <small>十八</small>
太玄別訓 卷之首			
癸卯 <small>九</small>	壬午 <small>三</small>	辛酉 <small>五</small>	庚子 <small>六</small>
甲辰 <small>八</small>	癸未 <small>四</small>	壬戌 <small>六</small>	辛丑 <small>七</small>
乙巳 <small>二</small>	甲申 <small>五</small>	癸亥 <small>七</small>	壬寅 <small>八</small>
丙午 <small>三</small>	乙酉 <small>六</small>	甲子 <small>八</small>	癸卯 <small>九</small>
丁未 <small>四</small>	丙戌 <small>七</small>	乙丑 <small>九</small>	甲辰 <small>十</small>
戊申 <small>五</small>	丁亥 <small>八</small>	丙寅 <small>十</small>	乙巳 <small>十一</small>
己酉 <small>六</small>	戊子 <small>九</small>	丁卯 <small>十一</small>	丙午 <small>十二</small>
庚戌 <small>七</small>	己丑 <small>十</small>	戊辰 <small>十二</small>	丁未 <small>十三</small>
辛亥 <small>八</small>	庚寅 <small>十一</small>	己巳 <small>十三</small>	戊申 <small>十四</small>

壬子九六	辛卯五九	庚午四一	己酉七二
癸丑十七	壬辰三十	辛未五二	庚戌八三
符甲寅竊八裝	癸巳古十二永	壬申六三失	辛亥九四
乙卯一九	甲午五三	癸酉七四	壬子劫五
丙辰二十	乙未五五	甲戌六五	癸丑一六
丁巳三十一	丙申參參	乙亥九六	甲寅二七
戊午四十一衆	丁酉一一昆	丙子竊七劇	乙卯三八
己未五十一	戊戌二劫	丁丑一八	丙辰四九
庚申六十四	己亥三一	戊寅二九	丁巳五劫
太玄別訓 卷之首 六			
辛酉七五	庚子四二	己卯三十	戊午六一
壬戌八六	辛丑五三	庚辰四十一	己未七二
差癸亥九七密	壬寅六四減	辛巳五十一馴	庚申八三
甲子十六	癸卯七五	壬午六十一	辛酉九四
乙丑十七	甲辰八六	癸未七十四	壬戌十五
丙寅十五	乙巳九七	甲申八十五	癸亥十六
童丁卯十一親	丙午劫八噓	乙酉九十六將	甲子十七
戊辰十二	丁未一九	丙戌十餘	乙丑十八
己巳十三	戊申二十	丁亥十一	丙寅九

庚午六十四	己酉三十一	戊子十二	丁卯五十一
辛未七五	庚戌四劫	己丑十三	戊辰六十一
增壬申竊六斂	辛亥五十一守	庚寅四難	己巳七十一
癸酉一七	壬子六十二	辛卯五十五	庚午六十一
甲戌二八	癸丑七十三	壬辰六十六	辛未七十四
乙亥三十九	甲寅八十四	癸巳七十七	壬申八十五
銳丙子四十彊	乙卯九五翕	甲午九十八勤	癸酉九十六
丁丑五十一	丙辰十六	乙未一九	甲戌七十一
戊寅六十一	丁巳十七	丙申二十	乙亥八十一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九			
己卯七十一	戊午五十八	丁酉三十一	丙子九
庚辰八十二	己未五十九	戊戌四十一	丁丑十一
達辛巳九十五睥	庚申六十四聚	己亥五十一養	戊寅六十一
壬午九十五	辛酉五十一	庚子六十一	己卯七十一
癸未一一	壬戌六十一	辛丑七十二	庚辰八十一
甲申二二	癸亥七十一	壬寅八十三	癸巳九十四
交乙酉三三盛	甲子六十四積	癸卯九十四	甲辰十五
丙戌四十四	乙丑九十五	丙寅六十一	丁卯五十一
丁亥五十五	戊寅六十一	己巳七十一	庚午六十一

戊子六六	丁卯七七	丙午七七
己丑七七	戊辰廿八	丁未八八
庚寅八八	己巳廿九	戊申一九
辛卯九九	庚午廿十	己酉二十
壬辰十十	辛未廿一	庚戌二一
癸巳十一	壬申廿二	辛亥四一
甲午十二	癸酉廿三	壬子五二
乙未十三	甲戌廿四	癸丑六三
丙申十四	乙亥廿五	甲寅七四
丁酉十五	丙子廿六	乙卯八五
戊戌十六	丁丑廿七	丙辰九六
己亥十七	戊寅廿八	丁巳一七
庚子十八	己卯廿九	戊午二八
辛丑十九	庚辰三十	己未三九
壬寅二十	辛巳三十一	庚申四十
癸卯二十一	壬午三十二	辛酉五一
甲辰二十二	癸未三十三	壬戌六一
乙巳二十三	甲申三十四	癸亥七一

太玄別訓

卷之首

手

丙午六六	乙酉六四	甲子八三
丁未七五	丙戌七五	乙丑九四
戊申八六	丁亥八六	丙寅十五
己酉九二	戊子九二	丁卯十六
庚戌十三	己丑十三	戊辰十七
辛亥十四	庚寅十四	己巳十八
壬子十五	辛卯十五	庚午十九
癸丑十六	壬辰十六	辛未二十
甲寅十七	癸巳十七	壬申二十一

右排首贊日直星度定次。按舊載太玄八十一家。應六十四卦。中象中辛。冬至丙子起。日入牛一度。斗指子。黃鍾用事。周象復。牛五度。積與開象屯。磬女二度。開女六度。次四入小寒。少象謙。女十一度。辰象睽。虛四度。上象升。虛六度。干亦象升。危三度。直大寒節。斗指丑。大呂用事。符象臨。危七度。羨亦象臨。危十二度。差小過。危十六度。童象蒙。室四度。立春節。增象益。室八度。銳象漸。室十二度。次三雨水節。斗指寅。太族用事。達象泰。壁一度。交亦象泰。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主

壁六度。更與候皆象需。更奎一度。次八驚蟄節。候奎六度。從象隨。奎十度。進象晉。奎十五度。釋象解。婁三度。次二春分。斗指卯。夾鍾用事。格大壯。婁八度。夷亦大壯。婁十二度。樂象豫。胃五度。次五清明節。爭象訟。胃九度。務象蠱。胃十四度。事亦象蠱。昂四度。已上二十七家皆天玄。更象革。日入昂九度。次九穀雨。斗指辰。姑洗用事。斷象夬。畢三度。殺亦象夬。畢七度。裝象旅。畢十一度。立夏節。衆象師。畢十二度。密象比。參三度。親亦象比。參七度。次七小滿節。斗指巳。仲呂用事。欽象小畜。井三度。彊象乾。井七度。睽亦乾。井十一度。盛大。有井十六度。次二芒種節。居家人。井二十一度。法象井。井二十五度。應象離。井二十九度。次五夏至節。斗指午。蕤賓用事。迎象咸。鬼一度。遇象姤。柳一度。竈象鼎。柳六度。次八小暑節。大象豐。柳十度。廉亦象豐。柳十五度。禮象履。張二度。次二大暑節。斗指未。林鍾用事。遯象遯。張六度。唐亦遯。張十一度。常象恒。張十五度。次六立秋節。永亦恒。翼二度。度象節。翼六度。昆同。

人翼十一度。已上二十七家皆地玄。舊本永次度。減象損。翼十五度。初一處暑節。其首乃立秋之所終也。夷則用事。陰象否。軫三度。守亦象否。軫六度。翕象巽。次三白露節。聚象萃。軫十五度。積象大畜。角三度。飾象賁。角七度。次六秋分。斗指酉。南呂用事。疑象震。角十三度。視象觀。亢四度。沈象兌。亢七度。內歸妹。氏四度。次三寒露節。去象无妄。氏七度。晦象明。夷氏十三度。晉亦象明。夷房三度。次五霜降節。無射用事。窮象困。心二度。割象剝。尾二度。去冬至四十九日止象艮。尾六度。上九立冬節。堅亦艮。尾十度。成既濟。尾十五度。闕象噬嗑。箕二度。失大過。箕六度。次二小雪節。斗指亥。應鍾用事。劇亦大過。箕十一度。馴象坤。斗三度。將未濟。斗九度。難象蹇。斗十三度。大雪節。勤象坎。斗十八度。養象頤。斗二十二度。已上二十七卦皆人玄。舊本編定。今年冬至起至明年大雪盡。日宿直度。挨次應節。自牛一迄斗二十二入於中。初滿於養九。躋贏二。贊均其數於一元。旋復之間。凡周天行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餘分俱悉。所謂歲事咸貞如此。竊嘗依其編定之次。考古歷今歷。星度多寡不同。其日宿所直出入彼此。往往前後參差。不盡如舊本所載。因將八十一首。起中訖養。日逐排次。揆古法行度。以求證於古。既未盡合。揆今法行度。以求合於古。益難為據。天度精密。分秒微茫。積漸而差。亦固其理。未可憑臆而測。亦不得因有差度。輒廢而不考。大抵讀古人書。循其法式。仍當通之以意。拘泥則失之愚。況猥以管短而窺天長。余益自媿揣

太玄別訓

卷之首

詰

分之不至也。乃書以俟之知者。或問常永二首俱象恒卦。何以中間度首象節。今排次以求日宿。循卦氣則永當列於度前。依首次則度仍加於永上。是遵何先為。是曰。姑闕疑。以例推之。玄首準卦氣次第。常永並連於恒。應無間位。列度首於永前。或昔時校次之差。誤相沿習。竊欲移置永首九贊九測。接常首後。方列度首。第未經編考古本。故仍其舊次。稽日度。則必循卦氣是也。又問京房卦氣本連山易歷法。除四監司震離兌坎。各主四時二十

四氣。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直一司九十一日三時餘七分強。其六十卦。配十二月。月各五卦。分公辟侯卿大夫。冬至起中孚。回旋大雪至頤。各直六日零七分。一周天行之度。并氣朔盈虛統積餘分在內。實則一卦六日。繫之太玄首贊準卦氣次第。每二贊當一日。一首九贊當四日半。合二首凡九日。分次於卦氣。如中首為中孚。止得四日半。并周首四贊。方得六日餘。周首則為復辟之卦。以四贊合中孚子公之分。復只存五贊

太玄別訓

卷之首

重

二日半矣。又必以積首八贊四日。合周首之二日半矣。況既并積於周。則積為屯侯。歸於復辟。閑亦屯也。又連周之上九。祇五日。於卦氣六日七分之說。又大不足矣。且八十一家。家各一首。九贊屬於卦氣。有一首一卦。或二首并屬一卦。一首一卦。縮卦氣一卦六日之日半。二首一卦。贏卦氣一卦六日之三日矣。以此推之。太玄雖按京房卦氣次第。實自另為一法。非規規求合。夫天行運度。亦任古賢意增意減。而無定程者乎。是大不解。曰。朱子嘗

云昔人彌定時辰。求之過鑿。亦正病此。然邵子皇極圖法。又未嘗不以歲月日時分秒積數。彌定推移於左陽右陰之三十卦。而分隸於乾坤坎離之四統卦也。其爲元會運世。悉視諸此。此固按法象之自然。要亦猶仁智之各抒所見云爾。又問太玄言數。亦合元運否。曰太玄與皇極。均與易數符合。要同歸於一元。其二贊爲一晝一夜。平分日十二時。一贊凡六時。通餘分有奇。以時配年。則一贊主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一首九贊爲一家。九其一贊。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三

積年之數。凡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家三爲部。三其一家。積年之數。凡一百七十年八月一十二日。部三爲州。三其一部。積年之數。凡五百一十二年一月六日。管九家二十七部爲一會。得日月交會之數。州三爲方。三其一州。積年之數。凡一千五百三十六年三月一十八日。管二十七家八十一章爲一統。得朔分盡之數。又統三方而爲一元。三其一方。積年之數。凡四千六百八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加時贊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歲贊一年九月一。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三

十日。通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是爲一元之年數。管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章。而得六甲數盡之數。前考連山一元皆此數。司馬潛虛亦如之。皇極十二會爲一元。凡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似合三十二元之積年。而少差其數於盈虛積分之間。斯其爲大元乎。在太乙則云九會而復其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策。謂之起元之數。亦與此合。據此則同歸元運可知。夫學者於古人之書。按度考數以求其理。精心會之。鮮弗貫徹。用之以推歷律。并占之以詳休咎。準六十四卦之變。衍四千九十六卦例。暨於無窮。視其逢星。可意而測矣。故曰太玄與易準。

校對別本字多互異附紀俟訂

中 次五利以其辰作主 以作用

次六月闕其博 作搏

周 次四鍾以玉環 鍾作垂

次六上通於天 作上享天

磧 物生之難也 無也字

上九可以過其 無其字

少 物濂然能自載 濂字作謙

戾 次八殺生相矢 作午 上九則歲之功乖 作莊

太玄別訓 卷之首

天

干 陽氣扶物而鑽乎堅 無氣字

狩 初一好是宜德 宜作冥

美 次六得夫夫 夫作大

差 次三暉 作輝 次五得此中行 此作彼

次八其步蹉躓 作蹉躍

童 次七比於侏儒 作如侏儒

上九童麋觸犀 作民

增 次七刃其削 作峭

達 陽氣枝枝條出 枝枝作枝枚

次四扁扁不故 作枚

交 次六我有靈殺 作肴

上九下無貞字

夷 次二樂不知 不字下有可字

樂 次四蓋戴車載 戴亦作載

務 陽氣大冒昭職 冒作勗

事 次五君子有斷 有作以

斷 殺然敢行 敢作改 次七干戈 作干鉞

殺 次三擎 作擎

太玄別訓 卷之首

无

親 次二孚其肉 作內 次七庠於同事 同作從

歛 次八肺附 肺作肺

次七下無病字

疆 次四左右樞樞 作樞

次二冥駁 作駁

居 物咸得度 作萬物咸度

遇 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 貞作不往不來 得士女之貞

測 亦作不往不來

大 陽逢其外 逢作達

禮 次六乃矢施之 矢作大 上焉用此九 無此字

常 初一終不稷 作謬

度 上九積善之貨 善作差

永 初一測 差作夷次二同

咍 次六入箇冥 入字下有于字

咍 次二暖自肥也 暖作臞

聚 次三噍噍噍 上有口字

聚 次四牽牛 作羊

太玄別訓 卷之首 手

積 次七次欲収寇 収作招

飾 次三吐黃箇舌 無箇字 次四利口 作利舌

疑 次七鬼魂疑貞厲 無貞厲二字

疑 戈木之鳥 戈作弋 射弋之狐 弋作穴

視 次四視無妹 作視無妹

去 物咸侗侶 作侶

晦 次七脂提明德 脂作脂

膏 初一膏復睽天 睽作視 不睹其軫 作眈

止 次五車穀均疏 穀作穀

難 次七力沒以盡 盡作引

勤 次二勞其恩勤 其作有

勤 次三未得繼杖 杖作扶

養 次四其志僂僂 作僂

太玄別訓 卷之首 圭

太玄

玄首都序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批參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方州部家。三位疎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咸貞。玄首者。天道統乎地。與入之道。而天之也。天蒼蒼。正色。渾冒於無窮。而於穆之命。運行不已。亦渾周。於無窮。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天行之經也。玄則馴乎天行之經。如渾天儀之正象乎天。

太玄訓

卷之首

圭

易曰。天玄非第正色。蓋穆然玄。以運矣。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通乎晝夜。迭用柔剛。地之而二。參之而三。凡以一為之根。而統之乎一。陽其一。陰一。陽者。對待之象。其陰統于一。陽者。流行之機。以一。陽之施。始終乘乎一。統之運。時以之行。物以之生。號物有萬。資始流形大哉。乾至哉。坤玄於是乎兼。乃玄以一而兼都。三其一為方。又三其方為州。三其州為部。又三其部為家。家承部。部承州。州承方。自方而下。至於家。各以三位疎列而成。家各一首。

曰陳其九九。凡一部三家。三部九家。九部二十七家。三其二十七家。則九九以陳。無非生於自然之數。故玄首立九贊之上。為羣姓之綱。綜乎其名。凡八十一。一起冬至之初。迄大雪之末。中統節候。無少差忒。歲事以周。咸貞厥度。而天道之統乎地。與人者。鮮弗得其正矣。

玄測都序

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

太玄訓

卷之首

圭

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首應卦氣。贊擬爻辭。測因乎贊。與日相推。盛哉。日乎天。象圓輝明。懸丙曜章。見文離淳體。光用五色。紛披仰惟卿旦。測乃璿儀。夜陰幽詘。晝陽發揮。厥分臧否。卜筮稽疑。五福六極。陽顯陰微。以類升降。關合玄機。毫弗差繆。表立景隨。大貞厥度。周通九圍。有經有緯。次舍森齊。經正南北。緯合東西。日右左。轉斗左右。移輪乘六甲。巡歷周基。日與斗會。爰

..111111

子 56—167

中首惟思。大通以正。言乎人玄。睿乃作聖。

次二神戰於玄。其陳陰陽。玄幽神發。中并兩端。善惡之幾。于此焉判。

測曰神戰於玄。善惡并也。知幾其神。審微於戰。陰陽之陳。善惡之辨。

又天地何心。消長一息。戰決雌雄。神馳物役。

次三龍出於中。首尾信可以為庸。變化自出。始終思乎。信克由中。庸以羣敷。

測曰龍出於中。見其造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千變萬化。一中以造。帝出乎震。亨始之道。

次四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

庫虛無因。玄之四美。性以大受。不能故否。

又陰道卑虛。器匪弘藉。欲為大受。性命否化。

測曰庫虛無否。不能大受也。

庫崇虛滿。無有因作。大受性命。否不能若。

又陰承陽倡。大非所受。地玄因天。庫虛何咎。

次五日正於天。利以其辰作主。

君德惟日。正於天中。乘時主極。如御六龍。

又定之方中。揆之以日。南正司天。北辰主極。

測曰日正於天。貴當位也。五建皇極。日正中。天當位以貴。居所不遷。

次六日闕其博。圍不如開。明於西。福之所終。禍之所始。月盈則虧。哉生為美。

又三五既盈。魄乃向闕。坎六西生。精應水月。

測曰月闕其博。明始退也。日中當位。月盈則虧。進退消長。君子察微。

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仁育義正。禍為福柄。秋肅雖嚴。春溫德並。

又部分諸酋。魁建大首。水德羣潤。醇養元酒。

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

不容不仁。不容不誼。仁誼並容。油油天地。

又統爾酋酋。大哉魁聚。頤養民物。包乎羣類。

又酋酋之包。魁出之度。得臣无家。信乎州部。

次八黃不黃。覆秋常。

黃宮布德。陽氣潛萌。失常乃敗。秋實鮮成。

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

八雖得中而失中德黃之隕矣秋聲墮葉
又莫信於土厥德在中秋有常斂失則何功
上九巔靈氣形反

靈極乎上絕下則顛氣盡形委反有固然
又陽氣資形物含靈出達於九巔碩果不食
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

極巔之靈反而下絕形氣逐時乃以殂落
又潛萌自下靈極於巔與時俱反剝而復萌

三一方一州周天立陰家象復卦

太玄別訓卷之一

四

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

神以時周巔靈之反七日來復物彙嗣衍
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日入牛宿五度

不遠之復天心克還德何僭否庶幾乎顏
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

心達於天厥中之否嚴以自克不恕還美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

天心中植萬事靈樞思立乎大周運無隅
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

羣慮之堯循督則失樞立心官御乎紛役
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

往無不復施無不反魁柄自我出入憂患
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

戒之戒之出爾反爾我切我懼訓在曾子
次四帶其鈎聲錘以玉環

腰金佩玉用以自束君子約躬非禮懼辱
測曰帶其鈎聲自約束也

服惟法服式金式玉鈎聲之帶德儀躬淑

太玄別訓卷之一

五

次五土中其廬設於金輿厥戒淪

中以自宅德車皇皇御躬載物戒淪勿忘
測曰廬金戒淪小人不克也

宅中御德無偏無側君子敬與小人弗克
次六信周其誠上通於天

誠上通天信乃周至郊廟格乎匹夫以志
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

復見天心誠無弗格立此應彼感孚玄默
次七豐淫見其朋還於蒙不克從

朋比豐淫。蒙垢滋咎。還見自潔。罔從厥醜。

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

復亨。剛反。朋來。无咎。獨復。從道。豐淫罔受。

次八。還遇躬外。其禍不大。

八為禍中。遇非其躬。中還自考。外至匪凶。

測曰。還遇躬外。禍不中也。

躬外之遇。考躬勿愆。匪自求禍。吾還吾天。

上九。還於喪。或弃之行。

師行大敗。國喪君辱。是謂弃之。其何能復。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六

測曰。還於喪。其道窮也。

懼喪弗喪。知窮弗窮。慮周於始。道全於終。

三一。方一州。磻。天玄陽象。屯卦。

陽氣微動。動而磻。磻物生之難也。日入女宿二度。

陽動地中。氣微而罔。始交難生。動乃屯磻。

初一。黃純於潛。不見其眡。藏鬱於泉。

潛萌黃宮。純莫窺引。鬱而未舒。根在泉眡。

測曰。黃純於潛。化在噴也。

厥初生物。含甲吐乙。勾萌穿泉。迸噴如噴。

次二。黃不純。屈於根。

潛化在噴。惟黃惟純。或戰於維。根屈莫伸。

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

黃為中德。純乃均適。夫既失之。天根用屈。

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

潛養樛陽。如保赤子。罔不在初。扶扶終祉。

測曰。赤子扶扶。父母瞻也。

父母保赤。瞻顧罔釋。元善永貞。終以扶植。

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七

磻何由拔。在以德濟。棄德恃力。徒為勞敝。

測曰。拔我德力。不堪也。

濟險惟德。力則不堪。項弗勝。劉拔山。徒彊。

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

峻莫如山。深莫如淵。載以出險。惟德惟權。

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

大德大權。大位之力。屯利建侯。濟險惟亟。

次六。將其車入於丘虛。

車以載物。丘虛何為。將而入之。徒為嶮崎。

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

遵大路兮。我將我車。迷而失道。乃以入虛。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

拔人於險。乃登于丘。曰。匪子德力。藉乎牛。

測曰。出險登丘。非所伐也。

殿則咎馬。登則功牛。勞謙不伐。其心休休。

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以過其。

高下並險。曷由以濟。知勇在人。輯航為貴。

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八

虞以即鹿。航以濟川。不輯。不克。憂。心。惛。惛。

三一。方一。家。閑。天玄陰家。亦象屯卦。

陽氣閑於陰。礧然物咸見閑。

陰壯陽微。陽為陰閑。物生之難。受閑於內。

初一。蛇伏於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

陽閑於陰。龍同蛇蟄。未見雄飛。德施乃鬱。

測曰。蛇伏於泥。君不君也。

陽為君德。而閑於陰。下為泥伏。是曰不君。

或曰。有君德。不君位。伏而莫之施也。

次二。閑其藏。固珍寶。

舍之則藏。懷寶勿銜。道德自閑。中淵莫量。

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

中心淵密。藏用於寂。匪閑而閑。自懷其璧。

次三。關無鍵。舍金管。

設關無鍵。棄爾金管。自弛其閑。盜謀用長。

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

慢藏誨盜。如揖於門。內鍵之閑。未可舍旃。

次四。拔我輓輒。小得利。小征。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九

維拔之車。維輓維輒。險不失信。亨小無缺。

測曰。拔我輓輒。貴以信也。

信以行險。拔車山淵。小征之利。大亦勿諉。

次五。礧而閑。而拔我奸。而非石。如石厲。

閑邪屏陰。拔去奸慝。匪石難轉。乃為陽厄。

測曰。礧閑如石。其敵堅也。

伊礧之閑。其堅如石。陰慝閑。陽危于勁敵。

次六。閑黃埃。席金策。

黃埃之閑。金策之席。險非山河。唯德是力。

測曰閑黃埃以德固也。

固國非險中德維閑象於黃埃金席重關。

次七。阻阻。閑於遽除。或寢之廬。

阻阻莫閑。遽除寢室。閑於皇衛。小人是暱。

測曰。阻阻之閑。惡在舍也。

日。阻曰。阻。閑。惡。剝。廬。讒。邪。在。舍。君。子。失。與。

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

穢。不。屏。除。揚。於。赤。臭。國。家。之。憂。大。君。之。咎。

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十

上九。閑門以終虛。

爾舍爾室。爾門克閑。遽除赤臭。終虛莫干。

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

又。門弗納邪。虛室生白。情欲相攻。終不可得。

三。一。方。一。州。少。天。玄。陽。家。象。謙。卦。

陽氣澹然施於淵物。謙然能自載。

陽德淵藏。澹然施於物。以載萌。謙然自出。

初一。冥自少。眇於謙。

多寡兩冥。不見哀益。謙然自載。卑牧無跡。

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

謙。不。見。謙。淵。然。卑。牧。物。德。陽。和。澹。若。不。足。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恤。

謙卑不至。乃懷其憂。載然自少。君子之修。

測曰。自少不至。謙不成也。

卑。以。自。牧。乃。成。謙。道。自。少。不。至。是。用。憂。悼。

次三。動載其得人主之式。

大。得。不。得。動。見。載。微。汝。惟。不。伐。若。敬。汝。微。

測曰。載其得人。謙貞也。

得。而。自。載。民。服。其。謙。永。貞。厥。德。動。罔。取。譽。人。句。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十一

次四。貧貧或妄之振。

自貧其貧。妄希失正。貧人之貧。奚為妄振。

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正也。

稱。物。平。施。哀。益。以。振。與。受。兩。妄。均。非。守。正。

次五。地自冲。下於川。

地道流謙。冲虛自下。容納百川。而無滿假。
測曰。地自冲人之所聖也。

地受百川。美以虛。鍾人之所聖。亦惟謙冲。
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

謙少持滿。侈盛致傾。卽今知後。君子不矜。
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

惟滿則覆。少以持之。何足盛也。實而若虛。
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

多而問寡。實而若虛。自究不足。見人有餘。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十三

又中無所有。不恥下問。如貧見富。利用資聘。
測曰。貧自究富之聘也。

見富在人。聘而相問。禮賢下交。虛懷謙遜。
又人多於藏。我寡於畜。就而請益。遺我金玉。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
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匪人弗顧。汝惟自矜。

測曰。貧不貧。何足敬也。
空空其中。訑訑其外。拒人千里。其誰救敗。

上九。密雨溟濛。潤於枯瀆。三日射谷。

枯瀆寡濇。密雨多滋。哀以益之。溢谷平施。
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

哀不見多。益不見寡。靜而若冥。受以謙下。
三。一。方。一。州。二。部。三。家。六。天。玄。陰。象。睽。卦。

陽氣乎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
天地萬物。睽而事類。陽乎以微。彙生以異。

又陽和氣微。乎乖致異。厥象多睽。不親其類。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

邪乘虛入。中生乖戾。傾險在心。端微害鉅。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十三

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
心正氣和。何致乖戾。惟懷傾側。乃自觸類。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
君正皆正。背由腹定。方州部家。厥貞用引。

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
中不傾側。外不睽戾。正君定國。其誰或背。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
爾腹乖戾。求正於背。中既不和外。皆離志。

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

中外反側交非互責舍腹問背豈曰非惑
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

陽男陰女道反不同正外正內睽而志通
測曰夫妻反道各有守也

道各有守琴瑟克友陰陽既和保家乃久
次五東南射兇西北其矢

睽為弧矢用以射兇施垂厥方射彼向此
測曰東南射兇不得其首也

射兇易向罔獲其首弧矢不威志垂羣醜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十四

次六準繩矩不同其施
平直方員為之異器或垂其施羣噬其背

測曰準繩矩垂其道也
施之不同垂非為戾物道異宜睽而事類

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輯
家道和輯鮮弗由女女垂女道奈何心予

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
赫赫宗周羣后伊輯寵妣覆之戾可太息

次八殺生相矢中和其道

肅殺溫生育仁正義弧矢取睽中和匪戾
測曰殺生相矢中為界也

相爾弧矢威以服悖以殺胥匡黷武斯戾
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垂

日月交會天道順軌歲功用成不和致戾
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

日月度垂陰陽道背年歲不登東作斯廢
又日月異度離不同宿失常始敗戾於遲速

倉靈木宿離疑為乙太乙青旗歲會乾益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十五

陽氣育物於下咸射地而登乎上
陽乎漸育物業滋茁穿土而登日上

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齟齬
純一之心日進可上齟齬射地陰挫陽長

實而斯活驛驛其達甲拆齟齬芽同矢發
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悅也

天心純和物悅滋長生機莫遏日進而上
次二上無根思登於天谷在於淵

次二上無根思登於天谷在於淵

由根上升地中生木本之則無困於幽谷
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治也

本根之立修治之原不能自治誰聞德玄
又淵躍天飛乃見龍德玄德升聞匪修胡獲
次三出於幽谷登於茂木思其珍穀

離幽而茂出谷登木陽德之升生我百穀
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背幽向茂君子之思志乎珍美惟日孜孜
次四卽上不貞無根繁榮孚虛名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七
無根難上卽上匪貞朝榮夕落信恥過情

測曰卽上不貞妄升也
升之無根乃謂之妄君子守正以時而上

次五鶴鳴升自深澤階天不恁
翰音登天何可以長升自深澤不媿聲彰

測曰鶴鳴不恁有諸中也
鶴鳴中澤聲聞於天實孚不恁君子升潛

次六升於堂顛衣倒裳廷人不慶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顛之倒之匪云莊位

測曰升堂顛倒失大眾也

不莊以涖則民不敬惟恭作肅衆用大慶
次七升於顛臺或柱之材

高而懼危惟材之柱扶顛定傾無棄爾輔
測曰升臺柱輔弗堅也

顛臺弗堅爰定之輔誰能升臺而廢其柱
次八升於高危或斧之梯

梯以升高斧之乃墜高位之登躡仁階義
測曰升危梯斧失士民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七
位高而危士民懼攜得衆得國仁義之梯

又殷未喪師克配上帝得衆以興失衆以廢
上九棲於蓍初亡後得基

蓍爲福基初亡後得棲於憂懼用以大克
測曰棲蓍得基後得人也

惟蓍之棲得人得基少康興夏一成之師
三一方一州一天玄陰家亦象升卦

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鈴然有穿
三三都一家干八木上中亦象升卦

凝陰上堅陽自下鑽扶物而出鈴然芽穿

初九鑽鑽於內。厲。

果核如丸。細而下鑽。陽穿陰閉。內隙失堅。測曰九鑽於內。轉九非也。

又陽扶物鑽。其細如丸。非云轉彈。狀乎堅穿。如丸之鑽。工於內。干非以正。弗與爲歡。次二以微干正。維用軌命。

雖微如丸。由正以干。軌命弗失。納於停鑾。測曰以微干正。大諫微也。是用大諫。而以微干。軌命用正。受善轉九。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六

又大諫既微。微干克正。不違軌命。小亦匡聖。次三藉鍵挈挈匪貞。

鍵之藉之挈。挈干之縱得爾志。亦詭爾思。測曰藉鍵挈挈于祿回也。

干祿不回。非以正行。藉鍵挈挈器小思倖。次四干言入骨時貞。

言用深入透膚而骨。維時維貞。不與禍觸。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

干上之言深與爲入。有道逢時主聖。臣直。

次五蚩蚩于干。丘飴或錫之坏。

干于蚩氓。維丘之飴。何以錫之。詒我以坏。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

又干飴。錫坏五鹿子塊。野人蚩蚩受而車載。不好而好。伊土之寶。蚩蚩丘飴。祿以天造。次六幹干於天。貞馴。

維木之幹。挺干於天。維德之貞。馴乃弗愆。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

伊德爲幹。守乎臣貞。保定厥家。順以相承。太玄別訓

卷之一

九

次七何戟解解遘。

荷戟云何。師干之試。勿用起戎。遇蹇解悖。又大師相遇。荷戟解之。解之道弗遘。何施。

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道不相容。何戟以攻。解之解之無遘。厥凶。

次八赤舌燒城吐水於餅。

忠赤之言。除禍炎。炎如吐瓶水。解崇勿延。又爾舌與戎亦能出好。城以赤燒吐水是保。又燒城之談水吐一餅。勢莫能炮。遏於星星。

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

焦額有功。從薪無澤。吐水於舌。惟赤消尾。

上九。干干浮雲從墜於天。

冥升在上。消以不富。干雲墜天。其言足怖。

測曰。干干浮雲。乃從天墜也。

浮雲過天。干干胡然。乃從而墜。宜慎厥先。

三。一。方。一。州。符。天。立。陽。象。臨。卦。

陽氣強內而弱外。物成扶符而進乎大。

剛浸以長。疆內弱外。相彼扶疎。日進而大。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子

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宜德。

大君之宜。厥臨以知。匍匐好之。秉彜惟懿。

又。誕實匍匐。藝之在菽。物土之宜。徧德率育。

測曰。匍匐宜德。若無行也。

內強好德。外弱匍匐。行若無行。匪宜胡獲。

又。徧為爾德。罄無不宜。匍匐遷善。不知誰為。

又。匍匐救喪。惟德之宜。從我所好。無為而為。

次二。焚符狴狴。不利有攸往。

狴狴狼貪。惟焚之惑。多欲而往。扶符不得。

又。木符火焚。焚林獸窮。狴狴何往。不免于凶。

測曰。焚符狴狴。多欲往也。

厥心之焚。惟欲之從。符而狴狴。攸往何功。

又。符而焚之。狴狴逢之多欲。窮之往安從之。

次三。卉炎於符。宜於丘陵。

卉符木長。于丘于陵。內炎陽熱。宜爾向榮。

又。卉宜丘陵。炎而趨盛。相彼符林。艷陽臨勝。

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

卉短陵長。盛臨煌煌。消恐不久。的然日亡。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主

又。加小為大。臨短為長。君子弗貴。闇然日章。

又。炎炎惟火。胡與卉宜。丘陵長盛。或短臨之。

次四。符於酒食。肥無譽。

酒食之盛。符陳如林。匪德之肥。式玉式金。

測曰。符於酒食。仕無方也。

仕以臨民。無方苟祿。醉飽之心。招祈諫勗。

又。酒食之符。甘臨之謂。夫既憂之。仕乃不塊。

次五。符有足。託堅穀。

教思容保。無窮無疆。臨無不足。本固民康。

測曰符有足位正當也。

德是有臨位當乎正堅穀伊託百祿凝命。
次六獨符逝逝利小不利大。

獨川之逝為流伊小化非大敦偏臨利少。
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象非咸臨潛而未見。
測曰獨符逝逝不可大也。

大德敦化逝川不息萬物咸符獨符未畢。
次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

白日莫開方辰初旭幼而學之老無碌碌。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又日出辰刻卦直臨位稽古多聞學優而仕。
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

及時學古足以有臨老乃入官大行在今。
次八蜚蠊之符厲。

物咸扶符何為蜚蠊不進乎大危厲堪惻。
測曰蜚蠊之符不足賴也。

微末之符其如蜚蠊厲不足賴並生不滅。
上九全符繫其首尾臨于淵。

陽氣全符並育不害首尾繫之危臨使泰。

測曰全符之泰恐遇困也。

全符之泰咸臨罔外惴惴于淵恐遇傷療。
三一 方二州。美。天玄陽家亦象臨卦。

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

氣分正羨正行贊幽推廣包徧爽發旁周。

又陰幽包陽推包發爽側吐旁萌交贊羣羨。

又神明幽贊開屯發蒙咸臨羨爽旁行無窮。

初一羨於初其次迂塗。

厥初岐疑誕實匍匐其次致曲正行未得。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又幽贊神明美厥初性其次迂塗由羨希正。
測曰羨於初後難正也。

稟羨難正為塗乃迂氣分純雜困勉同歸。
次二羨於微克復可以為儀。

初或氣偏微則物間克復為儀萌芽卽剗。

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

陽正陰羨纖微之間俄頃克復正定幽贊。

次三羨迂塗不能直如。

行不能直其塗乃迂或曲而致羨正同歸。

測曰羨迂塗不能直行也。

困勉之功倍人千百稟雜愚柔匪迂弗克。又徑行無功迂塗乃入上下之間正羨宜識。

次四羨權正吉人不幸。

羨乃于正陽權陰秉君子道消吉人何幸。

測曰羨權正善反常也。

厥陰僭陽厥寵奪嫡反乎天常憂心孔棘。

又正羨之分善惡之岐羨權勝正反常非宜。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

太玄別訓

卷之一

言

舍正從岐迂塗匪夷由茲羨徑阻我大輿。

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

蕩蕩平平遵王之道奚徑於蹊悖常而驚。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天夫。

陽道大正憂於虛邪直之翼之天夫汝嘉。

測曰虛邪天夫得賢臣也。

國有賢臣正道直翼不入虛邪若心以格。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馴。

故迂其塗而由曲致危厲之甚歸於馴志。

測曰曲其故為作意也。

曲以故為作意斯厲以迂從正仍歸平易。次八羨其足濟於溝瀆而貞。

未得正行解拇旁涉深厲淺揭貞而匪忒。

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

微服過宋羨足濟瀆以避凶事道正不辱。

上九車軸折其衡捫四馬就括高人吐血。

行不得正而從蹊僻車敗馬仆憂悔何益。

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重

高車之人舍夷走險軸折吐血悔莫解塞。

三一 方二州 差天玄陰家象小過卦。

陽氣蠶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

陽動蠶闢帝出乎東物象參差羣由雍容。

初一微失白攻端。

失在微隱自加攻克以道自正無復差忒。

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

攻心微失端志在初人莫予覲保吾全瑜。

次三審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

情好寤長。差失隨伏。惡以好招。養心寡欲。

測曰：寤其所好，漸以差也。

差宜防漸。致惡由好。好惡相反。而還相抱。

次三：其亡其亡，將至於暉光。

重言其亡。震省弗遑。悔厲之至。躬乃暉光。

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

震无咎者。存乎其悔。其然其然。用以自衛。

次四：過小善不克。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忽小求大。其何以克。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

細流不擇。土壤不讓。乃成高深。奈何忽過。

次五：過門折入，得此中行。

過善之門。旁折而入。乃得中行。不遠差失。

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

門已行過。折回而入。復之不遠。還我中室。

又五位中宮二三過門。還折復入。乃行其中。

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

六過五門。未居五室。與不入同。是謂大，跌。

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患也。

正中不居。又將安入。君子攸行。大為差失。

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

勢如累卵。七高而危。業業滋懼。正固安基。

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

七據高位。伊心自危。非其累卵。磐石之基。

次八：足繫繫，其步蹉躓，輔銘滅麋。

繫繫蹉足。動與禍觸。銘戒弗防。弋穴射鹿。

測曰：足繫繫履，禍不還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繫繫履禍。從虞不還。君子作歌。而忘輔諫。

上九：過其枯城，或蘖青青。

城草已枯。青青復蘖。改過更生。潛滋弗絕。

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

何彼青青。枯城之蘖。除惡未盡。更生不歇。

又青青者。何或云善萌。其過已改。蘖芽更生。

三一：方二，童天玄陽家象蒙卦。

陽氣始窺。物童然咸。未有知。

厥初物蒙。其象如童。未有知識。罔聞雖雖。

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昏。

童性顓純。未開覺寤。發蒙在我。蒙昏是慮。

測曰：童不寤恐終悔也。

顓童蒙蒙而與昏會。習錮不開。後將長悔。

次二、錯於靈著焯於龜資出泥入脂。

伊物之靈。以筮以卜。出泥入脂。光其旁燭。

又初筮乃告。再三則瀆。泥瀆既出。載膏車軸。

測曰：錯著焯龜比光道也。

揲著焯龜卜筮決疑。其道光大。聖以開愚。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

東方既明。於時可行。奚以不逝。豈非困蒙。

測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

大明東生。載脂載轄。不能以行。嗟我過客。

次四、或後前夫先錫之光。

前夫既逝。啓我後行。先覺覺後。雖愚必明。

測曰：或後先夫先光大也。

或後先夫亦趨亦步。吾師光大。牖迪不誤。

次五、蒙求求其德不美。

入林无虞。入德無師。比之求兒。得亦可嘗。

測曰：蒙求求兒得不慶也。

爾欲求兒。胡為蒙求。前無所道。得亦倖哉。

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

廣思集益。延接賢席。牖迪多方。以引以翼。

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

覽彼衆明。發我蒙固。帷幕大開。乃來碩輔。

次七、修侏侏比於朱儒。

修然七尺。侏侏無識。短小同譏。飽為食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次八、或擊之或刺之修其玄鑒淪。

不覽衆明。而親優狎。侏侏修容。無可為法。

測曰：修侏侏無可為也。

帷幕徒開。髯短並入。朱儒朱儒。侏侏何益。

次八、或擊之或刺之修其玄鑒淪。

擊刺之攻。憂於已甚。玄鑒惟明。用勿失正。

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

擊蒙以刺利。以禦寇過用。勿墜衰害。乃湊。

上九、童蒙觸犀其首。

昧弱之麋。剛明是觸。攻之兼之。灰首以服。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繫也。

童麋之敢觸彼犀。利象不自量。適以自累。

三。一。方。二。州。增。天。立。陰。象。益。卦。

陽氣蕃息。物則益增。日宣而殖。

蕃之息之物。增益之陽氣。宣布日羣。殖之。

初一。聞貞。增默。外人不得。

聞善默識。其益日增。理以心得。難語外朋。

測曰。聞貞增默。識內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默而識之多。聞內受匪以口耳。而矜記醜。

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

內德不長。外飾為容。然日亡。閤修乃功。

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

學術無增如柑之賣。絮然其中。曄然其外。

次三。木以止漸增。

地中生木。積小高大。其增以漸。助長乃害。

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

惟止乃進。勿忘若忘。助而益之。或受之戕。

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

要弱弗勝。而加負戴。小力任重。可決其敗。

測曰。要不弗克。可敗也。

敗有先形。可為預見。胡爾纖羸。而任鼎鉉。

次五。澤庠其容。衆潤攸同。

維澤之庠。足以有容。維潤之衆。增納其中。

測曰。澤庠其容。謙虛大也。

地道流謙。克以虛受。容德乃大。君子之守。

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車朱其輪。光澤照人。盛貴一日來我。王資。

測曰。朱車之增。小人弗當也。

寵破倖戚。一門朱輪。如負且乘。致寇之因。

次七。增其高。亦其削。丘貞。

增其祿秩。削其權勢。保厥崇高。與國永峙。

測曰。增高亦削。與損偕行也。

暗增之高。而克自削。赫赫降。隆貞於損。約。

又保隆於替。增與損偕。若行全下。臣行釋。痛。

次八。兼貝以役。待益未期。

兼貝以役。惟賄之務。往益來。剔焚身之故。

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

役役貨財。多藏厚災。明者增惕。諫往真來。

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嶂。

相彼崔嵬。輔之峽嶂。百足不仆。高而無危。

測曰。崔嵬不崩。羣士。櫃櫃也。

山賴衆土。國賴羣士。櫃櫃之。培巖巖之。峙。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三

白銳至事第二

二部二家銳。上中象漸卦。

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一。

物乘陽銳。岑上生專一不二。萬彙咸森。

初一蟹之郭索。後蚶黃泉。

多足心兮無足心。一蟹後蚶。泉郭索何益。

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

介而郭索。心隨足役。視蚶處泉。蟹思不一。

次二銳一無不達。

太玄別訓 卷之一

惟而銳。用志不分。循乎曲折。達於昆侖。

測曰。銳一之達。軌道必也。

行遠必至。登高必極。果能此道。是謂銳一。

必明必強。已百已千。仰之無高。鑽之無堅。

次三狂銳盪。

彼以銳聖。此以銳狂。聖銳惟一。狂銳惟蕩。

測曰。狂銳盪不能處一也。

不恒厥居。一日十易。志居無成。厥惟狂蕩。

次四銳於時無不利。

子 56-183

進修及時德業崇廣銳無不利應效味爽

測曰銳於時得其適也

鑑基乘時得時乃適非求速成時不可失

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

東西相對心背相繫專一忘一何取爾銳

測曰銳東忘西不能迴避也

銳志東取忘西之乘乘者在背孰窺其心

雀心螳螂子心黃雀伏機莫避銳前罔覺

次六銳於醜舍於五軌萬鍾貞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知恥近勇行五達道蘊而舍之百祿是保

又勇於記醜胸含五車稽古之力榮祿是誇

測曰銳於醜福祿不量也

博聞記醜下士銳志五車之儲萬鍾之賁

次七銳於利忝惡至

求能而登罔利不止國人賤惡征商自始

測曰銳於利辱在一方也

放利而行雖時勢相怨一方辱何如之

次八銳其銳救其敗

其進過銳適與敗會連善後圖救敗而

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

下銳銳過上銳銳挫恐伊急功轉以連禍

寇以銳乘我以銳禦挫其前鋒畏反滋戾

上九陵崢岸峭隨

勢峻性急其銳已極崢峭必傾小心翼翼

測曰陵崢岸峭銳極必崩也

乃陵伊崢乃岸伊峭相爾銳形見彼崩兆

三一方二州達天玄陰象泰卦

太玄別訓 卷之一

陽氣枝枝條出物莫不達

陽扶物出枝枝條達天地不言太和羣洽

初一中冥獨達迴迴不屈

外紛中冥衆形獨析條理洞分枝無屈抑

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

衆委無方理貫於一冥而洞達玄鑒內闢

次二迷腹達目

內非迴迴外以觀物紛錯惶惑迷腹達目

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聖明四目。濬哲旁燭。中迷不明。如入幽谷。

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

測曰。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故。

欲速不達。見小不大。病實相因。扁扁之害。

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方也。

一隅之見。迷於大方。是曰井蛙。烏測溟滄。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美

次五。達於中衢。大小無迷。

中衢四通。南北西東。隨往無礙。大小不窮。

測曰。達於中衢。道四通也。

道惟大中。可以四通。天下達道。君子中庸。

次六。大達無眡。不要止。洳作否。

路達於幾。大無眡。洳要而作之。又否塞。

測曰。大達無眡。不可偏從也。

蕩平四達。無側無偏。好惡不作。錫祿敷言。

次七。達於砥割。前亡後賴。

疾疾之存。孤孽之達。困而後亨。德慧以發。

測曰。達於砥割。終以不廢也。

砥割之憚。性命之廢。良賢不忌。古賢所貴。

次八。迷目達腹。

適見可欲。輒生羨欲。紛紛外緣。眩我中亂。

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

袖且列屋。美倩炫目。可悅不動。前追聖躅。

上九。達於咎貞。用譽。

咎之謂禍。貞之謂福。夫既達之。如神之目。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美

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退也。

失貞則咎。守貞則譽。退咎永貞。道善知幾。

三。一。方。二。州。交。天。玄。陽。家。亦。象。泰。卦。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喬喬皇皇。

陰陽之交。地天之泰。物覲陽光。喬皇其會。

初。一。冥。交。於。神。齊。不。以。其。貞。

神以正交。宜於肅敬。或為要盟。齊故非正。

測曰。冥交不以懷。非含慙也。

非懷明信。而為要質。中自無慙。不踐不殛。

次二、冥交。有孚明如。

冥交如明。事鬼如人。有孚罔間。接以其誠。

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

孚交於冥，信通於明。祭神，神在或室或庭。

次三、交於木石。

維木其偶，維石其形。人以信接，嚮不應人。

測曰：交於木石，不能嚮人也。

木石冥冥於人，何情人與之接？寂然無聲。又伊人何哉？叩不能嚮，矜目睨之，如木石狀。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美

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

勢炙熏熏，往來權門。有得有喪，勞形役神。

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

炎趨權門，與竈俱媚，獲罪莫禱。其亡用悔。

次五、交於鸞鳳，不獲其榮。

鸞鳳能言而不知禮，恥辱弗遠，與為交際。

測曰：交於鸞鳳，鳥同方也。

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嗟彼鳥獸，胡與之比。又不嚮，無情能嚮，無禮。木石鸞鳳，君子慎與。

次六、大國罔罔，小國交之。我有靈穀，與爾殺之。

國有大小，大國小交，微靈先君肆筵陳設。又乾坤定位，六子交變，循環無端，爻象乃見。

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

大小之交，賓筵之禮，煥然有光，德儀並美。又河洛所出，大小圈罔，神靈卜筮，賢與為傳。

又詞見意藏，諸賢莫詳于雲奇，字待誰煥光。

次七、交於鳥鼠，費其資黍。

黃鳥碩鼠，腹飽梁黍，費人之資，肥爾之肚。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美

測曰：交於鳥鼠，徒費也。

鳥鼠徒費，素餐之輩，食祿自肥，於國何濟。

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

兵以正用，往來交征，王師之出，大小以寧。

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廢也。

伏戎於莽，包藏禍心，王用大正，往來克寧。

上九、交於戰伐，不貞，覆於城，猛則噉。

連結與國，兵力相贊，失正覆城，猛獸互噉。

測曰：交於戰伐，奚可遂也。

慎交之道。慎於伐國。師貞乃利。徑遂斯武。

三。一。方。二。州。奕。天。立。陰。家。象。需。卦。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

能剛以作。能柔以休。動靜隨時。亢悔不憂。

初。一。赤。丹。方。銳。利。進。以。退。

赤陽銳進。草木萌芽。鈴然射地。吳入乎嘉。

測曰。赤丹方銳。動以退也。

銳動方剛。柔退不傷。始無亢悔。敷豈春陽。

次二。奕其心作疾。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天德之剛。有慈斯屈。內荏柔夫。動作滋疾。

測曰。奕其心中無勇也。

悻悻外強。心奕無勇。畏正如敵。狎邪如寵。

次三。奕其鄰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

視外則奕中不失。剛外以禮。屈中以義。彊。

測曰。奕其鄰體不可肆也。

鄰為爾體。奕乃益恭。不可或肆。惟禮之從。

次四。奕其哇三年不噉。

含之不吐。疇嘉其謨。當言而縮。是謂懦夫。

測曰。奕哇不吐。時數失也。

失時不言。隱忍三年。不鳴。孤鳳。徒僵。寒蟬。

次五。黃菌不誕。俟於慶雲。

地瑞黃菌。天瑞慶雲。誕降嘉會。俟我聖明。

測曰。黃菌不誕。俟速耦也。

五百昌期。乃應王瑞。慶雲見天。黃菌產地。

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菑。

天與不取。反受其疾。智士識時。未可以失。

太玄別訓 卷之一

測曰。縮失時。坐遁後也。

磁基乘時。時失無歲。嗟爾坐農。吏責逋稅。

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効。

七尺剛節。或欲屈折。堅守其道。甘共効滅。

測曰。詘節共効。內有主也。

吾國有主。吾心有主。共効云誰。或如蘇武。

又詘節奉尊。不違於道。執以沒世。內主忠孝。

次八。竅枯木。丁衡振其枝。小人有奕三却鈞羅。

木質中枯。而丁衡削。批竅以振。鈞羅三却。

又三知窾窾恐傷其枝胡彼小人鈎羅見欺

測曰窾木之振小人見侮也

枯以窾振我心傷悲栗而見侮小人何知

上九悔縮往去來復

悔前之縮振今之復諫往追來後無屈辱

測曰悔縮之失得在後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往不可諫來猶可追

三一方二州侯天玄陽家亦象需卦

陽氣有侯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

太玄別訓 卷之一 望

物順陽長氣以時宣進舒不鬱滿也其願

初一冥賊侯天凶

人道奉天侯時以進陰為之賊凶咎冥應

測曰冥賊之侯時無吉也

冥受陰戕侯天之祥於時匪吉不善餘殃

次二冥德侯天昌

布德於冥協乎天心日以昌大陽長岑森

測曰冥德之侯昌將日也

如日之升煥然昌曜積善餘慶與天為曉

次三侯後時

進修及時曷為其後懸爾鉉基倉庚休叫

測曰侯而後之解也

待時之至時過尚待日月逝矣遷延爾解

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侯穀

詘角不觸直足不踐駟麟之祥有道則見

測曰詘角直足不忤刺也

侯時之穀乃見靈畜仁不忤刺和氣應物

次五大爵集於宮庸小人庫侯空

太玄別訓 卷之一 望

鳳凰來儀集於阿閣小人道庫奚致大爵

又大爵高位以待名賢小人卑下未可虛延

測曰宮墉之爵不可空得也

鳳覽德輝不可空致盛王宮墉仁宇義砌

又爵不空得賢人建業或以素餐庫微何德

次六侯福貞貞食於金

福以正受侯之貞貞鼎以金鉉正位以凝

測曰侯福貞貞正可服也

貞貞之侯大烹之宜於食有福金冊弗違

次七。侯。禍。介。介。凶。人。之。郵。

福。以。六。成。禍。以。七。伏。厥。介。之。衷。惟。郵。之。速。

測曰。侯。禍。介。介。與。禍。期。也。

胡。爾。介。介。慮。以。防。害。適。與。禍。期。滅。孫。是。戒。

次八。不。禍。禍。侯。天。活。我。

不。應。得。禍。禍。或。適。來。天。作。之。孽。修。德。以。回。

測曰。禍。不。禍。非。厥。說。也。

禍。雖。適。來。可。活。不。禍。孽。則。回。天。就。匪。在。我。

又。不。與。禍。逢。常。若。逢。禍。敬。天。弗。渝。何。就。於。我。

太玄別訓 卷之一

聖

上九。侯。厄。厄。天。撲。之。額。

厄。厄。之。侯。不。踏。不。踰。匪。敬。之。持。致。天。之。撲。

測曰。侯。厄。之。撲。終。不。可。治。也。

撲。不。可。治。惟。躬。之。愆。戒。爾。侯。厄。君。子。敬。天。

三一。方。二。州。從。天。立。陽。象。隨。卦。

陽。躍。於。淵。於。澤。於。田。於。嶽。物。企。其。足。

陽。日。上。升。物。日。上。長。企。足。而。從。彌。高。彌。廣。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

寅。賓。出。日。厥。初。尚。幽。月。隨。昧。旦。君。臣。基。修。

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

月。與。日。隨。臣。與。君。應。陰。陽。之。和。厥。基。以。定。

象。推。太。乙。厥。有。二。基。君。基。以。奉。臣。基。以。隨。

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

旭。旭。東。升。卿。雲。有。爛。羣。彙。欣。從。同。瞻。復。旦。

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也。

羣。物。嚮。明。萬。方。一。志。天。無。二。日。更。有。何。之。

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

不。待。人。攻。自。從。厥。正。木。匪。繩。直。后。非。諫。聖。

太玄別訓 卷之一

聖

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

堯。舜。性。之。自。然。之。證。匪。以。牽。復。牽。隨。厥。性。

次四。鳴。從。不。滅。有。女。承。其。血。匡。亡。

鳴。之。雄。唱。從。之。雌。隨。不。滅。之。女。承。匡。祀。危。

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

齊。大。非。耦。魯。以。婚。之。以。承。血。匡。而。亡。于。車。

次五。從。水。之。科。滿。

農。不。越。畔。水。不。越。科。滿。而。自。槩。以。從。厥。嘉。

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

自循科則動罔或越湯武反之王道無缺

次六從其目失其腹

事不目經徒度以腹難為不從君子弗欲

測曰從目失腹欲不從也

目以稽實腹以度虛從目舍腹廢從乃不

又外受引緣中失主宰物欲隨之為害斯大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

食肉遇毒雄黃除之去惡受善君其圖之

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吳

從逆乃凶惠迪以吉雄黃之食毒可以辟

次八從不淑飛禍不逐

所從非善飛禍及已逐之無由傷乎比匪

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

嗟哉子雲胡為從莽飛禍莫訟奸竄之黨

又爾亭空寂爾玄空講君子慎之前鑒不爽

上九從徽徽後乃登於階終

從徽則徽敬乃日躋登階元吉令終弗違

測曰從徽徽後得功也

從善有功先事後得徽謀徽猷令終不忒

三 一陽二陰進二火下中象晉卦

陽引而進物出漆漆開明而前

萬物長養美盛漆漆陽明日進煥發爭妍

初一冥進否作退母

陰惡為否冥進不已邪所由作實退之母

又冥進而長厥陰之否作退而消伊物之母

又否以冥進月陰之邪或作或退匪賊匪嘉

又陽從冥進陰否用退萬物父陽亦為母氏

太玄別訓

卷之一

聖

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德以冥進散乎陰否正道以升邪作以退

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

凡進之道以中為法獨見由中大人不惑

又進由乎道動中刑則大人獨見小人弗克

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

中道為法進不可外離中乃偏或承之害

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

狂簡成章斐然一堂志皆進取未為中行

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

章章陽明狂者之稟不得中道進取亦病。

次四曰飛懸陰萬物融融。

太陽麗空飛懸陰中光被四表物象融融。

測曰飛懸陰若道隆也。

日為君道從以卿雲飛空懸照隆見天雲。

次五進以權疏或杖之扶。

禦侮疏附先後奔奏眾賢之進贊襄哲后。

測曰進以權疏制以尊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權進以禦疏進以附惟尊之制用之為輔。

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

高以上達明以旁燭進乎高明受天百祿。

測曰進以高明其道迂也。

高不驟登明不驟煥日進無疆其道迂遠。

次七進非其以聽咎室耳。

進非其用諫過弗聽止輩受言宜其為聖。

又用此進彼進非其以不惟弗聽咎其碍耳。

測曰進非其以賤滋章也。

聽咎塞耳吝過章毀或轉咎忠益滋讒誹。

次八進於淵君子用船。

淵以船行世以賢濟道德之船利涉淵水。

測曰進於淵以道行也。

方川用楫乘木乃功以道為船遇阻而通。

上九逆憑山川三歲不還。

寇逆憑險久據不下負固外微敢距王化。

測曰逆憑山川終不可長也。

蚩尤有苗負固帝世誅逆格頑終難長據。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巽

三一方三卦釋天玄陽家象解卦。

陽氣和震圖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

雷雨作解震而氣和百果園煦甲坼春柯。

初一動而無名酋。

百果草木甲解枯稅彙釋莫名東君長遂。

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

震和莫名大哉為君健而亨遂品物流形。

次二動於響景。

動捷於響聽之無聲動捷於景觀之無形。

測曰動於響景不足觀聽也。

無聲無形如響如景其動也神難為觀聽。

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
陽和震釋自淵而嶽無間高崇氣至交作。
又居高布令捷如風雷有德無位動亦難為。

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為也。
又物之枯解物之甲陽之為也雷行風發。
又大人高崇德布雷風周被民物圖煦同功。

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

太玄別訓 卷之一 辛

既從高崇棄朋卑下陽莫稅枯非圖煦者。

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
我陵羣澤屯膏吝德高而無民殆哉岌岌。

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
德布陽和物皆圖煦潤我脂膏說釋同軌。

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
和膏徧潤民說無疆兵甲不試來享來王。

次六震於廷喪其和貞。
朝廷尚震四國匪夷和貞並喪物乃平。

測曰震於廷和正俱亡也。

和氣充廷中外克正內震弗寧本亡兼病。

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詢。
震所宜震非以侮物有怒不遷厥詢洒釋。

測曰震震不侮解恥無方也。
震動解險不侮惟和滌厥詢恥解孚實多。

次八震於利巔仆死。
神功不殺不侮天和滌除穢恥宥赦如何。

利俱險伏動而奔逐驢於貨財亡於顛仆。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壬

載寶一車汝負且乘致寇國門殺越用逞。

測曰震於利與死偕行也。
負乘致寇利與禍構君子戒之錫爾壽考。

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
君子赦宥小人遷善維解有孚罪囚丕變。

測曰今獄後穀於彼釋殃。
罪過皆殃赦宥均釋彼何人哉維解孚吉。

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之。

陽壯格陰外攘內寧物無陰賊益用興蕃
初一格內善失貞類

內善之格正類乃失失正滋咎內省維五
測曰格內善不省也

善先寶內廣引善類內格不省志與正拒
次二格內惡幽貞類

惡以內攘貞以幽吉厥悔乃亡美妙川集
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

內惡之格惟已是克幽妙之貞天心淵默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五

又寡慾養心克已復禮雜感內清默存本體
次三裳格聲鈞渝

聲鈞伊裳厥惟禮服格之則渝舍禮奚求
測曰裳格聲鈞無以制也

以禮制心非禮弗履聲鈞之格君子滋懼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

畢以網禽去不用網是謂畢格禽遊浩蕩格句
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

撤網開禽法施正平君子在位愛物仁民

禽格猛鷙除害並育君子用罔春溫秋肅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

弓合角木固以膠漆既釋既離焉用以射
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

壯趾孚窮信不能結射以征凶膠漆之釋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

美金粗石賤消貴息釋小取大美乃日益
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已私惡石禮則良金石克金復天下歸仁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五

次七格其珍類龜縗屬
貞類宜珍印纁綬若格爾羣賢災害並作

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
君子懷珍用匡王國格而去之夫豈不惑

次八格彼聲堅君子得時小人踴憂否
聲堅之格賢慶奸憂慶其彙拔憂其退休

測曰格彼聲堅誼不得行也
拔奸脫距格彼聲堅時崇正誼邪不得行

上九郭其目矯其角不庠其體撲

目不能詳角無由遂。祗羊觸藩首低足企。測曰郭目鱗角還自傷也。

祗羊之觸莫進莫遂目為藩蔽亢壯自戾。

三一方三州。夷。天玄陽家。亦象大壯。陽氣傷剔陰無救癘物則平易。

陽長剔陰陰病莫解於物不傷平易自泰。初一載幽貳執夷內。

始事幽險內多疑貳守我平衡坦夷之自。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番

事險心平載安載寧兩端之執一中之衡。

次二陰夷冒於天罔。

伏險於夷陰用賊物必有天殃罔疏不失。

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戒汝陰夷慎之勿冒。

次三柔嬰兒於號三日不噉。

嬰號終日噉而不噉莊子之言其指同也。

測曰嬰兒於號中心和也。

平林隘巷呱呱厥聲覃訐載道和柔乃心。

次四夷其牙或飲之徒。

飲食之人徒知饜飮至於傷牙何尤甘美。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

食夷其牙饜而匪嘉小人厭腹不知其他。次五中夷無不利。

中心無谿中道于遠如砥如矢何天之衢。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

厥中坦夷四達之衢其道不一右有左宜。次六夷於廬其宅丘虛。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奎

小人剝廬過之為虛前者赫奕今者涼淒。

測曰夷於廬厥德亡也。

不增厥德而速於亡荆棘之址狐兔之藏。

次七幹柔幹弱離木芙金夷。

柔弱幹木附火冶金金知畏火實木之侵。

測曰幹柔芙金弱勝彊也。

木弱金彊彊受弱傷楚利裘馬禍構蔡唐。

次八夷其角厲。

角以自衛胡為夷之威猛觸物反為物羸。

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

剛壯取禍自傷其角。觸之以威。勢失而弱。上九夷於耆利。敬病年貞。

老而致仕。休於傷病。利引高年。常修厥敬。測曰夷耆之貞。懸車鄉也。

懸車鄉閭。士夫致仕。養老乞言。迎之有禮。

三二部三家樂。天玄。象豫卦。

陽始出。與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

陰消陽出。積滯舒與。物得和淖。欣欣樂育。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五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

獨樂其樂。款款自若。不與民同。四境怨作。

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內也。

流連荒亡。淫不一狀。款復款。今王心內蕩。

次二樂不知辰於天。

吹幽息蜡。以時歲功。民樂其樂。利之。不庸。

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

含舖擊壤。惟辰於天。不知帝力。自古有年。

次三不宴不雅。噪嘒啞咋。號咷倚戶。

宴雅俱廢。大非樂世。憂怨悲聲。閭戶相倚。

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

宴禮雅樂。俱廢不作。倚戶之聲。祇增蕭索。

次四拂其繫絕。其縞佚厥心。

心無繫紐。無入不得。何懼何憂。安佚罔慮。

測曰拂其繫絕。縞心誠快也。

拂絕私緣。心無縞係。快哉樂天。君子素位。

次五鐘鼓喈喈。管絃噤噤。或承之襄。

鼓鐘淮水。宴雅不廢。樂極憂隨。誰為襄治。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五

測曰鐘鼓喈喈。樂後悲也。

喈喈噤噤。承襄是懷。樂而無節。能不悲哉。

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

樂何以大。無間神人。兼及於物。和諧以均。

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

民神禽鳥。德無不懷。太和在宇。樂何間哉。

次七人嘻嘻。鬼嘻嘻。天要之期。

治人事鬼。狀以嘻嘻。大命將訖。樂怠而悲。

測曰人嘻嘻。鬼嘻嘻。稱樂畢也。

嘻嘻笑樂人鬼同象蓋稱樂畢和敬以喪

又嘻嘻乎喜或即於嬉樂非以正怨恫之期

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

人鬼之嘻嘻懼樂之畢愆虞以亡亡於知惕

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

懼樂之畢保天之期君子有終敬慎弗違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嗟資

樂不可極極即生悲歌哭同日君子謹幾

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五

朝樂夕哭幾何其速物極則反悔無由復

三一 方三州 爭 天玄陽家 象訟卦

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普施無偏伊何為爭物類競長兩儀匹生

又相彼森齊百彙威儀競長不讓訟於畛畦

初一 爭不爭 隱冥

物物爭長並育不爭道費而隱爭機素冥

測曰 爭不爭 道之素也

原於太素物以道生道隱關物物冥何爭

次二 赫河懼

炎赫云火河為水行水火交耗懼由爾爭

測曰 赫河之懼何可愜也

凡民訟爭始於水火兩敗俱傷愜終奚可

次三 爭射齟齬

君子無爭爭必於射齟齬揖讓以升以下

測曰 爭射閭閻君子讓鄰也

射以觀德德必有鄰君子交讓爭也閭閻

次四 爭小利不首貞

太玄別訓

卷之一

五

小利是爭弗克由貞無見小利大事乃成利句

又人爭小利舍之弗從眾競獨讓守正不昏舊句從

測曰 小利弗絕正道乃昏也

刀錐之末沾沾弗割迷於由正大道乃闕

次五 爭於達利以無方

達爭正道由中而通不昏小利其利無窮

測曰 爭於達爭處中也

處中云爭孫吳之鈴君子由中如爭達然

次六 臂膊脛如股脚腹如維身之疾

胡脛其臂。胡臙其股。枝大於幹。疾維內壘。

測曰：臂脛如股，臣大隆也。

一指如股，一脛如要，賈生涕息憂本病標。又脛如臙，如測句差池，憂在臣盛疾在君微。

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亨于王前行。

執父前驅，伯也爭之。維王之衛，用亨弗遲。

測曰：干矛之爭，衛君躬也。

介冑之士，干矛之爭，君躬之衛，忠勇之經。

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

太玄別訓 卷之一 卒

維狼之貪，遂欲耽耽，弗顧其後，伏弩飛鎗。

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

攫利於前，忘害於後，矢已及之，食猶在口。

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

牙者兩威，掣者獨機，機非正道，智以全軀。

又劉項相虎，鴻門劍舞，惟能智掣，有漢無楚。

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

力與力鬪，虎牙之敵，制之以知力，勞知逸。

三 一方三州，務天玄陰，象蠱卦。

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

草生務長，陽勸勉之物，心咸若事以總持。

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

務勉厥始，方無定指，小人趾壯，亦用罔矣。

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

務以方理，方以素裕，小人罔如，奚謀厥始。

次二：新鮮自求，珍絜精其芳，君子攸行。

自求厥珍，芳鮮絜精，君子明德日新，又新。

測曰：新鮮自求，光於已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空

求新於已，匪以耀人，吾披吾褐，吾握吾珍。

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

法制不以，鮮克由禮，匪鮮匪芳，腐敗失已。

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

縱欲敗度，珍絜弗務，相鼠有體，乃人何顧。

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

矢何以捷，厥朋之羽，君子同升，蓋車相美。

測曰：矢及蓋，厥道然也。

矢以羽前，蓋與車連，言矢及蓋，道固同然。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

務於罔物。務於帛人無益。有益。蛛蠶攸分。

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

於已勉務於人何益。蜘蛛而休。乃蠶織。

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臧若。

華實並芳。用之則臧。君子何若。務蘊其光。

測曰華方用臧。利當年也。

彼春方華。用臧伊早。年當其茂。須爾堅好。

次七喪其芳無攸往。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空

芳利當年。及時以進。如弗勉。務嗟如朝。僅。

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

匪克求珍。棄其絜精華。實腐敗。德隕秋零。

次八黃中免於禍貞。

八上而中。黃中之德。厥正以和。禍不能賊。

測曰黃中免禍和以正也。

和乃致祥。正則修慝。雖經禍地。禍亦潛滅。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

無務速成。欲速不達。興雨祈祈。陰陽和洽。

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和洽雨降。非以驟成。凡成天命。務速敗乘。

陽氣大冒。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

育物陽職。不冒羣昭。信孚物力。各極喬翹。

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

為於無為。不有而有。昭職之事。自然各就。

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

行以道行。事無所事物。隨化流其機如是。

太玄別訓 卷之一 空

次二事在樞。不吝不諉。喪其哲符。

厥事之樞。以哲為符。咨諷弗廣。等於愚夫。

測曰不吝不諉。其知亡也。

咨謀以廢。爰喪其知。事失其樞。其何由治。

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釐。

時有往來。或寒或暑。事與時趣。或衰或紆。

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

事樞在哲。變通趣時。毫釐不失。時措乃宜。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

位正內外事在不代男而女事字育以敗。
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

外弧內悅各務其務男而代丈夫也何措。
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

上下修職無荒無逸食與任稱維王之錫。
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

爾職爾任人代天工各事其事詔祿攸崇。
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

不資羣哲知小任大事來弗堪誰救其敗。
太玄別訓 卷之一 齋

測曰任大自事奚可堪也。
大以獨任力弗能勝誰能扛鼎而不衆擎。

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
高年之翁或扶孤節豎子在後提壺以從。

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幼務敬長追隨遊賞孫弟之方小子知講。

又旅酬逮賤負戴申孝長幼之分先王之教。
又時往時來年有少長少爲長役趣時不爽。

次八男女事十年不誨。

男而女事厥陽之替十年匪貞何足以誨。
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

前戒非務此云不亨家以日替誨救莫能。
上九到耳順止事貞。

逆耳之言受之以順過則速止事罔弗正。
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逆聞順行克由正軌。

楊子太玄別訓卷之二

男
元佑記州
元佑敬三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賈仁緒煥庭全較字

壻王文浚衛川

張
潢開平

從更至應第三

三二方一州更地玄陽家象革卦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太玄別訓卷之二

陽揚氣飛變化相推勢與形革物靈改移
初一冥化否貞若性

否則匪貞冥化未形乃順厥性率之以行
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

否貞性乖冥化性馴少知易向習慣乃成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

七九陽節於時趨盈如軫於道云胡不更
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七九之時當轉而轉軫不失道道應時換

次三化白於泥溜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泥溜之化變其素姿

測曰化白於泥變不明也

質白乃明化溜為黑本體已變汨爾明德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

事有小差更之斯得無煩大更用乃無忒

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

大革非常黎民所懼復白於溜民仰光粹

食則皆見更則皆仰小失復得厥惟民望

太玄別訓卷之二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

宜角而童宜童而角牛馬易形今古錯愕

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

天有常道物有常形變而失常其誰不驚

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於王之更

水車陸杭反道之常利用出入宜更於王

測曰車航出入其道更也

匪宜交失惟宜交得使民宜之以道為則

次七更不更以作病

更不宜更聰明自作。乃亂舊章。是謂大錯。
測曰。更不更能自臧也。

以能自臧。變古之章。道在不易。胡作易常。
次八。駟馬跂跂而更其御。

馬失其調。非馬之咎。更御以往。跂跂不又。
測曰。駟馬跂跂更御乃良也。

宜更而更。更之為善。觀於御馬。其理乃見。
上九。不終其德。二歲見代。

厥德不終。道頌厥宗。不及三歲。憂心忡忡。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測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

不終乃代。二歲為量。代終非德。夫豈能長。
又悲哉。子雲陽飛。測更居攝。而代變勢易形。

又不終。見代飛而改。靈牛童馬。角天常已更。
又初測。孺子二測。軫道化白。變常更御。用告。

又作以能病。代終不長。車航反道。更曰宜王。
又維玄之測。惟鑒惟默。美新而後。誰能爾白。

三二方一州。斷地玄陰。象卦卦。
陽氣疆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

陽進於五。內外剛強。動而能斷。王庭用揚。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

有斧斷物。無斧斷心。惟繩惟矩。內治冥形。
又同心之斷。利足滅斧。繩直矩方。冥不失度。

測曰。斷心滅斧。內自治也。
內斷於心。滅斧之金。能以剛克。邪莫由侵。

次二。冥斷否在塞耳。
心不能斷。冥慮弗臧。外不受善。柔闇奚剛。

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四

內斷滋否。中心狐疑。謨猷入告。弗聽良規。
次三。決其聲。經利以治穢。

去塞治否。決汝聲。經納諫。受言克治。邪穢。
測曰。決其聲。經利有謀也。

謀以資斷。病在疑塞。聲經既決。心斷斧滅。
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

我謀匪臧。厥為我否。無功而食。苟祿伊恥。
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

謀無足採。伴食於朝。世間恥事。不在簞瓢。

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

君心能斷不牽左右。治理周疑。草生在宥。

又獄惟大命。明慎不留大小。克斷乃無羈囚。

又宥罪赦過。大小以情。君子維解字於小人。

測曰大腹決脫斷得理也。

士曰大理得理能斷決之脫之平反皆當。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闕乃後有錢。

當斷不斷反受其殃。鉞乘於後仇豈爾寬。

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五

除奸弗決反為奸除及身受害失斷爾辜。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燦。

七庚義斧斷乃甲仁威克厥愛德大光明。

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

仁以義斷不失姑息。庚甲一心孔碩有燦。

次八勇侏之樹盜蒙決矣。

樹惟勇侏而蒙盜決以重治輕倚法罔削。

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

侏儒之勇其樹原輕遂蒙盜決妄斷失平。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

相彼斧刃蛾蛾飛揚利如匠氏審曲面方。

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亂如飛蛾惟斧斯征利用繩矩匠人之貞。

三一 二方一州。毅地玄陽家。亦象夬卦。

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氣剛以毅不隨物靡敢行惟良物皆信志。

初一懷威滿虛。

懷不惟德而惟其威方見其滿旋見其虛。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六

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滿而歸虛初懷厥畏道德消亡前初為貴。

次二毅於心腹貞。

克毅於內永貞勿替堅剛守道君子之志。

測曰毅於心腹內堅剛也。

心腹內也毅然不屈堅剛之貞可知道力。

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

威見厥面戴之滿頭君子滿故小人日驕。

測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兜。鑒。自。戴。威。滿。於。頭。小。人。何。勝。長。於。逞。驕。

次四。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德器之粹。有道可說。言柔且毅。中和無缺。

測曰。君子說器。言有方也。非道不說。使人能器說毅。故難事柔乃易。

次五。不田而穀。穀於棟。棟。無功而祿。乃為素餐。君子食力。坎坎伐檀。又祿不可棟。胡然棟之三公。不易萬鍾。何為。

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七

不稼不穡。取禾三百客。有何能。能無媿色。

次六。穀於棟。柱利安大主。大木之得以棟。則疆大厦之支以主。則安。

測曰。穀於棟。柱國任疆也。棟柱之穀。建爾疆幹。社稷之安。國以永捍。

次七。觥羊之穀。鳴不類。巨羊剛剛。其鳴於羣。厥聲不類。匪為知音。

測曰。觥羊之穀。言不法也。羊巨聲。猛不與類。諧。強猛之言。不與法裁。

次八。殺於禍。貞君子攸名。大節不辱。伸正氣者。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測曰。殺於禍。貞不可幽。部也。正道自持。不屈於禍。日月心懸。幽部奚可。

上九。狶殺其牙。發以張弧。殺牙張弧。猛以取辜。豕突之逞。天吏之誅。

測曰。狶殺其牙。吏所獵也。維絺之牙。奮怒而毅。維弧之張。獵之者吏。

三三。方一。裝。裝。地。立。陰。象。旅。卦。太玄別訓 卷之二 八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陽亨用事。下為陰據。爰戒之。裝見微而去。

初。幽。裝。莫見之行。治裝欲行。幽而莫見。君子察微。幾先能辨。

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裝以幽戒。行色未露。身猶在庭。心馳津渡。

次二。鳴。驚。慘。於。水。翼。彼。南。風。內。懷。其。乘。鳴。驚。之。翼。南。風。之。乘。懷。憂。莫。遂。憂。慘。於。水。

測曰。鳴。驚。之。慘。懷。憂。無。快。也。鳴。驚。之。慘。懷。憂。無。快。也。

翼者乘風快哉。霄翺胡為憂慘。堅水道窮。

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志決於往。往如其志。適我願兮。喜也何似。

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懷憂而往。爰得所快。如翼南風。水激莫害。

次四。鷦鷯朝飛。蹕於北嚶。嚶相和不輟。食。北為陰幽。雉引其雋。飛蹕鳴食。自得忘憂。

測曰。鷽雞朝飛。何足賴也。于飛垂翼。不食三日。矧彼嚶鳴。羣啄不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九
又君子攸行。樂饒樂澗。國賴羽儀。何堪朝散。

次五。鴻裝於溜。飲食頤頤。於溜頤頤。於磐衍衍。鴻裝之漸。志匪食歡。

測曰。鴻裝於溜。大將得志也。志不素飽。大試大效。於溜之裝。爰得所樂。

次六。經衢周九路。不限其行。履。經彼康莊。周行九達。其行之覆。豈道之快。

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不蹟於蹊。而顛於衢。裝行大道。商旅戚之。

次七。裝無儼利。征咎。耀爾裘馬。行色無儼。翩翩征客。利往咎隨。

又孤行無儼。僮僕俱喪。咎將隨之。利征何當。

測曰。裝無儼禍。且至也。征途長涉。視無儼色。盈載之裝。寇來不測。

又喪僮無朋。獨行憂憂。長途日暮。裝與禍櫻。

次八。季仲播軌。泣於之道。用送厥往。伯也前驅。遠從征役。季仲送行。坂車而泣。

又嗟仲嗟季。役從征軌。泣送道塗。出關無侶。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十
測曰。季仲播軌。送其死也。伊生之裝。胡送之泣。尚慎旃哉。嗟季役。

上九。裝於昏。云胡夜行而昏。而裝子胥出關。晝日伏藏。

測曰。裝於昏。尚可避也。辟難之行。古人或有。厥裝於昏。潛往无咎。

三三二部。一州衆五土。中象師卦。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婢大衆多。信之既高。懷之維齊。宣明湯令。物盛無違。

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於、田。
謂、兵、猶、火、始、冥、勿、禍、速、聽、乃、言、兵、休、農、播。
又、嘒、諫、好、兵、農、廢、耕、穫、馬、食、稻、梁、尸、橫、阡、陌。
測曰、兵、冥、之、始、始、則、不、滅、也。
兵、猶、火、也、弗、戢、自、焚、不、滅、厥、始、端、弗、克、冥。
又、或、云、荆、尸、陳、于、田、野、佳、兵、弗、祥、及、耕、耘、者。

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溫。
不、刃、不、陳、溫、有、如、春、四、國、賓、貢、乃、來、祥、麟。

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十一

兵、刃、不、試、麟、貢、乃、至、遠、以、德、服、匪、以、威、制。
次三、軍、或、繫、車、丈、人、摧、拏、內、蹈、之、瑕。

繫、車、摧、拏、制、勝、廟、謨、取、攻、厥、內、不、撓、師、徒。

又、或、繫、之、車、或、執、之、拏、未、為、廟、算、不、免、內、瑕。

測曰、軍、或、繫、車、廟、戰、內、傷、也。

樽、俎、折、衝、勝、在、廟、戰、內、傷、伐、謀、老、成、功、建。

又、折、衝、於、廟、不、戰、而、屈、或、至、繫、車、內、瑕、滋、威。

次四、虎、虓、振、厥、豹、勝、其、秘、否。

闕、如、虓、虎、勢、振、威、與、或、豹、之、畧、秘、反、以、勝。

又、維、虎、之、奮、否、於、豹、鈴、威、張、謀、密、請、問、孰、賢。
測曰、虎、虓、振、厥、如、鷹、之、揚、也。

維、虓、之、振、如、鷹、之、揚、豹、以、秘、勝、軍、威、宜、藏。

又、虎、旌、豹、函、軍、容、衆、揚、非、不、威、勝、否、臧、之、防。

次五、蹀、戰、啗、啗、若、熊、若、螭。

衆、以、蹀、戰、啗、啗、熊、螭、惟、力、之、恃、貞、豈、王、師。

測曰、蹀、戰、啗、啗、恃、力、作、王、也。

恃、力、作、王、以、衆、以、疆、仁、者、無、敵、力、所、莫、當。

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訕、腹。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十二

兵、先、義、聲、如、雷、如、霆、匪、徒、震、耳、折、服、其、心。

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

兵、勢、大、震、威、行、遠、近、大、畏、小、懷、王、師、以、正。

次七、旌、旗、絳、羅、干、戈、蛾、蛾、師、孕、言、之、哭、且、暝。

旗、絳、不、揚、蛾、蛾、戈、亂、婦、孕、喧、師、哭、暝、弔、望。

測曰、旌、旗、絳、羅、大、恨、民、也。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哭、暝、喧、師、大、恨、喪、辱。

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與、尸。

兵、無、旺、氣、衰、衰、病、骨、尸、不、見、與、全、師、以、退。

又病而驅戰衆至與尸下令速退保此衰衰
測曰兵衰衰不血刃也

兵云衰病以戰不勝慮勝後會退不血刃

又天時地利衰病匪宜惟不血刃全軍以歸

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

斧缺柯折師久弗克宜止勿伐伐則傷血

測曰刃缺柯折將不足往也

軍器弗除將怠師老往必與尸血流原草

三三二方一州密地玄陰家象比卦

太玄別訓卷之二

陽氣親天萬物九蘭咸密無間

陽從地升上與天親物生茂密氣無間形

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

昆侖旁薄密無間隙視之弗見幽以大闢

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

有間乃疎無間斯密靜而樞幽動而徧給

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卽次

日月之至猶之卽次三月不達未盡密比

測曰不密不比違厥鄉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守厥舍卽次皇皇
又匪爲密比逐物心違如彼遊子出乎鄉閭

次三密於親利以作人

心戀弗釋密於天倫人爲利動利在人親

又謂他人昆謂他人父匪親而親惟利之故

測曰密於親爲利賊也

衆情之密以利爲臧物趨物附金白金黃

次四密於腥臊三日不覺殺

蘭室無香鮑肆無臭腥臊不覺久爲密就

太玄別訓卷之二

測曰密於腥臊小惡通也

小惡之通久而益密日狃日深大惡之積

次五密密不罅嬪於天

禹無間然厥德配天稍求其罅密何有焉

測曰密密不罅竝天功也

女媧古皇云補天缺密密神功天完無裂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

比匪乃傷君子所戒臭分薰藉同器斯害

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

異同之匹。物以羣分。胡爲此惡。鮑肆弗聞。

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

測曰。密口小鰓。賴君逢也。

羣小鰓。鰓。讒言密。湊賴有明君。如縫其口。

次八。琢齒依齧。三歲無君。

胡以琢齒而依乎齧。號亡虞後。晉執其君。

測曰。琢齒依齧。君自拔也。

齒與齧依琢之。並拔君有密鄰。胡爲自伐。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五

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惟先下民後。乃如此。

測曰。密禍之比。終不可奪也。

密禍之比。說字於剝。效死勿去。掘鼠羅雀。

三。二方一州。親地玄陽家。象比卦。

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

物含仁愛。惟陽之施。陽性真篤。衆象怡怡。

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

親不以汎愛有等差。齟齬非其循節。以施。

測曰。親非其膚。忠心閑也。

愛膚則浮。由中者切。不爲泛施。心有限節。

次二。孚其肉。其志資戚。

骨肉之孚。切而資戚。越射談笑。兄射涕泣。

測曰。孚其肉。人莫聞也。

肉則非膚。乃關休戚。切身至情。語人何益。

次三。螟蛉不屬。螺贏取之不迓侮。

螟蛉有子。不自屬。愛螺贏爭取。不相攻。碍。

又親而不親。不親而親。取而象之。螺贏螟蛉。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六

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

一體之親。不屬乃失。豈無恩勤。遺之他室。

次四。賓親於禮。飲食几几。

賓之初筵。秩秩其几。式飲式食。而親於禮。

測曰。賓親於禮。賓王偕也。

嘉會合禮。觀國之光。親賢貴德。用賓於王。

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

廢郭寵陰。見幾垂綸。況乃行忍。而曰滅親。

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

所厚者薄其誰為親忍及妻子猶作美新

次六厚厚君子秉斗

六言厚厚猶云親親從親及疎均愛愛人
又厚所當厚親不失親執樞而運斯以得人

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彊也

恩有加厚親無或施大臣不怨故舊不棄

次七高亢其位庫於同事

貴而執賤高同於卑德盛禮恭萬民所歸
又君子謙謙胡爾高亢無民無輔庫役同狀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七

測曰位高事庫德不能也

厥位既高卑以自牧有德謙謙無能粥粥
又巖巖具瞻何事卑辱德亢無民不能羣服

次八肺附乾餼其幹已良君子攸行

伊有乾餼尚肺附之伊有良幹盍往取之

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

幹良攸行如肺之附我不自材皆我助
又視汝肺附乾餼是親小人良幹君子隱淪
又爛羊之頭侯於關內汝有良幹衆材皆棄

上九童親不貞

蒙養以正乃作聖功如與邪比傲長童蒙
又失在丈夫繫惟小子所親匪貞賢哲用鄙

測曰童親不貞還自亥也

言行見聞親非其正童子何知根亥受病
又此於頽童自失其正伊禍之根家國宜慎

三三二方一州象小畜卦

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
又外陽內陰大滿小斂小畜之象微陰尚掩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七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

陰小自斂不貸陽施安人正國利用無違
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

內自小斂不假陽施克持滿大道當如是

又過侈不斂必窮而貸以約鮮失小斂道大

又小斂之家儉約不貸道在持盈大滿當戒

次二墨斂戴戴需我匪貞

循於繩墨小斂戴戴何以匪正需注則然
又戴戴者何維墨之斂計及秋毫道大光顯

又或云。肯墨載載不遺。銖之斂。何以光輝。守約不失。如斂於墨。載載未光。終無差貸。

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

或見小利。大事不成。勿用。之用。舍莛植楹。

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

狃小失大。昔賢所戒。舍爾載載。光顯可待。

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

悉斂苛刑。下生怨詈。財聚民散。害大於利。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丸

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

小斂戴戴而肆鞭撻政務繭絲心無惻怛

次五畜槃而衍繭純於田

樹畜繁衍田家蠶繭惟正有供羨稅無斂

測曰畜槃繭純不奪時也

載畜之榮。繭熟盛蠶農時不奪征斂以實

次六閔而縣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

閔而心憂縣而力弱戒汝苛斂大善是作

又聚斂小人罔知所戒哀此罷民云胡不察

測曰。閔綿之戒。不識微也。

閔繇罔戒民力以憊政不識微乃召菑害

次七夫牽於車妻爲剝荼利於王姑不利公家病

王姑戚族公家天室利私廢公男婦窮力

測曰牽牛剝茶斂之資也

牽車以輪剝荼以食斂不敷八民無餘力

次八大斂大巔。

公私交斂。物力大詘。奪民之天邦本。以撙

測曰大斂之巔。所斂非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F

無藝交征顛厥邦本王姑之資公家之困

上九斂於時利圉極舊

敝不失時利用屯圍預防極苗不至饑餒

又。以時而斂。緩急民便。惟利是圉。極菑乃界。

測曰斂於時奚可幾也

敏必於時不可預期時饒時拙酌濟盈虛

征一緩一維其時矣。先期并求難爲幾矣。

方一州
 部三
 疆地
 九金
 土土
 家
 象乾卦

陽氣統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

惟剛惟健。統象乾乾。物資有萬。樹春昂肩。

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

中競而彊。否貞不臧。戒之勿用。舍正非剛。

測曰彊中否貞不可與謀也。

剛復自用而失其正。欲有謀焉。具曰予聖。

次二鳳鳥于飛修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困。

鳳修其羽亦傳于天道與時遇夫何閑焉。

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

道無可困得時布翔覽輝揚采耀于家邦。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

大厦之建柱梁是崇微而莫輔匪中匪隆。

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

克正其基乃中其柱柱之不中基不正固。

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樞樞。

取人以身聰聰視明無或壅蔽。

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

樞樞庶士何以來之耳目不惑賢路開之。

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

以德以力彊梁攸分小人肆橫君子溫文。

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

得志在位或益之尤彊梁以力乘勢可憂。

次六克我彊梁於天無彊。

彊梁以德未可以克元善不彊克之反弱。

又彊梁以力不可不克申錫無彊克之乃得。

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

大美惟德基於剛健摧而本柔何以基善。

又恃力者亡恃德者昌力能自克美大無方。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次七金剛肉柔血流於田。

任剛摧柔血隨金流嗟此弱肉拋爾田疇。

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

尸班於田維兵之戕血流於田維法之傷。

次八彊其衰勉其弱。

勝勉為善齊楚何畏反弱為彊修德乃貴。

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

衰克自振非戰非陳惟德之勉誰能力勝。

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

拔山折柱其人力猛既顛且蹶豈謂灾肯

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

三二方二州一睥地玄陽家亦象乾卦

陽氣神睥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

初一睥於內清無穢

純白在中睥由中蘊穢氛莫于清於冰鏡

測曰睥於內清無穢也

太玄別訓卷之二

厥睥於內惟瑩惟潔志氣清明雜穢不接

次二冥駁冒睥眇於中

中本純白冥駁冒之睥如眇如心自倬之

測曰冥駁冒睥中自慙也

內睥之清適為駁冒自省多疚奚言浩浩

次三日上於天耳下於淵恭

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天淵上下恭己以通

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

耳目所及周於天淵匪矜聰察建極幽玄

次四小人慕睥失祿貞

志潔辭祿歸真反璞白璧之懷匹夫無辱

測曰小人慕睥道不得也

小人慕睥志不干祿揆之於道不得喪璞

又守吾之素却外之祿小人潔身以道自淑

次五睥於幽黃元貞無方

其血玄黃天地之雜睥然清明元貞開豁

測曰睥於幽黃正地則也

幽玄者天雜黃匪睥睥如含章臣則正地

太玄別訓卷之二

次六睥承愆易

乾陽純粹愆承亢悔道與時窮德行恒易

又陳賈過周司敗過孔大睥承愆坦易以貢

測曰大睥承愆小人不克也

大睥者聖承愆以正非德如乾亢悔乃病

又舜之不告周之不知大善受過小人則疑

次七睥辰愆君子補愆

仁體已睥三月不違時有小間復在須臾

測曰睥辰愆善補過也

純白之體時有小惡善以補過乃為大賢

次八、辟惡無善

白。可。受。黑。黑。難。受。白。小。人。不。仁。仁。何。由。得。

測曰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

內外皆惡難與為善雖有良臣忠告莫獻

上九、辟終永初貞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純。亦。不。已。永。貞。無。窮。

測曰辟終之貞誠可嘉也

永厥初貞辟終純一嘉樂君子如金如錫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三。一。部。二。家。盛。地。玄。陰。象。大。有。卦。

陽氣隆盛充塞物竄然盡滿厥意

體物不遺為德其盛氣充意滿性命各正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

道。費。而。隱。德。顯。而。微。盛。而。章。炫。匪。墨。何。基。

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

墨云冥默藏用顯仁用不能藏顯將何因

又聞然日章的然日亡盛而非墨鮮克密藏

又大有初九曰无交害有先言無冥德斯在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

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作。善。不。伐。衆。善。之。歸。

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

謙不自滿厥德深遠克匪其彭公乃用享

次三、懷利滿勾不利於公

小。人。之。勾。惟。利。是。懷。享。於。天。子。公。何。有。哉。

測曰懷利滿勾營私門也

私門是營鮮計公室盛滿之懷有害无益

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臣。不。一。臣。官。盛。任。使。周。禮。六。官。門。皆。如。此。

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

國有仁賢分猷效績雖小而盛臣臣皆職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揮揮

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福。方。隆。伊。禍。斯。迫。

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

誰何之福言提之禍小人志盈寵斯敖情

次六、天錫之光大開之懸於謙有慶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光大謙謙慶斯來聚

測曰天錫之光謙大有也。

惟艱匪咎惟謙乃光有大不有申錫无疆。

次七乘火寒泉至。

堅水之至履霜始之寒泉之至乘火倚之。

測曰乘火泉至禍不遠也。

乘之炎炎胡為冷然泉至火滅禍匪自天。

次八挹於滿熒幾後之傾。

泉挹於滿火熒而危先否後傾倚伏之幾。

測曰挹於滿幾危也。

太玄別訓卷之二

挹之者滿乘之者危厥禍匪遠君子知幾。

上九極盛不救禍降自天。

天命靡常勢極乃反極盛之餘莫救其患。

測曰極盛不救天道反也。

盛滿之極憂虞乘之天道之反人事繩之。

三二方二卦居地玄陽象家人卦。

陽方躐膚赫赫為物城郭物咸得度。

物何城郭陽赫躐膚包承得度府間精麤。

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

無非無儀匪譽匪咎克守汝貞家道用久。

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

厥譽之來厥咎之集兩無所居物恒是力。

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

婦無宴私奉姑用洗致孝致敬中饋乃理。

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

不私相奉祇以奉姑微我無酒載懸其壺。

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

惟長與幼乃序其序子代父勤克肖用譽。

太玄別訓卷之二

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

厥考肯堂子乃肯構家能有興克昌厥後。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远。

克閑有家惟堂之慶豕共狗远閑失斯競。

又視汝有堂不設之限蹄跡交如獸畜用歎。

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

載慶於堂維家之體豕從何來維閑之廢。

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

富家大吉好合既翕如彼舳艫安貞調適。

測曰舳舻安和順其疆也

大舟之楫既安且和疆分內外順適用

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

井竈之親在中饋吉胡以外之乖睽已極

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

內職不修而外是掌中饋既乖三歲弗享

次七老夫攬車少女提壺利考家

思婚其婦有依其士交相愛也成厥家治

測曰老夫攬車其體乃壯也

太玄別訓卷之二 无

援車提壺交愛有孚乃莊其體反身威如

次八反其几雙其牝厥家不旨

雙牝二女反几志睽居同行背家誼日離

測曰反几雙牝家用不臧也

同居二女志不同行家有睽象何足以臧

上九株生葉其種不絕

旁藁之生於彼株幹種類之滋蕃育不斷

測曰株生葉其類乃長也

家有種類由幹而葉斧斤勿尋繁乃枝葉

三二方二州地玄陰家象井卦

陽高懸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

陽高懸象有物有則匠以肖形如循行墨

初一造法不法

制度不度罔遵王路造法不法罔守令甲

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法不足用民罔由法書契之興以治以察

又新莽之法援古以造非以宜民徒以肆傲

次二羣法以中克

太玄別訓卷之二 三

為貉為桀失中之則法惟用中師古不忒

測曰羣法以中象之所共也

極建乎中會極歸極執中為衡宜民不易

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

舍而準繩棄而規矩小大弗由道爽其美

測曰準繩不甫其用爽也

定以準繩用之勿爽弗信弗從失宜難彊

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

法以我施民莫違我匪我之威由法之可

以身作則下由上行是規是矩是準是繩

次五緇陸陸餅寘腹井潢洋終不得食

蘭綉爾瓶外斷中盈倚井而渴羨彼泉清

又繡井瓶羸井渫不食中有寒泉無由以汲

測曰餅糞腹非學方也

餅腹之寘。乃中之室。學不通。方資取。無術。

次六於紀於綱示以貞光

小紀大綱百爲具舉。正而不偏。光而不晦。

大立別訓
卷之一

主

測曰於紀於綱大統明也

君爲臣綱臣爲君紀厥統之大貞明爲美

次七密網離於淵不利於鱗

數畧入池池魚之泣嗟此鱗鱗堪爾密密

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

苛法之張密網之戕民其魚矣君子用傷

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

義以輔仁刑以弼敎法正其辜使民勿效

測曰正彼有章陵而至也

驅而之善有恥且格惟辜非責縱之弗得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於愆

井○堯○无○咎○平○不○濫○衍○無○幹○橫○流○愆○咎○奚○免○

又法惟井井幹而勿衍谿谷是患濫阱乃愆

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

奚爲無幹。厥井不甃。妄恣之法。濫衍可憂。

三三
 一部二方
 家州
 應
 五地
 土玄
 中陽
 中家
 象
 離卦

陽氣極於上。陰信萌於下。上下相應。

陽氣上極陰息下萌。一氣相應往來不爭。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初六 幹羅如五枝離如

幹五而六六甲之旋枝六而五五子之元

又幹六枝五羅如離如羅之非密離之非疎

又六幹律呂五枝聲音羅如旋生離如辨清

測曰幹羅如附離君也

附之離之宮以君之甲一子一皇極因之

又枝附於幹離於其羅羅者君也離者應多

又律旋六幹聲辨五枝宮君黃離高下應之

次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

上。生。下。生。準。歷。依。律。陽。唱。陰。和。違。乖。時。極。
測曰。上。施。下。和。匪。其。肯。也。

施。者。陽。唱。和。者。陰。隨。若。肯。堂。構。匪。應。乃。違。
又。皇。極。經。世。聲。唱。音。和。子。雲。約。法。堯。夫。識。破。
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罟。罟。

仰。觀。天。文。厥。象。如。網。交。錯。從。橫。經。緯。朗。朗。
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

經。從。緯。橫。罟。罟。高。明。天。文。察。變。人。文。化。成。
次。四。援。我。罟。罟。羅。於。野。至。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脫。之。罟。罟。羅。其。來。網。不。大。解。豈。曰。仁。哉。
又。罟。罟。羅。紛。布。於。野。誰。至。而。援。應。在。仁。者。

測曰。援。我。罟。罟。不。能。以。仁。也。

不。援。匪。仁。援。則。德。我。羅。於。野。至。此。脫。彼。墮。
又。從。橫。天。網。九。野。罟。罟。為。緯。為。經。仁。兼。義。講。
次。五。龍。翰。於。天。貞。栗。其。鱗。

飛。龍。在。天。剛。健。中。正。惴。惴。其。栗。亢。悔。斯。病。
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若。墜。之。淵。終。日。乾。惕。

次。六。熾。承。於。天。冰。萌。於。地。

乾。陽。極。亢。坤。陰。始。凝。亢。則。天。熾。凝。則。地。冰。
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陽。退。陰。進。暑。往。寒。來。承。天。萌。地。應。節。相。推。
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

陽。退。漸。衰。陰。日。彊。勝。敗。類。滋。蕃。應。之。以。正。
又。勢。雖。就。衰。德。當。日。彊。天。地。變。化。保。爾。蕃。昌。

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

陰。彊。陽。衰。善。敗。厥。類。君子。惡。之。植。正。為。貴。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

陽。極。之。徵。厥。陰。乃。應。井。梧。一。葉。天。下。秋。信。
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

極。之。為。亢。徵。之。為。冰。九。上。六。初。應。若。釋。彌。
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

元。善。之。長。乃。離。於。極。天。人。應。之。爰。主。大。稷。
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止。也。

首。出。庶。物。元。德。離。極。萬。國。咸。寧。仁。應。無。敵。

從迎至昆第四

三二方二州迎地玄陰家象咸卦。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迎而迎之。

初一迎他匪應無貞有邪。

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并也。

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

太玄別訓卷之二

淵潛自陵卵化蛟形人言陰感百姓同聲。

測曰潛蛟之化中精誠也。

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

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微也。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嘒鉤貞。

男珠其目婦鉤其嘒下裳上衣感宜正接。

測曰裳有衣襦陰感陽也。

次五黃乘否貞。

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

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

太玄別訓卷之二

天地交感萬物化生各以類應時靡有爭。

次七遠之眡近之梧迎父迎近。

測曰遠眡近梧失父類也。

次八見血入門拊迎中庭。

測曰見血入門拊迎中庭。

子盡之變有讒無賢嗟戾太子開第虛延。

又新莽行忍。血漬門。寢誰能見之中庭滅影。
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

門內見傷非賢莫衛。躬迎四皓子房長計。

又立武之門手足推刃得衛者勝曰賢何忍。
祭仲呂封媿穎考叔小人全親鄭庭悌。

上九濕迎牀足。孥於牆屋。

夜半之啼剝牀以足施孥牆內濕迎禍速。

測曰濕迎牀足願在內也。

驪姬在內晉獻願適誰謂濕迎而非孥設。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三三二方二州遇地立陽象姤卦。

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

小來大往陽消陰長何以相逢始遇之象。

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

神明師嚴幽遇於夢帝賁良弼恭默敬奉。

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

晝思夜夢思正夢正遇神於幽理得志定。

次二衝衝兒遇不受定之論。

往來衝衝寵遇靡定教子義方弗納正論。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胡為不受衝衝兵阻。
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

有寵好兵阻兵安忍子厚不肖衝衝莫禁。

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

天地相遇往來無形得匪妄求婚姻以正。

測曰不往來不求士女則也。

不往自來不求自得無心而遇士女之則。

又。不往不求無心相遇士女之則則乎天地。

次四個偶兌人遇雨厲。

太玄別訓 卷之二

三

僕僕碩人口舌逢悅遇以恩澤階厲可決。

測曰兌人遇雨還自賊也。

貌肥口利遇雨若濡巧言亂德賊仁賊義。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

田為詭遇朝獲十禽使掌嬖乘恥不能禁。

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

詭遇得禽羞若丘陵馳驅宜範誠勉守貞。

次六俾蛛罔罔遇蠱利雖大不得從。

蛛罔遇蠱利大難從子孫蟄蟄豈爾能縈。

又趨趨阜螽蛛網遇之從之不得將安利之
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

實圖利之害安避之蛛而蛛而罔或廢之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

又吁嗟麟角振振公族匪正有肯无妄之辱
又君父遇辱而匪正命吁嗟吁嗟伊麟之定

又嗟彼新莽胡傷公族麟兮麟兮尙振爾角
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

尙振厥角救爾三綱君父之衛直道之行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完

又辱非正命大義克信而能觸邪其角乃振
次八兩兇闕一角亡不勝喪

兩雄角敵必有一亡克振者勝不振者傷
測曰兩兇闕亡角喪也

又天命之正物理之常角弗能振兩闕一亡
又誰能振角而觸莽兇遇大敵勇麟兮公子

上九觥其角遇下毀足
又觸兇之角克振在觥下折其足兇何能爲
又道以直行則以柔克角振而觥遇下足折

又觥角毀足誅兇使仆子房子陵策興策復
測曰觥其角何可當也

又觥角莫當兵鈴之藏勇而示弱柔而挫剛
又厥後中興昆陽之兵觥角毀足於茲可徵

又誰實教之故人子陵誰先測之伊維子雲
又莽也謙下而觥其角毀足之憂遇強輒戮

三三二方二州
三三二部二家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餘之
象鼎卦
陰沃以灑豈曰雨虧陽執而餘以濯攸宜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早

初一竈無實乞於鄰
道德之竈實同井養無實乞鄰匪炊匪爨

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
竈爲空名而無實享王孫媚之鄰媼拊掌

次二黃鼎介其中齋不飲不食乎無害
又厥鼎象黃介而中齋匪惟飲食誠字爲最

又金鼎特峙中統外齋乎非飲食山澤無寐
測曰黃鼎介中康貞也
又日介曰齋惟廉惟貞明信不害飲食非親

又鼎介而黃建中治旁中廉以正嘉德用彰
次三竈無薪黃金瀕

竈或無薪無由以亨黃耳金鉉如委荒瀕
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

國無仁賢則國空虛有才不用鼎鉉何居
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

常飪以鬲隨用無擇勞力食人取之即得
測曰鬲實之食時我奉也

維鬲之實食以奉我朝饗夕殮無時不可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望

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
鼎可觴薦上帝是享匪以齊莊倫于褻養

又大烹維鼎而觴倫之齊莊不致誰與賓之
測曰鼎大可觴享無意也

伊鼎之大可與觴偶志不成享將同瓦缶
次六五味酥調如美如大人之饗

五味之調和羹之美以養聖賢三公燮理
測曰味酥之饗宰輔事也

和羹用饗汝作鹽梅宰輔之事五味攸宜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歐哇之疾至
伊誰烹牛而不濯釜載脂載肪爰歐爰歐

測曰脂牛歐歐不絜志也
大牢之烹可以享帝歐歐之疾惟不絜志

次八食其委雖噉不毀
噉蹴以與簞豆皆委雖噉於門其節不毀

受人之食急而相委雖噉之儔義不忍毀
測曰食其委蒙厥德也

食云其委厥德非美不潔之蒙誰屑為取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望

又推食食之乃蒙厥德義不相負奚毀其節
上九竈滅其火唯家之禍

竈以火治而或滅之禍於而家其誰儲之
測曰竈滅其火國之賊也

禍于有家賊于而國胡竈之煬而火之滅
三二方二州大地玄陽家象豐卦

陰虛其內陽逢其外物與盤蓋
物象盤蓋而承其蓋內虛外逢離與震會

初一淵潢洋包無方冥

淵涵中虛靜深。有本周及無方。原泉混混。

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也。

資之既深。原逢左右。淵涵無方。靜虛中有。

次二。大其慮躬自鑣。

意廣務大。中無真宰。思慮徒勞。躬自磨敗。

測曰。大其慮。為思所傷也。

務豐失豐。慮大失大。思勞而傷。君子宜戒。

次三。大不利。以成大。

漢不自漢。江不自江。不可以泳。不可以方。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聖

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

河海之大。不擇細流。作基於小。萬派兼收。

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

務為壯觀。不務切實。鳴。豫。匪。謙。虛。聲。何益。

測曰。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

去其切實。徒來虛名。門郊自大。豐屋同形。

次五。包荒以中克。

豐亨尚大。泄中撫外。上假勿憂。日中宜戒。

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

九夷之督。包荒並育。建極以中。莫敢不服。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

汝毋忽小。大失之由。汝毋輕少。多失之憂。

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

以端則微。厥禍將大。君子矜細。斯以無害。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舖。

志廣務遠。大為奢迂。克繩以正。損汰益舖。

又。日費萬錢。無可下箸。約以簋。告可舖。十戶。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聖

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

縱慾敗度。豐日就耗。自削其非。損為益道。

次八。豐牆峭。崩三歲不築。崩。

厥牆之豐。而峭其趾。基不加培。三歲傾圯。

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

豐牆百堵。趾峭必崩。定傾宜早。築之登登。

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

豐屋蔀家。闕戶闕蔑。天際之翔。終否以竭。

測曰。大終以蔑。小為大質也。

屋。翔。天。際。終。以。豐。敗。或。器。之。小。質。受。以。大。

三。一。部。一。家。廊。地。玄。陽。家。亦。象。豐。卦。

陰。氣。應。而。念。之。陽。猶。恢。而。廊。之。

惟。應。惟。念。陰。已。翕。之。乃。恢。乃。廊。陽。猶。闢。之。

初。一。廊。之。恢。之。不。正。其。基。

陽。廊。以。恢。陰。為。之。基。始。非。其。正。將。不。免。摧。

測。曰。廊。之。恢。之。始。基。傾。也。

德。崇。業。廣。定。於。始。基。始。基。已。壞。何。廊。何。恢。

次。二。金。幹。玉。楨。廊。於。城。

太。玄。別。訓。卷。之。二。 巽

乃。金。乃。玉。為。幹。為。楨。基。正。而。固。弘。廊。於。城。

測。曰。金。幹。玉。楨。蕃。輔。正。也。

金。玉。維。蕃。輔。廼。王。國。正。厥。不。基。豐。功。駿。業。

次。三。廊。無。子。室。石。婦。

家。雖。恢。廊。而。無。子。嗣。妬。婦。專。房。石。不。生。宦。

測。曰。廊。無。子。焉。得。後。生。也。

媚。嫉。之。輔。同。於。石。婦。焉。得。後。賢。恢。我。疆。祚。

次。四。恢。其。門。戶。以。禦。寇。虜。

國。之。門。戶。恢。其。基。同。寇。虜。雖。強。莫。我。敢。顧。

測。曰。恢。其。門。戶。大。經。營。也。

經。營。之。大。門。戶。邊。庭。非。務。遠。畧。萬。國。咸。寧。

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

天。門。堂。階。既。開。既。恢。務。為。崇。壯。或。失。良。規。

測。曰。天。門。大。開。德。不。滿。堂。也。

維。堂。則。恢。維。德。則。狹。德。不。滿。堂。天。門。空。閒。

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

豐。基。崇。業。羣。后。晝。接。馮。馮。翼。維。蕃。不。彊。惟。德。

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

太。玄。別。訓。卷。之。二。 巽

維。彼。豐。崇。太。平。有。象。伊。德。攸。興。於。茲。永。享。

次。七。外。大。挖。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

外。挖。中。失。賢。出。奸。入。德。不。滿。堂。基。崩。無。日。

測。曰。外。大。挖。中。無。人。也。

皋。應。有。門。產。望。無。佐。外。峙。中。虛。基。壞。業。破。

次。八。廊。其。外。虛。其。內。利。鼓。鉦。

業。廣。心。虛。豐。而。不。侈。伊。維。盛。德。聲。聞。日。至。

又。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外。廓。內。虛。鼓。鉦。之。利。

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

勞則廊外謙則虛內勞謙君子萬民頌美
上九極廓於高庸三歲無童

上九豐屋闕戶闌如三歲弗覲獨夫可吁
測曰極廓高庸終無所臣也

極侈不斂好大貪功中外解體濱土皆戎
三二方三州文地玄陰家象渙卦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初一裕積何縵玉貞
陰質陽文文散質斂班班可觀物色明顯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望

裕積何縵衣錦尚絅闇然日章玉貞貴重

測曰裕積何縵文在內也

惡文之著而被之縵裕積內揜中華外淡
次二文蔚質否

文則虎豹質則犬羊蔚如其外中否弗臧
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曄也

文質並美是謂俱曄蔚外否中不足以貴
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

大文不文彌見其樸惟日孳孳忠信誠慤

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

不務炫華而惟崇樸質既有餘猶恐信薄
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

繪工設色虎豹其文斐非生質否何足云
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

物色徒工而非天畀斐彬何稱故謂之否
次五炳如彪如尙文昭如車服庸如

炳彪之文日星同煥壽考作人倬彼雲漢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哭

雲漢章天彪如其炳大人虎變天文卿景
次六鴻文無範恣於川

浩浩鴻文行無成範汪漾靡涯如川之汎
測曰鴻文無範恣意往也

經世之文鴻惟大業浩往如川規規不屑
又伊非無範範於行川龍門疏鑿注海經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蓋穀
文雉于飛而放於野祿爾未朱將以時夜

又不祿非福意在唯雉蓋穀匪誣詞非譏雞

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

文士外翔難為幽養君子守潛嘉穀用享

次八彫戴穀布亡於時文則亂

菽粟布帛彫戴乃亡敝精時文亂是用長

測曰彫戴之文徒費日也

彫琢為戴其文靡然徒費時日亂古簡編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

彫戴之極文乃密密質而有文黼黻以易

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文極而靡密密何取當為易之質崇乃美

二方三州禮地立陽家象履卦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

上下既辨陰陽體正禮於是明物秩以定

初一履於趾後其祖福

禮先於親翼翼其敬勿先以疾祖福讓進

又五十立侍以聽政役敬老尊年履之翼翼

測曰履於趾退其親也

履趾斯翼以明退讓先其所親敬吾長上

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

目無游視足無跛立志正體直發矢貫的

又大射之禮正志直體穆穆肅肅矢貫斯棘

測曰穆穆肅肅敬出心也

敬出中心矢入紅心如彼穆肅乃戢戎心

次三畫象成形乎無成

繪事後素乃悟禮後忠信不立虛文飾陋

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

釋回增美莫大於禮有本有文非真何取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於階

鴈行鴈奠儀稱鴻漸禮賁賓嘉登階敬踐

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

孔鴈之儀文采斯暉即其真質法則無違

又鴻漸于逵羽用為儀登階序奠法則攸宜

次五懷其違折其七過喪錫九天

軍禮之設懷貳七折甚則師移錫命奉冊

測曰懷違折七貶天祿也

下無違上懷二貶削天祿之頒有子有奪

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帝用登於天

朝廟序爵如鱗斯班施以誓冊天命用頒

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

爵祿班立躬桓蒲壁有等有差貴賤以秩

次七出禮不畏入畏

越禮無忌斯入罪戾君子懷刑無敢出禮

測曰出禮不畏人所棄也

淑躬以禮自畏人畏肆然出之人棄侮至

次八冠威胆履全履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至

冠上胆下而威相親謙履之至福履之成

測曰威胆明不可上也

上能下下冠與胆威謙尊而光亢悔斯辟

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

九至九九迴環無首九不言戴履一何有

測曰無首之戴焉所往也

玄本無首書言戴九來何所從往何所究

三二方三州逃地玄陰家象遁卦

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

強而益章陰進偏陽潛而遜品彙彫傷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

去險從夷君子知幾未創而遜潛迹無疑

測曰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未受其傷先幾而退去害勿遲可謂曰智

次二心惕惕足金焉不志溝壑

朝衣朝冠恐坐塗炭胡足金焉溝壑不患

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

心何惕惕愛我金焉義不受污將泥霜迹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至

次三競其股鞭其馬寇望其戶逃利

寇形已迫緩則受扼夫馬速行恐為寇獲

測曰競股鞭馬近有見也

去害務疾况乃近逼競股鞭馬有見無息

次四喬木維縱飛鳥過之或降

避世入林惟恐不深飛鳥之降以保其身

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

非曰遷喬鳥以避害欲止則降林密無碍

次五見鷩躩於林願入於淵征

鷺。賴。之。見。投。彼。林。淵。不。早。為。遯。身。奚。以。全。
測曰。見鷺及獺。深居逃凶也。

蹕。林。入。淵。鷺。獺。之。逃。深。居。不。出。凶。莫。與。遭。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朕功。

治。爾。多。田。棄。之。弗。婁。朕。功。可。惜。罔。念。前。勞。
測曰。多田不婁。費力忘功也。

雖。費。爾。力。而。忘。爾。功。遑。恤。爾。後。慎。保。爾。躬。
次七。見於纍後。乃克飛。

去。之。不。早。而。見。於。纍。後。雖。欲。舉。受。克。難。飛。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測曰。見於纍。幾不足高也。

如。翼。見。繫。飛。莫。能。舉。幾。不。足。高。悔。乃。後。矣。
又。繫。而。後。飛。不。早。見。幾。縱。令。能。脫。其。智。已。卑。
次八。頸加於增。維網其繩。

色。不。斯。舉。而。罹。於。羅。欲。為。奮。飛。繩。如。之。何。
測曰。頸加維網。無自勞也。

增。已。加。矣。莫。解。其。羽。首。不。知。幾。徒。勞。於。尾。
上九。利逃蹕。蹕盜德嬰城。

視。爾。蹕。蹕。惟。逃。之。利。小。人。盜。德。嬰。擅。重。器。

又。君。子。道。德。小。人。盜。德。賊。竊。仁。義。嬰。城。篡。國。
又。陰。長。斯。遯。實。盜。盜。陽。德。爾。嘉。爾。肥。仁。義。之。賊。
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

大。盜。竊。國。嬰。城。市。德。稅。駕。何。之。君。子。以。尾。

三。二。方。三。州。唐。地。立。陽。家。亦。象。遯。卦。
陰。氣。滋。來。陽。氣。滋。往。物。且。盪。盪。

陰。旺。陽。衰。來。往。並。滋。物。各。類。應。盪。盪。交。頤。
初。一。唐。於。內。勿。作。厲。

唐。曰。蕩。蕩。於。內。寬。廣。好。惡。不。作。無。所。偏。黨。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測曰。唐於內。無執守也。

作。為。疾。厲。偏。執。斯。忌。無。固。無。我。蕩。蕩。於。內。
又。或。曰。內。蕩。中。無。定。守。能。勿。作。厲。斯。以。无。咎。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

夜。臨。郵。亭。唐。肆。處。冥。征。途。待。曉。東。方。既。明。

測曰。唐冥之利。利明道也。

唐。為。郵。肆。不。利。夜。冥。利。於。東。白。在。道。以。明。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

素。質。已。蕩。即。於。不。貞。蒙。茸。以。雜。喪。乃。瓏。玲。

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

知不好學或蕩而蔽窮大失居貞德亡去

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

乃心坦蕩無所偏主惟道是宗惟義是輔

測曰唐無適惟義序也

君子坦蕩無莫無適義之與比何所意必

次五奔鹿懷懿得不訾

鹿之斯奔懷者懿鼠利小失大得不訾侮

測曰奔鹿懷懿奚足功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蕩網失鹿而抱乎懿不足為功君子所譏

次六唐不獨足代天班祿

中唐有甕相維羣辟對越駿奔景福均錫

測曰唐不獨足無私容也

廟階至門有來雍雍是不獨足豈曰私容

又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德無私容蕩乎廣大

次七弋彼三飛明明於征終日不歸亡

矢飛三羽荒蕩從禽矢亡不返日月適征

又離三象雉于飛而弋日月逐禽矢亡何益

測曰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

從禽弋飛日月如馳適從無所民怨廢時

又日日月月明明弋飛亡不終日將安適歸

次八唐收祿社鬼輟哭或得其沐

唐亡而復社不鬼哭厥祿既收錫厥膏沐

測曰唐收祿復亡也

祿亡而復宗社無覆沐彼仁膏鬼焉用哭

上九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明珠為彈得肉於飛斯為蕩費以萬博釐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

費之不當珠為肉喪縱得幾何無乃荒蕩

三二方二州常地玄陰家象恒卦

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知臣知辟恒久不易君令臣行陰翕陽闢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

戴九履一惟墨履式以一耦萬終不稷

又惟彼墨式不差一粒曰神曰靈恒以執極

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

恒以一德變體肖形神明墨式萬象均靈

次二內常微女貞厲

恒其德貞婦人以吉內微貞常女德斯失

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

內則有常正比周姜如或微之失正非夏

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

日行於天貞明有曜其德克常三秋皦皦

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

日為君象不食常明君道無缺萬國照臨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至

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

月之行度或疾或遲不常其道行乃有差

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

月為臣象視日後先順軌則道失行則愆

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

從而為經橫而為緯七政以齊天地常軌

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

南北其從東西其橫羅羅井井泰階道亨

次六得七而九儒撓其剛不克常

木子得七火攻九金勿謂木儒剛撓常形

測曰得七而九盛而衰也

九金七火火撓金剛金非不盛衰於木行

又此理甚隱勿泥其常金剛克木木助火彊

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

滔滔惟水火衰失常滋木助火承正无殃

測曰滔滔往來以正承非也

視彼往來滔滔非樂木以正承火威以掉

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

太玄別訓

卷之二

至

貞疾之恒諱不言疾厥咎以成砭灸罔詰

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

視疾為常不疾其疾豈無良醫自治不力

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

無恒斯疾疾之有恒賤如巫醫不失為能

測曰疾其疾能自醫也

疾己之疾自醫其失動靜有恒方乃不易

三三二方三州度地玄陽家象節卦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

陰躁而進陽舍而退進退得度日循節序
初一中度獨失

度失厥中節乖違衆欲成方員規矩宜奉
測曰度獨失不能有成也

物則有度尺寸周失而獨失之求成何益
次二澤不舍冥中度

溝洫滄川澤不離步匠氏冥繩悉中尺度
又澤上有水不蕩民舍以制數度宜合德化

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也

太玄別訓

卷之二

无

考工匠人治厥川澤深廣中度不舍正則
又水不蕩宅水澤惟節乃能有正德行可則

次三小度差差大賴之階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豈惟尋丈大懸階此
又小不節若必大嗟若節之六三尺寸是約

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

有物有則有數有節小差大傾守度無忒

次曰幹楨利於城

惟幹惟楨安節之臣利於王國金湯其城

測曰幹楨之利利經營也

經營四國順以承上安節以亨利用楨幹
次五幹不幹賴於營

國無良臣幹不成幹恃以經營棟橈榱斷
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也

臣克經營四方以寧爾幹不幹墮國之成
次六大度檢檢於天示象垂其范

天度三百六十有五四分度一點點象數
又垂范維何大度周羅檢茲象緯節應氣和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卒

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

天度廣大分秒詳悉垂范示象節序罔失
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

周天象度不規必差鬼訾節謬陰氣爲邪
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

事不規度差謬必多明天察地笑汝全訛
次八赤石不奪節士之必

火烈石剛以煉以煅節不可奪必信無喪
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

鐵石比質。羨汝忠赤。久要不忘。大節不易。

上九積善之貨十年不復。

積善好施。貨以振物。雖至十年。不責其復。又積而能散。善而無伐。十年如斯。不介毫髮。

測曰積善之貨不得造也。

我有大造。博施於人。不自為功。天地同春。又積善之家。厥有餘慶。貨不計復。忘勞適性。

三三二方三州。永地玄陰。象亦象恒卦。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不長久。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室

武取何強。文與何弱。震代巽。入陰陽道。薄。

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

不替於永。不爽於度。長子主器。克常厥祐。

測曰不替不差。永宗道也。

宗道無替。永承厥器。何有爽差。享以百世。

次二內懷替差。永失貞祥。

替差之來。由於內懷。罔念宗道。失正召災。

測曰內懷替差。安可久也。

不恒其德。內懷斯忒。貞失久道。憂爾家國。

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

宗道克永。內懷靡疚。未得貞祥。亦無差咎。

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

道之克永。常保厥宗。不替不差。貞祥以從。

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

立不易方。賓不先主。子姓失序。宗道亂侮。

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

日替曰差。子孫失序。方策宗盟。先賓常背。

次五三綱得於中。極天永厥福。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室

皇建有極。三綱得中。敘錫厥福。高朗令終。

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

國有綱常。永乃道泰。新莽之時。達識用慨。

次六大永於福。反虛庭入酋冥。

福大而永。百祿是總。庭實象虛。秋冬正仲。

又福惟謙受。道惟虛永。象於酋冥。敘厥天寵。

測曰大永於福。福反亡也。

艱以永福。有而若亡。福非不大。虛歛匪鋪。

又罄無不宜。如川方至。大永反亡。象為歛退。

次七、老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

枯楊生稊。得妾以子。乃綿厥宗。享以永祀。

測曰：老木生蒔。永厥體也。

綿其所無。老木非枯。厥體之永。生意旁敷。又蒿與女蘿。施於松上。厥體纏綿。霰集無喪。

次八、永軌凶亡。流於後。

不軌於度。斯以永凶。以亡以流。鮮克有終。

又得永之道。不轍於凶。後無流伏。大命匪傾。又不踐前迹。厥永斯敷。立而易方。後流匪吉。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奎

測曰：永軌。其命劑也。

永而非道。失其正軌。天命不祐。如木斯鑿。

又不迹於凶。得永之道。命乃有常。劑宜無耗。

上九、永終馴首。

惟永之終。惟馴之首。馴與永承。永將馴受。

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

既克有終。亦亨其始。愷悌君子。錫爾繁祉。

三三二方三州。昆地立陽家。象同人卦。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

將離以異。尚昆而同。維天與火。陰麗陽中。

初一、昆於黑。不知白。

一黑一白。陰陽辨色。昆而不知。何足有別。

測曰：昆於黑。不可謂人也。

白混於黑。失厥明德。湟而既緇。斯人昏惑。

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

菲菲白黑。黼黻章色。離三文雉。首尾一德。

又金白水黑。菲菲木色。于角于尾。同心不賊。

又何謂三禽。離雉文明。斐然白黑。羣無害心。

太玄別訓 卷之二

畜

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

一角同尾。文禽終始。無相妒害。同心共矢。

次三、昆於白。失不黑。無除一尾三角。

質昆於白。湟而不緇。一承三抵。終莫除之。

又乾一離三。後尾先角。天火昆同。白黑任錯。

又或曰：木三厥宿。應角。金水乘除。尾火無惡。

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

昆同于白。不失之黑。本體無除。貞不親惡。

次四、鳥託巢於叢人。寄命於公。

叢密無害。公均無貧。叢得衆鳥。公得衆人。
測曰：鳥託巢，公無貧也。

昆爲大公羣物均同。分田制祿如鳥託叢。
次五：穀不穀失疏數衆。釐毀玉。

穀祿不平。或疏或數。衆病毫釐。玉食毀作。
測曰：穀失疏數矣。足句也。

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穀失疏數矣。足以句。
次六：昆於市井文車同軌。

市井鱗次。昆於一倫。同文同軌。天下昇平。
太玄別訓 卷之二 奎

測曰：昆於市井同一倫也。

羣倫各處。市井攸分。混同於一。萬國咸寧。
次七：蓋徧不覆。晏雨不救。

蓋以防雨。而不徧覆。遇雨若濡。晏行濕。祗。
測曰：蓋徧不覆。德不均也。

德惟徧覆。均無遺漏。無若蓋然。遮前濕後。
次八：昆於危難。乃覆之安。

危難同心。安而不驚。昆覆有素。衆志如城。
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

厥覆之安。德徧民權。施仁有素。遇難能安。
上九：昆於死棄寇遺。

施仁有素。危而能安。或同死寇。遺體棄捐。
測曰：昆於死棄厥身也。

身爲親遺。而棄於寇。義同殉主。歸仁恐後。

楊子太玄別訓卷之三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佑記州

元佑敬三

賈仁緒媿庭全較字

壻王文浚衛川

張漢開平

從減至晦第五

三三一方一州。減人立陽家。象損卦。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太玄別訓卷之三

初一善減不減冥。陰息以盛。陽消以衰。視彼萬物。漸減而微。

測曰善減不減常自冲也。陽為元善。退然而減。斂德於冥。匪減冲澹。

又善自貶損。乃不損真。謙冲自抑。道與心冥。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於身。內德消亡。道心中減。踟躕形身。奚能蕩坦。

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心廣體胖。德乃潤身。減而困隘。踟躕以形。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於階。階秩日崇。儀仗自減。象匪其彭。德暉可覽。

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其儀從減。人侈我簡。禁絕欲情。車服平澹。

次四減於父貶其位。綱解紀焚於父。減失德不稱位。宜乎貶黜。

測曰減於父無以莅眾也。治道宜隆。而即於減。莅眾無術。不善用瘠。

太玄別訓卷之三 次五減其黃貞下承於上寧。黃中貞正。坤道其承。下承乎上。減損丁寧。

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中正君德。臣承以謙。道當讓善。丁寧勿愆。

次六幽闢積不減不施石。內幽外闢。微顯並積。積弗能散。經固如石。

測曰幽闢不施澤不平也。幽陰闢陽。隱顯胥匡。德施不普。經守匪減。

又不減不施。幽闢徒積。其膏為屯。其經為石。

次七。減其疾。損其卹。厲不至。

懲忿窒欲。疾減憂損。不至危厲。治末培本。

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

次八。瀏漣漣減於生根。

如水之瀏漣漣弗已。木之生根。其蔭消退。

測曰。瀏漣之減。生根毀也。

上九。滅終利用。登於西山。臨於大川。

厥流之長。患源之短。毀乃生根。漸消以斷。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謙損以終。德進高廣。登山之崇。臨川之壯。

又終於滅損。積長厥心。登高惴惴。臨深欽欽。

測曰。滅終之登。誠可爲也。

克以損終。弗損而益。利有攸往。爲乃亨吉。

陽不之施。物無以予。丈夫陽剛。陰婦陰處。

測曰。陰不予。人所違也。

陽男婦處。無所施予。呻吟呻吟。衆皆違侮。

次二。陰於血。資乾骨。

血陰骨陽。潤以資乾。陰凝不化。乾骨陰傷。

測曰。陰於血。自肥也。

陰血不化。凝而自肥。矍矍顧之。乾陽何資。

次三。貌不交。嗔嗔無辭。

形若不屬。聲若不送。貌言委弱。人道鮮重。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血不資骨。厥貌不交。匪化匪施。嗔嗔無嘔。

測曰。貌不交。人道微也。

精氣神貫。貌鮮不交。如其陰閉。微乎內枵。

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膏。

陰陽交會中督和暢否則閉膏腐蠹為恙。
又穀不施予厥為吝膏腐蠹何為流通失脈。
測曰、不中、不督、其、咎、非、也。

又三次五相經腎經脈視中督氣察貌聲。

又不中、不督、脈以結膏匪克流通咎閉斯賊。
又中統四旁緣之為督施化弗運咎膏敗速。

次六、泉源洋洋咎於丘園。

德足潤物如泉流通丘園碩隱時否道隆。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五

測曰、泉源之咎不可譏也。

如彼洋洋胡為咎閉丘園匪時泉源何詆。

次七、咎於體黃肉毀。

骨肉相附流通一體咎而閉之病乃黃瘕。

測曰、咎於體骨肉傷也。

陰陽化施骨肉浹洽咎閉於身肢體自伐。

次八、咎遇禍禱以牛解。

遇禍而解禱之以牛中順勿失否世免憂。

測曰、咎遇禍大費當也。

歟德辟害何謂大費遇禍牛解順受乃貴。

又大牲請禱順承否道悔禍於天非為虛告。

上九咎不雨孚乾脯。

上不施澤而咎閉之食爾乾脯守信俟時。

測曰、咎不雨何可望也。

雨澤不施時惟咎閉孚以俟之怨望曷以。

三三守一守三守人玄陽家亦象否卦。

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

上下否隔各守戶門陰陽判立物各無侵。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六

初一、閉朋、牖、守、元、有。

朋從之牖閉而勿開固有元善守而勿衰。

又何思何慮閉爾朋牖貞吉悔亡守吾元有。

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

朋從往來在閉其牖元善克持不失其有。

又絕爾朋黨不開門戶善守厥家保爾富有。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

迷于自守而開朋牖憧憧往來失一元有。

又自守厥迷朋從爾思不如初一有善能持。

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

憧憧何為昧於自守中失所據復何以有。

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

一得二喪三兩忘之往來匪憧默兮默兮。

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

喪得兩無往來皆默無道足容守厥故宅。

次四象艮有守。

艮為闕寺守彼門闕。次四象之往來勿越。

又或取諸象闕門有守非惟暮夜比類於狗。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七

測曰象艮有守廉無憊也。

守戶守門象艮之度陰陽廉辨兩無親怙。

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

守位之中陰陽以和要連上下侯正無差。

又五居中要守中以和應侯之正氣乃無疴。

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

侯守中和爰得其素身以永康德以廣布。

又舊解要侯要荒之爵皇建中和遠侯素悅。

次六車案軻圭璧塵。

車案圭璧或軻或塵不駕不幣守圉失鄰。

測曰車案軻不接隣也。

輟駕收幣聘問不通門戶固守交失鄰封。

次七羣陽不守男子之貞。

陽德貴施羣子無吝不同牝守乃得男正。

測曰羣陽之守守貞信也。

陽男貴羣不貴孤守守亦有道貞信為久。

次八曰無杵其碓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八

測曰曰無杵其守貧也。

徒守爾曰無杵何春貧無資物君子固窮。

上九與茶有守辭於盧首不殆。

白者惟茶與守相得盧首用辭何取就黑。

又守白辭黑保其素德為與為辭君子不忒。

測曰與茶有守故愈新也。

傾蓋如故白頭如新守茶辭盧新故一心。

又糟糠不棄貧賤不忘與茶有守故勝新歡。

又茶苦如薺守之勿遺取新棄故君子弗為。

故無失故遇之愈新白頭相守盧首弗親

三三。方一。州。翁。人。立。陰。家。象。與。卦。

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

陰變陽化來逆往順物隨退翁降集秋令

初一狂衝於冥翁其志雖欲逍遙天不之茲

逆衝狂蕩冥受其愿順其志願逍遙矣得

測曰狂衝於冥天未與也

志狂而蕩衝於冥默性天弗與其蔽也賊

次二翁冥中射貞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九

順適於冥中冥以貞正己之志似射之銘

測曰翁冥中正子也

冥適於中中冥以通射正子志發彼有功

次三翁食嘖嘖

翁如合羽聚食斯嘖維羣之集舞而啄蟻

測曰翁食嘖嘖利如舞也

如彼禽啄嘖嘖交集與象為雞式舞以翁

又叻鹿食草食和以翁鼓之舞之嘖嘖乃吉

又野鳥之啄嘖嘖交攪舞羽相趨無乃害作

次四翁其羽利用舉

羣羽斯翁彼此交翼利用高舉周覽八極

又退而降集利用升舉雲飛高高爰翁其羽

測曰翁其羽朋友助也

其羽既翁其舉斯利彙征天衢朋助之義

次五翁其腹辟金穀

羽翁其腹不飛而伏不受兼金蕭然辟穀

測曰翁其腹非所以舉也

何以翁腹降集斂束羽豈不豐舉非所欲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十

次六黃心鴻翼翁於天

鴻飛冥冥中心慕之翁集以舉天衢傳之

又王心克中輔翼皆鴻明良集慶天保其隆

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

鴻漸于逵中心弗遺爰得良輔利為羽儀

又主則黃中臣則鴻翼左右輔之天休用集

次七翁繳側側

羣羽雖合晉繳所得羨彼冥冥視爾惻惻

測曰翁繳側側被離害也

羽離於羅。害如之何。翕焉被繳。惻惻實多。
次八揮其羣。絕其羣。殆。

繳離羣。羣揮而絕之。從政殆而鳳兮。鳳兮。
測曰。揮羣絕羣。危得遂也。

羣而羣。而揮以絕。而危雖能脫。豈不殆而。
又入危而脫。得遂亦倖。翕於冥冥。羣何病。

上九。揮其角。維用抵族。
又。物各有族。角以抵之。禦非外侮。揮而去之。
又。自攻其族。其角非麟。用以自害。去厥不仁。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士

測曰。揮其角。殄厥類也。

物角自衛。曷為揮之。自殄厥類。是用去之。
三三。方一。州。聚。人玄陽家。象萃卦。

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

斂聚惟陰。陽施莫爭。物以崇積。如坻如京。
初一。鬼神以無靈。

造之。則有化之。則無。以無。含有鬼神靈符。
又。精氣為物。物乃有質。游魂為變。變以無極。

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

二氣之靈。靈于無形。無形而形。形以冥。
次二。燕聚嘻嘻。

平人燕樂。聚而嘻嘻。粉榆日暮。扶醉而歸。
測曰。燕聚嘻嘻。樂淫衍也。

萬物崇聚。斂聚為權。嘻嘻燕樂。淫衍盤桓。
次三。宗其高年。羣鬼之門。

烝昇酒醴。百禮用洽。高年以崇。羣鬼以答。
又。萬物崇聚。維億及秭。引年修祀。百禮具舉。

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士
胡考以寧。祖妣以絜。敬修羣祀。斂告歲成。

次四。牽羊示於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
依叢為社。牽羊敬鬼。野人左股。圭璧用舉。

測曰。牽羊於叢。不足勞也。
萬物崇聚。牽羊勞功。敬懷未足。圭璧加隆。

次五。鼎血之藉。九宗之好。乃後有孚。
孚用大牲。臭升鼎血。聚乃九宗。式好信悅。

又。萃以聚。渙假廟用享。愛其所親。信誠以灌。
測曰。鼎血之藉。信王命也。

天命以順王命以信孚用大牲聚鮮弗正

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亡

畏鬼尊禮狂惑作昧厥為淫亡祀典無取

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

次七竦萃於丘冢

繫惟丘冢敬萃以竦上帝百神昭祀惟永

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

太玄別訓卷之三

次八鷗鳩在林畝彼衆禽

林有鷗鳩衆禽所畏鷹祭於茲物憚陰驚

又小人高位性驚如鷗衆賢引退懼為所持

測曰鷗鳩在林衆所畝也

鷹既祭鳥在林而嘯衆畝因之羣聚憂惜

測曰垂涕纍鼻時命絕也

聚於物彙感於人形應時順命訖絕秋成

又萃之上六齋嗟涕洟此言垂涕隱以同推

三三萬一州積人玄陰家象大畜卦

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

初一冥積否作明基

積否於冥作基於明藏其實落以待資生

又陰將大閉冥積否衰陽尚小開明作是基

太玄別訓卷之三

測曰積冥否在惡也

衰否之積陰閉以翕將以資生惡為善益

又冀田積否冥藏生理作乃明基在於惡機

次二積不用而至大用君子介心

子 56—239

雖有美石不可以食積之盈車徒勞何益

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

積乃否惡明用基作石積徒勞其何所獲

次四君子積善至於車耳

積善餘慶車服乃身益以蕃盛至於耳孫

又或云車耳。古文之珥。金珥。朱輪。善積如是。

測曰君子積善至於蕃也

君子積善世以蕃鮮雲仍至耳車乘連翩

太玄判訓

卷之三

111

次五藏不滿盜不羸

藏○若○無○藏○盜○不○爲○盜○不○滿○不○贏○謙○損○自○保○

測曰藏滿盜羸還自損也

多藏而滿。贏賫盜糧。達以自損。何爾崇張。

又深藏若虛大德若愚還自損抑盜莫之窺

次六大滿願施得人無亢

積而能散惠足使人爾無封靡胥樂謙仁

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

滿積而大施頌而均於鄉鄰附於國國親

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寇

魁顏盛班欲多啓寇何以收之決去寇竇

又。亶。候。多。藏。昂。昂。堂。堂。修。陳。玉。帛。爰。致。寇。攘。

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

昂首壯顏牀頭金山適以招盜居積爲難

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

積善宜慶。時與禍嘗。或其先世作有餘殃。

測曰積善。辰禍非已辜也。

禍非已辜。辜由先積。幹蠱用譽。善終逢吉。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其

上九小人積非至於苗裔

善及苗裔積非亦然小人之禍畏哉世延

測曰小人積非禍所斃也

善至車耳非至苗裔慶則後蕃禍則後勦

三三
部方
一
家州
飾人
七立
火陽
吐家
下
象
賁卦

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節

白黑分行乃成賁飾陰以白出陽將黑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

言爲身文。不言由中。未以言顯。先以默

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

積誠以動焉用文之不言而信默以通之

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

文不勝質質亡乃失文飾為先後將誰服

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

夫既無質而先以文貞素既失文於何承

次三吐黃酋舌拊黃率利見哲人

言由中吐捫舌律聲謹不妄發詞寡吉人

又黃中酋由聿律拊收由中中律吐舌寡尤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

匪舌是出由中中律智人之詞弗為虛飾

又聿亦為筆舌與筆一筆舌由中哲無緣飾

次四利口哇哇商人之貞

哇哇之口惟利是言謹聲市井商人惟然

又商人言利口捷而謹固其常道賢者戒哇

測曰哇哇之貞利於商也

貞利於商匪商匪良魚鹽膠鬲夫豈哇簧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

卑下之言納如流水若谷謙冲天牝實以

又玄牝之門天地之根根天守牝谷神應言

又下令之言同于流水道守雌牝而匪矜已

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

谷神虛冲下言兼容惟能自下萬派朝宗

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

言出莫追雖抑如飛大人恒道慎乃樞機

又大人有言疾於雷風飛不以翼無可追踪

測曰言無追如抑亦揚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駟不及舌翻翻莫追雷行風發抑揚惟時

又口無擇言無所追悔抑之亦揚雷風應與

次七不丁言時何可章也

時然後言言足以與辭微莫信言時不丁

又無道言孫維其時矣嘉謨入告后見疑矣

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

乃言可績其時則非身將隱矣焉用文之

次八蛇鳴喁喁血出其口

寒蛇孤鳴喁喁爾聲出自口矣時與血并

測曰。蛇鳴。喁喁。口自傷也。

言不丁時。蛇鳴。寒枝。喁喁。自傷。以口取危。

又。舊喻。小人。如蛇。鳴口。豈知。非時。君子。出走。

上九。白舌。於於。屈於。根。君子。否信。

言。惟白。質於。於無。飾。盤屈。深根。雖否。難抑。

又。否。而見。伸。揚。而莫。抑。其言。純白。其根。盤屈。

測曰。白舌。於於。誠可。長也。

於。於曲。達。純白。無飾。修辭。立誠。哲長。懷璧。

三。三。方。一。州。疑。人。立。陰。象。震。卦。

太玄別訓。卷之三。

九

陰陽。相。碰。物。咸。彫。離。若。是。若。非。

如。磋。如。磨。陰。陽。碎。破。雕。離。物。象。是。非。疑。我。

初。一。疑。惘。惘。失。貞。矢。

疑。之。初。生。惘。惘。心。曲。正。直。莫。從。失。諸。正。鵠。

測曰。疑。惘。失。貞。何。可。定。也。

知。止。有。定。如。射。志。的。厥。初。疑。惘。貞。矢。乃。失。

次。二。疑。自。反。孚。不。遠。

定。爾。疑。惘。內。克。自。反。貞。矢。同。失。信。行。不。遠。

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

外。有。所。疑。反。求。諸。已。還。我。本。然。清。靜。之。體。

次。三。疑。彊。昭。受。茲。閑。閑。於。其。心。祖。

蓄。疑。為。信。彊。謂。昭。明。中。心。觀。閑。本。始。失。靈。

測曰。疑。彊。昭。中。心。冥。也。

疑。彊。為。昭。非。反。清。靜。中。心。冥。然。閑。閑。曷。鏡。

次。四。疑。考。舊。遇。貞。孚。

舊。憲。舊。文。疑。而。思。問。乃。得。貞。信。考。正。無。混。

測曰。疑。考。舊。先。問。也。

今。之。所。疑。舊。之。所。信。問。以。先。之。得。於。考。訂。

太玄別訓。卷之三。

三

次。五。蛛。黃。疑。金。中。

赤。黃。并。雜。疑。為。金。中。黃。中。正。色。赤。間。豈。同。

測曰。蛛。黃。疑。中。邪。奪。正。也。

黃。中。為。正。蛛。間。近。邪。疑。赤。於。黃。非。奪。正。耶。

又。赤。亦。近。正。加。虫。乃。邪。性。為。蜂。螫。金。中。何。誇。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

誓。命。以。正。疇。敢。弗。聽。疑。畔。曷。消。貴。申。誠。信。

測曰。誓。貞。可。聽。明。王。命。也。

師。中。王。命。誓。之。以。正。明。用。釋。疑。誠。則。敬。聽。

次七、鬼魂疑貞厲。嘯鳴。戈木之鳥射弋之狐反自耳厲。

疑鬼作真。卽疑爲病。嘯鳴。戈射。烏狐妄聽。又厲非鬼魂。嘯鳴耳病。戈烏弋狐反釋清靜。

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

疑鬼反耳耳厲疑此誠不可信。嘯鳴自止。

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

疑於顛覆而得賢材久而不斂。大厦無摧。

測曰：顛疑遇客甚足敬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主

懼顛遇幹客能扶持國有良輔敬而勿衰。

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

九有九疑而全無信。擬麋欲射虛張弧影。

又思援弓繳象於控弧一心鴻鵠麋擬全無。

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滿懷疑幻無一信徵。麋奔弓射虛擬莫名。

又控弧在手擬麋不發疑有爲無執射名滅。

三三三方一州視人立陽家象觀卦。

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成魄成妣陰陽母矣。形貌應之可觀物理。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

明而內照光不外用。日映水心水將日炯。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

內用其明照於無形自窺之哲靜以深深。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

視內見心視外見形。小人察察君子冥冥。

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

視外遺內厥中不慧不能見心形乃委蛻。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主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

內以觀德外幹王國內外能全乃爲人杰。

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

德能幹國才爲出特視以王明知人則哲。

次四、粉其題頰雨其渥須視無妹。

視爾粉面遇雨改觀渥漬須髮嬌娥失歡。

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

其題則粉雨須失容瞻不可忍安用飾工。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

紛來鸞鳳用覽德暉君能光治賢哲羣歸
測曰鸞鳳暉如德光皓也

覽暉千仞來儀於廷德非光皓鸞鳳匿形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

厥車之素而翠其蓋外求可觀失正乃害
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

車蓋之好。或素或翠。徒爲外觀。害滋爲懼。

自爲檢視。纖瑕莫掩。內照之明。穢無班點。

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白璧患瑕。內視頻加疵。能自矯德。乃純嘉。

鳥離其翼。狐賊其躬。羽毛可愛。反以愛凶。測曰。翡翠狐鼯好作咎也。

嗟爾翠羽。及爾艷皮。以好作咎。象齒同悲。
上九日沒其光。賁於東方。用視厥始。

西日赤黃。光其東。賁觀其入時。如出之始。測曰。日沒賁東。終顧始也。

收之桑榆。光賁東隅。勵終之道。顧始爲宜。

陰懷於陽陽懷於陰志在玄宮。

陰陽相懷。兩志無猜。玄宮沈默。允澤悠哉。
又陰升陽退。不交而懷。志有所戀。玄宮沈埋。

初一沈耳於閨不聞貞
丈夫有耳不沈於閨內言是溺正德己離

測曰沈耳於閨失德體也。
屬耳閨帷沈無遠志正言不聞斯失德體。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次一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眇

美目盼兮何取於眇賢哉內視自見爲要
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

內視斯沈見所不見。美得其正。目無盼倩。
次三沈於美失貞矢。

耳目何沈沈于外。美失爾正直。君子所鄙。測曰。沈於美作聾盲也。

君子聰明正直是與外美之沈耳目喪矣
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

次八盼得藥利征

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

二氣互移交易厥居物咸離位。倡相隨。又舊云。倡厥爲張盛以時考之物將殘剩。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此焉何去維靈之淵。彼焉何舍維枯之園。測曰。去此靈淵不以謙將也。靈淵善下去之失謙枯園維亢舍之得愆。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維園之枯去彼上亢維淵之靈舍此下光。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无

去亢就謙靈淵冲然守茲下谷光被上天。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氣揚趾高步於堂階尙戒爾足露滑新苔。測曰。高步有露妄升也。謹爾步履曷爲高趾有露滑妄升則忌。次四去於父子去於臣主。父子臣主義無可去去則失常夫何怨懟。測曰。去於父子非所望也。大倫胡廢天性無戾无望之悲有故而去。

次五撓其衣之庭有麋。撓衣防露不敢高步尙恐有麋之庭心怖。又撓衣防麋麋爲庭草露恐有厭麋恐未掃。測曰。撓衣有麋亦可懼也。有麋可懼懼露衣之彼庭下撓之撓之。又維堂有露維庭有麋荒蕪莫治君子識微。次六躬去於成天遺厥名。克底成功實由厥躬去之不有名委太空。測曰。躬去於成讓不居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干

讓善不居人臣之義无成有終恬然躬退。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去貞不善抱慙於坵。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貞德既喪雖生抱醜終死何悲莫爾遺臭。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月弦方高大火縣昊時未可作動作失躁。又與居以時動作勿違天縣月火顛倒裳衣。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

動。愆。于。時。月。火。天。垂。恐。或。見。咎。靜。息。弗。違。
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

行。有。不。得。反。求。諸。我。靜。言。思。之。西。北。爲。可。
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

又。去。動。求。靜。去。作。求。息。靜。息。有。方。西。北。陰。翕。
三。三。方。二。州。晦。人。立。陰。家。四。金。中。下。象。明。夷。卦。

陰。登。於。陽。陽。降。於。陰。物。咸。喪。明。
陰。登。陽。降。天。時。向。晦。物。色。蒙。昧。離。明。喪。毀。

太。玄。別。訓。卷。之。三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

同。處。冥。蒙。獨。能。明。見。幽。人。之。貞。養。晦。以。辨。
測。曰。同。冥。獨。見。中。獨。昭。也。

衆。濁。獨。清。衆。醉。獨。醒。昏。昏。在。世。昭。昭。在。心。
次。二。盲。征。否。

盲。無。所。見。象。爲。極。晦。何。利。於。征。夫。豈。不。否。
測。曰。盲。征。否。不。見。道。也。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子。不。見。道。盲。征。可。閔。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

陽。行。陰。從。乃。理。之。正。茲。反。其。道。利。作。克。振。

又。陽。從。陰。令。道。弗。克。振。利。於。作。興。陽。始。不。病。
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

陰。陽。失。道。陽。衰。陰。驚。事。必。外。制。下。不。上。冒。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

金。匱。所。藏。法。度。之。類。顛。覆。典。刑。晦。而。失。序。
又。或。云。善。類。宜。彰。而。晦。雖。有。金。匱。孰。明。綱。紀。

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
法。度。之。廢。厥。類。用。晦。金。匱。所。遺。失。序。莫。理。

太。玄。別。訓。卷。之。三
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

日。中。則。昃。月。隆。則。虧。道。惟。用。晦。不。入。窮。危。
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

日。月。之。明。虧。昃。乃。挫。君。子。恐。懼。自。晦。寡。過。
次。六。玄。鳥。維。愁。明。降。於。幽。

玄。鳥。春。至。維。愁。冬。窮。陽。明。降。幽。伏。昧。以。終。
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

物。以。時。喜。亦。以。時。愁。陽。下。昧。各。玄。鳥。羽。收。
次。七。賡。提。明。德。或。遵。之。行。

夜○行○以○燭○明○德○宵○提○晦○遵○大○道○與○子○相○攜○
測○曰○肫○提○明○德○將○遵○行○也○

君○之○夜○行○何○必○衣○錦○明○德○惟○燭○遵○行○提○警○
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

視○直○以○目○而○傷○其○右○遠○弗○能○明○國○家○喪○咎○
又○官○失○其○明○汝○視○匪○正○國○家○之○敗○由○此○莫○拯○

測○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

邪○視○傷○目○明○德○匪○提○日○行○已○懼○宵○行○必○危○
上○九○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三

冥○而○又○冥○其○晦○已○極○幽○貞○不○明○道○乃○惠○迪○
測○曰○晦○冥○冥○之○利○不○得○獨○明○也○

處○世○之○晦○利○於○冥○冥○獨○明○反○害○守○兩○幽○貞○

從菅至養第六

三三二方二州 菅人立陽家 象明夷卦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菅菅

陰氣南行陽氣北征物象菅菅胥失明貞

初一菅復睽天不睹其軫

天有軫道睽之乃睹菅何所見而仰推步

測曰菅復睽天無能見也

仰以觀天明乃能見視爾菅菅復何所睽

次二明復睽天觀其根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三

明者觀天反復其道匪惟睹軫天根悉到

測曰明復睽天中獨闢也

天何所根於宿為氏爛然中明陽自復始

次三師或導豚豚其埶

兩豚既罇發彼有的師矇引弓遁而罔識

測曰師或導豚無以辨也

或導師射莫得其埶自無以辨反疑為豚

次四鑒貞不迷於人攸資

鑒得其正不迷七聖人所取資於賢為鏡

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

人爲哲鑒。正乃不迷。誠可取信。君無容疑。

次五、倍明。倍光。觸蒙昏。

貞鑒明光。而與倍。倍蒙蒙昏昏。觸之皆闇。

測曰、倍明。倍光。人可頻也。

子有明鏡。倍。倍而照。乃而之人。良可頻笑。

次六、蓍蓍之離。不宜。焚且。妮。

離乃中虛。蓍蓍宜之。勿爲焚惑。勿爲妮。妮。

又舊解離日。謂焚爲月。君德學日月。小勿學。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測曰、蓍蓍之離。中。夢。夢也。

中。焚且。妮。夢。夢滋。昧。欲。多。益。昏。虛。中。乃。慧。

次七、蓍好明其所惡。

蓍於好惡。明乃能辨。誠能求明。好以惡見。

又彼昏不知。妄有所好。明其爲惡。不昧於道。

又好明所惡。蓍乃不蓍。以疾示醫。良醫能攻。

測曰、蓍好之惡。著不可昧也。

蓍於所好。而之於惡。不自揜昧。誠形乃著。

次八、昏辰利於月。小貞未及星。

於時爲昏。月小而正。或愛孤明。繁星爲勝。

測曰、昏辰利月。尙可願也。

當昏之時。利於見月。未及繁星。尙可願悅。

上九時。嗟。嗟不獲其嘉。男子折筭。婦人易筭。

嗟。嗟維時。昏嘉不獲。陽沒陰變。男婦交厄。

少婦加筭。而男子折。或筭易嘉。嗟。嗟之厄。

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

昏。姻孔嘉。匪時。胡獲。男死。北征。婦嘆。南國。

又及筭。娶女。男子折之。婦不獲嘉。易嫁。惻之。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三三。方二。州。窮人。玄陰。家。困卦。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

字爲陰塞。陽失所宅。物盡彫傷。象爲窮迫。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

窮固其窮。好得所好。守中不渝。民皆樂道。

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

窮莫窮。我。我克窮。窮窮爲我。窮民好在。中。

又其窮。惟遇固窮。惟中。民情無二。中正以通。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

窮不守窮。逐逐求富。以詐居奇。失中罔顧。
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

胡爲乎窮。胡爲不窮。矜其詐。取時或可隆。
次三窮思達。

或困而知窮。以思達。或生或學。皆吾師法。
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

師在吾心。困思乃亨。雖柔必強。雖愚必明。
次四土不和。木科橢。

國依於民。民依於土。土而不和。木以耗蠹。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毛

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
益惟木道。養乃土功。土木兩病。民困而窮。

次五羹無慘。其腹坎坎。不失其範。
飲水饜腹。窮不干祿。守己之範。自得無欲。

又坎曰中滿。亦云中虛滿爲飽。德虛爲樂。飢
測曰羹無慘。猶不失其正也。

無慘之羹。同於啜水。不失其正。窮而守己。
又嘗君之羹。窮至無慘。執君之御。範不失掌。

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

無角無鱗。山水兩窮。百姓之困。上累君公。
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

山無可獵。困於荒絕。視彼山民。亦知澤竭。
次七正其足。蹠於狴獄。三歲見錄。

所行克正。而滯於獄。非其罪也。久乃見錄。
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

正行蹈險。所生不忝。終乃得平。於以解蹇。
次八涉於霜雪。累項於鄰。

履清蹈潔。困於霜雪。天寒衣單。項龜鄰圻。
太玄別訓 卷之三 素

測曰累項於鄰。亦不足生也。
項鄰之累。霜雪之際。困於潔清。不足生計。

上九破壁毀圭。舊竈生龜。天禍以他。
壁圭破毀。龜生竈底。時窮於天。他禍未已。

又革門圭竇。而又破毀。竈冷龜鳴。禍非其取。
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也。

亦愛圭璧。而生不辰。逢茲被毀。何幸之云。
三三三。方二。割人。玄陽家。象剝卦。

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

物何云割陰氣剝陽陽猶未復七日倉皇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

耳目近臣心腹中君外割內病剝所由成
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

外有耳目而或割之中有心腹將焉度之
次一割其肱贅利以無穢

肱贅附形亦云可穢割而去之乃無所累
測曰割其肱贅惡不得大也

肱贅累身于形爲惡小卽去之勿令大作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三

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

鼻主通息割以奉口口不能甘息於何透

測曰割鼻喪主損無榮也

息主既喪形比於剝虧體辱親何榮之謂

次四宰割平生

宰社割肉頒之既平以此大宰秉國之均

測曰宰割平生能有成也

視其宰割測其平生割小小得宰大大成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

身之股肱御之服馬割而喪之誰輔誰駕
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

股肱大臣朝廷之輔割之乃亡左右失措
次六割之無創飽於四方

損上益下割公利民四方飽德而無創形
又水割無痕道可分給四方均潤茲注彼挹

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

道無偏頗分之維均以此言割何有創形
次七紫蜺喬雲明圍日其疾不割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四

蜺雲紫喬明捧天日失志斯疾匪可割拭
測曰紫蜺喬雲不知刊也

捧日之祥雲漢之章或非宜見亦不知刊

又蜺紫非正爛雲耀日名祥實疾知刊在哲

次八割其蠹得必疾

蠹則割之去邪已害所得必疾進賢保泰

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

割去不正國無蠹害社稷之福便利之大

上九割肉取骨滅頂於血

骨肉相附。血周於頂。割取則傷。一體通病。
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

骨肉之誼。不能自全。相攻相取。割滅為傷。

三三。方二。州。止。人。立。陰。家。象。艮。卦。

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上下俱止。

物上隔陰。下復隔陽。不相下上。俱止而藏。

初一止於止。內明無咎。

知止得止。內明為智。止於至善。無或咎悔。

測曰。止於止。智足明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望

智以及之。止於當止。足以有明。密察文理。

次二。車軻俟馬首止。

車軻未發。而以俟時。馬由以止。夫豈驅馳。

測曰。車軻馬止。不可以行也。

車馬在門。或軻或止。未可以行。俟時之至。

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

其門其戶。何以關之。伊狂伊蠱。止而閉之。

測曰。關其門。戶禦不當也。

伊維狂蠱。莫可抵當。利用禦之。關禁為良。

次四。止於童木。求其疏穀。

穉生之木。未結美實。或止而求。何所得食。

測曰。止於童木。求其窮也。

疏穀求木。各得所欲。木止於童。其求乃窮。

次五。柱奠廬蓋。車穀均疏。

爰奠爾柱。爰蓋爾廬。嘉穀盈車。均通為宜。

又。幹可置。柱葉可蓋。廬穀可車載。匪求童疏。

測曰。柱及蓋穀貴中也。

柱及蓋穀。匪止童木。祿在其中。疏貴均足。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望

次六。方輪廣軸。坎軻其與。

輪圓軸利。其行乃遂。方廣難運。坎軻輿敝。

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

行有不達。懼而還止。修爾輪軸。坎軻免矣。

次七。車疊其僂。馬獵其蹄。止貞。

車馬羸敗。僂疊蹄獵。以止為正。行則懼蹙。

測曰。車疊馬獵。行可鄰也。

既疊既獵。遠難越國。近可行鄰。亦呼將伯。

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善馬狠。惡馬狠。絕。破車終不。

偃。

控御失道。弓反馬狠。絕弦破輪。善惡不偃。

測曰反弓馬狠終不可以也。

弓則不順。馬則不馴。悍不可用。道失御臣。

上九折於株木。較於砭石止。

或折於木。臂困莫遷。砭石是較。終將止焉。

測曰折木較石君子所止也。

折木毀支。砭宜良醫。反忌為較。夫豈能飛。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聖

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堅疆。

廣冒陰布。陽失條緒。物各競堅。日疆以固。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

固於磐石。內堅不瑕。守道彌貞。豈隨俗化。

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也。

內守厥貞。石堅不化。龍德與同。潛確在下。

次二堅白玉形內化貞。

日堅不磷。曰白不緇。形雖磨涅。貞玉何疵。

又如玉之形。既堅且白。內含化貞。而無忒。

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為也。

堅白之玉。形雖受變。不磷不緇。任為莫玷。

又比德於玉。形白而堅。隨時變化。為豈拘牽。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

其堅如水。納於凌陰。陽回不凌。或泄其疑。

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

堅泄不凌。幾不能密。何以持齊。有成無失。

次四小蠡營營蟬其翊翊不介在堅蟬。

營營小蠡。翊集維蟬。伊翊莫辨。在固爾氏。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聖

又舊解蠡民。蟬德翊國。國無小大。德堅民獲。

又營營小人。翊然虹舉。外究莫辨。在堅本氏。

測曰小蠡營營固其氏也。

或云小蠡。營營蟬翊。翊不介堅。堅在蟬氏。

又小蠡喻民。營營須德。君德克堅。氏固不拔。

又營營蠡羽。如蟬斯彩。彩則莫辨。固爾根氏。

次五翊大蟬小虛。

以翊則大。以蟬則小。德不稱國。徒為虛僑。

又翊疑蠡羽。蟬疑蠡身。羽大身小。虛爾營營。

躍以縮成潛淵而起飛而在天追逐莫底
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

幼而學之壯而乃行潛以時躍成德高騫

次四將成矜敗

將已之成矜人之敗其器已小其病滋大
又將成而矜卒至於敗古今通病惟矜為大

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

汝惟不矜莫與爭能胡為將成矜病乃生

次五中成獨督大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聖

中統始終督經貫絡成獨為大左旋右幹

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

惟能處中乃能用中獨督前後四四均通

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

居功之首瑣屑自有伐善施勞禍將莫救

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讓也

瑣瑣之器挺然功魁不以退讓獲禍何疑

次七成闕補

衰職有闕而能補之成功若此仲山甫之

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

地承天行補天之闕臣之承君補闕難說

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

宜成不成撫時為驚失乎中正天降咎徵

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

君子時中中得時得顧獨失之撫成時忒

上九成窮入於敗毀成君子不成

成窮於上極乃敗毀成乎不成君子通理

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聖

守成於成變成於毀君子以終通變之理

三三方三州闕二大玄象噬嗑卦

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

交跌合一陰陽相嚙以言其禍萬物並泣

初一圓方机梲其內款換

一圓一方机梲不入鑿柄款換其內相失

測曰圓方机梲內相失也

款換中易圓方兩失視其內形為梲為机

次二闕無問

合而成一兩為緻密求其間然不得其隙
測曰無間之闕一其二也

各一其一一乃一其二中無或間命之曰闕
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於室

龍穴之常如相承襲非其穴居滅光蛟室
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

穴非其常龍何襲之神物無光嗟乃失之
次四鼻肥滅鼻利美貞

鼻之於鼻滅於鼻肥惟美而正乃與鼻宜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
鼻以肥滅逐臭不歇子勞如何美貞以沒

次五齧骨折齒滿缶
貪齧不已骨折其齒樂缶之盈憂齒之毀

測曰齧骨折齒大貪利也
愛齒弗忽投與狗骨貪齧是利齒折大辱

次六飲汗吭得其所滑
汗沛逮枯吭吭羣飲膏滑之甘渴渴得井

測曰飲汗吭吭道足嗜也

陽德之施散而為汗羣吭飲嗜道足大渙
次七闕其差前合後離

夫既綴如易為差若厥後之離反前之合
或既差跌而巧闕之前即強合其後必離

測曰闕其差其合離也
美其差矣焉用闕矣矣其合矣而轉離矣

次八輔其折虛其缺其人且傷
折則輔之缺則虛之暉如偈如其人卓之

測曰輔折虛缺猶可善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非不折缺能輔虛之人光英善猶可說
上九陰陽啓告其變赤白

陰陽為鑪啓而鎔化赤白如金隨變色亞
測曰陰陽啓告極則反也

時維陽月而為陰極極則必反告復啓聞
三三方三州失人立陽象大過卦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
陰刑陽德刑過物賊德莫能勝陷將巨測

初一刺虛滅刃

風莫能割水莫能割所刺惟虛刃影亦滅
又刃所莫加刺之無由虛微之際深以自求
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

刃莫刺虛內失惟微君子自克極深研幾
次二藐德靈微失

靈祥之微大德受命藐小之德靈微弗應
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

小德失微由於失敬忘畏希祥不知天命
次三卒而從而卹而疎而於其心祖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至

猝從而失憂恤疎息身口之愆心祖之惕
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

偶然得遇失於卒從夫能自改卹疎有功
次四信過不食至於側匿

輕信之過逃祿不食沒齒山林側陋伏匿
測曰信過不食失正祿也

受祿不誣是謂得正心爲側匿反失大信
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於忘

黃髮兒齒於中於蕃内外交贊君猷不愆

測曰黃兒以中過以洗也

老成在位朝政明清不忘蠲滌日新又新
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

君之倉滿民之田蕪取實棄根本之則無
測曰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

田爲倉根民爲國本求滿於蕪舍本不問
次七疾則藥坐則酌

藥以已疾酌以祈福醫巫勿棄忠賢奚逐
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至

藥之酌之禍是用轉國有忠賢丹砂金盃
次八雌鳴于辰牝角魚木

司晨惟雌厥鳴占怪牝馬角生河魚木介
測曰雌鳴於辰厥正反也

辰以雌鳴伏陽號陰反厥正道怪咎用興
上九日月之遁改於尸

已往之失忠以尸諫從而改之日月復旦
測曰改於尸尙不遠也

直哉史魚死以尸諫靈公改之失尙不遠

三三三。方三。州。劇。人。立。陰。家。亦。象。大。過。卦。陰。窮。大。泣。陽。無。介。侍。離。之。劇。

窮。訖。大。泣。陰。勢。已。極。孤。陽。無。儔。厥。為。離。劇。初。一。骨。纒。其。肉。內。幽。

骨。肉。內。屬。纒。而。相。賊。幽。昧。匪。明。內。劇。陰。慝。測。曰。骨。纒。其。肉。賊。內。行。也。

骨。肉。自。賊。惡。于。內。行。新。莽。之。世。殘。忍。相。兵。次。二。血。出。之。蝕。凶。貞。

血。屬。之。親。一。體。所。出。如。逢。其。蝕。凶。常。失。吉。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圭

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

邪。慝。相。蝕。自。我。血。出。君。子。閔。之。讒。離。莫。及。

次。三。酒。作。失。德。鬼。睽。其。室。

上。下。失。德。酒。乃。作。慝。羣。小。鬼。伺。巧。睽。而。惑。

測。曰。酒。作。失。德。不。能。持。也。

長。夜。之。飲。日。醉。不。醒。失。德。構。讒。不。能。持。正。

次。四。食。於。劇。父。母。采。餽。若。

離。劇。之。世。食。祿。斯。媿。采。餽。奉。親。順。養。為。貴。測。曰。食。劇。以。若。為。順。祿。也。

奚。為。食。劇。實。以。祿。仕。采。餽。之。若。順。親。之。事。又。文。則。劇。泰。食。則。美。新。大。夫。采。餽。失。身。事。親。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豬。撻。袴。與。襦。野。不。見。物。豬。有。虎。牧。撻。裳。而。去。袴。襦。捲。速。

測。曰。出。野。見。虛。無。所。措。足。也。野。虛。無。人。吏。虐。民。奔。無。所。措。足。撻。襦。紛。紛。

次。六。四。國。滿。斯。宅。中。野。既。虛。四。國。並。滿。問。何。至。斯。宅。免。虎。僎。

測。曰。四。國。滿。斯。求。安。宅。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圭

求。免。虎。牧。四。國。滿。足。適。彼。安。宅。豬。為。誰。逐。

次。七。應。而。半。而。戴。禍。顏。而。

應。容。半。滿。愛。見。面。顏。戴。禍。之。劇。泣。涕。潛。潛。離。之。已。劇。窮。乃。大。泣。應。肥。半。悴。戴。禍。顏。易。

測。曰。應。而。半。而。戴。禍。較。也。

禍。莫。如。離。離。顏。戴。悴。較。然。可。見。容。減。應。肥。

次。八。餅。纒。於。縞。貞。預。

立。亭。貞。粹。豈。曰。弗。貴。惜。此。玉。瓶。竟。為。縞。累。又。餅。之。或。羸。為。縞。所。纒。視。其。本。體。非。不。正。粹。

貞粹之餅。用汲乃貴。或繫於繡。汔至而廢。測曰。餅繫於繡。厥職迫也。

厥職之迫。棄爾粹白。情見乎詞。識者心惻。又汲深綆短。言碎其瓶。職由回繡。迫于井陘。

上九海水羣飛。蔽於天杭。海水汪漭。上蔽天漢。勢激羣飛。語之象。又舊解海水羣飛。象雨民去雨飛。天漢上蔽。

測曰。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按此海狀。水惡羣飛。天杭用蔽。欲語誰知。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奎

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如牝之馴。坤謂大順。求端索根。陰氣渾沌。

初一黃靈幽貞。馴。黃中通理。厥云黃靈。性靜而正。坤德之馴。

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坤德柔貞。以順為正。其神黃帝。馴乃能靈。

次二蠅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洗手作羹。膏用是蠅。匪潔違命。何勞此女。

測曰。蠅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洗手作羹。膏用是蠅。匪潔違命。何勞此女。

測曰。蠅膏之亡。不能清淨也。載命之膏。載亡之蠅。不能清淨。於勞奚取。

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坤牝之貞。母道常慈。木根乎土。徧護其蔭。碩果在地。常慈以衛。今年之根。明年之葉。

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土母慈木。木本不忘。資生萬物。坤牝。昌。

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本不可忘。雖剝勿廢。坤為老母。常以慈衛。

太玄別訓

卷之三

美

勞徇於眾。自鐸其功。鳴其豪盛。何如五。徇我臣節。勞同其分。歸美五位。一豪皆遜。

測曰。徇其勞。伐善也。有勞沾沾。徧徇於路。伐善如斯。豪不如五。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貴。五為君位。善當讓君。臣以勞徇。何敢自矜。

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惟囊之括。坤靈大包。美在其中。珍黃德。翰。

囊括之盛。不敢自居。珍黃何有。有于謙。搗。

次六、囊失括泄珍器。

括囊之慎。咎譽兩無。如其失括。珍美外鋪。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

失括則泄。蓋言不慎。臣口何溢。臣咎滋甚。

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

方正堅守。逆耳犯顏。臣貞罔失。嶽立朝班。

又方命負固。犯我順軌。與戰野血。臣貞利矢。

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

正節獨守。瞻顧何有。方正以堅。犯顏无咎。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又詢爾仇方。伸我正節。戰野攻堅。喋血霜雪。

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

牝馴宜正。匪正則病。敬義失貞。曷保大命。

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

坤順為馴。直方以正。失正非宜。統一靡定。

上九、馴義忘生。賴於天貞。

惟義是馴。忘我生計。天常足賴。永貞遂志。

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

惟知有義。不知有生。受天正命。必遂臣貞。

三三三。方三。將人玄陰家。象未濟卦。

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

上濟物終。陰氣之既復始乎下。陽信之至。

初一、將造邪元厲。

一言以蔽曰。思無邪。邪之將作。元善滅芽。

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

邪不可造。造乃長傲。去安作危。內主失道。

次二、將無疵元辟。

思之將起。而無所疵。元善本體。辟白不緇。

太玄別訓 卷之三

測曰。將無疵。易為後也。

發端無疵。如抱白璧。保於厥後。甚易為力。

次三、鑪鈞否利用止。

洪鑪大鈞。冶陶出否。否如未除。利用以止。

又冶陶成器。器以利用。其器苦窳。其用鈍亢。

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

鑪鈞鎔化。否則內傷。物從化出。化否無良。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於天。

將伯之助。車呼爾輔。如飛得羽。翱翔天步。

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

六翼既成。天飛高凌。爰得衆輔。彊莫與京。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羽。毛羽雖衆。不得適。

鵬飛拔羽。凌霄無力。短羽細毛。雖多何益。

測曰大爵拔羽不足賴也。

將飛賴羽。拔則自賊。纖纖羽毛。莫之能策。

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哀降。

烈烈過盛。爲日之失。盛則將哀降。而西沒。

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烈烈中天。光大自著。何云日失。倏將衰暮。

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

維船與車。安坐致退。跌之跋之。拔翻同嗟。

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

不能致遠。害由跌跋。不能濟險。害無遠法。

又臣之智勇君之船車。既跌以跋。利失害隨。

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

世皆小子。賢乃丈人。在淵陷溺。播船濟屯。

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人也。

俞。旬入井。乍見惻隱。世人溺淵。君相道極。

上九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

祿盛賢集。桑盛蠶美。紅蠶枯桑。黃繭敗毀。

測曰緣於枯桑蠶功敗也。

國無賢功。緣於祿薄。民無蠶功。緣於桑落。

又紅蠶喻民。枯桑喻食。食歉民艱。農政既失。

三三。方三。州。難。人。玄。陽。家。象。蹇。卦。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於。淵。

太玄別訓 卷之三

陰盛難進。極而將反。水下陽回。於淵弱蹇。

初一難我冥冥。

其初難知。冥冥之探。內我視聽。寂然以藏。

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

未見其形。形遁於冥。冥求冥冥。我思莫尋。

次二凍冰瀆狂馬。櫛木。

水瀆凍冰。天寒地凌。君騎狂馬。櫛木難行。

次三、中堅剛難於非常。

中堅以剛凝陰。裏陽從內勝其難非常。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

剛者陽性。中堅破陰。解冰釋凍。終莫之傾。

又事在先難。志堅非常。雖逢難極。莫我能降。

次四、卵破石蝦。

維石之蝦。持卵以破石。則泰然空投。萬個。

又維卵之破。不石而蝦。投之以石。黃白谷嗟。

測曰：卵破之蝦。小人難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空

石堅不蝦。而以卵擊羣小。改正。難不量力。

又以堅攻瑕。卵以石加攻之。甚易。小人徒嗟。

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

為君知難。冰淵無間。大不獨勤。天工用贊。

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

后克思艱。與臣同間。秉心塞淵。中樞密贊。

次六、大車川川上。軋於山下。觸於川。

車如流水。險阻跋履。軋於山下。觸於川。上下震懼。

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軋也。

軋。山險觸川。川阻上下難行。呼伯以助。

次七、拔石碌碌。力沒以盡。

碌碌庸鄙。乘時得志。拔之如石。力盡乃止。

測曰：拔石碌碌。乘時也。

小人乘時。寵固祿持。英賢拔之。堅不可移。

次八、觸石決木。維新折角。

石木之堅。直能觸決。志在維新。或折爾角。

又石木既堅。難觸難決。治於其萌。折其新角。

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空

攻堅不勝。而折其角。直如解身。力難治惡。

上九角解身。終以直其有施。

解身折角。終以直行。觸決之施。雖拙孤撐。

測曰：角解身。終以直之也。

性終以直。一往不折。雖折其角。堅性如鐵。

三三三。三三三。勤人玄陰。象坎卦。

大陰凍沍。難創於外。微陽邸冥。奮力於內。

外方凍沍。陰盛倦息。內心邸冥。陽微勤力。

初一、勤於心。否貞。

克勤於心。反。否。爲。貞。方。寸。內。宰。中。正。思。勤。測曰。勤。否。貞。中。不。正。也。

中心不正。積思多。否。既。克。思。勤。反。否。爲。美。次二。勞。其。恩。勤。慳。慳。君子。有。中。

恩。斯。勤。斯。勞。出。至。性。慳。慳。無。他。中。懷。慳。信。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

閔。育。恩。勤。有。諸。中。情。慈。母。之。性。元。臣。之。心。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繯。杖。

總。角。之。童。羈。而。之。我。呱。泣。宜。恩。繯。勿。杖。按。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奎

又。詩曰。恩。斯。周。公。母。之。呱。呱。是。繯。撻。禽。可。悲。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也。

彼。角。而。羈。之。吾。待。命。繯。乃。呱。呱。勿。以。杖。令。又。嗟。彼。孺。子。羈。而。之。莽。呱。泣。何。知。命。用。以。喪。

次四。勤。於。力。放。倍。忘。食。大。人。有。克。其。勤。王。家。力。倍。食。下。誰。克。忘。之。有。大。人。者。

又。詩曰。勤。斯。周。公。父。之。力。倍。忘。食。待。旦。可。思。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

力。勤。至。倍。忘。食。以。克。孺。子。之。功。大。人。之。德。

次五。往。蹇。蹇。禍。邇。福。遠。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甘。與。禍。鄰。勿。爲。福。顧。測曰。往。之。蹇。蹇。遠。乎。福。也。

許。國。驅。蹇。蹇。以。往。盡。瘁。鞠。躬。敢。言。福。遠。次六。勤。有。成。功。幾。於。天。

成。功。在。天。福。由。天。昇。臣。矢。勤。勞。功。上。之。帝。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

功。從。何。來。成。以。天。輔。蹇。蹇。小。勤。臣。何。敢。數。又。遠。福。得。福。往。乃。成。功。天。保。定。爾。復。辟。明。農。

太玄別訓 卷之三 奎

次七。勞。牽。不。得。其。鼻。於。尾。弊。視。彼。牽。牛。舍。鼻。而。尾。豈。有。此。力。亦。無。此。理。

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徒。勞。牽。尾。力。竭。而。弊。道。以。逆。施。倒。行。大。悖。

次八。勞。踏。踏。心。爽。蒙。蒙。不。却。踏。踏。靡。寧。心。快。以。明。雖。蒙。莽。亂。矢。以。捐。生。

又。曷。云。蒙。蒙。益。喻。亂。莽。踏。踏。勞。心。既。明。且。爽。測曰。勞。踏。踏。躬。殉。國。也。

勤。勞。靡。寧。殉。國。以。生。躬。之。瘁。矣。蹇。蹇。中。情。

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

天德天位中乃不疚誠孚格天上得天祐。

次六次次一日三餼祇牛之兆肥不利。

次不一次牛日三餼祇牛兆肥吾為爾懼。

又或云恣恣日餼惟三齋牛卜祭不利肥餐。

測曰次次之餼肥無身也。

牛懼選肥肥則用祭日餼有餘身其無矣。

又餼牢惟恣改祭自肥神其弗福身將焉依。

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微猛君子養病。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三

牽象者稱縛虎者弱是謂拂經居貞勿藥。

又小以制大弱以服強君子養德克柔克剛。

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

詞不相因義則相貫小大弱彊道惟靜養。

次八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壘。

食鯁發毒頤顛拂經上壘之鬼丘頤之征。

又不節不慎鯁毒斯發拂頤征凶丘壘不脫。

測曰鯁疾之發歸於墳也。

頤顛鯁疾于丘歸墳惟能慎節鬼敢呼人。

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

甲與斗逢事以歷紀歲星周復厥初用。

測曰星如歲如終始養也。

歷以歲紀準乎星宮終則有始百穀時雍。

踦贊一屬木。

凍登赤天晏入立泉。

陰生午中赤天冰凍陽生子半立泉日。

又午為赤天凍登陰始子為立泉晏入陽。

測曰凍登赤天陰首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三

陰首于午凍從赤登陽復于子晏以立生。

羸贊二屬火。

一虛一羸踦奇所生。

三百六旬厥當一莽閏以六日虛羸積奇。

測曰虛羸踦奇禪無已也。

踦踦云何朔虛氣盈通禪終古惟歲惟星。



楊子太玄別訓卷之四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賈仁緒媿庭全較字

婿王文浚衛川

張 漢開平

男

元佑敬三

玄衝第七

中則陽始應則陰生周復乎德迎逆乎刑殲大戚遇小願閑孤而寵鄰少微也大肥也戾內反廓外達上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一

觸素文多故干狂也禮方也時則來而逃則亡羨私曲唐公而無欲差一也而常穀童寡有而度無乏增始昌而永極長銳執一而昆大同達日益其類減日損其彙交相從也噍不通也稟有畏守不可攻俟也出翁也入從散也而聚集也進多謀積多財釋推也飾衰也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夷平而視傾樂上揚沈下藏爭士齊也內女懷也務則惠而去則悲事尚作晦尚休更變而共笑營久而益憂斷多事窮無喜殺敢而割憊裝徙鄉止不行衆溫柔堅寒剛密不可

開成不可更親乎善闕闕乎恩斂也得失亡福彊善不倦劇惡不息辟君道也馴臣保也盛壯將老也居得乎位難過乎誥法易與天下同也勤苦而無功也養受草餘君子養小人養凶也

玄之言衝舉陽與陰對衝之位次而言之也玄凡八十一首積之以三三極之於九九循京卦氣次序起子公中孚之中於時為冬至於宿為牛一度隸坎之監司首命之曰中其方州部家純乎一陽於是始蓋子半黃鍾之候也陽動地中應天孚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二

物自茲以往歷四十首而陽乃極得四九又饒九之半焉乃至於應位乎八十一首之中位界乎四十一位之中界於卦氣入咸公隸離之監司於時為夏至於宿為井廿九度直乎午半與中為應命之曰應子午衝位之義也方州部家純乎二陰於是生陰與陽二與一天一地二之圖象南北以定坎水離火之位次寒暑以易蓋截然左右之中分亦裒然多寡之均適也六幹五枝以旋以辨陽律陰呂以益以損未有不視乎此以為衡者也由是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而詳之周者陽德之復。次于中首。迎者陰刑之逆。次於應首。方州部之一。仍中二。仍應而家。則下變乎二。與三各進一焉。復與咸之倚而向也。侯與公之分而望也。生與殺之各爲方也。凡言乎衝也。乃殲則猶夫屯也。遇則猶夫姤也。姤與復對而與遇衝在卦氣子復辟而屯侯屯難之戚也。大午咸公而姤辟姤遇之願也。小也曰戚曰願。一大一小。其反如是。豈徒謂方州部一而家三。非方州二而部三家。一類乎若閑者孤以閑。寵者鄰以養。孤不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四

三爲方。家者二而州三部。一丑公好素。又殊午大。夫之粲然矣。干亦升而上也。或失則狂而乖于禮。禮則履而辨也。乃合于方而無所干。則視乎方之一。與二州之一。與三部之三。與一家之二。與三各爲象也。而二公之爲狂爲方也。睹矣。陽浸以長。狩乃象臨陰章以彊。逃且象遯。狩則來也。逃則亡也。又何疑焉。夫臨與遯對。狩與逃衝。方州各一部。家各三。視方部各二州三家。一者丑未之辟。始未可等而論也。彼羨之與唐。猶臨之與遯。羨私而曲。唐公而蕩。一有欲焉。一無欲焉。間二州于方部。家之一間三州于方部。家之二。豈同量哉。若夫差小過也。偏一而不整。常者恒也。善穀而無違。差則失常。常罔差。武方部一而州家二。方部二而州家三。爾侯德不類矣。童乎蒙。寡有識度以制節。其又何乏。一方二州一部三家之童。然豈猶上二下一中。虛三之不失度耶。乃可觀卿同而行異也。增焉而物始昌。從乎益也。永焉而德極長。守乎恒也。始昌者殖而永極長者久而增也。上下一而中二。二上下二。

而中仍疊三千以觀大夫之益則恒裕可也胡乃
岑以銳所執者一而進有漸也胡乃離以昆能大
爲同而人無間也方一而州部家二方二而州部
家三其有分乎漸寅公也同人未大夫也于茲判
矣以言乎達維辟則泰陽開而物類日益以言乎
減維公則損陽微而品彙日芟一而二而三與
三之一一而又一者異也乃泰則交也交而相從
否則啗也啗乃不通交啗異情泰否反類寅申分
辟治亂相繼何方家各一二三州三州部各一三
方二家之爲斤斤乎夫更有所需者中多畏也守
貞于否者物莫攻也畏無亢悔攻無弊瑕茲善道
也一方三部而二其州家一州一部而三其方家
抑又判矣寅之侯申之辟可對論也侯視乎需翁
從乎巽待時以動侯也出矣敏德而退翁也入矣
方一州二而部家三方三部二而州家一其寅申
二侯乎乃有從焉隨聚焉萃惟散惟集取乎中用
乎崇卿各任之方部家各一而三州州部家一二
二而三方又不侔矣進乃謂之晉多謀而臧積乃

謂之大畜多財而裕一方一部三州而二家三方
三家一州而二部大夫均有賴焉何釋之推方部
一州家三雷雨作而推以解也何飾之衰方部三
州家一剛柔貴而或受之采也仁育以元禮嘉其
會公乃事乎東震西兌間矣問何以格大壯之施
格則何好其好也是其好禮乎問何以疑成來
之懼疑則何惡其惡也非其修省乎爲方家者
一爲州部者三而二格也爲方部者三爲州家者
一而二疑也大壯卯辟震爲東監格與疑對其未
出位乎乃夷亦大壯視象于觀均辟也夷平而易
直視傾而偏頗剛柔性異其有平康傾側之辨乎
二部家于一方三州三部家于三方一州之下各
有取爾也樂哉豫侯氣舒而上揚乎胡又沈而下
藏也兌監之肅志乎玄宮陽遂陰斂以揚以藏方
部一二而州家三方州三二而部家一隨陽氣以
上下有若此者奈何乎爭乘陽則百彙競勝若士
也齊訟之形也曷云其內就陰而物象合好若女
也怪歸妹之志也卯之卿酉之侯方家一而州部

二州家二而方三部一抑又變矣爰有務焉蠱之事也陽勉進而物勸相則意甚亦有去焉无妄之災也陰行間而物出走則悲甚意與悲與大夫卿之權戚殊乎上下一二而中三三上下三三而中二一夫豈可同日語哉惟是務乃有事以昭職致力尚作凡以振蠱也作必于明晦乃宴息與時尚休凡以養明夷也立一方于三州三部家之上繫一家于三方二部州之下大夫勞逸其謂之何更也革以去故善變則喜笑共焉嘗也明夷蒙難

用說厥鄉維旅之次或曰止位分而所各止矣不妄有行維艮之宅方部二州家一方部三州家二夫非旅艮兩侯之情乎于以有衆師也氣高恆齊何溫且柔也于以有堅艮也陰彌氣肅何寒以剛也二一而二二三二而三三辰卿戌侯暑將寒易立夏立冬之令其或借歟抑非密也曷比而親且非成也曷由既濟親天而罔間密何如之資物以永終成不變已故二二三與三三一一之異布爲密爲成大夫比卿既濟矣言有親也比輔之吉言有闕也噬嗑之義親以親乎善仁愛達之天心闕以闕乎恩保合周之物理州家皆一而方二部三方州皆三而部一家二親闕之分大夫用是別也夫畜則有小斂之自內過則有大失之自外內斂也善以得外失也福以亡其方家各二一州三部之爲斂乎以約失之者鮮乎其方州井家各三而部一乎未之能斂而失不免乎若是小畜公也方與乾近大過公也又豈與坤遠乎彊體善而不倦曰乾之剛劇積惡而已甚伊過之大善可彊惡

未。可。劇。也。閱。二。一。而。三。三。閱。三。三。而。二。一。亥。之。公。
已。之。辟。于。茲。惕。諸。蓋。乾。體。惟。辟。也。宜。君。純。亦。不。
已。其。天。德。乎。坤。體。惟。馴。也。宜。臣。順。以。相。保。其。地。
道。乎。言。乎。方。州。辟。二。而。馴。三。言。乎。部。家。辟。一。而。馴。
二。各。有。攸。當。殆。未。可。忽。也。此。乾。辟。自。復。坤。辟。自。姤。
所。由。來。者。極。矣。夫。盛。則。大。有。陽。壯。而。充。將。猶。未。濟。
陽。老。以。復。二。二。之。于。一。二。三。三。之。于。二。三。壯。老。用。
分。侯。度。備。是。矣。居。者。家。人。道。也。內。外。得。位。而。式。好。
也。難。者。遇。蹇。而。詘。陽。弱。於。淵。進。未。可。冒。也。二。乘。二。
而。一。三。四。之。三。乘。三。三。而。一。復。承。之。卿。乃。用。省。而。
告。矣。法。也。者。物。則。具。而。肖。形。井。之。畫。也。其。養。不。窮。
勤。也。者。德。行。常。而。事。習。坎。之。勞。也。其。行。有。尙。同。天。
下。之。用。不。爲。徒。勞。而。罔。功。斯。益。善。矣。方。州。部。之。或。
三。或。二。家。之。或。二。或。一。井。大。夫。其。與。坎。監。司。不。同。
科。乎。陽。高。而。縣。陰。大。而。沍。可。以。時。考。也。頤。者。養。也。
大。夫。之。次。自。子。旋。亥。頤。要。其。全。由。亥。趨。子。頤。引。其。
緒。玄。起。乎。中。訖。乎。養。其。八。十。一。首。之。竟。乎。冬。至。以。
前。大。雪。以。後。冥。入。乎。罔。而。卒。莫。之。竟。乎。則。養。者。終。

則。有。始。之。交。方。州。部。家。以。三。而。統。陰。以。窮。陽。以。通。
矣。衡。曰。養。受。羣。餘。道。惟。君。子。不。言。吉。而。貞。吉。可。知。
豈。小。人。養。凶。比。哉。夫。陰。陽。者。小。人。君。子。之。道。也。舉。
一。中。而。玄。在。焉。叩。兩。端。而。衡。見。焉。歷。十。有。二。次。而。
歲。成。焉。周。二。十。八。宿。而。巡。乘。六。甲。與。斗。相。逢。之。度。
密。焉。準。乎。卦。氣。贊。夫。畸。贏。本。乎。圖。畫。合。乎。大。衍。無。
毫。髮。之。不。盡。不。其。至。乎。後。世。皇。極。經。世。之。用。乃。緣。
是。而。推。矣。

玄錯第八

中始周旋。羨曲殺端。粹文之道。或淳或班。璽也健。侯也弱。積也多而少也。約視也。見而晦也。督童無知。盛而有餘。去離故而將來。初大也。外而翁也。內符也。進與也。退樂佚。過勤蹶蹶。達思通窮。思索于在朝而內。在席差自憎飾。自好格不容而昆裕。增日益而減日。損馴奉令而戾相反。釋也柔而堅也。剛夷平易而難。頤頤斷多決而疑。猶與逃有避。爭有趣。進欲行止欲。驚廓無方。務無二應也。今而度也。古迎知前。永見後。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從也牽守也。固磧拔難。劇無赦。唐蕩蕩而閑。塵塞更造新常。因故失大亡。斂小得寵。好利法惡。刻禮也都而居也。室聚事虛。眾事實闕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上志高。沈志下交。多友。陰少與銳。鏘鏘。營割。阻親附疏。割犯血。遇難逢裝。侯時事自竭。養自茲格也。乖而昆也。同增有益而減有損。成者功就不可易也。玄之言錯。錯舉八十一首而分見其義也。不次不倫。擬諸雜卦。中周首連始而半旋而復。若雜卦之乾剛坤柔以開端也。羨曰。殺曰端。曲者端之偏。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端者曲之正致。曲履端。羨臨毅。夫或謂羨多。歆端無邪也。粹淳文班。淳則真。班則飾。剛以柔。賁而健。乾行也。君子以之。為不息。侯如有需。斯弱矣。然弗冒險也。匪積何多。維畜之大能少。必約厥謙之卑。大而觀視無遁形。明而夷晦無顯跡。日見日。吾其晝夜無知者。童然蒙有餘者。盛而大人之業。赤子之心。童以盛也。盍去諸離厥故矣。其來如將反厥初。去无望。將圖未濟也。尚大者外豐。既翁者內巽。進而臨也。扶以符。退而需也。柔以與。在樂則佚。過而戒。豫坎勞。蹶蹶。或徒敝達致泰。則思通窮守固。則思索。通困久而亨。索泰極而反也。侃今在朝。干升而上。今在席。內妹而歸。差之憎飾之好。回則釋之。美則增之。自責也。格也。壯莫之能容。昆也。同何所弗裕。法正則裕。道微度寬。則容德大也。惟增惟減。益損日乘。馴順戾乖。令從與反。坤臣道。睽乃孤也。釋以柔。恆解孚。宥罪。堅以剛。克艮利。禦寇平而易。謂之夷。不虞于壯趾。頤而頤。謂之難。在急于蹇。修多決。乃斷。夫者決也。猶與為疑。震。

遂泥焉言有避也。逕焉而逃言有趣也。訟焉而爭一遠害一攘利也。進晉也。車或欲行之良止也。馬或欲繫之靡乎。無方豐亨大也。務之無二。蠱用幹也。業則恢志則專也。應以時措道在宜。今度以制節道惟師古迎而知之。邈乎前也。永而見之。要乎後也。故咸速而恒久也。其從也。或牽之。隨故以拘。係言也。其守也。必固之。否故以苞桑言也。磬以拔難屯。利建侯。劇則無赦。過大滅木。蕩蕩乎。唐無咎也。其遜而遜于荒耶。塵塞焉。閑有鍵也。詎屯而弛。

恐後成用乎一也。志高志下。或上或沈。升躋於陵。兌困于谷也。交泰則彙。征君子之友多也。陰否則斂。辟大人之與少也。斂斂乎銳以進也。受之以漸。曹曹然割而踰也。夷於其明。或附而疏。親以比也。或犯而血。割以剝也。遇而姤焉。逢時之難裝而旅焉。候時之早事也。者自竭其分。有子考无咎。他可知也。養也者。自茲其德。由頤大有慶。我自觀也。格昆增減說已具於前矣。成也者。既濟之功。就一成而不可易也。夫玄錯於八十一首。隨其義之近而相屬。或反而互見者。偶舉而以一二字約而該之。序之以不次之次。聯之以不倫之倫。詞簡而正變之多。端具焉。意雜而間合之偏曲。見焉。唐蕩蕩。閑塵塞。銳斂。斂曹剝。踰差自憎。飾自好事。自竭養自茲。凡若此類。而錯雜之形。可識矣。夫玄錯故為錯。以問奇也。夫玄衡。或亦借言衡。以明代而纂也。衡也。莽乎錯也。薪乎草。玄于是乎衡錯矣。或謂杜詩草玄吾豈敢譏也。存而不論可也。

玄攤第九

玄者。幽攤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攔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攔措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劇。圓則杌。規方則耆。玄虛則流。體驗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闔字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歷則編。時律歷。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主

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攤。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辨矣。

攤有張舒章別之義。中庸謂微之顯。費而隱者是也。幽不見形。曰虛。曰無。攤則萬類資始。資生所由。以陶冶而成形。周規而旋生于不已也。攔關也。攤而分張之。又攔而合拱之。象舉神明而手定之也。虛生規。規生摹。通為一規。同摹于古。古今萬類。由以開一玄。由以運也要。皆一陰一陽之謂道。攤而措之二氣。布之存乎玄。發乎類。而關乎休咎之。

故也。自其分張而二氣判。自其攔通而二氣合。判則天地各為職。合則天地交為形。一判一合。而天地之道備矣。乃按乎天之度數。推乎日之運行。晝夜相禪。剛柔以接。迴旋不已者。今古如斯。從其所以始者。還以終。從其所以終者。復以始。是為還復。

其所終始。以定規。以生摹。以定也。因之陽為生。陰為死。性命之各正。瑩然於時物之行。生而玄。道見矣。惟是觀象視情。仰天俯地。以之者。人性也。察而命也。知始也。原而終也。見天地兩儀。合人為三。三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二

者。同科而無或異。福善則厚。禍敗則薄。互相劇切。道有固然。其相劇何也。形有圓方。圓象天。杌規者。其形始。方象地。耆耆者。其形固。氣有噓噓。噓從陽。流體者。其形散。噓從陰。疑形者。其形累。殆而散之。固而累之。生死厚薄之際。可以觀矣。是故有闔有開。謂宇謂宙。宇如屋宇。天之闔宙如堂。皇宇之闔也。廓宇宙之闔。闔旋日月之往來。秋而冬也。寒春而夏也。暑一寒一暑。律改歷遷律。唱和而物成。歷晦朔而時編。律歷之法。交道陰陽。聖人為謀。通乎。

晝夜晝陽也。善善則好之。夜陰也。否否則醜之。于晝夜而分索乎陰陽。于陰陽而極推乎好醜。謀無弗臧。道無弗立。故羣牝羣牡貞之乎一類。吉類凶。辨之乎萬而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達道乃從以辨矣。

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膠。萬物乃纒。

是故動而東者日也。動而西者天也。天日之行。交相爲錯。陰陽之巡。迭相爲更。而萬物之死。死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七

乘二氣之消消息。息實相膠。纒與玄出。入故玄者。聘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故玄者如默運。輪周行於方州。部家聘而問焉。合乎縱連乎橫。而通乎天下之故者也。爰聯其類。而綴屬之。操其觚而占測之。曠曠晦晦者。天下皆是也。曉之望之。含玄其何從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眡。深其阜而眇其根。獲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

夫玄位也。晦眡也。冥阜也。深根也。眇其功。則獲其所以然。則幽而攤之者也。

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

故玄之示人卓以遠。廓人曠以大。而引人則淵以深。絕人則眇以眇矣。

嘿而該之者玄也。擇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關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

深眇則默而該。玄其幽乎。遠大則擇而散。人其體。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大

乎其門戶之鍵乎。其稽關而叩之。而匪與人應乎。況心與玄通。不待叩而神明者乎。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

夫好晝醜夜。人之情也。晝患不足。夜患有餘。善惡之介也。不足日以彊。有餘日以拂。晝夜之長補晝之短。抑陰惡以伸陽善。玄其幾矣。

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遠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

也

故上下前後。玄無之不在。而不能以一息違。嘿而通之。其所謂玄乎。

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志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較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九

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

故玄之爲用也。至見而發聰明之用。智之光也。爲玄鑑視而拓慈愛之用。仁之育也。爲玄母斷而持剛決之用。勇之剖也。爲玄斧兼乎衆志。博而用之者。至公之道也。具於至玄。因之類物。而物能以通。

通乎玄也。無係於心。無較於行。智仁勇公之兼通。

而用也。聖也。其至矣。或用與時宜。而亨。或非其時。而否。天之命也。非玄之用不至也。故言夫道德仁義。而之業。嘿統之乎。玄。玄宰於虛。而造形萬物。由以出。是之謂道。玄因自然。率循而無改。革萬理由以得。是之謂德。天地之大德曰生。理財而植之。昆同乎其羣。愛無不徧。是之謂仁。敵陰陽之對待也。列而分度之。各適于宜。是之謂義。秉是而施之。吉凶同民。乃生大業。業統于用。玄而分乎陰與陽。故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十

穰其功者。天功也。瑩而施之。開明萬物。陽之彰也。所以然者。幽深無形。不可測度。陰之密也。職分於陽。與陰卽事。專於知陽。知陰而兩不相目。質毗于陽。與陰卽見。偏於知陽。知陰而兩不相喻。故止與行。晦與明。各爲其知。若夫統而知之於陰。陽止行晦明之故。兼瑩而無偏者。其惟玄乎。玄則如縣權平衡之無弗適於均也。故濁可使清。險可使平。濁與險。陰生爲清。以平。陽生情通。則爲偽。反則情一離。一著中。無間形。二者摩盪。陽君子而陰小人。

消長互乘之道較然見矣

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辨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莫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

故言乎玄贊陰陽。高則下。卑則舉。饒則取。罄則與。定其明。提其疑。規之思。立之事。說之辨。成之信。凡以衡量天地而已。故宙然示人神。人皆啓其局。他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主

然示人明。人皆析其形。莫位者。天地通氣者。神明一斯根。二斯生。三斯蕃。立天立地立人而氣通夫

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統始運局。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圖方之相。斫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

言乎其位。一二三之橫而排者。三直而布者。三各殊其等輩。其區則三三爲九九。九九相次。回旋運行。

統貫連屬。始而中終。上下通序。不以一隅而執而東西。緯乎龍虎。南北經乎鳥龜。察之觀之。文錯理析。舉夫二曜五星七政。迭運繫之。太始以樞其極。在璇璣玉衡。通統正平。於是乎取。故圖方不能以無斫。剛柔不能以無干。斫之而天地變化。干之而晝夜寒暑。屈信利害於焉。以分盛也。而入衰窮也。而更生爲實爲虛。爲流爲止。夫何常形。

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歷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析。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道致。信。夫卑高以陳。貴陽賤陰。設者其位。序者其倫。寒暑以禪。父退子承行者。其代繼者。其乘叶之以律紀之以歷。曰君曰臣。治理具陳。則有守。故爲常。革故爲變。常變相錯。百事以辨。則有自。貴爲實。貴飾爲文。質文相形。有無以明。乃其吉見。故善著凶見。故否著。善否分著。陰虛陽實。摩盪不常。萬物纏紐。陰陽萌芽互根。其極極陽生陰。極陰生陽。寒熱信詘。

之故生有由致要各從乎其極也

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
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
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
也

蓋靜極則動日造無而好所新也陽之牙漸以滋
動極則靜日減有而損所成也陰之萌漸以替是
雖人事其以四時乎密而推之可以刻也求精而
參之可以晷也測其序不紊而反覆周之其道不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悖而軫轉運之於不見之形而皆見於不抽之緒
而悉抽而擲之萬類所由纏連而莫之斷續也
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藏廣也包畛其道游
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
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
於東面南而西而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
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

合上下纖廣而求之天也懸淵也淪藏也入畛也
包道不在是乎是道也游乎冥陰之庭挹乎盈陽

之京鳥乎見其根而罄其所生是以存有與存亡
有與亡微乎微章乎章始始終終出入乎陰陽而
統之乎玄玄無近遠其近遠乎玄者玄亦近遠之
近之則通於呼吸遠之則間於應求譬天之於四
方蒼蒼而仰無不在俯則一不之見天豈與人遠
人自遠去天也是故遠近隨人之俯仰而遠玄近
玄之象可類觀矣

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
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四

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
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
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
乃并天神而地靈

故年則自冬至後日則自夜半後陽進而往而未
極未至則虛而未滿象謂近玄玄主於虛未滿則
猶近於謙虛之德也若夏至及日中以後去子既
遠而過於午陽之進往極而退窮而還已滿而向

於損矣。象謂遠玄言。玄道惡盈。既盈極則遠玄也。故日南至東井。萬物以死。日北至牽牛。萬物以生。死於盈。生於虛也。蓋日南則斗北指亥。子氣寒。物殺。故常虛。日北則斗指巳。午氣溫。物盛。故常盈。虛則視乎死。盈則視乎生。驗於日與斗之行而盈虛。生死之機。玄乎玄矣。蓋日行自右而旋左。斗行自左而旋右。始則分圓而兩行。中則合經而交會。終則迴環而復始。於時冬至斗與日逢。舉一歲之左右。死生神樞靈軸合而為謀。而天地之陰陽交并。於此。夫天之樞則神也。夫地之軸則靈也。夫天地之樞神而軸靈則玄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五

玄瑩第十

天地開闢。宇宙福坦。天元咫尺。日月紀數。或合或離。或贏或踦。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太陽乘陰。萬物該兼。周流九虛。而禍福絪羅。

玄之瑩也。自天地設位。初開初闢。謂宇宙拓然。而廣遠坦然。而寬平。玄即行乎其間矣。維天有元。冬至甲子。牽牛初度。日月合紀。於斯而起焉。自八寸而咫尺。六寸而步。積而算之。而羅乎天度。乃以成。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五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數周渾歷紀羣倫品。庶既月與月。程歲與歲。運周天渾儀爰紀為歷。而羣倫之品。物庶類道。以並行。物以並育。而合與離。贏與踦。各順乎其紀。而莫之違。故曰大哉天地。無弗蘊而函也。與為啗之。無弗衍而化也。與為啓之。無弗裕於玄也。與為罔之。罔之者。函而化。罔而包也。終則有始。幽而及明。爰表以贊天神地靈。統在乎玄中。玄首太陽。乘乎陰冲。不見一物。萬物兼綜。列九虛位。周圓流通。其為禍為福。根乎思以類至。

者如絃如羅於九宮

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故有一二三以絃以羅以術
瑩之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
瑩之天圓地方植極中央動以歷靜時乘十二以建
七政玄術瑩之斗振天而進日遠天而退或振或違
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昏明考中
作者以戒玄術瑩之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
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

九位之虛周流成歲歲十二朔朔則爲始羣倫應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七

候抽緒隨氣故有一生二生三結而聯之羅而
織之聯之以上中下織之以始中終不離乎一二
三相錯而成經緯其瑩也如此厥本鴻大起於五
行五行之施重乎九位故有上有下有中相因而
類在類者五行醜類之多因者因而重之而施其
術也其瑩也又如此言乎天地之倚數爲參爲兩
推乎天地之分形爲圓爲方圓規方矩植中央者
爲極圓動方靜定四時者爲歷故極建乎中四面
旋而中植也歷紀乎時二氣動而歷靜也時乘十

二朔而歲衡以建乎七政未有不于玄術也其瑩

又如此斗之行也振乎天常循次而進日之行也
違乎天經反舍而退振則從子而丑以歸於亥指
十二辰而周以復也違則從虛而危以歸於女歷
二十八宿而逆以轉也因是而洪範之五紀以立
未有不於玄術也其瑩又如此冬夏二至植表八
尺景隨以施冬至丈二夏至尺五測以土圭日中
之定又爲寫水下漏率定刻數審知昏明之時而
考厥中氣中星動作戒慎未有不於玄術也其瑩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夫

也如此昔在伶倫斷竹爲管管凡十二差其寸數
以應月氣而深室管實葭灰穀蒙厥口於以候氣
氣至則灰飛月氣不爽時授事熙揆正百度設之
而民行以濟不誤時趨未有不於玄術也其瑩又
如此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
玄術瑩之鑿井澹水鑽火黹然木流金陶土以和五
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奇以數陽偶以數
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六始爲律六間爲

國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方州部
字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辟三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
有玄術瑩之

至於緯東西經南北交相爲錯分邪與正形吉與
凶非玄術莫瑩至於井之鑿以澹水火之鑽以難
木惟金則流惟土則陶用以調五行之美而資乎
百體非玄術莫瑩若夫奇偶立而天下無遺數一
三五七九之爲陽二四六八十之爲陰河洛以推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大衍以演毫髮以計而大小罔遺非玄術莫瑩若
夫律呂叶而天下有正音子寅辰午申戌之爲律
丑卯巳未酉亥之爲呂月管以調日時不忒非玄
術莫瑩其方而州部而家家八十一畫下畫中畫
上四海之物情由以表也非玄術莫瑩若夫玄者
一之爲辟三之爲公九之爲卿二十有七之爲大
夫八十一之爲元士官以是制玄以是探少而制
夫衆無而治夫有也非玄術莫瑩

古者不違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

聖人乃作著龜鑽精倚神筮知休咎玄術瑩之是故
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測深摹遠則索之以
乎思慮二者其以精立乎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
以思慮謀合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卜精以有守莫
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
其孰能之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

蓋古者生民之初不計迂遠而防不虞其思慮慢
易無筮卜以測吉凶故往往至於交相瀆害聖人
憂之於是有著龜之作教天下之人鑽灼以取精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倚數以窮神相筮索以知休咎合人與鬼謀而不
爽非玄術又何以瑩焉是故不可知者不虞之端
遷而求之則擬之以八卦之因重而形乎善敗之
兆其深而測之遠而摹之觀卦兆之所形而憑乎
思慮之所索故玄之道貫以思然是二者非泛而
涉於象實切而叩於精也其以精立乎惟精也以
卜筮之動變而入乎神以思慮之適合而契乎謀
故立乎正而莫仆確以守而莫奪蔓蔓乎枝葉延
引而不絕者天下之至蕪也誰與抽之混混乎源

流汨濁而不分者天下之至雜也。誰與散之？非精其孰能與於斯？惟玄能精，惟精能作，夫作非創，奇循述乎天地之自然而與之為體，斯以貴矣。

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故不懼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具可損益歟？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人道象焉，務其事而不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務其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循則有大有小有，直有曲而體因之為壯為瘠為渾為散，故有者不懼而割之使虧，無者不彊而增之使贅，適於體譬諸身也。體為質幹，貴循乎自然，作為華藻，在踵以人事。人事因乎自然而無不具，其可得而損益歟？夫一藏於泉也深，一平一而測之，所以摹始之萌，三登於巔也崇，三平三而極之，所以盡終之成，二介於田也中，二乎二而要之所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

是故文者質之飾也，凡以見乎質辭者，情之吐也。凡以睹乎情觀其所施之辭而心志之所欲者，由以見矣。夫道備乎質與文，情與詞而情質為之經，故有因而不靡者，有循而為根者，有革而除者，有化而變者，冬艸不死，舊株復生，宿草焚除，鷹鳩交化，種種異質殊情，各於文辭互發，而道以該矣。道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言

不違時時不離道。因循者與道神之而不可以意測。革化者與時宜之而不可以形執也。夫道有因矣。而又有革道有革矣。而無之非因。語其能事非天道乃得而乃馴乎。天道皆道也。亦時也。合道與時。于以生物。于以成物。匪因何生。匪革何成。因而有革。物循爲則。革而有因。物藉以均。革以其時。物由以基。因以其理。物由以紀。否則失而喪之。則知因不知革。知革不知因。革之非時。因之非理之故也。故理因而因。因乎因也。時革而革。革乎革也。是謂因革乎。因革于國于家。斯矩斯范。動而求之於矩範。而成宜因。敗宜革。效鮮弗著矣。

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陰陽曰合其判。從橫曰緯其經。晦明曰別其材。陰陽該極也。經緯之遇也。晦明質性也。陽不陰無與合其施。經不緯無以成其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陰陽所以抽噴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噴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往來熏熏得亡之門。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言

故天經之立立以陰陽。地緯之形形以從橫。人行之表表以晦明。判而合之。陽施而陰受。則時極以該經。而緯之南北而東西。而方遇以趨材。而別之賢知而蒙愚。而質性以差。故匪陰疇合陽之施。匪緯疇成經之誼。匪晦疇別明之德。而以章其美。是陰陽者繁噴而多情。而抽之以經。於正從橫者交錯而析理。瑩之以緯。於文晦明者異同而辨事。昭之以行。乎身與民。統自噴而言之情也。以抽理也。以瑩事也。以昭君子之道也。該乎天地人而合爲之謀。夫物情有往則有來。其往來常熏熏於事理。雜噴之紛。人事有得則有亡。其得亡以熏熏於此。往彼來之噴。

夫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庫而禍高。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豎表也。夫福樂終而禍憂始。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所惡皆曰禍。故惡福甚。

者其禍亢。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
福雜。

夫且何得云福之獲抑又何亡云禍之當順則福
逆則禍者。天地之常庫則福高則禍者。山川之藏
正則福邪則禍者。人道之行故君子內則守正外
則達順。每以盛德下人有弗動動與福俱斯得矣。
而何有於禍。禍之生福之醜也。福不醜則禍何由
生。福之成禍之好也。禍不好則福何由成。醜者夜
象好者晝象。重言乎醜好君子所由用。晝用表而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壹

弗達於道也。夫福也樂也。極之爲終而禍也憂也。
因之以始。福今禍所伏。樂今憂所來。晝厥醜表厥
好。固不可不慎。厥終思厥始也。在天地鬼神與人
道不二。所貴焉祐焉喜焉者福也。而惡賤則爲禍
矣。故人未有惡福者。福而不知所謹則惡福甚矣。
非其好禍而禍盈於亢情也。理也。事之所固然也。
總而計之。晝而陽明其人。也正得禍常少。夜而陰
暗。其人也邪。得禍常多。其晝而消。夜而滄。晝時
近於陽明。時近於陰暗。則晝夜散者禍福亦雜。雜

而不可稽也。非玄其曷瑩之

太玄別訓

卷之四

美

玄數第十一

昆。命。天。地。而。產。著。參。珍。睟。精。三。以。揲。數。散。幽。於。三。重。而。立。家。旁。擬。兩。儀。則。賂。事。逢。遭。竝。合。揲。繫。其。名。而。極。命。焉。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今。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於。神。於。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答。則。逢。陰。星。時。數。辭。違。

天。陽。地。陰。昆。命。百。莖。一。本。著。效。厥。靈。其。產。之。豈。徒。然。哉。數。於。是。乎。推。矣。數。以。三。生。數。以。三。起。參。求。玄。珍。純。粹。精。美。四。分。而。三。幕。之。則。揲。乎。天。地。人。

太玄別訓

卷之四

毛

之。理。理。積。諸。幽。不。可。形。窮。散。而。布。之。列。為。三。重。家。用。以。立。爰。首。乎。中。統。八。十。一。首。而。與。卦。氣。相。始。終。乃。旁。而。擬。之。於。兩。儀。於。以。知。貴。賤。善。惡。周。而。測。之。於。萬。事。於。以。定。從。違。止。作。故。事。可。賂。而。休。咎。不。差。於。毫。末。乃。其。所。逢。之。有。下。有。中。有。上。即。其。所。列。之。三。重。而。遭。乎。竝。合。之。兩。擬。或。純。或。駁。為。交。為。錯。隨。其。揲。變。之。家。姓。敬。繫。其。首。名。爰。立。之。極。而。贊。與。測。因。之。以。命。焉。故。致。其。精。誠。惟。著。是。聽。事。有。經。疑。可。為。質。正。命。之。詞。所。云。假。以。孚。貞。質。乎。神。靈。陽。休。陰。

咎。辨。厥。逢。星。於。時。於。數。於。辭。從。違。是。徵。

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神。靈。之。神。靈。之。曜。會。越。卓。

凡。筮。有。道。道。貴。孚。貞。不。精。不。疑。不。軌。俱。不。宜。占。妄。為。命。策。祇。讀。神。靈。既。筮。之。矣。占。不。謂。然。區。區。不。余。界。有。如。楚。靈。則。反。不。如。不。筮。之。無。愆。也。筮。者。神。靈。之。假。也。明。如。日。月。二。曜。其。占。其。應。乃。越。乃。卓。亦。惟。神。之。靈。之。蒙。而。曜。之。次。第。推。詳。高。越。明。卓。而。筮。之。道。得。已。

太玄別訓

卷之四

毛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

太。積。凡。七。十。二。算。半。而。用。之。則。三。十。有。六。四。其。九。兩。共。十。八。各。三。變。乎。一。二。三。也。玄。策。視。此。

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

玄。策。因。天。從。橫。三。分。一。二。三。數。六。以。相。成。三。六。十。八。二。九。均。停。陽。數。九。合。陰。數。六。并。并。合。厥。策。其。數。甚。明。

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匪天之施何地之成施承相因倍兩而盈策重十

八三十六莖。地虛三策。凡以扮天。故太玄之策。其用三十有三云。

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芳一芳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六算前策道窮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極一為二。極二為三。極三為推。推三為贏。贊贊贏入表。表贏入家家。贏入部。部贏入州。州贏入方。方贏入玄。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一從二從三從。始中休終咎。一從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至其別一左挂於小指。分餘厥用乎三搜。既搜之餘。并之於扞。一扞之後。更數其餘。餘七則一算。八則二算。九則三算。策道窮於六。故視乎七八九之餘策。而為一二三之布算也。惟是說則無隱用。則不合。反覆求之。而莫得其術。豈前賢作者之疎抑。

太玄別訓

卷之四

早

後儒註者之誤。或神明之用。愚與哲懸。姑闕其疑。更俟後訂。若夫天地人之三據。下中上之各逢。逢下為思。思由人致。逢中為福。福以地生。逢上為禍。禍從天作。而思之一二三。福之四五六。禍之七八九。則一四七之為下。言有始也。二五八之為中。言有中也。三六九之為上。言有終也。橫從其道。三三其數。別休咎。晝夜用分。晝以好之。好之謂休。夜以醜之。醜之謂咎。晝夜之行。陰陽分索。註謂陽家以陰家之晝為夜。陰家以陽家之夜為晝。得其槩矣。而未之詳。夫一首九贊。二贊一日。得四晝四夜。而又一晝焉。此一晝者。前首之上九也。奇之盈陽之極也。而後首之一承乎前九。陽且擬陰。奇反作偶。直日之夜。足乎晝分。故極焉。以後一視九為二。二視一為三。二者陽之夜。而茲晝矣。三者陽之晝。而茲夜矣。玄道生於三。窮於六。極於九。至是十二贊。當六日之候。直九極而三生之交。則極三為推之義。推之六。推之九。推之三十六。三九而陰陽晝夜之遷移。無停晷矣。是故九贊者。三三之因。合八十一。

太玄別訓

卷之四

望

首而各九贊者九九之積亦三三之乘乃又有贏贊焉推乎三以通之故曰推三為贏贊所求乎陰陽之互為晝五為夜術亦密矣由是列之為表一五七為三四八為二六九為視其贊之贏定其表之數故曰贊贏入表贊贏者贊當贏數而又有其餘分也表者猶定之為測日之表而不差乎晷刻分秒之數也或曰表外也明也明贊贏於方州部家之外於以儀天而表極者抑嘗考七百二十有九贊其七百二十當八十首周三百六十日之數九則受乎羣餘為八十下一首又增為兩贊凡十有一贊則贊之贏分即周天五日四分度之一者是也凡皆一二三之順而推焉者也然則表無贏乎贏則何入乎曰入於家家八十一凡三其二十七前表之贏或入後家之首受之以中而非其前定歷二十七而更歷二十七而減以次相推差而復正故表贏入家之術猶然間餘成歲之積也乃知家贏焉入二十七部無部外之家部贏焉入九州無州外之部州贏焉入三方無方外之州至

太玄別訓

卷之四

望

方贏而入玄一玄所由都覆乎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夫玄天也以少制多以無治有王者法之以制官猶一辟統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也所謂以晝夜別休咎可按次而推矣大要不外從則休違則咎從者逢乎晝違者逢乎夜陽家一五七晝也旦筮逢之一二二皆從而無違是謂大休中筮與旦別逢二六九二六陰也而為晝九陽為夜二六從九違故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乃咎也夕筮又與旦合逢三四八三為晝四八夜三從四八違始則休中終咎也至夕筮逢周首則三違四八從始咎中終休中筮逢中首則二六違九從始中咎而終休其一二三之各異如此無非得夜咎得晝休也若一二三違大休之反斯為大咎旦筮逢陰家周首一五與七俾晝作夜又不泥常凡此休咎視乎從違從違視乎晝夜晝夜辨乎陰陽二家於以分旦筮中筮夕筮之所逢乃知大休大咎旦不離乎一五七或休多咎少與咎多休少中不離乎二六九夕不離乎三四

八奇偶迭用晝夜互移各爲一表而通乎羣贊類
如此者故曰以晝夜別休咎焉別於所逢之表而
已是故休咎之占有四星之陰陽時之晝夜數之
奇偶辭之險易或從或違疑事其質而一五七之
爲經用之於旦三四八之爲緯用之於夕經視河
圖之北與南緯視河圖之東與西旦夕不同用休
咎有同占若其承乎旦而改度闕於夕而反原則
雜用經緯間于日中二六九之爲用又不與旦夕
同論故祇言旦經夕緯凡以觀乎始與終之用而

太玄別訓

卷之四

望

其中亦可決而從矣或曰觀始以統中決其所從
以要之于終可矣
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青味
酸臭羶形詘信生火勝土時生藏脾侑志性仁情喜
事貌用恭爲肅徵旱帝太昊神勾芒星從其位類爲
鱗爲雷爲鼓爲恢聲爲新爲躁爲戶爲牖爲嗣爲承
爲葉爲緒爲赦爲解爲多子爲出爲子爲竹爲草爲
果爲實爲魚爲疏器爲規爲田爲木工爲子爲青怪
爲軌爲狂

太玄別訓

卷之四

陽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三木也於方爲東於令爲
春於日爲甲乙於辰爲寅卯聲則角色則青味則
酸臭則羶木曰曲直形詘則曲信則直也語其生
皆火木之子勝者土木之所克也時爲生物之候
藏則爲脾所存爲志性主仁情多喜五事曰貌其
用恭其爲肅庶徵主旱帝曰太昊神曰勾芒星從
角亢氐房心尾箕之位東方宿也物類爲鱗屬震
龍而異於魚也雷以動之厥鳴如鼓雷震天鼓作
震物均爲恢聲曰新蕃鮮也爲躁究爲躁卦之謂
其祀戶戶牖寅卯之司謂嗣謂承長子主器嗣帝
而承出令也木則生葉世次亦爲葉絲則引緒世
業亦爲緒赦爲宥罪解爲脫困又東風解凍草木
甲拆曰解也木結實則多子出言帝出子言物與
竹蒼筤草萑葦果實亦木象魚取魚上冰懶祭魚
也器用疏以達規象木心仁之用圓田布木德仁
之利溥巽爲木工子亦柄木或借茅也青怪木妖
軌病乎鼻而狂則應貌與恭作肅者反也
四九爲金爲西方爲秋日庚辛辰申酉聲商色白味

辛。臭腥。形革。生水。勝木。時殺。藏肝。侑魄。性誼。情怒。事
言。用從。揭。又。徵。雨。帝。少。昊。神。尊。收。星。從。其。位。類。為。毛。
為。豎。為。巫。祝。為。猛。為。舊。為。鳴。為。門。為。山。為。限。為。邊。為。
城。為。骨。為。石。為。環。珮。為。首。飾。為。重。寶。為。大。哆。為。鉗。器。
為。春。為。椎。為。力。為。縣。為。燧。為。兵。為。械。為。齒。為。角。為。螫。
為。毒。為。狗。為。入。為。取。為。罕。為。寇。為。賊。為。理。為。矩。為。金。
工。為。鉞。為。白。怪。為。瘡。為。譖。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九。金。也。於。方。為。西。於。令。為。
秋。於。日。為。庚。辛。於。辰。為。申。酉。聲。則。商。色。則。白。味。則。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聖

辛。臭。則。腥。金。曰。從。革。不。革。者。金。性。而。革。者。金。形。也。
金。之。所。生。惟。水。而。勝。者。木。也。時。為。肅。殺。之。候。藏。則。
為。肝。其。侑。者。魄。性。主。誼。情。多。怒。五。事。曰。言。其。用。從。
其。揭。又。庶。徵。主。雨。帝。曰。少。昊。神。曰。尊。收。星。從。乎。奎。
婁。胃。昂。畢。觜。參。之。位。西。方。宿。也。物。類。為。毛。屬。豎。巫。
祝。取。之。兌。猛。或。如。白。虎。舊。則。物。趨。故。而。庚。辛。也。兌。
口。舌。主。鳴。月。令。寒。蟬。鳴。應。秋。其。祀。門。故。為。門。山。與。
限。義。圖。艮。位。西。北。曰。邊。曰。城。曰。骨。曰。石。俱。取。諸。艮。
環。珮。首。飾。重。寶。皆。金。屬。酉。兌。主。之。為。大。哆。尚。口。舌。

器。鉀。以。深。為。春。為。碓。或。取。小。過。刀。兵。金。也。尚。力。者。
用。之。縣。金。鍾。燧。日。鏡。兵。械。威。用。齒。角。堅。決。螫。毒。辛。
蠶。狗。戌。太。艮。門。監。也。入。為。斂。取。秋。斂。之。義。罕。者。野。
收。物。稀。寇。賊。害。義。也。理。刑。官。矩。者。義。之。用。方。金。工。
以。攻。金。也。鉞。亦。肅。義。之。器。白。怪。金。妖。瘡。病。肺。傷。譖。
兌。口。行。譖。以。利。於。刃。也。或。為。僭。

二。七。為。火。為。南。方。為。夏。日。丙。丁。辰。巳。午。聲。徵。色。赤。味。
苦。臭。焦。形。上。生。土。勝。金。時。養。藏。肺。侑。魄。性。禮。情。樂。事。
視。用。明。揭。哲。徵。熱。帝。炎。帝。神。祝。融。星。從。其。位。類。為。羽。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聖

為。竈。為。絲。為。網。為。索。為。珠。為。文。為。駁。為。印。為。綬。為。書。
為。輕。為。高。為。臺。為。酒。為。吐。為。射。為。戈。為。甲。為。叢。為。司。
馬。為。禮。為。繩。為。火。工。為。刀。為。赤。怪。為。盲。為。舒。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於。方。為。南。於。令。為。夏。於。日。為。
丙。丁。於。辰。為。巳。午。聲。則。徵。色。則。赤。味。則。苦。臭。則。焦。
形。則。上。生。者。土。勝。者。金。時。為。長。養。之。候。其。藏。肺。其。
侑。魄。性。主。禮。情。多。樂。五。事。為。視。其。用。明。其。揭。哲。庶。
徵。主。熱。帝。曰。炎。帝。神。曰。祝。融。星。從。乎。井。鬼。柳。星。張。
翼。軫。之。位。南。方。宿。也。物。類。為。羽。屬。竈。主。火。日。絲。曰。

綱曰。索取諸離麗。東南巽亦繩也。曰珠曰文曰駿。曰印。綬書皆取離。輕象羽高則親上火炎上故高也。巽亦為長為高臺為恢台高而明。酒嘉會合禮吐或當夏物。彙吐華也。離於易象射雉故為射戈。兵甲胄皆象離。叢者夏木盛長成叢。巽亦革密司馬夏官火主禮繩本結繩取離又巽為繩直火工陶冶刀或戈屬赤怪火妖盲病目眯舒則物榮暢而心意展也。

一六為水為北方為冬。日壬癸辰子亥。聲羽色黑味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聖

鹹臭朽形下生木勝火時藏藏腎。倂精性智情悲。事聽用聰。擣謀徵寒帝顓頊神玄冥星從其位。類為介為鬼為祠為廟為井為穴為竇為鏡為玉為履為遠行為勞為血為膏為貪為含為蟄為火獵為閉為盜為司空為法為准為水工為盾為黑怪為鼉為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水也於方為北於令為冬於日為壬癸於辰為子亥。聲則羽色則黑味則鹹臭則朽水形就下生者木勝者火時為閉藏之候其藏腎其倂精性主智情多悲五事為聽其用。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哭

聰其擣謀庶徵主寒帝曰顓頊神曰玄冥星從其斗牛女虛危室壁之位北方宿也物類為介屬鬼幽陰祠廟皆幽陰以棲鬼井穴井竇均取於坎坎月象鏡水亦鑑物玉潤冰清履一日履遠行川不息輪也坎為勞卦血卦易言膏亦取坎貪言污瀆含言淵蓄蟄者物感冬寒而藏諸穴也火獵冬狩閉塞而成冬盜取坎險司空冬官有科有條平流為法準所以為平水工興水利為賦滄溝洫以利民者也車設盾以扞寇黑怪水妖鼉坎為耳聰不

聞曰急恒寒若凡皆於坎取也。

五五為土為中央為四維日戊己辰辰戌丑未聲宮色黃味甘臭芳形植生金勝水時該藏心倂神性信情恐懼事思用審擣聖徵風帝黃帝神后土星從其位類為其裸為封為瓶為宮為宅為中霤為內事為織為衣為裘為繭為絮為牀為薦為駟為懷為腹器為脂為漆為膠為囊為包為輿為輟為稼為畜為食為穴為棺為櫨為衢為會為都為度為量為土工為弓矢為黃怪為愚為牟。

天五生土地十亦以五成之於方爲中央而分寄四維日爲戊己辰爲辰戌丑未聲則宮色則黃味則甘臭則芳形爲中植生者金勝者水也時該乎生長收藏其藏爲心其脩爲神性情多恐懼五事爲思其用審其撫聖庶徵爲風帝曰黃帝神曰后土星從其位北極紫宮大角軒轅之屬是也物類爲裸屬封有封土封丘之義瓶土器宮宅王宮邑宅建之中土其祀中雷作內事爲織與衣裘蘭絮皆取諸蠶桑土利坤布類也牀薦附地馴坤順懷坤腹器圖以閱其爲脂若漆膠括囊包荒大與軫轂稼膏統之坤土食土之毛土於地爲安棺封中野犢者坤子母牛任耕土衢康莊四達路也會王會都國都度地居民量地制邑凡爲土工中五主之弓矢與茅土兼錫黃怪土妖愚不作聖牟者或謂牛鳴或訓廬牟六合亦通詒我來牟并侵牟之義

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水火木金土五行當令用事則王如春木夏火秋

金冬水四季土是也王之所生相如春木生火夏火生土秋水冬木四季金是也故王謂春水夏木秋土冬金皆王之已過而成故是爲退氣休廢之象勝木者金春則囚木克者土春則死餘倣之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五聲宮土徵火商金角木羽水其應宮君徵事商臣相角民羽物

其以爲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

人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其以爲律呂謂準玄數五行而制爲十二管陽律陰呂以應十二月之氣和十二奏之音也說詳律呂諸書此但就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次配之於卦氣通之於玄首而直之於陰陽二家之贊測以明聲音之道律呂之法無之而不與玄理合也黃鍾主子爲十一月冬至之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九九八十一數三分其數三其二十七損一則得五十四數爲二十七者二焉則損九九而爲六九

也。乃生林鍾管六寸九分。主未。爲六月之呂。應夏
至以後之氣焉。黃鍾者。陽氣始鍾於黃泉而物萌。
芽。林鍾者。物既茂盛而林林然也。自子至未。凡隔
八位。林鍾五十四數。三其二十九。一十八。益一。則得
七十二。爲十八者四焉。是又益六九而爲八九也。
八九之數。下於九九者一。其辰爲寅。主正月。律爲
太簇。管八寸減黃鍾之管一寸。自未至寅。凡隔八
位。太簇七十二數。三其二十四。損一。則得四十八。
爲二十四者二焉。則減九八而爲六八也。乃生南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至

呂主酉。爲八月之呂。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自寅
至酉。隔八位。南呂四十八數。三其一十六。益一。則
得六十四。爲十六者四焉。是又減九八而八八也。
下於九八者又一。其辰爲辰。主三月。律爲姑洗。管
七寸九分寸之一。減於太簇之管不及一寸。自酉
至辰。隔八位。姑洗六十四數。三其二十一。數零三。
奇損一。則得四十二。零六。奇爲二十一。零者二焉。
是又減八八而五八有奇也。乃生應鍾。主亥。爲十
月之呂。管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自辰至亥。

隔八位。應鍾四十二數。有奇三。共十四之盈。益一。
則得五十六。零焉。是又由五八而進七八之數也。
乃生蕤賓。主午。爲五月之律。管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也。自亥至午。隔八位。蕤賓五十六數。零
三。共十有八。餘焉。益一。則得七十二。有奇爲十八。
有奇者四焉。則又進六九而爲八九之溢也。乃生
大呂。主丑。爲十二月之呂。呂侶也。侶助陽以生物。
也。上下於黃鍾太簇之間。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
寸之百四也。自午至丑。隔八位。大呂七十二數。有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至

奇三。共二十有四。零焉。損一。則得四十八。有奇。爲
二十四。零者二焉。始於四十九矣。是又退九八而
爲六八。有奇也。乃生夷則。主申。爲七月之律。管五
寸七。百八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下於林鍾
六寸之管者如此。自丑至申。隔八位。臨至。否。八月
有凶。可思。夷則四十八數。有奇三。共十有六。零。益
一。則爲六十四。有奇。爲十六。零者四焉。是又進六
八而爲八八。有奇也。乃生夾鍾。主卯。爲二月之呂。
管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五也。自

申至卯隔八位。夾鍾六十四數零。三其二十有一而差。饒損一得四十三零。爲二十一零者。二焉。是又退六八而爲六七有奇也。乃生無射主戌。爲九月之律。管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三十四也。自卯至戌。隔八位。無射四十四數奇。三其十有五而少差。益一得六十少差。管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也。乃生仲呂主巳。爲四月之呂。自戌而巳。亦隔八位。凡此自子至巳。皆損一。自午至亥。皆益一。律生呂曰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聖

下生呂。生律曰上生。至午而變律。生呂曰上生。所謂重上生者是也。而呂生律亦下之。按律呂管之長短。各以次減。逐辰逐數。推之可知已。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鍾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質情。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自其數而求之。十二辰之陰陽各六。各有其數。子

午一陽一陰之始生也。爲復。爲姤。數以一而兩。九故子午九數。丑未二陽二陰之漸長也。爲臨。爲遯。數以二而兩。八故丑未八數。寅申三陽三陰之疊進也。爲泰。爲否。數以三而兩。七故寅申七數。由是而卯酉四陽四陰之過盛也。爲壯。爲觀。數以四而兩。六故卯酉六數。由是而辰戌五陽五陰之趨極也。爲夬。爲剝。數以五而兩。五故辰戌五數。連於巳亥。六陽六陰之盈極也。爲乾。爲坤。數且以六而兩。四故巳亥四數。凡皆本洛書對面之數而取之。其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聖

一二三虛而不用。蓋數以三積。三并一二起數之根。卽函於九八七數中。爲六爲五爲四。又皆三之一。之併於三也。夫玄用三儀。準於洛數。律陽呂陰六和九合。管諸鳳策。諸龜也。故律呂之音。奇偶之數。其九七五之積。陽律倍之。凡四十二。八六四之積。陰呂倍之。凡三十六。四十二者。七其六。三十六者。六其六也。六其六者。歷十二辰而三周。七其六者。三周十二辰而又半歷也。三周則甲子至巳亥。既三周而。又半歷。則庚子至乙巳。以五元之法求。

太玄別訓

卷之四

重

之凡七十二爲元。自甲子再至乙亥合前律呂所旋則一元七十二數之上。又加六焉起於甲子迄于再行之辛巳通并律呂之積數或還而周或否而未周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九八十一虛三而含倚數而立焉其以爲度黃鍾管長九寸圍九分容重黍中者九十粒粒各一分強凡九分強合而得十分爲寸寸十爲尺尺十爲丈量衡因之以立故曰皆生黃鍾至於十有十甲以一而而九已者甲之合故俱九數乙以二而而八庚者乙之合故俱八數丙以三而而七辛者丙之合故俱七數丁以四而而六壬者丁之合故俱六數戊以五而而五癸者戊之合故俱五數五聲者宮土商金羽水角木徵火生於日者甲巳乙庚丙辛丁壬戊癸之化也化有五氣應於聲故聲五聲從乎陽也律者黃鍾太簇姑洗均統三呂蕤賓夷則無射均合三鍾生於辰者子午丑寅申卯酉辰戌巳亥之合也合有六音叶於律故律六律統乎陰也夫土金水木火之化各得而成質緣質生情緣情生聲

太玄別訓

卷之四

美

故聲以情乎質也質而非聲質且塊然矣何情之流宮商羽角徵之變各因而成聲考聲定和考和定律故律以和乎聲也聲不以律聲且雜然矣何和之宜惟聲依永而與律協律和聲而與聲協則八音克諧而四十二律三十六呂之生胥於是乎悉矣
九天一爲中天二爲蕤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暉天六爲廓天七爲滅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
九天詳前圖每九首之首是也
九地一爲沙泥二爲澤地三爲沚崖四爲下田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上山
九地準九天而列之圖凡九贊中云云可按而稽也下中上各有下中上視禹貢則壤之法
九人一爲下人二爲平人三爲進人四爲下祿五爲中祿六爲上祿七爲失志八爲疾癘九爲極
九人辨人猶九地辨地人各三等等各三目但地好愈上而人病之中者貴
九體一爲手足二爲臂脛三爲股肱四爲要五爲腹

六爲肩。七爲喉。咭。八爲面。九爲額。

九體。凡九贊中引論人之身體。依此求之。

九屬。一爲玄孫。二爲曾孫。三爲仍孫。四爲子。五爲身。

六爲父。七爲祖父。八爲曾祖父。九爲高祖父。

九屬。凡九贊中引論人之族屬。依此求之。

九竅。一六爲前爲耳。二七爲目。三八爲鼻。四九爲口。

五五爲後。

九竅。凡九贊中引論人之官竅。依此求之。坎水耳。離火目。震木鼻。兌金口。艮土背。大意如此。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堯

九序。一爲孟孟。二爲孟仲。三爲孟季。四爲仲孟。五爲

仲仲。六爲仲季。七爲季孟。八爲季仲。九爲季季。

九序。序時令之孟仲季。亦可序人類之伯仲叔季。

也。九贊引論。依此求之。

九事。一爲規模。二爲方沮。三爲自如。四爲外他。五爲

中和。六爲盛多。七爲消。八爲耗。九爲盡弊。

九事。以辨事之思福禍。各有始中終也。依此求之。

九年。一爲一十二。二爲二十三。三爲三十四。四爲四十五。爲

五十六。六爲六十七。七爲七十八。八爲八十九。九爲九十。

九年。各以十數。如其所得之數分之。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

三增五十四。

至。至所得首。各有次第奇偶。必就玄算推之。始確

然。有可據以爲占。凡家之算。隨所得之位而置得

一。卽置一。得二。卽置二。得三。卽置三。家立於方州

部之最下。但守本得之數。而勿之增也。進而部上

於家矣。得一勿增。得二則增。而三得三則增。而六

部立於家上。一部統三家。一勿增者。統如其本數。

二部統六家。故增三。三部統九家。故增六。三與六

合增而九。則三部所統之數。九三九所積之數。成

二十七。部而攝八十一家矣。進而州。又上於部。與

家矣。得一勿增。得二則增。而九得三則增。而十八

州立於部上。一州統三部。凡九家勿增者。統如其

本數。二州統六部。故增九。三州統九部。故增二九

一十八。九與十八合。凡增二十七。則三州所統之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堯

數二十有七三其二十七所積之數成爲九州而攝八十一家於全部矣又進於方上於州部家矣得一勿增得二則增而二十七得三則增而五十四一方統三州州凡三部二十七家勿增者統如其本數二方統六州故增一部之數二十七三方統九州故增二部之數五十四二十七與五十四合增而八十一則三方所統之州數九部數二十有七家數八十一家俱攝而入於玄矣是故玄算不可不細爲推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堯

求表之贊

置玄姓去太始策數減而九之增贊去玄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偶爲所得日之夜奇爲所明日之晝也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

欲置玄姓以定厥家法去滿而置入策除積而靡差太始者天玄中首也始哉中羨從而中爲之太始乎三始疊以九疊地玄人玄因之布策其積也三三而登其窮也九九而極去之者去所已積之策數由太始而下各以九減中減而羨羨減而從

由是而中哉更辟廓終哉減沈成其減而九之法亦視此矣故盈九者去未九者值策值何數姓置何家次第陰陽瞭如在式乃既減九而得玄姓曰此某家某首也而一首九贊八十一首凡七百二十九贊而增踦贏二焉增贊之術餘分積置二贊一日九贊當四日半二首九日九首八十一贊當四十日半去玄家全數而半之首八十一而併爲四十零半之數其所去所存各半之餘分積而漸差爰增置踦贏二贊納餘分於周歲冬至之前則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辛

贊各以九而繫於首者從乎九而減贊別爲二而不繫于首者積乎二而增通二贊而當一日之數溯乎太始訖于周盡自冬至日起中首迄勤已得三百六十日而養受其餘半踦贏合之則五日半焉歲積之差密推晷刻氣朔之分精核盈虛贊去冬至日數遠近多寡悉可指焉抑更推之二贊而當一日一晝一夜二首而當九日則前首之上九於贊爲晝後首之初一於贊爲夜是九日之中五介兩首之分闕歷八九七十二贊得四九三十六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奎

日。畫。三。十。六。而。畫。之。分。有。奇。偶。夜。三。十。六。而。夜。之。分。亦。有。奇。偶。奇。也。者。九。贊。之。一。三。五。七。九。偶。也。者。九。贊。之。二。四。六。八。是。也。前。首。之。畫。皆。奇。夜。皆。偶。後。首。之。畫。皆。偶。夜。皆。奇。其。首。與。首。之。交。連。亦。贊。與。贊。之。交。連。自。中。周。訖。次。於。難。勤。奇。偶。之。反。覆。畫。夜。之。整。齊。具。焉。而。養。受。羣。餘。九。贊。增。二。贊。訖。千。九。增。以。偶。受。於。所。得。之。本。日。下。而。為。夜。逢。九。之。半。也。故。日。偶。為。所。得。日。之。夜。贊。增。乎。偶。復。以。奇。承。於。所。得。之。明。日。上。而。為。畫。周。度。之。全。也。故。曰。奇。為。所。明。日。之。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奎

罔。直。蒙。酉。真。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酉。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酉。乎。西。冥。乎。北。以。故。罔。者。有。之。舍。也。直。者。文。之。素。也。蒙。者。亡。之。主。也。酉。者。生。之。府。也。冥。者。明。之。藏。也。罔。舍。其。氣。直。觸。其。類。蒙。極。其。修。酉。考。其。親。冥。反。其。奧。罔。蒙。相。極。直。酉。相。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陰。陽。迭。循。清。濁。相。廢。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已。用。則。賤。當。時。則。貴。天。文。地。質。不。易。厥。位。

五。首。玄。之。德。也。罔。於。方。為。北。時。為。冬。無。形。之。謂。罔。也。罔。象。之。謂。也。直。於。方。為。東。時。為。春。物。甲。拆。而。殖。質。直。而。無。文。也。蠢。直。之。謂。也。蒙。於。方。為。南。於。時。為。夏。物。修。長。而。枝。葉。蒙。茸。皆。得。而。積。以。載。也。夏。大。之。謂。也。酉。於。方。為。西。時。為。秋。物。成。就。而。堅。以。道。也。酉。亦。象。酉。之。文。也。謂。之。冥。則。統。之。為。冥。而。冬。為。玄。冥。有。形。復。於。無。形。故。冥。也。故。萬。物。自。北。而。東。而。南。而。

西而復北。皆玄德罔而直而蒙而酋而又冥也。罔無也而函有爲有之舍直質也而生文爲文之素。物於夏相見乎離而曰蒙。蒙陰密有而趨亡亡之主也。物於秋金氣肅殺而曰酋。酋銳健死而之生之府也。冥冬與明反而爲明之藏。蓋斂於冥而已。胎乎明也。故罔則氣舍以蓄直則類干以觸蒙。則修美而極茂酋則親本而考族冥則收造化之功而反之於淵嘿之與在罔無蒙有相爲極盡一無而之乎有之極一有而之乎無之極也在直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奎

首殺相爲勅令一生以濟乎殺之命。殺以濟乎生之令也。至於出入於冥而有無生殺之原新故之更而代也。陰與陽之迭循也。清與濁之相爲廢也。將來也謂之進進則旺成功也謂之退退則衰已用則棄而賤當時則尚而貴動而天也文靜而地也質厥位周迴古今不易。

罔直蒙酋冥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乎罔罔之時玄矣哉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膺禍則有形之謂直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酋也可酋則反乎

冥矣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天炫炫出於無眇熒熒出於無垠故罔之時玄矣哉是故天道虛以藏之動以發之崇以臨之刻以制之終以幽之淵乎其不可測也曜乎其不可高也故君子藏淵足以禮神發動足以振衆高明足以覆照制刻足以疎懈幽冥足以隱塞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蒙酋冥

故自五德而詳推之言行禍福由思而造者一出乎罔罔之時玄之根矣哉迨於有蹤而行見有聲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奎

而言出有膺有形而禍福成而罔也趨於直矣有直則幹於扶疎而枝葉芴芴以蔽也斯可蒙也有蒙則極於繁蕪而果實垂垂以就也斯可酋也可酋之久氣斂而內由精蘊而密反於冥矣明於其故乃知物有形象制裁於罔罔象而八十一家之制視諸罔矣是故天之色蒼蒼而其道周於上下四旁炫炫熒熒合玄黃而表著其光其炫也無可眇熒也無可垠炫熒則有眇垠則無無乃名罔罔乃馴玄罔之時玄矣哉故可以虛藏實者罔也

爲之首也。動以發靜而直也。遂崇以臨卑而蒙也。著刻以制生而首也。蕭終以幽形而冥也。通冥以罔眡。罔之俱無淵乎。莫可測直蒙以酉炫燿之大。有曜乎。莫可高淵則其藏罔嘿與神相敬。按而禮以尊之。發則其動直出與衆相叢簇而振以新之。崇高則其明大爲蒙懸其照以徧物而覆以目之。刻核則其制剛以酉反與物相裁凝而悚以息之。至於幽深則其跡化以冥還與物相否塞而隱以養之。君子者。惟此五德之是體。故曰罔直蒙首冥。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羣類也。昆諸中未形乎外也。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曰幽。

初一之辭謂何。曰。賢人體天地之心而包乎羣類之思也。思渾乎中而未形見乎外。其獨居之思以樂以憂。雖至不可堪。不可勝。而與天地之象同乎。昆侖旁薄之無眡。無罔。故曰幽。神戰於玄何爲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識。

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

次二之詞謂何。曰。賢人之心一一故昆同而思并。包小人之心雜雜。故兩攻而形而爲戰。陽陳吉陰陳凶也。在易風從虎。雲從龍。皆以類附。虎龍統乎類而風雲象於戰也。大抵玄宰於神。神病於雜善惡。非則吉凶疑也。

龍出乎中何爲也。曰。龍德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

尾可以爲庸也。

次三之辭謂何。曰。雲而知龍。龍尚未著。至三蒼龍司令而變化始著矣。龍德惟陽。陰極則生。陽循亂極則生。治德有所自形也。時有所必至也。君子修德俟時。如龍之潛見躍飛。時未至其起也不先。平時時已極其縮也不後。平時凡其爲動爲止。爲微爲章。一因乎時而不失進修之法者。惟具龍德之君子。故始終變化而可爲功也。夫庸者功也用也。亦常行不易之庸道也。

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爲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庫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故大受性命而無辭辟也故否

次四之辭謂何曰三與初陽賢人也君子也五七九同德也四與二陰小人之類六八同歸也道貴處下懷虛中若無而外能因故常牧於卑而莫之踰常谷於虛而無滿期常無一有而有餘常因乎自然能作而有爲故性命之業受大无虧小人不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七

日正於天何爲也曰君子乘位爲車爲馬車軛馬駟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爲主也

次五之辭謂何曰日陽君子也乘正位乎中天謂御天之車馬可也軛今車駟今馬中德御之周行乎天下則利以時乘而主化也

月闕其博不如開明於西何爲也曰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林山殺瘦澤增肥賢人觀而衆莫知

次六之詞謂何曰月陰小人也處盛則滿滿而博

行且闕故盛可憂虛可悅彼能自虛者常自毀損而不矜盛其猶水也息淵而戒溢其若木也消林而落實木落而山容殺瘦斂以韜其華水歸而澤腹增肥損而受其益凡皆盛滿自持之道賢人暗焉衆人鮮識

首首之包何爲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誼乎故水包貞

次七之詞謂何曰七陽仁誼君子也性乎仁誼疾

太玄別訓

卷之四

突

乎不仁不誼厥德寬裕衆用以長厥德和柔物用以安首首然舉方州部家之羣屬而包統之如天地之無不容也其有不爲所容則不仁不誼之見疾於仁誼者也湯不容葛文不容密是可知已故水包貞蓋秋肅義正猶然仁育也

黃不黃何爲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沖在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衰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八雖得位

然猶覆秋長乎

次八之詞謂何曰。入陰小人也。陽德而陰刑。入禍而方中。故雖中而失之。刑中斯以病也。以九位言之。一四七皆一。而皆始思福禍之從起也。三六九皆三。而皆終思福禍之從止也。二五八則皆二。而皆中思福禍之介乎裏也。故二之位處諸一諸三之中。中視乎始。終之偏立。不猶愈乎。惟君子當此思戰乎。玄在玄得其正。而萬類以同在。福居其冲。而日正乎天。至在禍則反身修德。而不困於窮若。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完

小人者。戰玄而邪處。福而驕。乃及於禍。有窮焉。而已。故君子中而得位。無之弗昌。中而失位。無之弗衰。惟冲惟反。福禍皆臧。小人反是。故福橫而禍喪。而戰凶於玄。茲八雖位中而德不中。則黃不黃之。敗乃秋長也。君子懼之。顛靈氣形反何為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君子年高而極時者。歟。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賢者懼。小人怙。

上九之詞謂何曰。顛也者。絕而極乎上也不運。不上極上則運矣。運而至於山之巔矣。絕而下焉。絕則顛矣。靈顛而已。下其氣其形。鳥得而不反乎。夫君子進德修業。造乎其極。而上于巔。其年彌高。時為已極。衰絕而顛。氣形用反。茲上九之所可虞也。蓋陽極乎上。上之為巔。陰極乎下。下之為顛。不顛不巔。不顛不反。氣陽形陰。反則乖焉。氣者神形者。鬼乖則阻焉。故賢者懼。終防乖反也。小人怙。終是以不免也。賢者陽亨。小人陰險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下

昆侖旁薄大容也。神戰於玄。相攻也。龍出於中。事從也。庖虛之否不公也。日正於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損贏也。首首之包。法平則也。黃不黃失中。經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罔直蒙酋贊羣冥也。夫昆以侖旁以薄。有容乃大。天地相若。戰者惟神。并乎善惡。玄乎相攻。而害作。變化者龍也。出乎中。見乎角。事從而庸。萬物以樂。惟庖。惟虛。匪公之因。則否之納。白日正乎天。中光乃通。於四廓。月其博。見其闕。損厥盈也。望而之。朔酋。令秋法平。以則乃。

包乎刑德黃中經也失之則忒伊天之靈顛乃窮厄氣形以反天情以極曰罔直曰蒙首羣出入於冥贊是用設

昆侖旁薄資懷無方神戰於玄邪正兩行龍出於中法度文明庫虛之否臣道不當曰正於天乘乾之剛月闕其博以觀消息首首之包楷任乎形德黃不黃不可與卽顛靈之反時則有極罔直蒙首乃窮乎神域

資萬懷萬大容無方惟昆侖旁薄之當思乎邪思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乎正并於一玄戰於兩行庸者法度亦曰文明出於中德厥龍爲蒼庠虛臣道也否則不臧日乘乾陽天德之剛聖作也物睹其光月則三五盈闕消息可詳首首者德與刑輔任刑而匪戕失中之經黃而匪黃殆不可卽也而覆乎常其顛乎時極則反物既老而悲傷罔而直蒙而首窮乎九域神與之將不言冥而冥也藏

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

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仰天而天不倦俯地而地不怠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其者古今未諸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掘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挺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皆馴而惡入乎逆

天地之大也貴生而尊人人物之統也治倫而因辟辟謂之君而主之法故天尊地卑羣分類聚崇焉普焉分焉偶焉俾不失其統緒則惟辟之威福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順而莫之違夫位上位下位中天地與君皆辟也天地不倦不怠以倦怠不天不地俯仰可察古今可通聖人仰觀天運而則其常行健而不息倦怠不形窮乎神掘乎變極乎物窮乎情無一息之或間則配乎天地之體卽乎鬼神之靈挺乎陰陽之化合乎四時之誠舉天也地也神與時也隨視而皆準隨準而皆馴而惡入乎逆節之凌

玄祝第十三

玄之贊辭也。或以氣。或以類。或以事之軌。卒謹問其性。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遇。廟之於事。詳之於數。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玄之情也得矣。

玄之贊如易之爻。其取辭也。或以五行生成之氣。或以觸而長之之類。或以事有軌折卒成之故。惟當謹問其各成之性。而察審於厥家之所分并觀其時勢之遭遇。切劇乎其事。詳推乎其數。俾休咎失得瞭如於事與數之會。陽則神也。神升上與天。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圭

際故逢神。而天之陰則地類也。地凝下為田。治故觸地而田。天之則玄之情圓而神田之則玄之情方。以知與著卦之德通也。斯得之矣。見在田飛在天。龍德也。天之田之玄之乾之。故首者天性也。衝對其正也。錯緝也。測所以知其情。攤張之瑩明之數為品式。文為藻飾。擬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

故首者天首以命之。皆正性也。衝則其對正性之對陰與陽之衝而取也。錯相緝而雜互其類。測焉。

而揣知其情。張之曰攤。攤幽而非隱明之曰瑩。瑩明而以彙也。品以式者玄之數。藻以飾者玄之文。數不嫌碎而文不嫌靡也。擬乃謂之擬。擬諸其形容。圖乃謂之象。象乎其大。細君子有攸往。茲用告其所之已。

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誠有不威擬擬之經。

近取諸身。天生民而貌言視聽思五事。用敬法之。有無成不成。因之苟有不威。非定命之正也。擬以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圭

擬之經。經常訓也。不可以易也。象肇降。烝民之有物有則也。

垂綃為衣裳。幅為裳。衣裳之示。以示天下。擬擬之三。

由身及物。綃之垂也。為衣幅之裳也。為裳衣上裳。下陰陽之象也。以示天下。擬以擬之三八三。八木也。象垂消而裳幅也。

九。比札為甲。冠矜為戟。被甲何戟。以威不恪。擬擬之四。

乃比札焉以爲甲。乃冠矜焉以爲戟。被之荷之。以威不恪。梲以擬之。四九四九金也。象比札而冠矜也。

尊尊爲君。卑卑爲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梲擬之。二七。

爰因尊而尊之曰君。因卑而卑之曰臣。君上臣下。交相爲際。而制以明。梲以擬之。二七。二七火也。象尊卑辨而合禮也。

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圭

之以祀典。梲擬之一六。

若夫鬼神情狀虛耗荒忽於彼。於此。可想不可跡。無寒無暑。或感而或泣。何以慰無方之想。致無度之祭。聖人爲之壇墠郊廟。厥有常方。爲之禴祠烝嘗。厥有常度。祀典著矣。梲以擬之一六。一六水也。象隨所之而方以度也。

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梲擬之五五。

維天有時而時因之。維地有力而力乘之。將遺我以酒食。爰作之爲稼穡。梲以擬之五五。五五土也。

象作甘而嘗厥苦也。

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國家以通萬民以賴。梲擬之思慮。

古者寶貨之利。象於龜貝。後世易之。制爲金幣。國家以疏其流泉。萬民以資其生聚。梲以擬之思慮。思慮藏也。象藏神而利用廣也。

建侯開國。渙爵般秩。以引百祿。梲擬之福。

乃建之侯。而開之國。渙其爵。頒其秩。自天子至於士庶胥引百祿。梲以擬之福。善乃福也。象祿位名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圭

壽之不。而足也。

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梲擬之禍。

越隕厥常。爲德不令。維刑有五。爰用以屏。梲以擬之禍。禍言咎也。象誅奪置廢之不可以救也。

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梲擬之八十一首。

秉而圭戴而璧。臚焉湊焉。會同有繹。惟一人之惟尊。而聯乎方州。部家之羣辟。梲以擬之八十一首。象統一而述所職也。

棘木爲杼。削木爲杓。杼杓既施。民得以煥。梲擬之經。

緯。

杼之木也。棘。柚之木也。削。棘。削之而施。杼。柚之用。民得以煥。組織。文章之美焉。梲以擬之。經緯。經緯者。南以北。東以西也。象從之。橫之而交錯於靈機也。

風。剛。割。匏。竹。革。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梲。擬。之。八。

爰有匏竹。暨乎草木。土金石絲。音各有屬。剛之割之。擊而彈之。八音克諧。以和神人。而移易天下之。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七

風俗。梲以擬之。八風。八風正以間也。象倡陽和。陰叶乎時。應乎方其政。無流散也。

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人物各出厥彙。梲擬之。虛羸。

惟陰惟陽。八卦交錯。成男成女。相逮而不射。人與人物與物。厥彙之育其出也。各如其各。梲以擬之。虛羸。羸虛者。氣與朔也。象卦氣之因乎正餘而可度也。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列。奇偶異氣。父子殊。

而兄弟不樂。帝王莫同。梲擬之歲。

至於日月為量。斗運斯斛。璣衡七政。整齊無觸。音律之差。列也。匪乖奇偶之異氣也。匪瀆殊面也。匪父子之無思不樂也。匪兄弟之不睦。帝王不沿樂不襲禮。各適乎其俗。凡以時變也。梲以擬之。歲歲功既也。象天行之屢變而周乎序也。噴以牙者。童其角。擲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梲擬之。九日平分。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七

具其角。翼俱無。物靈所貴。品乎其材。道德是以要各適於均。體而已。梲以擬之。九日平分。九日平分。均中節也。象靈蠢之不類而貴賤之各有別也。首九贊二贊一日。首凡四日半。九日二首共十八贊。九首凡八十一贊。計日則四十日半。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梲擬之。晷刻。

端有隱見。存察乎見而知隱。行有遠邇。根出乎通。以擬遠。故陰陽間距。荒遠由之以推。神明幽通。隱。

微因之以考極剖析之精窮太玄之奧擬以擬之暑刻暑刻者積餘分也象度數之忒而毫釐之無或遁也

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規擬之晝夜

陽明陰幽陽剛陰柔一往一來迭運無休陰之知也推以逆陽之知也順以流逆則反舍而追逝流則循次而歷游規以擬之晝夜晝夜者周日數也象動靜之相乘而歷與居之各以度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堯

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遵天之醜規擬之天元

位設上下天度不差時乘往來天術匪假遵其度而索之遵其索天之術而述之上下紀分而度齊往來運合而術統律歷之造無或改移曰首曰贊曰測遵用是也凡皆遵循乎天道之醜類規以擬之天元天元者天之太始也象一元之統而為三而萬化之根而為一也

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規擬

之問直蒙酉冥

天地胞胎神無不貫陰陽變易法無不詳其運行歷久而不已其終始往過而來嗣晝夜寒暑當之乃知一往一來一終一始乃以成歲規以擬之罔直蒙酉冥五者况玄德也象八十一首之統于周天而作玄擬易之非為妄測也

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可聽者

太玄別訓

卷之四

牟

聖人之極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是以昔者羣聖人之作事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人

故川流惟水擬水於川而得其馴玄首稱馴乎玄而又列馴於家以川擬也迪德惟行擬行於德而得其中玄首故首乎中而又贊龍出乎中以德擬也非法不言擬言於法而得其正玄首言正象天測言大貞乃通以法擬也夫言行中正則口無擇言身無爽行水惟馴順則無傾敗之虞故可久惟

水可觀。惟行可聽。惟言言則聖人之極。行則聖人之德。久則天地之道。擬之而無弗得矣。昔聖人作事。周觀於上。中下通擬于天人。凡以此也。天地作。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

夫。上天下地。包有萬類。擬作之。而玉蘗金匱。二曜貞明。乎其間。五行羣醜。乎其內。於山見五嶽之宗。於川見四瀆之長。於矩括五經之粹。而統為天地人之所彙。

本玄別訓

卷之四

全

天遠地遠人遠而天下之大事恃矣。

三者從則罔弗利。三者違而天下之大事恃矣。

玄圖第十四

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事事其中。則陰質北斗。日月昴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六合既渾。七宿軫轉。馴幽推歷。六甲內馴。九實有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始。茂中羨從。百卉權輿。乃訊感天。雷推欲竄。輿物旁震。寅贊柔微。拔根於元。東動青龍。光離於淵。推上萬物。天地輿新。中哉更睟。廓象天重。明雷風炫。煥與物時。行陰首西北。陽尚東南。內雖有應。外觝亢貞。龍幹於

本玄別訓

卷之四

全

天長類無彊。南征不利。遇崩光終。哉滅沈成。天根還向。成氣收精。闢入庶物。咸首艱鳴。深合黃純。廣含羣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邪謨高吸。乃馴神靈。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奠貞天。甸其道地。地其緒陰。陽雜廟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故能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玄有一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

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誠有內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羨。雲行雨施。存乎從。變節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睟。虛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部。存乎減。降隊幽藏。存乎沈。考終性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全

則午美盡矣。故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殄絕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勵莫困乎九。夫一也者。思之微也。四也者。福之資也。七也者。禍之階也。三也者。思之崇也。六也者。福之隆也。九也者。禍之窮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九虛設闕。君子小人所爲宮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

見賤而實饒。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禍至而福逃。幽潛道卑。亢極道高。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君子道全。小人道缺。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玄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從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昏。則八方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舍

玄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乎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爲泰中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大積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厥玄之圖。一玄以都。覆乎三方。同乎九州。枝分而載乎衆部。分而正乎羣家。俾各事事。其中通乎陰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全

陽之類而悉爲之摹惟北斗運天之機樞日陽不見夜陰也質而正之於日月吟營陰陽之交會四時之錯處五行之推行惟沈惟潛惟伏皆陰與質而通乎其故惟時上下四旁六合渾具而列七宿軫轉而四面皆布凡二十八而合四七之數幽與之馴歷爲推步六甲順紀總歲月日辰之運而終始乎九九八十一首之旋圖乃有陽律陰呂孔幽以微歷數乘之隱匿其紀圖則象之而玄形立贊悉載之而成功據于以陳善惡之倫推休咎之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全

不利是又其中哉三玄之爲乎○終哉三玄滅沈成之列三天也時維姤陰方進天根自冬至牽牛一度以至於斯日行南而回而由北故云回向陽氣漸成陽精漸收簡閱堅銳入於庶物物咸聚首艱歷悲鳴暨於深合坤黃之純陰廣含翕受之羣生泰運之柄斗旋乎雲行時司之監域分乎地營邪謀吸其高冥神靈馴而潛令用旁該乎終始統天地人之功歲事咸定於厥貞倘又終哉三玄之爲乎是故維天之道天則旬之維地之緒地則地之旬之而宿野上井地之而方部下條用是陰陽雜而混厠其中男女成而人道以有故天規地矩規動矩靜周營者動而圓安物者靜而方也圓以神明方以類聚類聚乃富神明乃貴不其然乎夫玄兼天地人之道而一以天名之天蓋統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道之也道即統君臣父子夫婦之天而天之也故玄爲九天始中終各據其三凡四十日半而周一天百二十一日半而周三天三周其三天而歲成則玄之九天道固已該於是矣

玄有一道而三分之一以三起一以三生起則方
州部家三而四布也。生則參分陽氣三重而九營
也。同焉一本離而相生。天地之經於此焉。明其上
焉而降下焉。而登旁焉。而通萬物相并其營而爲
九周而爲流。九贊九測終始貞絲其始於子癸終
於亥壬中孚起算頤養周巡則重羅乎九行之次
行四十日而餘分積之畸贏莽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而歲成。故玄首中者中孚也。誠
有內者存乎是羨宜而出於卦爲臨從雲行而雨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全

施則應乎隨也。天有革道節度變易是之謂更更
乃革矣。革而辟其乾德乎珍光淳全於是乎存矣。
廓中也。虛外也。弘豐美之象物莫能闕迨於滅焉。
象比乎損削也。退也。消之乎部也。由是而沈于類
爲兌幽藏玄宮或降而隊由是而成厥功既濟性
命以正考終令譽自一至九消息統計反而陳之
子午則陽與陰之始生亥巳則陰與陽之極既故
陽生于北而美盡于西北陰生于南而美極于東
南子午之美極盡還歸于其際夫天下未有不由

思而窮極其際者也。思始也。心乎一。反而復之。乃
以有二至于三。而意成。思乃終矣。四則根於思而
條達暢美于事也。福用以應五。乃著顯而光明。六
則充實光輝之謂大。故六者福之究也。七而漸于
敗損。八而介于剝落。九而窮於殄絕。不其禍歟。夫
思斂則福。福以約居。思溢則禍。禍以侈得。慎思要
矣。一則思之微。貞于內也。四則福之資。善于繼也。
七則禍之階。生于厲也。三則思崇。六則禍隆。八則
福窮。凡竟乎終也。三五八居三者之中。福往而禍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宋

承設闢於九虛。君子恒于斯。小人恒于斯。夫寧非
介乎兩涉而爲宮者乎。乃自一至三下而貧賤而
思。則心勞。其四至六進而富貴而福。則尊高。若七
而至九。離咎犯舊位。過高道過亢。非牧卑之君子
其何由以能久。蓋五以下而作息。五以上而作消
息。消非意爲也。一準乎天道之孔昭。道因乎數數
視乎道數。非不多或見貴而實索。數亦云少。乃見
賤而實饒。故息與消相糺而不割。賤與貴相交而
不耀。縮乎貴饒乎賤。亦何拘乎數之多與少。然消

也賤也。禍之至也。息也。貴也。福莫之逃也。索焉。饒焉。之分。可判如矣。糺而交焉。禍至矣。福且以逃。人未有逃福者。與道背。與禍遇。胡幽而潛道。以卑牧。胡亢而極道。以高覆。故亢禍而卑福。息潛而道屬。夫晝陽夜陰。相承而夫婦之道。繫終往始。來相生。而父子之道。繼日月之為。合為離。行乃見。君臣之義。孟季之有先後。序乃知。長幼之際。凡雨雨之相闔。又以嘉朋友之會。故晝夜者。一日之作。陰陽者。萬物之生。晝之數多。夜之數少。月之象虧。日之

太玄別訓

卷之四

兌

象。溢。君。晝。日。也。行。光。臣。夜。月。也。行。滅。而。君。子。之。道。全。同。乎。晝。日。小。人。之。道。缺。同。乎。夜。月。愈。可。識。矣。至。于。合。雨。而。貴。一。六。水。也。共。為。朝。宗。二。七。火。也。共。為。嚮。明。三。八。木。也。森。森。而。成。友。四。九。金。也。斷。斷。而。同。道。五。面。乎。五。土。德。之。隆。統。水。火。木。金。之。生。成。而。相。守。乎。中。蓋。周。於。河。圖。之。位。而。玄。于。是。乎。崇。故。玄。有。圓。也。規。方。也。矩。直。也。繩。平。也。準。從。積。乎。天。地。之。道。而。循。乎。陰。陽。之。數。神。明。擬。之。幽。昏。闢。之。八。方。正。平。之。求。諸。道。者。寧。舍。是。而。別。為。其。故。乎。故。玄。之。數。九。

太玄別訓

卷之四

率

六其九為六九之數。凡五十有四。其策用三六。取一一一二一三。二一二二二三。三一二三三三。合為一十八策。兩其十八。乃為儀匹。匹用二九。各十八。則三十六之策全。而十有八之為用。用乎泰。積之要數。泰積之數。策七十二。要舉其中三十有六。始于十八。天地人各十八。終于五十有四。并十八之始數。于五十四之終數。為七十二數。三十六策。則半乎七十二。而為泰中之要數。以是而律乎七百二十九贊。各以三十六算。乘七百二十九贊之

數。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此舉太積之七十。二而推乘之也。按七十二策。約為一日之數。日而積之。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踰滿焉。滿即謂贏。合之。成一歲之日。律以是。定上下損益之法。歷以是。正晦朔弦望之度。則律歷以行。今以十二支而三分之。自子至辰。辰至申。申復至子。冠之以甲。則甲子而甲辰。甲辰而甲申。甲申而甲子。周環不間。十九歲而一章。二十七章而一會。歷三會而一統。三統而一元。會之歲五百一十三。統之歲千五百二

十九元之歲四千六百一十七按之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其間日蝕俱沒是則立之道固舉律曆之法通貫而行古今也

玄告第十五

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下飲上飲出入九虛小索大索周行九度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人暮暮而處乎中天渾而攢故其運不已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達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天地相對日月相劇山川相流輕重相浮陰陽相續尊卑不相躋是故地坎而天履月遄而日湛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昴則登乎冬火則發乎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離乎其中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玄

日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歲寧志而年病十九
 年七閏天之償也陽動吐陰靜翕陽道常饒陰道常
 乏陰陽之道也天彊健而僭踈一晝一夜自復而有
 餘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月不往不
 來則望晦不成聖人察乎朧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
 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也故玄鴻綸天元婁而措之
 於將來者乎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為鬼神也神遊乎
 六宗魂魂萬物動而常冲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
 浮以際乎上曲而端散而聚美也不盡於味大也不
 盡其彙上連下連非一方也遠近無常以類行也或
 多或寡事適乎明也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
 事者以天地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
 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故
 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實告大訓
 厥玄之告告以玄之所自生并所終極而已玄擬
 太極以神運而見之象是生神象一陽一陰乃以
 有二猶然極之生兩儀也合玄一神象二乃以有
 三三者天數于象為圓圓象規故生規規以象天

也規乃生乎三摹摹言乎索索而得三玄也三摹
 乎三摹乃生九據據乎三三天地人之位而九之
 也其一摹得天再摹得地三摹得人故謂之有天
 有地有人天地人各三據曰始中終曰下中上曰
 思福禍故各以之成形著所由有天玄地玄人玄
 皆三變也或欲于下或欲于上上下下九虛與為出
 入或索于小或索于大小大九度與為周行下合
 上合即天數地數相得而合小索大索即陰小陽
 大一再三索之義也故玄生神象實為神之魁神
 妙萬物魁柄獨運運于罔象羣象主宰故天以不
 見為玄奧化精鬱乎西北地以不形為玄奧醜榮
 隱於黃泉人以心腹為玄奧至精合於思慮故天
 之象穹隆而神周於下地之象旁薄而神向於上
 人之象暮暮而神周處乎中渾而攢者天道故運
 而不已墮而靜者地道故生而不遲人順從天地
 之自然故施行不窮天與地對日與月劇對言位
 之定劇言道之濟也水出山而行川故山川相流
 厥氣大而物舉故輕重相浮四時乘乎陰陽迭運

而相繼續九位辨乎尊卑倫次不相躐亂是故地坎下流天嚴上赫月則日行十三度而遡速日則日行一度而湛然寬舒五行分播於四時迭王而不俱壯日月並昱乎晝夜代明而不悖行在昴維冬于火爲夏登焉發焉各不相假其南北之定位子午準于乾坤東西之通氣木金化于山澤萬物離然錯雜並處其中爲德爲刑一從乎立立之陽爲德萬物之出機則爲五氣之生立之陰爲刑萬物之入機則爲五行之尅生也無殄並育不害尅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聖

也無逆各正不遺故相繼則繩繩而相治則秩秩繩繩以繼道在父子秩秩以治實惟君臣實言位道言理也其以日御月日書而月不書由滿以御虛滿常而虛無常蓋斗有常指日有常御立故書之正歲運也而月則建有大小行有遲疾不足於度足則寧不足則恙歲歲或寧或恙長短不齊年斯病矣視其所病而積之爲閏十九歲七閏因其虛而償之蓋從其恙而寧之云耳故曰天之償也夫春夏爲陽生長之府其動也吐吐即闕也秋冬

爲陰收斂之府其靜也翕翕以藏也故陽饒陰乏道有固然蓋天疆不息其行常健僑焉踳焉一晝夜而周復有餘過于日之一度而月則有往有來故日以南北爲冬夏月以往來爲望晦不南不北則冬夏無分不往不來則晦望無成晦而月見西方則爲朏朔而月見東方則爲側皆與匿蝕而通謂之變聖人察乎此于以律日雄月雌之次序經之於無已者胥此道也故立者鴻鉅彌綸于乾元統天之始婁而指之于以知將來之事者乎語其

太玄別訓

卷之四

聖

大則無方語其易則無時凡爲鬼神之情狀而神妙不測者周游乎六虛之宗魂魄然萬物隨以動而常冥于冲以言其辭則有沈有浮有曲有散沈與下窮浮與上際曲也而端散也而聚不其美歟而味不盡不其大歟而彙不盡方連乎上下而非一方行利乎遠近而非類行事多寡而均適適彼此而皆明明乎天地之即人事言天地而以人事證之言人事而以天地推之鮮弗善矣夫天地之明爲晝夜爲晦與歲歲之寒暑相推而相盪日月

往來而逾邁。天地變化而彌陶。逾邁則時行。彌陶則物生存。之爲神發之爲明久也。大也而極之。不窮是之謂也。夫道有本末。有原流。原本者。天地之所以然而莫見也。由之實難。流末者。人事之所當然而可據也。從之爲易。故原本求之。宗祖不以難。由而或可罔也。實而有之。則稱乎孝。孝以報上而勿忘其原也。流末正于君臣。益以易從而宜爲馴也。順而序之。則稱乎忠。忠以承流而無憾于末也。夫忠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皆玄之大訓也。男

太玄別訓

卷之四

三

實告云

太元別訓五卷

南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劉斯組撰。斯組有撥易堂易解。已著錄。是編解釋揚雄太元各以韻語發揮其義。意欲以與囑配雄然原書詞意艱深。所以待註。註又僻澁。使人不解。是亦何取於註乎。

皇極經世書說十八卷(一)

〔元〕朱隱老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遞修本

皇極經世書說豐城朱隱老所著也登熙寧
久旋遭兵燹其板遂亡而書以少傳余從事
雖中程氏藏有是書借閱三旬迨後每憶此
書惜不得再見為恨按隱老世居建昌閩戶
潛修著述甚富然多散軼不傳是書之存也
至治二年時拜住為相聞隱老之名以禮往
聘不赴築一小園額曰德圃故曰隱老
其門人吳澄道學名於當世余於正德四年
出使江淮得此書於鉅野家歸而藏之容春堂
俾子孫當永寶之

錫山邵寶藏

皇極經世書說序

先天之學心學也本
文字然而非明文字則
亦無以驗其所學之為
何如矣翼之十也夫
之所以教也其自十翼
以上有出自於周公者
焉繫于文者是也有出
自於文至者焉繫于卦
者是也教之所興止是
已乎未也其自二繫以
上有出自于義皇者焉

自一奇以至於百六
二奇自一耦以至於
九十二耦九著焉而有
象陰焉而有數者皆是
也不啻足矣雖然求之
天地則又有素畫之見
存焉自書畫而有畫則
義皇是也自書言而有
言則文王周公孔子
也段已有言矣可得
言乎此邵子之書所以
有明也然其言自為一

家駭而觀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予病之久矣童而習之乃至於白頭也若有得焉上下古今發洩證史化耶子之所不意動意者皆以管窺之所及要足舉而新其乘焉若夫耶子之所自為說者深也而淺言之遠也而適言之深也而姑述其流本也而姑述其末唯能造乎其極

也而亦以書說為言此無他自海外而來者必重三譯然後可達於中國夫自學者而言其於道也何啻由海路而望中國也哉得吾說而演之譬之一澤源未至於再澤三譯然自是而每一道者不患乎不造其極矣且莫寵榮聲利人之所奔而赴焉者也已得則夸索得則毗及其

既得而後失則又惜然
而悲不能自遺於其懷
未深於道者也然而後
事於斯懷不知得之爲
在彼歟失之爲在此歟
此與彼不相及也雖然
極天下之紛紜不以以
戰吾道戰則吾道其據
矣夫然故懷憂是也悲喜
是也喜付得失於兩忘
則無憾其心無所累者
歟意先夫之學未易言

也始以其心言之即文
字而泥音者非也離文
字而泥音者亦非也弄
以文字洗吾之心吾則
入文字也者有之未必
爲非矣之未必爲是此
吾所以爲是也而爲是
說也

後學朱陸老序

皇極經世書解卷之一

莫集

豐城後學朱隱若述

皇極經世

皇訓大極訓中邵子意也雖非朱子所以釋
 皇極之意然邵子之書但當以邵子之意釋
 之若夫經訓常世訓變說是書者固亦有是
 言也然經世兩字苗脉自莊子而來莊子春
 秋經世是謂先王當以是而經世也邵子皇
 極經世是謂後王宜以是而經世也世雖變
 而所以經之者非變非變者常也然遂以世
 為變則不可蓋不能無變者世也而世豈變
 之謂哉必辨此而後可以釋經世之意矣抑
 是書也非但經世而已經世之上有經運之篇
 焉經運之上有經會之篇焉三者不同而槩
 以經世名之非他世之貫於元會運猶時之
 貫於歲月日小者之積固所以為大者之成
 也祝氏曰元經會觀天也會經運觀地也運
 經世觀人也聲音律呂則又以之而觀物矣
 觀物

既以經世名其書矣又以觀物名其篇何也
 通天地人皆物耳而吾能一以觀之觀之而
 有以得其理則無不可以經世曰經世又曰
 觀物以此

以元經會一

經者對緯之名以元為經則終始此元而已
 矣以會為緯則有十二變焉凡此十有二變
 在一元則為十有二會在一運則為十有二
 世在一歲則為十有二月在一日則為十有
 二時在一分則為十有二秒十有二變之數
 無往而不有焉則變者其緯也不變者其經
 也於緯之中有以執其經於變之中有以守
 其常其庶幾乎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星癸二

辰亥二

凡此一會但有天耳未有地也地且未有而
 况人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
 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
 而當第一會之數也祝氏曰天數中於五倍
 五斯為十而十千之數生焉此元與運所以

必取諸十千以紀之也地數中於六倍六斯
 為十有二而十有二之數生焉此會與世
 所以必取諸十有二以紀之也或曰月之
 紀以子以其有月丑月寅以至於月亥故也
 日則無復有日乙日丙以至於日癸之數矣
 而亦紀之以甲何耶祝氏曰窮則變變則通
 一元之後安知不復有一元以繼之哉即十
 之繫日以甲計往者之已過期來者之必續
 也

以元經會二

日甲一 月丑二

星甲三十 辰子一百
 星癸十六 辰亥七

十二

凡此一會但有地耳未有人也人且未有而
 况物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
 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
 而當第二會之數也

以元經會三

日甲一 月寅三

星甲六十 辰子三百
 星癸十九 辰亥十

一

十八

當此一會之半既已有人亦復有物人物
 具則必有主之者矣斯時也豈非三皇之
 乎然易有其象未有其辭辭既不傳事亦難
 考是故逆而推之其運可知也其年可知也
 而其御極者之號名則不必可知也

以元經會四

日甲一 月卯四

星甲九十 辰子一千
 星癸二十 辰亥千

四十

以元經會五

日甲一 月辰五

星甲一百二十 辰子一千
 星癸五十 辰亥千

八十

以元經會六

日甲一 月巳六

星甲一百五十 辰子一千
 星癸八十 辰亥千

一百

書猶圖也按即子所傳先天之圖圖者在外
 方者在內朱子批而出之其意決有在矣今

體而效之凡每世之首所書御極者之號名皆挑而出之別作一段使書之全體首尾條達無窒礙焉庶觀者見之亦有以悟先天之心法

以元經會七

日甲一

月午

星甲十一百八 辰子十二

十一百六

以元經會八

日甲一

月未

星甲十一百一 辰子十二

十一百二

以元經會九

日甲一

月申

星甲十一百四 辰子十二

十一百八

以元經會十

日甲一

月酉

星甲十一百七 辰子十二

十一百四

以元經會十一

日甲一

月戌

星甲三百 辰子十二

六百

當此一會之半從有入無謂之閉物則其視於開物相去遠矣然則如是而已乎祝氏蓋曰窮則變變則通一元之後安知不復有一元以繼之

以元經會十二

日甲一

月亥

星甲三百三 辰子十二

六百六

書之全體已著於前其別段所書今錄于後篇之六

辰申唐堯二十

辰酉唐堯五十

自是之後每世之首必書御極者之號名然其所行之事不一載焉此其故何哉祝氏蓋曰以元經會觀天之數也夫既曰觀天之數則人事之得喪果何與於天哉此其所以但

書御極者之號名而不書其事之符也

辰戌虞舜^九

辰亥虞舜^{三十}

嘗試以祝氏之說推之以元經會既曰觀天之數則雖御極者之號名亦不書焉可矣而顧於每世之首必書某某之號名何居蓋其之與某固亦天之所擬以當斯世之變者也

有如堯之與舜豈非夫之所擬以當斯世之變者邪蓋自月子而下以至於月已陽長之極其名為亢于斯時也知進而不知退不可也知得而不知喪不可也知存而不知亡亦不可也夫子贊之若曰必也聖人乎此言也雖以贊乾之上九而實惟堯舜可以當之不然則知進而不知退也知得而不知喪也知存而不知亡也極盛之後難乎其繼堯舜之天下吾懼其不能不敗於宋均之手也

篇之七

辰子夏禹^八

自此以前乃陽升之極自此以後乃陰息之初高雖盛王然已不逮於皇之與帝矣皇以

道帝以德王以功其等級相懸不可誣也又况自功而下轉而尚力嗚呼俯仰今古能不為之慨然矣乎

辰丑夏大康^二辰寅夏仲康^二辰卯夏相^二

辰辰夏少康^{三十}

此世之首夏少康生二十三年耳非曰御極之年已二十有三也而卻所書與御極同此無他天之所擬者在此則泥固不得而干之也

辰巳夏少康^{五十}辰午夏槐^四辰未夏芒^八

辰申夏不降^四辰酉夏不降^{三十}辰戌夏高^五

辰亥夏厘^四辰子夏孔^{甲三十}辰丑夏發^十辰寅夏發^{二十}

寅夏癸^{二十}辰卯夏癸^{五十}

此一世有桀亦有湯然不書湯而書桀何也使夏而無桀則湯固無自而興也

辰辰商大甲^廿辰巳商沃丁^叶辰午商大庚^五

辰未商羅^巳辰申商大戊^子辰酉商大戊^五辰戌商仲丁

大辰亥商亶甲^八辰子商祖辛^十辰丑

商沃甲^{二十}辰寅商祖丁^九辰卯商陽甲^二

辰辰商盤庚^五辰巳商小乙^六辰午商武丁

八辰未商武丁三十辰申商祖甲二辰酉商祖甲三辰戌商武乙二辰亥商帝乙五辰子商受辛八

此一世有紂有武王然不書武王而書紂何也便商而無紂則武王固無自而興也

辰丑周成王九辰寅周康王二辰卯周昭王六辰辰周昭王三十一辰巳周穆王廿辰午周穆王五十四辰未周懿王八辰申周考王三

此考王當作孝王自此之外豈有武帝二其一當作晉孝武帝帝義隆當於宋而繫之不

當於晉而繫之燕宋武帝當在義隆之前不當在義隆之後其在義隆之後則當作宋孝武帝九若此者意其必傳寫之誤亦既正之矣獨此考字姑存其舊所以識其為不能無誤也

辰酉周厲王二辰戌周厲王二十四辰亥周宣王二十辰子周幽王五辰丑周平王四辰寅周桓王二辰卯周莊王十辰辰周惠王十一辰巳周襄王五辰午周定王十辰未周靈王五辰申周景王八辰酉周敬王三辰戌周敬王三十四辰

亥周貞定王二十辰子周威烈王九辰丑周安王五辰寅周顯王二十辰卯周顯王二十四辰辰周赧王八辰巳周赧王八十四辰午秦始皇十

經世之篇不與秦以正統此其與秦以正統何也人之所不與固亦天之所與也天疑斯人以剗削諸侯焚滅載籍變更制度而創立號名夫豈小故者耶故曰人之所不與固亦天之所與也

辰未漢高祖元辰申漢文帝辰酉漢景帝十辰戌漢武帝四十辰亥漢武帝四十辰子漢宣帝七辰丑漢成帝六辰寅漢平帝四辰卯漢光帝一辰辰漢明帝七辰巳漢和帝六辰午漢安帝八辰未漢桓帝八辰申漢靈帝七辰酉漢獻帝五辰戌魏帝芳五蜀帝禪二十吳帝權二

何以先魏天固畀之以中國也若夫人人事之得喪則無與於天是以觀天之數者因其有中國則從而中國之也

辰亥晉武帝十辰子晉惠帝十辰丑晉成帝九辰寅晉哀帝三辰卯晉孝武帝二十

後魏道武十

後魏之有中國孰與之也曰天與之也夫與之則曷為不先中國而後江南曰江南其人也中國其也也舉無與於天則姑以晉之得天也先魏夫固不可以後之也

辰辰宋帝義隆元辰辰宋孝武帝

後魏文成元辰辰齊武帝二後魏孝文帝四辰

末梁武帝三後魏宣武五辰申梁武帝四西

魏文帝一辰酉陳宣帝元後周武帝五辰戌隋

煬帝元

煬之不天也而亦見書於斯世之首豈曰有道無道舉無與於天而惟天之所擬則必書之耶蓋書之而善固以見天之所取書之而不善亦以見天之所棄也若癸若辛若煬其皆已見天之所棄者耶

辰亥唐太宗九辰子唐高宗五辰丑唐中宗十

不書母而書子何也乃固從子者也是故事之變者天也理之正者亦天也不書變而書正所以正天下後世之不正者也

辰寅唐玄宗三辰卯唐肅宗四辰辰唐德宗

辰巳唐憲宗九辰午唐武宗四辰未唐僖宗

辰申唐昭宗六辰酉

五代之君非起於寇盜則起於藩鎮使御之有道則藩鎮可轉為良吏夫何敢僭竊寇盜可轉為良民夫何敢窺覲惟其皆出於人事之有所失是以觀天者以為是舉不足書也不書五代而書宋其諸以為必若宋之有天下也而後可以為唐之續歟

辰戌宋太祖五辰亥宋太宗九辰子宋仁宗二

辰丑宋仁宗三

或問此段所書但及辰不及月與星則是星無所統之月辰無所統之星世之有遠近人之有後先果曷從而辨之歟曰斯無難篇之六七月之巳午之謂也若夫辰之一周是即星之一換此其混然之中自有察然者存猶序觀之自然可考又何患於先後近遠之莫辨乎故曰斯無難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一終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以會經運一

會有十二元每一元當一萬八百總一萬八百而自為一元則元之體寓於會而為經會之用寓於運而為緯矣此之謂以會經運而其說則自以元經會而推之歟

經日之甲一

日為經則月為緯月為經則星為緯星為經則辰為緯凡大者為經則小者為緯阿也今

曰經日之甲一經在上日在下則是日亦為

緯矣執經之取于以見一元之後必後有一

元以繼之而所以經元者則道也所以經日

者則天也是意也不見於元經會之篇而見

於會經運之篇此何說哉前有尊一元之意

後有廣一元之意

經月之寅三

不言經月之子一不言經月之丑二而直言經月之寅三者去其交致取其用數所以有

言經月之寅三也

開物始月寅之中

既曰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則直自寅月而始可矣今日開物始月寅之中則寅之一月亦將取其半去其半耶蓋開物之戌既以前半月入用數之內則開物之寅亦以前半月入交數之內數以交言則因陽侵陰陰侵陽陽與陰互相侵也則必無互截分割之理宜有彼此相入之處此言開物始月寅之中可以豫知開物始月戌之中

經星之己七十六

子之一月當三十星丑之一月之三十星寅之半月當十五星共七十五星打入交數之內則星已之七十六乃以會經運之第一星也

經星之癸九十

星已之後已有星癸當八十矣此其曰九十乃星癸之後又一星癸而為此會之終也經日之甲一○經月之卯四○經星之甲九十一星九十之後凡歷三甲三癸得一百二十為

會之終舉此以例其餘餘皆可考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辰五 經星之甲一百

二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巳六 經星之甲一百

五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午七 經星之甲一百

八十一

按已之末午之初不無所載之事亦依前例批而出之別作一段庶此篇之體與前篇同於以玩之明瑩屋密吾以洗吾之心焉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未八 經星之甲二百

一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申九 經星之甲二百

四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酉十 經星之甲二百

七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戌十一 經星之甲二百

一

閉物終月戌之中

前言開物始月寅之中則當言閉物始月戌

之中然不謂之始而謂之中者其意若曰開物之始乃所以為開物之終也

書之全體已著於前其別段所書今錄于後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前一卷未及書辰此一卷始書之遂以二千一百四十九而言何也六會當二千一百六十今以月計之則既至於巳以星計之則已及於癸是已往之辰總計二千一百八而方來之辰適值二千一百四十九也

甲子至癸巳

祝氏曰十干與十二支分布者天地之未交也合書者天地之已交也天地之交久矣乃至此而後始書甲子有以知其為天地之中數而堯獨當之也

經辰之未

甲午至癸卯

自此之前有三皇有三帝非不可書也然而不書者無所於考則不書書而無據不若不書之為愈也

甲辰唐堯

於是書堯以年則可考以事則可據故書

甲寅十一

十一者堯即位之十一年也餘倣此

經辰之申

甲子二十一

經辰之酉

甲午五十一

甲辰六十一

命洪方割

此書事之第一條也曷為不作經文書之而但作註文書之據祝氏說謂此篇為主於觀地則允其屬於人事者正當以註文書之不當以經文書之也祝氏明知其說而顧於此

篇每以經文書事見自破其例矣非惟自破

其例而亦於邵子之例有不合焉故此但作

注之以書其事于以見水雖地而治之則人

也以人之事附地之數只作注文書之示不

敢破邵子之例也

癸丑七十

微舜

甲寅

乙卯七十二

薦舜

于天

丙辰慶舜

正月上日舜

受命于文祖

前一卷末書世此一卷并書日雖然自年以下月猶不可勝書況日乎其書月書日大抵間一書之姑以見年之必有月月之必有日

若夫日之有時則固有所不及書也

經辰之戌甲子九

甲戌十九

癸未

申二十九

丙戌

月正

文祖

經辰之亥

甲午三十九

甲辰四十九

五十九

丙辰

命洪方割

按祝氏說謂自甲辰至甲寅為七十一載書言七十載不合自丙戌至丙辰為三十一載與書言五十載不合遂疑邵子之說是得之方外之人故與書之所載多有不合抑不思書言七十載乃微舜之年所稱耳非於篇

舜之年稱之也書言五十載乃舜崩之後所

稱耳非於舜崩之前稱之也今以微舜之年

考之自甲辰至癸丑適得七十是邵子之書

與堯典之書本無不合又以舜崩之後考之

自癸酉距丁巳得十七年又自丙辰距甲申

得三十三年以三十三年合十七年正得五

十是邵子之書與堯典之書亦無不合祝氏

考之不詳遂謂邵子之書為傳之方外之人

噫亦其矣其惑矣借曰甲申乙酉是帝舜居

喪之年不當在三十三年之數則是天位傳

不可一日而或曠自後世猶然况古者

萬幾之所重而顧曰位可三年之或虛職可三年之或曠嗚呼有是理哉

丁巳夏禹命于神宗

是年居六會之末猶有七年未盡然而舜以其位授之於禹則升降之會於此乎决矣豈必更十七年而後為帝王之分乎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從此而上為會者六從此而下為會者亦六從此而上為運者一百八十從此而下為運者亦一百八十從此而上為世者二千一百六十從此而下為世者亦二千一百六十以一元分之正得其半爾前一半謂之先天後一半謂之後天後天之歲月非不及乎先天之歲月也第前一半為陽長之會後一半為陰消之會陰之消也果不倖於陽長之會則夫三代之責者其可不以舜禹之心處之乎

甲子八癸酉十七乃死甲戌十八癸未東

會稽

於堯書徂落於舜書陟方乃死於禹書至于會稽崩是篇也於堯舜禹之本末記之特詳誠以五帝莫盛於堯舜三王莫盛於禹故也

甲申夏啓壬辰九癸巳夏大康
經辰之丑甲午二甲寅二十二辛酉二十九大

經辰之寅甲子三甲戌十三乙亥夏相甲申十
經辰之卯甲午二十壬寅二十八寒

子流及遠代子流及遠代壬戌夏仲康
仍氏始仍氏始

拜為逆者也泥為逆者之徒也以為逆者之徒而殺夫為逆者猶之以弟子而殺其師云尔而祝氏獨以為假義誅之使泥之於拜也果能假義以誅之則必反拜之所為矣今泥之所為猶拜也顧滅相愈甚焉是誠不義之尤者而奚假義之有曾不知桓文所假拳拳於王室之獎中國之衛外夷之抗而泥也寧有是乎以泥之不義而顧以假義許之愚竊

以為祝氏於此殆失言矣

癸卯夏少康始生

於其始生而即以一二計之所以存正統也
正統在所存則亂賊在所去矣即子以亂賊
斥羿浞而祝氏顧以假義許浞謂能誅羿均
之曰亂賊也罪其一而縱其一法之顧若此
罪能無辭矣乎

甲辰三甲寅十三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三甲戌三十三壬午夏少
康立顧之始癸卯夏少康立顧之始癸卯夏少康立顧之始

氏之族

自辛酉以來執國柄者賊羿而已矣而壬則
以夏后為紀自壬寅以來執國柄者賊浞而
已矣而年則以夏后為紀前後八十餘年大
柄旁落於大姦之手然而不亡者豈非神禹
之功終古不泯而少康之慮其積有素夫是
以祀夏配天為光復祖業者之首稱數又按
滅澆滅豷謂之絕有寒氏可也不曰絕有寒
氏而曰絕有窮氏以見浞之所為未嘗及羿
之所為則窮寒也寒即窮也其類本一安

用殊稱

甲申三

前以二紀數生世之年也此以三紀數御極
之年也前則所以繫正統此則遂以正統歸
之也

經辰之巳甲午十三甲辰夏少康甲寅十一辛酉

夏少

經辰之午甲子四甲戌十四甲申二十四丁巳

夏少

經辰之未甲午八甲辰十八乙巳夏少康甲寅十

辛酉夏不降

經辰之申甲子四甲戌十四甲申二十四

經辰之酉甲午三十四甲辰四十四甲寅五十

四庚申夏高

經辰之戌甲子五甲戌十五辛巳夏少康甲申四

經辰之亥甲午十四壬寅夏少康甲辰三甲寅

十三

經辰之子二十一百七十三甲子二十三癸酉

夏少康甲戌二甲申夏少

經辰之丑甲午十一癸卯夏少康甲辰二甲寅

二

經辰之寅甲子二十二甲戌三十二甲甲四十

二

經辰之卯甲午五十二乙未商湯

但書商湯而不書其事可以見其異於舜禹之所為矣湯之所為既異於舜禹之所為則雖伐桀之事且有所不書而奚禱雨之足書乎于以見前書堯之水此不書商湯之旱非以水旱之不同正以堯湯之不同也

甲辰十戌申商太甲甲寅七

經辰之辰甲子十七甲戌二十七辛巳商沃丁

甲申四

經辰之巳甲午十四甲辰二十四庚戌商太庚

甲寅五

經辰之午甲子十五甲戌二十五乙亥商小甲

甲申十壬辰商雍已

經辰之未甲午三甲辰商太戊甲寅十一

經辰之申甲子二十一甲戌三十一甲甲四十

一

經辰之酉甲午五十一甲辰六十一甲寅七十

己未商仲丁

經辰之戌甲子六壬申商外壬甲戌三甲申十

三丁亥商河亶甲

經辰之亥甲午八丙申商祖乙甲辰九甲寅十九

乙卯商祖辛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甲子十辛未商沃

甲甲戌四甲申十四

經辰之丑甲午二十四丙申商祖丁甲辰九甲

寅十九

經辰之寅甲子二十九戊辰商南庚甲戌七甲

申十七癸巳商陽甲

經辰之卯甲午二庚子商盤庚甲辰五甲寅十

五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五戊辰商小辛甲戌七甲

申十七己丑商小乙

經辰之巳甲午六甲辰十六甲寅二十六丁巳

商武丁

經辰之午甲子八甲戌十八甲申二十八

經辰之未甲午三十八甲辰四十八甲寅五十

八丙辰商祖庚癸亥商祖甲

經辰之申甲子二甲辰十二甲申十二

經辰之酉甲午三十二甲申十二甲寅十二

丁甲辰三甲寅十三癸亥寅十二

經辰之戌甲子二丁卯商太丁庚午商帝乙甲

戌五甲申十五

經辰之亥甲午二十五甲辰三十五丁未商受

辛甲寅八癸亥寅十二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甲子十八已巳二

十三

但書武王而不書其事可以見武王之所為

無以異於湯之所為矣湯之伐桀也在所不

書則武王之伐紂也亦所不書事之大無逾

於此矣猶曰在所不書則四視堯舜禹之時

鄭重其事而殷勤其書者信非後王之所可

及歟

甲申六丙戌周成王

經辰之丑甲午九甲辰十九甲寅二十九癸亥

周康王

經辰之寅甲子二甲戌十二甲申二十二已丑

周昭王

經辰之卯甲午六甲辰十六甲寅二十六

經辰之辰甲子三十六甲戌四十六庚辰周

王甲申五

經辰之巳甲午十五甲辰二十五甲寅三十五

經辰之午甲子四十五甲戌五十五乙亥周共

王甲申十丁亥周懿王

經辰之未甲午八甲辰十八壬子周孝王甲寅

三

經辰之申甲子十三丁卯周夷王甲戌八癸未

周厲王甲申十二

經辰之酉甲午十二甲辰二十二甲寅三十二

經辰之戌甲子二十二甲辰三十一甲寅四十

一庚申周幽王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九甲子五

按祝氏說謂幽王之難當後天四十九世乃

七七之災也其然豈其然乎

元 宋東周平王二十二年秦襄公二十五年

元 年表秦襄公元當作秦襄公八前乎此豈

無諸侯不錄者以其無與於興衰理亂之數也外乎此豈無諸侯不錄者以其無與於興衰理亂之數也惟此則錄之以五霸之事必有為之倡者晉之文侯是也

癸酉三

自晉文侯始霸之外於齊錄莊公所以為桓之地也於宋錄戴公所以為襄之地也於楚錄若敖所以為旅之地也於秦錄襄公所以為穆之地也自此之外無霸國矣曷為錄魯春秋內魯錄惠公所以為隱之地也

甲戌四丙子

宋武元宣戊寅楚齊元宣癸未秦文公元

公元宣甲申十四

經辰之丑甲午二十四

元王癸卯侯元孝甲辰三十四

元王甲寅四十四

平王至是蓋四十九年矣其戊申戊許姑置

勿論若以扞我于艱言之其功莫晉文侯若也而乃坐視其後裔為曲沃所滅曾莫之卹王之於功臣亦怱然矣春秋至是而託始於

隱公夫豈以一端裁之哉

壬戌周桓王

宋元經辰之寅甲子三

宋元癸酉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丁丑侯甲寅十

公元癸未子侯甲申二十三

公元壬辰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癸酉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丁丑侯甲寅十

公元癸未子侯甲申二十三

公元壬辰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癸酉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丁丑侯甲寅十

公元癸未子侯甲申二十三

公元壬辰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癸酉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丁丑侯甲寅十

公元癸未子侯甲申二十三

公元壬辰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癸酉子侯甲戌十三

公元丁丑侯甲寅十

公元癸未子侯甲申二十三

公元壬辰子侯甲戌十三

壬申晉惠甲戌五己卯齊甲申十五乙酉晉懷公

經辰之己甲午二十五晉懷公己未晉懷公辛丑晉懷公

壬寅昭癸卯周頃王戊申昭己酉周莊王昭庚

戌文壬子惠癸丑魯甲寅魯己卯周定王

戊午桓壬戌魯癸亥魯

經辰之午甲子十辛未魯癸酉魯甲戌二十

丙子周簡王魯

其錄吳也奈何能滅吳也此吳之所以見錄於春秋也

庚辰齊辛巳齊甲申九乙酉秦丙戌宋己丑魯

經辰之未甲午五辛丑吳壬寅楚甲辰十五

戊申齊甲寅二十五齊丁巳周景王

經辰之申甲子八乙丑秦庚午宋辛未吳

壬申楚甲戌十八乙亥齊丙子齊壬午周敬

王甲申三乙酉宋丙戌楚庚寅齊壬辰齊

經辰之酉甲午十三辛丑齊甲辰二十三乙巳

越

越

其錄越也奈何能滅吳者越也此越之所以見錄於春秋也

丙午吳丁未魯庚戌齊辛亥齊壬子齊

此秦厲當作秦厲共自此之外有秦厲當作

秦躁魏釐當作魏安釐晉文帝當作晉簡文

帝晉武帝當作晉孝武帝梁文帝當作梁簡

文帝齊昭帝當作齊孝昭帝齊武帝當作齊

武成帝凡若此者意其必傳寫之誤亦既正

之矣獨此厲字姑存其舊所以識其為不能

無誤矣

經辰之戌甲子四十三丙寅周元王丁卯晉己

巳越壬申周貞定王甲戌三癸未齊甲申十

三丙戌齊己丑齊

經辰之亥甲午二十三丁酉齊己亥周哀王庚

子周思王考王壬寅齊甲辰五庚戌齊癸丑

按年表秦懷公以癸丑立靈公其孫也亦以

癸丑生於是誤書之若其立然而實非也若

然則靈公之立也當在何年曰歲丙辰懷公

弑靈公立

田寅十五丙辰周威烈王庚申烈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甲子九丙寅韓甲

戌十九韓丙子韓丁丑韓戊寅韓

韓魏趙何以書則以分晉書霸義王益微

因其有請也而命以侯將得已乎而司馬公

方責以禮噫禮以人存亦以人亡公誰責哉

庚辰周安王壬午烈乙未烈甲申五宋丁亥晉

經辰之甲申十五乙未後齊太公秦出子韓

丙申韓辛丑韓癸卯韓甲辰二十五晉乙巳

韓丙午周烈王丁未烈庚戌烈辛亥烈

壬子韓癸丑周顯王甲寅周庚申秦辛酉

東周韓癸亥韓

經辰之寅甲子十二壬申趙甲戌二十二己卯

齊宣壬午趙甲申三十二秦惠趙丁亥趙

越魏戊子魏己丑韓辛卯宋癸巳韓

經辰之卯甲午四十二丙申趙戊戌韓

何以書燕以其為周之同姓也周之同姓莫

強於晉而既先亡矣惟燕為後亡之國安得

而不書乎書所以幸周也何幸乎周也哉

幸其猶有同姓如燕者在也

辛丑周慎靚王燕癸卯魏甲辰四丁未周赧王

己酉燕庚戌韓辛亥魏甲寅八乙卯秦癸亥

韓

經辰之辰甲子十八丙寅魏甲戌二十八乙

亥韓丁丑韓壬午燕甲申三十八乙酉魏

己丑韓庚寅燕

經辰之巳甲午四十八丙申魏丁酉齊己

亥燕甲辰五十八燕乙巳魏

先言周滅者謂周之滅蓋已久矣後言秦滅

周者謂秦之滅周則實始於是年也後九言

其滅又言其滅某者放此

丁未燕庚戌秦辛亥東周甲寅

有正統則每甲必紀其年之數無正統則不

書

乙卯秦丁巳魏己未魏癸亥魏

經辰之午甲子魏丙寅魏辛未魏

先言秦滅韓而後言韓亡者韓之亡由秦滅

之之故也其無興復之望亦因是而可見矣

後九言其滅某又言其亡者放此

癸酉魏趙甲戌魏王乙亥燕

即子於燕蓋欲其不務名而務實虞其不滅於秦者也然卒不免於為秦所滅數之窮歟或者理之有未盡也

丙子魏戊寅魏庚辰魏甲申魏壬戌魏

經辰之未甲午漢高祖入

秦并天下而不與於正統之書漢始入關而即以正統書之此無他漢祖之寬仁蓋宜乎其居正統者也

楚昭王後入

大書楚何也當時之人蓋以楚為漢之對也小書伯王何也以德揆之則伯王終非高祖敵也

己亥漢甲辰十一丁未漢惠帝甲寅漢昭帝

丁巳魏甲戌魏辛酉漢文帝

經辰之申甲子四甲戌十四戊寅後甲申二十四乙酉漢景帝壬辰神

經辰之酉甲午戊戌後辛丑漢武帝魏甲辰四丁未魏癸丑魏甲寅十四己未魏

經辰之戌甲子二十四乙丑魏甲戌三十四丁丑魏辛巳魏甲申四十四乙酉魏己丑

經癸巳魏

經辰之亥甲午五十四乙未漢昭帝始辛丑魏

甲辰十丁未魏戊申漢宣帝魏壬子魏甲寅七丙辰魏庚申魏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甲子十七戊辰

壬申魏癸酉漢元帝魏甲戌二戊寅魏癸未

甲申十二戊子魏己丑漢成帝魏癸巳魏

經辰之丑甲午六丁酉魏辛丑魏甲辰十六乙巳魏

己巳魏酉魏癸丑魏甲寅二十六乙卯漢哀帝

經辰之寅甲子四丙寅漢昭帝魏戊辰魏己巳魏

莽所改之年號曰始建國今但曰建國脫一始字他如漢之永寧當作永康吳之景安當作永安蜀之太武當作晏平漢之建興當作建元晉之建興當作太興燕之天師當作元璽秦之太始當作太初又秦之永嘉當作永弘宋之永光當作景和又如魏之皇始不當

作秦之皇始九此皆誤也亦既正之矣其有不勝正者張寔而下惟為有和平之僭耳乃如寔之永興戊之永光駿之太元玄觀之太始天錫之太清等皆非有的然之事實可據則並削之惟是所載之年號有與司馬氏通鑑互相先後而不害其為同者則皆置之而不復辨譬之曆法諸家之歷法常從而即子之曆法常裕裕則節氣之早晚雖或有進有退正自不足以為吾歷法之病也

甲戌厥辰庚辰豐癸未劉熹稱甲申漢光武帝

王乙酉稱帝稱建

凡曰立者不當立者也凡曰稱者不當稱者也此漢之光武說者以為無以異於夏之少康矣而亦有所不當者耶君子曰少康之立光武之稱二君之不幸也二君不幸而有其實則亦難乎其辭此名雖然祀夏配天則豈惟萬姓之幸雖夏之先王亦必以為幸矣祀漢配天則豈惟萬姓之幸雖漢之先帝亦必以為幸矣以吾之不幸而易上下君民之幸二君者雖欲不為其能已於上下君民之責

乎以此見二君之立與稱異乎他人之立與稱然而既有其實則亦難乎其辭此名也祝氏曰揚雄以三統曆擬孟喜易作太玄能知國祚於法言之末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則是知新室不能亡漢尚有後天之數光武再造又二百餘年也以數考之漢高祖以辰之午二千二百二十七而入開踰年甲午入辰之未二千二百二十八而王闢中世卦得運之世之元之元盡卦其年卦入會之世之元之世既濟九五爻以既濟卦考之數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九億一千二百萬無象數以會之分十三億九千九百七十八萬除之得九百夫陰陽相合而成物折九百而半之得四百五十此漢享年之祚也於內除閏每十九而除一併餘分亦除一減二十四年即兩漢之歲數四百二十六年也愚按四百五十三該二十三箇十九總四百三十七年除二十三年餘十三年不滿十九亦除一年其曰每十九而除一併餘分亦除一九二十四年者此之謂也此祝氏之說也

寅 癸酉 吳 五帝 曉 甲戌 魏 高 正 青 丙子 魏 甘露 吳 太 平 戊	魏 咸 熙 吳 帝 皓 元興 乙酉 晉 武帝 景 泰 始 吳 太 始 內戌 吳 寶 鼎 已	丑 吳 建 武 壬辰 吳 鳳 凰	經 辰 之 亥 甲午 乙未 晉 咸 寧 吳 天 册 丙申 吳 天 璽 丁酉	吳 天 紀 庚子 晉 大 康 吳 亡 甲辰 二十 庚戌 太 熙 辛亥	晉 惠 帝 永 平 康 甲寅 四 庚申 魏 辛酉 魏 壬戌 安 太	經 辰 之 子 二千 二百 四十五 甲子 十四 武 永 安 建 永 興	丙寅 晉 光 熙 帝 後 丁卯 嘉 泰 戊辰 漢 永 平 後	己巳 漢 河 平 庚午 光 興 辛未 晉 泰 平 後	蜀 衛 王 建 武 建 興 帝 甲戌 魏 建 興 帝 丙子 漢 平 陽 丁	丑 東 晉 建 武 帝 戊寅 東 晉 太 興 帝 初 己卯 魏 趙 石	壬午 晉 永 昌 帝 癸未 太 寧 帝 甲申 丙戌 晉 咸 寧 帝 戊子	前 趙 建 武 帝 庚寅 後 趙 帝 癸巳 石 太 興 帝 乙未 晉 咸 寧 帝 戊戌 蜀 李	經 辰 之 丑 甲午 蜀 李 期 乙未 晉 咸 寧 帝 戊戌 蜀 李	蜀 漢 建 武 帝 癸卯 漢 李 勢 大 和 帝 甲辰 乙巳 晉 懷 帝 丙午	蜀 嘉 泰 帝 丁未 蜀 李 勢 大 和 帝 甲辰 乙巳 晉 懷 帝 丙午	辛 亥 前 趙 建 武 帝 癸卯 漢 李 勢 大 和 帝 甲辰 乙巳 晉 懷 帝 丙午	寅 丙辰 秦 符 生 壽 光 丁巳 晉 永 平 帝 癸巳 秦 永 興 帝 己未 秦 永 興 帝 己未	申 建 武 帝 壬戌 晉 永 興 帝 癸亥 晉 永 興 帝 己未
--	---	---------------------------------------	---	--	---	---	---	---	--	---	---	--	---	--	---	--	--	--

若甲申辛卯魏王壬辰魏文成癸巳宋孝
 經辰之巳甲午魏孝建乙未魏大丁酉宋文庚
 子魏和甲辰帝業乙巳宋明帝丙午魏獻文丁
 未魏皇辛亥魏孝文壬子宋泰癸寅魏明乙卯
 魏承丁巳明魏太和己未魏高帝癸亥宋武帝
 經辰之午甲子癸酉齊昭業甲戌齊明帝乙亥
 魏遷居丙子魏改姓戊寅齊永己卯齊宣卷
 庚辰魏肅辛巳齊宣壬午梁武帝甲申
 魏正戊子魏永壬辰魏延
 經辰之未甲午丙申魏明帝戊戌魏神庚子梁簡
 正甲辰乙巳魏孝丁未魏大戊申魏孝乙
 酉中大庚戌魏明辛亥魏中壬子魏大乙
 熙甲寅魏西魏空帝東魏乙卯魏大統戊午魏元
 己未魏興癸亥魏武
 經辰之甲甲子丙寅中大丁卯魏太己巳梁簡
 文帝大庚午北齊宣辛未梁棟壬申梁元西
 文帝甲戌魏恭帝元辛酉梁元乙亥梁元丙子梁元
 丙子梁元丁丑梁元戊寅梁元己卯梁元庚
 辰梁元辛巳梁元壬午梁元
 後梁蕭歸天甲申乙酉梁元丙戌梁元丁亥梁元
 梁齊河清天甲申乙酉梁元丙戌梁元丁亥梁元

此乃其子也

紹辰之午甲子四丁卯唐宣宗中大甲戌八庚辰

唐宗廟甲申五

經辰之未申午唐僖宗丙申

王仙芝群盜耳由有王仙芝而後有黃巢由

有黃巢而後有朱溫由有朱溫而後有李存

勗凡五代之相承皆自仙芝而始然則雖欲

以爲群盜而不書果安得而不書乎

丁酉黃巢陷庚子京相鉤金錄兩

黃巢走甲辰乙巳號丙午福州戊申

唐昭宗龍紀錢鏐抗唐戊申辛亥

子福甲寅貞觀戊午王審

戊辰之申甲子

平戊辰咸王建德帝武

曆癸酉乾元貞甲戌乙亥明

蜀天漢南漢戊寅蜀元

梁龍德吳元後唐莊宗同光

蜀王延壽丙戌後唐明宗天

顯戊子大和己丑和庚寅

已後唐閔帝

經辰之酉甲午後唐應順從

經辰之酉甲午後唐應順從

經辰之未申午唐僖宗丙申

王仙芝群盜耳由有王仙芝而後有黃巢由

有黃巢而後有朱溫由有朱溫而後有李存

勗凡五代之相承皆自仙芝而始然則雖欲

以爲群盜而不書果安得而不書乎

丁酉黃巢陷庚子京相鉤金錄兩

黃巢走甲辰乙巳號丙午福州戊申

唐昭宗龍紀錢鏐抗唐戊申辛亥

子福甲寅貞觀戊午王審

戊辰之申甲子

平戊辰咸王建德帝武

曆癸酉乾元貞甲戌乙亥明

蜀天漢南漢戊寅蜀元

梁龍德吳元後唐莊宗同光

蜀王延壽丙戌後唐明宗天

顯戊子大和己丑和庚寅

已後唐閔帝

經辰之酉甲午後唐應順從

經辰之酉甲午後唐應順從

經辰之酉甲午後唐應順從

英宗治平乙巳咸雍丙午甲寅七十丁巳十

經辰之寅至經辰之亥

此經運之篇也自邵子之本書觀之已於經會篇中挑出此篇以見用數交數之不可以雜矣今乃於用數之中取其行事挑而出之別作此段非鑿也蓋自邵子之本書觀之固自有挑出之意朱子於意外得之而愚也竊有取焉是亦私淑艾之謂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三

冀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以運經世

運有三百六十元每一元當三百六十總三百六十而自為一元則元之體寓於運而為經運之用寓於世而為緯矣此之謂以運經世而其說則自以會經運而推之歟

經元之甲一

經運之篇蓋曰經日之申一日即元也經世之篇則又曰經元之申一元即日也日之與元也均之

以申計之計之以申則乙丙丁戊將必為之次焉是雖曰其數難知而其理則斷可想也

經會之已六

槐氏曰元經會觀天之數也會經運觀地之數也運經世觀人之數也審如是說則觀地者始於丑觀人者始於寅可矣今徒不然觀地者不起於丑而起於寅觀人者不起於寅而起於巳此其故何哉蓋地不徒觀觀其開發收閉人不徒觀觀其治亂與衰開發收閉不觀於寅戌之中則地之用茫

乎其無所考矣治亂興衰不觀於已午之中則人
之用茫乎其無所考矣地始於寅人始於巳豈徒
然哉觀物有要乃所以為觀物之法也

經運之癸一百八十

會有十二而經會之已居其六是於十二會中居
其半也運三百有六十而經運之癸居其一百八
十是於三百六十運中居其半也會與運各居其
半豈不猶一歲之已月一日之已時乎當此之時
陽明勝而陰濁消典章文物必有可考者矣即是
以觀斯人之數不亦可乎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半之則二千一百六十此
其曰二千一百四十九則其去半之數繞十有
一世之隔耳典章文物豈無所考而猶未盡書者
無他易書詩春秋之所不載則雖邵子亦莫得而
書之也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 經運之甲一百八十

一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 經運之乙一百八十

一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七十三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丙一百八十

三〇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丁一百八十

四〇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戊一百八十

五〇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九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已一百八十

六〇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庚一百八十

七〇經世之子二千三百三十三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辛一百八十

八〇經世之子二千四百五十五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壬一百八十

九〇經世之子二千五百七十七

此經世之篇也其大槩已見於前矣若其載事之
辭今錄于後非敢以別段目之然亦不以累書之

全體也

經世之末二千一百五十六甲午至癸卯

以上十年乃堯以前之十年也

甲辰唐帝堯肇位壬子陽號陶唐氏

平陽地名以其在平河之陽故曰平陽陶與唐亦
一國一邑之名大而言之則帝堯有天下之號也
今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體元居正詒春秋者之所尚也然其源流所自則
昉於此乎始矣何以言之蓋非體元則無以上順
天道而順天之道者未有不本於欽者也非居正
則無以下授人時而授人以時者未有不資於敬
者也春秋百王之大法而其篇首所書實昉乎此

然則所謂曆象豈徒曰曆象云乎哉聖人仰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愧則其心法之要端必有在彼其荒乎厥邑者無他以心法之不傳故也堯之於羲和也一再致意於曰欽曰敬之兩言蓋有由也

故以金水言則有先日而日出後日而沒者矣然而常近於日不相遠也以水火而言則有年一歲一周十二歲一周二十八歲而始一周者矣然而近日則常疾遠日則常遲去日挺遠則又有勢盡而常留者焉苟不隨其所至而各以其變求之則固無以考夫或遲或疾與夫遲疾之中者矣以月言則青朱白黑其道各二與黃道而九九而八之為七十二道苟不隨其所至而每以其變求之則固無以考夫或斜或正與夫斜正之中者矣以日言則東西南北其道各異與赤道相交而變焉為二至二分苟不隨其所至而每以其變求之則固無以考夫或永或短與夫永短之中者矣或曰二至所無者議古之曆或者其不可乎曰二至二分九而四之其為日月所行之道固已三十六矣加四而四之倍焉則七十二夫七十二也者多而言之者也多之謂博少之謂約自博而約至於九道極矣古曆雖無是法要必不無此理不能知曆之理而曰吾能知曆之法者永之有也北堯之曆法所以不必至卒而存而其曆是理則不必至今而不可以也堯之時有曆亦有象象器也曆書也此姑言曆未及言象要當於機微之下而言之

暮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說見蔡傳春秋於文之六年閏不告月則謹而書之夫月而必告者所謂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也而文公怠焉自文公之意而推之豈不曰閏非月之正也雖不告庸何傷噫爲此說者狃於其近則可耳非能慮遠者也玩於其細則可耳非能謀大者也何則月必置閏曆之法也閏必告月曆之理也君繇於理則臣舛於法一失焉未害也而有三旬之差再失焉亦未害也而有六旬之紊果

如是則雖未至九旬而時已不定矣歲能有成否

乎於閏不告月而必書之正竟命義和之意也而

昧者不察則祖述之意微矣愚是以合書與春秋

而姑舉其際云自一年言之其為期者六日一

其為期者五日一其為期者四日一其為期者三日一

其為期者二日一其為期者一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其為期者無日一

沒之積可以成其為期矣此雖近曆然自漢以來
而其說已著非自今日而始為之也予猶夫論書
者指於所聞之素不能以理之在天而名之也故據此
而為之該焉以見是理之在天而名之也故據此
必古者為是而
今者為非也
曰載
其曰載者未詳何義竊意其以事言之則曰載如
倣載熙載之類是也以歲言之則曰載如三載九
載之類是也是雖音韻相遠而其意義則有相附
者焉必人之所行者有某事某事焉可驗然後歲
不虛度載不虛稱稱之曰載者固望乎倣載於其
始而熙載於其終歟

建寅月為始

或問唐虞以前有建子丑者乎曰蓋有之矣何以
明之連山之易神農之易也以艮為首而九建寅
者宗之雖唐虞亦然不特夏后氏為然也臨藏之
易黃帝之易也以坤為首而九建丑者宗之不特
殷人為然也周人所用之易伏羲之易也以乾為
首而九建子者宗之不特周人為然也或者又問
子為天正以乾之為天也丑為地正以坤之為地
也若夫寅為人正果何取於艮而以艮為人哉曰
連山之易不傳於世吾不得而考之矣雖然考

周易則艮之六畫有趾焉有腓焉自腓而上有股焉至於六四則直擊全體而言之以爲艮其身矣此非取諸人以爲象乎夫以周易考之艮之六畫猶有人之象焉則安知連山之不以艮爲人乎又安知周易不藉用連山歸藏而時出入於其間乎不然歸藏以地象坤周易易爲亦以地而象坤乎知周易未嘗有改於歸藏坤之象則知周易未嘗有改於連山艮之象矣寅爲人正以艮之爲人也復奚疑乎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甲寅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五十七

甲子唐帝堯二十一年○甲戌○甲申

凡甲子甲午雖無事必紀帝王之年數一以示在位之久近二以示閱世之升降也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五十八

甲午唐帝堯五十一年○甲辰○壬子繇治水績用弗成

繇禹父也按禹貢一書曰修曰治者相半蓋治者禹所自治也修者繇嘗治之而禹復修之也繇之治水未嘗無功第不能大集于成耳書曰績用弗成

成而不言無績意可見矣不然帝堯之時顧以九載而專任無功之人豈清問之體然哉

癸丑帝堯求禪

禪之爲言代也猶春往而夏代之也春往夏代天不言而氣自行也何求之有聖人不能無心矣然而無私心也是故老而求禪求可以代帝位之人也吾誠求之而未知何人之可以當此位也其心亦汲汲矣孰知其居甚逸而思甚勞哉

明明揚側陋

此可以見其所求之廣固不拘於明者之明亦不拘於側者陋者之揚其大道爲公之謂歟

始徵舜登庸

當是時舜固無求於堯堯則有求於舜也舜既爲四岳諸臣之所舉果安得不徵而用之哉

歷試諸難

歷試諸難者不一試而遂已也人非全才者能於此或不能於彼惟歷以諸難試之然後見其才全德備果可以代帝之位也

釐降二女于嫫姆作嬪于虞以觀法焉

嫫姆有以二水言之者矣惟杜佑縣以一水言之

若曰媯汭水有舜廟在焉亦當疑之矣及觀
之釋諸水其於汭字每以水曲言之然後知
云者媯水之曲耳出歷山入河其為一水無疑矣
虞舜氏也或以陝城之虞當之或又以梁國之虞
當之然考諸經文但曰降于媯汭嬪于虞則是媯
汭即虞不必多為之說以汨之也

甲寅 乙卯舜言底可績帝以德薦之于天而命之
位

合經與傳而考之績以事見德以行見然其薦之
也不以績但以德何也以績暴之於民者也若夫

暴之於天則必以德非以績也

丙辰正月上日舜受命于文祖

文祖蔡氏以為堯之始祖特未詳堯之始祖為何
人蔡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也竊意蘇氏之說
得之矣蓋堯即位於帝摯之後而帝摯則其父也
摯不足以受摯之天下而堯則受之堯固賢於摯
矣然而摯之廟則不可廢也於是禰摯而祖摯則
文祖為帝摯之廟斷在不疑蔡氏明知蘇氏之說
為可取而復自以堯之始祖言之無惟乎其人之
不可以汎指也

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堯之象為即舜之璣乎非也堯曰璣而曰象
說者以為蓋天之所祖祖堯之象而制焉者是也
謂舜之璣為即堯之象乎非也說者以為渾天之
所祖祖舜之璣而制焉者是也然則孰為善孰為
不善曰渾天為善夫謂渾天為善則蓋天為不善
乎非也然天下之事述者恒工於作非其智有不
同乃其時有不同也果然歟則觀天之器無逾於
渾天矣其亦有可議乎曰有之何謂耶曰說者紛
紛不一而足姑舉其槩而言之衡非所以擬天所
以觀天者也為蓋天者不以觀天而以觀象固失
之矣為渾天者能正其失不亦善乎今徒不然反
蹈而襲之吾將於誰歸咎而可將以為落下闢鮮
于妄人諸制器者不能審其說歟將以為馬季長
蔡伯喈諸演說者不能審其語歟殆皆不可以專
任其責矣無已則有一焉考之漢史將無所謂張
平子乎其運而轉焉者曰在靈臺者不必在密室
其測而候焉者曰在靈臺夫其在靈臺者不必在
密室故衡可以不璣之附其在密室者不必在靈
臺故璣可以不衡之拘信如是則六合之內四遊

之外何必紫三為一然後乃可謂之渾天儀乎是故於三者之中或挑其一焉而出之亦庶乎可使璣自璣衛自衛矣嘗因或者之論而私自揆焉大槩若此然亦未能保其決無失也及閱本朝名臣行事之畧有郭太史者能以簡儀測宿度則是儀固無取於數之繁能以距線測度餘則是衛固有取於線之代夫衛之不逮於線則固然矣然衛之本不附於璣則亦以是而可信嗟夫衆議之淆羣言之駁至不一矣乃特以距線兩字而為之釋而曰吾能從以趨約世界有是是否乎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吉禮之自天子出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春秋於祀禮有不勝其譏焉者矣

輯五端五玉班于羣后

此賓禮之自天子出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春秋於覲禮有不勝其譏焉者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以周禮準之其大均之謂乎

四時行巡狩

以周禮準之其大後之謂乎○凡巡守之所至諸

侯以臣禮見而天子則以賓禮禮之所以親邦國也而軍禮亦於是焉見矣何以言之大均恤衆也豈有天子諸侯之所在而顧不用其衆乎易之師於比為又對之卦親邦國比也而容民畜衆之義已先比而見焉伏至險於大順之中蓋謂是也

按蔡氏謂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愚謂河東自河東河內自河內不當以河東為河內地蓋嘗以唐志參之安東都護隸營州之

東此其地在舜則分青之北而為營者乎榆關守捉隸營州之西此其地在舜則分冀之東而為營者乎營州之地固不必皆分於青也又嘗以漢志參之則河東固是并州之地然不可謂之冀東謂之冀西可也且所謂恒山云者於周則信乎其屬并矣於漢則不并之屬而屬冀安知帝舜之時不漢制之合而合周乎惟醫無閭之地是為幽州可必若并之與營則不必皆如其說故願以漢唐之書參而訂焉○或曰十有二州既可而見之矣十有二山亦可得而聞之乎曰不可得而聞之矣

然以禹貢之所載合周官職方氏之所掌其大畧
亦有可考者焉黃之霍究之伏青之所州之衡豫
吳嶽確之鬱閩在兩表識無可疑者若梁則或
之山屹於海口夫豈非營州之山乎露之所封
不離外此諸山而他所封亦無不可然則九其山
高且大者皆在所封之迹皆嘗到焉安知其不在
所封之列試舉其一以例其餘則所封
之山要亦可想而知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時月日之協與正正之以曆而已矣度量衡之所
以同同之以律而已矣然則律之與曆也亦有可
協而同者否乎曰六十四卦始於一陽之復終於

六陰之坤陰六陽六而一歲之運畢矣十有二律
始於子月之黃鍾終於亥月之應鍾陽六陰六而
一歲之運畢矣是故易可以生曆律亦可以生曆
以易生曆者一陽為復此十有一月之卦也而天
正之建子者取焉二陽為臨此十有二月之卦也
而地正之建丑者取焉既曰地正何取乎二陽之
臨也哉臨之衝為遯臨雖二陽遯則二陰此建丑
之地正所以於是為有取焉三陽為泰此十有三
月之卦也而人正之建寅者取焉天地之數終於
十二至十三則又復始於一矣若夫正之一字子

丑寅三月皆可得而稱焉不但寅之一月可得而
專之也以律生曆者黃鍾為天統猶之十有一月
而其卦為復者也林鍾為地統猶之十有二月而
其卦為臨者也遯臨之衝也林鍾大呂之衝也卦
不用其當月之卦律不用其當月之律而皆用其
衝陽進陰退其道固應爾也大簇為人統猶之十
有三月而其卦為泰者也一歲有十二月一元有
四千二百六十歲其謂之正以能為之長也其謂
之統則亦為長者之事也是何也以其小則可以
統一歲之十二月大則可以統一元之四千二百

六十歲也若夫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則度之受法
於律者也八寸為咫八尺為尋則度之受法於易
者也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則量之受法於律者也
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則量之受法於易者也至若
斤之與石雖曰受法於律而亦受法於易何則四
鈞為石是以八卦之數而半之也十六兩為斤是
以八卦之數而倍之也由是推之萬事之本無不
有資於律亦無不有資於易愚是以併及之也夫
量衡受法於律固也然律之所以為律果易從而
受法也哉受法於天地之氣耳天地之氣應節而
我乃先其未至而以律候之候之而應其律定矣
向是而為度為量為衡無不有法此律之所以為

修玉體禮之器以律制之可也
不禮禮之道以易推之可也
象以典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甲子虞帝舜九年 甲戌○癸未帝堯殂落

甲申○丙戌月正元日燁格于文祖號有虞氏都浦

按河東以蒲名邑者有二焉一則蒲子晉重耳之所居是也一則蒲阪帝重華之所都是也然則蒲相近乎不必然也要之此蒲及是在秦之東彼蒲及是在翟之南也○或者以是年爲帝舜即位之年非也夫帝舜之位受命文祖夫豈文祖謨謨命之哉堯不敢自擅其天下而託諸文祖以授之

則必無追而復之之理矣其謂之攝非他以天下不可有兩君故謂之攝雖然攝之一字可言於堯未殂落之前而不可言於堯既殂落之後何則舜以嗣君而服先君之喪非有即直者在也而又何攝之有乎當是之時而亦謂之攝則是攝嗣君非攝先君也堯之子不得為嗣君則是舜之為嗣君也審矣喪畢而後即位愚有以知其為無是理也然則其格于文祖也奈何曰舜之繼堯有當因者焉有當革者焉都不必遷也而都蒲阪則平陽之廟社必主之以丹朱而後可也號不必改也而號有虞則陶唐之譜系必領之以丹朱而後可也此所謂當革者也然而華之中未嘗無因者在虞自虞而賓自賓所謂並行而不悖者是也禹之都安邑號有夏放此

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

岳牧雖殊而同一四門之闢此內外之所以相通而視聽之所以無壅

命九官以伯禹為司空稷為司農契為司徒皋陶司士禹司工益司虞夷司禮夔司樂龍司言此九人使宅百揆

法守雖殊而樂以道揆為言此上下之所以相須而彌縫之所以無缺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庶績其凝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六十

甲午虞帝舜三十九年○甲寅○丙辰帝舜求代以功薦禹于天而命之位

均之曰薦也而其所以不同禹以功舜以德其帝王之分歟

丁巳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

均之曰受命也而其所以不同禹于神宗舜于文

祖其祖宗之分歟○或問堯之所從受天下者謂

之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謂之神宗此當繇氏

說也其為說果皆善乎曰蘇氏之說於文祖則得

之矣於神宗則失之何則以其為記禮者之所惑

猶未免乎常人之見也則不可無以正之矣然則

如之何以義揆之舜所受命之文祖當其帝嚳禹

所受命之神宗當是嚳腹無親矣然則舜之於堯

也忘其所受而遂不之祭歟曰鬼神非其族類不

歆其祀禹之有天下也未嘗舍嚳而宗舜舜之有

天下也何獨舍其所生之嚳腹而惟堯之是宗乎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舜禹之所
士此朱均之所以事堯舜者也斯禮也以上則
達于天子以下則達于庶人無貴賤一也豈有身
為天子而不得以天子之禮事其父乎夫子曰舜
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夫以子孫對宗廟而言則其
一之相傳必非其族類者得以干乎其間矣
或者又曰堯以天下授舜舜以天下授禹莫大之
恩也而不得受其所報之祀授之於義其亦安乎
曰施必有報禮家所尚豈以舜禹而不知乎然使
朱均不失為諸侯則宗祀之禮其責在朱均不在
舜禹且堯舜之於舜禹生而讓之矣舉天下之大
皆其所讓豈其於既死之後而猶屑屑焉計崇庫
較豐約於樽爵俎豆之間乎其不然矣或者又
曰天下本堯之天下非堯瞽瞍之所有也今以堯之
天下授之於禹當以告堯不當告瞽瞍曰為此言
者蓋亦似之而非也身有天下推以與人此堯之
所以有天下而無天下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瞽
瞍之所以無天下而有天下夫以天下授禹者舜

也不敢擅天下而必告之宗廟者亦舜也然而神
宗則固有虞氏之神宗謂焉宗堯者非也
正天下水土此亦所謂分九州九山九川九
澤此亦所謂會于四海此亦所謂修其
六府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亦所謂
舜禹之既受命也有嚴於觀天者矣有謹於察地
者矣天道得則其於人事也必無所失焉地道順
則其於天道也必無所逆焉雖然此達而在上者
之事也若其窮而在下則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
以察地非有以自適其適其何足以知之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甲子夏王禹八年○癸酉帝舜陟方乃死
陟猶殂也死猶落也陟則愈升而愈遠魂不返矣
死則愈漸而愈盡體不復矣後之人徒知死之為
死而不知所以死者本由其氣之升而不降夫是
以其質之死而不蘇也然則聖賢於此獨不能載
於其魄使之常相合而不相離乎曰死生之說
夜旦之說耳通乎旦夜而知死生之變不足以休
心其生也順其死也安矣故聖賢之學但以全
歸為事若夫後天不老則異乎衆矣異乎衆者非

所以為教是以聖賢不為也

甲戌禹都安邑徙居陽翟

禹之下都安邑之上當有缺文所謂號有夏氏者是也。○安邑在河東陽翟在河南按禹初都平陽後徙安邑未嘗徙陽翟其謂之徙陽翟雖本徐廣之言然而括地志非之蓋曰自禹至太康皆不易唐虞都城之舊則其所居在河東不在河南決矣抑帝王世紀又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則河南陽翟固是夏伯之都非夏王之都明甚邵子之言或承徐廣之誤未可知也

大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戮焉

塗山國名在壽春縣東北防風氏亦國名其君釐姓守封禺之間封禺二山說者以為在湖之武康云。○會塗山北也戮防風師也向使大順之中無至險者寓焉則有罪者雖欲戮之惡得而戮之此文事武備所以為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者歟
秦未夏王禹東巡狩至于會稽崩元子啓踐位按會稽者會計之謂也禹於是馬會天下之當會者而計之夫是以命之曰會稽也。○喪畢而後即位之說異於舜之丙戌辨之詳矣此禹之癸未

非啓之癸未也而啓之即位處書於禹崩之年準以春秋之法曷不於遭喪之明年書之耶按成王以乙丑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即於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為憂居之主則是先君之歿後君不移居而宅所當宅恤所當恤曾謂君崩之年而不其所當踐之位乎然後知遭喪而即位者即其居喪之位也逾年而即位者即其朝廟之位也其謂之喪畢而後即位無他惑於孟子遜位之說而不知孟子之意偏有所重而非正為繼世者言之也

甲申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按扶風之鄠縣班志曰古扈國也杜佑曰有甘亭在扈即啓與有扈戰處。○迄之時書咨命矣而放殛則未書也舜之時書放殛矣而殺戮則未書也使禹無防風之戮則朝覲會同衣冠玉帛何以異於堯舜之時哉然而防風後至則既慢於禮矣慢於禮者逮於刑防風氏蓋自取之也雖然禹不獲已而用刑猶幸其不至於用兵也啓不獲已而用兵以征可也以伐亦可也而何至於書戰書戰如二君矣所以見有扈之不臣也而其世變則有可

感者矣君子謂三皇象者五帝象夏三王象秋

呼茲其為肅殺之秋歟又按井管之言首稱六事

矣一軍制雖未知其果然與否然其以六軍制

也夏之軍制則斷可知矣又言左攻右攻右

至是而己改手其武也又言左攻右攻右

與夫稱其馬之正則皆以不茶命責之此車

之法也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法亦

而己改手其武也又言左攻右攻右

天子力改手其武也又言左攻右攻右

用之數也然則七萬五千之數也而重

則凡用兵之法也然則七萬五千之數也

里之數也然則七萬五千之數也

也然則七萬五千之數也

其不若此師之為愈矣

得已焉者乎齊桓公以師伐楚楚使屈完

不可也而請其所以見伐之故況以天子而

諸侯其敢抗乎其敢抗也而推之則王師未

前從可知矣故曰不得已焉此之謂也

壬辰夏王啓崩元子太康踐位

經世之丑二百六十二

甲午夏王太康二年 甲辰 甲寅 辛酉夏王太

康失邦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有窮后

羿因民不忍距于河而死

之軍禮有五田固與居一焉果以軍法從事羿能
距我我獨不能有以驅之乎天旌之所指不移時
而可以却之矣然而不能則必有其故焉何則禹
之征苗僅三旬耳師不待老而還班旅未告勞而
已振夫以征誅行之猶不逾月矧曰以田狩行之
顧可以逾三月而弗返乎握兵在手而兵則不為
之用也則必自潰而散耳民既不忍此固不軌者
所藉以自資者歟噫是亦足以為萬世之永鑒也
已○又按舜有所勑而皋陶賡之是即正雅之所
由以起者也禹有所戒而五子述之是即變雅之
所由以起者也王文公有言曰詩行於世先春秋
嗟夫豈特春秋而已哉其自胤征以下皆後之矣
觀物之變者其尚有考於斯
子仲康立仲謙太康王戊命胤侯征義氏和
氏
胤國名羅氏曰今利之流山出舞衣所謂舞衣川
錦是也然則其國在蜀其君則仕於王朝者歟義
氏和氏在堯則分命四子在夏則併為一官二氏
守術即位之後未能誅羿遽討義和是必義和
之智有餘而力不足羿之智不足而力有餘矣是

以急其所下可緩緩其所不可急者歟仲康於此亦可謂善於爲一者矣抑愚有疑焉自壬戌之後至於甲戌凡十有三年非必果無閒暇之日可以有爲也顧不能有爲是又必機動於此變生於彼其在於羿縱不能資其所長於人豈不能護其所短於己夫是以上下相持莫之或發以至若是之久歟由是而推稱必見壬戌之秋特掩其不備而先之耳使其歲月之稍淹措置之已定雖有神兵猶將閤手況其貞之已疾者乎故知先其未備而掩之者雖非待人以怨之體然以施之亂賊未爲所謀之不善也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六十三

甲子夏王仲康三年○甲戌夏王仲康崩子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斟灌斟鄩二國名據應邵說壽光即斟灌平壽即斟鄩於漢爲縣屬北海郡○吾意當是之時胤侯非死即罷其罪也諒非出於君心好惡之不常其死也亦非出於天命短長之難必要皆出於羿之所爲而已矣坪以義和爲羽翼而胤侯則翦之羿以義和爲腹心而胤侯則剝之此羿之所以不能

不致整於胤侯也歟胤侯非罷則必死仲康不幸而又崩相於是築筑在疚難乎其久立於獨不斟灌斟鄩之依而誰依嗚呼天步之艱一至於此亦危矣哉

甲申

經世之卯二千一百六十四

甲午夏王相二十一年○壬寅寒泥殺有窮后羿

寒國名鄭樵曰今維州東二十里有寒亭羿

自距太康以來至是蓋四十有餘年矣夫羿之所爲何以異太康之所爲哉左氏謂忘其國卹而思

其鹿牡則其盤於昧就太康必有甚焉夫以大康之畋遊南十旬耳而民已不忍羿之畋遊乃至四十餘年之久而民猶忍之是何當時之民寧忍於

賊而不忍於其君哉蓋以君道望其君則畋遊不近失君道矣此民之所以不忍也若賊則何敢以君道望之哉其斬艾可畏也其鉗制可懼也民雖

不忍亦將如之何哉彼寒泥特羿之家衆耳家衆不宜自殺其主而竟以殺之此誠不善之積天所

不容故假手於泥以殺之歟

使子澆及豷伐斟灌斟鄩氏以滅相

泥之所為羿之所教也無是道矣乎泥有子焉
何居豈天之於有夏固欲以是剝亂之歟抑非殄
非澆則無以厚泥之毒而覆之歟君子觀滅澆于
過滅殄于戈則知有殄有澆非泥之禍為此疾疾
正以危少康之心而深其慮也

相之臣靡逃于有禹氏相之后緡還于有仍氏遂生
少康

禹即平原之鬲縣有仍后緡父母之國也其地未
詳○靡之逃有興復之望焉使后相既滅而少康
不生則如之何曰后相既滅而少康不生則凡禹
之後皆可以承禹之祀也靡將擇於姒姓之中求
可以復讎殄賊者而事之六豈果無其人哉惟夫
后相既滅而少康復生則復讎殄賊非他人責將
必俟少康之長而事之此其所以舒徐容與又四
十年然後一舉而事集其志望其氣果固非僥倖
嘗試而為之者也

甲辰○甲寅

經世之辰二千一百六十五

甲子夏王少康生二十三年

甲戌

壬午夏之遺

臣靡自有禹氏收斟灌斟鄩二國之燼以滅寒泥而

立少康少康立遂滅澆于過滅殄于戈以絕有窮氏
之族

過戈皆國名鄭樵曰今萊州掖縣北有過鄉又曰
戈在宋鄭之間五峯胡氏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
人辱其君臣必欲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
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
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希矣少康靡
禹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
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
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虞世南論歷代中興
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
不鑒哉南軒張氏曰田一成衆一旅少康之勢可
謂湮微而卒用以興其圖田謀慮必大有曲折惜
不傳於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禹
氏及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也若使少康之
君臣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
也若深淵之觀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
者也西山真氏曰靡之忠如此而杜預乃曰靡夏
遺臣之事羿者也今考其本末乃事相非事羿也

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桀者哉

田申

經世之已二千一百六十六

甲午夏王少康立十三年○癸卯夏王少康崩子杼踐位甲辰○甲寅○庚申夏王杼崩子槐踐位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六十七

甲子夏王槐四年○庚戌○甲申○丙戌夏王槐崩子芒踐位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六十八

甲午夏王芒八年甲辰夏王芒崩子泄踐位甲寅

庚申夏王泄崩子不降踐位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六十九

甲子夏王不降四年○甲戌○甲子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七十

甲午夏王不降二十四年甲辰○甲巳未夏王不降

崩第局立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七十一

甲子夏王局五年○甲戌○庚辰夏王局崩子廩踐位○甲申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七十二

甲午夏王廩十四年○辛丑夏王廩崩不降子孔甲立○甲辰甲寅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七十三

甲子夏王孔甲二十三年○壬申夏王孔甲崩子皐踐位○甲戌○癸未夏王皐崩子發踐位○甲申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七十四

甲午夏王發十一年○壬寅夏王發崩子癸踐位是之謂桀

按癸非發之子乃發之弟系本以為帝皐生發及履癸是也謚法謂賊人多殺曰桀此未必然詩言

邦之桀考正作此桀則然亦俊傑之名耳癸惟有

此俊傑之才而不能以德納之是以暴戾淫荒以

至於喪身亡國皆其俊傑之才有以誤之耳司馬

氏謂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若桀考其亦

所謂才之勝德者歟

甲辰○甲寅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七十五

甲子夏王癸二十二年○甲戌乙亥始嬖妹喜

易之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父母之道也恒夫婦之道也一夫一婦雖廢人猶然況天子

乎其有后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宜其無不備焉可也夫豈以嬖一妹喜為足以病其政哉然而有夏之政以典則興之而不足以荒縱敗之而有餘此無他故矣九重之選本非妹喜之所宜居也而必為傾宮瑤臺以處之八珍之飲本非妹喜之所宜享也而必為肉山脯林以奉之不特此也一鼓而牛飲者凡三千人此果何為者哉亦徒以資妹喜之一笑而已矣如是而曰綱不壞紀不墮者未之有也然則整其綱頓其紀當若之何曰以道制欲

丁丑成湯即諸侯位自商丘徙治亳

湯名履姓子氏契之後也按契之所封是曰商丘在商州之上洛後世遷徙不常必隨其所至皆以商丘名之此所謂商丘梁國之睢陽云爾而亦以馬謂之南亳有蒙城焉謂之北亳皆梁國之地也豈其自梁國而徙梁國歟非也說者以為契父帝嚳所居之亳在洛之偃師湯自契國而遷焉所謂從先王居是也然則此所治之亳其在偃師無疑矣

知用伊尹

伊尹湯之師臣伊姓尹字摯其名也夫自乙亥至于丁丑三年之間耳而治亂之機於此乎判焉何則桀以乙亥嬖施氏之女湯以丁丑用莘野之夫此其為治亂之機雖微而實著邵子觀物之變而皆以始字書之其亦有以也夫

戊寅成湯征葛

按陳留寧陵縣孟康曰古葛國今葛鄉是以我之正正彼之不正斯征之謂矣或曰其理正其名不正則如之何曰此以論常情可耳其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命即天命討即天討固未可以論常情者而例論之也

己卯成湯薦伊尹于契王○壬午伊尹醜夏復歸于亳

程子曰所謂下愚非必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知商辛之為下愚則知夏桀之亦下愚矣何則商辛之側非無三仁之與居也其知商辛之不移何夏桀之側非無元聖之與居也其知夏桀之不移何自伊尹至乎則與商居者將四其

矣然葵之為葵猶夫人也則惟有歸毫而已矣嗟夫此豈
君自絕於葵哉葵則自絕於君故也

甲申桀囚湯于夏臺

按朱子之釋楚辭謂馮翊之重泉即史記之所謂
夏臺也

經世之卯二千一百七十六

甲午夏王癸五十二年乙未伊尹相成湯伐桀并自
而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敗走三腹遂伐三腹俘
厥寶玉放桀于南巢

而在河曲之陽孔氏何以有出其不意之說蓋河

之曲處在北師之為地又在河曲之北則桀都安
邑反在其南矣地之勢東南下而西北高湯之伐
桀也自南而北故以升師言之遂與桀戰鳴條則
反自北而南矣自非出其不意則何必自南而北
又自北而南若所謂掩其不備而襲之者哉此說
者所以不無疑焉者也疑之誠是也然湯之於桀
聲其罪而攻之豈必如後之人以詭道而行兵者
哉說者謂常也顧也昆吾氏也皆助桀為虐者也
顧雖未詳其處常則滑之常城是也昆吾則近乎
安邑之界矣先伐常顧所以警桀也使桀而知所

警焉吾何求哉吾將卷旆而南矣惟其不知所警

於是乎并桀而伐之矣詩不云乎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鄭箋曰三國黨於桀然先伐常顧克之昆

吾夏桀則同時誅也觀此則一併師果非出其

不意者矣鳴條地名杜佑曰在之西有鳴條陌

三腹國名皇甫謐曰在定陶而其在廬江六縣即

居巢城是也

還至大垆

司馬貞曰大垆在定陶按三腹既在定陶今伐二

陶竊意諸侯之國莫不有垆垆者大無他其

謂之大垆也

仲虺作誥歸至亳乃大誥萬方南面稱侯建國曰

商以丑為歲始曰祀與民更始

曰祀者春祠夏杓秋嘗冬祫皆一歲而一周故名

歲曰祀而與民更始之意亦察於是焉可得而見

矣何則教民以孝所以事乎其親也而移以事君

移以事長無不本於是焉自是以前蓋有放而不

祀者矣自是以後必無放而不祀者焉故曰與民

更始之意亦應於是焉可得而見之蓋以此也

甲辰○丁未商王成湯崩元子太甲踐位不明伊尹

放之桐宮

桐地名羅氏曰桐室桐也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
亭宮者湯之殯宮所在也史記謂湯崩太子太丁
未立而死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又立外
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趙
氏之注孟子亦云惟伊尹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
湯崩時外丙方二年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
立之也考亭朱子之注孟子則兩存其說然則先
儒之論蓋未定也今以經世紀年之曆而考之則
程子之說爲近若如史記趙氏之說則年次不同
雖世次亦無由而定矣元子之下當有太丁之子
四子蓋缺文也不明謂其以欲而敗度以繼而敗
禮也故之桐宮謂伊尹置太甲於桐宮也公孫丑
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募也朱子
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者也蘇氏曰太甲之
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
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使其視
天下眈眈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
利也哉

庚戌商王太甲思庸伊尹乃冕服奉嗣王于亳返政

新安胡氏曰思庸者思用伊尹之言也唐孔氏曰

周禮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

服之冕服不可考矣姑以周制言之有五冕有五

服若司裘之所掌特以大言不聯於五者之數豈

有他哉或以爲於祀天之祭則用之非王者之數

祭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察則無章則冕而冕者爲象天之數也釋經者不

卷上三

甲寅經世

經世之辰二千一百七十七

踐位 甲申

經世之已二千一百七十八

甲午商王沃丁十四年 甲辰己酉商王沃丁崩弟

太庚立 甲寅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七十九

甲子商王太庚十五年甲戌商王太庚崩子小甲踐

位 甲申辛卯商王小甲崩弟雍己立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八十

甲午商王雍己三年癸卯商王雍己崩弟太戊立是

謂中宗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大修成湯

之政

按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大戊贊于

伊陟作伊陟有命凡此六篇蓋皆一時之胥訓告

胥保惠胥教誨者也顧其篇亡無以考見其實

竊意咸又四篇前二篇當是錄其一二往一復之語

後二篇當是錄其再往再復之語分之二則為四合

之則為二可也伊陟之書雖亦一篇然其往一復

亦宜無不備者焉原命之書雖亦一篇然其往一復

也第辭之繁簡不同則篇之多寡亦異然其意則

殆無不同周公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之賢必不足以格上帝伊陟臣扈格

不止於此又王家必若此言是格上帝伊陟臣扈格

而二之矣而王家必若此言是格上帝伊陟臣扈格

有兩重顧其心之所向何如耳操之而存則王家

之是謂大修成湯之政夫豈不足以格上帝乎合

甲辰○甲寅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八十一

甲子商王大戊二十一年○甲戌○甲申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八十二

甲午商王大戊五十一年甲辰甲寅戊午商王中宗

崩子仲丁踐位遷于囂

囂一作教其地在河之南異時晉楚治兵士季嘗

使其屬帥七覆於教前即其地也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八十三

甲子商王仲丁六年辛未商王仲丁崩國亂弟外壬

立甲戌甲申丙戌商王外壬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徙居相

漢孔氏曰今魏郡有相縣按唐有相州而漢無相

縣孔氏之說或後人之所加歟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八十四

甲午商王河亶甲八年乙未商王河亶甲崩子祖乙

踐位圮于耿徙居邢

按此一歌書序之文也遷并邢史記之文也索隱
曰邢音耿則邢即耿也而邵子則兩書之若以索
隱之說為正則遷在前記在後可也
巫賢為相

周公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初不言其格上帝
又不言其又王家然則舉不足稱數曰蓋有之矣
其曰率惟效有陳保又有殷則巫賢之與甘盤均
之能又王家者也故求帝於此心之內可也
天之理而容或有違是故求帝於此心之內可也
求帝於此心之外不可也此古之人所以或言天

或言人言雖不同不害其為言之也

甲辰。甲寅商王祖乙崩子祖辛踐位

經世之子一千一百八十五

甲子商王祖辛十年庚午商王祖辛崩弟沃甲立

甲戌。甲申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八十六

甲午商王沃甲二十四年乙未商王沃甲崩國亂兄

祖丁立

祖丁非兄也乃兄之子耳史記謂沃甲崩兄祖辛
之子祖丁立當從之

甲辰 甲寅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八十七

甲子商王祖丁二十九年丁卯商王祖丁崩國亂沃

丁之子南庚立。甲戌甲申。壬辰商王南庚崩國

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

經世之卯二千一百八十八

甲午商王陽甲二年。己亥商王陽甲崩弟盤庚立

復歸于亳改號曰般

亳之地有澠水出焉其謂之般蓋以此水名之也

甲辰。甲寅

經世之辰二千一百八十九

甲子商王盤庚二十五年丁卯商王盤庚崩弟小辛

立。甲戌甲申。戊子商王小辛崩弟小乙立

經世之巳二千一百九十

甲午商王小乙六年。甲辰甲寅丙辰商王小乙崩

子武丁踐位是謂高宗甘盤為相以夢求傳說得之

於傳巖

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但稱甘盤則已矣

至於傳說則固有所不及稱也以此見古人之言

或詳或畧初無一定之拘而說者疑焉或以為有

前後之分或以為有本末之辨要之皆不可以是而求古人之意也知此則知伊陟臣扈之格上帝又王家亦樂以為周公之所稱則可耳必曰其賢於某凡若干云者則固非周公所以立論之初意也或問乎程子曰高宗往來說耶說來入夢耶程子曰譬如懸鏡在此物來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先知之愚謂鏡之體猶有所拘故其照物也雖無俟於物之來入猶必有俟於物之來過若心之虛則與天同體天之體無窮則心之體亦無窮也物雖不來吾固有以照之矣然不能照之於思慮之頃而獨照之於夢寐之間何哉蓋思慮人也夢寐則雖人而實天矣揚雄以為誠之形也其亦可謂知言也歟 傳嚴孔氏以為在虞錦之間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九十一
甲子商王武丁八年 甲戌 甲申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九十二
甲午商王武丁三十八年 甲辰甲寅乙卯商王高宗崩子祖庚踐位 壬戌商王祖庚崩弟祖甲立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九十三

甲子商王祖甲二年○甲戌○甲申○癸巳周文生周國名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義陽城在雍州武功縣之西北即太王城也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九十四
甲午商王祖甲三十二年○乙未商王祖甲崩子廩辛踐位辛丑商王廩辛崩弟庚丁立甲辰甲寅○壬戌商王庚丁崩子武乙踐位徙居河北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九十五
甲子商王武乙二年○丙寅商王武乙震死或問人有不善而震死莫是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雷震之也又問雷震之還

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此程氏遺書之言也嘗思人之所以為人不過有兩端焉純出於善即入於惡矣一日之作惡則必有一日之惡氣以隨之終身之作惡則必有終身之惡氣以隨之惡氣之所薰蒸為腥為穢其足以感天之怒也久矣當其明也而倏為晦當其爽也而倏為昧此天地將變之時也已而雷電交作風雨驟至則天地之怒氣浩乎其不可遏矣抑天地之怒也豈必為此一人而

奮其怒哉其在天也本無私怒之心其在人也實有積惡之氣以彼之惡逢此之怒則不期於擊搏而自擊搏矣或者以爲有使之者宜程子之以爲不然也昔人有言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此天籟之說而凡其出於天者皆可以是以斷之也

子太丁立

不曰踐位而曰立無乃以死於震者其位已絕故於正例之中從變例而書之歟

己巳商王太丁崩子帝乙踐位甲戌己卯周文王始即諸侯位○甲申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九十六

甲午商王帝乙二十五年甲辰丙午商王帝乙崩次

子受辛立是之謂紂

不曰踐位而曰立無乃以弟爲先兄本非其據故於正例之中亦從變例而書之歟○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此未必然蓋紂名受天下以其暴虐不敢正呼其名故轉而呼之曰紂耳

甲寅始嬖妲己

昔漢成帝畫紂踞妲己於其屏風嘗指以問其侍中班伯伯以爲用婦人亡則固有之矣安有踞肆

於其朝乎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而其意則獨歸咎於酒伯之此意蓋爲張放輩發也殊不知外有張放等輩內獨無趙氏姊弟乎必若劉向則善矣何以趙氏姊弟之故作列女傳奏之其傳妲己也若曰內有淫女則外有諛臣其勢相因如針與石而糟丘酒池特所以爲導滌之具購諛之資而已耳伯之所言徒末之攻而不究其本雖謂之忠其猶在劉向之後乎

辛酉商囚文王於羑里

羑水名出蕩陰之西山至內黃入蕩其入蕩之處

說者以爲有羑里城在焉

癸亥商王紂放文王歸于國錫命爲西方諸侯伯

錫命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於此焉始書之於此焉而始書之者書其著者也古之錫命者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十命氏統壹錄於太子之元祀書曰周公季伐莒克之遂命公季爲牧師予是以知錫命之前此矣非昉乎此也非昉乎此而必於此焉書之不書牧而書伯誠以伯爲著於牧故也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

甲子商王受辛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

岐山名其地在美陽之西北豐水名其地在鄠縣之東南崇國名於商爲崇於夏爲扈至秦則因扈之名遂改而爲鄠焉姚察曰六邑鄠三字一也

夫周始於邵次而幽又其次也而遂至於岐則已有井田之制矣夫井田之制非必太公之所爲也而李衛公之說則舉而歸之太公焉其意若曰以田制言雖太公之所爲然因其田制以爲軍制則固太公之所爲也何則井分四道八家屬之其形

井字開方九馬五爲陣法四爲閑地所謂五爲陣法云者其中則大將居之其四則軍之四部各居其一焉且夫軍非持四部而已姑以四部言之則部間容部是有八部存焉陳間容陳是有八陳存焉諸部諸陳互相連絡則所謂閑地云者亦無非可用之地不可廢焉文王之伐崇也臨衝鉤援無所不有則其器具矣其器具則所以用其器者亦必皆具然而曰再駕云者然方言言我則閑閑可以急而不必急也俟其自服而已矣已而彼終乞我則第第可以緩而不必緩也卒之不服者皆

則其於行師之際必有其道矣世之人徒謂其言而不惟其義者往往惑於國璽之說以爲璽不待增而崇已降矣嗟夫數起於五而成於八蓋自其初制而已有閑地之四尚何增璽之足云乎及夫自岐而豐則崇國之田即吾田也又將以治岐之法而治豐矣從事於耕則農之謂也從事於戰則兵之謂也此固文王之制而太公之在當時誠不爲無所助也

乙丑西伯伐密須

密須國名漢曰陰密屬安定 文王既爲西伯則

非有方伯之命固無敢擅於興兵也而密須之人乃敢擅兵而侵阮其爲不恭甚矣以禮言之則不恭以上言之則無上無上不恭罪之大者也如是而不伐則與楚滅江黃而齊不能詰者等矣曾謂文王而有是乎文王以志帥氣凡可怒者則必怒之非齊桓不能正心者之比也此王霸之所以分也

丙寅周西伯戡黎

此西伯國是商之西伯其以周字冠於西伯之上或非即子之本文

黎國名按上黨之壺關應劭曰古黎國今黎亭是

按西伯戡黎紂之臣有祖伊者奉告于紂使紂能
因是有警焉則殺之賢臣尚多者有之固不但祖
伊一人而已也內而改過於其身外而求助於其
臣雖不能以驟興亦不至於遽亡矣然而不悟是
殆天奪之鑒歟

丁卯周西伯伐邢

邢當作邢黎屬上黨去紂都已近邢屬野王去紂
都无近為紂都者可以有警矣然而終無所警將
奔而來告者果無祖伊其人歟抑雖有其人而紂
則莫之或聽歟蓋自祖伊既退之後人皆知紂之

不可以諫而不諫也則國非其國也已矣嗟夫其

亦可以為千萬世之永鑒也歟

己巳周文王沒元子發踐位是謂武王葬文王于畢

畢地名在長安之西
北曰杜南者是也

甲戌丁丑周武王東觀兵于盟津

杜佑曰洛陽東北有盟津本地名曰孟都道所奏

古今以為津武王會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

津按武王即位逾年改元至此終八年耳而觀兵

三年果十一年則當繫於庚辰果十三年則當繫

於壬午而此書則當繫於八年之丁丑說各不同

未知孰是

戊寅商王紂殺大師比干囚箕子微子以祭器奔周

太師當作少師朱子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杜佑

曰徐州彭城縣有微山乃微子葬處或者又曰今

東昌路之聊城有微子之故城在焉未詳是否箕

在大原陽邑縣南陽邑隋改曰太谷今隸太原張

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

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

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得奉先之孝比干盡事

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

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微子箕子之言而比干

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

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

足為疑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也

愚謂抱器歸周與奇璧與櫬俱非終見不足辨也
辨微子之去者當求其志其志有在於紂祀之禮一
則史傳異辭亦何必
置輕重於其間哉

己卯呂尚相武王伐商師逾盟津大陳兵於商郊敗

之于牧野

呂國名鄭樵曰蔡州城古呂國也呂尚太公望也

東海人其先嘗為四嶽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呂尚相武王伐商猶之伊尹相成湯伐桀

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所謂名世也者其伊尹呂尚之謂歟牧野地名麗道原曰自朝歌以南至于清水土地平衍據羣跨澤皆牧野也按武王之伐紂也有以爲華車三百有以爲戎車三百兩者焉則是但言重車不言輕車也車也有以爲戎車三百兩者焉則是但言輕車不言重之中但言其共一乘甲士三人之外既加以倍又加以倍者焉則是於甲士三人之外既加以倍又加以倍猶有羨焉者也然則孰爲是日皆是也雖然不可不白蓋戰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重車二乘守裝五八麻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家子十人合輕重車而爲一萬九百人一乘百五十人炊家子十人合輕重三百乘則三萬人矣以三萬人分爲五陳則每陳而六千人居民地方四百步步三其四百爲千二百步之則橫亦千二百步縱亦千二百步是爲二千五百步之方焉突者五帝者是則陳閭容陳之謂也每大陳之中有小陳焉每一小陳之中有諸部焉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二十步爲一小陳以二十五人爲一小陳爲一大陳然則虎賁掌三千人是以六十乘而四分之以一十五乘爲之守則四十乘爲之戰虎賁實四千五百人則其所掌之三軍曰四千五百人矣不曰四千五百人而曰一千五百人是又以四十五乘爲之戰而三分之以一十五乘爲之言之則曰二千或五言之則曰三萬或五言之則曰四萬五千其於正也三萬之外又五萬五千果言之則曰四萬五千其於三萬之外又五萬五千從而對之則曰三萬軍之正也三萬之外又五萬五千告之則曰三萬有餘未盡而其正不亡其副則是其萬又言四五五千良有由而不累以此所以旣言三有餘不謂之修少言之雖不足不謂之儉要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其立言而當者恒儉而不過無事於侈大則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則是不師尚父時維鷹揚則是三千人之中但牽其一而

已不必備言之也合詩與書而並觀之則其師之
大槩可想見矣然而言之不白或失則多或失則
寡愚是以暢而通之無談者之不惑云或曰天
子六緡六遂當十二軍其曰六軍舉半而言之也
諸侯三郊三遂當有六軍其曰三軍舉半而言之也
也武王紂文王之後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借曰未
能絕乎天子之制豈不能異於諸侯自為方伯之
制乎如其不能則其所為與諸侯等耳又何足以
稱夫大陳兵之名乎無已則有一焉史記曰諸侯
會者車四千乘廡其可以彌夫大陳兵之名矣則
未知其果然否乎竊名與位未離於諸侯而其行
屬之制乃欲特異於諸侯此後世霸者之所為非
古之王者之所為也若夫諸侯會者車四千乘多
則多矣非受命而戰者也然則曷為以大陳兵言
之大其能誦所當誦而吊所當吊也則武王之於
是卒也優乎他人之所為矣以大言之不亦宜乎
殺紂立其子武庚為後還歸在豐踐天子位南面朝
諸侯大誥天下以子月為歲始曰年與民更始
年古字作秊上從禾下從千以叶其聲禾以見
其義也其義謂何歲事莫重於三時之所務歲計
莫大於五穀之有收故春秋書有年則可以知其
有麥禾矣書大無麥禾則可以知其無年矣以此
見歲之豐歉民之休戚繫焉不可忽也况周之王
業本自后稷后稷教民稼穡其來久也謂歲為年
無他莫農功之有成也與天下更始莫尚於偃武
而修文凡一戎大定倒載干戈諸如此類偃武之
事也而武功於是乎終矣凡重民五教饗食喪祭
諸如此類修文之事也而文德於是乎始矣此之

非造物之一初歟

尤爲天子之所倚任者歟

甲申

諸侯夾輔王室葬武王于畢

已非若周公之所治實洽其政也

丙戌三監及淮夷按

不我諍矣乎

周公東征大誥天下

周公之誥自爲多邦而設若其專爲淮夷則自有

費誓存焉所謂祖茲淮夷徐戎並興者是也

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于宋以祀

閼後宋地於漢爲梁國魯豫州其曰以祀殷後猶其曰

以爲殷後而祀其先王云耳

封康叔於衛以保商民按康誥之書胡氏以爲武王作朱子從之蔡氏據

爲真氏謂姑從先儒以爲周公所作愚謂衛與邶

鄘皆殷地也其在武庚之時有殷之名無邶鄘衛之號則三叔之所監不過監殷而已耳豈曰監邶鄘與衛乎哉今也既殺武庚申命微子使祀殷後

然後處殷之地分爲三國而衛也與居一焉設使

武王果以衛封康叔則無緣以管叔監之矣夫既

以管叔監之則管叔雖云欲叛康叔獨無以正之乎故知康誥之書姑從先儒以爲周公所作真氏

於此未爲無見也

命箕子于高麗

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地云○按微

箕二子皆常封於武王之時不當封於成王之日

向所謂命微子云者蓋申命之非初命也

辟管叔于商辟字之義鄭以爲違孔以爲法此從孔

囚蔡叔于郭鄰

蘇氏曰郭號也按西號在上陽謂之號尋南號在扶風謂之號縣又有一號在滎陽之東謂之東號未知此爲何號

降霍叔于庶人不齒東征淮夷魯侯伯禽誓師于費

魯國名都曲阜伯禽周公子也費其所誓之地於漢爲縣屬東海郡按魯之三郊軍之正也其三

遂軍之副也正者三萬則其副者亦必萬五千矣

其爲四萬五千宜亦無以異於牧野之戰也呂

氏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愚謂甘誓見於禹既沒之後費誓見於周公未殺之前漢儒謂伯禽以衰經從兵蓋意其必遭變於父歿之後耳豈知其父出自西子與自東自爲犄角之勢哉

淮夷平遂踐奄

踐滅也奄國名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至即奄

肅慎來賀

肅慎遠國之名杜預以爲其地在玄菟之北凡三

庚寅往營城周命召公相宅

所謂成周有王城焉有下都焉召公之所相相王
城之宅云尔非相下都之宅也然則下都之宅其
孰相之也哉曰予乃維維大相東土則是下都之
宅周公實相之也舊氏於此不能別白言之而槩
以洛在鎬東爲言夫王城固鎬京之東土而下都
又王城之東土言之不白則學者將以王城下都混
而爲一失事之實矣故予不得不別白言之

壬辰成周既成周公分政成周東郊以王命誥多士

或曰分政其猶分陝之謂歟曰非也分陝是以周公對召公而言其事體極重其以王命告多士若曰此非人臣之所敢專者吾有以知其事體之極重也曰成周東郊者以下都之地於王城爲東郊即周公之所謂東土者是也經有明文而說者不察此其所以爲可嘆也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九十八

甲午周成王九年○丙申周公沒命君陳分政成周

東郊葬周公于畢

君陳臣名夏氏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李氏曰稱

君貴之也告先王矣使流言之際周公遽為匹

夫之計則身外而臣從以亡光王若罔揣子其
辭必對是以周公知為困計而不知為身計故

民重辭金炭之苦鳴呼此周公之志也而其肆之

則有天道存焉非公之所能必也已而天助

吳天頌聲文作見騰說醉吟先生集並與制作蔚然神

人言慶然後知周公之存子其無所負矣而今

歸乎止先王而無知則已矣有知也而問焉子固無恙也而於周道且有旣焉嗚乎此公之所

以義升命告元王若也然其所以至此則才公之

之無方之帝
不言之教
萬物自化

不甲寅壬戌周成王崩召公畢公受顧命輔元子

踐位是謂康王

畢公名高諡懿內訖作器于外立以言點而令

三少之賈曰無公

世之寅二千一百九十

子周康王二年 甲戌甲申 戊子周康王崩子

踐位是謂昭王

世之卵二千二百

午周昭王六年 甲辰 甲寅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一

甲子周昭王三十六年 甲戌

不返子滿立是謂穆王

不曰踐位而曰立其以死於溺者猶其死於震然故於正例之中亦從變例而書之歟。帝王世紀云昭王南征濟漢船人以膠船進中流膠船解王沒其右卒游靡長臂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審如世紀之言則王非不返特不生返耳朱子感與詩曰溼舟膠楚澤周綱已陵遲則是文武成康之遺澤至是而遽斬矣正使穆王常以休惕之心持之猶懼不繼况以八駿之足驅馳八極其致徐方之亂則有由矣視南巡之不返而不戒也又益甚焉此周綱之所以陵遲驟廢而卒不復振也然則向之所謂休惕惟厲者豈虛語哉有是心而無以持之從古迄今之通患也

甲申

經世之巳二千二百二

甲午周穆王十五年 甲辰 甲寅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三

甲子周穆王四十五年 甲戌周穆王崩子繫扈踐

位是謂共王 甲申丙戌周共王崩子懿踐位是謂懿王

經世之未二千二百四

甲午周懿王八年 甲辰辛亥周懿王崩穆王弟辟方立是謂孝王 甲寅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五

甲子周孝王十三年 丙寅周孝王崩懿王子燹立是謂夷王周自此衰矣

甲戌壬午周夷王崩子胡踐位是謂厲王 甲申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六
甲午周厲王十二年 甲辰癸丑厲王好利以榮公為卿

榮邑名杜預曰鞏縣西有榮錡澗史記王好利近榮夷公為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又按桑柔之篇左氏以為良夫之詩其曰貪人敗類朱子以為指榮公也然則良夫既面諫之又詩刺之其意切矣而王不悟予以覘利之足以溺人如此夫子罕言利良有以哉

甲寅丙辰殺諫臣以為謗已者

按史記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於心而宣於口成而行之若壅於口其與幾何王不聽愚謂良夫之言於理正召公之言於理直而王每不聽者以其心蔽於欲故也使其初無利欲之心則必不用榮公以召謗又安用衛巫之監謗召謗不已必至於監監謗不已必至於殺諫非謗也亦以為謗而殺之其暴甚矣君子之學所以大居敬而貴窮理歟

已未周厲王為國人所逐出奔彘周召二伯行政謂之共和太子靜匿于召公冢文武之德自此盡矣彘地名於漢為縣屬河東厲王居彘故曰彘王以其在汾水之上故又曰汾王周召即旦奭之後共和有以為國曰共而名曰和者有以為兄曰共而弟曰和者皆讀共作恭非也共只讀如舊人共政二人共貞之共常是時王居汾水之上不能返國太子靜又匿召公之家未敢踐祚故周召二伯共

行國政是以有共和之名耳然則周召共政是與非與曰臣有二有親暱之臣有社稷之臣昔者齊人弑莊公晏子不死曰非其親暱誰敢任之由此推之親暱之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此榮夷衛巫責也若夫社稷之臣國在與在國亡與亡周召亦庶幾焉何以言之厲王之出非以社稷之故直以信榮夷任衛巫犯眾怒之水火為國人之所出耳周召之共政也寧不相與謀曰從王於虜乎修政於國乎則必曰王雖出社稷猶如故也故守社稷王業猶其其不墜諺曰從王則必以人心為本人心既去則無以為從主之地矣彘雖可保其如周何故匿太子於家則足以壽先王之脉修政事於朝則足以安百姓之心二公之為此必有不得已之處不然變事之起而經事之不守其幾何而非恃哉抑又有說云臣為之可也太子為之可乎禮所謂不共戴天者又果何說蓋厲王之難非權臣敵國之為也第國人為之耳夫國人所以事上者也今乃敢於作難是必在上者有以啓之也故敵國可攻也權臣可戮也至於國人則不可勝誅矣然昭王死於江之上幽王死於山之下為之子

甲子周厲王四十二年左疏

王之居廟非若昭公之出爲權臣之所逐也非若中宗之出爲霍后之所遷也特以專利之故爲國人之所出耳爲國人之所出者是則得罪於國人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今旣不得丘民之心則不足以爲天子矣然而亦以在廟書之何也共和旣非天子則王之身雖出而王之號未去也書曰在彛一以存天下之天防以示後世之永鑒也

癸酉周厲王死於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靜是謂宣王
有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申伯爲輔大修文武之功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樊與申皆國名以漢志考之
樊屬東平國宛屬南陽郡樊卽樊侯之國宛卽申
伯之國也鄭氏曰尹宜氏朱子曰方叔受命爲將
者也夫以周之人才如是其夥然厲王棄而不用
則周遂以衰宣王錄而用之則國復以興與夫之

道不遠乎他在乎人才之用今耳詩曰無競維人
願不信歟

甲戌，遣北伐，檢校至于太原，吉甫爲將。

謂太原者也朱子曰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此又後

吾何有以知其然耶四變此以其作後而敗者言之也
尚黑則左焉而青右焉而白從牙想笑以又曰玩哉
十象此以其居前而啓者言之也吾何以知焉
耶十盈數也知居前而啓者其數必盈則知居而
在後者不過一乘又可想笑然則其為中軍也
何也既有其前莫有十之後不可由驪居其後莫
之前亦不可也前莫有十之後不可由驪居其後莫
之也三語之中而事則備焉故曰以之說辨以而
為非後人之所可及歟

乙亥宣王南征荆蠻方叔爲將

此謂之伐南謂之征互言之也北伐之詩先言後
也乃言中軍非曰後其所當先居後是故先言後
也此師之法賤者居前貴者居後是故先言後
也非先其賤者乃先其貴者又出師之法勇者
在前怯者在後是故先言勇者則其暴無性
乃勇而必怯矣民知以快養勇則其氣不暴無性
無階踰之患矣民知以快養勇則其氣不暴無性
此之患矣然後老弱者居于其後雖畏則無
患矣然後老弱者居于其後雖畏則無
亦可恃以爲安而無恐焉若三千之成數則有不
言之者矣惟南征之詩乃言其軍三千者三馬一
多可見其氏之衆以民之衆又見其因之盛而凡
其芳米於蕩新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功益
以著矣或曰牧野之車三百而已而新而之中乃
至十倍牧野之數不已夸乎曰牧野之軍但言三

成敗不言三遂亦當有三萬七千五百言一萬者卒
之法南仙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
見軍制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考云乎
哉

甲申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八

甲午周宣王三十一年○乙未宣王封弟友于鄭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成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
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
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

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

鄭成林在華州鄭縣新鄭在溱洧之間左氏曰鄭
祖厲王蓋與宣王同出於厲王故也

甲辰○乙巳伐魯立孝公

按史記魯武公嘗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王
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
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
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
是故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墜

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

失王其圖之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武公卒戲

立是為懿公懿公立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

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立十一年周宣王

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以為

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神明故事者老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不干所問不

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

是為孝公愚按宣王周中興之令主也而以私意

立魯懿公可謂導民以逆矣夫逆順之理昭然明

甚雖微仲山甫之諫其理初不昧也而况仲山甫

之諫激切懇到如此而王猶不悟則是王之貪亂

亦已甚矣豈直厲傷於前而幽敗於後哉所賴者

先王之教猶有未泯故其立孝公也宣王則以道

順諸侯為問穆仲則以遺訓固實為答然後立於

夷宮則其所舉也既審且慎矣使其每事如此何

至有徇私之失惜也有宣王之令名而不能為文

武之全德也按伯御之卿我嫁之道順諸侯議作

前之謚然則樊穆仲之諫其國仲其字穆仲乃其諡也國官故
者爵命必於祖廟九
此皆本諸韋昭之說

壬子伐姜戎師敗于千畝遂失南國

西夷曰戎姜戎者姜氏之戎四嶽之裔也千畝地名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未知即此否遂失南國者南國既聞王師之敗則亦從而不服也昔者由北伐而南征荆蠻不期而自服今也以喪師於千畝南國相煽而亦變此一人之身耳而其得失如此豈不由敬肆之分歟

癸丑料民于太原

韋昭曰料數也

天子之地其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自班氏言之則曰百里之地是謂一同出車百乘自傳氏言之

其義蓋主

本末

則曰百里之地出車千乘蓋輕車危五百乘重車亦五百乘也其以百乘之家為言者五賦其一以萬乘之數不及計焉通而計之有乘萬人百其有乘則百萬人矣百萬人之外又以四百萬隨之是為五百萬人一人之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多不過九口少不減五口姑以七口為中數而計之當有三千五百萬口此其大數則然也王之欲料之也豈其亦欲知有此數否乎使其料之而果有此數則為之臣者當勸其王愈加存恤無

以喪其南國之故而輒自沮也脩德以俟之安知南國之不可復乎使其料之而果無此數則為之臣者當諫其王若曰民數之登非有他也凡以勞來之勤故耳民數之耗非有他也凡以勞來之怠故耳勤怠之分登耗繫焉王其毋謂南國之喪為無損於我當自是而益加勉焉則耗者可登非但畿內之民其數可登舉天下之民其數皆可登也則其受賜者多矣南國雖喪其畏不復詩不云乎哀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之於王諫之宜也然其所以諫王之辭則曰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嗟夫不求之人而求之天固已謬矣况又曰妨於後嗣其幾何而不誣吾意此言也必非仲山甫之言或者左氏假托而言之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易以惑人故不可以不辨甲寅 己未周宣王崩太子宮涅踐位是謂幽王壬戌始嬖褒姒

按外紀初夏之喪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氏卜殺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歲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瘞在積而歲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

藏之聲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憚而謀之
化為玄龜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
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有懼而棄之時童
謠曰棄孤其履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
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卿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
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遂逃于褒姒人褒姒有姁
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故謂之
褒姒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愛之褒姒年十
四與號石父比而諸申后太子懸接史稱褒姒之
首末大抵源於神神而不足據信姑以年譜論之
則厲王之末妻未既亂宣王之初妾已及笄既笄
而孕既孕而育適當宣王之七八年又二十餘年
而後宣王崩幽王立幽王既立又三年而後褒姒
獻計其歲月已三十有六七年矣而史以爲十四
是何其年之無稽如此哉要之褒姒之事謂無其
人則不可必若史氏之言則亦可深信姑備其
首末使觀者察焉 褒姒之褒屬梁州褒信之褒
屬梁州未知此何所屬 又按王即位二年而三
川震三年而褒姒嬖褒姒未嬖而三川先震陰以
感陰固自有先兆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四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揚集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九

甲子周幽王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號石父為死

父子無親疏之別而嫡庶有貴賤之分此其理易
見也而幽王惑焉茲小弁之所以作歟吾觀小弁
之詩首言我罪伊何次言我辰安在大抵皆疑之
之辭也及篇之將終也乃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
彼其為讒言者果何如其人哉以外則號石父以
內則褒姒是也比其事而觀之可以知讒者之所
自來矣嗟夫後之有天下者其尚毋以讒言之故
而親其所可疏疏其所可親貴其所可賤賤其所
可貴者夫

庚午申侯以犬戎伐周敗幽王于驪山殺之

驪之為山也有葬于此者焉有官於此者焉有幸
於此者焉而無不禍敗之相繼也原其禍敗之端
則實自幽王而始昔之人以為若此其凶焉者是
也吁可不戒哉○以幽王之言而廢小弁之詩不可

也以小弁之詩而沒宣曰之罪亦不可也然則宣
曰之罪安在哉申侯與諸西夷大戎攻幽王殺之
是誠申侯之罪矣然宣曰既立而不討申侯之罪
則是與聞乎弑者於臣而亂臣於子為賊子誰可
以廢我之故而遂宿其怨又誰可以昵我之故而
遂忘其讎乎夫子之刪詩也於鄭風錄小弁所以
示為人父者之道也於鄭風錄揚之水所以示為
人子者之道也為人父者誠知夫子錄小弁之意
則庶其免於為昔惡之患矣為人子者誠知夫子
錄揚之水之意則有讎不報而反比焉者其為在
所當誅無疑也則庶其免於為黨惡之歸矣惟詩
義不明而後春秋作說者謂春秋之作以雅亡故
也嗟夫豈惟雅哉

晉秦鄭衛之君逐大戎立太子宣曰是謂平王
晉唐叔之後時為文侯秦非子之後時為襄公鄭
肅始封之君並已見前其時之君則並謚之曰武
云按申伯乃宣王之元舅申侯則申伯之子也申
伯與尹吉甫諸人並為宣王中興之佐而申侯乃
與繒西夷大戎並為弑君之賊為使晉秦鄭衛之
君而明於討賊之義則宣曰可以不立而宣王之

子孫將必有可立者在我乃定之以咨詢決之以
卜筮然後扶而立之於以仗大義告諸侯問罪於
申則城可隳也官可濬也况其人乎九繒西夷大
戎一施之則晉之曲沃秦之三父與夫衛州吁等
輩庶其知所警矣然而不能也此春秋所以託始
於平王之末而實不能無憾於平王之初歟

東徙居洛邑是謂東周

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昔武王克
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增營之周公殽君陳
畢公迭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夏商
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
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
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盤庚之遷復
殷之舊古公止岐是時周人如狄人逐水草而居
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
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
避寇于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
愚謂周之不振不在於遷在乎無以自立國之所
以自立亦惟恃有綱常存焉耳平王繼故而立不
思所以討賊報仇而遽弛然安於其位則是徒知

有母而不知有父徒知有身而不知有親綱常一
陳萬事瓦裂正使垂衣拱手儼然復居於故都之
錫吾恐黍離之詩雖可以不作而東薪東楚之不
流不能不重詩人之嘆也然則無以自立則不能
以自振也必矣而於迂都乎何尤彼盤庚之迂民
服其政古公之迂民懷其惠衛文公之迂雖曰恃
齊而存然其所以星言風駕其志决有所在非苟
焉以偷安為務者也晉之迂溺江左之虛玄宋之
迂秦浙東之歌舞是皆無以自立故為是玩歲愒
日之習譬之人焉不思所以務本力農而徒恃區
區浮薄之贏豈不可以取給朝夕然求其東據西

挂授之多難而不因控以百為而不乏苟非培植
之有素則必不能與於此矣是知人無以自立不
足以為人國無以自立不足以為國周之不振其
弊正坐於此要未可徒以東迂而病之也

辛未周平王錫晉文侯秦襄公秦分岐西晉分河
內

當是時也秦分岐西則有之晉分河內其殆誤以
文公之事為文侯之事乎然則錫命襄公者以其
初封為諸侯故有所錫之地而無所錫之物錫命

文侯者以其自唐叔以來為諸侯也舊矣故有所
錫之物而無所錫之地或者問曰地與物孰重曰
以文則錫之以物者其禮重以實則錫之以地者
其數重何言乎其數之重也哉秦之地非但岐之
西而已有豐之東焉合西與東而計之九八百里
本先王之故都也而悉以畀秦平王於此曾不念
始者締構之難歟借曰岐豐之地譬之日月犬戎
蝕之既矣徒欲取之非吾力之所能也則莫若諉
之於秦夫以周人之責而諉之於秦何以異衛人
之諉鶴哉然鶴則誠有不能者矣秦則安知其不

能豈曰無與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矛與子

同仇雖曰秦人之詩固亦周人之詩也周之遺教
故老其沐浴於先王之膏澤也深矣一旦而幽王
死平王遷則其平日之相與語者如此此其忠憤
激烈之意為何如卒之秦之襄公以天子之令驅
天子之民敵天子之所憚取天子之所予舉故都
之八百里果為所有而周則止於王城下都而已
焉向使平王之於襄公命之若曰天子之地宜方
千里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宜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方五十里不能五十里則不得與

五等之諸侯並列而但謂之附庸昔者先王邑而
祖於秦特附庸耳今而不憚險阻不畏疆禦以身
予扞予嘉乃勲宜有土田陪之使厚雖然宗社榛
蕪墟里崔嵬豈獨予一人之憂亦群后之羞爾其
總乃徒旅繕乃甲兵逐諸戎出之以登乃辟則而
牧而伯命豈汝稽果以此意命襄公則襄公之所
取者寸地尺天皆將納其版籍於王府敢私之以
為已有乎其於命文侯也亦必曰撫我師無徒曰
其歸視爾師又必曰輯我邦無徒曰其歸寧爾邦
則文侯之受命也必以為有馬乘焉無怠於踐履

可也有弓矢焉無倦於誅鋤可也彼大戎者豈之
鹿焉以晉角之則秦當從而掎之矣以秦角之則
晉當從而掎之矣以秦晉之師互為掎角則大戎
雖熾翦之亦易而王於錫命之際曾不及此無怪
乎後之君子以平王為無志也蘇氏曰讀文侯之
命如平王之無志也
也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
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
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夏氏曰春秋為戰國
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隔公孔子蓋絕
王也

壬申秦立西時祠白帝
史記曰襄公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索隱

曰時止也為壇以祭天也從平王之於周之始也
之外有祭焉其賜也其可以告其祖祢是以為祭
矣秦襄公與晉僭命雖其賜履甚廣然所以為祭
而為神則明則視晉為有德焉於是乎諸侯而王
自為非札之札其意蓋欲以是奉諸夷戎而已而
有明王在上則九若此類皆不崇朝而當華堂有
坐視其儲儲之於乎道之下明也孝之不講矣
以秦襄公之無責焉爾矣以漢漢秦吾能無憾矣
乎考論其故則大
抵平王之過也

魯惠公即位甲戌乙亥秦文公即位己卯秦東徙居
汧渭之間

渭在東汧在西而秦則又在乎汧之西焉以地志
考之所謂秦即漢之天水而汧縣之與渭城則皆

於扶風而屬焉昔者非子養馬汧渭之間以馬之
蕃息而受邑於秦秦固畿甸之外而汧之與渭則
固畿甸之內也向非平王親有所命則秦也安敢
自西而東據所非據乎

癸未衛莊公即位甲申乙酉秦作鄜時

按括地志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所謂三
時則襄公西時文公鄜時與靈公吳陽上時皆在
此原故以三時名之徐廣又以為有鄜縣焉其地
在馮翊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一十

甲午周平王二十四年乙未晉昭侯即丙申晉昭侯封弟成師于曲沃

成師文侯之弟於昭侯為叔言弟誤河東之聞喜漢志以為故曲沃云○晉封成師緣其祖之意也緣其祖之意而封之得為正乎曰昔者帝堯之於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無不有以親之矧曰其祖之子乃吾之叔也五倫愛於吾叔不能割地以封之乎雖然以天子而建國可也以諸侯而建國不可也使諸侯而可以建國則侯侯之於桓叔當自封之矣然知其不歸而不敢犯也乃獨至昭侯而始為之夫昭侯之所為借曰非其得已然亦可見其為善之不力故至是耳卒之啓累世之禍使其子孫無以自立而寢以危亡其皆自是而始夫

丁酉鄭莊公即位戊戌鄭莊公封弟段于京城

京城杜氏以為滎陽之京縣是也○鄭之封段緣其母之意也緣其母之意而封之得為正乎鄭莊之與晉昭也其事同其情異晉昭之於其叔真不獲已非其偽焉者也鄭莊之於其弟特外示不獲已之形耳若自其蘊於內者言之則有大不然者矣何則指京之地以畀之所以為之併也附之以西鄭而北鄭

而曾無留吝之心焉所以錮之也然後繕甲兵具卒而襲鄭之迹著矣因其罪之不可掩也而遂伐之則母雖甚愛有不得而甚焉此所謂志殺其弟非晉昭比矣雖然居於鄂者不得以席晉之福居於櫟者恒足以階鄭之禍其詭謀之始雖有不

同然其無以燕翼則一也

庚子衛公子州吁阻兵兵以生亂亦以止亂衛誠有兵固當於周室焉是援不當於其國而阻之也以諸侯而阻兵於其國猶曰不可況公子乎予以見莊公之為失教也

辛丑楚亂熊通弑其君代立

楚熊通之後姓辛氏居丹陽徒都郢伯御之於魯嘗弑其君矣然不免為宣王之所誅君子曰王法既行於上則置而不論可矣熊通之於楚固亦伯御之倫也使平王而有宣王之見則發命誅之夫豈果不足以定楚之亂乎然而不能者是必內省於已而不能無疚焉於以正人則懼其有不服者矣焉非莽然而止其何以儀刑於萬國乎君子曰王法有時而不行公論無時而可息自有此書以來如評如浞如伯御諸人無非有罪而可戮者也

然弑之一字未忍遽形於書惟熊通為通值乎王政之衰彼有所屈此宜無不伸矣書弑君自通始

鳴呼豈不有所輔翼於春秋也歟

壬寅晉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入曲沃桓叔不克國人殺潘父而立君之弟平是謂孝侯

潘父弑君之賊也然而將入桓叔則桓叔其首也潘父其從也若以主法行之則罪有所在矣國人不能請命天子正名定罪而徒取潘父殺焉殺其從而舍其首釋司馬而問成濟謂之盡法可乎曰不可然比之君弑而賊不討者猶為此善於彼晉之臣子諱曰賊已討矣然則豈不足以紓其憤乎

甲辰戊申衛州吁出奔

前書阻兵作難之本也後書作難阻兵之效也此書出奔其必有不得已者乎蓋當其阻兵雖可以不利於人人亦可以不利於己猜間之久則其防備者衆矣雖欲有為其可得乎及其出奔則人將曰是不足慮而不知機之伏也禍之隱也正坐乎以不足慮者待之也故夫挾恨而出者是惟無入則難必作矣鳴呼後之人欲銷患於未然者其

尚毋以不肖之人為不足慮者哉

庚戌晉曲沃桓叔卒子莊伯繼齊莊公卒子釐公立

齊太公之後曲沃桓叔公名錄父不日繼而曰莊字之誤歟

壬子宋桓公疾讓其弟穆公

桓當作宣是時桓叔爭於晉州吁爭於衛叔段爭於鄭蓋皆視兄弟如仇讎孰知讓之為貴哉宣公之讓雖不適中且其後又足以啓劫世之禍然而吾不以為過者是亦莊周去國而喜似人之意也昔者伯夷以父命為不可逆叔齊以天倫為不可紊是以兩讓而俱不立孔子以仁許之宋之宣穆亦仁矣乎曰雖矣仁則吾不知

甲寅丁巳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其君孝侯國人逐莊伯立孝侯子是謂鄂侯

杜預曰翼晉之舊都舊者對新之名蓋以絳為新翼為舊也東絳在西桓叔弑昭侯侯而不見討則莊伯何所懲乎孝侯之弑蓋有所不免矣于以見沃之強而翼之弱末大必折非國之利也然則國人之於莊伯其將若之何雖不能殺亦既逐之矣所惜者不能請命天子以討其罪則鄂侯雖立未敢遽以為安也

已未魯隱公立

此春秋之始也而隱公之於魯則但書立是其不得於君父之命可知矣夫既不得於君父之命則亦何足以得其臣民之心哉三綱淪而九法斁蓋非一日之積矣春秋雖欲不作其可得乎是故春秋有所諱則不書即位觀物無所隱則但書立凡此皆所以扶世教立人極而讀者不察則亦以為是適然也微言泯而精意絕可嘆也夫

辛酉周平王崩其孫林立是謂桓王與鄭交惡

交惡之言出於左氏邵子特因而用之耳然與之

揚卷之十一

一字不無意焉何則使平王而不與交質則莊公雖欲交惡其將誰與蓋與之交質王自取輕於其下耳彼其在下者習知王之可與交質則是一往一來如互市矣信不足而諉有餘則相好之初乃其相惡之始尊卑之分嚴若冠履而自褻之君子蓋為平王惜平王既已啓之於前則桓王雖欲窒之於後不可能也此君子所以重為平王惜也

宋穆公病讓其兄之子殤公世子馮奔鄭

宣公之讓既有以啓穆公之心穆公之讓宜有以啓殤公之心馮既奔鄭魯之使寄也豈使遽而以兄弟之戚

戚之則猜間不生而宿姦之伺釁者亦鮮矣不此之察而顧因馮伐鄭其視前人之所為不相遠乎壬戌衛公子州吁作難弑其君桓公代立

稔州吁之惡者莊公之失而激州吁之難者未必非莊姜之過也莊姜平日鍾愛於桓公而於州吁之所為則非其所喜喜怒之有偏則其辭色不能以無異州吁計之熟矣莊公存猶有所恃莊公歿已何所依恃不肖之身依不我愛之母知其難也吾是以知變生於所激則州吁之難未必非莊姜之過也

宋會陳蔡衛三國之師伐鄭

陳邇蔡之國也是為胡公滿之後鄆宛丘會伐鄭主宋而言何居以其徒知有馮而不知有州吁也州吁有罪不能致討反為所怙會陳與蔡將以快其於無罪之馮人欲橫流甚於洪水莫能障而遏之矣而陳蔡輔焉均之為篡弑之黨皆春秋之所惡者也

殺州吁于濮

衛有濮陳亦有濮此所謂濮其陳地也

夫州吁弑君之賊也舉衛國之人皆得而討之矣然不殺之於衛而顧殺之於陳以居自陳之外曰

宋曰蔡皆其所與之國也為之黨者殺矣衛之臣子擇於三者之中知其可以假手也而遂假主於陳陳不終於黨惡為衛執之則其視宋與蔡之分矣然後右宰驪得泣而殺之地書于以著衛人之為可閔然而三國黨惡而陳也獨能善亦於是而皆著矣

國人迎公之弟晉于邢而立之是謂宣公

邢通衛之國也亦姬公旦之後都襄國樸鄉呂氏曰殺賊稱人可立君稱人不可殺賊稱人討罪之辭也至於立君則必內有所承上有所受非人人

得而主之也晉之立非先君之命且不請命於天子特出於衆人之所欲立而遂立之尔故以情言則國人立晉情之所予也以義言則不請命於天子不承命於先君義之所去也春秋之法不以情勝義

癸亥晉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攻翼王使尹氏武氏為之助翼侯出奔隨莊伯叛王王使虢伐莊伯伯復奔曲沃晉人及翼侯立翼侯子光是謂哀侯

癸亥晉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攻翼王使尹氏武氏為之助翼侯出奔隨莊伯叛王王使虢伐莊伯伯復奔曲沃晉人及翼侯立翼侯子光是謂哀侯

鄭邢之從曲沃必利而為之者也王使尹氏武

氏助曲沃不曰休於利乎以下言莊伯叛王則可以知之矣有所許無所歸是之謂叛以其叛也而使虢侯伐莊伯不已晚乎向使桓王不以利動而直以義號召天下之諸侯使討莊伯殺之則天下其誰不服今乃求利不得而後伐之伐而不討無補於成敗之數則何益之有哉當是時周卑虢政為之謀主者虢侯是已而其所見如此雖立哀侯其猶在樊穆仲之後乎

鄭伐宋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一十一

甲子周桓王三年晉翼侯自隨入于鄂是謂鄂侯

鄂地名說者以為即夏縣之地云

乙丑晉曲沃莊伯卒子緡繼是謂武公丙寅宋齊衛之君盟于瓦屋

齊居衛東宋居衛南折其中而言之齊宋皆會於衛可也今乃無故皆會於周是必宋之所欲也宋之所欲則曷為於瓦屋焉是會王之師為鄭所以則鄭固宋之所憾而王亦宋之所怨也為是而為瓦屋之盟將以脅周歟則其罪有不可勝誅者矣左氏不得其說遂謂齊為此會將以平宋衛于鄭

也果如其說則鄭亦當與於盟矣鄭不與盟則三
氏之說非也又謂既盟之後齊嘗朝周又嘗告魯
此亦非也何以知之以其皆託於鄭則知之矣必
不得已則穀梁氏之說其庶幾乎然亦徒知參盟
為春秋之所謹而不知可惡之中又有可惡者焉
愚是以欲補其未盡之說○夫瓦屋之盟宋果何
挾而欲脅周哉是必以長為之勢為可挾耳向使
齊侯聲此之罪致此之討於其會也而遂執之且
以歸之天子不亦善乎當其時不能討也顧已盟
矣而又伐之則是自為援而已耳自為援者不足

以致討於人雖討亦必不服此其所以為可惜也

歟

丁卯秦自汧渭之間徙居郿

渭有川焉受汧者也郿有渠焉受渭者也駸駸而

東不極乎西周八百里之地則不止也按前書秦

而不書其卒後書秦寧公之卒而不書其立以年

表考之則文公卒寧公立當在乙丑此以居郿繫

戊辰齊會魯鄭之師伐宋

或曰齊之侵鄭以魯故也然則魯之於鄭也獨無

孤壤之嫌歟曰蓋有之矣然其離者可合合者可

離無他也利與害貞勝者也

已已魯亂公子翬弑其君隱公立惠公之子是謂桓
公翬為之輔

翬於隱公之時嘗再帥師矣然而非公命也非公

命而帥師則是三軍之士皆拱手而聽命於翬公

特其寄焉者耳而公也曾不是察顧汲汲焉惟伐

許之是謀徒知許之為可伐而不知翬之為不可

以不防也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自其顯者言之

是也自其隱者言之為桓之輔者獨翬而已哉

桓之朝皆是也而桓之所以為桓者始於然面安

於其位矣論者不察顧獨以城哀伯之諫為非所

當諫者既已立桓之朝則固與桓而為黨矣而桓

冀其不與桓言無是理也吾故曰凡其立桓之朝

者皆其羽翼不以言與不言而為之也

抑嘗思之於桓也既為之輔豈不願其強也

固流波之漫子子孫孫與魯國相弊而後已哉然

然桓之為一逆女而已外此則不存見是必於

逆女之後以疾而終矣人不能討而天實討之豈

其亦可恨也夫

辛未宋鄭太宰華督殺司馬孔父及弑其君殤公迎

穆公子馮于鄭而立是謂莊公

馮之於督非必其素所厚者然督之於馮既弑殤

公則必以殤公之位歸焉且馮之居鄭也特一夫

而已矣督果何愛於一夫而必以千乘之國歸之

計所謂樹恩於非所敢望之地責報於必不敢背之鄉者也。已而督之於宋也，果素其政，則是馮之於督也，果念其德而督之所以自為計者，果不謬也。抑人之此心，澹無所好，則已果有所好，則人將乘其所好而投之，恬無所惡，則已果有所惡，則人將乘其所惡而投之，不投之以其所貪，則投之以其所憚。宋自殤公即位以來，無歲不以鄭為事，其以鄭為事，非他以馮故也。我以馮故而伐鄭，人亦以馮故而窺我，我之心既為所窺，則其乘間而入，難矣。然則有國有家者，其可以不先治其心乎？

甚矣曲沃之無道也自桓叔至武公凡三世矣而
其処心積慮無他焉惟以爲本之不拔則末不昌
源之不塞則流不盛以是爲戚戚則必其宗國之
害復而後已嗟夫開釁既深詒患益遠遂使後世視
群公子如寇讎則不特文侯之子孫受禍雖桓叔
之子孫亦與受其禍矣然則始謀之不善豈不爲
後世之累乎

癸酉晉曲沃武公弑其君哀侯于曲沃

哀侯之在曲沃机上肉耳然不曰殺而曰弑所以為後世臣子之戒也

晉人有言曰矢及君屋死之夫以匡君之屋猶不
可使亂賊之矢得以及之也豈以天子之肩顧可
使亂賊之矢得以及之乎虢公之不能死則亦虢
公之罪焉耳矣然則微周公乎何獨號公也曰周
界號政則禮樂征伐皆必號公實尸之矣既不能
折衝俎豆之間禦侮廟堂之上至勤萬乘以涖三
軍正使聲鄭之罪而鄭即服焉已不足貴矧以
矢相加而遽王有之及顛而不亟於持危而不速
於扶奚相之須此愚所以謂虢公於是為不可以
辭其責也

按魚豕之陳先隔後也司馬法曰二十
五乘為偏百二十乘為伍杜注知取其
偏而不知併取其出故其所注不無得失之相半
蓋所謂先偏云者以一乘致師最居其先其次則
小偏九乘又其次則大偏一十五乘其謂之二十
五乘止此然弥縫之法亦於是而累可見矣何則
最初一乘不待弥縫其次九乘則必有弥縫其闕
者焉九加以六為十五乘斯則弥縫之始也又加
以六為二十一乘斯則弥縫之承也又加以六為
二十七乘其再乘之謂乎又加以六為三十三乘
其三乘之謂乎又加以六為三十九乘所以縫三
承之後者也合前後而計之其為弥縫者凡五其
所以承其弥縫者凡四而有二十乘之伍亦至此
而止矣此其為魚豕之陳無他以入者莫能出焉
則其陳之堅為可想矣雖然以軍制言之鄭則敢
乎其善陳矣以王制言之鄭不束身而請罪顧敢

抗焉此不可使容於三王之世者也道學不明
者恨之久矣左氏於此方津津焉而談之嘆夫亦
孰知其言愈詳其說愈陋
非君子之所尚者故意

乙亥蔡人殺陳陀

胡氏曰稱人討賊之詞也稱名當討之賊也

戎伐齊鄭使公子忽救之有功

君子之行師也有功如幸不敢以自多也諸侯
皆救齊而鄭獨有功焉是亦幸而已矣而忽乃因
是欲易置文武周公之班爵斯不亦悖謬之甚乎
楚伐隨俾請王之號于周

隨國名杜預曰今義陽隨縣是楚先王之封國不

可以夷狄目之者也而首欲稱王則是自為夷狄
而已矣終春秋之世以夷狄目楚非中國外楚彼
自外於中國故耳

丙子晉曲沃武公入翼殺小子侯王使虢仲伐稱稱
復歸曲沃號仲立哀侯之弟肅

伐稱是矣但使虢仲而不能使環晉之諸侯群致
其討則雖能使翼之不亡而不能使曲沃之不興
亂臣賊子未始不得志於天下也

丁丑秦亂寧公卒三父廢豎丁而庚立它子三父史記
謂為威鳳

三父世子謂武
公他子謂出子

是年楚熊通伐隨東開地至漢上遂稱王是謂武王

漢上說者謂江
陵是寧縣是

庚辰鄭莊公卒世子忽繼宋執鄭祭仲立突是謂厲
公忽奔衛

仲曷為而是執以誘故也既為所誘復為所
脅其能有立否乎為所誘則是敗於利也為所脅
則是惕於威也如是而能有立者未之有也其視
晉之荀息不遠遠矣而鄭莊公乃以為可輔嗣君
噫甚矣知人之難也

祭仲專政

以節言之則如彼以禮言之則如此此固鄭寤生
之臣歟則其於尊卑之辨上下之分紛乎其不可
辯也久矣其積也有漸其循也有常其流也不能
以無弊君子察此有以知其非篡則誅雖幸而免
猶不足貴也

衛宣公殺其二子伋壽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但驪姬傷父之志然卒死仁何其悲也或父子
相殺兄弟相讓亦獨何哉昔者莊公以心術不明
家法不正貽禍其子桓

公受無望之禍而宣公受無望之福益亦思之矣然其心術之不明家法之不正乃有其甚焉彼必無望之禍而齊則先之足亦可哀之甚矣外之仁賢師傳內之無賢妃妾無以胥保惠胥教誨胥戒以相成也其敗國至此夫

辛巳衛宣公卒子朔立是謂惠公壬午齊會宋衛燕伐魯不利燕國名此其為始姓之燕狄則其與姬姓之燕國自有南北之分矣

齊會宋衛燕伐紀非伐魯也而魯則會鄭救紀終而有以勝齊此紀人之所喜也而識者恨焉何則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卒之自棄其國不能保焉蓋自此戰始矣為大國者既無樂天之誠為小國者又無畏天之實此禍亂之所以常相踵歟

癸未秦三父殺他子而立世子是謂武公

前書廢世子而立他子是妄意他子之可事也此書殺他子而立世子是他子必有不可於其意者三父之於置君殆不如弈者之舉棋矣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况置君乎

齊釐公卒世子諸兒繼是謂襄公宋會齊蔡衛陳伐鄭

突無國而有國此宋之所以責賂於突也責之不己連五國之兵而伐之甚矣宋人之貪也

申周桓王崩太子伋嗣位是謂莊王鄭祭仲殺雍

糾而逐厲公迎忽反政是謂昭公

使昭公於此而有見焉討祭仲戮之亦足以為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之戒矣

秦伐戲氏至于華山

漢馮翊郡之衙縣說者以為即戲氏余每觀秦之所為未嘗不嘆平王之謬也秦則傳子而孫無不以取其所無為事王則傳子而孫無不以棄其所有為心秦則日昌而日熾周則日蹙而日滅不但周耳異時疆國之六秦亦必盡而後已嗟夫其皆自平王尊之而使然者歟

齊襄公削公子無知祿舒綰

公孫無知果曷為而有祿以僖公寵之之過也當其受寵而過不自知其過於厚也及其受絀而過乃始自以為過於薄矣過於厚未必思所以報恩過於薄則必思所以報怨恩之不酬而怨焉是及則是無知之與諸兒其相去能幾何哉大抵未嘗知有義方之訓者也然則襄之所以不免其皆自僖公而基之歟

宋會魯衛陳伐鄭

突之入也嘗伐鄭矣突之出也又伐鄭焉若然則

宋之於鄭也非責突欽噫曩者之伐所以責其前言之不讎今者之伐所以冀其後效之可獲也

乙酉僖公子伋壽傳逐惠公立伋之弟黔牟惠公出奔齊

左右公子貴戚之鄉欽則其於君也有可以易置其位之理諸者當宣公之時不可謂無過矣始而夷姜之淫次而宣姜之納又其次也併其前後所生之子而皆殺焉過有甚於此乎然而未聞其有所諫也徒憾焉而已矣不宣公之諫而徒期焉之是憾雖能逐之其亦晚矣况又不足以定黔牟之位而保其身乎

宋會魯衛陳蔡伐鄭

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又將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而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春秋之世弒逆公行固有自然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繼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而黨其邪聖人之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自突入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焉賄故

也

丙戌秦夷三父族

夷人之族從古以來未是有也今於三父見之三父之擅廢立主信足以滅其族矣然自是而後罪重者必加以族豈無不辜之人乎有志於恤刑者宜辨玉石

鄭高渠彌弒其君昭公立其弟子廔渠彌專政丁亥周有黑肩之難

黑肩嗣為周公者也而不知臣子之於君親有將而必誅之罪則與鄭之渠彌何以異哉噫甚矣周

公之衰也

齊襄公殺魯桓子濞

濞與濟通其謂之濞口蓋入於濞濟非出於濞也○濞乃齊魯相會之地非齊人殺魯君之地也而此云然其以相之見殺實自會濞而始歟

齊襄之惡不論可也以千乘之君而見殺於人夫豈無其故哉當是之時易象在魯而公則不知開有家之為可以亡其悔也則申繻之言徒足以為瑱而已矣擗幹之禍乃其自取而於彭生乎何尤其曰請以彭生除之是則魯之臣子末如之何而姑為是藉口之辭以自誑也吁可痛哉立其子同是謂莊公

立其子而君孰立之哉是必國人立之也然而父
死於讎莫之能報因其不返而遂立焉則是猶之
為其讎之所立也云尔豈徒內不承命於先君
上不稟命於天子為昧於人之大倫而已哉
又會諸侯于首止殺鄭子亶高渠弥歸與祭仲迎
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按子亶見殺渠弥亦死於難矣此以逃歸言之未知何據
首止地名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殺
子亶輟渠弥霸者之事也而齊襄行之得為禮乎
夫齊襄以好會接魯桓又詭其計而殺之在會之
諸侯果有能仗義而執之正自不免於誅矣而奚
以責人為哉

戊子周王姬下降于齊
按何彼穠矣即王姬下嫁之詩也朱子引或者之
言以詩中所稱之平王即平王宜曰所稱之齊侯
即襄公諸兒然則此詩當謂之刺不當謂之羨蓋
唐棣之華一正一反嫁者正矣其如所嫁之夫則
有不正者何即此一章推之謂如桃之與李也而
平王之孫乃適齊侯之子傷之也謂如絲之為緇
可也而齊侯之子顧得平王之孫惜之也知此則
知詩之為刺而非羨之之詩矣詩人之言有曰國

風變衰始栢舟嗟夫豈惟栢舟何彼穠矣國亦正
中之變也
己丑葬周桓王辛卯周伐隨責尊楚也
王知責隨之尊楚而不能禁楚之自王何也蓋周雖
天下之共主然既以岐豐之地畀之於秦則周之
為周無異當時之列國何以正楚之不正歟使其
誠有餘力足以制楚之命則楚必不敢僭其王號
齊亦安敢滅其后國王室而既卑矣春秋如又不
作誰與道名分之正乎
齊伐紀紀侯大去其國

紀國名杜預曰在東莞劇縣伯姬未葬而紀侯
去之夫豈果無夫婦之情哉不得已也齊侯之暴
著矣然則紀侯之所為得為正乎曰效死而不去
者正也迂國以圖存者權也紀侯之於國也委而
去之耳非所謂迂國以圖存者也雖然較之為殤
國之所以則猶有分也
楚武王卒于伐隨
熊通何人哉弑君之賊也當其行弑之時其心固
已蕩矣一蕩而弑其君再蕩而伐其鄰三蕩而有
王號之請迹其平日之所為無非蕩也乃獨至於

將齊而曰蕩夫齊則湛然而純一蓋將以吾心之神明合於天地之神明而無愧焉彼其平日之所為不合於神明者多矣然而不自覺也至此而始自覺焉血之慊也氣之衰也其悍然者不足以為其冥然者之主則其所謂蕩者乃其枝之欲隳體之欲披之時也而顧以為心之蕩焉嗟夫彼亦安知有所謂心也哉誠知有所謂心則終身奉之若槃水然必不蕩矣然而能通不知也鄧曼亦不知也必也嘗從事於操存之語者蔑乎其有以知之子賢繼是謂文王始都鄧按南鄭之北漢志曰故楚之鄧

士辰齊會宋魯陳蔡伐衛入惠公揚卷之上廿八

入惠公非王命之所許也而五國連師以入之知有其黨而不知有王命之尊則是五國之君皆不臣矣以齊宋陳蔡言之則皆不臣以魯言之則又不子臣而不臣子而不子民彝既泯天理滅矣觀物之變者雖欲攬卷而不觀其獨能無槩然於其心乎

癸巳衛惠公復入殺二公子傳黔牟奔周朔於是而逆王命殺公子放黔牟則國其國也已雖然不善之積未有有慶而無殃者也慶不足

而殃有餘則災澤之敗雖在累世而其兆則已見於此矣當其衛之實分遺疆國昧者之所貪也而君子悲之嗟夫亦孰知其志之得者乃其心之所由以喪者歟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一十二

甲午周莊王十年秦滅小虢

所謂小虢豈虢叔所封在扶風之虢縣者歟然則非王所憐伐之猶曰不可况滅之乎予以見秦之為秦不道甚矣

乙未齊公子無知以葵丘之戌卒入弑襄公代立公

子糾奔魯小白奔莒揚卷之上廿九

葵丘地名青州之臨淄縣說者以為有葵丘焉即連稱管至父所成之處也莒國名漢城陽國有莒縣焉即故莒國也

丙申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入是謂桓公糾後入不克齊伐魯殺糾其傅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又相桓公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先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

責其死而稱其功

丁酉魯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

長勺乘丘皆魯地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注曰魯敗宋蔡丘即此長勺未詳既敗齊又敗宋玩其甚矣曷不蚤屬其志斃諸兒於一擊豈不快哉楚敗蔡師于華以蔡侯獻舞歸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

江出岷山漢出嶧冢二水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而合遂東入于海江漢之國昔慕德而歸周今畏威而從楚是亦可以觀世變矣

己亥周莊王崩太子胡齊嗣位是謂懿王南宮萬弒其君湫公前書宋莊公之立而不書其卒此書宋湫公之始而不書其立以年表考之莊之卒

湫之立當在己丑之災

及其大夫仇牧大宰華督立公子游群公子奔蕭復以蕭攻萬及殺游立公弟御說是謂桓公

蕭宋邑說者以為即沛國之蕭縣按志氏仇牧華督俱死湫公之難而春秋所書曰及其大夫仇牧而華督不與焉杜氏曰宋不以告故不書此其說非也使宋人果不以告則仇牧不得而書矣果以告則仇牧華督均之死事之人也曷為但言仇

牧而不言華督哉此無他督以弒君之賊故春秋削而不書者不使華督得與仇牧並列而俱為不畏彊禦之人也然則孰立子游曰賊萬孰立御說曰蕭叔大心

庚子齊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又會魯于柯遂復其侵地曹沫劫盟故也

邾與遂皆國名柯地名漢魯國之騶縣班志曰故邾國也泰山郡之蛇丘有騶鄉焉班志曰故遂國也平原郡之祝阿說者以為即春秋之所謂柯按春秋齊人滅遂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

之同力則遂乃國名非邑名也使遂誠魯邑則當曰齊人伐魯取遂不當曰滅言滅則遂非魯邑明矣且遂在濟北不在汶陽為曹子之言者曰請復汶陽之田而不曰請復濟北之田則是曹沫劫盟亦必初無此事果有此事則是公一燕太子丹沫一荆軻而已荆軻之事君子以盜書之春秋何私於沫而不以盜書不以盜書則是魯無曹沫之事而公羊氏之說也卻子所書或取諸史或取諸傳今當質之以經

辛丑齊會陳曹及王人伐宋

曹國名叔鉞之後按濟陰郡之定陶漢志曰故曹國也所謂王人其諸指卑而言之故安之伯乃天子之命大夫仕於魯者耳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是也外之伐宋果何故以其皆北杏之會也然則與子所會之宋陳蔡齊即會于北杏之諸侯耳北杏之會一必不與陳蔡之會而日之伐齊故知史記所書不能無誤不若聖經之為可信也

楚師入蔡

呂氏曰蔡邇楚之國也每觀荆楚方始而蔡被其禍未嘗不嘆中國之不振旅蠻夷猾夏而莫之制也然則伊誰之責曰責在齊桓

壬寅齊桓公會宋陳衛鄭之君盟于鄆

春秋卷之四上

鄆地名杜預曰今東郡有鄆城按春秋於鄆但書會不書盟有北杏而來已會於鄆矣又會于鄆何居以叛者之初服也歟為叛者之初服宋是也當其未服則伐之及其既服則禮之以禮與信屬諸侯皆謂之望而歸焉者歟雖然德其所假者其非其所所有者也其所有者言之其惟力乎然而猶有未贍何則若者之會蔡人與焉今則方困於荆維欲會而莫可凡此皆霸者之所當慮者是亦可見本之不潔者雖子其求效之速矣而或者朝其報其其實陸夫有是理哉

晉曲沃武公滅翼以重寶負周得請為諸侯

朱子曰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

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其討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然則賂慢無禮亦已甚矣豈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癸卯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滑滕之君盟于幽

奇之下滑之上當有曹字

按潁川許縣漢志曰故許國沛郡公丘縣漢志曰故滕國河南緱氏縣說者以為即春秋時滑國也

春秋卷之五上

幽宋地按春秋盟字上有同字同謂同盟說者曰同尊周也既以同幽之盟矣而又匿其所譴之人非叛歟春秋諱魯但書會不書公則固有由矣抑齊也其獨無過歟鄭之遣使人也固曰吾以謝吾之罪也夫有罪而不知與雖知而不謝君子猶曰姑惟求諸已毋庸責諸人矧曰其使之來頓首稱謝其又奚誅豚之逸者患其出於茲尔不患其入於茲也既入其茲而又招之此齊執鄭詹之說也春秋人齊而逃詹並譏交貶無所偏倚而中持衡焉其斯為春秋也歟

鄧國名杜預曰潁川名陵西南有鄧城夫以楚而城鄧楚誠無道

不論自矢始以卻而言之非無三甥之可以謀國
 也然自楚發楚子之例不關其地有說焉則是所
 以過鄧而巳未嘗伐齊地也何以言之之我師
 伐齊安知其不以三甥之所請者爲辭既伐之於
 其前又伐之於其後竟以滅之爲辭者曾無文告
 之辭又曰武震之陳其不能固也密矣且楚之
 所發辭皆言豈不有陳禁乎然然外於前復與於
 不以一敗之餘也然其國可成其志不衷是以改
 國亦一敗之餘也然其國可成其志不衷是以改
 民之後未始不可以復然既斧之餘未始不可以
 復也雖其餒臣控訴無補於流殍屈折怨營不此
 於贊尾然而稍不可以自許其謂無能者不敢怠焉以
 三甥之辭而不可以自許其謂無能者不敢怠焉以
 以力則無能駢之以道則不知是
 無佐夫鄧之一路而不復起也

甲辰周釐王崩太子閼嗣位是謂惠王晉武公卒于猷公詭諸繼秦徙居雍

雍於漢為縣屬扶風蓋至此而其都定矣自此而

上若郿若汧渭之間其猶逐水草而居之者歟

楚文王卒世子薨紂是謂杜敖楚人謂未成君者爲教

乙巳秦德公卒子宣公繼丁未周有五大夫之難

伯石速爲國以蔡衛之師攻王立王弟頽王出居鄭

之櫟所謂五大夫者爲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賧是也

之爲王弟也釐上之弟耳非惠王之弟也蔡衛之師左氏以爲燕衛之師

櫟地名杜預曰鄭之別都今河南陽翟是周有黑

肩之難矣。而又有五大夫之難。是何王室之難若

歟閔隸之化微薄是之風泯公子公孫

不復如前日之舊理以欲成義以和勝子儀子

類皆貪亂者之所欲敗也然其所以至此則有由

矣端本清源蓋自衣王躬而取之

戊申鄭厲公及虢叔入王于成周殺頹而執仲父及

五大夫難遂平

當是時而王室有難豈非桓公之責歟桓公之圖

伯父矣雖徵五大夫之難猶將率諸侯朝王室使

王室尊安諸侯輯睦而四夷莫敢犯焉則伯業成

美今天子蒙塵於外而陛下問宮中頃方以錢

爲事戎威是已然北之五大夫之隼川爰之

子孫重仁下言是也然比之五十六夫之業貝終矣

中其失亦多矣按仲父乃燕之仲父與衛

不可執乎執其一而舍其一鄭伯為不公矣異時

齊人伐衛。必待天子致伯。而後行。然則齊之所以遲而不進者。有所要歟。吾固曰。管仲明不足以

有察齊桓公不足以有決使其應機而發九有罪者皆執而戮之則其成功偉

秦作密時括地志云密敗音師可由史記謂

戰河陽勝之史謂之河陽此

之河曲其即河陽之謂歟

下而姬則其女之姓也非

陳公子完奔齊

以之為瓶

自有齊國以來蓋莫盛於桓公之時矣而陳公子完自陳來奔卒之伐齊有國者陳氏之後也然則當威之時而已有衰之兆豈常情之所及睹哉楚亂弟憚弑其君薳代立是謂成王庚戌楚修好于周及諸侯

史記謂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愚謂熊憚何人哉弑君之賊也諸侯不敢伐天子不敢誅則亦已矣乃反受其所敵答之以胙其何以示勸懲於天下哉

辛亥衛惠公卒子懿公繼壬子晉有驪姬之難殺群公子自翼徙居絳

絳於漢為縣屬河東按此群公子乃故晉之群公子以士為之謀而殺之故自翼徙居於絳凡以隄防故晉之遺孽也然則當是之時驪姬之難未作雖然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蓋自桓叔以後武公以前其戕文侯之骨肉多矣今其遺胤復翦於敵公之手椒聊且遠條且人均所欲也顧不能推以

及人天道無好還之期乎嗚呼群公子雖死二五禍則生驪姬由是以殺申生里克由是以殺奚齊卓子文公由是以殺懷公天之禍晉亦酷矣天豈有意於禍晉究其所自皆自夫獻公一念之烈為之

癸丑晉伐虢責納群公子也

晉之伐虢豈必以其納群公子之故哉虢嘗奉命天子兩伐曲沃則其自莊伯武公以來其積憾者多矣無所發憤而姑以納其群公子為名雖曰欲加之罪而其辭亦不正矣陳公子可受於齊則晉公子未始不可受於虢惟若陳之受萬衛之受益獲為不可耳受群公子而曰不可則先君之類皆當剪之使滅然後快於其心乎

甲寅周惠王錫齊桓公命為伯乙卯晉滅曲沃及蒲滅字當是城字之誤城曲沃及蒲所以居申生與重耳也此所謂蒲其即向所謂蒲子而遷於翟者歟

楚伐鄭丁巳齊伐山戎至于孤竹以救燕俾修貢天子

山戎都薊乃北狄也號無終子孤竹國名其地在

平州之盧龍縣云燕國名此其為姬姓之燕歟則其與姬姓之燕固自有分矣然則為王之病者燕燕是也齊不能伐而鄭則伐之為戎所病者北燕是也鄭不能救而齊則救之且俾之修貢天子齊固有激於鄭之所為也歟

秦宣公卒弟成公立楚殺令尹子元以鬪穀於莒為令尹

或問鬪班之於子元殺之可乎曰以子元之所為自足以殺其身矣正使子元君也果有大過則諫諫而不聽猶得以易置之況令尹乎其殺之也宜

也其書國以殺即子蓋得之矣

已未魯亂叔牙弑其君莊公子開立是謂湣公謂牙為叔李友立世子班不克奔陳庚申晉滅霍魏耿以耿趙夙以魏封畢萬

霍即厲王所居之彘縣耿即祖乙所圮之耿鄉魏則詩人所刺以為其地陞隘其人儉嗇者是也當此之時齊桓聲修霸業凡爾楚之國如江如黃莫不知所向慕雖不免終為楚之所滅然亦可謂後亡也已霍魏耿邇晉之國也視江黃近矣而不知齊桓之可附其為晉所滅則有由矣且

晉於其宗猶欲滅之況他人乎與人鄰境而不知

其人之可以相善與否則必徒恃其不我攻耳非

必有不可攻者為可以自恃也惟其然是以不能

免焉虞虢類此滅人之國者亦得而滅之此報施

其人之子固有非其人者能隨所施而報焉是始

也晉之於霍魏耿也滅之而爾而趙夙畢萬皆於

是焉見之則六卿之中固已有其二矣將下軍者

不勉新破之繼而相與同車者非必銅其軀而銖

於乎悲夫此豈人

之所可致語也哉

辛酉魯亂慶父以汪姜弑湣公伐立季友逐慶父

而立公子申是謂釐公

按魯之有孟氏則慶父之後也有叔孫氏則牙

之後也真氏曰牙之罪未顯誅其身而存其後猶

可言也而施之慶父則過矣使魯人謂弑君者不

失為有後故異時東門遂復有殺適立庶之幸魯

由是而遂衰未必非季子啓之也惜哉

狄滅衛殺懿公

胡氏曰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煩而志

寡如班固載諸王濫亂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

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

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

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九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齊桓攘戎狄而立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戴公卒弟燬立是謂文公自曹邑徙居楚丘

鄭樵曰曹一作漕在今滑州白馬楚丘在今單州

武成

晉伐東山皋落氏皋落氏未狄之別種說者以為絳州垣縣西北六十里有皋落城即

其地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是謂穆公壬戌秦伐茅津茅津以為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云

齊會宋鄭魯曹邾之君于櫪社預曰櫪宋地陳國縣西北有櫪城

癸亥齊城楚丘以居衛

齊曷為而城楚丘將以封衛也無有封而不告此

固齊桓之令也其封衛也素當以告于周則是自

犯其令歟非也齊桓之志在於率諸侯而尊周何

至自犯其令哉其意蓋以為段非受命於天子者

也而鄭則封之於京城師非受命於天子考也而

晉則封之於曲沃九若此者是其所謂封而不告

者也桓固知其為不可矣若衛則先王之封國其

受命前此矣非至是而始封之也不幸而為狄所

滅吾豈不可於其既滅之後而復興之乎與滅國

繼絕世此固聖人之所予者也寧有以為不可也

哉殊不知衛國既滅非不可以復興也不請於王

而遽興之則是天子之大權諸侯可得而擅之矣

此其為義至微雖桓公管仲猶有所不知是故自

以為是者往往卒蹈於非嗟夫此春秋之所以為

不可不學也歟

又會江黃之君于貫

漢汝南郡之安陽應劭曰故江國汝南郡之弋陽

應劭曰故黃國貫宋地杜預曰梁國蒙縣西北有

貫城又曰江黃楚與國也始未服齊故為之合諸

侯胡氏曰二國未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

晉滅虢

北滅下陽耳而謂之滅虢號不可以無下陽無下

陽是無威也此其所以書滅虢歟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一十三

子周惠王二十三年齊會江黃之君于陽穀

杜預曰陽穀在東平須昌縣北左氏曰謀伐楚也

檀之會則既有謀焉易謀哉謀救鄭也陽穀之會則又有謀焉易謀哉謀伐楚也然則此其兩事歟非然也會檀之前楚既伐鄭矣然而不果救也夫何故以魯與邾之有未協也盟貫之後楚又侵鄭矣然而不果救也夫何故以江與黃之有未洽也今而再會焉情之未協者必無不協矣親之未洽者必無不洽矣然後乃謀伐楚固所以救鄭也

乙丑齊會宋陳魯衛鄭許曹之師伐蔡

按春秋於蔡書伐不書入楚

會陽穀之後楚復伐鄭矣果欲救鄭曷不徑伐楚歟楚疆固也文告之不備則是伐楚而無以服其心也武震之不足則是伐楚而無以屈其力也先之以侵蔡所以伸吾之威乎繼之以蔡潰吾威伸矣然後移以伐楚以武震言之則寓于所總之師以文告言之則戒于所通之使其心服其力屈其所以病中國者不敢肆焉嗟夫此桓之所以為桓者歟謀而有成其亦可尚也夫

遂入楚盟于召陵

召陵於漢為縣屬汝南劉氏曰凡人之情強則

暴服則憚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憚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至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責楚之能不拒敵而責齊之能不遂戰也

執陳轅濤塗

濤塗陳之謀國者也不社稷之憂而費糧屨屨之惜是誠謀之不忠矣以身則不免於執以國則不免於伐且侵焉夫豈曰無故而然歟然而齊桓之討之也終不得為伯討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又將思之焉彼果曷為而欲遠吾之途哉是必吾

之所以行師者有非其道夫是以欲遠吾之途也召濤塗而謝焉吾之師得無不以律者乎吾將易之以律矣誠若是寔獨不足以愧其心乎不已之責而徒責於人其不得為伯討以是故歟

晉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走蒲夷吾奔屈

公羊子屈之也

屈即北屈於漢為縣屬河東太子縊而二子奔蓋以驪姬之譖也然則前書晉有驪姬之難當置之於此

秦娶五女為夫人丙寅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曹

之君及王世子盟于首止

按春秋會自會盟自盟九言首止者再劉氏曰此一地曷為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率諸侯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為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胡氏曰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夷狄矣

抑是會也鄭伯逃焉夫鄭楚之所伐楚之所侵者也其自
徑以前陽穀以修禦可見矣九鄰桓之所謀果誰為之而巳王也必私愛之故惡首止之會其於前也顧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安然則安中夏者不在中夏反有在於晉夏之人乎王之於所好所惡思已慎矣而鄭楚不聽焉是逃焉暴也其臣實逃今也其君實逃以其為廢人之事也難乎其為君大夫矣君臣可辭其何以逃梁氏之識乎

晉伐蒲重耳奔翟又伐虞及虢虢君奔周

虞國名漢河東郡之大陽縣即虞之故都也虢都上陽與大陽接壤其下陽杜預直以大陽言之然則大陽其虞虢之交歟滅國暴矣王法之所禁也虢自平王之末東政周室雖無大得亦無大失且嘗與鄭納王於周矣是固有功王室不可棄也今

也不幸為晉所滅奔告天子將若之何命齊桓率

與國問罪於晉晉雖疆大其畏不服不此之察而

姑坐視晉虢之與亡豈君臣相與之體然哉

威虢也楚之虢秦執虞公修虞祀且其罪貢於王然則王之所以坐視者豈王之滅而虞之敗置武公之罪而不討今也惠王以虢貢之故置報公之罪而不誅如是而曰可以為

天下之義主其不然乎

是年秦始得志于諸侯百里奚蹇叔以為之輔

百里奚蹇叔其皆所謂黃髮者歟則其所謀必有

類於遲鈍而不足以取快於目前者矣及夫更嘗

之久閱歷之多則向之所視為無足快意者每

有餘味此穆公之於二子所以始雖落落而終則

不能以不合歟于以見得力之多者不在於快意

之速而成功之備者必要之於久而後可以驗之

楚滅弦

弦國名杜預曰其地在七陽縣東南

秦已得志於西楚復得志於南晉之於北也又將

求其所可得而得焉春秋之所貴者貴其一統而

其紛紛者遠至於是則齊桓之所糾者固為有

外未可以上下同流各得其所者而望之歟

丁卯齊伐鄭晉伐屈夷吾奔梁

鄭樵曰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縣山今同州夏陽縣猶有新里城即梁伯之所居者也

已巳周惠王崩太子鄭嗣位是謂襄王太叔作難齊帥宋衛許曹陳會王人于洮宋之下衛之下齊之下此所謂作難特畏其作難也云尔夫作難之也其是故先其難之未作而往苦於齊齊為是而為之會則是會也可以紓難可以匡其於正而不謂無功也已所可憾者得於已已而不能無失於壬申君子惜之

晉伐狄不利於盟

晉伐狄不利於盟

庚午齊桓公會宰孔周公及宋衛鄭許曹之君子葵丘宋之下衛之上當有魯字所謂

幸北周公乃宰周公而名孔也

司馬貞曰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步其郭內即桓公會處然則此葵丘非青州臨淄縣之葵丘也

然盛之極衰之始也抑桓伯之衰蓋已萌於盟召陵之日矣北伐山戎南伐楚有足多者焉又况乎

西為此會孰能不於蓋自夫及身脩德者言之猶

公莫能進於有若無矣若虛也域則其在於桓公

楚滅黃

從可知矣何則以可上可下之資而易盈者為之輔則其於天德王道舉非其素安能久而不貽不

宋襄公立

不言先君之卒而遽言後君之立者釋衰經而會襄

冕君子蓋傷之也

晉獻公卒公子奚齊立大夫里克及平鄭殺之大夫荀息立其弟卓子

按春秋殺奚齊者里克耳不以及平鄭也而此云

然鄭固克之黨也

辛未晉里克殺其君卓子及大夫荀息而納夷吾

劉氏曰荀息之智未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義則盡矣

夷吾入是謂惠公惠公既立殺里克而絕秦主申周

亂叔帶以戎伐周秦晉來救秦晉齊使管仲平周難

真氏曰子帶召戎伐周桓公為霸主不能仗大義

討之而受其來奔三討之而不能助桓公霸業於

是手掃地矣管仲方以身任平戎之責使王室之

尊下與戎狄交好管仲之相業亦於是乎掃地矣

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其即河外之地故自晉視之則曰西自秦視之則曰東自其在河之南而言之則又曰外也

仍以世子圉為質

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言質者而此言秦晉之質秦亦焉用子圉為質哉是必以河外之地乍獻乍否未可必也夷吾既不可留則所獻詎能必得是故要之以質則莫我適其所獻則不吾感自常情觀之必曰此之謂以德報怨矣然其以術籠晉君子鄒之固非常情之所識也

丁丑戎攻周齊會諸侯之師戊戌周又會宋魯衛陳

鄭許邢曹之君子淮以全鄒

按東海之繒縣班志曰故繒國禹之後也楚滅黃滅英其勢橫矣已而戊徐則橫之甚者也齊既末如之何矣今也戎病周夷病鄒齊桓區區之所樹立果不足以終其身邪既徵戎又徵會吾見其應敵之不整且不暇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其殆皆著於此歟

戊寅齊桓公卒五公子爭國公子無詭立易牙

專政

無詭左氏作無虧

真氏曰管仲自初相桓公即以制國治兵為

事謂若是則可以得志於諸侯而君心邪正

則不暇問也故嘗謂酒腐於爵肉腐於俎

不害霸不知君心一放則是非顛倒何所不

至尚安能致察於賢不肖之分耶其後敗桓

公功業者卒出於女子小人而女子小人之

得進由仲不知格心之學故也昔李翱之詩

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程子曰此

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盡耳若已盡

雖管仲奈何哉未有心中不盡而能用管仲之

心也仲之於桓公猶其心之於仲也仲之於桓公猶其心之於仲也

則夫以色進以味進以便僻側媚紛然而競

進者皆足以為君心之蠹矣仲之先公而死

其殆本程說而廣之者歟

世子昭出奔宋

其以昭為世子者桓公之所私耳然不誓之

於天子而徒屬之於宋公亦豈得為樹子哉

己卯宋會曹衛邾伐齊殺無詭敗四公子立世

子昭是謂孝使

真氏曰嫡庶不分繼嗣不定此有國之大患

以桓公管仲之君臣而昧於此卒使變亂相

尋九三十餘年而後已豈非來世之永鑒

秋伐衛

穀梁子曰伐衛所以救齊也嗟夫狄猶不忘齊桓之德而諸夏之人乃反忘之狄之不如何以爲諸夏乎

庚辰秦滅梁壬午宋襄公命楚陳蔡鄭許曹六
國之君于孟楚成王執宋襄公于會以伐宋

宋以乘車之會往楚伏兵車而執之楚則曲

矣雖然相宋公以奮諸侯者夫豈無賢大夫哉吾意子魚之賢則誠賢者矣而不足以析

內務志卷之四
五十二

楚之種彘楚之侮其說安在蓋嘗思之賢者
之分量亦固有高下存焉窮其分之所至極
其量之所止則雖毫末而莫之或進非不欲
進也不能強也夾谷之會齊豈果能以君子
之道待魯哉而裔夷之俘終不足以得志於
會者以有夫子在焉不煩數語而齊侯之氣
靡矣禮義之言勁於戈甲不信矣夫向使子
魚而亦能若是則楚將愧屈之不暇何會之
所必其所以敢於劫會者無他焉以相禮之
無如夫子者故也

盟而釋之

此否也宋曷為而不服寧不以齊方求之
當惟人之即已不即人顧欲人之即已豈所
以下於人乎為是而有不服齊亦悔之矣於
是會鄆則商地也又於是而會幽則宋地也
猶齊不服者焉亦可以見國霸之難矣宋之
於齊也不則其下於人者而從則其不下於
楚焉楚雖西然其所惡者則非宋之所故望
矣其在宋猶以不下於人為齊感其在楚能
不以不下於人為宋感乎吾意宋之所習者
小國而薦諸楚則可以大國而臨諸楚則不
此其所以欲屈之而

執其君伐其國則不患其不捷矣然而曾不與焉則莫為宋請曷為其莫為宋請陳蔡鄭許曹凡皆從楚者也則孰為宋請其君可執也其國可伐也而其地則有不可必得者焉使宋人而曰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則楚將若何是故會而執執而伐楚之於宋也不可謂不得志矣雖然非可久之道也其亦計之矣蓋以為無故而執之可無故而釋之不可也必有為之地者焉則於是乎以宋之捷來敵於魯其辭則敵魯也其意則脅魯也魯於是乎果為所脅會諸侯盟于薄然後乃釋宋公則其致曲於楚也不言而可知矣向使魯

是時拒其使而不納則雖不上告天子下率諸侯而討焉強楚之氣亦必於是而少餒矣然而不能也此可以見中國之衰而夷狄之橫也

癸未齊入王叔帶于周

子帶之為人也蓋嘗召戎以伐周矣使其計之得行豈有三哉宥之於齊亦云可矣而又召之召之誠是也而不知樂禍之人置之有鼻可也置之有虞不可也遠之乃所以全之而富辰之慮容有不及乎此也

秦晉徙陸渾之戎于伊川

舜之事堯也辟四凶於四裔所謂不與同中國者是也孰謂中國而可使戎據其地哉秦晉之過蓋莫甚於此矣抑伊川之地自絳縣而視之其即南鄙之謂歟則狐狸之所居也豺狼之所嚙也戎子駒支之言雖曰不可盡信然必有近似者矣與其為禽獸之藪澤孰若使我狄制之不猶愈乎此秦晉遷陸渾之意也殊不知狐狸可驅也豺狼可殪也戎狄之盛則虎而冠者也孰得而制之哉頴之傳不

反則周於晉焉謂之良言自矣雖然元氣之感者邪氣不得而入病何從生使伊川之地而本非虛邑則秦晉果何私於陸渾必出此之民以入彼之民乎其不然也必矣地廣大荒而不治誰之過哉凡周之卿大夫士皆不得以辭其責也

宋金衛許滕伐鄭不利

孟之見執也有以自責無以自省則非人矣不論可也有以自責無以自省則非在不知其致之安在耶

晉公子圍自秦逃歸

國質於秦而歸晉猶丹質於秦而歸燕也然秦之奉丹薄矣非必以是奉圍國亦何所不燕而露不能少忍哉方是時秦方以術籠圍河外之地將固於易世之後而取之也誠使子國朝歸而版圖夕至則秦雖憾亦必為之釋然然而不出於此則十九年之流落於外者一旦而至矣此非秦之薄圍圍自薄秦有以致之也

楚敫鄭大敗宋師于泓

泓水名未知其為鄭地歟抑宋地歟傳曰楚伐宋以救鄭則其地之隸宋不隸鄭無疑矣或曰使楚於未既濟與夫未成列之時宋能擊之果可以勝否乎曰可以一勝第無以善其後則不如俟其既濟既成列以一敗奉之則身雖病且死國可以不亡然此非宋襄之本意也蓋欲僥倖一勝庶幾乎可以泄諸侯而為盟主耳然不知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則暫焉之假仁與義終不足以蓋其不仁不義之素徒足

盜復師陳體而已矣尚何尤哉

甲申周頹叔桃子以狄師伐鄭遂以狄女隗氏為后

三代而後如韓信則有以匈奴侵馬邑者矣未聞以天子而用狄師伐中國者也三代而後如劉敬者則有以公主嫁單于者矣未聞以天子而用狄女為王后者也觀襄王之所為如此謬亦甚矣而猶復不受諫其出宜哉宋襄公卒子成公壬臣繼齊伐宋楚伐陳

乙酉周襄王廢狄后頹叔桃子以狄師攻周王

居鄭之汜叔帶代立與狄后居于溫

汜與溫皆地名以漢志考之汜即成皋屬河南溫屬河內頹叔桃子不畏王而畏狄不慕義而慕淫不奉正而奉邪所見如此其諸刑戮之民歟

晉有卻芮之難卻芮之難當在文公既立之後

惠公卒世子圉繼是謂懷公秦穆公使人殺之而入公子重耳是謂文公

惠公在位十五年矣據千乘之尊負四境之富以善為之則植焉而必固滋焉而必蔓何

末而弗獲哉而身歿之後曾不足以肅其遺孤則其仇多而援寡亦可見矣

趙衰為原大夫專政

原地名按河內之軹縣有原鄉焉孟康曰晉侯所園是也衰於是年方從重耳而歸則其

為原大夫當在丙戌晉為其大夫也故取之

按周而紀矣周之東遷也晉文侯秦襄公蓋皆不與焉秦襄公之有晉文侯之舊不可謂無所予也非特不無所予亦予之過矣自晉人視之夫豈不知鄭人之視號乎彼則西都則其所有者豈可謂無所止其在文侯固已難於割地其在文公獨可

以割地云乎哉地則信乎其不可以割矣然
而文公之意則未已也於是乎不地之請而
惟之請其辭婉其事迂其然豈其然乎其
意必有在矣周天子辭而闕之非不割如
也其如顯於此者不可使其然於彼何
不其原也所請在彼所得在此夫豈真以
有功者之謂哉不特已耳昔周公之有
於王室甚大封魯之外未聞他有所賞也
晉也克遂有功於王室則其賞文公之功
過分之事哉而文侯有功則其賞文公之
則又難賞之莫事會之來無第而天子之
田有餘也周失之曰晉而日廢晉失之曰
魯而日偏功雖可賞而罪則不勝其當矣
其君臣方肩吾焉持三日之糧以進退其
原之士卒曰吾以信也議一臺之廢且上
原大夫亦安然而受之曾無諫且諷焉以
見於諸侯之依固非主者之位矣上之
志下之無賴子之學則

丙戌秦晉之師滅王叔帶于溫而納王于成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矣而晉侯辭焉則是
納王者但晉侯耳秦無與也抑於王可以言
納於帶難乎言滅其言滅何哉殆猶余姑滅
此之滅非以亡國之善詞許帶也
王享晉文公于郊而命益之河內地

此河內之地即向所謂陽樊攢茅溫原之地
也以傳考之原陽樊皆用師以圍之雖圍之
終有不服且不降者焉觀陽樊原之不服且

不降則攢茅溫必皆若是而已矣吾何知
之吾以倉葛之言知之倉葛之言曰此誰
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舉此例之則四邑
者蓋皆若是而已矣然而傳有所不載者
不勝載也載原陽樊之事則溫攢茅之事
從可知矣昔太公之封於齊也與萊人爭則
有之未聞其必以兵而威齊人也伯禽之封
於魯也與徐人爭則有之未聞其必以兵而
威魯人也今晉也受王之命以有四邑而四邑
之人皆有不降之心焉自非以其強衆之力強

而降之則四邑之地必非晉之所有雖有其
地而不能有其民焉亦可見王之親姻必歸
於周其不歸於周則或分而適於他國晉之
所有者但有其地與或非王之親姻者焉吾意
當是之時四邑之民如遭洪水蕩析離居而
莫知所底其嘒於民者多矣下則嘒其民上
則偏其君如是而曰有功於王室吾有以知
其爲功之首即所以爲罪之魁也卽子之言
豈欺我哉
衛文公卒世子成公鄭繼楚圍陳以入頓子

頃於漢為縣曰南頃屬汝南郡杜預曰頃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圖陳以納頃子若尔則是以夷狄而正中國也夫以中國而正夷狄倒置甚矣當是時襄王僅免於難文公未足以霸而齊桓之澤斬矣楚是以崛起至此誦四國有王師伯勞之之詩能不為之三嘆

丁亥宋背楚親晉楚滅夔伐宋又伐齊

夔國名其地在建平柳歸縣伐宋以其親晉也伐齊以其病魯也若其滅夔則自滅其族耳人之言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楚為不

道雖其族類猶將滅之矧曰非其族類而能恤之乎以楚伐齊則曾有親楚之心矣然楚之於魯非其族也今者為魯伐齊知他日不為齊而伐魯乎是故魯之此行君子蓋危之也

戊子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代立是謂昭公齊有當討之賊然而莫之能討何居其以救宋方急則其於匡齊也容有未暇故歟然自是而習以為常潘父弑商人又弑其為弑也相踵未必非自晉文而失之

晉救宋作三軍

按晉作三軍則所謂七百乘者其以輕車重車通而計之則輕車三百五十乘重車亦三百五十乘是為三萬五千人杜注以為五萬二千五百人則是以七百乘皆為輕車果以七百乘皆為輕車則重車如之當七萬人不為不多矣焉用伐山之木為偽兵以益之哉故知晉於是時始作三軍當有三萬七千五百然而但曰三萬五千無他舉成數而言之也

楚使子玉伐宋

以事之序言之先伐後救可也今先救後伐何也救宋之志前此矣非適起於今日若伐宋則伐而又伐是以後之也

己丑周襄王狩于河陽

河陽於漢為縣屬河內此何以書以晉猶有尊王之心也使其果無冀王志則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矣春秋何愛於晉而必為之諱所當諱乎

晉會齊宋蔡秦之師伐衛大敗楚師于城濮

是時蔡師從楚晉之所會特齊宋秦之師耳宋之下秦之上多一蔡字

城濮衛地或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城

濮之戰或者非晉之善乎曰晉非城濮之戰

則楚可橫行於天下矣天下誰之天下楚可

橫行而不忌乎晉之此戰君子予之以能

楚不為無益於周也又按城濮之戰晉臣

蔡既奔楚石師遂潰則子之之戰晉臣

為道所謂以奇兵之戰也然後蔡師敗

之則不免為晉師之戰矣然則後蔡師

以中軍以毛孤之戰也然則後蔡師

而亦潰則國宋之戰也然則後蔡師

皆敗矣子玉之戰也然則後蔡師

大敗於宋下軍之戰也然則後蔡師

也而有正焉奇正相和則奇正之戰也

為首首尾相應則奇正之戰也然則

未知其欲問誰口而執之者或

遂會齊宋蔡鄭魯衛之君盟于踐土蔡鄭魯衛

按晉文公作王宮于踐土括地志曰在鄭州

榮澤縣西北十五里踐土之會齊宋魯蔡鄭

之君則親蒞之矣若衛則叔武攝焉非其君

也非其君也而以衛子書之若諸侯立而未

踰年者之稱焉是何也武蓋為晉所立將以

伐鄭然諸侯之位非諸侯之所得而廢置之

也晉於是乎專之甚矣第比之召王之事猶

有大小之分焉故於王則書狩於衛則書子

以此見晉侯之惡或諱焉或否焉皆所謂得

罪於春秋者也

楚救鄭不利楚不利於救鄭耳

殺令尹子玉得臣

子玉僥倖於一勝將以間執讒口求逞其志

也然而不勝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庚寅晉會王人及諸侯于翟泉

杜預曰翟泉今洛陽城外太倉而西南池水

是也是會也魯公之外盡諸侯之大夫耳非

盡諸侯也然則禮缺曰以諸侯之會而迫於

王城猶曰不可矧曰以諸侯之大夫而其會

也反可迫於王城乎以王于虎而下盟諸侯

之大夫則為上替以諸侯之大夫而上盟王

子虎則為下陵下陵非正也上替豈正乎春

秋於是會也諸公而不書其為貶也不言而

可知矣非審於君臣之辨者其孰能知之

辛卯衛成公自陳如周周請晉納成公于衛而

誅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之奔陳也則固有之矣然非自陳以如周也其至于周乃晉人執以歸焉耳晉擅討衛擅誅周為天下之共主莫之能正也顧有請焉陰盛陽微至此極矣悲夫

秦晉圍鄭

秦晉圍鄭非義也誠知其非義則相與撤圍而歸豈曰不可而秦則私與鄭盟私與鄭盟可也其若晉固何哉始與之同而終異始與之合而終離待晉以諉而曰以信待鄭雖鄭

亦不能無猜矣不然豈其輸肝傾膽於仁人之前而徒以利害為言哉燭之武之言鉗制劫脅有以窺見秦伯之心矣卒之鄭有三戌之虞秦有二轂之難未必非燭之武啓之也壬辰魯取濟西田

取者對予之辭此未有言予之者則其言取之何濟西田魯故壤也中為曹所侵執曹君班曹地使各復其舊焉凡此皆晉侯之所為也予在晉取在魯為是取之是亦不無所予者矣然則正乎曰非正也不請於王命而正

其封疆之界其在晉則猶之禦人而得貨因以致餽焉其予非正也其在魯則猶之見得而忘禦從而受之尔其取非正也但言取不言予徒責魯不責晉其諸以晉為無足責歟夫其以晉為無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然而取予之義皆著矣

衛徙居帝丘

帝丘在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衛何以迁于帝丘說者曰避狄難也噫楚丘之迁固已避狄之難矣今也迁于帝丘又將

惟狄之避夷狄橫而中國微是果伊誰之責哉其在晉文晉文之於攘夷也其有愧於齊桓多矣識者病之

癸巳晉文公卒世子歡繼是謂襄公

經世之已二千二百一十四

甲午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伐鄭

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秦之於鄭也欲圍之歟非十鄭之師則不可欲攻之歟非五鄭之師則不可鄭之師何止二百乘姑以二百乘言之非千乘與二千乘莫可得而攻之且

圍之也而秦之此行僅僅三百乘而止其能
圍鄭且攻鄭否乎吾意秦之此行不過欲襲
之而已世豈有千里行師而可以襲人也哉
杞子之諷既足以惑其聽三帥之勇復足以
眩其視則蹇叔之忠不足以入之矣已欲襲
人人亦襲已崤陵之敗則有由矣使不有向
師而哭之一舉秦其殆夫

晉敗秦師于崤獲其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杜佑曰河南府永寧縣有三崤山蹇叔哭其
子曰崤有二陵焉即其所也城濮之戰欒枝

固出於奇崤陵之議欒枝尤出於正使欒枝
之議得行則秦晉可以無爭雖曰縱敵未遽
至於生患也豈非謀國之善者乎先軫尸之
而欒枝莫敢抗也秦晉之爭於是而始矣使
卻縠而不死其殆必以欒枝之言為然乎

魯僖公卒世子興繼是謂文公乙未晉歸秦三
帥

獲三帥而歸之先軫之所不喜也設使獲三
帥而戮之秦其無三帥乎為先軫之計者固
宜力於為善使秦雖再用三帥莫能與已競

焉不亦可乎不此之圖而顧以匹夫之勇自
憤於敵何足取哉

楚亂世子商臣弑其君憚代立是謂穆王

胡氏曰楚顯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
天下然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不
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

丙申秦伐晉不利于欽衡

向者所書之欽衡即此欽衡之謂也

秦誓之作君子以為有悔心焉觀其言則
矣觀其行則未之有改也此與過而不知悔
者無以異也

丁酉秦伐晉取王官

杜佑曰王官城在馮翊郡澄城縣西北秦已
伐晉矣而又伐晉黷兵甚矣蓄憤之深而求
逞之甚使又不利將若之何豈是以知晉之
君臣特自不能力於為善耳非秦之此舉真
有足畏者也

楚伐江晉師來救

江小國也楚人伐之殆猶馳韓盧搏羆
而晉則捷以一師代楚一師不足以伐楚則
亦何足以救江哉

戊戌秦伐西戎破國十二

戒乃秦之世讎其伐之也固其宜也然其破國至於十二豈曰徒取諸彼以與此哉亦必殺人以求之耳際以仁者之所為必不如是之甚也

楚滅江

楚商臣弑父與君天地之所不容者也亞君能會合諸侯聲罪致討則彼必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矣豈能今歲滅江而來歲滅六乎君子觀商臣之勢至於如此由晉無以制之故也

也

乙亥晉趙成子襄卒子盾繼事楚滅六

故六國也

庚子秦穆公卒世子瑩繼是謂康公葬穆公三

良為殉

朱子曰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有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

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則莫之

知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

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從哉

晉襄公卒辛丑晉世子夷臯繼是謂靈公宋成

公卒國亂公禦繼世子代立國人殺禦立公子

杵臼是謂昭公

使世子而在則昭公不得立矣昭公之立也

所謂無望之禍夫既有無望之禍則亦有無

望之禍然而不自知也不能以善為之而其

隙生焉彼其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者是則

同之者也夫其同之也者信有罪矣然使在

我者而果無其隙彼將焉伺君子之論欲治其

末必正其本謂昭公可以自全而不免於敗

是則始焉之不善故也

齊率宋衛陳鄭許曹之君會趙盾于扈

杜預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諸侯之為

此會也果何故哉為晉君之初立故也為晉

君之初立則曷為不會其君而徒會其大夫

哉其君在抱未可以會諸侯故會其大夫即

所以會其君矣不然以大夫而盟諸侯其幾

何而非仇乎有之為此會未嘗也然自是而

公子遂晉趙盾盟于陶室知之以于則靈公

如以魯則文公意也相與而國之大權

皆委之矣委之而得其人可也委之而不

盟也則之大夫不曰舉列國之諸侯

得以乘其間焉而入之矣魯與秦之則無以

宗夫事之微情氣乘之則無以教夫事之著

也其端自此始矣嗚呼可嘆也夫

壬寅周襄王崩太子壬臣嗣位是謂頃王癸卯

周葬襄王

周之葬襄王也曷為未葬之前求金於魯

哉魯之大夫既已奉幣而如周矣然而好德

之心不足以勝其好色之心遂以如周之幣

掩而奔莒此毛伯之所以求金於魯也誠使

周之冢宰有統制天下之權仗義討之其畏

不服法之不舉而金焉是求雖有得焉不足

貴矣

晉會諸侯人救鄭

楚自城濮以來滅江滅六則有之矣然大抵

崛強於南方之地未敢覬覦於北方也至是

而范山言曰北方可圖則以晉君之少耳使

趙盾而能折衝禦侮必不為范山之所窺今

既為所窺矣又不及楚師之未去而救鄭以

是為良大夫也其然豈其然乎

秦伐晉取武遂

武遂當作武城按武城於漢為縣屬焉趙盾注

曰即左氏傳所謂秦伐晉取武城者是也

甲辰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徵秦陽縣班

志曰故少梁其散縣也

乙巳晉敗狄于鹹獲其帥喬如此所謂鹹其魯

狄即長狄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芒氏而

其在春秋也則又謂之鄭瞞云

丙午秦伐晉取羈馬

杜佑曰馮翊郡郿陽縣有羈馬城在焉河曲

左氏有交綏之說杜注引司馬法曰逐奔不

遠從縱不及遂以交綏為古者退軍之名其

言若曰逐奔不遂則難誘從縱不及則難隨

公之言若曰縱者我以上車之索衛者之所

當審也故曰我軍既有節制其以史駢有以

為晉之謀乎又曰彼軍亦正行五其以士會

有以秦之謀乎是故出而交綏則有以士會

者非徒以為退軍之名而遂已也○主史駢

於晉也不得不為臣蓋於是為可見矣何以

而相持耳欲為國又不欲欲為直又不能則於是乎兩用其人以擬之卒之吏斷之終不免為穿之損矣辨之不蚤者其何足以知固非一日之損矣辨之不蚤者其何足以知

丁未楚穆王卒世子宮繼是謂莊王

戊申周頃王崩國亂公卿爭權晉

而立王子班是謂莊王宋及魯伐齊

杜預曰新城宋也杜梁國新城之

未會也衛侯會魯君子齊侯會晉君子

皆有平王晉之請焉而魯則皆為成之則是

會也非強諸侯而使之從蓋自欲從之也云

爾惜也晉之德無以甚異於楚何以宗諸侯

乎有可以懷楚之機無足以懷楚之道此其

所以為可惜也歟

齊昭公卒國亂公子商人殺世子舍代立是謂懿公

商人之罪與潘公等皆當討之賊也以晉文

則如彼猶不能討所當討以晉靈則如此誰

能討其所當討者乎此聖人之所憂也此春

秋之所以必書也或曰商人之弑也春秋則

書之矣潘公之弑也春秋果曷為而不書歟

以意逆之潘公必行弑於未即位之前商人實行弑於既即位之後此其所以有書不書之不同者歟

己酉秦伐蔡

按春秋當作晉伐蔡非秦伐蔡也然則晉何以伐蔡以其不與新城之盟也所可惜者雖能伐蔡而不能伐齊亦可見晉人之為不知務也

齊伐魯庚戌齊修鄭立之盟

鄭立齊地季文子曾之謀國者也不能聲齊

之罪以致其討而反為所伐可謂倒置之甚

矣會陽穀盟鄭立君子鄙之

宋人弑其君昭公弟鮑立是謂文公楚滅庸

上庸今

辛亥晉會衛陳鄭伐宋

宋有弑君之賊討之是矣然而卒不能討復

立之則是為義不終不足以為訓也

壬子魯文公卒于臺下襄仲殺世子惡而立公子倭是謂宣公三桓專政

襄仲殺嫡立庶其罪大矣季文子不能討反

為之使齊而納賂焉則是政在襄仲三桓未
得而專政也其專政也何從而始歟曰魯僕之來欲
授之以邑而文子不從其令遽使司寇逐之
此則專政之始也真氏曰行父與數莖僕之父
則其忠信則竊室工矣其則盜賊也其
器則數兆也而不知東門遂之惡近在目前
而不能正及與之先後如齊以求與會焉
而巳再往是而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
且其言曰見無札於其君者事之如焉焉之
遂為雀也知逐者其有札乎其無禮乎泉鏡
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札為雀為能而曰
此舜功一十之一也豈不可哂矣哉世
人誦其文而不既其實愚不得不辨

秦康公卒世子稻繼是謂共公齊亂大夫邴歜

殺其君懿公立公子元是謂惠公

懿公之死春秋以為齊人弑之不以歸之邴
歜蓋謂君之者齊人而弑之者亦齊人也齊
人不知有君臣之大義而惟知有驟施之小
利是以從亂如水而莫之遏若但以弑君之
罪歸之邴歜則齊國之人皆免於罪矣故特
變文以為齊人弑之所以誅亂賊之黨弒篡
弑之漸拔本塞源懲禍之所由也是說也本

諸胡氏

宋亂群公子作難

昭公為文公所弑則其子有復讎之道群公
子奉之亦將曰討賊云尔不當以作難言也
特左氏謂之作亂而此書亦曰作難承其誤
於前人

癸丑齊取魯濟西田

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
濟西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
惟利而已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
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
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晉伐鄭楚侵陳及宋

楚侵陳及宋鄭伯從之蓋以晉為不足與也
晉為是而伐鄭曾不足以自反乎使其不沒
於利以義行師則齊宋之亂息繼霸之業成
鄭不即晉而奚即今晉政實有所闕而伐鄭
鄭能無辭於其伐乎

甲寅周匡王崩弟瑜立是謂定王鄭敗宋師于
大棘獲其大宰華元晉伐鄭

杜預曰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鄭敗宋可以
藉手而告楚晉伐鄭又以與國而黨宋然關

叔既至而趙盾避之則雖欲伐鄭而不能矣
不能攘晉之詬而姑曰益叔之疾不亦誣乎
秦伐晉

先是趙穿侵崇侵秦之與國也至是秦師伐
晉則以問其何為而侵崇耳秦之所問如此
晉將何辭亦可見求成不以其道不足以求
成於人矣

晉趙盾弑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
是謂成公

盾非弑君者也而以弑君之罪歸于盾聖人

之法何若是之偏歟石氏曰春秋之法誅

不誅事弑君者雖穿而其意則盾也

蓋自夫河曲之戰盾不能制其進止而制其
進者皆穿焉此其為盾之漸固非一日之
積矣則致其道而至於伐崇其水之已堅者
乎然而夷臯則神察也其為能弑則有由矣
然則欲致其察者可不於其幾焉而致其察乎

乙卯葬周匡王楚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郊

夫荆楚之於陸渾雖以夷狄而伐夷狄然其

觀兵於雒問鼎於周此其意直欲逼天子而

奪天下罪不容於誅矣王孫滿僅能以口舌

伐之豈足以摧其鋒而折其氣曷不馳告方

伯糾率諸侯而討之蓋是時王室既微而晉
之君臣又交相戕賊而未足以有立其餘列
國殆無以加於楚矣嗚呼中國無霸而王室
不競其禍固至此歟

丙辰鄭亂公子作難

陸氏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
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春秋書之以為首惡所
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丁巳晉伐陳以救鄭

鄭有弑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楚伐之反伐陳

以救鄭何也晉之執政盾實為之而盾亦弑

君之賊耳其何詞以討鄭然則晉不能討而

楚伐之其能討賊矣乎非也晉楚之伐鄭徒

以叛服之不常云耳至於君臣之大義則大

抵牾焉而不察吾是以知楚無以甚異於晉

也

秦共公卒世子繼是謂桓公

戊午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胡氏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
嘗命將帥師救陳又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

楚無乃於己有關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
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省
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三盟者非其道也
己未晉會諸侯于黑壤

黑壤晉地一名黃父是會也鄭伯與焉而公
子宋實相之且及晉乎則晉固不知其為賊
矣然則與於會者何足以為榮而魯顧以不
與為辱哉噫殺惡及視宣固不能無憾欲與
於會本以求榮也反為所止何辱如之以此
見正者常榮而不正者常辱後之君子亦勉
於為善可也

庚申晉伐秦

與狄伐秦則亦狄而已矣雖居中國而無中
國之道焉何足貴哉

楚滅舒蓼

鄭樵曰舒蓼楚東境小國也與舒城之舒蓼
縣之蓼自異○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楚蓋
張矣而晉方與狄伐秦其何能奮志攘却措
中國於奠安乎

辛酉晉侯會宋衛陳鄭于扈陳不至遂伐陳

下可無陳字鄭
之下當有晉字

晉成公卒于扈公子據立是謂景公趙盾卒子
朔繼事壬戌齊歸魯濟西田

其取非義也其歸非義乎鄭謹言歸之歸也
以有服義之言則其曰來歸云者信乎其知
義之所在與其取之而不義不若歸之者為
義矣若夫濟西之歸則有不然者焉其始也
以不正而賂之期以濟其不正者也亦既以
不正而得之矣又將以不正而守之凡朝齊
聘齊婚齊與為齊大夫之所婚者皆將以為
守之地也將終於不正而已矣而豈意齊
之歸我哉齊之歸我也有由然焉大抵以不
正而致之也則其為非義也亦信矣然則君
子之於辭受取予其庸可以一涉於不正乎

齊惠公卒公子無野繼是謂頃公大夫崔杼奔
衛

杼之出奔也春秋何以不曰崔杼而曰崔氏
以其為世卿也則其宗族之強為可知矣是
故出而能反反而能弑無他焉凡以其所憑

者厚故也後之人果無懲於霜冰之漸則已
果有所懲辨之宜早

陳亂夏徵舒弑其君靈公晉伐鄭楚師來救楚
伐鄭晉師來救

以傳考之鄭及楚平而後晉師至焉則晉之
伐也楚未嘗救也若夫楚子伐鄭則晉嘗救
之矣春秋書伐不書救豈以救者為不善哉
徵舒亂陳而不能討則何以為盟主矣春秋
以其大者望晉則其小者固不足錄也

癸亥楚伐陳誅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之伐陳討弑君之賊也賢於中國遠矣然
其所以為此固亦利而為之兼不能正公孫
寧儀行父之罪而納之陳刑賞紊矣此楚之
霸業所以不逮桓文者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五

楊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五二千二百一十五

甲子周定王十年楚伐鄭大敗晉師于河上

上指鄭而言按之南

自趙盾執政而未始得志於楚今林父從政
則雖伍參亦易之矣何以懾彊楚而威之乎
祇以取敗而已耳自是而楚橫行於中國晉
欲救宋而不可則由其救鄭而敗不能養勇
蓄銳以俟方來之變也

易卷之五

廣廣有一卒卒偏為一廣則立乎車上者九
夫既以十五乘為一廣則立乎車上者九
五人除此四十五人之外自有一千八十
布其前後自為一卒之兩別為一卒之用
之卒與夫二十五人之卒猶其日卒有一
爾蓋車以一日廣有一卒猶其日卒有一
卒此其為卒也自為一卒之兩別為一卒
自不謂也故曰卒廣有一卒猶其日卒有
此之謂也其日卒廣有一卒猶其日卒有
也云爾蓋車以一日廣有一卒猶其日卒
而言則謂之兩舉二十五乘為一廣則謂
於偏之中又自有一卒之兩舉二十五乘
其次之中又自有一卒之兩舉二十五乘
夫偏為一十五乘則大偏為一十五乘則
之是亦偏之左也故曰卒偏之右猶其日

兩之偏此
之謂也

晉屠岸賈作難于下官殺趙朔及其族朔妻匿于公宮生武

真氏曰史稱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強無緣有屠岸賈輒則其問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

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氏載此於魯成公六年則歲甲子至丙子九歲十有三年是其事之有誤正也

乙丑楚伐宋丙寅楚圍宋

楚之圍宋也宋方告急於晉矣而晉之謀臣則曰天方授楚彼亦安知天道而曰方授於楚乎天之道不外於人人而法天則自強可也苟能自強於為善則天道即此而在可以攘夷狄可以安中夏惟其所向無適不可今

伯宗之言徒教其君以偷而已矣偷之謂自棄國於天固知夫以天道藉口棄人事而不修者皆古人之所不取也

丁卯周定王殺二伯

二伯毛與召也是則王孫蘇使王子捷殺之耳而王不能討是亦王殺之也

晉滅赤狄及潞氏潞氏乃赤狄之別種春秋書之潞氏也而此以為晉滅赤狄及潞氏要當以春秋為正則及之一字刪之可也按潞氏在上黨之潞縣

滅路林父之也晉人以為失之於邲而得

之於潞矣然而楚子在宋諸侯薦賄則是中國之柄南授於楚雖得潞氏無補於失豈非一敗之後隨宜修補雖足以語勇於狄而固未足以語勇於楚歟

戊辰周宣王榭火

雖曰人火其亦天意之所寓乎何則宣王中興之主也今其宮榭灰滅則周無興復之望矣悲夫

晉滅甲氏

甲氏亦赤狄之別種其地在河北胡氏曰秦

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滅之使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又平王室之亂

以王室之難而諸侯之大夫實平之其自管仲而始乎管仲之於周猶曰平其戎難若趙盾士會則皆平其公卿之難云耳公卿之難王室固將外撫四夷而內鎮中國今也不能坐銷外難則亦已矣顧又迭起爭端為難之內使不有齊晉可賴則將轉而望秦轉而望楚乎噫甚矣周室之衰至此極也

己巳晉會諸侯之君子斷道

斷道晉地即卷楚晉會諸侯而齊不與說者

曰同外齊也

庚午魯宣公卒世子黑肱繼是謂成公晉伐齊

此外齊之效也

楚莊王卒世子審繼是謂共王

辛未周伐茅戎不利

茅戎者戎之別種云爾杜氏以別種言之而

不言其處蓋畧之也

壬申齊伐魯衛救魯衛之師于新蔡

齊伐魯耳非伐衛也然其敗衛則以伐魯而還遇其師之出也而遂敗之耳魯有所喪之邑在乎敗衛之前衛有所喪之師在乎伐魯之後若夫新蔡則仲叔于奚之所宰是也晉會諸侯之師救衛大敗齊師于鞏

齊於此時則既病魯而又病衛晉於此時不徒救衛而亦救魯當其合魯衛曹之師而從齊也三周華不注夫華不注至今猶在則夫戰鞏之地其於華不注也為不遠矣劉氏曰卻克一戰勝齊及晉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

秋惡之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為之於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間則安以榮反是則危

以辱人皆多卻子之能伸其志而春秋絀之

為其先力而後禮也按此一戰車八百乘說

百五十乘其不言五十乘者舉成數也鞏之

戰亦止有七百五十乘其多言五十乘者舉

成數也抑嘗考鞏之所以戰矣其始也無晉

臣之勇於進其後也無樂於之偽而退其出

政則其勝也幸而巳矣河以言之齊侯之出

也乘朝氣之銳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即傷於

矢矣於法宜退而不退然而亦不進也當爾

之時上軍下軍可不亟起而救之乎上軍下

軍既未聞有亟起而救之者則其三周華不

注也特遇齊侯之衰耳諒使齊有人焉進不

厚進退不俱退辱集其陳以待之則當其三

周華不注也正自提於附而已矣夫速奔不
過百步豈有三周華不注山而猶不知自止
者乎吾然後知卻克之中矢正猶建成之佳
馬夫霍邑之戰建成隆焉自太宗言之則病
其軍之却矣自衛公言之則軍之小却正不
其之奇也即謂之退不前則謂之却及不
進不進則謂之退不前則謂之却及不
馬之則以爲吾師有以幸之矣齊師焉則
以爲晉師有以幸之矣此其機之所歸齊固
不知晉亦不知當其陽而受其機也歸之於克
於君其實君非果有所謂也歸之於克實
其非果有所謂也故曰幸而已矣此之謂實
宋文公卒子瑕繼是謂共公華元專國兩盟于
晉楚

兩盟于晉楚則其行美秋與中國等矣其諸

宋魯衛之過歟

楚會十國之人于蜀自秦而下以至於鄭是則
不而巳也

蜀魯地杜預以爲泰山博縣之西北有蜀亭

云戰肇甫爾而遽即盟于蜀九魯衛之所以

事晉者曾無斯須之敬歟

癸酉晉會宋衛曹伐鄭其後於衛或後
出牢則然而因以

邲之役敗於楚鄭之役敗於鄭敗於楚已可

愧矣敗於鄭獨非可愧之尤者乎如晉定而曰

討邲之役其不爲諸侯笑者幾希矣
鄭兩伐許

當是時兩從乎晉楚者宋魯衛是也一於從
楚者鄭是也於一歲之中而兩伐許焉夷狄
之道也

甲戌晉伐楚救鄭按是年晉伐鄭救許則有之
其伐楚救鄭則未有也
乙亥周定王崩太子夷嗣是謂簡王晉會齊宋
衛魯鄭曹邾杞八國之君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胡氏曰天
王崩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

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

又有惡焉此類是也魯諸侯之望也均其所爲
而效焉則其於禮也不

可以不議矣天玉崩赴告已及魯率先而奔

其喪則其自魯以下皆將效之矣何則有爲

之倡然上又將效之矣何則有爲之導然其

自魯以上又將效之矣何則有爲之導然其

莫知所從是則非大國之謂也惟若是則霸

國雖欲爲會而盟諸侯其能獨立於中乎

周公之禮徒能廢之而不能有以與之則國

無以爲諸侯之望矣爲是而障居衛國之

亦因以示貶云云此說謂觀物而果無得於

意乎

楚伐鄭

許靈公想鄭于楚鄭悼公訟而不勝楚執皇

戊及子國則有之無伐鄭之事也

丙子楚伐鄭晉救鄭

左氏曰楚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曰鄭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率師又因其喪而伐之經所以惡之也是年壽夢稱王于吳

吳泰伯之後至壽夢始大遂自稱王其地在會稽郡之吳縣

丁丑晉會齊宋魯衛曹和莒八國之君于馬陵以救鄭

按春秋莒在邾上邾之下有杞焉斯之謂八國馬陵地名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吳王壽夢始通好于中國

吳何以能通好于中國以巫臣則啓之也巫臣之適吳也以兩之一卒自隨蓋將以楚之車法示吳使吳能效焉則必足以為楚之病矣然則何謂兩之一卒大抵車五十乘則謂之兩車十五乘則謂之卒其曰兩之一卒則是謂兩之中取其一卒以自隨也夫以兩之

一卒自隨則既以通吳又以歸晉不皆留於

吳也其留於吳者僅偏兩之一焉是謂十五乘中留一乘以遺吳則左能教之以射正使楚有樂伯不足畏也況其不必皆樂伯乎中能教之以御正使楚有許伯不足懼也況其不必皆許伯乎獨以射御為言不及擊刺者擊刺吳所自能不必教也則夫居車之右者正使吳無攝叔不患其無攝叔矣又况楚之勇者不必皆攝叔乎嗟夫此巫臣之意也其初則欲以弊楚其終則晉亦弊焉是可嘆也

或曰於十乘中祇留其一則但言舍偏之一是矣必曰偏兩之一何哉以偏自兩中而采故曰舍偏兩之一

戊寅晉殺大夫趙盾趙括

前書殺朔之族則同括之死久矣此書同括之死則屠岸賈之事果可信歟

己卯晉會齊宋魯衛鄭曹和杞八國之君于

蕭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是會也尋馬陵之盟有言無邾

齊頃公卒子環繼是謂懷公晉伐鄭秦伐晉楚

伐晉入鄭

鄭地名杜預曰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
鄭也詩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
討鄭可也今楚潰晉入鄭晉不能救而禁鄭

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羊嚼壁之禍乎
愚謂晉非徒不能救晉而亦不能自救秦之
來伐自秋與焉轉嫁禍為仇讐夫豈無其故
哉反躬自責則已不使人人當受己
人之凌已也則必由己有以受之也

庚辰晉京公有疾授世子州蒲位是謂厲公景
公卒程嬰攻屠岸賈于公宮滅其族復趙武靖

朔之封邑程嬰請死

果若史記之言屠岸賈為司寇則大夫也程
嬰果何為者而敢殺晉國之大夫哉縣以春
秋之書法宜書以盜雖曰忠於趙氏而實亂
於晉室一死不足以償責矣而談者多言則
吾不知其說也

辛巳秦晉修夾河之盟壬午晉楚同盟于宋

秦晉之盟疑信半晉楚之盟華夷混盟非春
秋之所予蓋知其未流之必至於此也可勝
嘆哉

晉敗狄于交剛交剛在晉
狄之界

劉氏曰春秋記戰伐侵入甚詳然於夷狄未
有言戰者是何也夷狄春秋之所外諸夏春
秋之所內所內者以德治之所外者以力治
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
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未為寇能
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謂焉
癸未魯成公朝于周晉會齊宋魯衛鄭曹和滕
八國之師伐秦敗之于麻隧

所謂麻隧其在新楚之西而侯麗之東歟然

自其所濟者而觀之則大抵皆在乎涇以西
也劉氏曰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
下之父也子事父臣事君焉有挾他事以往
者乎重於伐人輕於事君有朝之名無朝之
誠書曰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此春秋所
惡也

甲申秦桓公卒子景公繼乙酉晉會諸侯之君

于威
威衛河上邑晉會諸侯曹伯與焉既已列
會矣然後執之執之誠是也曷不先執而後

會使曹國之人無得而請焉故不俾歟一事
指之間失事幾之會遂無以折曹人之口惜
哉

宋共公卒國亂大司馬唐山殺世子肥右師華
元左師魚石誅唐山而立公子成是謂平公端

脂當曰山子肥

死者蕩山固也然其為司馬而殺肥者非蕩

山乃蕩澤也按魚石自是而出奔楚又自楚

而入彭城則討山者但華元耳魚石固無與

也蘇氏曰使華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

能討山矣

楚遷許于葉

葉於漢為縣屬南陽余氏曰中國自相屠覆

而許遷于葉以求近於蠻夷中國之亂可知

也

吳大會諸侯之君于鍾離

鍾離於漢為縣屬九江此乃諸侯之大夫會

吳于鍾離耳非吳會諸侯之君也

丙戌晉伐鄭大敗楚師于鄆陵楚救鄭不克矣

葉王目誅令尹側

鄆陵漢志作為陵僑潁川

胡氏曰楚人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急矣蘇氏

曰側敗帥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丁亥晉會諸侯于柯陵柯陵在鄭西注蓋以

柯陵之會尹子單子與焉蘇氏曰自是之後

習以為常非禮也

是年晉殺三卻

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朝

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明年晉

殺州蒲

戊子晉亂樂書弑其君厲公迎公子周于周而

立之是謂悼公

按春秋但曰晉弑其君若非樂書之所為若

胡氏曰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

止輩責之甚嚴於樂武子閻者如此乎學者深

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賊子之大要也而後

可與言春秋矣張氏曰愚聞之朱文公胡氏

此傳不明言其意嘗問於公之甥范伯達伯

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厲公之無道當廢而

不當弑樂書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至於終

之則罪也故稱國以弑以兩見其意焉
魯成公卒子午繼是謂襄公楚會鄭伐宋入彭城

彭城於漢為縣屬楚國考之地志蓋彭祖之所嘗居者也
會鄭伐宋者楚也入彭城者非楚也然則孰入彭城曰魚石耳楚之為是舉也釋君而臣是助雖伐宋不足以服宋之心也

晉侯會宋公魯仲孫蔑衛侯和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其字也歟

左氏曰會虛打謀救宋也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己丑周簡王崩太子泄心嗣位是謂靈王晉會諸侯之師伐宋圍彭城

是會也華元與焉春秋但曰圍彭城不言伐宋

庚寅葬周簡王晉伐鄭會諸侯之師于戚以城虎牢何以謂之虎牢說者以爲周之穆王

劉氏曰此其曰虎牢彼其曰鄭虎牢豈兩也哉彭城不可取而楚取之故謂之宋彭城虎

牢可取故不謂之鄭虎牢當是時晉方修霸者之義申天子之禁鄭不用命則國尚非其有也何但虎牢之一邑乎其義不得專之則無所繫國亦以明不外王命於鄭也

辛卯晉會八國之君盟于綿澤綿澤在廣平府梁縣西南

杜預曰雖澤在廣平府梁縣西南雖澤之會說者以爲諸侯有戒心焉曷爲而有戒心也

楚於是時其勢方張中國之人未有以抗之也則是乎欲致吳而抗之吳不果至則諸

侯之心蓋凜凜矣莫大於中國而猶若是是豈特不師文王之過哉雖齊桓晉文亦或莫之師也然則悼公之復霸非歟曰悼公之復霸則誠復霸矣雖然君子猶病其求諸人者重而其所自任者輕此其所以爲可嘆也

楚伐吳至于衡山按長沙國之湘南縣漢志曰衡山在其東南

士辰晉用魏絳晉之用魏絳也有益於其國乎否數蓋惟能用魏絳是故不必致力於諸戎而諸戎自服

然後乃能致力於諸華而諸華亦服矣晉

然後乃能致力於諸華而諸華亦服矣晉

父惟不知此故但致力於戎得戎失華孰若華戎之俱得乎以是觀之用魏絳與用林父其相去也遠矣

楚伐陳癸巳晉會諸國之師于戚城又救陳吳會魯衛之君于善道

戚城即河上之戚善道則盱台是也善道之會非吳會魯衛之君乃晉使魯衛之大夫會吳之所使壽越者也是可以見中國之人汲汲於吳矣及夫戚城之會而後吳始至焉善道當在先書戚城當在後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一十六

甲午周靈王五年乙未晉會七國之君于鄆

鄆地

是會也陳侯將會而逃歸鄭伯未會而見殺其故何哉陳鄭之臣大抵計利而忘義此其所以雖免於弑亦為所脅楚之流毒固至此歟

丙申晉會諸國之君于邢丘

所謂邢丘其衛地歟何言乎衛地衛固非邢而邢則嘗并於衛矣有以知邢丘之必衛地

也邢丘之會亦諸侯之大夫而已矣當是時魯君非不在晉然而晉侯乃獨與其大夫會焉謂其優諸侯而不敢以其政令煩之歟則是以此姑息愛人而非愛人以德矣惟鄭伯為獨在於會其猶有以自勵者歟

鄭子駟殺群公子

群公子欲殺子駟蓋將以弑君之罪加之也而反為子駟之所先以見正而勝者常以不正而勝者常多是可嘆也

丁酉秦伐晉晉會十一國之君伐鄭楚亦伐鄭

鄭兩盟晉楚

戊戌晉率十一國之君會吳壽夢于祖

祖楚地晉國諸侯之盟主也以諸侯之盟主率諸侯而會吳何以異諸侯之盟主率諸侯而朝周哉其在桓文未嘗率諸侯而朝周其在悼公乃遽率諸侯而會吳自悼公觀之夫豈不曰與吳為好藉之撓楚則楚必無能為也已矣自君子觀之則楚猶吳也吳猶楚也推而遠之猶懼其將至況率諸侯而會之其幾何而不啓其輕中國之心乎其勢驕驕不

至黃池則不已可嘆也夫

以滅偃陽

漢楚國之傳陽縣班志曰故偃陽伐偃陽荀偃士句之謀也荀罃止之善矣然不曰無故而滅人之國不道無故而封人以國非制果以是說告之則向戌必無望外之觀而偃與句也其必知所警矣敢固請乎顧罃之所以為說者不過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彼方恃晉國之強諸侯之衆則其視偃陽也何憚之有及其請班師也豈曰真欲班師也哉設為此言固以嘗智伯之心也而智伯怒焉至投之以几且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其親受矢石則有由矣故知伐偃陽而竟以滅之者雖曰荀偃士句之謀然非荀罃則固無以成之也

又會十一國之師伐鄭又伐秦楚伐宋又救鄭晉伐鄭又伐秦中國之師不必皆善也楚伐宋又救鄭夷狄之師不必皆不善也

己亥晉兩會十一國之師伐鄭

程子曰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不足信

可知矣而悼公於此能推其至誠以待人信

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

者二十四年

賜魏絳食采安邑秦伐晉救鄭

伐晉以救鄭為楚故耳而不知鄭則已服于

晉也

魯三桓分軍

師氏曰魯之為三軍舊矣此謂之作豈非宣成之世或見侵削賦役莫繼以自虧損而為二耶然則襄公之作三軍乃復古制當何所

譏蓋不作於公而作於季氏故耳

則能以三軍若張於國之舊矣然以君臨之三家既分之後雖不止於二軍若還其國之舊矣然以臣制之則國非其國也其非其國也尚得而有之乎由是而君失其民其廢其地皆有其臣之手矣豈夫豈不可戒也哉

楚伐鄭又伐宋

會于蕭魚則楚不能以伐鄭矣其曰伐鄭又

伐宋者會蕭魚以前之事也

庚子楚會秦伐宋

將欲報晉取鄭而至於會秦伐宋楚亦徒知

有兵耳豈知道哉

又會諸侯之師伐秦

於溴梁之會曰大夫盟穀梁子曰正其大也

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何氏曰諸侯有罪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
以歸惡其專也

又伐楚至于方城

漢南陽之葉縣班志曰有長城號曰方城晉

伐楚報伐宋之師也

丙午晉用范中行會宋衛魯鄭曹莒邾滕薛杞

小邾十一國之師伐齊魯當先衛其後敗之

子驪下進圍臨淄齊靈公奔莒

臨淄於漢為縣屬齊郡所謂靡下乃靡笄之

下即率之戰也不在是年是年之役齊畏而

遁是以諸侯之師入自平陰至于其國於是

東侵及維南侵及沂而後止焉石氏曰齊自

十五年至此三年之中加兵於魯者五圍咸

圖桃書其君圖防書其臣疾之甚矣又伐北

鄙惡其勞殺不止求欲無已也故終致諸侯

同疾而圖之幾不免焉

丁未齊廢世子光以公子牙為世子崔杼復廢

牙立光為世子靈公卒光繼是謂莊公崔杼當

圖

若君臣臣父父子子此為政之本也而齊每
易之能無篡弒之及乎君子觀莊公立而崔

杼相有以知異日之不終矣

鄭簡公誅大夫子孔以子產當國戊申晉會十

二國之君盟于澶淵

按澶淵在頓丘縣南

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

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澶淵之盟不

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已酉晉侯會八國諸侯盟于高平樂盈奔楚

許氏曰欒氏之出非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

惡何有於國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

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

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

至戒也

庚戌晉會十一國之君盟于沙隨

沙隨宋地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胡氏曰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之又將搏勒

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

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莖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楚殺令尹子南

劉氏曰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晉繼盛自楚適齊辛亥晉繼盛自齊復入于晉不克死范中行滅欒氏之族

滅欒氏者范氏而已若中行則自伐齊之後

獻子死焉宣子伐之所以專滅欒氏而非中行氏之所得為也胡氏曰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故聞語欒氏者咸泣或歎樂為之死若非天棄欒氏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齊伐晉取朝歌

許氏曰齊聞欒氏之難敵能得志於晉而莊公禍亂之成著於此矣

士子晉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

杜佑曰夷儀鎮在邢州之龍岡縣北一百五里會于夷儀欲報齊也無而水不克反致棘澤之師豈非齊人畏晉遠避於楚以求救乎不然楚既伐鄭諸侯救之曷為又使遠啓疆陳無宇乎然則齊背中國求救於夷亦可謂不善變矣

楚伐吳又會諸侯伐鄭

按楚之未伐鄭也先為舟師以伐吳其亦阻水乎吳楚東南之地有水宜矣若夫齊晉

之地則在東北而水亦及之水陰類也陰主肅殺有兵象焉合齊晉吳楚而觀之則天下滔滔無往而非兵亦無往而非水天道不言而至教存焉其亦切矣然晉猶以水之故不果伐齊楚乃果於伐吳果於伐鄭則雖水有所不避噫甚矣夷狄之橫而中國之衰

矣丑齊亂崔杼弑其君莊公立異母弟杵臼是謂景公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

許氏曰齊莊勢凌大邦眾暴小國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

此足以爲世戒矣

晉敗齊師于高唐

高唐屬博州古聊攝之地也孫氏曰晉侯伐齊齊則信不道矣然齊人弑君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即而討之曷以宗諸侯哉宣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

楚會陳伐鄭及滅舒鳩

舒鳩在楚徐之間鄭樵曰今廬州舒城是

吳伐楚不利諸樊死弟餘祭立封季札于延陵

古正陵漢改曰毗陵屬會稽郡或問諸樊之

後繼以餘祭餘祭之後繼以夷昧夷之後繼

以季札此其傳國之序也使夷昧之後札不

得以遂其辭焉則國其國也已札之於治國

也其將如其父兄之所爲乎其抑有不但如其父兄之所爲者乎曰札之所以辭乎爲君

諒亦計之熟矣使其如父兄之稱王耶則是

僭乎天子而不可爲也使其不如父兄之稱

王耶則是揚其父兄之僭而不可爲也此其

所以願附於子臧而已矣然則附於子臧果

足以爲賢乎曰附於子臧不過如子臧而已

耳不足以盡聖賢之事業夫士患不賢耳果

賢矣則又將希聖焉夫子之行於魯也必始

於墮三都即其墮三都而推之則兩觀之崇

非諸侯之所敢安也四假之隘豈諸侯之所敢

安哉以漸主之必皆於其分之所當止者而

止焉則微之於猷畝有事則抗之以甲兵上

無事則微之於猷畝有事則抗之以甲兵上

所以損魯之威非所以廣魯於天下吾不信

也使札而知此華其號改其政率與國而尊

王則桓文之事業不期月而可就矣然後以

其餘力補其所不足攝其所未克彼楚之與

越可以話言告之則告之以話言如其話言

之不足以告則鼓鼙鑿列以武臨之其畏不

服天如是則豈特桓文雖進而爲湯武可也

然而曰茲所以揚其父兄之僭非所以表父

兄爲有知人之哲吾不信也惜也季札之所

思者淺而不能深其思所慮者近而不能遠

其慮此其所以但附於子臧其自子臧之外

不復知有聖賢之可慕此無他天資之有餘

而寧問者不足往古來今其病此者多矣不獨季札一人為可憾也

甲寅衛亂寧喜孫林奔齊林父不勝奔晉寧喜弑其君剽

以喜而視林父則父之執也與父之執爭權可乎曰喜知有父之命則不知有父之執然則孰為正曰皆不正也君剽則仇行納行則弑剽二者無一得焉案其正

晉執寧喜求衛侯于齊而納之封林父于宿宿於春秋為小國之名杜預曰東平無鹽縣

是也晉執寧喜蓋為林父執之然其疆戚田取懿氏與林父則有之矣未嘗封于宿也若

夫衛侯則既已入衛矣及其如晉見執則以齊鄭之請而歸之其曰求而納之亦晉之所無也

齊慶封夷崔杼族而專國

慶封非能夷崔杼之族也杼則自以其族委之於封耳或問曰使慶氏而無盧蒲姜則崔氏之禍其猶未弑乎曰是不然臣之弑君與子之弑父其氣類相感蓋有不召而自至

者焉成與疆也誠知有父則不敢偃與無咎

之殺既殺偃與無咎則是不知有父者也正使無嬖而崔氏之家固已亂矣其能父乎易曰閑有家悔亡始之不閑而欲終之無悔難矣嗟夫豈特有家為然推之國與天下蓋莫不然也此易之義也

鄭封子產六邑

此所謂封特授之以邑使得以食其所采者而已非封以京城之封也然所予者六而所取者三則其於辭受之際知所節矣公孫揮

曰讓不失禮其謂是歟

楚會陳蔡伐鄭

按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矣子產曰不如使逞而歸子產此言所謂以退為進者歟

乙卯晉用趙武為正卿是謂文子與韓宣子起魏武子絳同執國命會諸侯之大夫于宋

按魏武子則絳也魏莊子則絳也絳事悼公至是已不存矣欒氏之難因魏獻子則舒也此不當曰魏武子絳而當曰魏獻子舒魏舒韓起韓魏之佳子弟也猶曰不逮趙武則趙

武其賢矣然其於格心之學未之有講君曰
媿而臣曰肆則亦以是為固然而莫之警焉
陵夷至於寅吉射之難而六并為四至於蔡
臯狼之請而四并為三冠履易位其兆著矣
夷考會宋之大夫蓋莫有賢於武者而猶若
是噫甚矣講學之難而格心之未易也
衛誅竊喜晉楚齊秦同會于宋從向戌之請將
弭兵也
陳氏曰於溴梁無君臣之分於宋無夷夏之
辨

丙辰周靈王崩太子貴嗣位是謂景王齊慶封
弛政其子舍及田鮑高樂之徒逐之慶封奔魯
又適吳

按左氏傳舍已死封無所歸遂奔耳舍之罪
多矣然逐其父則固非其罪也

楚康王卒世子麇繼是謂郕教丁巳晉智伯會
十國諸侯人城杞從從氏則十國從

許氏曰齊侯城衛而諸侯歸心焉桓公之志
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後其志私也
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楚用叔圖為令尹吳亂餘祭速弑弟餘昧立
禮使魯齊鄭晉考之年表季札出使當在是年
餘祭遇弑不在是年又當後此

孰弑餘祭闕也孫氏曰不言殺者明弑有漸
也微者猶能弑有漸况大者乎則知人君雖
微不可慢也

戊午蔡亂世子弑其君代立

孫氏曰稱世子以弑甚般之惡也君之於
世子有君之尊也有父之親也以般之於尊
親盡矣

鄭亂群公子爭寵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
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曰伯有之
所為有喪身亡家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
免於死亡乎

宋災晉會諸侯人于澶淵

胡氏曰蔡般弑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
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
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可謂
知務乎

己大魯哀公卒世子又卒國人立齊歸之子稠
是謂昭公季武子專政庚申晉趙武會諸國之
大夫于號

會于號尋宋之盟也趙孟將死之人耳而楚
公子圍則懷詐諉挾篡弑而未露者也以一

人也而主此會則此會其庸足貴乎

楚亂令尹圍弑其君麇代立是謂靈王公子比

奔晉遂罷為令尹辛酉晉韓宣子使魯

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夫易象則經

也春秋未經夫子之筆削則史耳宣子何見

而以為周禮乎愚謂易之有象也尊卑之禮

寓焉內則父子外則君臣無不於是焉見之

若春秋則天子之事乎非魯之所當僭也非

天子之事乎則其為理末矣必也經夫子之

筆削而後王制備使宣子而及見夫子之春

秋則善善惡惡絜然於其目矣於以輔成

霸業不亦易乎

壬戌魯昭公朝晉齊晏嬰使晉鄭伯朝晉又朝

日蕭魚至是適二十有四年矣雖曰朝楚猶

才至於皆晉也

癸亥楚會十二國之君于申執徐子于會

中宋則世子佐
云非其君也

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

事

又會七國諸侯師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

拔楚三邑

朱方即潤州之丹徒

朱方之役戮慶封也慶封則有罪矣吳何以

必報其怨拔三邑乎吳亦習知楚圖之惡有所

不服故耳惜也不能上告于周下告于晉卒

與國討之而徒擅為此舉雖得棘櫟麻之三

邑不足貴也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一十七

甲子周景王八年楚會諸侯伐吳

吳惟不告天子不告方伯而徒以報復之師

行之是以楚得而再伐之也

秦景公卒世子繼是謂哀公乙丑齊伐北燕

齊伐北燕將以納簡公云尔然而心怵於利

欲為義而不終也

子 56-433

楚東伐吳吳敗楚師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楚之東境也許氏曰楚
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
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自民國始寢強
內黃楚起章華臺

章華在南郡華容縣

一臺何足以繫國之輕重而為者敗為此無
他逆欲之心滋則舊厲之志弛君子猶或畏
之況楚圍乎

丁卯楚滅陳執其公子招放之于越

越國名夏少康之後其地在會稽若以為有
罪而討之雖殺之可也而止於放刑已頗矣
棄陳之危以為已利而竟滅之非狄道乎然
而春秋不曰楚滅陳而曰楚師滅陳者于以
見其用大衆滅危國著其暴也

己巳晉平公卒世子夷繼是謂昭公齊陳鮑逐
樂高氏于魯分其室

逐樂高氏非不伐也分其室非不求也長此不
已亦將及矣而晏子以氏姑教之讓盡致
諸公陳氏因此一言

夷之九無祿者予

之祿猶其臣也凡無梁者予之梁猶其民也

合君臣上下而皆在其術中則國固陳氏之
國矣然則晏子一言固所以教詔之為盜乎
庚午晉韓起會齊宋魯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厥
忽其地未詳

韓起之為此會也可以救蔡矣然而不能
察理之不明斷事之不決也如此而曰起有
見於易象春秋吾不信也

楚誘蔡侯于申殺之公子棄疾滅蔡守之執其
世子有歸用之

誘而殺之不義滅而守之不廉執而用之不
仁使楚至此誰之咎乎曰晉韓起

辛未魯朝晉楚伐徐

晉亦何震之有哉魯自朝之魯之衰也徐亦
何疾之有哉楚自伐之楚之暴也

壬申晉昭公會齊衛鄭曹魯滕薛杞小邾之
君盟于平丘魯不得與執季孫意如以歸

平丘在長垣縣南晉不足以憐楚而徒足以
憐魯昭公見拒非所諱也晉不足以督魯而
徒足以督魯季孫見執非所懲也

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于乾谿公子比

羊比智不足故觀從假之以濟亂熊居校有餘故子干信之而給死設使羊比效死而不立則子替又將冒而為之也

釋陳蔡二君歸國

二君無國而有國將德之乎專封不足以極恩則擅滅固所以為罪也

吳滅州來

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按下蔡

於漢為縣屬沛郡

癸酉楚復諸侯侵地觀從用政

復侵地者託於公而近義召觀從者懷其私而近仁然而皆似之耳非有之也

甲戌晉伐鮮虞楚費無忌為太子建逆歸于秦

吳餘昧卒季札逃國人立餘昧子僚費無忌當

鮮虞曰狄之別種鄭樵曰今定州安喜即鮮

虞之舊縣知有鮮虞則不知有中國矣知有

無虞則不知有太子矣是故楚本夷狄一失

一失則晉本中國一失則夷狄當是時而

生焉雖不盡聖人之道要亦可以謂之賢

乙亥晉昭公卒子去疾立是謂頃公楚誘我蠻

公羊子曰夷狄相誘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丙子晉滅陸渾之戎

按左氏陸渾之未滅也韓宣子蓋嘗夢文公携穆子而授之陸渾若爾則國之興亡固有定神焉以主之歟邵子蓋曰鬼者人之影也

知鬼所以為人之影則知夢所以為覺之影其覺也果無是形則其夢也必無是影矣而世之人往往惟夢之信惟夢之信而不理之察則其於覺之所為必有隱其所當然而崇其所惑然者矣此夢之所以不必皆驗歟

吳伐楚

長岸之戰一勝一負本相敵也然吳自是日疆楚則寢以削矣

丁丑周鑄大錢宋衛陳鄭突楚遷許于白羽一名新鄭州是也

縛大錢人之火也災四國天之火也陳不救
火陳固亡國之燼也許不弔災許固遷徙之
餘也

戊寅楚用費無極專政放太子建于城父
杜預曰今襄城有城父縣

己卯齊景公與大夫晏嬰入魯問禮宋有華氏
之難大夫華亥華定向寧奔陳楚世子建自城
父奔宋又適鄭又適晉其傳伍奢及其一子死
于楚一子負奔吳

君君臣臣父子子所謂禮也當是時宋無
君臣之禮楚無父子之禮若晏嬰則智矣而
亦不知仲尼奚以問禮為哉

庚辰宋華亥華定向寧入宋南里叛南里城
辛巳周景王崩葬景王王室亂三王子爭國國
人立猛是謂悼王王子朝殺猛代立按春秋
辨其所以其所以其書之數晉逐朝而入焉
是謂敬王

王室之亂亂自王室而生也則其父子兄弟
之間所失者其既失也而後復焉則
敬王之立其亦定而勝人者歟

宋華亥華定向寧奔楚

宋有叛人不能討使得奔楚楚固失矣宋亦
未為得也

楚世子建及晉師襲鄭不克死其子勝奔吳
觀建之所為如此則足以殺其身矣而勝也
不爭之於未死之前徒憾之於既死之後亦
甚矣哉

壬午召氏尹氏入王子朝子成周單子劉子次王
出居狄泉

或謂王與子朝各有其黨單子劉子黨王尹氏

也召氏尹氏黨子朝者也愚曰不然黨子朝
者謂之非黨王者謂之非黨則謂之何臣也
臣之從君猶子之從父不可解於其心者也

豈曰黨云乎哉

楚徒都郢囊瓦子常為令尹郢於唐為州隔江
不言都郢

吳伐楚敗陳蔡頃胡沈之師于雞父滅胡沈獲
陳夏徵舒是建之子勝啓之也

漢汝南郡之平輿應劭曰故沈國其女陰班
志曰故胡國維父楚地杜預曰安豐縣南有

鷄備亭雞父之敗傳以為建之母啓之則其

曰建之子者非也又按春秋言敗言獲則同

而其於滅胡沈則曰胡沈滅呂氏曰蓋以為

其君無道自足以取滅也

癸未楚城郢吳公子光伐楚拔巢及鍾離二女

爭桑故也城郢當於壬午書之

爭桑鄰女之小忿而拔邑鄰國之大讐胡氏

曰觀此則入郢之漸著矣

甲申魯有三桓之難昭公奔齊景公唁之于野

井

杜預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則有

愬齊之誠唁公則無納公之情果無納公之

情則雖有愬齊之誠曾莫我矜悲夫

晉趙鞅會朱曾衛曹新滕小邾之人于黃父下曹之上當有鄭字

胡氏曰夫王猛之無寵單旗劉盆之屢敗敬

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奭南宮歸甘桓公之

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九十國

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

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

悟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何足效哉

乙酉晉趙鞅會諸侯之師入王于成周召尹二

氏之族以王子朝奔楚

鞅會諸侯之師入王于成周此事之實也而

春秋所書則但曰天王入于王城以見王非

諸侯之所得納又豈大夫之所得納哉凡此

皆以存天下之大防也天王既入則子朝不

得不奔矣然子朝非能自奔必有以之者焉

于以見亂必有黨苟無其黨則亦不至於亂

也

楚平王卒世子軫繼是謂昭王丙戌晉韓趙魏

三家大滅公族所氏辛舌云分其地

是時韓宣子卒而魏獻子實專晉國之政則

夫滅二氏而分其地獻子為之耳韓趙無與

焉然趙朝韓固與魏戊均之得地者也謂為

三家同之前則亦有由然也然其事則在丁

亥不在丙戌

楚令尹子常諂費無極

無極之讒子常信之矣特以沈尹戌之言而

誅之不然豈其好讒之人而能為去讒之事

乎

吳季札使晉公子光弑其君僚代立是謂闔廬
季札不讓則僚不得立季札不出則光不敢
弑季札則誠賢者矣然豈自知其禍之至此
禍有所隱而機有所伏雖賢者猶或不察况
衆人乎

專諸伍員爲相

闔廬既立伍員爲相則有之若專諸則死於
弑僚之時矣流使闔廬用其子未必遂以爲
相也

丁亥魯昭公自鄆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之邑也

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時
諸侯如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

楚大夫伯嚭奔吳

自楚言之則申包胥之所爲與子胥反自吳
言之則伯嚭之所爲與子胥友然申包胥不
失爲君子伯嚭不失爲小人彼其不失爲君
子者以其所尚之不同此其不失爲小人者
以其所趨之不同用人者必有以知其所趨

之爲何如則可笑然而人藏其心其誠其偽
未易測也此知人之所以爲難也

己丑晉頃公卒世子午繼是謂定公吳滅徐以
侵楚

是年吳但滅徐耳未遽侵楚也而侵楚之謀
則實始於是是故史記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此子胥之謀也而闔廬從之則其或伐或侵
不至於入郢不止也

庚寅晉定公使大夫荀躒納魯昭公不克

按春秋所書亦但曰唁公而已不曰納公也

則其無納公之情亦可見矣

吳伐楚拔舒

舒於漢爲縣屬廬江考之傳言吳伐夷拔六
圖弦侵潛者備矣而不曰拔舒者蓋吳方以
亟肆爲事必不窮師之力爲拔舒之計也此
言拔舒未知何據

辛卯晉韓不信會齊宋魯衛鄭曹薛杞小邾
之師城成周

何謂成周王城之與下都皆成周之謂也先
儒謂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

徙於東郊則下都也然不斥言下都又不別言東郊者成周固天子之所居不可以東郊下都言之也其地狹於王城故請城於晉而晉以諸侯城之然則如其舊而已乎其亦有所以乎曰壞崔泉成成周未嘗無所加也有加於舊夫是以稱其為王者之都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徵諸侯又徵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惡之魯昭公卒于乾侯三桓立其弟宋是謂定公

劉氏曰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至事之本也授之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已而後可以正人故擇其所處不汙於偽不誘於利不脅於威楚公子間衛公郢是也可以取而不取之無正故不可取也以宗廟為重以國家為本亂非已之所及也不得已而起衛公子晉晉公子周漢文帝是也當是時社稷無所寄人民無所奉群臣以謂莫宜已者故受國也可以受而受受無害於正故受也今定公不然汙於偽誘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人何由正漸之

永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非進之正而能正邦者未之有也

吳伐楚

吳方侵楚又伐越示若不專於侵楚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壬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乎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人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楚令尹子常敗吳師于豫章癸巳吳敗楚師于

豫章

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州之地名

楚敗吳吳方密運其謀吳敗楚楚已深墮其計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一十八

甲午周敬王十三年乙未晉定公會劉子宋蔡魯衛陳鄭許曹莒邾潁胡滕薛杞小邾之君及齊大夫于召陵以伐楚楚昭王北伐蔡吳師入郢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奔鄧又奔隨使申包胥求救於秦許徙居容城吳王闔廬敗楚師于柏

舉五戰及郢遂入其國燒其宮平其墓伍子胥啓之也

漢江夏之雲杜古鄖國也南郡之華容古容城也合十八國之君不為不盛而不足以伐楚方五千里之國不為不強而不足以抗吳吳雖遠猶足以救蔡楚雖近而不足以庇許天下大勢雖微不宗於吳不可得矣然則楚之敗晉之媿豈曰不由於貨乎

丙申魯陽虎囚季桓子

大夫強而家臣效之則桓子反為所囚矣魯於此時雖有君臣而無上下之分安且莫莫其何強之足恃

秦救楚敗吳師于稷楚昭王帥復歸于郢封吳夫概于棠谿越乘虛破吳入其國吳王弟夫概自棠谿亡歸代立闔廬逐夫概夫概奔楚司馬虎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按夫概之代立蓋在於未封棠谿之前不在於既封棠谿之後伐楚有道惟仗義則可以伐楚苟見利而忘義則是以楚而伐楚矣以楚伐楚則秦得以摧之於其前越得以襲之於其後夫概

王其弟也亦欲終其臂奪其食焉噫甚矣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昏也若使季札行之其殆不至於是乎

丁酉周有僭弼之難王出居姑蘇

按僭弼之難王為之出而春秋不書許氏曰諱也何以諱存中國也春秋之季大夫逐君家臣囚主於是焉又書王辟僭弼之難則無中國矣夫禮義之節不崇則僭亂之禍滋起故世故之變所醜而春秋之諸策深存大訓也

楚去郢復都却

鄭樵曰却本却國楚并之在襄陽宜城縣東鄭咸許

許自春秋之初蓋已見困於鄭矣今及夫春秋之季又且為鄭所困然則九許之所在鄭必從之乎弱之肉彊之食雖曰期審視而不免於難則人類有甚於禽獸矣嗚呼豈惟許哉

戊戌晉師入周敬王于成周齊取鄆為陽虎邑是時陽虎在魯齊之伐魯伐其西鄙而已亦

無取國之事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齊故齊伐之景公隸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也

已亥魯有陽虎之難攻三桓不克竊寶玉大弓

走陽關

陽關在泰山郡鉅平縣東

蘇氏曰是時陽虎以鄒謹龜陰叛不書其書
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
者賤貨而貴命也

庚子秦哀公卒子惠公繼按惠公孫非子哀公也

辛丑魯以孔丘爲司寇從定公會齊景公于夾谷齊復魯侵地晏嬰在會

杜佑曰海州懷仁縣有夾山即夾谷胡氏曰

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理而已矣故天

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愚謂吳嬰存會則齊魯之故夫

子堂
 梁丘
 致心
 然者
 於不
 而後
 氣不
 一不
 知其
 不知
 也必
 自以
 爲聖
 夫子
 雖言
 之而
 不與
 聖子
 之自
 賢之
 何豈
 非聖
 人如
 嬰兒
 子不
 與而
 賢之
 雖言
 之而
 不與
 聖子
 之自
 賢之

壬辰宋公之弟辰及大夫佗石弼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劉氏曰君親無將而誅焉又况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鄭子產卒

眞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四十餘年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

金瓶梅老五

五十九

皆有次第策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振之難振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無忿彥之過故自子南遜子皙死蒙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彊考其所爲禮作丘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未之聞焉其所以事四公者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

有以一善者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癸卯孔子去魯適衛

夫子之道大非當時列國之所能用也曷不與接與沮溺晨門荷蕢諸人相與為辟世之歸乎聖人抱濟世之具不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是以於魯不容安知其不容於衛於衛不過安知其不遇於宋宋衛齊陳無所不往而卒不合也然後歸歟歸歟成就學者之意

魯子居魯子思居魯孟子游齊雖其用舍行藏無以大異於夫子然其言論風旨發明理義足以救人心術扶世綱常其功不在禹下則大抵夫子之餘也使自孔至孟相重四世而皆盡展所蘊則春秋可挽而三代豈至流而為戰國哉

甲辰魯孔子在衛

春秋書天王居鄭者以謂普天之下孰敢外王而今乃出居於鄭乎即子書夫子在衛者以謂普天之下孰能外道而今乃止在於衛

乎亦傷之也春秋為王道計即子為吾道計其志一也

晉六卿相攻

召陵之會晉不足以救蔡適歷之會晉不足以正齊則其伯業為不足道矣諸侯叛於外而三卿叛於內卿雖有六而叛者過半豈復能主諸侯之盟乎

乙巳衛世子蒯聵奔宋

蒯聵奔宋宋可以納之否乎曰天理不明而人欲滋熾篡弒者盈天下莫或以為非也又

東坡卷之五 五十一

安知受蒯聵之為不可乎必其奔宋而宋不受適晉而晉不納然後為惡者其知所懼矣惜乎有必誅之罪無能討之人夫是以為惡者常接迹於天下也

魯孔子自衛之宋又如陳

之宋則服為之微如陳則糧至於絕君子之道固有時而窮乎窮達時也不以窮達為愠喜者道也

楚會吳伐陳滅項

楚會陳滅項而已非會吳也

吳王闔廬伐越不利死子夫差立以伯嚭為大宰是年於越勾踐敗吳于攜李稱王于會稽
携李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父死而子知其讎本不資於大宰兵勝而國踰其制何遽至於稱王

丙午魯定公卒子蔣繼是謂哀公楚滅胡
頃欲事晉猶知有義也胡不事楚而曰有命焉以義處命聖人也頃所不及以命制欲君子也胡所不能然則楚人滅之可乎曰不可以

彊天滅小弱矯天之命濟己之欲何義之有哉
丁未晉趙鞅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走邯鄲

邯鄲於漢為縣屬趙國趙之於范中行所謂始禍者也而國討之不加焉是則晉侯之媮也

楚會陳鄭許圍蔡吳敗越于夫椒伏而釋之越王勾踐代吳不利使大夫種行成委質以臣妾遂棲于會稽

夫椒在吳郡吳興縣西南大湖中之椒山是也

楚圍蔡吳敗越皆所謂復讎之師也然則聖人許之乎曰復讎之義匹夫猶然況國君乎

抑嘗以傳考之蔡自是而寢微以滅越自是而轉敗為成許氏曰蔡昭之智愧於勾踐戊申衛靈公卒其孫輒立晉趙鞅會陽虎以師入衛世子蒯聵不克居之于戚城

蒯聵輒皆無父之人也而可以有國乎必不得已則命子郕而立之廢乎其可然此其責實存晉侯非趙鞅陽虎諸類人之所知也
魯孔子復過宋

夫子過宋既已不悅於宋災而又過宋者豈非以殷禮存焉欲徵之歟徵殷於宋猶曰不足祀則徵乎徵者是以未嘗過焉有以諒其不足故也

楚伐蔡吳徙蔡于州來於越范蠡歸國

范侯遷而卒見弑於其臣范蠡歸而益見用於其君其為得失如此

已而秦惠公卒子悼公繼魯孔子在陳康成魯孔子之蔡

陳蔡亡國之後其不足以有立必矣夫子猶

徘徊其國若有所望焉何哉蓋是時疆國鮮不有大家專執其政惟陳蔡既亡之後雖微且弱然無巨室阻之夫子猶冀其或有良圖則其弱易強其微易昌此夫子所以於此乎

辛亥齊伐宋晉伐衛

齊伐宋晉伐衛伯統絕無孰能一之

齊景公卒子荼繼是謂孺子晉韓趙魏敗范中行氏於邯鄲

兵亂至此猶為國有君乎

禮記卷之五

壬子齊亂田乞弑其君孺子迎公子陽于魯而立之是謂悼公高昭子死國惠子奔魯魯孔子復至陳

田乞弑君魯無沐浴而朝者其以夫子之在陳故歟

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卒於師世子章繼是謂惠王吳伐陳

吳伐陳而楚救之雖死不避則廢幾其知命者歟

魯伐宋宋伐諸

紛紛如此益知中國之無霸矣

癸丑吳會魯于郛以伐齊微百牢於魯

牛羊豕皆三百此齊桓之所以封衛者也苟無失其養養之時則以蕃以碩有生道存焉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弗親固也然用之不以禮則謂之暴殄矣一言而微於魯魯一言而

奉於吳若未害也惟合宋與魯而觀之則於其可以封國者指其三之二焉其在伯者猶

不若是之暴殄則王者從可知矣宣王考牧詠及牛羊豕人獻新歌及田豕至如饗虞備

官亦止以五紀為威當是時物得其所則大抵仁民之餘也今也中國不振旅而蠻夷入

伐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况於物乎君子用是見蠻夷之橫而中國之衰則雖去之千載猶

將為之慨然也

甲寅宋滅曹

滅人之國其罪大矣見滅於人獨無罪乎以區區之曹而說於霸者之說晉奸宋則足

以亡其國而已矣

按宋有元公宜於乙酉年書

然而不書也此宋

之景公之事也

其景公之事也

其景公之事也

其景公之事也

其景公之事也

其景公之事也

其景公之事也

其景公之事也

楚令尹子西召平王世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為
巢大夫號白公

汝陰褒信西南有白亭白楚邑也既為巢
夫矣又曰白公何也當是時巢屬吳不屬楚
是必在吳則吳以為巢大夫歸楚則楚以為
白公也顧史氏之文不白而卻子用之然其
誤則不可以不辨

吳伐齊盟於城下而還
獻百牢而獲大恥曾也豈必無人而至此哉
蓋有之而不能用也

乙卯宋伐鄭楚伐陳吳伐齊

春秋之末日尋于戈不待戰國而戰國之氣
象已見矣

丙辰齊因乞卒子常繼事是謂成子齊亂鮑子
弒其君悼公立其子壬是謂簡公田恒專國

悼公之弒春秋書卒

胡氏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
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孔子在陳復至於衛楚伐陳吳會魯伐齊以
救陳

楚伐陳吳救陳皆其會魯伐齊則又
一事也不備曰魯魯伐齊以救陳

胡氏曰陳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
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列國諸侯縱其暴橫
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獨以號舉
深著楚罪而魯會夷狄伐強國夷狄之心不
可信疆國之禍不可測亦危矣哉

殺大夫伍員

殺大夫棄謀主則越之入吳其何日之有

丁巳孔子自衛反魯子貢使齊及吳越晉齊伐
魯吳救魯敗齊師于艾陵敵越朝吳

按史記謂齊伐魯孔子聞之曰國危如此於

是使子貢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且霸越焉
則是越之朝吳吳之救魯皆子貢實使之也
夫子貢誠擅夫言語之科天子誠憂天父母
之國然豈至使之縱橫捭闔徒亂人國以存
己之國哉此蓋戰國策士傳會之辭而史遷
取之耳非事實也或曰誠若此言則越無發
吳之心吳無救魯之迹歟曰此誠有之非必
子貢之所使也至若夫子之自衛反魯則固
無望乎當時之列國矣抑當時列國惟楚為
大且嘗與師迎夫子矣而子西問之蘇氏論

之蓋以為葉公之責其言曰葉公好龍室屋
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殺其魂

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

戊午楚白公勝復奔吳子西復召之

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夫子所謂彼哉彼
哉者外之而又外之之辭也觀子西之所親
者惟白公而已則聖人豈其所親哉宜聖人
之外之也

吳會魯衛之君子索臯移兵攻亞

會索臯者魯會索臯耳衛

則會索臯

索臯於漢為縣屬九江郡其自善道以來至
此極矣始則謂其可以病楚今則晉亦病焉
誰居其無乃悼公之過歟

己未晉定公及諸侯會吳夫差于黃池越伐吳
入其郛執其世子友而還

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胡氏曰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
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
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

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因事屬

辭非戒後世不待賤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

也思謂春秋無二王而有兩伯何也兩伯則

於吳楚越之稱王皆

庚申魯西狩獲麟

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

劉氏曰狩非其時書此其時也何以書為獲
麟謹也狩非其地書此其地也何以書為獲
麟謹也何謹乎獲麟麟之為物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

齊田常殺其相闕止及弑其君簡公于舒州立
其弟驚是謂平公割安平以東自為封邑孔子

于魯請討不克

漢勃海郡有東平舒縣說者以為即此舒州

苗川國有東安平縣說者以為即此安平呂
氏曰當是時孔子已告老去位沐浴而朝蓋

奉大義以卜天意若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
有所處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豈有以此

一事可為魯之君臣莫之從也庸非天乎

秦悼公卒子厲共公繼晉伐鄭按年表秦悼公卒厲共公繼晉伐鄭

於士戌
書之

自召陵以來諸侯皆有輕晉之心於是相率而叛晉晉非不知也而大夫內叛莫能致力於外焉歲辛亥嘗伐衛矣而伐鄭則未也至是而始伐鄭亦豈必公室之所為哉政在大夫則無往而非大夫之所為耳

宋桓魋出奔衛又奔齊楚策大夫白公勝殺令尹子西逐其君而自立

桓魋亂宋而不足白勝亂楚而有餘其始皆以為善而愛之而其終乃至於此可不懼哉

宰嚭曾使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為介齊歸魯侵地

子貢有辭而侵地返其亦賢者之效歟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是謂莊公輒出奔魯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知夷齊之為賢則蒯聵輒之為不賢可知矣楚葉公以與人誅白公而迎章復位滅陳而縣之

誅白公復楚王葉公之為也滅陳則公孫朝實帥師焉非葉公之為也

子貢孔子卒

孔子之卒也其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殆乎哲人其萎乎是於其未卒之時而知其卒之事此老氏釋氏用力為之而不能至者而夫子易之以見夫子之於死生去來舒卷自熟非若他人怛於將化矢其素守者之所為也

癸亥晉伐衛莊公出奔國人立公子班師齊伐衛執班師而立公子起

是時齊與晉爭伯是故晉之所置者齊侵易

之不相尚以道而相尚以無道其春秋以後之世故歟

越敗吳師于笠澤

笠澤松江之別名

兩入吳之後復敗其師于此亦可以少警矣然而不知戒也卒至於此是豈越之能亡吳哉吳自亡耳

經世之成二千二百一十九

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衛石國逐其君起而復位起奔齊石國左氏傳作石圃

迎輒者圃也逐圃者輒也是亦可以為懷心者之戒矣

乙丑周敬王崩太子嗣位是謂元王好埒下嗣許齊田常卒子盭繼事是謂襄子吳會齊晉之師伐楚越伐吳

當是時為吳計者當遠其平日之所為下令國中如漢之無事可也然後以鉅養銳以怯養勇雖無日之可喜之事亦必無意外可憂之變今乃不然人約齊晉而伐楚楚殆如病羸之人飲酒而効之者歟然則不至

於敗幾希

丙寅晉定公卒子鑿繼知伯伐鄭取九邑子鑿繼知

國有大喪則飭其四境可也爰率諸軍拔鄭九邑其為不道不言而可知矣知伯之復也其自此後矯之歟

越人伐吳

自春秋之後越之伐吳也至于再至于三矣吳則未嘗一伐越其亦以不競之意示之歟然越方志於滅吳吳不滅難不止按國語越

王伐吳吳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欲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九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吳師自潰蓋嘗即是而觀之則蠡之所以為謀者大畧亦可睹矣夫吳王之欲挑戰也一日五反此其氣之最銳者乎然三年之間不復再出則是銳以挫而鈍非以鉅養其銳也有以養之則外銳而內銳人以為縮而我之贏則自若也人以為負而我之勝則自若也吾將秋以為紀而彼之溫然而如春者不足以餒乎我也吾將冬以為紀而彼之赫然而如夏者不足以餒乎我也然後示之以逸而勞者莫我干待之以飽而飢者莫吾犯誠若是則彼以為牝而牝者莫能施焉九此皆越之所以制吳者也吳豈惜於是哉向者闔戶之死夫差不勝其痛則蚤夜以思厲必報之志蓋嘗以是制越矣今而行之正自無難能

者夫何愈溺而愈笑也愈笑而愈溺也豈不以既盈之後一竭而不復振既溢之餘一覆而不復收也歟然後知終身之得意者非人之福因事而制變者弭禍之道也

丁卯越伐吳圍其國戊辰越滅吳破姑蘇殺其王并其大夫北會諸侯于徐致貢于周大宰范蠡辭祿游五湖殺大夫文種兼有吳地蠡之吳係之已已而經世之篇以越滅吳係之丁卯然考之年表則當係之戊辰

姑蘇臺名說者以為在吳縣之西三十里徐當作徐音舒說者以為即舒州也五湖一曰

貢湖二曰蕩湖三曰胥湖四梅梁湖五金鼎

胡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而遂以勾踐當之觀勾踐之所為自丁未以至己未凡十三年而入吳又自己未以至戊辰九十年而滅吳其間委質而事焉者有矣奉貢而朝焉者有矣至於兵則韜之而不敢露也閉之而不敢出也是其處心積慮易嘗一日而忘吳哉然不敢以輕心掉之懼其一發而不能繼也是故居之以約而不敢怨處之以陋而不敢忿凡此果何謂哉惟能忍之而已矣忍

之十有三年不以爲久發之四伐五伐而不以爲暴卒之姑蘇破夫差死而其太宰嚭亦就誅焉然後天子致伯諸侯致賀有不期而然者矣雖然天子致伯諸侯致賀此以畏天而致之者也若乃霸王之稱名過其分則豈樂天之謂乎使其既知畏天又知樂天則越其爲文王矣然而非所及也此其所以雖得吳國而不能保其必不喪也種蠡之事與之共患難矣易不與之共患難豈非以其天資驕忍居約場以下人憂泰亦不難於殺非使其困就同將忽不自知而入於聖賢之域天資雖不美使無事以勝之乎故太甲不念於伊尹之誨成王有嚴於周公之心以資言之二君始不如漢之昭宣然昭帝能全霍光於前而宣帝不能全霍光於後昭宣之德固有所未至而霍光之不學正自其君之譏也固視伊尹周之所以啓迪告戒使其君不失爲賢君身不失爲聖君臣之譏始哉今蠡之與種臣事勾踐蓋二十有餘年矣一旦勝吳遂委而去之或不免爲勾踐之所殺此其故何哉蓋其所與謀議之際不過憚吳一事而其終身而己矣君德未敗而行師也則足以發其志於天下乎此其去夫差之不遠矣夫差不能不賜子胥以死勾踐能終賜二臣以生故范蠡於此遂爲五湖之遊則其自量也審矣而種蠡不能然遂伏劍以死然則蠡此於種猶爲比善於此者歟

辛未周元王崩太子介嗣是謂貞定王癸酉常

季桓子卒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立其子寧是謂悼公

按史記哀公非死於弑而死於既奔之後然使其不奔則安知其不死於弑歟邵子以弑君之罪蔽之三桓三桓於是雖有辭亦無以自逭矣

甲戌丁丑晉伐鄭

春秋晉楚之伐鄭皆欲服之而已非欲取之也春秋之後伐之者雖不如春秋之數然晉大夫各欲取人之國以自封殖則鄭其危哉

庚辰秦伐大荔

呂氏曰大荔戎之別種徐廣曰今之臨晉是也

癸未晉趙簡子卒子毋恤繼事是謂襄子同智伯韓康子魏桓子滅范中行氏四分其地及逐其君立公孫驕是謂哀公

立公孫驕當曰昭公孫驕
人有恒言六卿分晉夫六卿皆有分晉之心也而有幸不幸焉韓魏趙則幸而威者范中行則不幸而敗者也若智伯則亦幸而威矣而亦不幸而敗逐君立君人臣之所不得

為者也使有繼天子在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是可殺也而不可使為亂彼四卿亂之首也而舉國之人從之教之不明其獨無愧於曲沃之初乎

秦取晉武城

秦之不加兵於晉也其自十三國致伐之後至是蓋百有二年矣遽而伐晉豈患其無名哉六卿構禍四族怙亂而又逐其君焉舉兵加晉按甲以問之其將何辭以對如此則大義伸於天下秦可伯矣不此之務而顧以拓

邊啓土為功豈足以服晉之心乎

甲申晉伐秦復武城乙酉齊平公卒子積繼是謂靈公

經傳之篇以積為宣公而經世之篇以靈公為宣公考之年表靈公作宣

晉知伯及韓魏二家兵攻趙襄子于晉陽

晉陽於漢為縣屬太原
謂晉為無君子乎雖曰逐君亦既立君矣謂晉為有君乎三家者又何為而有晉陽之師也大夫強而君弱非一日矣是故諸侯威則天子如贅旒列國兵爭天子莫能禁也大夫盛則諸侯如贅旒巨室兵爭諸侯莫能禁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其是之謂乎

丙戌晉三家兵圍晉陽丁亥晉韓康子魏桓子
復合趙襄子兵攻智伯滅之于晉陽三分其地
韓魏二家本與智伯攻趙氏者也今乃與趙
氏攻智伯何也夫智伯之欲無厭韓魏以為
趙氏既滅則我必為其次也是故韓魏相與
謀於肘履之間蓋已無智氏矣而智伯顧猶
未之和也知羸而不和雖知勝而不知負知
陽之可以制陰而不知其極則陰亦可以制

陽也以此行其害猶在種蠱之後乎

齊田盤卒子白繼是謂莊子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二十

甲午周貞定王二十三年楚滅蔡

蔡在春秋之上楚屢滅之亦屢封之至是而
不復封矣

乙未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繼丙申秦伐義渠虜
其王以歸

義渠西戎之別種漢北地郡因秦所置即義
渠國也秦心義渠與伐大荔等耳攘戎狄而

啓境土其猶賢於病中國者歟

楚滅杞東開地至泗上

泗水名出魯之卞縣至下邳入淮

陳舜之後而楚滅之杞禹之後而楚滅之使
楚而得志於天下亦一秦而已豈能封天下
有德者以地而與之共天下哉

己亥周貞定王崩太子去疾嗣位是謂哀王
叔襲殺哀王代立是謂思王庚子周亂弟少鬼
殺其王叔代立是謂考王

按史記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謂為哀王

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自立是為思王立五
月少鬼殺思王自立是為考王然則前
所謂王叔當曰弟叔此所謂弟少鬼當曰少
弟鬼

辛丑晉哀公卒子柳繼是謂幽公公室有絳及
曲沃

甲辰己酉秦躁公卒弟懷公立楚惠王卒子中
繼是謂簡王

有或魯悼公卒子元公繼楚威王
越自滅吳之後不復見矣其志惟以滅吳為

事會諸侯霸中國非其志也而楚無吳患乃始恣意於用兵莫之沮焉陳之後繼以蔡杞之後繼以莒視先王之建國若草菅然悉交而去之務得而不知喪也其亦不仁甚哉癸丑秦廢長龜弑其君懷公立躁公孫是謂靈公

庶長龜當作廢長龜又通躁公孫當作其孫蓋懷公之子昭子蚤死及龜等作難懷公死焉大臣立昭子之子則所立者實懷公之孫非躁公之孫也

甲寅乙卯周考王崩太子午嗣位是謂威烈王河南惠公封其少子于鞮稱東周君

鞮於漢為縣屬河南

呂氏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復封其少子莊於鞮以奉王號東周班固亦曰惠公蓋父子同謚也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得河南之地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

東周所居非也東周者指威烈王洛陽也鞮

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鞮安得遂指

鞮為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

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西

周矣又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

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

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按呂氏之說誠是也

抑言思之漢志於鞮但曰東周所居而不言其地則其所謂東周正指惠公之子孫於雒陽既曰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威

也周之城居鞮王則是非不和雒陽為王之都西周既分之後禮樂征伐繫自二君而出而所謂王者不過擁虛器於一隅之上焉自其

初而鞮陽之池而居鞮以奉王考惠公是也不鞮鞮陽之池而居鞮以奉王考惠公是也不

不鞮鞮陽之池而居鞮以奉王考惠公是也不鞮鞮陽之池而居鞮以奉王考惠公是也不

丙辰晉趙襄子卒兄之子浣繼是謂獻子治中

牟襄子弟桓子逐獻子代立

司馬氏曰相州滂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

中牟邑在此山側呂氏曰趙簡子舍其長子

伯魯而立襄子襄子以伯魯之不立

立子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
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按浣既是代
成君之子則當曰兄之孫不當曰兄之子其
曰兄之子者誤也又按夏屋之事襄子不知
有姊傳國之事襄子乃知有兄是其天理之
成明茲晦得其一曲失其一曲不有致曲之
學悉推而致之則亦何以為全德也歟
韓康子卒子武子繼事魏桓子卒子斯繼事是
為文侯丁巳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而迎獻子
復位

呂氏曰桓子自立一年卒國人曰桓子非襄
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子夫以襄子
意迎獻子則是獻子本非有德於國人徒以
襄子之意而迎之耳然則襄子之子猶能不
為宋公子馮其亦戰國之絕無而僅有者歟
不然襄子之意何以愈久而彌彰正以其子
能讓而不爭故也

戊午秦攻魏少梁己未秦作上下時辛酉魏文
侯 昔幽公立其弟止是謂烈公

呂氏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

文侯以兵誅亂者立為公子止年表書魏誅
晉幽公並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
幽公因年表之誤也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

成烈王九年魏城少梁

城少梁可以禦秦矣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

利則城郭非所恃也必也善撫其民而後可

與守斯城矣

秦靈公卒季父立是謂簡公丁卯魏伐秦

歲終木秦伐晉取武城歲甲申晉伐秦後武

定一彼一此秦不能有加於晉也自甲

甲戌午又三十六年而魏秦始加兵於魏

攻其少梁當是時魏非全晉之比矣則不無

少憚焉焉歲甲子而城少梁呂氏蓋以為備

秦也可矣知其情矣然則養勇蓄銳以俟時

焉可也今乃徒恃其一城之固蓄兵而西豈

以是為足以摧秦之彊則魏可知矣得已不已而

不足以摧秦之彊則魏可知矣得已不已而

曰吾必報焉何其不思之甚歟

伐鄭

伐鄭

韓自伐鄭卒之滅鄭者韓也楚不

復爭矣世既異而事亦不同此其變之相禪

者歟

戊辰齊伐晉

齊之伐晉也則未知其伐魏歟伐趙歟抑其伐

韓歟是時三晉擅兵苟有能伐之者必有能報

之者齊伐晉而莫之報是必伐絳曲沃無疑也

魏伐中山

中山於漢為國屬冀州徐廣曰中山武公周

定王孫西周桓公子古史謂周衰甚安能使

子弟據中山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

會其世系歟

庚午齊田莊子卒子太公和繼趙城平城

雖呼莊子為莊子太公和繼趙城平城

卒不謂元公卒子顯繼是謂穆公

魯自春秋而後三家宜益盛公室宜益微矣

然而魯公之令名反不顯於魯昭定哀何歟襄

也魯公自是俾公儀子為相而子思亦在所

敬焉彼以為其滋甚者特薄于見誣善之

辭耳不足信也吾然後知穆公之令名其所

以優於襄昭定京者無他焉得人故也

壬申晉韓武子卒子景侯受繼趙獻子卒子烈

侯籍繼魏伐秦

魏已伐秦矣而又伐秦豈不以國而不競則

亦陵歟然人之陵我不得已而競焉猶之可

也無故與兵則是陵人而已陵人者人亦陵

已又焉能使人之怙然而不競乎

癸酉韓伐鄭取雍丘魏滅中山

按大事記中山武公以丁卯初三至是紀七

年耳而魏游伐之卒覆其宗而絕其祀魏亦

不仁矣哉又按任座之言曰君得中山不以封

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正使文侯

既得中山不以封子而以封弟亦不得謂之

仁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曾謂滅人之國封己之弟而處可以為仁矣

乎

楚簡王卒子當繼是謂聲王甲戌鄭伐韓取負

秦

杜預曰陽城縣西南有負秦亭古人有言曰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夫以區區之鄭而能

伐韓取其負秦豈其福歟

乙亥宋昭公卒子悼公購繼前不言書昭公立

經運之篇昭之

趙以田公仲為相按史記趙相公仲乃

丙子齊宣公卒前以宣為靈此以靈為宣孰子

康公貨續作貨史記田會以標丘叛屬東郡

戊寅晉韓趙求為諸侯于周

按司馬公之作通鑑實託於三晉之事以為

一言之始而其為說則曰晉大夫暴滅其君

剖分其地天子不能討必寵秩之使得列於

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先王之禮於

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

盛彊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不然夫三晉苟

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

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

必奉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

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討之故三晉

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

也朱子曰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利其所居之民則其於用刑也鮮矣無亦以
河伯娶婦之故授巫嫗於河以次而投且將
及其廷掾與豪長者廷掾與豪長者叩頭流
血然後乃得免焉其吏民以此而驚故能成
其不敢欺之效歟則亦非以用刑之故矣魏
之君臣徒以不敢欺三字生說而不究其實
其殆未足以為知言也夫

吳起為將守西河

起之為將於魏能繫秦拔其五城或問秦疆
國也曩以全晉當之猶未嘗得志於秦今晉
裂為三魏其一耳顧能有以擊秦拔其五城
果何說歟為起之說者蓋曰秦民不讓皆有
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
所謂示之以利者夫豈非勇而誘之以怯整
而誘之以亂可前也而必誘之以却者歟夫
惟在我者怯則固勇者之所貪也在我者亂
則固整者之所貪也在我者却則固爭前而
欲奮者之所貪也彼既貪於所得而輕去其
將則其將可得而虜矣其為擊秦之道不過
此或者以為有他謬巧其不然夫

田成子為相

田字誤子字亦誤當
低作魏成者為是

按成之未為相也文侯召李克而問焉答以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此三
者其以近臣之所為主而言之乎又繼以窮
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二者其以遠
臣之所主而言之乎夫惟其所主者有所不
為有所不取夫是以成得而為之主也吾以
所主觀遠臣因以得師焉以所為主觀近臣因以得相焉不
亦善乎雖然豈是耳矣不能有進也何則謂其君親從衡於
得人之名而不據其實此其所短也此其所
以不能於有為而遂止也

樂羊為將

按西門豹吳起樂羊皆以翟璜之所薦而進
者也此璜之所以亦有入相之望也然李克
以為子之所進君皆臣之非若成之所進君
皆師之之比也其一時之議論如此安得不
以得人為感乎是雖曰徒據其華不采其實
然而猶足以傾一時之士也
同韓趙伐楚至于乘丘乘丘當
作桑丘
申韓盜殺相俠累

此聶政也固無以異於然天而真如之
賢惟恐其名之不揚於後至殺身以從之然
則道之不明豈不由王澤之竭故歟

丙戌晉烈公卒子孝公繼戊子魏伐鄭取酸棗
又敗秦軍于注

酸棗於漢為縣屬陳留注城說者以為在河
南之梁縣

楚伐韓取負黍

向也鄭嘗伐韓取負黍矣今也楚又伐韓取
負黍是必鄭既伐取之後韓復伐鄭而取

之也

庚寅齊田和從君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按史記齊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
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

祀愚按當時諸侯之國為大夫所篡者曰晉

曰齊晉幽公既以淫婦人夜竊出見殺於盜

矣齊康公復以淫於酒婦人而不

田和之所從是何其事魏德齊如出一軌而

同趨於亡歟吾意是二人者權去其手無以

自意則不過曰為淫樂而已矣不知鄭

養晦以圖興復安夏少康之所為者自有其
道決不但取慰目前恣為淫樂而遂已也

秦代韓宜陽拔六城韓趙大破楚師于大梁

宜陽於漢為縣屬弘農大梁於漢為浚儀縣
屬陳留

辛卯魯伐齊于平陸

平陸城古厥國也魯自春秋之時已為齊弱
久矣流而至於戰國則不足以敵齊固其所
也今也乃能聲齊之罪於以伐之此豈其力
之為足恃哉恃理之足以勝齊而已矣昔者

昭公為季氏所黜齊不能以伐魯今者康公

為田氏所徙魯固可得而伐齊第不知當時
所執之詞果出於是否耳果出於是則齊雖

疆且為魯弱何但一勝而已乎可以有進而遂
止無他是必為義不終之故也

齊伐魏取襄陵

襄陵於漢為縣屬河東

壬辰秦伐魏陰晉

按京兆之華陰漢志曰故陰晉

癸巳齊田和會魏文侯于濁澤求為諸侯魏請

于周及諸侯皆許之

澠澤說者以為在潁川之長社云○田氏之於齊猶魏韓趙之於晉也魏韓趙既已列而為諸侯矣田和之心詎能終守臣節不敢犯非其分乎以會為梯以魏為媒因以請于天子且以請于諸侯田和之計得矣然而冠履易位首足倒置則莫之恤也此其責豈必天子之憂固亦當時諸侯之羞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二十二

甲午周安王十五年秦惠公卒出子悼公繼

惠公卒則公繼此諱公卒則以出子繼而繼言韓烈侯卒子文侯繼魏文侯卒子武侯

呂氏曰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愚按白圭之意豈不以文侯之所師非所相所相非所師歟古之人如湯之於伊尹師之即以為相相之必其所師夫是

以扶持成就如彼其魏魏也今文侯之所師則有其人矣然不舉以相國則是論道非所以經邦經邦無取於論道何惟其名有餘而實不足哉

趙武侯卒子敬侯繼乙未田和稱諸侯于齊列于周紀魏攻趙趙邯鄲

邯鄲於漢為縣屬趙國○三晉之兵不可以自相攻也自相攻則秦得而乘之於西齊得而乘之於東楚得而乘之於南北其利害之所繫較然明甚而三晉不自知也豈以昔嘗

分一而為三今將并三而為一歟秦惠公為之分幸也幸晉之衰也今欲誰睨而將幸人之衰耶不知務本而欲以幸為常則雖有可并之力吾畏其元可并之時也

丙申韓伐鄭取陽城伐宋執宋公子彭城

漢志有兩陽城一屬潁川一屬汝南此當是屬潁川者

魏城安邑及王垣

按漢之垣縣屬河東徐廣曰其縣有王屋山故謂之三垣

趙破齊師于靈丘

靈丘於漢為縣屬代郡

齊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繼秦廢長攻殺出子及

其母迎靈公之子于河上立之是謂獻公河上

河西正義曰西者秦州之西縣也丁酉趙破齊

師于廩丘戊戌魏敗趙師于兔臺兔臺地名在

往歲趙破齊于廩丘為魏故也今茲魏破趙

于兔臺獨不念破齊之功乎蓋春秋之時猶

有同盟之與國今與國亦敵國矣故戰國之

用兵不過爭疆而已非有攘夷安夏如齊桓

之所為者是以但紀其勝負而不復議其是

非以其彼此之是非無以大相過也則有不

勝議者矣故比之自鄒以下

已亥齊魏以衛伐趙取剛平庚子趙會楚伐魏

取棘蒲

漢常山郡平棘縣應劭曰即棘蒲也曰功臣

表棘蒲侯陳武平棘侯林摯是平棘棘蒲非

一地也應說失之愚謂信如師古之言應

說固失之矣然漢之功臣侯者但食其稅云

耳非必君其民也平棘棘蒲安知非一地耶
楚悼王卒盜殺相吳起亡子繼是謂肅王誅害
起者七十家

昔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於其中流顧吳起

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

在險此其為論豈不甚正矣乎故其用於楚

也明法審令亦豈不以法之明令之審自足

以藏吾之身歟然而明審之極刻暴之所由

生也刻暴之至怨讎之所由起也則足以亡

其軀而已矣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

者未必能行其謂是夫

辛丑齊伐燕取桑丘

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

縣

壬寅齊康公死于海上齊桓侯卒子因齊立是

謂威王癸卯晉考公卒子靜公俱酒繼韓趙魏

伐齊至于靈丘甲辰韓文公卒子哀侯繼趙攻

中山戰于房子

房子於漢為縣屬常山中山之滅久矣至是

而復見是必如春秋之許屢滅屢復非一

而不起者也

魯穆公卒于共公繼

淳子弑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魯之則也滋甚呂氏曰穆公雖不能用于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子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

乙巳周安王崩太子喜嗣位是謂烈王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同滅晉而三分其地以靜公為

家人食端氏一城

端氏於漢為縣屬河東呂氏曰所分絳曲沃也其後趙世家又云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始夷于緇戶矣田氏篡齊事體同然田氏猶待康公之死無後而收其城三晉不待靖公之死而生奪其城使為廢人又不如田氏也丙午韓滅鄭徙都之趙敬侯卒子成侯繼宋休公卒子辟公繼考之趙之篇休公之立當在甲戌申魯伐齊入陽關

按陽關本魯之邑耳今而伐齊乃以入陽關

為言是必嘗為齊之所取故也

趙伐齊至博陵

按年表稱晉伐齊至博陵所謂博陵其即鯁陵之誤歟不言趙而言晉因其舊之稱也已酉魏拔齊薛陵攻趙北蘭趙拔魏鄉邑七十

三

按年表拔齊薛陵者衛也按綱目拔魏鄉邑亦曰衛之都鄙以衛為魏聲之訛也漢北蘭屬西河

宋辟公卒子剔成繼庚戌韓廢弒其君哀侯立

其子懿侯韓廢弒其君哀侯立其子懿侯韓廢弒其君哀侯立其子懿侯

當是之時楚之大臣欲殺吳起而并中王尸

韓之親臣欲殺韓傀而并中侯身是不惟國

亡與亡國存與存之義不明雖君亡與亡君

存與存之義亦不明矣義之不明而利焉是

尚其禍固至此歟

魏武侯卒公子爭國趙伐魏立公子瑩是謂惠

王

韓懿侯趙成侯合兵伐魏成侯曰殺瑩立緩

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瑩暴也
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
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太
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
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
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田文與起論魏相
之少國疑本臣宋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
此其言豈不甚美然位之定也久矣主火言
之文侯殺武侯以後之事不當於武侯之後言
疑正是武侯以後之事不當於武侯之後言
之也作史者得之傳聞而不考其實則吳起
之諺曰文之言皆當焚而去之何矣然則田
文其魏侯瑩之相於未可知也姑以其大臣

趙敗秦軍于鄢安

高安史記作高安其地河東

辛亥趙伐齊取郚魏敗趙師于鞏懷

覃懷於漢為縣屬河內郡

齊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萬家

即墨於漢為縣屬膠東國封即墨亭阿此所
以為齊國之賞罰歟古之為國者賞一人而
千萬人皆知所勸罰一人而千萬人皆知所
戒舉齊國之人因此一舉而皆往耳且懼莫敢

飾詐務盡其情則亦庶乎其近於古人之所
謂賞罰者矣然而曰齊國大治則或者史氏
之夸辭愚未敢以為必然也何則古人之於
治國以家為本其於齊家則又以身為本齊
王之所以出治者吾有以知其無所本矣而
徒恃其一賞一罰為足以聳動於人而使之
皆震且懼夫其一時之所為非必不可以聳
動於人而使之皆震且懼也然其所養者不
深則其所流者不遠所持者不久則其所至
者必不能以造乎其極也旱燠之餘而時雨

驟至豈不足以致溝瀆之皆溢然隨作隨止則其涸也亦可以立而待焉其謂之治特差勝夫不治則可耳於斯時也而以大治言之吾有以知其為史氏之夸辭也

楚肅王卒，景良夫繼，是謂宣王。王子周烈王崩，澤爲扁嗣。位是謂顯王。齊西敗趙、魏之師于濁澤。趙輸長城，魏入觀齊。

長城觀皆地名所謂趙輪長城魏入觀齊者猶其曰趙則輪長城於齊而魏則入觀於齊也觀音館魏之觀城縣即古之觀國若長城

則戎者何所取之桑丘歟桑丘屬邠州齊
趙之界也呂氏曰年表書趙侵齊取長城按
世家言封即墨烹阿大夫之後遂起兵西擊
趙魏魏獻觀津以和趙人歸我長城然則趙
侵齊取長城必在封即墨烹阿大夫之前至
是畏齊之彊然後歸之年表誤矣

魏敗韓師于馬陵

史記正義曰此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或
云在鄭州之中牟

癸丑韓魏攻周

呂氏曰按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蓋將
分周為二也然則當日韓趙攻周不當曰韓
魏攻周

甲寅趙韓分周為二

呂氏曰初西周惠公封少子以奉王獨擅河
南之地然禮樂征伐之大者王猶與聞也至
是趙與韓攻周分而為二則東西周各為列
國不復相關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於其
上耳自是而後凡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
則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則二周

之君也趙韓攻周其興師之由雖不可考意

者為西周而舉歟周本紀云王赧時東西周

分治非也赧三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

為正所謂分則之威特周召公之分天子

以東周之公孫伯也威特周召公之分天子

末周召公之子孫微矣桓公之居於春秋之

以周召公之子孫微矣桓公之居於春秋之

亦周召公之子孫微矣桓公之居於春秋之

分周召公之子孫微矣桓公之居於春秋之

二國之交攻而二周分治呂氏謂與趙韓之

不可考意者為西面而舉之西面則意不

東周而舉者為西面而舉之西面則意不

不日同召公之子孫微矣桓公之居於春秋之

公出於河南之德公此其所分也日二周

之國自分而為二也

乙卯魏會趙攻秦不利于宅陽

宅陽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呂氏曰按魏世家

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然則當言會

趙且攻秦者誤也

丙辰齊攻秦不利于石門

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上有路若門故曰

石門說者又以為堯之所鑿云

石門說者又以為堯之所鑿云

石門說者又以為堯之所鑿云

魏伐宋取儀臺

徐廣曰儀臺一作義臺郭象曰儀臺者

丁巳周顯王西賀秦獻公

石門之後斬首六萬王以黼黻賀秦○呂氏曰左氏紀諸侯侵伐雖大戰未嘗言斬首幾萬首以萬計自石門之戰始賀以黼黻云者賜之命而賜之服耳秦史不知賜命之禮故以為賀也

魏與秦會于杜平

杜平說者以為在同州澄城縣界杜平之史會以秦孝公之事

已未秦獻公卒子孝公繼敗魏師于少梁魏敗韓師于澮

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于汾即新田之所在

庚申魏拔趙皮牢

皮牢在澮之側

辛酉周致文武胙于秦孝公東周惠公卒子傑繼韓趙魏以齊王戌秦用魏鞅魏當作衛

按衛鞅以庚申入秦至是三年矣是則變法

之秋也法之變也其人事歟抑天意歟周自

東遷以來豐鎬之舊固已變而為秦以詩考

之其地一也而彼黍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此其氣象為何如不萎爾乎豈

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此其氣象為何如不迅烈乎由此觀之

先王之遺法固已日趨於變矣特未甚耳至

衛鞅而以秦之所尚猶未足以滿愜其意又

從而變之則是寬者必趨於猛不恤其殘也

厚者必趨於薄不恤其暴也臨渭論囚而水

為之赤蓋自是而始矣然則果人事乎果天

意乎雖然鞅之未入於秦天已先為之變矣

君子於衛鞅入秦之上書甚見西方夫甚見

西方則必東指此秦滅六國之兆也於衛鞅

乎何尤噫秦滅六國變之已成者也而本則

根于孝公之心孝公之心萌一念之不仁則

其心術變矣然後天應於上而其象變焉人

應於下而其法變焉嗟夫此豈偶然之故哉

天人雖殊未始不合而為一也

韓侯侯于昭侯繼

經世之實二千二百二十三

子周顯王十二年宋取韓黃池齊封鄒忌為

成侯此所謂成侯也非其國之名也呂氏曰諸侯禮封同姓見於書傳自晉昭侯

封成而始諸侯擅封異姓見於書傳自晉威

王封鄒忌始

乙丑趙會燕于河上會齊于平陸魯衛宋鄭朝

鄭為韓滅父矣而此復見何蓋韓既滅鄭遂

徙都之故此朝魏者乃韓昭侯與魯共公衛

成侯及宋公是也韓何以謂之鄭猶厲王居

汭遂以汭王稱之晉侯居鄂遂以鄂侯稱之

也然則其朝魏何呂氏曰是時惠王方強諸

侯相率朝之

丙寅魯共公卒子康公繼齊會趙于郊會魏于

平陸會秦于杜平此年表當曰齊會魏于平陸又

丁卯秦攻魏師于元里元里在魏界取少梁魏

圍趙邯鄲戊辰韓攻東周君取陵觀及邢丘邢丘

桂陵說者以為在曹州東縣之東北云云夫

救趙而不之於趙所謂批其亢也擣其虛也

趙之圍不期於解而自解矣雖然何足以收

弊於魏以吾之逸待彼之勞以吾之高乘彼

之下則禾有不勝者也此其戰所以必於桂

陵蓋有以也

是年齊始稱王己巳秦大良造魏與會韓趙之

師圍魏襄陵庚午韓用申不害為相

呂氏曰申不害衛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老

子以術干昭侯魏園邯鄲昭侯曰吾誰與而

可不害未知昭侯所欲微視昭侯所說言之

昭侯大說至是遂以為相愚謂范雎初見秦

王必先觀其俯仰申子微說昭侯必微視其

所說斯可以見戰國遊士之態矣孟子謂宋

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知之亦賢上人

不知亦賢若皆以孟子之學遊諸侯則安

有斯人之態哉

秦趙伐魏魏歸趙邯鄲盟于漳水之上辛未趙

成侯卒世子繼是謂肅侯秦開降商

甲戌乙亥魯康公卒子景公繼戊寅周顯王錫秦孝公命為伯齊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繼己卯諸侯西賀秦

呂氏曰以去年天子致伯而賀之矣
庚辰齊救韓趙田忌田嬰孫臏大敗魏師于馬
陵獲將龐涓及世子申

虞喜志林云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有馬陵澗谷深可以置伏談者因之遂以此為

龐涓所敗之處云是役也救韓而已無與於
 救趙也故孫臏之言曰吾因深結韓之親而
 晚承魏之弊則可以獲重利而得尊名臏之
 為謀知重利與尊名而已耳豈有救韓之實
 哉使其果有救韓之實則徑起而救之矣何
 待其委國於我而後救之哉夫桂陵之戰不
 待其委國於我而後救之哉夫桂陵之戰不
 待其委國於我而後救之哉夫桂陵之戰不

 名亦可以自警言矣然而不戒也人方示我以
 然我則以為真怯寧知輕其為勇者之所蔽乎
 舍彼而騎則為真怯寧知輕其為勇者之所蔽乎
 為代弩所攻猶將必敗況齊弩既發而魏師
 以為無謀而不畏者之戒矣
 以為無謀而不畏者之戒矣
 以為無謀而不畏者之戒矣

辛巳楚宣王卒子威王繼秦奪魏河西七里魏

去安邑徙都大梁七里氣當作七百

呂氏曰秦圖河西久矣至是因馬陵之敗始

用師而得之執之六也遂因以破其言焉夫商鞅

癸未秦孝公卒于惠文君繼是謂惠王惠字當有文
商鞅奔魏魏不受復入于秦

鞅之得志於秦也其攻魏不遺餘力矣意魏之君臣上下思得其肉而食之不厭今失所恃則一死之外無他策矣而猶欲託身於所殘之國已爲豺虎而欲以祥麟望人人之不受不亦宜乎

甲申秦惠文君夷商鞅族

古先王之立法大抵本於人情而已。因人之有二親也。教之以孝。然而不孝。則從而刑之。人亦莫得而辭焉。因人之有九族也。教之以睦。然而不睦。則從而刑之。人亦莫得而辭焉。

其他如不嫵不弟不任不恤莫不皆然未有
不本於人情而為之者也歟則不然令民為
什伍而相叔司連坐則是驅之使陷於不嫵
不弟不任不恤之域而已不特此也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令倍其賦則是驅之使陷
於不孝不睦之域而已凡古之所禁者歟則
反以為令其近於人情者幾希乃若有功者
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分華非欺其民使以
其命易須臾之分華者乎其為狙視其民而
以智籠之蓋甚於此矣司馬公猶以為不
欺而取之也不惑矣乎善乎胡氏之言曰百
姓其離也六國其敵也歟於是時欲圖善後
之策亦無所為而可愚以為信然故表而出
之

蘇秦入秦秦不受

使秦而受秦則秦亦一張儀矣惟其不受於
秦也是以掉三寸而說六國為縱以敵橫橫
與縱相形而利害之說勝矣嗚呼孰知仁義
之為可貴哉

乙酉周顯王西賀表 孟軻為魏卿

使魏惠王而信孟子之言則必不為秦楚
之所辱矣惜哉

內成秦拔韓宜陽 魏惠王卒子襄王繼齊宣王
會魏襄王于鄆丁亥蘇秦會趙燕韓魏齊楚六
國之師盟于洹水之上以攻秦至于函谷

洹水出上黨汝氏縣東行至內黃八白溝函
谷秦之故關在弘農夫以六國而攻秦竭秦
之力未必能抗也然蘇秦之術能合六國盟
洹水之上而不能加一矢遺函谷之中此其故
何哉情不素字義不素著而欲以遂其遁逃

之兵縱開關延敵之秦難矣有志乎此者必
無為區區之利害所奪而堅忍以持之庶乎
其可乎惜也無以是說告六國之君者

韓作高門

屈宜臼以為不時則九其時屈舉贏者皆當
以是為戒不但韓也

是年楚滅越獲其王無疆盡取其地東開地至

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

魏始稱王田頌父為相田字孟嬰乃齊相也

吳氏曰齊魏稱王久矣至是乃會徐州以相

王或者前此但稱於其國至此名易如通於諸侯乎

戊子燕文公卒子易王立韓昭侯卒子惠王立
趙宣王卒子襄王立齊宣王卒子湣王立
楚威王卒子懷王立魏襄王卒子哀王立
秦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詐楚之事不可知徐廣以為昔齊嘗說越使
攻楚今楚已滅越後攻齊或者亦意之也

已丑齊會魏伐趙又伐燕取十城

楚既滅越必有輕諸侯之心故於是伐之齊
敗於楚則將取償於鄰國故會魏伐趙又伐

燕而洹水之盟無不喻者矣豈非利害相之
有以奪其為國之遠謀乎

庚寅秦伐魏

秦之所攻莫先於魏而五國不與焉此五國
所以環視不救而不知秦之食葉葉不盡則
食不止也

辛卯宋亂公弟偃弑其君代立是謂元王壬辰
楚威王卒子懷王魏襄王卒子哀王

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秦伐魏取汾陰

汾陰於漢為縣屬河東

癸巳秦用張儀為相

蘇秦張儀均之為說客耳然蘇秦之說用猶
有益於六國用張儀之說則不四事秦而已
矣而六國之君亦復聽之噫甚矣六國之君
無定見而其臣亦莫或為之長慮卻顧而求
其真是之歸也

陳軫適楚楚滅蜀魏輸秦上郡

上郡郡名漢初更為翟國未幾復故為并州
呂氏曰春秋時郡屬縣戰國時縣屬郡方去

公商鞅時并小縣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
及守稱及魏納上郡後十餘年秦記始書

漢中郡或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與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二十四

甲午周顯王四十二年齊會魏攻韓之桑丘
未趙肅侯卒子定繼是謂武靈王齊田孟軻為

上卿丙申孟軻去齊

孟子於齊魏之君皆欲以王道告之而齊魏
之君在莫之行也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故
歟不然何長卿說之易合而正論之難諧也

丁酉秦始稱王齊宣王卒子湣王地繼秦上郡塞

以程大昌地譜考之所謂上郡本春秋時白翟之地也其地與秦相接秦不能有而魏有之今既受魏之所獻則其緣邊之地必已有故塞可築秦特因而築之耳因而築之所以外防胡虜內固吾圉未為過也然直至始皇而猶以築城為事何哉虜既滅地既闢又欲斥而廣之則此特其備者耳卒之扶蘇死蒙恬繫不於他所皆於長城之下見之廣德

者王廣地者亡顧不信歟

戊戌韓燕稱王楚破魏襄陵八城移兵攻齊秦張儀會齊楚執政于魯秦韓之間已

亥秦張儀出相魏

儀之相魏專欲使魏事秦而諸侯效之耳魏既不聽其說則辭而拒之可也今徒不然而顧用以為相焉因彼相為哉甚矣魏王之惑也

燕會韓魏二君于區風區在燕子周顯王崩嗣位是謂周王是年趙始稱王齊封田

嬰于薛

按齊有徐州徐音舒即薛之謂也隸勃海郡史記索隱謂此為薛

盜殺蘇秦于齊

蘇秦智矣而不足以及夫周身之防此非其慮有所遺而計有所缺蓋其平日之所蹈者皆危機也則其殺身之禍不在齊必在燕矣學焉而無得於道者大槩如此且獨蘇秦為然哉

蘇代復相燕

相燕甫尔而以復相燕言之何也甚之也何甚乎代之相燕也哉非甚乎代之相燕甚乎燕之相代也以其兄之弟已可睹矣而復信其弟也此其所以甚之也

燕易王卒子噲繼子之專國蘇代使齊辛丑宋伐楚取城三百里始稱王秦齊交婚壬寅魏襄王卒子哀王繼張儀復相秦

此其復相也亦有甚之之意乎果忠於秦則必不忠於魏果忠於魏則必不忠於秦秦貴其不忠於魏而售其詐而不疑君子觀於其

人之往復而感慨生焉其甚之也秦與魏皆將有所不免而儀其甚焉者也

癸卯楚會齊趙韓魏燕攻秦不利齊獨後秦擄里疾大敗六國之師獲將申差及韓魏二公子

疾秦惠王之弟也其所居之里有大擄焉故以為號高誘曰其地在渭南之陰鄉○申差

韓將抑申差之獲當在甲辰不在癸卯

甲辰齊敗魏師于觀津與秦爭雄雌觀工

觀津於漢為縣屬信都國○夫與秦爭雄雌者豈特齊而已哉楚與秦一雄雌也三晉合

則其與秦亦一雄雌也夫其可與爭雄雌者恃有其國恃有其臣恃有其民耳不恃其一

戰而勝也今齊以觀津之勝遂與秦爭雄設使其一戰而敗將遂與秦為雌乎故知不恃

其可恃而徒恃其所不可恃者乍起乍仆舉不足道也

魯景公卒子平公繼

魯自穆公而後至此又二世矣不三世而遂已則平公之世所謂微乎微者謂宜有以振之可也有樂正子不用而果於用廩倉也則

以開孟子而已矣然則昭其所可抑而所可敬夫固有國者之通患歟

昭其所可敬夫固有國者之通患歟

韓師于濁澤韓請名都一以助伐楚既而背之秦又伐韓敗韓師于岸門楚救不至

濁澤按史記正義當作觀澤括地志曰在魏州項丘縣東十八里徐廣以長社之濁澤釋

之誤矣岸門括地志曰在許州長社縣西北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云為三晉之計者秦

伐一國則必救之可也為齊楚之計者秦伐三晉則亦必起而救之可也夫然後可以抗

秦矣今秦敗韓師至于再矣而趙魏莫救是三晉之心不一也齊晏然處於東海之上若

罔聞知楚偃然處於南海之濱雖許救而不至是五國之心皆不一也天下之事一則合

二則離合則成離則敗從古而然矣而五國之君漫不是豈可勝惜哉

燕王曾以國屬子之

之喻之讓發堯舜也而不知堯舜之聖非已之所能效也

齊伐燕

子 56-471

秦伐趙拔中都及西陽

中郎於漢為縣屬太原西陽說者以為在汾州隍城縣南

丙午周懷親王崩子延繼是謂親王稱西周君

呂氏曰赧王雖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武公專之赧王無與焉西

周武公乃惠公之長子宋忠謂王叔謚曰西

周武公非也按魏謩圖周王頊使武公謂楚

相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攻之者名為弑君則武公為赧王之臣明

矣豈可合為一人哉

而下以至於南者耳非王旅也然則王旅者自

皆居其西也。將何謂之君？曰：自王丘而下，皆其臣。臣與而謂之君，則謂之王。丘而下，皆其臣。

則謂之然當是之時人皆駭於其名不考

之君
之實
不有
苑
諧
之
識
其
能
而

又常二五五

按義渠二十五步又取韋之石章地

楚辭和親齊魯水而初至之乃克迎

世子又不克死

齊之伐燕當載於是年

戊申楚攻秦不利

楚之攻秦也實出於見縑之後非出於見縑

之謂老其不和民戢于丹陽戢于監田者是

秦也 秦攻下 王秦長義治楚

戊齊而楚不救者是則秦之所汲汲然而非

有是事也此張義之計所以必從事於紹而

後齊楚之交可絕也

卷之九 卅一

擄里疾攻趙已酉釐懷王太伐秦不利又伐又

不和者成其勢章會齊韓之臣大則楚師于薛

田又則之于丹山之陽獲其壯厯立之取湯中

藍田縣屬弘農毋水之陽當上作毋

賜索隱曰在漢中漢中之與黔中均之爲當

時之即名耳非以漢中之地為黔中郡也其

矣人君之喜怒不可不慎也張儀之於楚王

始而告之曰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此其說

殆若夢幻付之一笑可也而王為之喜是其

於一書之際則已不能無所失矣及其主楚
使也則又曰子何不受地自其至其廣袤六
里此其說殆若俳優付之一笑亦可也而王
為之怒是其於一怒之際獨能無所失乎丹
陽之師既以一怒而捐之矣豈用之師又以
一怒而捐之幾如是而不亡其不亡
者幸也然則人君之於喜怒可不慎乎
韓宣王卒世子蒼繼是謂襄王齊以五都兵攻
燕燕亂國人立太子平是謂昭王庚戌楚屈原
使齊

或曰使屈原不使於齊則張義之來也能使
懷王殺之否乎曰當是時原已見疎於王矣
而王之所親若鄭袖者固自有以為儀之主
也儀惟有袖以為之主是故入楚而不忌原
則莫為之主矣言雖忠如王之不聽何雖幸
而聽猶必有沮之者吾是以知其雖不通齊
亦必不能殺儀言而莫聽不過徒抱其憤而
止也
秦張儀使楚會楚齊韓趙魏六國西事秦至
咸陽而秦惠王卒世子武王繼起金臺以禮

郭隗樂毅自魏至鄒衍自齊至劇辛自燕至
按上谷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
辛亥秦會魏于臨晉張魏章適衛衛地里疾
其茂為相

臨晉於漢為縣屬馮翊儀璽章適魏由疾與
茂之和秦也是何也疾茂儀之讎也

壬子楚合齊以善韓歿丑秦武王會魏哀王于
應會韓襄王于臨晉

漢潁川郡之父城有應鄉志以為故應國
甲寅東西二周君相攻

陝東西之分治也本二人而猶一家周東西
之分治也本一家而猶敵國則其相攻也有
所不免矣世之變一至此極悲夫

楚圖韓之莊丘韓莊丘秦甘茂拔韓之宜陽

呂氏曰宜陽在秦屬三川郡在漢屬弘農郡
在今屬河南府福祿縣城東北南三面峭絕
天險峭池二峭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也甘
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下甘茂曰公孫衍據
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
鼓之而不可下以宜陽之郭為累於是出私

金以蓋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援愚按宜陽城方八里材土積粟而卒為甘茂之所救者其茂能捐死以守之故也

武王舉周鼎絕脰而死國八迎母弟稷于趙而
一之是謂昭襄王太后臨朝稱制魏冉專政
前乎此未有以太后稱制者而太后之稱制
自此始亦未有以外戚專政者而外戚之專
政自此始此二者秦倡於前而漢和於後其
流之弊至於居攝即真極矣而繼其踵者猶
莫之戒也可勝嘆哉伯魏冉當國而其君之
母死焉死於其君之天

下無父之國矣其無母之國乎無有也人之紀於是而大壞矣其能育以教之乎夫子作春秋也於舊之成周宣以著其為不美也其為不美奈何已之毋非婦也其於婦母有君臣之分焉隆其所生使不得與婦母仇是與其為媒與試為國不屏其媒不翦其四而欲其冀就之息是猶却步而欲其行之前也其流弊之至於此故特於春秋則而諱之其義其發之必至於此故特於春秋則而諱之其義炳然非不著也然而猶有不察姑卒其弊而奉之豈不自若李唐之季乎待兒之賤也崇有所不免矣嗟夫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有也由然

趙武靈王改用胡服
以胡服為便則先王之法服皆可廢矣遂使

天下後世不復見古儀章之盛豈非作俑者之過歟

乙卯秦復韓武遂

易州之遂城說者以爲卽戰國時武遂城也
取之而又復之此張儀之故智也而甘茂亦
從而效之蓋取若臨之以威復若懷之以德
韓魏之君囿於其術而不能自拔其亦可悲
矣夫

嚴君疾向壽為相耳茂適魏

所謂嚴君疾者疾其名也而其所封則在於

蜀之嚴道有君道焉即擣里疾也何以言之疾與茂則爭宜陽而不相得者也壽與茂則爭武遂而不相得者也疾與壽相而甘茂適魏雖微史傳愚有以知嚴君疾之為擣里疾也

丙辰楚絕齊以善秦

秦之於六國惟恐其交之不絕也齊楚之交
絕則皆西面而事秦秦可以坐制諸侯之命
矣

丁巳秦昭襄王會楚懷王于黃棘復之上庸

黃棘在房襄三州之間呂氏曰上庸木鬪國也屬漢中楚莊王始滅之屈丐之敗為秦所取至是懷王入與秦盟約於黃棘故秦復歸之

戊午齊韓魏攻楚楚求救于秦魯平公卒子文公賈繼秦取韓武遂拔魏蒲阪已未秦復魏蒲阪會韓于武遂庚申楚伐秦不利秦昭襄王會齊韓魏伐楚敗之於重丘

重丘於漢為縣屬平原大夫平原齊地也而以敗楚言之意是時楚已并和故其地遂至於

此與呂氏曰楚太子殺秦大夫而亡故伐之辛酉齊孟嘗君入秦為質

詩云居常與許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南索隱曰孟其字也皇覽曰孟嘗邑于薛城

壬戌楚懷王放其大夫屈原于江濱

詩有變風有變雅若屈原之辭則變而之者也然則怨乎曰詩可以怨謂其辭怨而不怒也屈原之辭可謂激矣然而能抑其怨則猶不失其為可以怨也

與秦昭襄王會于武遂不復

武遂當作武關其地在商州上洛縣東云屬辭此事春秋教也臣放於前而君繫於後比事觀之則君臣之變至此極矣屈原之辭雖欲不怨而可得乎

國人迎太子橫于齊而立之是謂頃襄王其弟子蘭為令尹齊歸秦涇陽君涇陽縣屬安定

孟嘗君自秦逃歸

孟嘗君之得脫於秦世以為狗盜雞鳴之力而荆公則曰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不至也

秦會齊魏伐楚取八城趙攻燕中山攘地北至

代西至九原

代於漢為郡屬幽州九原於漢為縣屬五原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也屬并州若中山則自為當時之小國非燕之中山也且皆為魏所滅今而復見是必因魏之敗於齊也乘間以復其國既不利於魏矣復不利於趙故武靈王之言曰先時中山召齊之疆侵暴吾地於是變服者射期以報怨於中山至是滅之其亦事之立見成者毀

癸亥齊會韓魏伐秦至于函谷

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怒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矣兵宜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氏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以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以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秦伐楚取十六城

秦之所以伐楚取十六城者以楚之告秦若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楚人之為此言也豈不如晉人之所謂喪君有君者乎然晉人則能啗秦以其言故惠公可復楚人則徒以無益之言激其未懼之意不惟不能反其已喪之君而亦不能保其未割之地焉楚之謀

國者其殆不及晉之子孫歟

趙武靈王稱主父會韓魏于東宮廢太子章而授庶子何位是謂惠文王以肥義為之相

崔毅之禍慘矣而其原實起於此以色傾國以欲殞身非不思之甚歟

北略地南入秦稱使者

武靈王之入秦殆猶魚之自脫於淵矣使秦有所覺而留之雖悔之而何及歟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二十五

甲子周赧王十八年楚懷王于秦逃歸而不克

乙丑楚懷王卒于秦楚遂絕秦

呂氏曰楚視秦蓋不共戴天之讎絕之正也明年已受秦粟又三年而迎婦于秦可勝誅哉

哉

魏哀王卒子昭王繼齊會韓魏趙宋五國之兵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括地志云鹽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以其有掌鹽之官故稱氏焉河北於漢為縣屬河東若封陵則在古蒲阪縣之西南云韓襄王卒于釐王繼趙主父滅中山徙其王于

膚施

膚施於漢為縣屬上郡

夫上郡魏已獻之於秦矣而膚施之地猶舊制之豈當是之時膚施固不屬於上郡歟封廢太子章于代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為之相按地志安陽有二五原之安陽曰西安陽伐即之安陽曰東安陽此所謂安陽其東安陽歟

丙寅秦免樓緩相穰侯魏冉復相帥師攻魏趙安陽君及田不禮作難公子成及大夫李兌平之主父死于沙丘宮

沙丘墓在邢州平鄉縣東北呂氏曰主父得國之慶乃新殺身之讐已兆所謂憂甚同門吉凶同域也愚謂主父殺身之讐蓋已兆於寵吳娃之時矣由娃而念何由何而發音其來有漸豈至是而始見哉

丁卯秦向壽伐韓拔武始

武始於漢為縣屬魏郡

戊辰楚與秦復和韓伐秦不利秦左庶長當作白起大敗韓及諸侯之師于伊闕取城五坑軍

二十四萬獲將公孫喜

伊闕於唐為縣屬洛州酈道原曰禹疏龍門以通河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曰伊闕是戰也斬首二十四萬視前之斬首六萬則四倍其數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當是之時有能舉孟子此言而行之則起固不容於誅矣杜郵之死尚誰怨哉

已亡楚逆婦于秦

司馬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誰嗚呼楚之

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而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大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信哉

秦魏冉免相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垣攻楚取宛庚午秦魏冉復相封陶邑司馬錯伐韓取軹及

按史記辛未攻魏取垣攻楚取宛庚午取軹及卻不言攻韓而但徵攻魏攻楚之文則軹卻非楚城即魏城謂伐韓者誤也何以言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故鄆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並六國時魏邑則史記所書正是蒙上文伐魏之辭而言之而懷州之鄆與鄆相連又不可以鄆州疑為屬楚之地也兼上表言伐魏至取城大小六十一則此取此鄆之為魏地益以明矣

辛未齊有田甲之難免孟嘗君相

呂氏曰初人或毀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乃奔潛王蹤跡驗問

孟嘗君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乃復謝病歸老於薛

魏獻河東地方四百里入秦韓獻武遂二百里入秦趙會齊伐韓壬申齊復孟嘗君相秦伐韓拔六十一城

呂氏曰按穰侯為將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然則非伐韓乃伐魏也愚按呂氏之說正與前伐魏至取之說相似其以伐魏為伐韓或者一事而再書之也

癸酉齊秦約稱東西帝復罷甲戌齊孟嘗君謝

病秦昭襄王巡漢中及上郡河北拔魏新垣及陽新垣在懷州乙亥齊滅宋至于泗上泗上十二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南取楚之淮北西侵韓趙魏

當是時楚滅越齊滅宋趙滅中山其間亦已廣矣豈獨秦可以并六國而六國舉不可并秦乎吾意天於是時方欲假手於秦以并六國又必假手於六國以并先代之諸侯然後次第掃除以至於一統皆為秦則封建之根拔矣而世之儒者方憊憊於古制之不復嗚呼古制之不復豈特封建一事而已哉

魏獻秦安邑秦伐魏之河內韓之夏山

所謂夏山其陽翟之山歟蓋禹嘗受封於陽翟則陽翟之山皆可以夏山名之是時韓都潁川則夏山乃其所依以立者秦之所攻遂及於此夫豈非危急存亡之秋歟

內子齊孟嘗君以薛屬魏

齊公子屬邑於魏謂之忠可乎曰不可信陵君擅軍於魏功不貲孟嘗君抑也於齊

不容贖故知戰國公子九名浮於寶者皆國之羞也

秦昭襄王會楚頃襄王于宛會趙惠文王于中陽

中陽於漢為縣屬西河

伐齊拔九城丁丑燕樂毅會秦楚韓趙魏五國之師伐齊大敗齊于濟西遂入臨淄拔城七十呼吸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此非獨毅之賢燕之衆亦以五國之師從之也使其不合五國之師則雖能破齊豈能若是之壯哉

拜樂毅上卿封昌國君留圍齊即墨及莒

圍即墨所以久而不下者何哉以五國之師各返其國則燕不能以獨任其功故也齊王保莒楚使淳齒救齊齊王于莒

或謂齊無淖齒之患則湣王可以復齊否乎

曰湣王之不可以復齊猶明皇之不可以復唐也必也其身已死然後國人思之而法章立焉此齊國之所以復也

言人立其子法章是謂襄王句卿行祭酒

韓子曰希於楊也大醇而小疵使其見用於

時雖不及孟子之醇然必不全如李斯之謬也今既老矣不過為祭酒於齊然則儒術之難行豈特孟子為有是嘆哉

戊寅楚頃襄王會秦昭襄王于鄒秦穰侯伐魏至于國已卯秦昭襄王會韓魏王于新城會魏昭王于新明

徐廣曰河南新城縣即高都城也新明未詳伐趙拔二城伐韓取六邑庚辰楚會魏趙伐秦秦伐楚楚再復相趙使藺相如入秦獻璧

楊氏曰古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珠玉

犬馬而不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之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璧而歸亦何益哉

辛巳楚割上庸及漢中請和于秦秦白起拔趙二城司馬錯拔楚上庸

前既取漢中矣今又割漢中今既割上庸矣而又拔上庸則是疆場之地一彼一此不至於盡收而悉有之不止也

燕昭王卒子惠王繼以騎劫代樂毅將樂毅奔

趙

或曰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奔燕其可以并齊乎曰不可夫燕之所以破齊本以復仇為事齊軍破滑王死則昭王之志不啻足矣不能復有所進也而毅之行師亦非果有一定不搖之計其初則約趙囑秦連楚及魏楚雖不為所連猶有韓也并將五國之師然後乃能破齊及齊已破則遂稍輕之矣遽遣秦韓之師而但留趙魏然其所留者又各分道而行使齊於是時而稍有人焉則叔合餘燼而背城借一安知其不可於敗中而求勝其不能於敗中而求勝正以其所任者非賢而賢者則不任耳其分為三道固已有間之可乘矣其分為五道豈必無間之可乘有間也而莫之或乘非必行師之有道要為敵無人焉而已耳歷時既久則齊國之人目當哀其舊君有為之死者矣我乃圖畫邑而感之王蠋之死乃燕復為齊之機也其機既動森不可遏殺亦悔之矣由是而禁侵掠則前乎此者其侵掠必不禁也由是而寬賦歛則前乎此者

其賦歛必不寬也其封燭之墓則亦因循公與管仲而并及之耳毅欲以是撫齊之民而齊民終不服也法章立齊有王矣何之為燕所下者寧不皆有興復之望乎七十餘城之外所餘僅莒即墨之二邑耳圍之者年而不下可以自反矣乃去城九里而軍焉出者勿獲困者賤之非不欲以區區之小仁而誘之也其如君臣之大義既已激於王蠋之一死則區區敵國之小仁果何足以易其慮而移其志哉正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奔齊已非燕之所能并矣又况惠王立他將來是無惑乎七十餘城不旋踵而復為齊也

趙惠文王與秦昭襄王會于渑池蘭相如相渑池漢志作鼂池屬弘農郡

揚氏曰渑池之會危甚矣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恠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而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則為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壬午齊田單大破燕軍于即墨獲將騎劫復城七十迎襄王自宮入臨淄封田單安平君

安平於漢為縣屬菑川國田單之所以能復齊者曾仲連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夫惟揮泣奮臂皆有欲戰之心而後燕不難破燕破而齊以後矣推是心也以徃何為而弗成何索而弗獲哉

秦白起拔西陵西陵於漢為縣秦未楚頃襄王出奔陳鄧陷于秦大良造白起破楚入郢燒夷陵

所城破以夷陵為界以郢為南郡封起武安

右武安縣屬漢為縣甲申秦拔楚巫及黔中作黔中

郡所謂巫亦以巫山在其西南而得非是當以魏昭王卒子安釐王繼乙酉楚東拔

江旁十五邑以扞秦水經曰江不東運并開關

魏拔秦二城封無忌信陵君按陳留之信陵

侯為相國韓暴魏不利趙廉頗拔魏房子

安陽安陽在魏相州丁亥魏芒卯攻韓不利秦師救韓敗趙魏之師十五萬于華陽按河陽之

以為自華魏入南陽請和以其地為南陽郡按

惠王繼趙取東胡地已丑楚黃歇奉太子完入

秦為質求平又助韓魏伐燕齊田單拔燕中陽

秦會楚韓趙魏伐燕燕惠王卒子武成王繼

趙蘭相如伐齊庚寅秦穰侯伐齊取剛壽以廣

陶邑魏壽二邑名屬范雎自魏入秦辛卯秦

師伐韓以逼周壬辰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閼與

君與廉頗同位秦人為之火懼

按秦之攻閼與也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

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夫廉頗樂乘已試之將

也既皆以為難救則其救之也必不易矣趙

奢治賦之吏爾未嘗治軍者也其曰道遠險

阨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將之為言

蓋疑辭也其勇而勝者未知其在此與在彼

令於軍中也又曰有以軍事諫者死則彼智

此愚思其法之形既見於外則不特秦人輕

之雖趙人亦輕之矣彼其鼓譟於武安之西而武安之屋瓦可使皆振所以示勇也此其敢於犯令而曰急救武安者所以示智也言救者斬則是愚而益愚矣堅壁二十八日不行且復增壘則是怯而益怯矣得間者不殺乃善食而遣之為秦之將者惡得不喜間既遣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者五十里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彼以為怯不意其勇果安得不悉甲而赴之乎勇怯之機一變則智愚之機亦變矣許歷惟能識其機也故亦犯令而有言焉其為犯令則同其為刑與不刑則異此無他其機既變則其令亦變也歷言享集其陳則應聲而厚集其陳歷言先據北山則應聲而先據北山先據北山地之勝也而秦則莫能與之爭焉厚集其陳兵之勝也而秦則莫能與之抗焉兵法有曰始如處女敵入開戶其還間以前之事又曰終如脫兔敵不及拒其遣間以後之事乎其父如此而其子則不能知也當許歷之不若矣前有閼與而後有長平君子病之

癸巳秦拔魏懷城

有燕井之利有燕井之勢遠交近攻此以利言也天下之樞此以勢言也凡仕於秦者以利言則有之矣然不明於天下之勢則雖利而非利也自樞之一字既發於范雎之口則秦之所事以燕井者知所先矣秦拔魏懷城也而其目則以始用雎諄為之注焉嗟夫雎雖反覆傾危之士其亦有見於天下之勢歟經世之已二千二百二十六甲午周赧王四十八年秦太子卒于魏乙未秦拔魏割立

漢汝南郡之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割立即此

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相封應侯魏冉就國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郢東屬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貪足以冒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雎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雎真傾危之士哉

德公之立成風之意也然而成風不能獨行其意行其意者季友則其人焉宣公之立

贏之意也然而敬贏不計其意行其意
者仲遂則其人焉泰居之立羊氏之意也然
而羊氏不能行其意行其意者魏冉則其
人焉其自甲寅而來以至於乙未九一十有
二年矣其疆國也不為不為而唯也得以
言而發之其勢傾焉偏重故也則不能無
於之患矣然而有不幸焉棟樑太右其
亦不幸而遇張祿然非然也趙之出
武后之歸其人也多矣以天而言之出乎
爾者必反乎爾今雖廢且放猶未嘗肯者之
離死是而口不幸非不幸也九其所自取者
也

趙惠文王卒子丹繼是謂孝成王太后專政丙
申齊襄王卒子建繼田單攻趙秦以安國君為
太子宣太后卒拔趙三城進圍邯鄲出長安君
為質于齊求救

程子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
所通者明處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不肯使
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者也大臣之諫雖強
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欲使其長久富
貴者其心之所明也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
之故其聽也如響此納約自牖之義也左師
觸龍非必明於易者而其所言暗合於易程
子引之與四老之所以悟高祖者並稱焉以
此見人心既有所蔽不可於其所蔽者而攻

之但於其所通者而因以入焉此之易矣進
言者其思之

趙勝為相封平原君

按平原君封於東武城而號曰平原君非封
於平原也非封於平原而號曰平原其諸以
東武城為近於平原故也

丁酉齊用田單為相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戊戌
楚頃襄王卒太子完自秦亡歸繼是謂考烈王
以左徒黃歇為令尹號春申君封于吳食淮北
地

按會稽之無錫杜佑曰即春申君之邑也○
歇為諶於秦而秦又賢之非必賢其能出身
以徇主殺之無益則不若生之因與為市固
亦所謂利而為之者也

秦白起拔韓南郡
呂氏曰秦嘗取之魏矣今又取之韓或者中
間嘗屬韓也此南陽郡

已亥楚獻地于秦乞和秦五大夫賁伐韓拔十
五城以斷大行路韓馮亭以上黨入于趙趙受
韓上黨廉頗軍長平

上黨於漢為郡屬并州長平在澤州高平縣西○呂氏曰按趙世家韓上黨守馮亭使者至趙孝成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趙豹出召平原君與趙而告之曰此大利不可失也嚴尤三將叙曰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主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渑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面銳敢斷決也瞳子盡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勇驕愛士知難忍耻與之野戰不如持守是以當之王從其計以嚴尤所載考之其君臣苟守初計雖未必能抗秦猶未至長平之禍林於反間竟以趙括代廉頗何遽忘其前語耶蓋趙王素畏白起聞王欲為將則易之故臨敵易將而無所憚秦王聞趙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其亦聞趙之初計歟帷幄之謀至使敵國聞之國非其國矣

庚子楚伐魯嚴州秦曰趙攻趙長平辛丑秦

武安君大敗趙軍于長平進圍邯鄲趙以趙括代廉頗將長平遂陷兵四十萬為秦所坑水經注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去坑趙衆收頭顱築壘於壘中因山為臺號曰白起臺○括至軍而更約束易軍吏未害也惟是不能持之以重而遽出擊秦則是失之於欲速武安君佯敗而走謂所誘我者也法不當追而遽追之且造其壁則是失之於見小利夫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人之明戒也一舉而兩犯焉括之於讀書未矣雖然武安君善戰者也其於括也能應時而致之不能應時而復之相持四十有六日使括不自出秦必不得而射之趙不自降秦必不得而坑之允武安君之所為僅僅若此則其於用兵也蓋亦末矣抑相持四十六日之中秦王能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趙王則不能也則是以四十萬人為不足甚惜自棄之耳秦銳而奮趙弛而玩其卒殊歸有以也夫

壬寅秦分軍為三罷武安君白起將以王齕代
攻趙拔趙武安及皮牢司馬梗北定上黨趙使
蘇代使秦

白起之有功范雎之所不欲也故蘇代之說
得乘間而入之然使雎也果能為秦忠謀則
已為之主於內而起為之用於外何患乎起
之名位或踰於已也

癸卯秦加范雎相國王齕圍邯鄲張唐攻魏燕
武成王卒子孝王繼趙平原君求救于楚魏甲
辰楚春申君魏信陵君救趙

春申君之救趙則有楚王之命矣信陵君之
救趙則竊符於內奪兵於外非有魏王之命
也而其成功之偉則非春申之所及然則君
子之論將予之歟抑將不予之歟春秋之法九
救而次者皆貶魏王之命晉也雖救而不
免於次槩以春秋之法則魏王不得為善將
將晉鄙不得為善將兵信陵君下令軍中優
父兄卿寡特將選兵以進一戰勝秦走王齕
降安平刷魏之詭則其功信匪他人之所及
矣以功補過夫亦豈非君子之所予者歟

秦起武安君白起不克殺之于杜郵

杜佑曰漢渭城縣故城在今咸陽東北即秦
之杜郵白起所死之處也按起之言曰邯鄲
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
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
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起
之言如此則雖為秦起亦必不能破趙而范
雎乃以鄭安平當擊趙之任然則雎之於知
人也其猶在穰侯之後乎

乙巳周赧王會齊韓趙魏兵出伊闕攻秦不利

西奔秦秦昭王滅周盡入其地三十六城徙其

三于黑狐

黑狐聚漢志以為在河南郡之梁縣呂氏曰
按稽古錄周自文武以來九三十六王八百
六十七歲而亡前漢諸侯王表曰數極德盡
既於王赧降為廢人用天年終位號已絕於
天下尚猶枝葉相待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
主者三十餘年顏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
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
年卒莊襄王立四年卒子政立二十六年

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為三十五年無主也
楚滅魯

周滅則文武之遺澤竭矣魯滅則周公之遺澤竭矣夫必文武周公之遺澤其竭也國不待是而後見然而秦之與楚忍於滅人之國卒之楚滅於秦秦滅於楚互相吞滅而後大漢興焉天下皆降而魯獨不下亦可見禮義之為有益於人之國歟

以齊荀卿為蘭陵令

蘭陵於漢為縣屬東海曰楚得荀卿於齊能用之矣而亦不過蘭陵令而止其異於齊之

祭酒者幾希嗚呼此儒者之效所以不曰於世者非儒者之過也

丙午秦徙周民及九鼎于咸陽

按史記正義曰秦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徙入秦都夫其徙入秦都者以人力為之

本論可也其飛入泗水者孰使之然哉天也使其飛而終蹈於地則亦為秦之所取矣惟

其不蹈於地而自潛於水其形藏其影匿人莫得而覓其際也然後變化生焉然則何

何化化而為龍未可知也化而為人亦未可知也

何化化而為龍未可知也化而為人亦未可知也

其氣者蓋曰有五采焉龍之所成歟人之所成歟未可知也

蔡澤自燕入秦代范雎相

固足以為之兆也

雖之相秦也危太后傾穰侯殺武安君刻薄至矣今而薦澤於王豈真能受其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之戒哉蓋是時雎所任鄭安平王稽等皆畔恐為王所誅故不得已而薦澤期

以自免故也

魏獨後秦使將軍摎伐之取吳城城在太驪戌

中秦知上帝于雍丘趙徙都鉅鹿鉅鹿在秦界

蘇氏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耳

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燕頗

趙者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

賢而不知單之不為趙用及韓馮亭亭以上黨

必禍於趙趙約明知不可而勝貪取之長

之禍成於勝之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者之禍乃欲使之相危國距疆秦難矣

虞成秦昭襄王卒子安國君繼是謂孝文王立三日又卒子楚立是謂莊襄王以華陽夫人為后右太字子政為太子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十萬戶

不韋賈也知敗而已矣敗一異人而得河南十萬戶封以利言則有餘矣以義言則不足然猶託諸賓客著呂覽之書焉既獲厚利又求高名賈中之最狡者歟

楚春申君入用子秦燕將栗腹攻趙不利燕頗破燕軍于鄒封信平侯燕屬及於漢辛亥東周君會諸侯攻秦不利沒于秦秦丞相不韋平

東周盡入其地置三川郡徙其君于陽人陽人燕燕趙廉頗伐燕圍其國

事固有不可知者亦固有不可不知者自宋腹言之則以為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然而不驗則是事固有不可知者也自將渠言之則以為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反而遂伐之不祥然而果驗則是事固有不可不

知者也蓋其不可不知者理也其不可知者勢也勢彊矣乃或為弱勢弱矣乃或為彊吾安能知之哉揆之以理與人通關約交將以奚為亦以為權耳而遽伐之則是果不祥也於神為不祥於人為不義此將渠之言所以必求之於理而不求之於勢歟

子秦蒙驁拔趙太原拔韓滎陽及武平

滎陽於漢為縣屬河南○呂氏曰滎陽成畢本東魏國秦既得此則據天下之樞混一之勢成矣此為天下之重地由秦以上晉楚於

此爭霸由秦以下楚漢於此分雄雌天下已定七國淮南衡山之變猶睥睨此地而決成

敗東都以後言形勢及之者鮮矣人事既改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按范曄之言本

以韓魏為天下之樞耳天下之樞大矣不必拘於一處也將軍戰河北此其鄰於魏者乎

臣戰河南此其鄰於韓者乎凡此皆足以入關中則天下之樞固亦惟人之所用若曰拘

於一處則是無恆乎人事既定地勢亦有時而移也

以故意待之也然則人豈易知哉

庚申楚考烈王會齊韓趙魏燕五國之兵伐秦

至于函谷不利東徙卻壽春韓魏於漢為春申

君就國于吳辛酉秦拔魏之汲魏歸韓趙拔

魏之鄴壬戌秦封嫪毐長信侯閔政于內韓桓

惠王卒子安繼癸亥長信侯毐作亂攻斬年官

雍流蜀者四千家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繼

經世之年二千二百二十七

甲子秦始皇帝十年呂不韋坐嫪毐事免相李

斯為相齊趙求置酒復華陽太后于甘泉宮

楚考烈王卒子安繼癸亥長信侯毐作亂攻斬年官

雍流蜀者四千家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繼

經世之年二千二百二十七

甲子秦始皇帝十年呂不韋坐嫪毐事免相李

斯為相齊趙求置酒復華陽太后于甘泉宮

楚考烈王卒子安繼癸亥長信侯毐作亂攻斬年官

雍流蜀者四千家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繼

經世之年二千二百二十七

甲子秦始皇帝十年呂不韋坐嫪毐事免相李

斯為相齊趙求置酒復華陽太后于甘泉宮

楚考烈王卒子安繼癸亥長信侯毐作亂攻斬年官

雍流蜀者四千家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繼

經世之年二千二百二十七

甲子秦始皇帝十年呂不韋坐嫪毐事免相李

心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而栢賢宗廟至

此已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

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之為則其後世之為也

丁卯秦桓齮大敗趙軍十萬于平陽韓公子非

便秦不還

呂氏曰按新序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

號曰法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

治之也六經孔孟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治

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說與人之私情合故未

世宗之彼各有所合也

負於秦故得復官

乃曰之秦王曰非終為韓

其言而後之耳

以其所從言者

遂請罪而秦王亦以斯之

不擇罪而秦王亦以斯之

何得也

有言焉

戊辰秦桓齮破趙宜安及赤

亦嚴大詳

韓三安朝秦已已秦伐趙一軍

城亦嚴大詳

韓三安朝秦已已秦伐趙一軍

攻鄴一軍攻狼孟狼孟屬太原燕太子丹自秦
逃歸趙李牧打秦有功庚午魏獻秦麗邑此麗邑秦時屬茂國也辛未秦內史騰滅韓獲其
王以其地為潁川郡壬申秦王翦下井陘大破
趙軍進圍鉅鹿井陘屬常山趙以趙葱代李牧
顏聚代司馬尚將癸酉秦王翦滅趙獲其王以
其地為趙郡楚幽王卒毋弟猶立庶兄負芻殺
猶代立

羊氏之後以黃氏繼之固亦無以異於呂之
繼嬴矣雖然秦至政而遂斬而楚則不至

而遂絕也然則二子之冒姓雖同而其易宗
則異其猶有數存於其間乎

魏景濬王卒子假繼趙亡太子喜稱王于代魏景濬王之子也會燕軍于上谷上谷屬代郡

甲戌秦王翦破燕軍于易水燕剗使秦不還

按易水之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是軻之使秦固已知其不還矣知其

其不還而冒為之愚亦甚矣而太史公為之

作傳夸不容口詎有益於世教哉

乙亥秦王翦王貴滅燕獲其太子丹翦謝病還

拔楚十城丙子秦王貴滅魏決河灌大梁獲其
王丁丑秦王翦破楚殺其將項燕楚喪師于蘄
獲其王以其地為楚郡蘄楚地也走壽春戊寅秦王翦蒙武滅楚
呂氏曰檢之說是楚郡也楚王負芻楚王也秦郡之亦無秦郡之名以地理考之南則
已卯秦王貴平遼東獲燕王平代獲趙太子王
翦定越以其地為會稽郡庚辰秦王滅齊獲其
王以其地為齊郡

齊有即墨大夫嘗說其王建曰齊地方數千

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

鄆之間者有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

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鄆鄆大夫不欲

為秦而在城南下者有數王收而與之數萬

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

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按

即墨大夫雖莫知其姓氏然其所言則破秦

之策也異時漢祖戰河南實有武關而入項

羽戰河北未必不自臨晉之關而入抑漢祖

之入關也在前則在後但得一道而入已足

破秦知如即墨大夫之所言方將並進而
俱入其足以破秦無可疑者而王建不用則
其拱手就縛固其所也

東至海及朝鮮西至臨洮卷中南至北嚮戶北
至陰山遼東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三十六郡者內史三川郡碭郡泗水薛郡
齊郡九原黔中張沙河東南陽南郡九江會
稽潁川東郡琅瑯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鴈門上郡
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其後并南越閩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
罷侯置守

程子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
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
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
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
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則其利於古不刊
於今君子不為也君子之學學乎聖人而
矣學乎聖人者豈必擬規以為圓摹矩為
方也哉昔者文王固嘗學伏羲矣乾

離東坎西此伏羲之易也而文王之易則離

南而坎北震東而兌西焉夫子又嘗學文王
矣乾之彖辭曰元亨利貞元訓太和利訓小宜者
此文王之易也而夫子之易則元訓善之長
而利訓義之和焉以此見學焉而必泥其迹
非善學聖人者也夫秦之罷侯置守本以聖
人為不足學故也而論者尤焉吾以為秦則
非矣而尤之者亦不得以為是也是何也
彼既以聖人為不足學則雖聖人尤之彼且
有所不恤而況以吾黨而尤之乎故曰秦則

非矣而尤之者亦不得以為是此之謂也然
則如之何曰論者之所患蓋莫患乎士之不
出於鄉而軍之不隱於農也則將告之曰士
而必出於鄉者迹也不必泥其迹則時而教
焉歲而貢焉猶足以得古人之意也軍而必
隱於農者迹也不必泥其迹則以軍衛農以
農養軍猶足以得古人之意也至如廵守述
職亦其迹焉而已矣豈必泥哉果泥其迹則
五載之間訪使述職者各一天子廵守者亦
一此舜之制也自舜之後何其不能以如此

也十有二載之間諸侯述職者九再天子巡
守者惟一此成王之制也自成王之後何其
不能以如成王也非獨不能也兼有不可者
焉曷為其不可哉考之春秋周之聘魯也當
多魯之聘周也常以此所謂冠履之倒置也
以魯且然大於魯者從可知矣以聘且然大
於聘者從可知矣何以言之朝于王所非不
朝也然所非猶不朝也伐而遂朝非不朝
也然遂非所遂猶不朝也而論者之云猶睦
睦於其朝聘之禮樂夫禮主於敬下慢其上

不敬甚矣謂禮可乎樂主於和下戾其上不
和甚矣謂樂可乎以是為訓斷不可矣秦惟
有見於此也是故冀視列國痛掃除而去之
夫冀視列國痛掃除而去之也豈必秦之罪
哉蓋自黃帝以來傳至於禹其為萬國者猶
故也自禹而湯自湯而文武其為萬國者亦
能猶故否乎十而去其七則萬也而三千矣
十而去其八且有甚焉則萬也而千八百矣
不寧唯是而已又有甚焉淪胥而至於戰國
晉之車乘六卿之車乘也晉雖有之不得而

有之矣齊之城池田氏之城池也齊雖有之
不得而有之矣然後合也而有離離也而有
合至於七國而終焉夫自萬國而至於戰國
之七所謂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姑
置勿論雖七十里以上之國其庸有或存者
乎所謂三之一五之一以及九之一者姑置
勿論雖三之一以上之國其庸有足恃者乎
使有聖人在上必不坐視諸侯之吞并其坐
視諸侯之吞并則天子之所以為天子者其
亦不振甚矣使其稍足以自振則或貶其

或削其地或移之以六師無不可為何至坐
視其吞并莫之省乎大抵聖人在上以德則
如春以量則如海以威令則不測如鬼神莫
禦如靈豈豈不可愛且可畏哉然聖帝明王九
其可以有為者初遷出迨夫五百餘年而一
出則向之可貶可削且可以六師移之者又
皆閱世之久而難以追論其罪矣是智者勇
者強者衆者無世而不得以肆志於天下而
愚者怯者弱者寡者雖有志焉而不得以自
逞則無世而不為得志者之所苦也封建也

者聖人所恃以公天下者也而至於則是則聖人之所以公天下者無乃有時而窮耶噫以斯世言之則天下無不窮之運以斯道言之則聖人有可壽之脉夫聖人之心果何心哉公焉而已矣運之來也聖人無拒之之心是故以一旦而受千八百國不以為過也運之去也聖人無留之之心是故以三五聖人之天下與千八百國而俱泯焉豈以為病哉聖人視天下不重於其身身尚可生而可死死天下乎天下尚有興而有喪而況於諸侯之國乎誠欲公天下以為心則選賢而任之授之以郡猶其授之以國也然後倣古之所以為教者教民不患乎士之不出於鄉也倣古之所以為治者治民不患乎軍之不隱於農也果能是是即聖人公天下之心矣推而廣之有以公天下必有以仁天下不以秦為之間而不可續也是故秦可以滅聖人之制度而不可以滅其至制度之本秦可以焚聖人之詩書而不可以焚其世詩書之源聖人之脉不既壽矣乎若曰不然其意而屑屑焉

其迹之泥吾未見其為善學聖人者也非惟吾不以善學聖人許之雖孔子亦不以善學聖人許之
鑄天下兵為十二金人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咸陽
夫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者古之人有是言也而胡氏之言則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所謂盡制豈非事為之制者乎然其曰不曲防則其與曲為之防者有矛盾之異無券契之同矣蓋嘗以是言也反覆思之而後有以得其說焉何則事為之制者每事而為之制不使事生於他日或出於所制之外也曲猶偏也曲為之防者謂隨其事之所偏莫不有以為之防焉不使一偏之患或生於他日而庸有出於所防之外者也此其意可施之於天下可施之於一國亦可施之於一家焉若胡氏之所謂盡制配法天而言之則是公諸天下者也其所謂不曲防配不私而言之則是曲防者其私也不曲防者乃其公而不私者也秦皇帝歟天下

之兵歸以為金人十二合天下之豪富凡十
二萬戶則又悉徙而置之於咸陽推本其意
而言之豈不曰天下之兵此其一事也天下
之豪者富者又其一事也兵可以威天下此
其事之一偏也然使天下之人執之亦可以
為己之不利焉又其事之一偏也豪以力富
以財財力可以雄天下此其事之一偏也然
使天下之人挾之亦可以與己而相抗焉又
其事之一偏也大抵老姦之智足以照天下
之餘姦險狡而猜足以破天下之餘狡知其
有一偏之患必不留患於他日則於是乎亟
起而圖之如築潰隄如沃焦釜如其毋之
未漏而戒其衣袂者然度其勢之可以挾可
以執安得不豫有以銷之且有以徙之手據
其雄使莫我抗捷其威人孰得而為己之不
利偽竄於此亦必自謂謀無遺算有非古人
之所能及者笑抑不知古之人有舜禹者非
不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也然其所制者律度
量衡脂大信於天下所防者逆樂淫遊矜細
行於吾身自此之外無他事矣是天子海

之蓋曰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吾無間然矣
惟其蓋制故無罅隙之可議惟其不屑屑於
曲防故雖有天下而若無與焉秦惟不知有
此是故曲防則至矣盡制則未也使能移曲
防之心行盡制之事則雖不封建猶當有郡
縣存焉以列郡之兵付之列郡之將使自為
守何必不得其用乎以列郡之豪者參其弱
者而居之則豪者之力必足以為弱者之衛
以列郡之富者參其貧者而居之則富者之
財必足以為貧者之資使列郡之守有事則
用兵為其將又使列郡之將無事則撫其民
為之守且以其暇擇其賢者以司其各縣之
職焉是封建之法雖廢而封建之意未嘗不
默寓乎其間也顧乃不勝其自私之心不能
法天以盡制而惟秦自以為工矣
而不知劉項一呼則凡其並起而離秦者皆
出於其平日所慮之外焉然後知聖人之公
天下者未始不蒙其福暴秦之私一已者未
始不受其禍是殆天使之然非人之所能為
也

大建宮室作阿房為萬世業

稱始皇更以建亥月為歲首

夫人固有自以為智而未始不出於愚者亦固有自以為是而未始不出於非者秦皇帝以八州之同列

出咸陽

前無敵國疆者方開一統者已先服矣積二十七年一統皆為郡縣自以為德過三皇功過五帝合皇帝而並稱之且以始之一字先焉其意若曰朕為始皇帝則自朕以後將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其為皇帝者必朕之

子孫而後可也此其為慮也甚長為謀也甚遠不可謂不智也然其以建亥月為歲首則不得以為是何則一歲之運至亥而已周一日之時至亥而已

周則是一歲之

十有二運至此而終也及其更始則又未歲之始而非今歲之始矣時之畢則是一日之十有二時至此而終也及其更始則又未日之始而非今日之始矣秦皇帝方欲以三十萬歲而基於此歲之始一億八百萬日而基於此日之始託始於歲旦之一日豈不其甚

而非輕乎乃遽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所以為之始者乃所以為之終者也三十萬歲之運有不待其氣之滿而遂周一億八百萬之時有不待其數之盈而遂畢秦之世數下得以自二三而至萬居然可見矣吾意始皇之智非必不明於此然而卒昧於此者是殆天奪之鑒使之所見者謬而所行者舛不可以常理推之也則足以兆其國命之促而已矣故曰自以為智者未必不出於非此之謂也

辛巳西列狩至于隴右北地及回中乃復西馳

西馳馬在野州

種梁甫南登琅邪

琅邪其山本和嶧曾穆公陝州作

其王綰卿士李斯王戊五大夫趙嬰將軍楊樛及

其王綰卿士李斯王戊五大夫趙嬰將軍楊樛及

九侯勃當功于金石表于海上

九侯勃當功于金石表于海上

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貴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然後至

丞相林綰卿斯戊五大夫嬰襮則其爵為侯者但五人而已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徒以

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遂南至于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浮

江自南郡由武關乃復約有武關焉即春秋時

也武關界癸未東巡狩至于博浪沙中遇盜在鄭州

當官道

胡氏曰或者謂良年少輕用其身黃石老父

蓋不喜也故為後期之約墮履之事屈折其

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大事是不知良也良本

為韓報仇非有事漢之志苟得整呂政於一

推則心慚矣餘亦何求哉或者不達又若慮

其敗者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東

萬騎之衆揮推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

不能德良非獨免并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

已視呂政如耳中兔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

乎待良矣真氏曰或者之論指蘇氏也蘇氏

以黃石公為隱君子非鬼物其言良是全若

屈折隱忍云云者亦有深意合二說而玩之

可也愚謂子房之所為若無以異於荊軻莊

政之所為者然而其志有在非可以荊軻聶

政例論之也以盜書之聲有可思者乎當

是之時天下一統皆屬於秦矣而於韓乎何

有故自秦人而視子房則子房盜也自韓人

而視呂政則呂政亦盜也此所謂盜主秦人

而言之耳惟朱子之作綱目也特以韓人張

良書之知良之為韓人然後可以知其非秦

之盜也

遂登果惡果惡當作之果山名刻石紀

功北由上黨乃復甲申丙戌北巡狩至于碣石

碣石在碣陽縣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其地屬秦

又北斥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為三

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南

山北假中以築亭障

徐其地屬秦大昌日金城蘭州九

程其地屬秦大昌日金城蘭州九

之北謂為河南者諫也故其國置高闕於

石河之下豐勝河之上所謂陰山陽山北

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北皆北假也又

言何足以亂黔首哉辟惡鬼為微行乃有自
亂者也盧生亦自知其不免遂全其首領而
竄藏矣而諸生不悟是無恠其納身於阱代

卒卯南巡狩至于雲夢夢於唐為左丞相馮

去疾留守右丞相李斯從行少子胡亥請行至

九疑漢志曰九疑在湘水之南浮江東至于會稽又北至

于琅琊由平原達沙丘崩杜佑曰大歷之野有

之墓也死右丞相李斯宦氏趙高假帝書更立

太子胡亥賜上卿太子將軍蒙恬死遂還咸陽

胡亥立是謂二世皇帝

詩書百家語李斯之所惡也而趙高之說斯

乃以胡亥為慈仁篤厚而說之夫慈仁篤厚

必習於詩書百家語者而後有以知之也今

胡亥之所師者果何如其人哉趙高而已矣

高通於法者也其以決獄教胡亥剛毅戾深

則有之矣何取於慈仁篤厚而稱之哉即此

一語足以明其為詐矣而斯也猶意其果慈

仁篤厚而立之已之待人也惟恐其不薄人

之待已也惟恐其不厚卒之為趙高之所賣

具五刑滅三族蓋皆肇於此矣然則以吏為
師者果足以治天下否乎曰否

葬始皇于驪山壬辰宦氏趙高為郎中令專政

東夷將至于會稽北又至于遼東乃復大殺王

族及群臣復廣阿房徵天下材士以五萬人為

為屯尉尉當

秦自商鞅變法之後民之私闘者恒情公戰

者恒勇本非他國之所能及矣至是而又有

材士之徵何居其意蓋以閭內之兵為不足

於用故欲盡徵天下之士凡其有才者皆聚

於咸陽而為之屯皆環其宮闕而為之衛今

其所徵者凡五萬人則其所不徵而具者又

莫知其幾萬人也此其人之當食者衆矣加

之狗馬之外如虎豹犀象之屬莫不食人之

食焉食不足調有餘以補之此其勢之所必

至民未亂而先促之其為貪亂不亦甚乎

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其之一字果何所指指民歟指官歟非官也

民也然則優之歟曰非也其所以調諸郡縣

正以咸陽三百里內皆有所不足故令自外

而至者不得以食其穀焉不此之食則將何
食亦食其所自費者而已矣或者問曰地有
遠近之不同其為遠近果懸乎則將應之
曰考諸史自瀕海而起者至南河而止姑以
是約之其千里而一置歟則非有十石之費
不足以致一石自南河而至諸渭亦然然則
通二十石而致一石其為費不亦重乎說者
謂秦之賦恒二十倍於古秦之役恒三十倍
於古嘗竊疑之矣然以此說揆之尤信嗟夫
斯民也固唐虞夏商以來元元之子孫也而

至此極使蒼姬之後不有炎劉以繼之則於
何息肩而可乎

戊卒陳勝稱王于楚關東郡邑皆殺其令長以
應陳勝而西攻秦陳勝將武臣稱王于趙魏各
稱王于魏狄人田儉稱王于齊儉於漢為楚人
項梁稱兵會稽徐人劉季稱兵豐沛豐沛名以漢志
十一年陳勝兵西攻秦至于戲
即勝兵所至之處

陳勝卒耳而稱王于楚楚固陳勝之所託也
託楚之名以為國號而天下之人猶皆起而

應之若乃託周之名以為其國之號則人之
應之又將若何曰周自東遷以來日趨於微
其不足以繫人之望久矣是以既亡之後其
民散於六國未聞有思周者焉彼六國雖未
必有良法美意如先王之所為者而民習其
政異於吾秦之虐秦之虐政既非斯民之所
便則有如六國皆其遺民之所思也然則勝
之王楚自宜有歸之者而又何怪乎天下之
人皆起而應之哉

癸已秦殺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及囚左丞

相李斯諫罷阿房故也

或問秦不殺去疾劫釋李斯而用之因以罷
阿房之役可保其不亡否乎曰去疾劫助秦
為虐而李斯其尤者也雖從其諫而罷其役
亦無救於亡矣彼三臣者負必殺之罪就使
能免於刑其能免於山東諸侯之兵乎

將軍章邯滅陳勝于城父

城父於漢為縣屬沛郡

章邯擊張賀軍陳勝監戰還至城父為其御
莊賈所殺非邯擊而滅之也

破項梁于定陶平田僭于臨濟齊之秋也渡河
北攻趙

當是時天下之人無不判秦者矣而秦之子
弟猶為之力戰何哉彼其平日之所見聞者
固知秦軍嘗為天下冠是以其中雖乾而其
外尚強自非項羽沉船破釜厲必死之志以
當之則秦亦未易破也

田儋死其弟榮立僭于市為王陳勝將立勝子
景駒為王

景固楚之著姓其名曰駒而姓曰景則非勝

之子明矣而此云然其以繼勝而立故歟

項梁殺景駒求楚懷王孫心立之保盱台於漢

夫楚春秋之所外者也一變而戰國遂為縱
約長再變而秦漢之交遂代周為天下之共
主焉有其說歟蓋嘗思之矣春秋之所貴者
一統不統於一而二三之非春秋之所貴也
楚先王吳次之越其最後者焉皆春秋之所
惡也其為春秋之所外以此戰國之時有可
以一天下者七齊梁之君聞其說於孟子然

而不用也舍仁義不用則其所用者惟智力
而已矣力所尚也智所助也置所助而論所
尚則秦最彊而楚次之誠欲合六國而抗秦
莫先於楚此楚之所以能為縱約長歟若夫
秦漢之交楚之滅也久矣然而猶有不滅者
存是則所以陶鑄郅金而為混一玉萬之本
也歟夫其所以陶鑄郅金而為混一玉萬之本
者果安在哉自范增言之則以為秦滅六
國楚最無罪楚信無罪矣其餘五國果皆有
罪者乎愚以為得罪於秦者獨荊卿之一舉

耳丹之外喜且無罪也況其餘者乎此其論
蓋有不然者矣獨其所引陶公之言有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夫所謂三戶云者豈必與
諸說雷同也哉一言以蔽之所謂三戶猶其
曰三閭也云爾蓋自夫懷王之不反借曰非
其親戚誰獨無悲憐之意哉然而曾未幾何
子忍其父尸忍其君亡其為仇讎也遂與婚
媾焉比之禽獸曾不鳴號踴躍啾啾者之若
矣所賴者三閭之賦其言夫婦雖若婦之不
得於其也而實乃所以悼其天焉其言父子

雖若子之不得於其父也而實乃所以傷其父焉其言君臣雖若臣之不得於其君也而實乃所以痛其君焉一章之中三四致意至今誦之使人猶有餘憤況其在當年者乎今夫風其觸於物也物必為之動矣而其所動之物又有聲焉其聲之所感能使感者愛欣者樂其樂者勿論可也而其憂者恒至於涕泗流連而不自已則其入人也深矣屈之賦何以異於是哉自其賦之作也而楚歌之又從而繼其聲焉吾意其若景差宋玉者殆舉國而皆是也則其於君臣之義著矣夫義人心之所固有非必有俟於屈原之賦而始有固也然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焉其風之自孰有先於屈原者哉朱子於詩有傳於離騷有註以其為三綱五典之所繫也則非徒取其辭而不取其義者之比矣楚漢之交皆有復其故國之望焉而不得以為天下之共主者不在乎他在楚而已嗟夫此人心歟抑天命歟天命雖在於漢而人心則在於楚楚為秦滅久矣然而猶有不滅

者存是則義之謂也是其所以能陶鑄外金而為混一玉萬之本者也
項梁死其子羽守彭城梁乃羽之季父則羽其將劉季軍碭山楚王心收項梁軍自盱台徙碭城以劉季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俾南畧地而而攻秦以項羽為魯國公封長安侯俾北救趙而西攻秦約先入關者王
漢之梁國班志曰即秦之碭郡其碭縣應劭曰碭山在東○按當時之約不過曰先入關中者可以王關中耳非謂其可以王天下也使羽而聽命懷王則雖不得關中猶當自有分地不失其南而而稱孤也顧乃貪一時之權渝約專封其持秦之降將則固厚矣若其所以自待則吾不知其何說也已無所利於關中則不若畀漢王之為愈也吾以關中畀漢則天下之爭端塞矣然後徐思東歸安知其無可以立國之地乎羽也不知出此而范增亦復傳焉決裂之有餘而惡養之不足是征促天下而歸之漢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七

青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二十八

甲午秦二世三年郎中令趙高稱丞相殺李斯及殺其君胡亥于望夷宮代立不克立二世兄之子嬰為王

望夷宮在涇陽縣東南八里則其去阿房遠

矣二世何以去阿房而處望夷乎蓋嘗夢白

虎齋其左驂馬殺之占夢者曰涇水為祟乃

齋於望夷將以祠涇水也而閭樂之兵至矣

由此觀之白虎其兵之象乎蓋其左驂殺之

則不可以復行必矣而占夢者方以涇水為

祟其亦以二世戾虐而不敢以正言也歟

嬰立夷趙高三族沛公兵十萬由武關入至咸

陽秦子嬰降于軹道軹道在通化門東北十六里收圖籍封

宮室府庫示秦人以約法三章還軍霸上應劭曰霸上在長安東三十里以待東諸侯

夫以奢麗之物皆所欲之物也不見則已

則孰無欲之之心哉秦之宮室惟

則孰無欲之之心哉秦之宮室惟

重寶義女沛公既見之矣亦既欲之矣然而

樊噲言焉張良又言焉則即還軍灞上捨其

所可欲非曰就其所可惡也不如是則不足

以成其所大欲焉予以見與王之世雖樊噲

猶有遠慮况張良手宜其足以輔高祖而有

為也

項羽北救趙殺大將軍宋義至鉅鹿大敗章邯

軍于洹水秦軍降者二十萬西坑之于新安

秦漢書卷之六

夫以降卒二十萬而悉坑之羽之殘虐固秦

之續耳雖然比新安於長平僅及其半耳羽

誠殘虐未如秦之甚也吾謂非羽則亦無以

為秦之報也

合齊趙韓魏燕五國之兵四十萬由函谷而入

會沛公于戲而屠咸陽殺子嬰叔子女玉帛焚

宮室府庫

凡沛公之所為羽一切反之此所謂為淵毆

魚為叢毆爵為漢毆民其不足以得天下居

然而可見矣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語及之

而惟沛公之欲殺何其不思之甚歟

乙未項羽淪約自主封建立楚王心為義帝徒之江南都郡屬於漢陽

羽之言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此其意亦猶唐宦官請天子為門生者也夫既以門生相處則其意已輕矣其封之其徒之皆以示其重在已而懷王不得專焉是則尊為義帝乃陽尊之耳非誠有尊之之心也此其所以卒弑之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觀羽之所為豈不足以見臣子之漸

手

封沛公季為漢王遷漢中都南鄭南鄭屬於漢中

使沛公而不肯就封於漢則必與羽相攻矣銳不及養學未及生而與羽相攻其能不敗乎是故從何之言就漢之封乃所以蓄銳俟豐而養民致賢則又出於蓄銳俟豐之外焉此何之所以為得也

分秦關中為三一封降將軍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廢丘屬扶風一封降將司馬欣為塞王都櫟

陽陽屬上郡一封降將軍翳為翟王都高

王三秦王期以塞漢之路耳然漢王既出則三秦不能塞焉以此見擬之而負倚之而仆者天下皆是也豈必三秦為然哉

分齊為三一封齊將田都為臨淄王都臨淄一封齊將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博陽屬齊一封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徙即墨

分齊為三可耳然而田榮一怒則市且不免於死况都與安乎此何以見羽之威未足以服齊也

服齊也

分楚為三一封楚將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一封楚將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一封番君吳芮為衡山王徙都衡山屬江

分楚為三固亦無以異於分齊為三耳然而齊地反楚地不反何哉布敖皆且為羽所使擊義帝殺之江中則其為反也大矣安在其為不反乎以臣反君則不足以服其下矣是可以見羽之於楚亦未有以服之也分趙為二一封楚將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襄國屬趙

封趙王歇為代王徙鴈門

分趙為二可耳其若陳餘之不服何

分韓為二一封楚將中陽為河南王都洛陽一

封韓將韓成為韓王都陽翟

分韓為二既以其一封韓成矣而又廢之又

殺之豈足以服人之心乎

分魏為二一封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一

封魏王豹為魏王都平陽

分燕為二一封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

封燕將韓廣為遼東王徙無終

此平

申陽不久而降漢臧荼未幾而并燕則羽之所為舉不足以服天下也

封吳芮將梅鋗十萬戶侯趙歇將陳餘環三縣

田市將田榮不及封羽自稱西楚霸王王梁地

九即都彭城

彭越懷王之所處而羽欲都之是為臣者可

與之增謀之而直悻悻若此其罪也可勝責乎

諸王之在戲下者咸遣罷兵就國羽亦東出使人殺義帝于江上

項羽於楚王既已尊之為義帝矣而又殺之

是以臣而弑君也以臣弑君天下之賊人得

而討之者也豈可謂吾家所立可以封之亦

可以殺之哉蓋狙於卿子冠軍之事謂在上

者皆可以殺不自知其為君我也則足以為

漢之資而已矣

殺韓王成以鄭昌代之

韓成者子房所欲立也而羽又殺之則子房

之仇秦者又將轉而仇羽矣

臧荼殺韓廣于燕并有其地田榮殺田都田安

田市于齊并有其地稱齊王

田榮之并三齊以其不及封故也若臧荼之

并韓廣則皆受封於羽矣而隨行若此不畏

項王之彊歟蓋羽弑義帝則人亦無憚於羽

笑

彭越受榮符以覆梁地陳餘受榮符以破常山

當山於漢為趙王歇自代遷都鉅鹿張耳走驪
城陽屬於漢為項羽北破田榮于齊榮死弟橫立榮子廣復保

羽之所以負不義者正以欲專主約耳曾不思義帝主約而公已猶不服況已以私意之其足以服天下之心乎為羽之計者莫若以檄召天下之英雄會於彭城而使義帝人詢之則大廷廣衆必有至當之論矣然後以某人王某地而已無私焉舉天下之地雖裂為萬國猶將有餘況以當時之士懷封當

時之英雄何患不足而田榮乃不及封而陳餘得以請其兵彭越得以懷其印天下紛紛遂從此而起矣范增號為多智而無見於此可嘆也夫

丙申漢王自南鄭東收三秦二韓五諸侯兵合三河士五十六萬東伐楚入彭城取重寶美女為置酒高會

所謂五諸侯者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是也若三秦則不在此數之內其謂之三河則洛陽陽翟陽武

之所都也是為河南平陽豹所都也是為河東朝歌襄國卬與耳之所都也是為河內濩之入咸陽也能不以重寶美女移其心矣及其入彭城也乃遽以重寶美女易其志焉夫重寶美女之足以惑人久矣當是時置酒高會張良樊噲豈其不在於坐乎不然何其莫為高帝申言之也胡氏曰禁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粗於小勝而遂欲生

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有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彭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群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項羽至自代齊大破漢軍睢水殺十餘萬并獲漢王父母妻子漢王退保彭陽漢志曰彭陽在漢中築甬道以通敖倉粟敖倉在彭陽之東軍無粟則不可以戰民無粟則不可以守當

是時民之得耕者寡矣軍猶得官之積粟以供食若民則何所取哉聞之宣曲之民有任氏者望粟甚多遂以傾家僦所藏之金玉而致富焉鄰食其曰民以食為天其殆有見於此歟

使將韓信張耳攻魏趙

信既滅魏然後遣耳與俱漢有韓信張耳可使當一面於北而楚則無以當之此楚之不足以敵漢一也

丞相蕭何兵至自關中自此日戰于京索間瞭

京索間瞭地有大索城

漢有蕭何可使鎮撫關中以託本根之重而楚之敵城則無可託之人此楚之不足以敵漢二也

丁酉楚圍漢于滎陽拔之紀信周苛擬公死之漢退師保成皇九江王英布降于漢

九江降則楚之可使當一面者已失之矣

彭越破楚軍于下邳

漢有彭越可使將游軍以接楚之兵而楚無其為此楚之不足以敵漢三也

韓信張耳平魏趙還軍脩武漢王自成臯北渡河至脩武使張耳收兵趙地韓信伐齊漢為縣

揚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逮歟

盧縮劉賈南渡白馬津命彭越攻楚

盧縮劉賈雖非彭越之比然而可使佐越楚楚積聚亦足以破其業焉此雖計之下者而

羽亦不知出此則其不足以敵漢四也

楚又拔漢成臯成漢復以成臯與楚對兵廣

武孟康曰彭越張敖相與名廣武城在教

項無英雄使子成名所謂楚子後人不察

韓信平齊乞封假王

韓信至此平四國矣以功言之灌建之臣固無能出其右者其欲封王固其宜然以高祖懷柔有容廓乎無物豈遽不封信為

王哉直以事方危急未及加封於信耳今乃遣使請王且以假為名焉則是欲速之心有自擅之意以有功自處而不以長者待漢王也漢王於此豈能無介然哉他日之名位不終由信有以取之也

項羽請和約分天下于鴻溝歸漢父母妻子鴻溝在荊陽東二十里文穎曰即官渡水也項羽請和約分天下于鴻溝歸漢父母妻子謂之鴻溝其水還軍至陽夏屬淮陽漢軍復至

軍已解矣而猶復至此其曲不在羽而在漢

也然而羽之有不足以為壯漢之曲不足以為老何哉羽失道而寡助一事之有不足以救其全體之曲漢得道而多助一事之曲不足以累其全體之直蓋至於是而後知立身天地自有大節必大節不虧而後可以有立也

楚復敗漢軍漢又大會韓信彭越英布及諸侯兵于垓下垓下在張氏曰垓是音岡總岩今指高三四之側因名焉

按垓之戰齊王信以三十萬眾獨當項羽蓋

所謂決勝負之戰也孔將軍居信之左費將

軍居信之右漢王居信之後絳侯及柴將軍

又居漢王之後其始合也信以不利而却此

所謂正中之奇也孔費縱此所謂奇中之正

也至羽之不利則真不利而已矣不能如信

之不利而却也正使能却亦必無左右將軍

之縱其能取勝於將負之頃否乎然後信乃

大肆其力而乘之是之謂奇正相生羽固不

識也乃曰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不誣矣夫

已亥漢滅楚項羽死于東城東城在東城有故城在之東

南

項羽之於天下徒以力征而已力與力相角

則強可以服弱而不可以服弱者之心弱者

之心猶有所不服而況天下之人不必皆弱

乎是故漢王之告項王有曰吾寧關智不關

力惟其智不足以知是非之所在是以陷於

絀逆而不自知使其知之則將歛衽服義之

不暇何暇與漢王爭乎

漢王以魯國公禮葬羽于穀城穀城在漢為

或問羽之死也漢以魯公禮葬之且為之哭

本於其情之真乎其亦矯而為之者耶曰此
高帝之情本乎其真者也而又何矯之有乎
且其平日之相與從事也果何事也哉非高
帝之殺項王則項王之殺高帝耳然高帝之
與項王本非有宿怨積憤之不可平者自其
初而言之蓋均之北面於懷王素以兄弟相
處者也果以兄弟相處則長者當為兄幼者
當為弟使項王而果有兄弟之情則弟戰河
北而兄戰河南期以攻秦則已矣而又奚至
於相攻徒以項王之入關偶落高帝之後夫
是以不能無怒使其當怒之時能抑其勃然
之氣而啓其悠然之思必曰彼吾兄也使兄
而不先入關猶當以其戰河南之功封之以
國今既先入關矣詎可以有功為無功乎又
詎可以懷王之約為不足用乎果如是則項
王可以無怒高帝可以不爭惟項王之不能
無怒也故高帝亦不能自己於爭夫爭而無
以為名則名項王之為賊賊之名立則彼此
相視如水火兄弟之義廢矣今則蓋世之氣
與江水而俱東拔山之力與陣雲而俱北向

之怒者亦既蕩而為游氣散而為浮埃不啻
往矣吾又誰與爭乎則於是以魯公之禮葬
之猶其葬弟者也世豈有兄葬其弟而不哭
者哉昔者有葬之君亦嘗有葬兄之志矣設
使鼻亭公不幸而先死則其葬其哭皆必如
其倫焉豈以其嘗欲殺我而遂閣其將墮之
淚哉予以見情之真者本不待矯而矯焉以
售其欺者乃奔操懿溫之所為不足以窺高
帝之肺腑者也

楚之諸侯而王者並降封侯

以王者而降封無缺望乎曰楚之諸侯而王
者獨九江王乃其表表者耳然其歸漢在項
王未滅之先不在項王既滅之後則固是漢
之諸侯而王非楚之諸侯而王者也其餘則
雖有諸侯而王必不九江若矣以漢之元勳
如蕭何者猶止於封侯則自楚而來者本非
有功於漢其獲為侯則已多幸尚何缺望之
有乎

封齊王韓信為楚王治下邳建成侯彭越為梁
王治定陶九江王英布為淮南王治廣陵

廣陵
於漢

韓王信為韓王治陽翟山王吳芮為長沙王治臨湘臨湘縣屬長沙國

天下則均此天下耳自秦并而為郡則天下乃一人之所私而古人公天下之意豈不可復當時之人必緊有以為非者是以羽檄天下則割裂以封諸侯王漢得天下則又易置以封諸侯王漢雖無以異羽然亦皆知天下為不可以一人私之分封諸將此其意視秦則有間矣惜也割地太太戾古益遠一變而異姓叛再變而同姓叛三變而推恩之令下四變而酎金之法行然後大者誅鋤小者削奪郡縣之制復如秦矣

聖帝位于汜水之陽汜水在河南

楚未滅而信欲王楚既滅而漢未帝帝之過人遠矣此信之所以深服而謂為善將將歟

都長安漢高祖六年

婁敬以洛陽為周以咸陽為秦不知洛陽乃周之東而咸陽乃周之西也秦人據有關中皆周之舊耳其地則周而其俗則秦者未子

謂以猛驅之則其彊殷果敢亦足以強矣力農而成富彊之業婁敬之說高祖也正當說之以導民之路不必驅之以猛而惟率之以善可也今徒不然而顧以形勢言之若將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者是又將驅之以猛而不能率之以善也其不可以比隆周室則有由矣豈曰帝非三代之主而民非二代之民歟

大建宮室

即位垂統之始也而以諸侯王之請而定近都造邦之始也而以奉春君之請而定惟大建宮室則出於蕭何之制焉雖過度而非帝之意也此亦可見其有天下而不挾之以為重倚之以為固矣量之小者反是

燕王臧荼不恭命攻下代郡往平之獲臧荼以太尉盧綰為燕王齊王田廣卒殺廣立入于海廣之死也橫立為齊王擊灌嬰擊之敗其軍于贏則走而歸彭越越既受涉之封橫遂恐與其徒五百餘人東入海海之中有島焉去岸二十里今屬海州其名曰郁洲云

庚子帝遊雲夢會諸于陳執楚王韓信歸降為淮陰侯淮陰縣屬臨淮

帝即位之後臧荼反上自擊之未嘗不破也利幾反上自擊之亦未嘗不破也今有人言信反安知其不誣正使不誣侯其反而擊之何必不勝乃偽遊雲夢以禽之天下已定而又教帝以挾智用數此豈非戶牖侯之過歟且古者天子之巡遊天下示人以信則有之矣示人以詐則未之有是故時月之協也甲乙之正也律度量衡之欵其同也凡以示大信於天下而已矣豈曰示之以詐乎乃今而游雲夢執韓信不免皆出於詐則是天子自棄其信矣奚以示天下乎

分其地為二一封劉賈為荊王治淮東一封弟交為楚王治淮西別封子肥為齊王徙韓王信為太原王匈奴寇馬邑韓王信以衆叛馬邑縣屬代

韓王信初都陽翟帝以其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之處遂徙之大原此亦疑之過矣使其居陽翟不計豈必遽反

如其欲反則移之近胡乃所以速其反耳已而果叛則將誰尤吾固謂挾智用數以待群臣不若推誠之為是也是則陳平教之之過也

帝尊父太公為太上皇辛未帝北征韓王信于

銅鞮銅鞮縣屬上黨信走匈奴匈奴帝于平城七日

夫以天下之大困於平城使隋煬帝處之則必與憤兵以隨之矣而帝則方悔其聽言之不審釋劉敬之囚而寵用之曾無幾微見於

面是亦可以為難能矣哉

樊噲北定代以兄仲為代王壬寅建未央宮代

王劉仲自鴈門逃歸廢為合陽侯合陽侯屬漢

按大事記言喜為代王意者喜其名而仲其

字乎古爾則當載其受封於庚子而逃歸於

辛丑

以陳豨為代王

按劉喜既奔之後為代王者乃皇子如意而

豨則實為相國以監趙代之兵云耳非代王

也意者如意雖為代王而實不行豨雖為相

而實行代王之事乎

癸卯大朝諸侯于未央宮

按未央宮未成先受朝於長樂宮

君臣相朝之禮叔孫通既定之矣是雖曰漢之積德未及百年未可以遽興禮樂然家人父子之出入猶必有家人父子之禮矧曰君臣之朝會而可以無其禮乎家人父

子之聚散猶必有家人父子之樂矧曰君臣之燕飲而可以無其樂乎程子曰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當是時曾之兩生不肯

為叔孫之所為格之以程子之言叔孫其優

生實優乎蓋叔孫之會合無乃其亦有數歟蓋

自己亥之歲聲位以來至是且五年矣而其

朝會之禮莫盛於此宴飮之樂亦莫盛於此

逆叔孫通之心必曰彼兩生者其真不足以

語時之變者歟不然何其可與為禮樂而直

斷斷然不肯為禮樂之歸也噫明年而陳豨

反豨信誅又明年而彭越黥布相繼以叛族

不特此也十月而朝未央十有二月而貫高

之事覺則是王帛交錯而篡弑之械成鍾鼓

鏗鏘而戰爭之機伏一笑之歡能幾而剗剗

剖裂者皆是也然後知昔者聖人之禮樂大

抵仁漸義摩之成効而非立談之頃可以竊

取其肖似者而為之也然則如之何曰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亦在乎教之而已矣帝之擊

布也還沛置酒酒酣歌曰安得猛士豈非亦

有念於功臣之凋落也耶悲喜相渾無乃其

亦有數乎曰非也使兩生而在必有以廣上

之意惜也通歸自曾不能轉以告上力聽而

問之

趙相貫高事覺

或問貫高之事可以為賢乎曰不可所謂賢

者必明於君臣之分高知趙王之為君而不

知漢天子則其大君也古者諸侯之臣入天

子之國則謂之陪臣夫以陪臣而欲弑其大

君其罪大矣且隨其君使不得長享趙王之

貴雖能證其不及豈足多哉

甲辰太上皇及太上后崩

按高祖五年已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則媼

死久矣而此云太上皇及太上后崩者李奇

曰高祖後母是也

陳豨以鴈門叛帝北征誅淮陰使韓信并夷三族蕭何為相國乙巳梁王彭越以定陶叛平之夷三族淮南王英布以廣陵叛兼有淮東西地丙午帝征淮南平之夷英布三族

上一擊滅秦兵擊劉義三擊韓王信四擊代相豨至是而擊淮南王布凡五出征笑留侯乃為上強起至曲陽說以令太子為將監關中兵然後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發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於霸上

此其諄則善矣然自此以前凡四出征而慮不及此豈非因淮陰之事而後方悟其機歟機之所伏無窮而慮之所造有限夫以留侯之智猶必經事之變而後其智增長則他可知矣而世之人乃有自謂算無遺策其無乃自誣之甚歟

周勃平代獲陳豨于當城豨將也帝崩太子盈踐位是謂惠帝太后呂氏臨朝稱制呂氏惠帝之齒長矣太后猶欲稱制此於三代之令王無所考也特倣乎秦之李氏而為之耳

秦之李氏獨不以憂死乎然則何足倣也此呂氏之過也

蕭何曾參陳平周勃輔政拜高祖于長陵長陵蕭何屬盧縮以燕叛

盧縮以燕叛則孰能平之哉漢有甲兵二十萬而樊噲周勃為之將則備之也有素矣二十萬之外猶有十萬在焉其將之者陳平灌嬰是也於以守滎陽則雖有他變亦可無虞矣况但盧縮而已乎

丁未太后殺趙王如意及其母夫人戚氏

趙王如意先帝之子也以母視之則亦太后之子也而遽殺之此其意何有於先帝哉於以見太后之戾矣若乃人君之事則不徒曰殺之而已創為新意以快禍心使武氏聞之遂有廢三日之舉焉然則流毒之遠亦已甚矣於乎悲夫

呂王肥殺成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齊王按此意不免矣而以城陽自免排得已也知太后之意獨有所愛則不得不以是而徇之也

申相國蕭何卒曹參為相國

太史公曰蕭相國於秦時為刀筆吏錄獄者
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謹守管籥因民
之疾秦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
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后聲流後世與關
天散宜生等矣○真氏曰按蕭侯為相與高
帝相終始其所成就亦卓矣然亦不過秦
漢間事業而已大史公比之閭散而不敢擬
以周召真知言哉惟其出沒之際體國忘私
引曹參以代已遂寧一之功休休然大臣之

已酉城長安

惠帝即位之明年已作長城西北方矣至是
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
城長安三十日而罷後二年復發長安六百里
內男女四萬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
而罷每一築城則必息役一年間一年而後

作始於西北卒於東南其用人不出長安六
百里內則役不及於遠矣其計工不出三十
日外則役不至於久矣然而男女畢作無他
上不及老下不至弱姑以其壯者用之不如
是則不足以集其衆也惟其人之衆是以事
易集何作之而參述之其必有一一定之說歟
庚戌除挾書律

呂氏曰此曹相之政也真氏曰參在位雖淺
然其於何所未及有潤色之功焉非但遵約
束而已也

辛亥相國曹參卒

太史公曰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
功惟參擅其名真氏曰蕭曹於謀國皆有功
焉而正君之業則非其任以其起於刀筆而
未嘗學問故也傳稱齊處士東郭先生石梁
君隱居深山崩徹為客或謂徹曰先生於
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
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
為上賓東郭先生輩未知何如人然亦必隱

逸奇偉之士參雖以之為谷而未嘗明揚於
朝也豈數人者皆不可免以爵位歟大抵漢
初逸人奇士其見於傳記如魯兩生浮丘伯
申公稷生輩不必蕭曹諸人皆不能有所搜
訪其為之用者大抵功名之士而已故先漢
風俗治効俱不如古唯子房能致四皓遂定
儲位參亦以聘蓋公而成治齊之功故愚以
不能薦進東郭諸人為平陽侯惜也

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壬子太尉樊噲
率周勃為大尉癸丑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葬

惠帝于安陵安陵縣屬咸陽封呂氏四人為王六
人為侯罷王陵相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或曰王
陵之義則固正矣然言焉而不獲聽則亦何
補之有哉曰言之正與不正則在乎我而其
聽與不聽則有不在於我者焉在乎我者不
敢不以正而自勉其不在乎我者我則不敢
有取必之意焉使其言焉而必於聽小則引
裾甚則折檻又其甚則為鬻拳之所為就使
其言之正猶將陷於不正又況其言之未必

正乎惟夫王陵之義能不以言之用否為重
輕又不以身之進退為軒輊可謂正矣不但
能言不劉不王之為難也使公孫弘而知此
其殆可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乎

進陳平右丞相以審食其為左丞相關政于內
審食其何以相以其嘗幸於太后故也然則
無以異於嫪毐之所為矣彼嫪毐毒猶未嘗為
相而審食其魏然居左相之位與陳平相將
平於此時其與為伍其獨無覲於其面目歟
太后專制名姪

太后之專久矣至此而以專言擅廢立主其
為專大矣稱制不足以盡之故以專言

甲寅丁巳幽無名子于永巷殺之立恒山王義
為帝

無名子不以得天下為喜而以失其母為慍
其曰我壯即為憂雖若狂惑然其於保身之
明則無及矣而其於愛母之誠又何過哉其
視高祖極愛之言曰賢之則世之論者固
未可驟以狂惑而議之也

戊午尉他稱帝南越尉他南越王所居

世之言女主者類曰呂武然武氏猶能襲服
四夷呂氏不能鎮撫南越以見武氏之才非
呂氏所敢望也

己未匈奴寇狄道狄道屬隴西庚申太后殺趙
王友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呂祿為上將軍
分統南北軍

漢之兵制有南北軍本高祖之制也以南軍
守衛王宮而衛尉領之以北軍守衛京城而
中尉領之此則高祖之初制也若呂氏之制則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居南軍相國豈領軍之

職乎以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將軍之
職信足以領軍矣然漢之初制本不以上將
軍領北軍也按呂氏戒祿產之言曰我即崩
必據兵衛宮凡所以衛城者亦以衛宮此豈
非以一己之私意為一時之權制乎

辛酉太后呂氏崩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
劉章曲周侯周勃及子寄誅呂祿呂產獲南北
軍曲周侯周勃及子寄誅呂祿呂產獲南北軍

何以獲南軍以朱虛侯擊產殺之而後獲之
也何以獲北軍以酈寄之紿紀通之矯且復

使人說祿而後獲之也然則中尉何在是必
屬於上將軍不能為有無也衛尉何在母納
產殿門則其所職本不屬於相國猶足為有
無也既獲南北軍則呂氏無能為矣是以三
族及之

美呂氏三族廢恒山王義迎高祖中子代王恒
于鴈門立之是謂文帝以宋昌為衛將軍專南
北軍

夫軍之有南北本以相制云爾不當以一人
專之也今而以宋昌專之豈以高祖之制為

不足用哉大事甫定衆志未孚姑以所親者
總之是亦一時之權制也

丞相陳平讓周勃右丞相而為左丞相

真氏曰平首謀誅諸呂者也顧以功不如勃
以上相位讓之可謂善處功名之際矣

灌嬰為太尉張武為中郎帥中郎

以郎中令而行殿中所以領諸郎而衛宮禁
歟蓋南北軍皆屬衛將軍防外變也外衛禁
之諸軍內護貢之諸郎亦有不得不然者與
其無備而生變不若備而弭變帝之所為

未可以為尊於私人而議之也

壬戌以皇子啓為皇太子

呂氏曰景帝時方十歲平勃所以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

周勃免相

貞氏曰不以寵利居成功勃固未必知此然視陳平之才自知其不及又能因人言而懼

坐辭位焉則與世之愚而好自用進而不知止者亦有間矣

陳平兼左右丞相

夫以南北軍而專之以一人則相權重矣以左右相而兼之以一人則相權重矣然文帝之將相未聞有挾權以為變者焉嗟夫此豈非高帝之遺澤歟

癸亥丞相陳平卒

太史公曰陳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終名終梅質相豈不善始善終

哉非智謀孰當此者乎

周勃復相始作死符

按諸呂之亂王欲發兵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也是時兵已有符已有虎符或者用銅為之則自此而始乎

經世之中二千二百二十九

甲子漢孝文皇帝三年免周勃相以灌嬰為相周勃之與灌嬰均之曰功臣耳以功臣為相而無取於選賢此漢初制度則然也果無取於擇賢而徒以功臣為之則與其相灌嬰不

若相周勃矣今乃以嬰代勃豈非疑其權之重故不欲使久於其位歟猶嫌之隙其真之中告訐之辭發於昭昭之際卒使宰相重臣不免為獄吏所侵辱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必曰敬大臣者豈非恐其流弊之至此歟必不得已則使周勃為右相灌嬰為左相其猶足以塞議者之口乎

王興居以齊北攻平之

章與興居之欲立齊王者耳然文帝之立章未嘗以失職之故有叛意而興居則為一

快快恒不自得於以見其兄弟之間相去遠矣使終守臣節如景王然豈不足以為賢乎

匈奴寇北地

北地於漢為郡其謂之北地云者正以其在帝都之北故也

乙丑絳侯周勃下廷尉

呂氏曰按本傳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太后太后言無反事主於獄辭則勃以千金予獄吏書牘背之所教也將相外戚以重賂相結胥吏受賕變易獄辭

文帝皆不能察使每事如此則異於元成者幾希

丁卯王長以淮南叛徙之蜀

興居以怨長以驕則犯分怨則背恩此其所以為慮不同而同歸於叛歟

賈誼於長沙

長沙屬荊州

賈誼之學本自申韓而出則非儒者之學矣然其於當時之務無不灼見其弊思有以救之雖其議論激切不無失之於過者然其才則實可用也第文帝方欲以鎮靜理天下而

誼則有意於更張此其所以不合也雖然文帝之於誼豈終棄之哉或者以其年少氣銳姑使之退自循省增其所不及損其所太過則他日所就詎可量哉而誼乃感憤抑鬱若不自聊其亦可悲矣夫

甲戌除肉刑

井田廢則貧富不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學校廢則善惡不分民有不得其道者矣然後有陷於非僻而不能自拔者焉乃欲舉肉刑而加之仁人之所不忍也此肉刑之所以除而非帝之過也

丙子祀上帝

祀上帝可也雖然帝一而已而有五乎哉既已見五帝於郊而猶作五帝之廟禮不欲黷茲之謂黷矣使帝不前席於賈誼則其惑也無足怪者而帝也既曰前席於賈誼矣猶不免於為新垣平之所惑然則誼之所言無乃徒及其事而不及其理歟

戊寅改稱元年是謂後元

即位之始既已改元矣今而又改元者豈非

以近年之說有以惑之敗帝明主也猶惑於此武帝之惑則亦無責焉爾矣

朱匈奴寇雲中亦雲中郡屬并州上郡命六將

備周亞夫軍細柳柳原乃亞夫所屬也

大將屯備亞夫其一也亞夫細柳之外則有

劉禮之霸上徐屬之棘門此其近者也若其

遠者則有令免之飛狐蘇意之句注張武之

北地皆是也而亞夫之軍法特見知於文帝

蓋所以表而出之歟

甲申文帝崩太子啓踐位是謂孝景帝葬太宗

于灊陵灊陵屬京兆乙酉與匈奴約和親丁亥

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七國連叛

呂氏曰吾嘗度七國之勢其深蓄反謀者惟

吳王而已自吳之外論其土地則莫廣於楚

趙論其好兵則莫勇於膠西其餘若濟南菑

川之屬所謂自卬以下無識也當楚之反其

相張敖死之趙之反其相建德死之至若膠

西王卬初聞應高之說則矍然駭之群臣復

諫叛逆非計是楚趙之大臣皆不欲反而膠

西之君臣初亦未弔反也何使錯無激諸侯

之怒安坐而徐為之謀則是三國可使無動

也三國之兵不動吳雖欲反將誰與反歟諸

侯之反謀既不作然後按賈誼之策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不數十年諸侯有披股裂關然

日消特藉藉請命下吏之不暇豈非經世之

長策乎而錯也愚諸侯將反無術以制乃削

其郡而進其反亦愚矣○昔高祖之闕也正

自武關而入耳而田祿伯之說吳王乃以入

自武關者為奇此亦何奇之有哉惟桓將軍

言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積粟差可以為正耳

而老鼻一則不從田祿伯之言二則不從桓

將軍之言是正亦不知奇亦不識難以言智

矣而景帝方以白頭舉事憚之其亦所謂見

其形未睹其實者歟

誅御史大夫晁錯

蘇氏曰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變豈

足恠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

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

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

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
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至安而遺天子以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衣盜亦未免於禍向者已欲
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
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衣盜之說得行於其
間使吳楚反錯以身受其危日夜淬礪東向
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
無恐雖有百衣盜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
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
而天子不悅蓋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
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七國平

自高帝即位之後所患在功臣至惠帝則
無事矣自尚后相制之後所患在諸呂之反
至文帝則無事矣然而同姓諸侯王又以屬
疎而將反吾觀賈誼晁錯之言蓋未嘗不以
是為慮也至景帝而七國果反自七國既平
之後為漢之患者鮮矣而變生於外則群盜

反變生於內則太子反自是而後則權歸於
外戚而宰相不可解之疾遂畢世而不療焉觀
漢於十有二帝之間能不為之慨然矣乎

漢孝王霸有東土

天子在上而不用其制則其所為幾於霸而
已矣然則可乎曰不可與其寬之以恩不若
嚴之以法庶有以全兄弟之愛也

戊子以皇子榮為皇太子己丑以公主嬪于匈
奴辛卯廢太子榮以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大尉
周亞夫為丞相壬辰改稱元年是謂中元

既改元而又改元文帝其作俑者與有文帝
之後元則有景帝之中元矣

經世之固二千二百三十

甲午漢孝景皇帝十年周亞夫免相

真氏曰亞夫之所爭者廢太子也封后兄也
侯徐盧也三者皆高帝家法之所無也亞夫
於是無負大臣之職任矣

戊戌再改元年是謂後元周亞夫下獄死

亞夫之死雖不以罪然其平居暇日凡所以
訓敕其子者決無其素矣何則尚方甲楯非

所以供人臣之葬也。臣夫之子果何為而預
買之哉？買甲棺以供父之葬，謂非欲厚其父
不可也。而不知夫子無遠之旨，則非禮犯分
雖免於獄，然且賢者不為知曰：陷父於死，庸
為訓教之有素乎？子之不肖，固亦為父者之
過也。

庚子景帝崩，皇太子徹即位，是謂孝武皇帝。
景帝于陽陵陽陵縣屬焉，辛丑改隹元元年。
其弟景帝于陽陵縣屬焉 壬寅寶嬰免相，田蚡免大尉。
嬰與蚡之所薦者趙綰、王臧耳，夫以綰、臧為

不可用，則可以儒者為不可用，則不可。夫儒
者固非綰、臧之所能為，而綰、臧之所為亦非
儒者之事也。無已，則有一焉，以嬰、蚡之所識
者為未盡，必妙選真儒用之，廢乎其有益矣。
今乃以綰、臧而罷嬰、蚡，以嬰、蚡而廢儒者，嗚
呼！太后亦果於毀儒而確於守舊老也哉。
甲辰丁未，改元元光。始令郡國貢孝廉，董仲舒
自道誼之說，不明而功利之說勝矣。秦以功
利而得天下，亦以功利而失天下，漢之興也。

假仁之說，雖亦有之，然而權謀術數未始不
雜。然而競出，則是功利之習無時而可變也。
武帝之時，可以改弦而易調矣。彼董仲舒蓋
國手也，大絃可使春溫，小絃可使廉折，而直
使之袖手於旁，莫肯聽焉。正誼明道之一語
其殆孔孟之遺脉乎？然不得陳於天子之廷
而徒見於易王之問答，嗟夫！使帝以待公孫
弘者待仲舒，則道誼之說其或可以一洗功
利之陋乎？

戊申命將五兵三十萬大伐匈奴，不利。

命將五者，韓安國、李廣、公孫賀、李息，其一人
則王恢是也。王恢首為馬邑之事，而卒近撓
及下廷尉，則又行千金於田蚡以求免。死蚡
不敢言之於上，而於太后言焉。然卒不免，亦
可以為僥倖者之戒矣。伐匈奴而不利，此誠
帝之良藥也。使帝於是而載戰于戈，載藥于
矢，歟！其五福以歸已，敷其五福以于民，則天
下治安而子孫蕃衍，其福詎可量哉？惜也！帝
方銳意於甲兵，其心於夷狄，雖有良藥而固
無取乎爾也。

庚戌寶鼎錄市田蚡卒

魏其本非自灑於禁市之罪徒以友灌夫之故耳夫者雖曰剛直而無學問以將之則其剛也不免於狂其直也不免於狡既狡且狂則其所言必有不合於理者矣況又以使酒之氣乘之醉輒罵詈必非一日之積也如是則禍所由生雖微蚡猶將獲罪於人豈以蚡之負貴而驕反可以數忤之乎為嬰之計夫可戒則戒之可也如不可戒則戒之可也顧以平日於我有引重之意遂愛焉而忘其惡吁亦惑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魏其之謂歟○田蚡以勢殺實嬰呂蒙以計殺關羽當其勢之得行計之獲施自以為無若我何矣然而魏其總殞而蚡遽殂雲長既踞而蒙亦斃借曰脩短數耳非死者有靈能使生者之亦死也而讀史者比事觀之見其相先相後相繼以歿則未始不為之慨然以人情之所同者揆之則天理之不潛者殆不無矣出尔反尔曾子豈欺我哉

辛亥廢皇后陳氏以衛夫人為皇后弟青為將

軍

遴色於歌舞之列則尊卑為之易位選才於管罵之餘則貴賤為之易處謂武帝為無所見歟則衛青非不可用者也謂武帝為有所見歟則子夫何道而致此哉大抵一時之邂逅亦自有數存焉非必偶然之故也

壬子命將四大伐匈奴無功

四將軍衛青其一也○公孫敖公孫賀其二也李廣其四也○始者命將五而不利今者命將四而無功若必以功利之說求之飄然

而悔可矣然而持之益堅何歟此非有見於道誼直以不利無功則必取償於虜而後始快其意也

癸丑改元元朔甲寅衛青伐匈奴有功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此河南之地也而其置郡則曷為以朔方名之以其正當雍都之北也雍都之北有朝那有膚施相去六百里而近此豈秦之故塞哉秦之故塞固自踰河而北相去遠矣秦末漢初中原多故匈奴得乘其隙度河而南其塞

遂抵於此迨至武帝選將屬其擊樓煩白羊王取河南地於以置郡而名曰朔方則有由矣自河言之則曰南自都言之則曰朔若五原則又在夫朔方之西云

丙辰匈奴寇上郡丁巳匈奴寇鴈門衛青伐之有功拜大將軍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平津侯之津也其名

弘之為相也徒能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而已他無能焉以其則衛霍主之以刑則張杜主之以財則桑孔王之平居議論則微示其端

而其決擇所向在乎人主而已無與焉嗟夫此可謂具臣矣宰相失職端必自弘而始而論者方以責之李蔡嚴青霍輩是以客館之廢興占宰相之能否而事權之得失則無所於稽也豈其可哉

戊午衛青征匈奴大有功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張騫通西域有功封博望侯博望侯屬南陽為已未改元元狩獲白麟故也

是時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

麟云愚按蓋之一字特疑辭耳豈非有司窺見上之微意故傳會其說因以為麟歟其曰元宜以天瑞命今元狩則固以麟為瑞矣長星非瑞也而亦以補二元之號曰光鳴呼傳會之極溢而為誣俗之不古其以是夫淮南王安衛山王賜二國叛平之冊據為皇太子

矣太子生於元朔元年其至於是蓋七歲矣其明年當入小學未必遽受春秋其受公穀春秋當是元鼎以後元封以前五六年之間

乎若自元封以後帝且為之開博望苑矣使武帝但令受學師傅不令納交賓客則異端之說必無自而進矣教之不專養之無素又使邪人得以間之雖欲不敗得乎

庚申霍去病征匈奴至于居延居延屬張掖為拜驃騎將軍

漢之攻匈奴也每戰益西誠以西域之地匈奴之右臂在焉夫與人鬪而不折其右臂則不足以制之矣是故始戰馬邑求之於北也而不利次戰上谷是亦求之於北也而又無

功然後轉而西向驅樓煩白羊王而走之白
是而河南之地可得即可置今而濟居延可
以造小月氏矣夫所謂小月氏者在漢為河
西地昔未有得今始得焉如之何不以為雋
也異時路博德即是而築遮虜障則居延其
要地乎不然則戰浚稽者何必自是而始出
以見去病此戰誠足以斷匈奴之右臂也
李廣征匈奴無功謫為庶人壬戌衛青霍去病
李廣大伐匈奴李廣自殺

杜子美之詩曰短衣匹馬隨李廣射猛虎

終殘年則是但為庶人未必不可以自樂也
既已謫為庶人可以止矣而又起為將軍則
是功名之志勝未嘗為學知道以退為進也
欲進而弥退卒以自殺可勝惜哉

經世之成二千二百三十一

甲子漢孝武皇帝二十四年大司馬霍去病卒
衛青於當時之士無所薦進而去病之意亦
倣乎此豈非以魏其武安為戒歟夫魏其武
安之所為徒足以自敗而已矣其敗也非以
招士之故也而青去病乃以為戒其待赤凌

矣或曰青故人門下士去事去病轉得官爵
使二人而不招士則史豈有是言哉曰此所
謂士特視勢高下而為之俯仰者耳庸足以
當士之名乎以魏其武安之招士猶不足以
得賢者青去病之不招士也而謂賢者歸之
無是理也此有爵有位者之所當知也
杜牧元元晁丙寅丞相程青下獄死青當
其時名也丁卯徙幽谷關于新安驍騎將軍
其用大也戊辰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按
故按三百里

大之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
得仙人可致九此數者皆武帝之所欲也達其
所欲而獻言焉可以得封侯之寵矣然而卒
以誣罔棄市古之人不以天下易其一體今
乃以其四體易數月之封侯大則失矣抑蘇
氏之言有曰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
由玄鬢之白猶不可使之黑也豈有不死之
藥而真可得仙人而真可致乎其為誣罔不
待試而知之矣今乃踰年而後知其誣罔

武帝之志亦荒矣哉

已巳南越相呂嘉叛諸侯坐酎金輕奪爵者一百六十人丞相趙周下獄死

路博德等既擊南越式上書請父子往死之上以風於天下而天下莫應於是以酎金色惡奪列侯爵丞相趙周坐知而不舉遂下獄死一百六十人當作一百六人

樂通侯轅大坐誣罔棄市西羌及匈奴寇五原庚午南越平東越王餘善叛卜式為御史大夫辛未改元元封帝征匈奴至于北海地瀕地謂

姪滿是也東越殺餘善降有事于東西中三嶽及禪梁雨昭以山名嶽然則前山嶽也

按是年祭中嶽則有若言萬歲者三及其封泰山則又夜若有光若之為言似有而實無耳以武帝之好奇而喜怪也故其下以無為有思以中上之意而史氏書之千載之下猶以為譏也

東巡狩至于碣石西歷九原至于甘泉甘泉在雲陽縣壬申復巡泰山作瓠子隄瓠子出於地云朝鮮寇遼東癸酉朝鮮殺其王石

漢以降祀汾陽后土汾陽後漢為縣屬河東甲戌乙亥

列狩至于盛唐盛唐縣屬壽州大司馬衛青卒青為大司馬專事匈奴而已而南與東騷則未嘗以累奇矯矯奇矯為在當時固為大臣區區小寇自不足以煩之也

丙子西幸回中及祀汾陰后土丁丑改元太初東巡泰山更以建寅月為歲首

孔子之告顏淵曰行夏之時蓋其師弟子之間雖有是言莫能舉而措之也至秦而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則愈謬矣漢興以十月入閏

遂因其制而用之未之有改及是則凡歷一百又四年矣然後更秦之制用夏之正而孔顏之志亦至是而始獲伸焉惜也建寅之外則餘皆不能盡從孔顏之志也○以歷之名為年之號此太初之所以改元也而談者於此不無可疑者焉何則太初之歷上元之歷也謂古無其歷則不可然其曰上元太初四年得焉遂攝提格之歲而元封七年亦得焉遂攝提格之歲夫王而遂攝提格是則甲寅之謂也而元封七年歲在丁丑不在甲寅此其

說固已有可疑者矣抑又有可疑之甚者焉
何則自古歷太初四年以至漢歷太初元年
說者以為凡歷一千六百八十章彼其以八
為一以章之上文為七以章之下文為年夫
固註家之謬不論可矣必若說者之云則一
千六百八十章也者實計三萬一千九百二
十年其一千九百二十年姑以禹八年而下
當之雖有增減不必多論若其上之三萬年
則經運之已可除一萬八百經運之辰又除
一萬八百通計二萬一千六百餘八千四百

當在經運之卯矣夫經運之卯去開物之初
僅僅七千年爾當爾之時雖御極者之號名
猶邈乎其不可以考况其所紀之年乎其無
乃習見漢武之年鮮不有號名之可紀故因
是生說遂以為古之帝王亦有所謂太初四
年者乎是可以見其為談者之妄矣豈徒曰
可疑而已哉或曰談者之妄不必致其疑焉
足矣若夫歲在丁丑而書曰甲寅又將何以
質之噫歲在丁丑不可以為甲寅固也然嘗
考之歷書所載則以歷術甲子名篇夫既以

歷術甲子名篇則其所載皆古歷之法爾非
漢歷之法也果以漢歷言之則史遷之所記
安能自太初元年而下以至於建始四年而
遂已乎吾意自焉逢攝提格而始以至於祝
犁大荒落而終者史遷之所記也自太初元
年而始以至於建始四年而終者是必後人
之所加者也以此例也而推之則淳于陵渠
之所奏有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貫珠亦言
古歷之發端有若是焉爾矣豈謂漢歷之發
端其亦若是乎哉觀書之法於其可疑則疑

之於其可諒則諒之要之無害於理非但不
必致疑亦不必致其譏焉可也○或者又曰
大餘幾者紀日之數也小餘幾者紀分之數
也夫以九百四十為日分者古歷之法也以
八十有一為日分者漢歷之法也遷史之所
紀者但及古歷而顧於漢歷無取焉是何其
取所當存而存所當取者哉則何應之曰遷
之所取非謂取其所當存者也古歷雖廢然
猶今歷之源也志其流舍其源豈知本之論
哉遷之所棄非謂棄其所當取也今歷既

行則又將與采者而為古矣遷史之所留正
以為班史之地也卒之八十有一分與夫九
百四十分相與為日法接踵而並行則固有
由然矣遷史得微顯闡幽之說焉
推而廣之又有得於存亡繼絕之說焉
亡者未易也而物之已絕者則又往往難
乎其繼遷之此意不以新掩舊而其所慮者
惟懼夫舊之掩於新此其意良可嘉已而
昧者不察生焉愚是以不容不辯
西伐大宛安縣一仙城五仙起建章長安縣西

聖十

伐大宛則甲兵之禍不息起建章則土木之
費不貲而帝耳心焉之茲其為多欲之效歟
戊寅北幸河東祀后土騎二萬征匈奴不復
趙破為虜所得軍吏以亡將恐誅遂莫敢歸
意亦甚矣其可憐矣
己卯東巡海上匈奴寇張掖酒泉張掖酒泉皆
王名故昆邪庚辰李廣利平大宛獲其王及汗
血馬
伐宛之後姑置數萬人勿論但以牛十萬馬

三萬索駝驢萬則其費亦多矣而僅能易
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其所得果足以償
其所喪否乎以此見欲有所敵者事有所不
察人皆若是不獨武帝為然也
辛巳改元天漢中即將蘇武使匈奴北幸河東
壬午東巡至于海上又西幸田中將軍李陵征
匈奴不還

昔霍去病之初起未嘗不與衛青偕出及其
有功則其進爵遂與大將軍並帝亦何負於
有功者哉使陵於此時姑從貳師而出何必
不以有功見知於上乎乃遽欲以五千人自
當一隊涉單于庭則其材誠高其氣誠銳而
其量則已隘矣彼其祖終身從大將軍而不
憾而陵則攝身而起即欲與貳師頡頏其致
敗也不亦宜乎○抑又有說陵所將者五千
人耳而因奴以三萬騎圍之為陵所敗則又
召左右地兵合八萬餘騎攻之夫以八萬餘
騎攻五千人宜其吞食之盡不難也然猶且
戰且引日趨於南匈奴使管敢不降則陵終不
敗雖敗亦不失為能當數隊不止當一隊而

已也功過是以相補則貸其族而不誅不亦可乎

癸未東巡泰山又北幸常山匈奴寇鴈門甲申大伐匈奴不利朝諸侯于甘泉宮乙酉改元太始丙戌西幸四中丁亥東巡海上戊子東巡泰山己丑改元征和巫蠱事起

蘇氏曰臣子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曰使吾君子孫蕃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其年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

五十一

十年巫蠱事起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刃之終始武帝好古喜儒號稱世宗而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報哉由是言之好兵如禍者既足以為子孫累則九忍耶舍始以全人之命者為子孫之福審矣庚寅太子殺江充相劉屈氂攻太子戰于長安太子敗死皇后自殺

按太子所發之兵但得長樂宮衛卒是特南軍耳然不言未入宮衛卒或者當時倉猝耳錄故不得而發一歟此可見南軍亦不盡為

太子所發乃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則是北軍亦必非太子之所能發故直歐市人而戰之耳倉卒之中莫明虛實帝且以謂長安之兵盡為太子所發乃詔丞相發兵三輔近縣是欲以外而制內也使帝知太子之所發不過長樂衛卒所歐不過四市之人則安知其不詔丞相發北軍以制南軍乎以此見漢之軍法不特南北可以相制而內外亦可以相制也○或曰太子赦中都官囚徒得囚如侯使持節發長水胡騎以就戰豈非北軍乎曰八校之中有長水有胡騎有越騎皆所謂南軍也若中壘屯騎虎賁安兵以至於射聲等校則皆所謂北軍也太子之所發者止欲得南軍耳然兩校之軍未及出戰而如侯已為馬通所斬則兩校之軍亦且不為太子所用矣故曰所謂南軍亦非太子所能盡發或曰兩校之軍既不為太子所用則誰得而用之乎曰馬通告胡人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城則胡騎必為馬通之所用矣又發持節士以

以予大鴻臚商立成則豈非長水營中之士乎夫惟其長於水也是以有楫棹之能然以之陸戰則亦未始不可也故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有景建者從馬通獲石德而商立咸力戰亦能獲太子賓客張光云

諸邑公主皆坐巫蠱死諸縣名屬琅邪諸邑公

當其未覺則如人之方寐及其既覺則如人之始寤既寤而覺則向之疑今以釋此其所以追恨江充而夷滅其族也

誅丞相劉屈氂屈氂字季卿壬辰東巡海上天下疲于兵革

天下疲于兵革久矣曷為至是而始書之蓋是年方有輪臺之詔則上之心已悔矣當其未悔則寧知天下之疲乎及其既悔則天下之所愁由已則愁之也天下之所苦由已則苦之也天下曷為而愁苦亦曰疲于兵革而已矣即子至是而始書之豈不以武帝之有悔心乎

癸巳改元後元重合侯馬通叛通合於漢為縣屬勃海

太子之及以江充持之急重合之叛以江充族而疑使不有日磧陰察何羅之動靜則袖刀一奮而宮車之駕晚矣其為變豈不大哉然則一江充之用舍小事耳而繫人家國如此可嘆也夫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三十二

甲午漢孝武皇帝五十四年冊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帝幸盤屋五柞宮山曲曰盤屋曲曰柞

大司馬霍光受顧命太子弗陵嗣皇帝位是謂昭帝葬世宗于茂陵陵屬扶風大將軍霍光專政

受顧命輔嗣君此宰相職也今乃委之大司馬而宰相不與焉此其失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蓋自其以侍中等職為內朝則宰相在外不免於日疎矣自其以九卿更進而用事則宰相權分不免於日卑矣而大司馬既領內朝日親貴而崇重則雖非宰相而宰相之實在焉此所以受顧命輔嗣君不以委田千秋而以委光也

乙未改元始元辛丑改元元鳳誅鄂邑長公主

及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謀害霍光事覺故也
贊皇公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蔽
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
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間管蔡流言
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閔陳平去魏背楚
欲舍腹心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
肱郡疑賈生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
是錯兵解遂疑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求讒
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
矣

甲辰丞相車千秋卒乙巳丞相王詡卒

自車千秋在而政事皆決於光矣若訢則何
足以有立乎居宰相之位食宰相之祿施
於府廷非不尊且貴也問其政事則曰大司
馬主之嗟夫為宰相者轉旋闔闢有造化之
樞焉而直默默如此可不為之長太息乎

丁未改元元平帝崩昌邑王賀立葬昭帝于平
陵縣屬扶風

詐蘇氏曰昭帝十四而辨上官桀之詐其明過
於成王然成王之壽考吾以為周公之功昭

帝之短折吾以為霍光之過夫壽夭雖出於
天而人事參焉成王之居幼也以周召為
之師保而左右前後率皆賢臣起居飲食日
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已定其能安富
貴而易死生蓋無足恠者今昭帝所任惟光
光雖忠尊篤實不學無術所與共事者惟張
安世所與斷事者惟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
義理者光不任也使帝居深宮近嬖幸雖天
資明斷而無以養之則朝夕之所以蠱之者
衆矣安能及遠乎時漢昭有過人之明不能

導之以學所以為霍光之過也

賀立不明大將軍霍光廢之迎戾太子孫詢立
之是謂孝宣皇帝

真氏曰霍光廢昏立明其有功於漢甚大然
昌邑之始立亦不能無罪焉蓋王之在國奢
淫無度非一日矣王言龔遂流涕痛哭以諫
不為之改是豈足以承宗廟子萬姓乎光知
而立之是不忠也不知而立之是不明也及
昌邑之廢其群臣導王為惡者誠不可不誅
然罪有重輕固宜甄別焉有二百餘人盡行

發戰之理前輩謂昌邑群臣必有固死者故
悉惡談之如此是為身謀非為國計也況王
吉與遂盡忠極言正宜優加褒異以為人臣
之勸而乃髡為城旦是與附和者同科特貸
其死耳光之舉措失當如此其咎在於不學
故也

剛吉為相

按宣帝既立之後八月己巳丞相楊敞以疾
卒九月戊寅以蔡義為丞相則相位之虛綏
八日耳至本始三年六月己丑蔡義卒以常

賢繼之虛相位者十四日也節三年五月甲

申賢以老病致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相而
邴吉為御史大夫自御史大夫而後可以為
相矣當此之時吉未為相也其為相在神爵
三年

戊申改元本始己酉命將五兵十五萬大伐匈奴

田廣明以四萬餘騎出西河其次若范明友
之出張掖韓增之出雲中趙充國之出酒泉
田順之出五原則皆以三萬餘騎行合而計

之九十六萬有餘非但十五萬而止也當其
出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然而五將者皆
不能如其所期而還其少者或出塞八百里
而止則田順是也其多者或出塞千六百里
而止則田廣明是也若明友增則皆出塞千
二百里而止其最多者惟趙充國獨出塞千
八百里而止然亦不能至其所期也其捕斬
之最少者則田廣明以四萬餘騎而僅得十
九級其最多者千九百餘級而實不免於詐
則田順之為也故順與廣明下獄死

辛亥皇后許氏遇毒崩霍光以女上皇后

胡氏曰顯赫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
聞乎弑矣欲免於禍得手哉使賴沈靜詳審
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真氏曰顯
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漢有良史宜書
曰霍光弑皇后許氏則當其罪矣昔石碣不
私其子故能為衛之純臣使光嘗聞碣之風
宜不至是然光之於古不知有伊尹又安知
有石碣邪此不學之罪也然金日磾固嘗殺
弄兒矣推日磾不私其子之心使其妻有以

之事亦必不私之矣此光之同列也而不知效其所為況望其能為石碯耶光平生忠節至此為一私所掩遂與絳趙同科然則學者其可不以去私為本也哉

壬子改元地節癸丑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卒子禹繼事

禹雖繼事而但為右將軍其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則張安世實為之若奉事都尉領尚書事則光之兄孫山實為之也其明帝則右將軍也其與車騎將軍俱罷而復

禹為太司馬則是官名同於光耳而其事實則豈能與光同乎是故禹為大司馬則張安世更為衛將軍矣衛將軍雖若次於大將軍然而兩宮衛尉及城門北軍屬焉夫既曰兩宮衛尉則南軍固屬之矣而城門北軍又屬焉此與宋昌為衛將軍專南北軍者無以異九此果何為哉懲霍氏也然則何謂兩宮衛尉長樂衛尉與未央衛尉是也若建章衛尉則置於宣帝元康元年之冬云

甲寅冊皇子奭為皇太子乙卯大司馬霍禹

逆事覺莫三族廢皇后霍氏

胡氏曰宣成霍侯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與不自躬頭禹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勲為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三罪焉豈惟參乘之負芒歟斥許廣漢謂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署衙勿論三也斯三者街事尤甚而可嘉於君何難帝所為虛已歟容下之已其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也宗族誅夷光則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

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勲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絀后諱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宜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議矣丙辰改元元康丁巳冊王氏為皇后戊午太子大傳疏廣太子少傳疏受謝病歸東海

胡氏曰以霍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察見觀其親政之

時年已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
有素疏廣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
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
後悔則微意可知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
廣有焉

庚申改元神爵趙克國伐西羌

晉之馬隆亦嘗西伐矣彼以三千五百人而
足而克國則騎必為騎人必萬人河也彼勇
將此重將也夫惟勇能以力勝夫惟重則不

徒以力而固有德焉破先零力也懷罕开德
也德與力兼用而威惠均焉雖不能純乎以
德亦不至純乎以力此羌之於漢所以數世
而不判也彼其德之不覲而惟力是聞者非
不可以取勝也然一再傳之後羌遂熾焉徒
論其始而不要其終則其一時之得失固未
可以優劣判也○張氏曰漢將當以克國為
最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有姓克國任關
外之實為國家根本之慮使有姓安遷而西
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權鋒

者所可班也予謂克國在宣帝時不獨為
賢將始可相也使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固
變為後世安養有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
在下風

壬戌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世固有似迂闊而非迂闊者王吉是也吉之
言曰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此其
言正中宣帝之失宣帝與有民間其所親者
外家所重者故人無不列為將相大臣之位
然而不必皆賢則必有不肖之徒安乎其間矣

吉之言及此宣帝宜有警焉帝之無所警也
則以意之不同言之不合也為望之者其自
負豈在王吉下哉然其所彈劾者不先之於
朝廷而先之於郡縣不先之於許史諸人而
惟韓延壽之先焉韓延壽之治民所先者禮
讓所重者教化雖望之將必有愧焉正使有
過豈不以長短相補而顧汲汲於其人之死
則似有妬賢之心矣賢否之不分功罪之不
察以是為天子之耳目其猶在王吉之後乎
癸亥潁川太守黃霸賜爵關內侯河南太守嚴

延年棄市

趙蓋楊韓之誅君子為宣帝惜以為賢者而不免於死則為善者其懼矣至如嚴延年之死君子不以繫於趙蓋楊韓之誅是何也延年所至有屠伯之號則其殺人多矣其間豈無不辜者乎其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誠知人之不可以獨殺則必以死償之矣嗚呼天道如此而人有不察可乎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八

豐城後學朱隱老

徐集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

甲子漢孝宣皇帝七年改元五鳳左馮翊太守韓延壽棄市

韓延壽賢者也而顧以僭侈蒙戮何哉宋之寇準相才也而其所下亦有僭侈之患君子曰準誠賢無如騃何夫延壽之僭侈亦若此而已矣宣帝不惜其賢望之不諒其惑悲夫貶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坐慢丞相詔吉也

孟子曰朝廷莫如爵卿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德齒爵三者天下之達尊也望之儒者豈其果昧於此哉蓋其以諸生召見已不肯以屈於大將軍則其平日之所自負者甚不礪豈其仕為御史而肯以貶於丞相哉吾意望之之於詔吉正如汲黯之於衛青以長揖事之夫豈不可然自汲黯望之之外能自重者無幾以孔光之於董賢往往不敢鈞敵其斯以為禮乎斯禮也正曰宣帝挫折望之

其流之弊遂至於此異時王莽之篡竊之屈膝則其成效可睹矣然則人君欲為搜之計正宜養成臣下之節未容以私意向而輕挫折之也

平通侯楊惲棄市坐怨望也惲屬

惲之詩曰田彼南山蕞穢不治種一頃曰落而為其合此四句凡十六字而怨誅之意去焉是誠不能無罪矣然以唐人為之不過曰朕目聖神皇五言而盡之其為諄諄不亦在乎在武墨則付之一笑而有餘在漢宣則

以大辟而不足曾謂帝王之里反有不及於婦人乎

丙寅丞相邴吉卒黃霸為相

夫治郡治家之推也治天下治郡之推也之治潁川豈曰自其家而推之哉蓋其所者適在乎韓延壽之後延壽之於潁川教以禮讓亦以矯趙廣漢之弊耳由趙廣漢一變而韓延壽則其治務相反由韓延壽一變而黃霸則其治化相循其迹之舊而致其效之新為力功矣若以宰相言之魏之嚴邴

之實皆無補於其君之德為黃霸者不先於君之心地用工而顧欲上計之吏附會條對以為大化輿焉夫大化何從而興哉始於君君之心推而廣之自家刑國以及天下其本未有由其源流有自非可以一日致也霸之為相亦僅耳而算計成効遽欲高掩前人是相率而為偽宜其不逃於張敞之議也若能思昔之所以為郡者如何今之所以為相者如何何者為當循何者為當反何者為當先何者為當後則為相與為郡功名等耳果何所損其損也以未知為相之道若其為郡則亦幸而有成者也

戊辰改元甘露庚午韓邴單于來朝

匈奴之朝也慕義而來雖彼越裳之於周則誠慕義而采矣若呼韓之於漢直以國削力弱為是而稽首耳夫其國削力弱為是而稽首固亦武帝之所鑒見而不可得者而宣帝得之使帝而以是自足則亦怠矣而帝也厲精為治未始怠也此其所以能致中興歟迨至元成積習既久其於單于之來真若以為

有所慕者否則又若以為有所畏者由是而
急心生焉由是而治體陳焉以寂不作而內
寇寢之矣其非後世之永鑑哉

于定國為相

自定國未為相之前固已為廷尉為御史大
夫矣趙主韓楊之死君子於定國不無憾焉
何則謂其可以言而不言也然猶有可議者
宰相他人為之雖欲爭庸有不勝者焉當試
以其為相之後觀之宣帝崩元帝繼其在相
位者八年然而周堪之獄劉向蕭望之之苑

定國容默其間不能有所救焉上之無以格
君心下之無以扶公論使君子之類為小人
所抑其責大矣而元帝則徒以春霜夏寒責
之夫春霜夏寒雖宰相責然君子陽類也小
人陰類也陰盛陽微蓋有由矣責之以天變
曷若責之以人事乎

壬申改元黃龍宣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子顓踐
位是謂孝元皇帝

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秦始
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趙高李斯用之以亡

其身生乎秦之後者可以戒矣而漢龜儲復

明申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國天下幾至於

亡甘蹈亡秦之覆轍而不顧焉生乎龜錯之

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觀申子君臣之

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其蹈龜錯之

覆轍而不顧焉彼申韓之說其入人之深雖明

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正

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一時也樂其一時之

快而不暇顧其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惑行

於世歟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其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屬精之故

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

信宦者責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

陽韓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太舉終以亡

國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

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基禍之主其功過相

半者蓋失於欲遽而用申韓也

癸酉改元初元葬中宗于杜陵繼嗣於漢為甲

戌壽皇子驚為皇太子盜殺蕭望之

望之之死本出於自我而此言為盜殺

殆指恭顯等是時恭顯令謂者召望之固嘗
寢曰然因以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此
其意欲何為哉亦為盜而已矣上則盜天子
子之權下則盜殺師傳之軀以盜書之其不
為過也呂氏曰蕭望之秉直道而不容私
顯終於殺其身吾以望之亦有罪焉望之見
霍光不肯露索挾持其心於抱關之役其後
為平原太守則不自得為左馮翊則移病在
御史則與酈吉鈞禮其介然剛褊猶潔之操
不以一毫挫於人天下共知之矣當恭顯之

欲害望之深思熟慮以為望之帝之師傅著
節老臣苟驟使帝誅之詎肯從乎惟納之囚
固使俯首對刀筆吏則望之剛褊必不受辱
忍誅而死遂收望之下廷尉而望之果如其
所料終以自殺恭顯定計於其前收效於其
後如取如攜無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
不能出於小人所料此有志之士所以為之
流涕大息而不能已歟嗚呼望之社稷之鎮
也使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盡用恭顯亦
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其惡亦必瘳矣幸而天

假之年至于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銷王
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之死生實漢之所由
存亡也望之縱不自惜獨不為漢惜乎又况
望之素以大儒自處一旦臨事乃自經帶瀆
阻田光侯嬴之徒豈天棄漢而奪之魄耶
何其謬矣若斯之甚也

丙子幸河東戊寅改元永和制不當已卯西羌
叛

自庚申以至已卯二十年耳而西羌已叛然
則充國之所以宣其威德者至是而斬數曰

叛服不常者夷狄之常態要之不足以為中國
之大患則雖叛而可服非若異時晉之涼州
則一失而不可以復得也

帝玄成為相庚辰西羌平癸未改元建昭甲申
乙酉匡衡為相

衡於議論之際有足觀者其曰六經者聖人
所以統天地之心其言允粹使能充此言而
廣之則其於善惡必著矣史高外戚石顯內
臣其不得謂之君子豈難知哉其始也附託
於史高其中也依違於石顯其終也不免為

王尊之所効此無他好善之心不力惡惡之心不誠雖知六經之理可以統天地之心而不知是理之正可以統在我之心苟無所統則見諸行事或不若空言之為得矣然則窮經者其可不以致用為貴乎

戊子改元寧帝崩皇太子驁踐位是謂孝成皇帝葬高宗于渭陵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專政文帝非無舅也而薄昭不得以專漢之政武帝非無舅也而田蚡不得以專漢之政彼非不欲專也欲專之而不可耳以舅氏而專政

其自成帝而始然其來也有漸矣自王吉之言不見用於宣帝而後外家之勢盛積而至於成帝已三世矣常人溺於所見而不思學者溺於所聞而不悟雖以王欽谷永亦以是為固然然則宣帝而在其亦將以欽永之言為優於王吉乎

己丑改元建始辛卯王商止訛

是時京師大雨四十餘日此陰盛陽微之所致也使成帝有以抑舅氏則足以弭天變矣使王鳳有以解政權則足以塞天譴矣淹延

四十餘日而君臣舉不知戒則是忽天而不知懼也玩天而不知畏也訛言之興豈無故而然耶使王商而果有大臣之力量則必曰王鳳當退不可以處非其位而致此之譴則鳳固知有所警而帝亦知有所憚矣惜也但能止民之訛而不足以揆天之理使其有以揆理之正可但止訛而已哉

免相匡衡為庶人

陳湯甘延壽立功異域朝廷議欲封之匡衡以為不可為其制之不可矯而幸之不可徼也若衡之於封邑多取四百頃則非但矯制而已固有違詔之罪焉非但徼倖而已固有苟得之罪焉以議人則明以揆己則昏衡之於經也固曰窮之矣而猶若是使其本非窮經之士則其所失又將若何此無他窮經而不本諸理明理而不根諸心則人與書未有不叛而為二者也

壬辰河大決王商為相

郡國有水旱非郡國之所致也居相位者宜有以自警矣不知自警而顧於郡國焉責其

備責備於郡國則何所用宰相矣琅邪太守楊彤王鳳之所親也商以鳳故特摧折之卒使鳳以為怨而隱隱中焉然則商於止訛之外無一可取而成帝猶以真相目之不亦異乎

癸巳改元河平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三十四

甲午孝成皇帝六年丁酉改元陽朔京兆王章下獄死

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

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喜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主有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敢納忠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張禹為相

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

表也魯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駭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凌或臣子皆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稍言其事而事應具在人君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且外戚擅國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啓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宜修者孰有大於擁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漢家綱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劍雖不得加而禹之裁終古不可免矣

戊戌王音為御史大夫己亥大司馬王鳳卒弟音繼事

按音乃鳳之從弟之子其所以越譚繼鳳者殺王章音有力焉此鳳之所以薦之歟史謂音之於鳳也卑恭如子以故薦之則是徒見

其貌未察其情不知其所以深相得之由也

辛丑改元鴻嘉壬寅幸雲陽雲陽縣屬焉癸卯

廢皇后許氏乙巳改元永始封王莽新鄉侯

當作新鄉侯是時成都侯商請分戶邑以封莽則所謂新鄉侯不必取諸成都以予莽然莽之

立后廢后自姦臣言之則曰陛下之家事云

爾而劉輔為之盡言輔豈不知言出而拂上

之意哉直以身為諫大夫不可以睹上之失

而無以救之也救之而見聽也吾將何求救

之而不見聽也吾身雖危吾責塞矣此輔之

意也其視張禹諸人豈不可以奴隸命之乎

甲辰丙午大司馬王音卒王商為大司馬

此王商乃成都侯王商與譚立根逢時同日

封侯者也其與止訛之王商名姓同而宗黨

異曩以奢侈獲罪欲誅之矣今而以繼王音

是何喜怒之相反歟以見帝之於用人非擇

賢也果擇賢者而用之則漢之天下豈遽為

王氏之所移乎

翟方進為丞相

翟方進之為相自丙午至甲寅終始九年不

為不久而其為漢之計曾不一二見焉遂使

官卑祿薄如南昌尉者乃得上書言事其曰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可謂明且切矣使方進

見之能不為之愧死乎方進為宰相不能知

愧於其前其子為太守乃能知愧於其後討

賊之舉使莽知雖敗而死要為不幸云爾

夫固無忝於所生也

孔光為御史大夫

夏侯勝之事宣帝也出道上語人不以為諫

者以其中無所隱不害其為直也孔光之事

成帝與哀帝雖省中之樹猶曰不以告人密

則密矣然而非所以事君也當時之事莫大

於王氏專權舉天下皆知之矣君命犯而主

威奪不與天下之士明目而言之張膽而議

之而顧曰時有所言輒削其策嗚呼豈非自

審其不忠而姑以削策蔽之乎

戊申大司馬王商免其綱目免當作王根

為大司馬已酉改元元延則載於已酉癸丑改元綏和甲寅

成帝崩皇太子欣踐位是謂孝哀皇帝太后王

氏臨朝稱制

氏臨朝稱制

呂氏 稱制劉氏之罪人也王氏稱制獨非
劉氏之罪人乎居攝即真奔奚恃而敢恃太
后也太后為虎傅翼蓋已飛而食人矣而猶
不自知也方且惓惓於一重不亦悲乎

大司馬王根專政葬成帝于延陵王根罪免

知悼子在堂而平公不為之輟燕則杜蕢得
而譏之何則以其薄於君臣之義也夫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股肱或廢肅如之而顧耳於飲
酒乎根為大司馬與天子為一體元首隕於
上則其下當何如哉雖在四海之遠猶當過

密八音豈有股肱大臣乃敢聘取掖庭女樂
置酒歌舞而得無罪乎解光劾之宜矣然而
但免其官未盡其罪則朝廷舉行猶為失當
此無他正以太后私之故也

丁明為大司馬

為大司馬者非
丁明乃師丹也

夫既以師丹為大司馬誠足以革舅氏專政
之弊矣而何武唐林乃為傳喜爭之夫傳喜
雖賢要亦定陶太后之從昆弟耳使哀帝任
之是與成帝之任王氏無以異也何武唐林
果何所見而必欲爭之耶卒之師丹罷而任

傳喜傳喜免而任丁明明去後一變而為董賢
之後再變而為王莽然則為喜爭之者非以
為喜之福適以為莽之資歟君子觀於何武
唐林之言常切恨之

孔光為丞相乙卯改元建平冊傳氏為皇后傳
喜為大司馬朱博為大司空

朱子元奮髯抵几有足稱者及其為大司空
則與傳喜交結排傳喜焉當是時大司馬以
不可得為大司空足矣不能為國主張公
論漸復政柄而徒比周匪人致殞厥命嗟之
不講其弊固至此夫

丙辰傳喜免丁明復為大司馬
年之大司馬丁明
始為之同非復也孔光免朱博自敘丁巳相平
當薨

居大位而不勉於素餐舉朝皆是矣自張
禹孔光之徒而莫以為耻惟平當恥之寧不
受侯印以死猶為本心之未喪者乎
王嘉為相戊午息夫躬下獄死

天下有譽乘間而起此固小人之常態也然
使其移伺察之智以觀當時之變移告訐

勇以排當時之蠹則亦奚不可哉惟夫小人徒知傾仄之險途為可蹈而不知平平蕩蕩自有坦道之可履焉此其所以雖獲封侯不旋踵而失之也歟

已未改元元壽相王嘉下獄死

賢者易知也不肖者亦易知也世有似賢而非賢似不肖而非不肖者弃之則似於弃賢取之則似於取不肖不肖有卓然高識解不為其所惑王嘉謂惡董賢父子不能退此則然矣其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則亦有未然者

焉蓋孔光之賢為博士則可為丞相則不可何武之賢為太尉則可為宰相則亦不可蓋人之分量未盈則有餘已盈則不足當是時光與武之分量皆已盈矣則其佞譎比周之態必槩可睹而王嘉猶以為賢也其母乃見其似不見其真乎

大司馬丁明免

漢之大司馬可以進退宰相霍光是也而王鳳亦有焉設使丁明而悼王嘉則當其下獄之時以為不可率廷臣爭之雖得罪君子必

黜之矣其未死也不能盡其救之力其既死也乃徒抱其惜之之懷其與郭公之善善惡惡何以異哉雖然舉朝不知王嘉之死為可惜而明獨知之則明之為人其猶賢於孔光何武者乎

庚申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
欽宣為大司空

董賢何人哉佞幸之人耳而其位則冠三台將以天下為無人乎天下非無人也此特漢廷之無人耳吾何以知之以孔光欽宣并處其下知之使光宣而不知愧恥則必辭其位而不處辭其位而不處賢於為三公遠矣然而不能高蹈遠引則是舉朝之無人可知也且三公而以分職為言何所考乎吾聞以六卿而分職則有之矣然猶總之以冢宰則職雖分而有不分者存焉三公坐而論道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否何職之可分乎今乃以司馬司徒司空當之則是古諸侯之三卿爾其於天子之六卿猶闕其半何名為三公乎光宣儒者而不足以建明官制彼董賢固無責

乎尔也

帝崩太皇太后王氏稱制罷董賢大司馬以王莽為大司馬錄尚書事錄史

太皇太后知有王莽而已豈知有他人哉然

不直以為大司馬必詔群臣舉焉群臣知其

意之所嚮則亦何敢舉他人哉一則曰莽二

則曰莽此固群臣之言也然亦太后使之至

此復何責於人乎獨何武公孫祿以為不可

使外戚持權其說似矣然又彼此互相薦舉

則其心亦有不公苟無公舉則雖有公論不

足以奪其上之私意其何武公孫祿之謂歟

廢太后趙氏

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趙氏之罪誠有當廢者

矣然當其時則不能正也乃欲正之於其後

亦何益哉莽之為此舉也特欲掃除丁傅故

假此以為之兆耳而太皇太后為其所愚遂

以姑而廢婦婦有罪姑得而廢之固也然天

下豈有無婦之姑乎既廢孝成皇后復廢孝

哀皇后使皆自殺則是太皇太后子然獨立

且無以為家矣以廢人而罹此變猶曰不勝

其苦而太皇太后獨何以為心乎以天下之

至尊罹天下之至苦如是而不為之變則亦

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甚禍漢室不亡不

止悲夫

迎元帝廢孫中山王衍立之衍當作衍蓋初名

也是謂平帝葬哀帝于義陵王莽專政辛酉改

元元始封大司馬王莽安漢公

周勃安劉之功矣今太皇太后誠非呂氏之比

成安劉之功矣今太皇太后誠非呂氏之比

然莽之志願則其視祿產為甚焉彼其於諸

父猶將傾之尚何有於王室太皇太后於是

為不明矣不然則誠有意於安漢與呂氏異

宜於勲賢之中擇如勃者用之雖無安漢之

名必有安漢之實苟但以王氏安之王氏安

則漢室危漢室興則王氏滅雖以莽之奸智

猶不自知也而況於太皇太后乎

經世之寅二十百三十五

甲子漢孝平皇帝四年王莽以女上皇后

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庶民諸生無不守闕伏

省戶下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則其事誠出於

公非出於私矣。莽亦何以得此於人哉。利之所在，群愚趨之。此固無足怪者。獨以諸生言之，宜其與庶民異矣。而其所為不復如是。然則謂法孔子者，亦足恃耶。噫，謂法孔子，宜莫如於大師光矣。以太師光猶不免為公卿大夫倡，則於諸生乎？何尤。夫諸生學焉而不知所向，則其銳於仕進者，固將相率而為諂。又況上有諂首以導之乎？猥與庶民同趨於利，固亦無足怪也。

乙丑王莽弑帝于未央宮，立元帝孫孺子嬰。

帝玄孫也。在元加莽九錫。九錫者：車馬、一冕、屬。帝則曾孫行也。加莽九錫。二樂舞、三朱戶、四納陛、五虎賁、六鈿鉞、七弓矢、八壺、九。七弓矢、八壺、九。

丙寅王莽改元居攝。

丁卯王莽稱假皇帝。翟義立嚴鄉侯信于東都。此東都耳。莽將王邑滅之。

翟義之志苦矣。然惜其不能俟時，以及真主之出，而徒舉劉信奉之，則是以非常之事，常人亦可以為之也。

戊辰王莽改元始。初，始。

己巳王莽竊國命，改國為新。室元曰始，建國降。

孺子嬰為安定公。

胡氏曰：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弟，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弑逆之事。斯可謂亂臣已矣。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群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群臣也。列奏示即真之漸者，又群臣也。莽即位既定，中傳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群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群為乎？愚故續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庚午王莽大殺宗室。

莽之於諸劉，猶未有殺之之意。徒以孫建請之，而遂行其策。彼孫建者，固亦漢之遺民也。而其所請若此，此其與盜為黨，不足以人理責之者與。

校書郎揚雄授天祿閣不克死。

當王莽執政之時，雄已可去矣。然而有可護者，位卑祿薄，姑隱於下僚，猶之可也。至於居攝，則有即真之漸矣。至於即真，則天下乃新室之天下，非漢室之天下矣。然則何所謂感。

動者雄其亦與一人之數乎不能無動者本心也不能自克者私欲也使有以克其私欲則超然而遁不難矣何至自投天祿而猶不沒其身乎

甲戌王莽改元天鳳四夷交侵中國

當是時中國有大盜莽是也豈有大盜在中國而四夷不侵之乎

丁丑群盜起

丁丑之盜其以飢寒迫之而起乎莽之吏並緣莽禁而侵刻之其不困於飢寒者鮮矣由

是起而為盜夫固有驅之者也○當是時有

嚴尤者為莽畫策若從其言則可以制夷狄矣有田況者為莽畫策若從其言則可以制

盜賊矣然而莽之於尤則既忽之而輕其說其於況也則又畏之而惡其能使二人者懷

材抱藝以俟真主之出則安知其不見用乎惜也求用之急失身於莽悲夫

已卯校書郎揚雄卒

按編曰卒雄於戊寅

庚辰王莽改元地皇兵起綠林

綠林山在荆州之當陽

按綠林之兵起於丁丑至壬午而分一為下

江西入南郡王常主之一為新市北入南陽王匡主之則是盜之所起即兵之所起不待

庚辰而見之矣

壬午劉玄稱兵宛葉劉秀及兄伯升稱兵春陵

癸未劉玄稱帝元曰更始以劉伯升為司徒劉

秀為太常伯將軍是年大破莽將王尋王邑軍

于昆陽

昆陽縣屬潁川為三輔邊城莽于漸臺

拜劉秀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使持節巡撫

河北

天下之事苟不可以直致則與其爭之固不若

謝之亟更始之殺劉稷本以其言之不遜也

伯升於此苟思其曷為而殺劉稷則必為之

踴然以懼矣何暇爭乎爭之固者怒之激此

伯升之所以不免也伯升既已不免文叔難

為情矣悲其情也而固無益於死憤其情也

而或有損於生則於是抑其所不可堪之情

而就其所不可喻之分亟歸陳謝而更始愧

焉諸將慙焉然後大將軍大司馬之命相

繼而下矣凡此皆所謂得之於素者惜也伯
升則以剛而失之

王即以王子林稱帝即鄆孫帝者王即非劉林也則宜書曰劉林

王即

劉孟任俠亞夫得之而喜者誠以任俠之人
謹厚者所不與而浮薄者附焉天下之人浮
薄者常多而謹厚者常寡使七國而得劉孟
則附之者衆矣亞夫雖欲破之豈遽可以旬
月冀乎彼劉林素任俠於趙魏之間則附之
者亦必衆矣大司馬之使河北也劉林說以

劉林

也

決列人灌亦有使當是之時而即收納之則
王即雖欲為變無挾之者何至為所顛沛哉
議既不合而劉林去之則王即之變興矣使
伯升而在其必無此失乎蓋伯升之為人意
氣慷慨此固任俠者之所慕而嚮之者也若
文叔則動遵法度彼劉林必有嚴憚之意焉
况又以議不合則其去也不可留矣然後知
延攬英雄貴於開畧苟以苛禮拘之則未必
足以得其驩心也

甲申劉玄西入長安叙漢孺子嬰

孺子嬰廢放之人耳方望立之既不足以繫
人之望劉玄殺之又奚足以厭人之心均之
為亂而已矣或曰使光武處之其將若何存
之安定使不失為亡國之君焉如是可也

大將軍劉秀北徇蓟

徇昆陽徇定陵以至於徇潁川何其易也徇
前則不然困頓於蕪蕪窮蹙於淶沱何其難
也蓋王莽全盛之時人之所難也以難處之
則事固有時而易王即拔起之日人之所易
也以易處之則事固有時而難惟其易則有
以作士卒之氣惟其難則有以疑將帥之心
使終身處其易不經其難君子固曰此非人
之福也

還援卽鄴誅王即

方天下未定之時士固以強弱分向背未易
以一律齊也在我者自以為正矣安知人之
不以為邪在我者自以為直矣安知人之不
以為枉乎人不我正而以為邪人不我直而
以為枉此謗毀之所以紛紛而未息也光武之
斬王即也收其文書至數千章使一一窮之

三即維河河北其無王即矣乎非徒河北

帳下之人亦皆王即之徒也吾何以革其

而而爭其心即惟夫一舉而付之於火則群

衆潰爾而若水矣彼其索瑕於既洗之後求

疵於已刷之餘者何足以知此哉

受玄封蕭王又敗銅馬賊于鄆漢志作鄆若

商又敗赤眉賊于射犬漢志作射犬

赤眉西攻長安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

蜀李憲稱王淮南秦豐稱王黎丘漢志作黎丘

其縣北張步稱兵琅邪董憲稱兵東海延岑稱

兵漢中田戎稱兵夷陵

王莽既誅賊無可討者矣然而擅命者方興

稱兵者方起何哉蓋天下之人知命者必知

義者尤必所以若是紛紛也夫惟知命則不

敢乘時而僥倖知義則不敢犯分而惜竊古

之人非無運否數屯之時然而因以紛紛則

大抵四夷之交亂至如中國則觀焉昆吾之

外不多見也于以見王澤之入人深矣今亦

肩銅馬之外凡非寇者亦寇嗚呼此豈非教

化之不明而為人上者亦未容以盡責其

歟

乙酉蕭王肇帝位于河朔之鄆鄆呼各反漢

國曰漢元曰建武南拔洛陽鄆之鄆呼各反漢

加守水而赤眉陷長安稱帝殺劉玄

殺玄者謝祿使祿者張卬卬本玄之將也其

拔劍繫地立玄為帝者張卬也其勅兵門

與玄交戰者又張卬也及其死也亦曰口實

為之印固盜耳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卬高

密所以不之學公而之文叔其殆有見於此

歟

公孫述稱帝成都元曰龍興劉永稱帝睢陽隗

囂稱兵隴右盧芳稱兵安定彭寵稱兵割門

韓信之封王也蕭何未嘗以信本臣之所薦

曷為而受封反踰於我也吳漢之為大司馬

也彭寵顧以漢本臣之所遣曷為而受任反

踰於我于以見寵之量為不弘矣不為忠臣

而為反虜不樂生存而樂死亡哀哉

丙戌赤眉焚長安宮室陵寢銅馬赤犢尤來立

孫登為帝于上邽其將樂方殺之樂方當

丁亥赤眉降漢于宜陽

赤眉之罪大矣焚宮室掘陵寢雖擢髮難之而不足以既其罪也及其降也則曰待以不死然則有罪者何所懲歟蓋長安失守豈必盜賊之過其自成帝以下玩褻神器養禍基以至於莽極矣然後小者嘯聚大者攻剽其始一綫其末滔天光武於是亦必忍之久矣與其以垢濯垢孰若以水濯垢乎待以不死所謂以水濯垢者也而徐宣等亦曰今日得降如歸慈母夫母之慈者子雖不肖亦無殺之之理嗟夫光武之所以能一天下其必由此之故歟

長安平

長安古稱天府固也然王莽得之而無以禦申屠建之師更始得之而無以禦樊崇之師樊崇得之乍出乍入而後鄧禹制焉使鄧禹制之而能平定安集則官軍不為延岑之所敗陵廟不為樊崇之所辱而長安之平久矣今也既經樊崇又經延岑既經延岑又經樊崇更迭迭入若蹈無人之境則古所謂天府曾不足恃矣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吾

高帝情之

蓋延平劉永于睢陽降以西州格命

之格命者歟

李憲得帝淮南已丑彭寵為家奴所殺來降封不義侯勳門平

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成君同歸于

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

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

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無乃異於是乎

朱祐平秦豐于黎丘

秦豐之在黎丘也岑彭攻之已經三歲斬首

九萬餘級其所餘者纔千人耳然招之而不

降也乃使朱祐等代岑彭使岑彭等繫印戎

由此觀之平秦豐者雖曰朱祐之力而亦岑

彭之功也

滅張步于臨淄

滅張步者耿种之力然乘輿臨之則即帝

之矣故不著其主將之名抑春秋之所

蓋曰亡國之善

蘇氏曰智者為國知所成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聖公擁眾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置諸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及光武自河北入洛而囂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以一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計無一得者殺身亡國不足恤也

乙未西征蜀至南陽帝之征蜀但次長安吳漢卒大破蜀軍于荊門丙申吳漢拔成都音吳漢之伯南陽也不戰侵暴遂使鄧奉懷

忿而反上貽君父之憂下貽軍民之患其亦可鑒矣今而克蜀正宜有以改前之失城既降矣而又縱兵放火此何理哉使中興之時而人人若是則其去之始無幾矣惜也帝能以平定安集救馮異而不能以平定安集救吳漢也

誅公孫述及將田戎延岑丁酉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戊戌天下平己亥大司徒歐陽歆下獄死

夫所貴乎儒者為其臨定以養心直足以

氣異於常人之所為耳歐陽歆世授尚書蓋儒者也仕至大司徒則漢之三公位亦尊矣非其名之過人何以至是然度田不實是不直也無以養氣矣坐貲千萬是不廉也無以養心矣如是而據尊位受厚祿不自愧乎其死宜矣然其諸生猶欲為之代死是必其名過於實有動人者然其於經之大旨未必明也

庚子交趾女子貞側叛責徐幽冀盜起辛丑南巡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冊貴人陰氏為皇

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夫既已知廢后立后之為異乎常者矣然而必為之者何哉豈非為欲之所蔽歟為欲所蔽則不知有嫡妻之分矣於是賤者可使之貴貴者可使之賤其大倫之亂壹至此極而到憚猶曰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此其意果何指哉蓋恐光武緣是而廢太子也卒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皇太子彊為東海王而為其位則長幼之倫卒不能以不亂使隋之

勇唐之承乾而當此之際能默然而遂已乎
所幸者東海王彊為吳泰伯而廢興之念曾
不掛懷此則漢家之福未受而非光武詔謀
之善也

壬寅西苑史歌以成都叛吳漢復平之馬援伐
交趾幸長安癸卯南苑馬援平交趾封新息侯
新息侯南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以東海王
賜為皇太子甲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

帝自即位以來九三殺大司徒矣戴涉坐失
入人罪是於法律有不明者也歐陽欽坐賊

千萬是於經術有不明者也而皆不免於死

則是帝之重人命惡賊罪為可知矣惟韓歆

以直言死於人心有不愜焉雖然豈惟韓歆

雖歆與涉之有罪猶為漢之三公始也擇之

不詳終也殺之過鉅則是以三公為具僚輕

用而輕去之也君臣之間兩失之矣

已酉馬援破武陵蠻武陵蠻

援發隗囂公孫述皆以土苴視之則其於梁

松固宜視之蔑如矣而帝也竟以子婿之故

信納其讒待之甚不情之甚哉抑

之為人亦既老矣而壯志不衰既請南征又
請北伐北伐既已無功南征又復不利則亦
不知止足之患也使授於天下既平之後全

身而退則亦何必不賢於累尸還葬哉

庚戌作壽陵甲寅東巡狩丙辰東封泰山禪梁
甫改元中元

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畧不經

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

周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

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如許愷惜乎世祖之臣

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

西幸長安馮房為司空馮房

西漢之失天下失於任外戚而已非失於任

三公也光武有意於懲其失寧可無意於監

所得乎高祖之得天下也以有蕭何相之何

之為相也終其身焉及何之沒而又繼之以

曹參此再世之利也繼參之後者周勃若漢

嬰若申屠嘉等此三世之利也三世久矣而

其遺澤猶未遽斬有若亞夫外之可以為將

內之可以為相亦出於功臣之世焉佐命之

臣何必不可信用而直悉舉而棄之哉帝之意徒以韓彭之不終遂舉劉寇馮異凡可用之人皆棄之而不取而其所取者乃得如馮魴之徒吁亦未矣他人姑置勿論夫以鄧高密之長慮遠識其不減於蕭鄼侯必矣使其首居相位終其身而不改則其輔成漢治豈但如今日之所觀而已乎

一已帝崩皇太子陽踐位是謂孝明皇帝葬世祖于原陵

呂氏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

垂統以為一代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高祖識大體其間條目品節有疎漏處光武條目品節甚詳密然於大體却遺所以兩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大抵不同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薄書期會之事此最是失政事體統唐氏曰高祖豁達故知人明然料事不如光武光武謹厚故料事審然知人不如高祖

戊午改元永平壬戌北巡至于鄴癸亥東巡至于岱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三十七
甲子漢孝明皇帝二年丁卯南巡狩己丑年融為司空

建武永平之治東漢之極治也然其所以致治之迹不在三公其卒則繫於人君之不可欺其末則由乎吏職之無或廢至其三公之所以論道者則未之聞焉年融何人哉史以為經之明也才之高也議論之善也如是可矣然考其行事則未之知何者為出於融之所建置也以楚獄則出於寒朗之所感悟以涼州則出於耿秉之所經營而融於其間乃若無一言焉嗟夫徒以論事推之猶若不足若其所以論道豈必有餘吾以是知漢之三公非必可以古三公望之也

庚午河大決壬申東巡狩癸酉司徒邢穆駙馬都尉韓光下獄死

韓光坐與淮陽王延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而刑穆與焉夫以公卿大臣而與藩王主壻互相交結其志將以奚為其死也有餘責矣抑嘗觀帝之昆弟若楚王英若廣陵王荆

若阜陵王延熙已裂土而為王矣非不尊
也而皆有其分之號然後知東海王疆越然
高祖而非降之也莫或問之其視周之秦伯
真不亦泰彼宋王成器其亦固疆之風而興
起者歟

甲戌乙亥帝崩皇太子烜踐位烜當是謂孝章

皇帝葬顯宗于節陵節陵在

丙子改元建初已卯是為太尉桓虞為司徒

詔曰虎觀議五經同異

五經之異者固非以一日之議而可使之同

五經之同者亦非以一日之議而可使之異

要在學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賢而低之使

自趣之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則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誰有不得其說者哉今不使學者

者會之以理而曰吾欲斷之以議其得也豈

能保其無失乎

壬午廢皇太子為清河王清河王

皇太子

太子之廢是則由皇后宮亂之也已則

子乃欲陷梁氏而保梁氏既又陷梁氏而

以太子為已子任愛憎而擅廢立崇外戚而
弱本朝是則端自當氏始矣關雎麟趾世之
言美化者莫先焉焉子曰是則文王刑家之
法也東漢之末母后亂之而帝亦不無青焉
齊家之道太子脩身而帝則末之謂也可勝
惜哉

北幸鄴西幸長安癸未東巡狩甲申改元元和

南巡守鄧弘為太尉鄧弘為太尉

為三公者多矣未有以實憲之惡為言者而

弘獨冒死言之言雖不用而責則塞矣其視

鮑昱桓虞等輩不猶愈乎

乙酉東巡狩丙戌北巡狩丁亥改元章和南巡

狩戊子帝崩皇太子肇踐位是謂孝和皇帝太

后竇氏臨朝稱制竇憲為車騎將軍專政葬肅

宗于敬陵鄧彪為太尉錄尚書事鄧彪為太尉

實憲專政而錄尚書事乃以付之鄧彪何耶

其為人雖若仁厚而不免姿隨此其所以為

憲之所貪也是故將有所為輒彪奏於外已

白於內而後行焉然則鄧彪其孔光之儔與

不足道矣

已升改元永元寶憲敗匈奴于稽落勒功燕然
還為大將軍

按班固之名曰治兵于朔方則其所從始之
地也其曰陵高關則自朔方而西行其曰下
鷄鹿則自高關而北折其曰經磧鹵則記其
由鷄鹿而度漠也其曰絕大幕則記其度沙
漠而已絕也其曰踰涿邪其殆稽落以南之
山乎其曰跨安侯其殆稽落以北之山乎其
曰乘燕然則所謂連邪鳥之地其距鷄鹿九
三千有餘里則雖備霍之所至不是過矣然

後乃曰躡蹏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此其
所以為漢之威德歟夫周之威德固有能言
者矣不過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薄伐獫狁
威也至于太原德也使威行而不以德制之
窮其所搜極其所討何所不至哉今曰躡蹏
頓之區落夷其穴也焚老上之龍庭覆其巢
也民徒見威而不見德豈以是為足以病匈
奴哉其病中國也亦已甚矣彼不入塞而干
我我乃出塞而要之王師敗績于茅戎豈不
可鑒也夫然則勒功燕然漢之幸耳非漢之

福也

辛卯帝加元服班超平西域壬辰寶憲作逆事
寬伏誅

胡氏曰寶氏根據逆生遂詐誠欲害
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
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
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鄭衆有功由是
宦者用權馴致漢亡可勝惜哉○當寶氏全
盛之時三公則袁安任隗書則何敞樂恢
皆言之深切無所回撓儻今此四人而用之

則下一詔書可以解其兵去其黨矣公朝之
望則吻弊唇壞而不以經心公襲之徒則神
交意合而於焉決策漢室之祖肇於章帝而
成於和帝論者猶或以和帝之斷優於章帝
夫斷焉而決於從善則誠優矣即中官之與
外戚無以甚異而曰此善於彼吾未見其為
優也

帝始親為機

經世之已二百三十八

甲午帝和皇帝六年丁酉司徒劉芳有罪自

後漢書張輔罷太尉張禹為太尉辛丑魯恭為司徒壬寅廢皇后陰氏冊貢人鄧氏為皇后徐訪為司空

或問作成人材三公職乎曰三公之職固當有以作成人材矣雖然莫急於養成君德當是時外戚雖誅內官寔盛是其日漸月漬必有以盡其視聽而養其聰明矣徐防不先於家職之補而顧恐章句之穿鑿解釋之異同其意非不善也然非當務之心則是徒以奏疏為塞責之具耳兩漢人君三有得失而相

業之卑莫若東漢之甚其亦可感也夫

癸卯南巡甲辰魯恭罷免徐防為司徒陳寵為司空乙巳改元元興帝崩皇子隆立是謂殤帝太后鄧氏臨朝稱制車騎將軍鄧騭專政丙午改元延平葬穆宗于慎陵帝入山崩鄧騭迎章帝孫祐立之是謂孝安皇帝

作編

祐清河王慶之子也胡氏曰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

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地震雨水日食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母氏常隆闇丑得志接于桓靈而漢祚遂滅矣

葬殤帝于康陵尹勤為司空丁未改元永和和永初魯恭為司徒張禹為太尉張敏為司空仲長統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懿謹慎循常習故是乃婦女之檢押細曲之常人耳

卷八 四十三

惡足以居斯位耶誠以此言推之則恭禹敏輩其猶石慶之比乎彼石慶萬石君家之子弟不可謂不佳也然以之居卿則可以之當國則不可夫當國者呼可為陽吸可為陰呼吸之間群動制焉是可以見造化之機矣而豈可以居卿之常人列於其間哉

周章謀廢立不克自殺戊申鄧騭為大將軍已酉帝加元服庚戌海寇亂辛亥羌入寇張禹免大尉

以涼州為可棄者鄧騭也以涼州為不可棄

者虞詡也此其一得一失居然而可見矣然
騰則勢重而與衆詡則勢輕而與寡賴張禹
主之而後詡之議得以伸焉詡之議伸則騰
之議沮此張禹之所由以免與然此張禹賢
於附王氏之張禹雖亦可以無愧矣

壬子太后鄧氏有事于太廟

以婦人而有事於太廟所考歟夫祭必夫
婦親之是故孝子孝孫則所以事其祖考者
也子婦孫婦則所以事其祖妣考者也宗子
死則宗婦不敢為祭之主而以家政授之家

子家婦焉將祭則家子家婦稟命而後行示
有所尊也至祭則姑立於家婦之前而少北
母不立於家子之前而少南示無所事也今
太后之於漢室無所事矣而顧以大臣命婦
有事於大廟其諸以親桑之禮行之歟襲宗
祧瀆祖考失婦之道矣異時有以皇后而亞
北郊之獻有以家婦而易婦者之服者其豈
自此而啓之歟

劉愷為司空甲寅改元元初司馬苞為太尉
卯冉閭氏為皇后劉愷為司徒去敬為司空

安為三公而不阿於竇氏敬為三公而不阿
於鄧氏此豈其性行之同哉無非其風聲氣
習有所自來猶足以見其家法之懿也

丙辰李咸為司空庚申改元永寧楊震為司徒
辛酉改元建光太后鄧氏崩帝始親政事特進
鄧騭度遼將軍鄧遵下獄死壬戌改元延光癸
亥司徒楊震為太尉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三十九

甲子漢孝安皇帝十八年東巡廢太子保為濟
陰王楊震罷太尉

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
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為司徒
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壁幸損辱清朝聖女伯
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
遲留三歲遷為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
費周廣謝憚依倚分威天下諠譁勢且叛怨
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
劾近幸驕溢逾法反被譖愬遂致喪身若震
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仁者度君
而後事不事君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

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奈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去過是殊少味也

馮石為大尉

馮石之為人果何如哉是養者為衛尉安帝留飲其府至於三日則其以便僻側媚要寵於上可知矣舍楊震而用馮石則安帝之好惡其殆大學傳所謂拂人之性者歟

乙丑帝南巡崩于葉太后閭氏臨朝稱制閭顯

為車騎將軍專政益章帝玄孫北鄉侯懿當嗣

耿寶之與李閔互相倚倚宜足以自保矣及

閔顯欲擠而殺之則閔亦莫能庇焉然後知勢固有時而盡利固有時而窮惟蹈道不回者為足以自求多福也

葬恭宗于恭陵懿又卒車騎將軍閔顯及大長秋江京開宮門擇立他子

世降俗漓人知有利害而已不知有是非也安帝既崩自有濟陰王在舍嫡嗣不立而外

求君固已非矣及懿之卒迎立濟陰則今日之是豈不足以蓋前日之非乎乃秘不發喪屯兵自守則愈非矣遂使孫程等輩緣是而起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其閔顯之謂歟中黃門孫程十九人殺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謂孝順皇帝

按顯之屯兵自守也既曰開宮門矣宮門既閉孰得而入之哉惟是孫程等十九人皆以霍者之故得入其間殺江京脅李閔迎立濟陰王而顯等懼焉顯等何懼之有以虎賁羽

林士既落孫程之手則莫得而制之也然但謂之虎賁羽林而不謂之兵則其皆屬於顯乎兵屬於顯則固無假於越騎校尉之兵亦固無假於關景外府之兵矣然而樊登為顯畫策而必有求於此者是必孫程一呼而閔顯之兵反為所用也不然則顯閉宮門既已屯兵自守矣而虎賁羽林為士者幾顧能屯衛南宮又能屯衛北宮乎合南北宮諸門之屯而皆制於程此可以見閔顯之兵反為所用無疑也當是時濟陰王自北宮而出移

幸南宮南宮之屯所以衛帝也太后顯俱在北宮北宮之屯所以防顯也事之成敗定於呼吸之頃而顯之初計乃欲秘不發喪亦愚矣哉

顯兵入北宮不勝孫程取閹顯江京之黨殺之亂乃定以王禮葬北鄉侯

太后在北宮則顯兵無緣敢入其入北宮奪璽綬者乃孫程所遣之使者耳使顯而有兵則使者必不得入使者得入則是顯無兵也吾以是知九顯之兵皆必反為孫程之所用也

馮石為太傅劉喜為太尉李卻為司徒

當時為三公者惟李卻為能開陳母子之道使順帝朝於東宮而太后安焉此其於朝廷新政固非小補彼馮石固不足道若劉喜則亦未必知之也

丙寅改元永建皇太后閻氏崩桓焉為大傅朱寵為太尉朱倂為司徒

馮石劉喜之罷固以司隸校尉虞詡劾之也若李卻則固賢矣曷為亦免當是時虞詡為

司隸校尉既劾馮石劉喜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李閎等有官側目而三府諸公反劾虞詡以為盛夏不當繫囚及再案中常侍張防竟以獲罪朝廷莫肯為言而孫程爭焉夫以三公無公論而公反出於孫程則李卻之去當必以是而去矣馮石去而桓焉代劉喜去而朱寵代似若未害也至若李卻去而朱倂代則司徒掾如周舉者遂汲汲焉以孫程之去為不可以不挽而回之以是為朱倂告其無乃三府之人素有愧於孫程之言歟人才之不競一至於此吾切為世道悲之

己巳帝加元服龐參為太尉王龔為司空劉俊為司徒倂當庚午班勇乘市倂當壬申改元陽嘉冊梁氏為皇后癸酉施延為太尉甲戌黃尚為司徒王卓為司空而子改元永和王龔為太尉

言宦官而無損於宦官反為所構則事無可為者矣人皆曰梁商救之此王龔之幸也我則曰梁商救之則愈無可為者內則宦官之怨未易平外則后戚之恩莫可報恩怨之雜

方寸亂焉如是而可以有為吾未之聞也然則如之何曰稱病而退斯可矣

丁丑郭虔為司空戊寅劉壽為司徒己卯誅中常侍張達

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內大將軍梁商遣其子冀與相交結而張達媚焉胥為讒構矯為收捕帝則怒而誅之耳使帝而每事如此豈不甚善然正為其以中官而譖中官又以中官而譖外戚此所以不之信也反是則必信之矣抑梁商外戚何求於中官而遣子定

交如恐不及是豈有其故耶蓋外戚以中官為根蒂中官以外戚為枝蔓何苗謂何進曰始以貧賤依省內致富貴此則外戚以中官為根蒂之驗也何進欲誅宦者而宦者則挾董重以為之助此則中官以外戚為枝蔓之驗也彼其無事則相板有事則相救梁商之計未必不出於此也為人上者惟無所聞知則已有所聞知而必無是者是亦信外戚中官之大過也

辛巳趙誠為司空梁冀為大將軍壬午改元漢

安遣張綱等八使持節巡行天下

八使之遣未必果非也而張綱不以為然然則夫子之用於魯也必去三桓而後可歟夫子未嘗必欲三桓之去則張綱亦何遽必欲梁冀之去哉為張綱者謂宜持節之節去事京師使其所奏報可則勸惡懲必無補如其不爾猶將諷所可諷諫所可諫無違拂然與之相矣度有象乎今乃坦輪都守直指冀惡為惡者卒不可拔而徒以激成其勢則亦何益之有哉若綱者君子謂其果決有餘而蘊藉不足非所謂見惡人無咎者也

廣陵寇亂

廣陵之寇以張綱理之而遂平及張綱既歿而復叛必以勝撫擊之而後定焉彼勝撫之方直蓋無異於張綱綱有功而當封以梁冀過之而遂止撫有功而當封以胡廣奏之而遂黜廣之意內奉宦官遂與妬賢嫉能之梁冀若合符節嗟夫使胡廣而不為詭隨不為阿比則亦安能久立於戚宦用事之朝哉

趙峻為大尉胡廣為司徒癸未彭門寇亂甲申

改元建康帝崩皇太子炳即位是謂中帝太后
梁氏臨朝稱制人將軍梁冀專政葬敬宗于憲
陵盜竄陵免尚書監人

自古欲修宮禁則必有毀人之室廬者矣欲
修陵寢則必有毀人之冢墓者矣憲陵左右
容有小人之家墓在焉主者欲毀之而樂巴
苦諫之諫之苦則遠感意逆崇旨此其所以
免為庶人也後之人欲有所為於宮禁陵寢
之地者其亦以恕行之乎不然則曷為諫之
者方去而發之者隨至也

乙酉改元永嘉帝崩太后梁氏大將軍冀迎肅
宗孫續立之孫上當是謂質帝帝冲帝于懷陵
江淮寇亂九江賊稱黃帝歷陽賊稱黑帝歷陽
矯屬丙戌改元太初太初當梁冀弑帝

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
公親聞質帝食餅中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
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
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
大會廷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
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

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
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名
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論
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
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畫已立則雖有仲
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迎肅宗曾孫志立之是謂桓帝李固罷免梁冀
再政丁亥改元建和梁冀以女上皇后杜喬為
太尉胡廣罷免李固杜喬下獄死

王龔之陷於宦者李固奏記梁商而後王龔
獲免故綱之彈劾梁冀杜喬默無言焉豈不
以綱之所為亦甚矣哉甚張綱則必以梁冀
為可交而移書梁冀者亦猶奏記梁商之道
也夫豈知商猶可感以義而冀則非義之所
能感綱之卓見遠識有以知豺狼之不可與
處而固與喬也方以麟趾望之其幾何而不
為所踐且不為所食哉君子謂李固杜喬忠
則忠矣而智不足以燭姦勇不足以戡亂其
死於獄徒以重千載之永慨也

帝加元服太尉作戒

觀趙戒之為人殆與胡廣異姓之兄弟歟何以知之當李固杜喬之陷於梁冀也戒為黃並為三公冀能救焉其得固之書不過悲慙而已悲則則隱之心也慙則羞惡之心也則隱仁之端也蓋惡義之端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廣戒未始無也然而坐視賢不肖之存亡反覆曾不能以一語正焉此無他勇不足也世必有大勇而後可以當天下之大任不然鮮不失之

袁湯為司徒庚寅改元和平太后梁氏崩辛卯

改元元嘉黃瓊為司空尋罷免

計黃瓊之所為曾不陳龜若矣陳龜在外簡知梁冀暴虐奏請誅之雖或不從以至不食而卒猶足示天下以嫉惡如仇之義使天下有烈丈夫焉必是龜而非冀與其冀同日而生不若與龜同年而死矣黃瓊在內以位則朝廷之所尊以德則君子之所許以名則小人之所服蓋自其處山林在道路李固固已逆遺之書欲其有以隆實矣稱虛名至于

是年九二十有八載之二十而罷則歲在戊

戌其出身為國不為不久而曾無一言若陳龜之比嗟夫與其與冀同日而生孰若與龜同年而死乎

癸巳改元永興袁成逢明為三公

按永興元年胡廣大尉黃瓊司徒房植司空為三公者非成逢隗也成逢隗三人要皆為袁湯之子今日袁成逢隗為三公其殆誤以為兩人乎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四十

甲午漢孝桓皇帝八年黃瓊為太尉

胡廣韓續之罪在於阿冀是誠可免也黃瓊何功而乃既免司徒復居太尉之位邪說者曰瓊於冀未嘗有所阿也以此為異於廣瓊故首用之云耳嗟夫朝廷加冀殊禮廣等以為可比周公則固擬人之不以其倫瓊獨以為可比鄧禹則冀之於漢果有鄧禹之勲邪鄧禹之於漢也有佐命之勲而其所食不過四縣今冀直以女寵自固釋女寵不論則一妄庸人而已耳而曰可比鄧禹其為阿也大矣而猶得不阿之名是何名之易得而索之

不稱乎且已既曰可比卿則食祿四縣足矣而猶曰禮儀比蕭何賞賜比霍光是又廣等阿之之為也瓊於此義有不合則爭爭有不勝則去得其一失其二其異於廣等無幾矣廣等黜而瓊獨陞能無愧乎

尹頌為司空乙未改元永壽韓緄為司空戊戌改元延嘉嘉當已亥皇后梁氏崩大將軍梁冀謀逆事覺夷三族黃門單超擅命胡廣韓緄咸死

胡氏曰自孝和除竇憲程璜濟陰桓帝治梁

冀相望未七十年去二凶立一人主三大事

皆出於中官三公繼與無所預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倚之去其害已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治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要必有自然祖宗創業垂統柄制本末商未盡者矣若畧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庶幾乎

李雲之死黃瓊訟焉其殆賢於曩日之所為乎嘗試考之當雲之未死之時杜眾以弘農掾傷之欲與俱死已而鴻臚陳蕃大常楊秉莫不爭之下至於洛陽市長沐茂內至於常侍管霸皆以為言則瓊固不得而嘿矣抑他人之言言於李雲未死之前萬一聽從則李雲不死黃瓊之言言於李雲既死之後就使聽從死者已不復生矣又况言之而終不聽諫之而終不從乎

泰山及長沙冠亂辛丑武庫火甲辰南巡揚秉為大尉

秉於是殺侯參遜侯覽其視黃瓊惴於五侯者過之遠矣而當時之為尚書者方且召其掾屬伸其詰責以為三公統外御史察內吾不知當時之為尚書者果何人哉是必五侯之乎耳不然何其左袒於常侍而右袒於太尉也使秉而無以折之豈不沮忠直而助姦狂乎幸而忠直之氣勝姦狂之氣靡韓緄秉之亦能振司隸之職奏左棺殺之効且瓊賤

焉一洗異時阿附梁冀之恥非肅有以倡之於前則續也何以和之於後乎

乙巳廢皇后鄧氏冊貴人竇氏為皇后陳蕃為太尉竇武為大將軍

有皇后則必有外家矣有外家則必有黨親矣昔絳灌之謀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於二竇之手則於是乎為選長者與居善矣乎絳灌之謀固非後人之所能及也竇武之為人雖亦二竇之後然其視二竇之崛起則過之遠矣蕃為太尉武為大將軍其職則相聯也其

位則相連也然彼以外戚而輔政此以三公而論道則其於謀慮之際宜有以裨其所不又洩其所太過然後賢於他日苟惟然則亦何殊於胡廣武何異於梁商乎此其事蓋有必然夫人而能知也蕃於此時曾不以介其方寸則其視絳灌也遠不逮矣絳灌得於練事之久而陳蕃失於處事之疎悲夫

丙午黨錮事起司隸李膺等三百人下獄人當

胡氏曰或曰兩漢好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

其然黨錮之禍與丁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

豈諸生之所願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人隨才任使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離疾賢才而斷喪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並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為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昔者李

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昔者李其父鍾離曰弟何太無早白耶瑾以問甘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也道為貴由言之李元禮其未足以保身全家乎夫保

丁未改元永康帝崩太后竇氏臨朝稱制戊申竇武迎肅宗玄孫解續亭侯宏立之按中山記者以解續亭侯是謂靈帝竇武錄尚書事專政改元建寧葬威宗于宣陵中常侍曹節王甫殺大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夷其族徙太后竇氏于南宮

謀誅宦氏不克故也

官屬諸生凡八十人可以戡亂否乎果不可以戡亂則亟往就武可也當是時武在安兵營固已會召北軍五校可得數千人矣使番往就之相與駐兵都亭驛書司隸校尉走檄河南府尹下符洛陽縣令明告中外以節甫却脅恃逆之故則張兵雖為宦官所給尚可以一介之使奔往召之矣至則兵亦至矣就令不至彼必明於是非寧肯徇非而攻是乎是非既明曲直自判彼所謂五營士固亦五

校之士也彼能呼之使往此豈不能乎之使來乎然後罪狀節甫請帝誅之則君側之惡登時而可去矣武既倉卒不知所以為謀蕃亦造次莫知所以應變不謂之踈得乎

胡廣為太尉劉寵為司徒

按已酉封事郎中謝弼有曰今之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則是胡廣之為人且不得與劉寵班矣然善而謂之守則亦安能有所發明哉太后出於空宮不能有以復之也君子伏於禁錮不能有以起之也小人起而恣橫不

能有以伏之也其曰斷斷守善不過守之而已不能有所發明也

已酉朋黨事復起殺李膺等白人

天下大矣豈必不可逃乎元禮之言曰事不辭難死不逃刑臣之節也推此言也可以見其為知命矣若張儉則既欲辭難復欲逃刑禍及萬家為害大矣方之元禮豈不大有徑庭矣乎

辛亥帝加元服冊宋氏為皇后壬子改元嘉平
嘉平太后竇氏崩詔構事大起癸丑段熲為太

尉

段紀明氣蓋羌虜可謂豪矣然不免受制節甫為之搏擊則與鷹犬何殊以此見志於富貴則亦無所不至矣上其可以不知道德之味哉

楊賜為司空

熹平元年御坐有青蠅之孽賜以光祿勳上對塞問則歲在壬子至五年遷為司徒則歲在丙辰丙辰之為司徒則固然矣癸丑之為司空其未然乎蓋是歲也唐珍實為司空則

唐衡之弟也豈有既用唐衡之弟而能復用楊賜也哉

甲寅李咸為太尉

竇后葬禮咸以死爭之微咸則曹節王甫將以貴人禮葬之矣然則咸猶賢於段熲者乎

乙卯五經文皆刻石于大學

以五經之文而刻之於石則天下後世皆將知所取正矣使當時之政稱是而行焉則亦奚不可之有哉內君子而外小人考之旨也喜季子而惡慶父春秋之旨也舜命九官不

論衡上卷

六十五

以九官為黨而四凶在所棄周用三俊不以三俊為黨而二叔在所擯此則書之旨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詩人美之彼諸人者亦已太甚詩人刺之此則詩之旨也合五經而觀之曷嘗不致意於賢不肖之辨哉而當是之時方且以誣構殺明黨則其於五經之旨戾矣經之文著於石經之理昧於心君子不以為善也然則視秦焚書何如曰朋黨之禍無異於坑儒經文之刻僅勝於焚書

袁隗為司徒丙辰劉寬為太尉楊賜為司徒丁

己大伐鮮卑孟郁為大尉孟郁陳耽為司空戊午改元光和合浦交趾內寇給浦於漢屬校發皇后宋氏大驚爵至三公

驚爵之事文帝嘗行之矣然其所驚者自上造以至大庶長武公之爵耳未嘗舉三公而驚之也且文帝之所驚者其初入粟塞下其次入粟郡縣其終則國用既足遂捐租而不收者十有二年若靈帝之所驚則自三公以下皆驚之矣而其錢則積於私邸不貯於公帑則是徒舉群儉為利而已豈有膏澤及於

論衡上卷

六十六

枯槁之民哉書大驚爵所以志其貪也○世之論者蓋嘗有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夫其敝之至於貪也豈必涼者之過哉涼薄之甚使人之情有不甚者焉則必激而為貪矣漢之光武是也漢之光武矯西京之敝以為富有天下則何求而弗獲哉是故少府之錢凡可以為一己之私奉養者皆舉而歸之大農其待天下也誠厚其處乎一己之身者誠薄矣此其意豈不甚美然積而至於靈帝果有不甚者焉則於是而賣官於廷而驚爵且又

使諸采女即後宮為列肆相竊相盜而相鬪
爭也不以為藝乃自服商估之服而宴樂其
間嗟夫賣官鬻爵之所得徒以為酒色之資
乎此其為敝也可謂甚矣然校諸已無私錢
乃至發大農經用之錢為嬖倖起家舍者果
孰得而孰失嗟夫其敝等耳不似靈帝一人
而已也

袁滂為司徒已未諸貴臣下獄死者相繼宦氏
誣故也劉劭為司徒段熲為太尉張濟為司空
庚申陳耽為司徒冉何氏為皇后辛酉作宮市

帝遊以驅為駕

作列肆則征利之習勝駕蹇驢則索駿之
意踐其山中發外誠之不可揜者歟

皇極經世言說卷之九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徐集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四十一

甲子漢孝靈皇帝十七年黃巾寇起鄧盛為太尉張
溫為司空侍中向栩張鈞下獄死元中平

均之曰誣構也壬子之誣則渤海王惲實受之已
未之誣則衛尉陽球等實受之若甲子之誣則中
常侍呂強侍中向栩實受之而郎中張均則固自
上書明言十常侍當斬而帝及怒之遂下御史詆
奏張鈞等苦巾道收掠獄中以至於死此其有可恨

徐集

者二焉惲死不足論以其有所許無所歸則可以
啓人之誣也球死不足論以其溺所愛忘所憎則
足以啓人之誣也若呂強向栩本中官也而中官之
誣反得以中之是可恨也若帝則君萬國子兆民
非獨中官之父母也鈞之所學中官不敢誣而帝也
反使御史誣之是尤可恨也蓋帝之性本與小人
合君子之論不得而人為強也相也可以為君子矣
不幸而陷於群閹之倫死於群犬之信君子愍之
閹人大起誣構黃巾平乙丑黑山賊起潯陽及
潯陽及崔烈為司徒張延為太尉許相為

司空三輔寇亂

孰為三輔之寇北宮伯玉是也於是司徒崔烈議棄涼州昔鄧騭議棄涼州遂為虞詡所沮今崔烈議棄涼州遂為傳燮所沮使朝廷即以討寇之任付之於燮則燮必有以處之矣惜也燮抱材而不展竟死於邊然則膺討賊之任者果無其人乎蓋有之矣皇甫嵩是也然張讓趙忠交口譖之則嵩以無功徵矣臨軍易將張溫之所諱也今也溫自代嵩宣遽忘其前言乎卒之每戰不利則固無以伸

討賊之威矣而又養成董卓使得恣睢豈不可惜之甚哉

陳耽劉陶坐直言死

張鈞未死帝與中官猶二也張鈞既死則帝與中官一笑故陳耽之忠劉陶之直中官皆得而殺之

丙寅張溫為太尉江夏兵起前太尉張延下獄死丁卯賣官至關內侯曹嵩為太尉三輔盜起漁陽賊稱帝戊辰天下盜起黃巾賊復寇郡國稱帝置八校尉以捕天下群盜馬日磧為太尉

曹操為典軍校尉表紹為中軍校尉董卓為驃騎將軍

八校之置可以捕盜否乎吾見八校之中有大盜二曹操其一也袁紹其二也若董卓則雖不為盜而盜國之而起嗚呼將以弭盜適以滋盜後之人其亦樹德而已德之不樹則民將叛之何往而非盜之招哉

己巳帝崩皇太子辯踐位皇太后何氏臨朝攝制大將軍何進專政改元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殺上軍校尉蹇碩驃騎將軍董卓及太皇

太后董氏議立協故也

有皇后太子而別立君此董氏之過也然董氏姑也而以藩后遷之則何氏之於婦道所違多矣若何進則既殺董卓又殺蹇碩使太后以憂死將以為國歟將以為家歟將以為國則兵柄在手何畏於讓珪而不敢殺將以為家則蹇碩董卓雖死天下其無碩與重乎使何進不死而董卓至焉未必不以逼殺董卓為辭則后猶不免於弑進猶不免於殺其為遲速旦暮之間耳盧植區區其間猶若有

所輔焉亦難矣哉

徙協為陳留王中常侍張讓段珪殺大將軍何進

張讓段珪何以殺進乎其言蓋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則疑之之辭也使潛聽焉而具聞其語此則察之之事也乃率其黨持兵伏省戶下斬進此則斷之之謀也此其機如轉丸鋒不留刃何其神哉及既斬何進之後僅能舉樊陵為司隸用許相為河南尹樊陵許相既為袁紹所殺則其策

遂窮窮於省內則劫帝而出奔窮於河上則

辭帝而就死何其愚也于以見何進之敗特

自敗尔非張讓段珪能有以敗之也

中郎袁術以兵攻東宮張讓段珪以帝及陳留王走北宮何苗攻北宮司隸校尉袁紹兵入大殺閹豎讓珪以帝及陳留王出走小平津

在縣之西北

其始也太后在長樂宮何進入請誅諸常侍

此其為東宮乎何進出諸常侍給之斬於嘉德殿前此其為南宮乎何進有部曲將吳匡

張璋等欲往攻之而宮門閉矣袁術將為虎

賁中即將遂引匡等燒南宮青瑣門將以脅

出諸常侍而中常侍張讓等已劫太后帝從

復道走北宮矣然後司隸校尉袁紹引兵屯

闕下勒兵斬宦者則皆在於北宮焉由此推

之事起東宮火起南宮兵合北宮夫固各有

其地矣而此但以南北二宮言之其殆姑以

事之首末為言而其詳悉則固難以具舉歟

又按何進之敗正以何苗趙超之故其攻北

宮不錄可也

尚書盧植兵追及之讓珪投于河死盧植以帝

及陳留王還宮

當是時三公大臣略無所見所見者惟盧植

耳帝出而追之者盧植也帝還而以之者又

盧植也然則植何官乎曰尚書而已尚書於

漢不在三公之列而植之勤王則甚於三公蓋

至此而後知東漢之三公無足賴者是亦光

武始謀之未善也

改元昭寧董卓自太原入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是謂獻帝徙太后何氏于永安宮改元

永漢卓弑太后何氏及弘農王辯于永安宮稱相國專制

董卓初至其兵甚少使袁紹而果從鮑信之言則會合王允招致丁原收拾何進兄弟之兵卒勸激揚自足以禽卓而殺之矣乃直端不敢發遂使廢弑行焉嗟夫此豈非紹之失策乎

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遷都之議彪與卓違琬與彪合若荀爽則多舉才畧之士欲共圖卓未遂而卒此三人者

其殆賢於胡廣趙戒之為人手

袁紹入冀州

紹何為而入冀州也哉奔也當其未奔也則為司隸於京邑及其既奔也則為白衣於冀州然則可以討卓乎曰卓之在河東也孰使召之夫其召之者雖曰大將軍何進然其使進召之則紹等諸人之所為也及夫進欲中止則千里之草亦未能徑起而陸梁也而紹也又使促之夫既召之於前而又促之於後豈不以卓之來也廢其可以授吾之指使乎

殊不知天下之事巧於相違者常多窺其相從者常少故曰大兵聚會彊者為雄主薄陳琳固已先料之矣而紹與進則緊乎其未之識也迨夫議之不合為卓所叱然後乃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噫是亦可謂馴虎之牙矣幸而得脫猶未免於購也自非周毖伍瓊為之緩頰則紹亦難乎其免矣安望其能討卓乎

庚午改元初平天下兵起

天下之兵何為而起耶為討卓耳使卓於建

議之初直以何太后號迫永樂宮使至憂死失婦姑禮則太后母子自可俱廢然後擁陳留王而立之不崇朝而天下定矣顧曰劉氏種不足復遺又曰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則是謀亂不謀治尚威不尚德况初遷天子焚毀宮闕發掘陵寢則是為盜而已矣其致天下之兵不亦宜乎

群校尉推袁紹為主同攻董卓

此山東之郡守耳非校尉也

夫一郡各有一郡之兵仗義而起無不可以

為首何必推袁紹也哉按周斐伍瓊之說重
卓也其言蓋曰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
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
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
矣卓乃拜紹為渤海太守由此觀之則山東
列郡之太守其所以必推袁紹者亦非必他
有美哉直以四世樹恩之厚門生故吏之衆
或可資之以成事耳然紹之為人膽薄而量
小識近而慮遠惟夫膽薄則不足以厚有所
為量小則不足以大有所受識近則見利而

不見義慮遠則亦欲為卓之所為也如是則
不足以討卓必矣然則能討卓者果無其人
乎蓋有之矣顧天方長亂而蹈道者不出其
出者又未必知道者也則其畏義者寡矣况
望其能仗義乎以諸郡太守而紹則主之適
以滋志士之一嘆也

卓大殺宗室及官屬遷帝西都長安孫堅兵起
荆州

孫堅既殺荆州刺史王叡則是舉荆州之諸
郡皆其所屬矣又殺南陽太守張公則是舉

南陽之諸縣皆其所屬矣於以收兵足以自
立何必復至魯陽納交於袁術乎

白波賊寇東都在白波谷劉虞為大傅种拂為司
空

虞於韓馥袁紹之議毅然叱之足以見其為
漢室之忠臣矣惜也身在漁陽即吳漢王梁
起兵以佐光武之地既曰本之以農桑佐之
以塩鐵可以有立矣而不能乘民之望仗義
而起其亦仁有餘而勇不足者乎○催汜之
亂种拂以太常戰死豈其暫為司空而即為

太常乎其為太常為司空不必計然其能死
於戰則固賢於馬日碑之為人矣

辛未董卓稱太師大焚洛陽宮闕及徙居民于
長安孫堅敗董卓兵于陽人入洛脩完諸帝陵
寢引軍還魯陽魯陽縣屬南陽

諸帝陵寢誠不可以不脩之使完也雖然王
室亂矣與其脩完陵寢而復還魯陽則莫若
脩完陵寢而遂據洛陽之為得也昔得荆州
而不據荆州遂使荆州為劉表之所有昔得
南陽而不據南陽遂使南陽為袁術之所有

此其失之於前者已不可復追矣今也幸而一得能亟收之猶為非晚乃復失之既失於還魯陽又失於攻劉表功業未竟而其身已殞夫豈非謬知表術之過乎

黑山賊攻常山黃巾賊擾泰山士中董卓將王允呂布誅卓于長安夷三族

布卓將尔允則非卓之將也雖其祿位亦出於卓然其本心但知有漢不知有卓故能討卓滅之是亦可謂知義者矣然其於義也知之而未盡曷為知之而未盡哉蓋其於卓也

雖曰討之未嘗明其為賊也未嘗明其為賊則是兩下相殺而已矣豈足以服人之心哉惟其不足以服人之心也故催汜因之反以致詰於王允有曰大師何罪果明其為賊則削其爵追其封可復以太師而稱之哉人皆知其為有罪則何罪之辭不得以溷吾之聽也惜也擅討賊之功而不能使與賊為黨者皆知其為賊此其於義所以為知之而未盡也然則如之何曰下一制書除賊卓之外雖有罪威盪滌而新之且擇其可用者用焉則

如催如汜者必歡欣鼓舞而歸之矣釋此不為而坐受屠翦不亦鄙乎

卓將李催郭汜陷長安殺王允呂布走袁紹催汜擅政以皇甫嵩為太尉

允之誅卓也可以為賢矣然而不能無失卓有金帛可以給賞賜卓有士卒可以供征伐以此金帛用此士卒則山東雖有叛者無能為矣彼謂山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然袁紹何為而擅冀州曹操何為而擅兗州凡此皆有吞天下之志而允顧以吾徒視之其亦信

之過矣為允之計者正宜急召朱儁皇甫嵩分領卓兵內以衛京師外以擬寇盜則四方僭偽漸可剗削遲之歲月然後升平庶幾可冀今卓甫誅遂即驕傲識者有以知其功業之不終矣幸不為大盜所殺而顧為遺孽所戕悲夫。皇甫義真僂肩於卓固已可愧矣當其抵手而言曰怖未乎此其意直不可耐而能忍之則固善矣雖然忍之而圖卓可也忍之而事卓不可也此所以為可愧也今乃不知自愧又委其身於催汜益可愧矣議者

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蓋與朱

儁同其譏焉豈不信夫

淳于嘉為司徒曹操破黃巾賊于壽張壽張以漢志考之本壽張世祖以故父各改壽張屬東郡

黃巾滅當塗起始於充終於許君子悲之

孫堅卒子策代總其衆

孫堅既死則其衆歸於袁術策未能遽總之也

癸酉李傕劫入屠三輔

催汜并能屠三輔也但劫掠之耳劫掠之餘

加以饑饉則遂有人相食之患焉嗟夫漢祿

盡矣宇宙將裂而元元之民首罹其害譬之

水涸則魚鼈為枯火烈則犀象為焦欲自免

也容可冀乎

朱儁為大尉

儁之未就徵也山東守相欽共推之以為太

師然後仗義而西誅催與汜豈非史臣所謂

格天之大業乎釋此不為卒以憤死悲夫

趙溫為司空

趙溫之為司空也可以無忝於其職乎異時

蓋嘗辟曹不用之是媚也然則而操反奏

以為選舉不實則其為辱大矣將以求媚而

適以獲免其亦可以為庸倖者之戒乎

袁紹袁術交兵東方甲戌改元興平帝加元服

楊彪為太尉孫策據有江南策於甲戌僅足以得其父之餘衆未能據有江南也

乙亥李傕郭汜爭權相攻于長安

盜賊群居本無終日之計爭權相攻蓋有必至之理惜也朱儁不能少忍以伺可乘之隙

楊彪不能先慮以揜可承之弊也

楊定楊奉董承以帝東還

楊定阻於段熲楊奉濟以李樂不然催汜之

兵已敗復戰其能乘東底乎

曹操破呂布于定陶遂有兗州布走劉備

劉玄德既得徐州則宜有以平定而安集之

矣觀其鄰境則曹呂之方爭我豈可以無戒

心乎力可以進則乘人可也未可以進則自

衛可也今布之來歸既已見其語言之無常

則其所慮者多矣誠不欲翦而滅之豈可遽

委而信之手賊至不防卒為所襲是亦玄德之過也

丙子帝還洛陽改元建安曹操徙帝都許昌計

楊奉張楊親拔大駕自西還東則功亦可尚

矣使其盤桓左右未肯輕去則操亦安能還

至哉是則楊虎趙溫既無交驩周勃之謀復

無折衝淮南之策此操之所以轉張而自迷

丁丑袁術稱帝九江

袁術何以稱帝蓋名術而字公路以為足以

應當塗之議故於是乎犯不韙而為之是亦

可見其不自量矣四世之公族兢兢焉

而保之猶懼其既高者易危乃遽以一不韙

而捐之不愚矣夫

拜袁紹大將軍

孟子謂沈同曰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紹比之子之祿也末嘗

其土地人民畀之於紹紹也亦未嘗有天子

之命而私取其土地人民於紹紹之與紹其

罪均也使帝之左右果有人焉選將練師授

之方畧奉明命而討之紹將納俘馘之不暇

尚何計崇卑之有乎禡奪不加而

失政刑矣

曹操破袁術于楊州呂布襲劉備于下邳劉備

走曹操在兩瑤戊寅曹操平呂布于下邳熱有

徐州已卯袁術死袁紹破曹操將公孫瓚于易

水

公孫瓚之初舉兵也詔令受劉虞之節度由

此言之謂瓚為劉虞之將則可謂瓚為曹操

之將則不可抑瓚之於劉虞則反噬而滅之

於袁紹則束手而受制焉使其能降心於虞

左提右挈則豈惟可以制紹兼亦可以制操

惟其輕於叛虞是以易於就滅為臣不忠而

曰可以坐食三百萬斛之積穀其亦愚甚矣

策策破劉勲于廬江

策之據有江南其自是而始著乎然使勲不

貪於上繚之求則策亦難乎廬江之襲欲得反失其亦可以資後人之鑒戒乎

庚辰曹操大敗袁紹于官渡

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則一帝詔書可以削紹之爵矣紹既無爵則豈宜有士哉然後令其下曰爾皆天子之賢大夫士奈何從紹反乎如此則必有梟其首而至者矣焉用控兵相加危然後定若此之難哉德不足而臨之以威正不足而御之以譎官渡之勝人以爲當日之駿功也愚則曰細不圖而張之使大

徐奉

八十一

之不察而抗之使遠國之不靖而民焉是勦文之不修而武焉是黷操之爲操豈必昧於此哉彼其胸中之所藏紹亦知之久矣與其爲無實之言取笑天下則不若就其所有者爲之此操之所以寧出於此而不出於彼也

劉備去曹操奔劉表于荆南

備欲誅操而不能故奔袁紹其奔劉表則在

辛巳

江南孫策卒弟權繼事

策之所據初非受於天子則竊而據之也竊

而據之者盜也然而兄死弟及若諸侯然則秉漢之權者獨能置之而不討乎曰是則漢無人焉故耳果有人焉必不置之而不討也

壬午袁紹卒子尚繼事以弟譚爲將軍譚尚之

也癸未袁尚袁譚相攻譚敗奔曹操

譚遣辛毗請救於操耳非奔操也抑毗之爲人也不無可議者焉果忠於譚則不當爲操畫滅袁氏之策夫既爲操畫滅袁氏之策則非忠於譚也然則何如曰劉表在遠猶能令

徐奉

八十一

袁氏之輯睦辛毗在近反欲輔曹氏以并吞毗雖有智其猶在田儼臧洪之後乎

甲申曹操破袁尚于鄴兼有冀州尚走青州譚復奔尚

尚奔中山非奔青州譚奔南皮非奔尚所

乙酉曹操滅袁氏于青州譚死尚奔烏丸烏丸之

操攻南皮斬袁譚青州固已定矣若袁氏則猶有尚熙俱走烏桓其滅也歲在丁亥

丙戌曹操破高幹于太原幹走荊州

幹實為操所殺非能走荊州而依劉表也

丁亥曹操破烏桓于聊城聊城當作柳城按柳城在遼東郡之東

表尚走遼東死遼東郡在遼東郡之東

操之為此行也上徐無山則途已窮矣其曰

斬山埋谷五百餘里乃所以濟其途之窮也

山本無斬而我則斬之谷本不埋而我則埋之其

用人之力不既勞矣乎或問之曰昔者田儻為操

畫策蓋曰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既有越險之

言又有出其空虛之語所埋所斬即田儻之所指

者歟未可知也然嘗考之白檀之與徐無均之為

漢縣之名白檀於漢屬漁陽徐無於漢屬右北平

今操之行師既已及於徐無則白檀之險固已越

之矣寧知其途之窮猶有甚於白檀之險者乎惟

其途之窮甚於地之險故必且埋且斬然後歷平

岡造柳城雖操亦自謂乘危徼幸則是本無必勝

之理使果能勝則自夏涉秋無憂便

戊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

蘇氏曰文舉以英雄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此

人中龍也曹操特鬼蜮之雄耳其勢不兩立

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

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

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

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

道哉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

而公且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

胡氏曰操已挾君為重收引才士征討四克

本根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

是理耶前史謂之才疎意廣蓋得之矣

亮領丞相荊州劉表卒于琮繼事劉備起諸葛

亮于南陽就其地當

備何以能起亮哉以三顧之勤也常人之情

一顧而不起則疑再顧而不起則怠既怠且

疑其能三顧者鮮矣而備也一顧而不疑再

顧而不忘三顧而愈勤夫是以能起亮而用

之也亮之於當世固人之豪人莫得而屈之

也使備而不加三顧之勤則終身草廬而已

矣區區之功名事業曾何足以致其心哉

亮以吳周瑜兵大破曹操于赤壁赤壁在湖北

釋春秋者槩曰以者不以者也然則亮之所

子 56—574

以亦將以不以論之乎曰春秋之時小以大弱以
疆內夏以外夷一介以三軍其所者長亂
則有之未有能已亂者也若亮之於吳則先
覺而以後覺者也彼吳之所信用者莫如張
昭而張昭則曰莫如迎操則是舉吳國之人
不知有義之一字雖周瑜魯肅與昭差異然
計利害則有之矣若義之一字則瑜亦不知
肅亦不知也惟亮之言曰田橫齊之壯士猶
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即此一語可
以覺吳人之未覺者矣然後教之以協規教

之以同力所協同皆指豫州而言也豈非
義之所在則必趨之雖害有所不避况未必
不利者乎故曰破操軍必矣又曰如此則荆
吳之勢疆鼎足之形成夫成敗疆弱未可必
也而亮於立談之頃有以必其疆而不弱必
其成而不敗此無他以其見義之明故也故
曰亮之所以乃先覺而以後覺者也君子喜
之而曰大破曹操子赤壁則以者豈曰不以
者哉

遂有荊州稱牧治公安

公安本油口之地屬江陵

遂有荊州孰有之哉備也有赤壁之戰而後
有荊州無赤壁之戰則必無荊州矣以此一
戰而遂有荊州遂固繼事之辭也而有專之
意存焉然則正乎曰不正不正則曷為為之
舉天下皆不正矣盜猶專之豈以王室之胄
而曰不可乎不得已而有之固亦君子之所
許也

已丑孫權會劉備于京口

京口屬潤州按京其

謂之京

劉備表孫權為徐州牧孫權表劉備為

或問備之與權處相表用非其情之相與能
若是乎曰以其迹觀之亦可謂相與之至矣
以其情察之則皆非有相與之實焉何則徐
州之地備嘗得之然而不守也則既奔而之
豫又奔而之莫然後奔而之荆今雖睽睽於
徐豈得而有之乎已不能有則難乎其與人
矣顧乃表權以為徐州牧權雖未嘗辭之然
其身之所往則近乎淮海之揚而遠於海岱
及淮之徐焉捨其所成而取其所未就吾知
其難也荊州之地昔嘗屬之劉表繼又屬之

曹操賴赤壁一戰而後得之夫赤壁之戰權
非有意為之也其教戒啓迪誘掖勸獎皆出
於武侯之所為及既戰而勝則吳國之人忘
其為有功之狗遂自以為有功之人夫有功
則誠有功矣然發繼指示則在人而不在己
吳國之人曾不足以自反乎且武侯之使吳
也固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夫求救者求
其救己之急也齊之霸也固嘗救邢之急矣
存其社稷則有之未嘗分其土地也孫之於
劉也亦曰救之云爾救之而必欲分其土地

古之人未是有也其無為見利而忘義者乎
或曰當是之時牧荆者備也權之待備如
是足矣而又何議焉曰牧荆州者其名在備
固也然而南郡太守則周瑜實為之江夏太
守則程普實為之九此皆權之孚也而備所
立營之地乃仰給於瑜此可以見備以空名
奉權權以空名奉備其相與也皆非出於其
情相救也而至於相爭此其迹之賤也而其
心亦判矣君子曰使仲謀之為義不終其公
瑾諸人之罪歟

庚寅曹操起銅雀臺于鄴鄴在魏郡建安
八年築金鳳臺臺十九年造水并臺孫權南收交
三臺皆同壘壘相去各六十步孫權南收交
州卒卯曹操平關中益州劉璋會劉備于葭萌
陽陽屬廣漢郡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秣陵屬吳郡
陽壬辰曹操割河以北屬劉孫權城石頭石頭屬吳郡
魏改秣陵為建業建業屬吳郡孫權以冀之十郡稱魏
國公加九錫劉備攻劉璋于成都
操以譙吾以忠此志也然而不免於
譎其故何哉臣由備統贊其為譎是以不純
於忠也使玄德守其初志而不變則信義愈

明於天下益州雖不遠得荆州亦不遠喪豈
非當日之長算乎
孫權打曹操于濡須濡須在濡須縣
經世之圖二千二百四十二
甲午漢獻帝二十六年甲午漢獻帝二十六年曹操弑皇后伏氏
及二皇子又破張魯米賊于漢中劉備克成都
孫權有巴蜀孫權取劉備三郡三郡屬吳郡
而可弑君於何有此天下之大變也而備
方崎嶇於巴蜀權方踴躍於濡須不能並驅

齊駕為國討賊其亦可愛也哉。按荊州之地孫劉必欲爭之曹操則置之而不爭焉或者曰是則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愚謂此說亦似之而實非何則曹操之於荊州亦既得之矣而又失之豈其心之不欲哉一敗而歸不特士卒之氣衰雖主將之氣亦不免於火衰矣非衰於爭天下也衰於爭荊州也今夫足之所履何所不到苟致其慎焉雖懸崖之險猶必有可踰之理一或不致其謹雖平地不能無失是之時及其失足於彼則其心懲焉不欲再蹈之矣操之於荊州也夫豈以不得志焉而失之哉乃失之於得志之極也則是以忽失之而已矣既已失之又欲得之天下之士壤獨荊州而已乎於是引兵而西不有馬超韓遂乎猶足以措吾之手也此其所以置荊州於度外而非必果忘之也又何意於漁孫劉哉使孫劉而愚者與自無煩於設餌使孫劉而智者與雖設餌必不吞之矣惟孫之於劉也雖嘗救之而不能終其患焉徒授之以筆而屢掣其肘是殆媚其書之工

也則與無筆等矣彼魯肅者雖曰差勝於周瑜然嘗觀其數羽之辭大抵皆庸陋鄙劣之語顧雲長未嘗知學不能仗大義以責之耳使雲長而曰火德雖微必有能噬之者噫之使炎其惟吾左將軍乎使仲謀而取法孟德何足多論如其不然則雖割吳千以為右將軍奉猶不為過而又奚有於并州如是則子敬之口塞正使仲謀聞之亦必心自服矣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乎

乙未曹操以女上皇后又平張魯于漢中孫權劉備連兵攻曹操丙申曹操進爵為魏王南伐吳丁酉曹操用天子服器孫權稱表曹操報以婚禮

稱表於操則是稱臣於操矣君子曰與其稱臣於操不若稱臣於備備猶帝室之冑操則賊而已矣奉賊稱臣猶為有所見乎夫有所見者謂其見於義也見義不為為義不勇皆非真有所見之謂也昔者仲謀之言曰孤與老賊勢不兩立不可謂無所見也然非自有所見開之道之啓之迪之發其蒙而撤其蔽

由孔明有以教之故也及孔明既退之後則其所與言者公瑾諸人而已矣夫公瑾諸人之見見利而已豈能有見於義哉其視玄德之君臣若蛟龍然非不知其有變化之姿也然常欲觀其升之會而阻其進之機以區區之涓滴為可以蒸雲而洩霧則先其未集雲起而奪之至於玄德則始以為賊今則忘其為賊而臣之蓋非忘其為賊也計其平日心實師操而口則謂操為賊自矯飾於孔明之前可也其如無以異操何矯之以暫而不能持之以久飾之以言而不能本乎其行言與行相違而心與口相戾則其所守本不固矣屈而臣賊其亦知有怙不否乎

成火府耿紀司直韓晃殺曹操不克伏誅耿紀韓晃將欲誅操則是乃心王室賢於華歆陳群遠矣陳群頌操之德至以巍巍稱之則是以孔子而頌堯稱不是過也操也何足以當之乎華歆為操領兵弑天下母則人理有所不容矣歆也群也當時以名士許之而其所為如此雖生亦奚以為故知耿紀韓晃

之死賢於陳群華歆之生其曰伏誅云者屈於勢非屈於義也

操攻劉備進攻漢中已亥劉備取曹操漢中稱王

操不王不足以為篡漢之漸備不王不足以為紹漢之基其為自王則同其為所主則異是以君子尚論其世必察其心

孫權取劉備荊州稱牧關羽死之

胡氏曰劉備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桀萬人敵也而不知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傅士仁以腹心之地寄莫重焉乃已所素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為犄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又辱罵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士元皆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

庚子改元建康曹操卒子丕繼事是年丕代漢命于鄴是謂文帝改國曰魏元曰黃初降帝為山陽公陽公縣屬河內葬太祖曹操于西陵自鄴

徙都洛陽

莽之攝取法周公丕之禪取法堯舜迹在五霸之下而名託三王之上吾誰欺乎

辛丑魏郊祀天地是年劉備稱帝成都建國曰蜀元曰章武諸葛亮為相

漢統絕而不續則昭烈之心有所不滿矣是故稱帝成都繼漢統於既絕而後魏之偽不得以干五位之真吳之僭不得以冒中國之正以地言之魏最大吳次之蜀為小以力言之魏最強吳次之蜀為弱然君子不以疆大

揣小弱不以小弱揣大惟以義之一字為

天下倡其猶足以扶人極而立世教也夫

孫權自建業徙都鄂改鄂為武昌倡主寅魏加兵

于吳蜀伐吳不利敗于猇亭猇亭地名在夷道是

年孫權稱王武昌是謂文帝文帝當建國曰吳

元曰黃武通使于蜀以脩前好癸卯蜀主備卒

于白帝城太子禪繼是謂後主改元建興建興在蜀

後

胡氏曰或謂昭烈自知蜀禪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

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

磊磊落落與孔明燕君臣師友之契三代已

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詐欺相待如市道之

為乎曹操偽定一時名為英雄列夷考其行

事乃真小人耳雖暴疾疆仇殺人不忌至于

病亡子孫滿前呻吟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

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

詔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

○操之弑皇后也漢之失正在於圖蜀使其

不失於圖蜀則舉兵荊州必可以問其行弑

之罪矣丕之篡帝位也漢之失正在於伐吳

使其不失於伐吳則舉兵荊州必可以問其

行篡之罪矣惟其失此二大機會是以關羽

死張飛又死及猇亭之敗帝亦連不得志而

死焉然後知帝之所失在急於廣土而不急

於廣德語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土者亡其謂

是與

魏與蜀和親魏甲辰魏伐吳乙巳魏伐吳治

兵廣陵蜀諸葛亮平四郡蠻

或曰先主既崩後主初立諸葛公秉國之政不先之中國而先之南夷其亦所謂急於廣土而不急於廣德者歟曰公之伐南夷也因其渠率而用之不必留兵不必運糧而紀綱粗定則是彼自詐護吾則信之不疑也豈不足以及服人之心乎惟其有以服南夷之心也是故提師北征而南人莫敢叛焉既以廣土又以廣德則公之所為有次第矣豈若先主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者歟或曰先主之圖益州也固亦公之初計如此豈必先主之過

卷之九十四

九十四

哉曰公之初計雖曰並言荆益然而益固不先於荆也必若荆州既定然後徐及於益則亦奚不可者惟夫既欲得荆又欲兼益及其得益不能全荆誠使專意荆州內外脩舉既可觀釁以擬魏復可伺間以乘吳假之數年終必有得而且無失比之見小而遺大欲速而反遲其相去顧不遠哉

丙午魏帝丕終太子獻嗣位是謂明帝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

齊方得志而陳公子至焉其禍猶遠魏方得

志而司馬懿舉焉其禍已近比事觀之可以為乘人而人亦乘之者之戒矣

丁未魏改元太和有事於南郊及明堂蜀諸葛亮出師漢中

蘇氏曰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

戊申諸葛亮圍陳倉陳倉在漢中屬扶風吳破魏石亭

石亭地在漢中屬魏武都郡吳孫權稱帝改元黃龍自武昌復

徙都建業

吳之於魏也乍臣乍叛而無一定之趣於蜀

也乍離乍合而無相與之固姑以立國言之魏曰受禪蜀曰繼絕魏之名雖不能如蜀之

正然而猶有名也至於吳則突然而起無名甚矣此之謂帝何以異於表術之稱帝乎

庚戌魏伐蜀假司馬懿黃武七年懿未還蜀諸葛亮攻魏天水

天水郡在漢中屬魏武都郡辛亥蜀圍魏岐山

岐山在漢中屬魏武都郡蜀息軍黃沙

改元青龍蜀伐魏師出復斜谷魏志曰魏伐蜀出斜谷以唐志甲
甯魏南伐吳至于壽春西戎蜀至于渭南其至

或曰司馬仲達與諸葛孔明對壘兩軍之士
未嘗相交則其或勝或負固未知其焉在吾
將優諸葛而劣司馬乎抑將優仲達而劣孔
明乎孔明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能
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此言也可以灼見仲
達之情矣矣雖未交而其披靡破潰之形宛
如在目後之論者亦何必致疑於雌雄之未
決耶且天下奇才仲達何為而有是言也彼
其心有所屈亦不自知其有是言也雖然仲
達識其奇不識其正識其才不識其德孔明
心事昭著皦皦自固非求媚以為前名所及知
也。又按孔明陣法前為八者八後為八者
三說者謂前為八者八所謂正兵也後為八
者三謂奇兵也奇兵之勢方圓則屬乎陽者
也正兵之勢方則屬乎陰者也陰陽也方圓
也奇正也一也自其相立而言之取其用之
無窮而用必有體也自其相激而言之取其

勢之不敗而勢必有形也其形其體其陰而
靜者歟則其為守也必有餘矣其勢其用其
陽而動者歟則其於戰也必無不足者矣然
而不必謂也貴乎能變後乎武侯而言之
有李靖之所遺者焉是歟其奇者於中間而
其正者則布於其外是也前乎武侯而言之
有韓信之所縱者焉是分其奇者於左右而
而其正者則納於其內是也乃若武侯則又
不然當其未戰也八而八之堂堂乎其前其正
為何如也然其奇者則有隱而不見者矣及
其將戰也八而三之翼翼乎出於其後則後
者反居於前前者反居於後其奇為何如哉
然其正者則又安然若無所為果可測乎果
不可測乎以用則無窮以勢則不敗此司馬
仲達所以甘受巾幘之遺而不敢輕於一戰
者歟

吳伐魏師出合肥魏志曰吳出合肥為魏所敗
是年漢山陽公卒乙卯魏大定洛陽宮
室
之土功非但洛陽而已其在許昌蓋亦有

焉夫既作於許昌而又作於洛陽其為勞費亦已甚矣而陳群上疏乃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太祖知其疲民夫傳舍宜有非必不可無者也曹操猶知笑之然操之所為獨無銅雀金鳳及夫水井之堂乎由其有銅雀金鳳水井之侈于前是以有昭陽太極總章之靡于後操之所以詒謀者固已若此而陳群方且以傳舍之多為玄德之譏玄德雖可譏孟德豈其無可譏者乎以是為戒適以為勸陳群之言宜不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司馬懿為太尉蜀以蔣琬為大將軍專國事

漢自公孫弘而後宰相之權輕矣至諸葛公始以丞相兼領軍國之重其視霍子孟諸人以大將軍而握宰相之權者迥不侔矣使由是而改定官制夫豈不可然而身沒之後蔣琬繼之又以大將軍而專國事夫豈積習之久莫之能改歟抑亦事勢搶攘未及有所更定故也

丁巳魏改元景初公孫淵以遼東叛稱王戊午魏司馬懿平遼東蜀改元延熙吳改元赤烏已

未魏明帝崩於許昌王芳繼司馬懿及曹爽輔政庚申魏改元正始辛酉吳全琮伐魏軍出淮南壬戌蜀姜維伐魏軍出漢中維雖中興之始蜀未建國矣帝加元服司馬懿伐吳至于舒蜀將琬伐魏軍出漢中吳伐魏軍出六安

經世之戊二十百四十三

甲子魏王芳五年蜀主禪二十一年吳主權二十三年魏曹爽伐蜀無功乙丑蜀伐魏費禕師出漢中

亮之後繼之以琬琬之後繼之以禪此固先主之所培植丞相之所儲擬方將必恢復託之以其期之遠矣而來敏乃試之以對奔許之以辨賊是何其知之之晚而望之之細耶吳將馬茂作難夷三族丁卯魏曹爽專政何是秉機司馬懿稱病伐蜀伐魏將禕師出漢中已已魏曹爽奉其君謁高平陵大傅司馬宣王稱兵于內夷大將軍曹爽及其支黨曹芳曹訓曹芳何晏丁謚鄧騭畢軌李勝桓範張當三族迎帝還宮改元嘉平復太后懿加九錫專國事

觀仲達此舉亦何足以為奇哉乘間獨發直
寇盜之為耳使爽為督駕之行而義留宿衛
則城門不可開矣使義為督駕之行而爽留
宿衛則城門亦不可開矣正使爽與諸弟俱
為扈駕之行而嚴救吏兵各司所守則都城
之門亦詎可率爾而開之哉仲達之為此舉
也正值爽與諸弟之愚故得以為所惑為耳
雖然猶有後患太后在內太傅可得而奏焉
固也天子在外太傅不得而奏焉則將使誰
通之哉爽不為通則秦不得達天子固將直

爽不必直諫也夫將軍如故中領軍亦如故
也所乏者兵獨不可移微四方以致勤王之
兵乎勤王之兵四面而至則外衆而內寡浮
橋之兵不足恃矣然後仗械而誓之秉旌而
麾之奉車駕以討亂賊民將誰歸未必舍天
子而歸亂賊也然後知桓範之謀既奇而且
正仲達之謀雖奇而實非然而成敗懸殊者
非曰仲達之智正以曹爽之愚也

庚午魏伐吳南郡辛未魏司馬宣王卒子師繼
事改元太元當石吳改壬申魏伐吳不利吳改

元神鳳權卒子亮繼改元建興吳蜀伐魏
蜀之伐魏固以食盡而歸矣若吳則提兵二
十萬豈不可以得志哉然攻城九卜餘日而
卒不能拔則是諸葛元遜交不張特若也是
亦可以自反矣士卒之傷特自傷耳非遇敵
而傷也士卒之病特自病耳非遇敵而病也
使孔明於此必且布所失於天下矣而元遜
方且歸咎於人大行黜責其致禍敗不亦宜
乎

甲戌魏亂司馬師廢其君芳立高貴鄉公髦改元正元帥假黃鉞專制攝

廢君立君國家之大事非人臣之所得為也
雖以霍光為之猶不免於不道之譏况司馬
師乎使高貴鄉公而有叔孫昭子之見則必
不以私勞而用師矣夫既以私勞而用師則
是叔孫昭子之不如又焉用盛談前古遐引
少康以為賢於漢之高祖夫以高祖崛起非
有側室之勢可以豫席之也而信越布豈豈
特百師而已哉而生殺予奪靡不在手豈惟

一師而無以制之也設有異說澆疆相繼而出其又何以制之乎

蜀伐魏姜維拔魏三城

所謂三城乃狄道河間臨洮也然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拔之雖易而固之實難與其任其於魏則不若自治之為愈也○又按河間恐或當作河關蓋狄道臨洮屬隴西而河關則屬金城此其地之相比無可疑者若河關則於漢為國屬冀州矣知其非也

吳改元五鳳乙亥魏司馬師伐吳平淮南還許

昌卒子昭繼事付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專制司馬師有可討之罪而母立後無能討之方使持之以重以致汝陽之師發之以決以應文鴛之會則一譟而師病且驚耳譟而師病且死矣知有不逮勇無所成用是行討雖欲不敗得乎

蜀姜維敗魏軍於臨洮吳孫峻敗魏軍于壽春丙子魏既亮露大敗蜀軍于上邽縣屬隴西司馬昭稱文王稱吳既敗文王則身後之讖非之也○假黃鉞吳改元太平大將軍孫峻卒國

亂丁丑魏大將軍諸葛誕以揚州叛入于吳蜀伐魏姜維師出洛谷魏揚州之洛谷

按譙周之論其於姜維蓋議其發之不審矣誠使其息兵養民完其所守於內內有餘力然後俟可乘之舉而動是惟無出出則必勝矣今魏有淮南之叛無舉之可乘也而維兵終不足以取勝是其發之不審不在今年正在平日由其平日無內治之功所以一旦無外攘之效也

吳主亮始親政事戊寅魏司馬昭伐吳拔壽春

誅諸葛誕蜀改元景耀宦氏黃皓專政吳亂大將軍孫綝廢其君亮立亮弟休改元永安綝作逆伏誅

嘗試以三國之事觀之魏與吳恒多廢越則其禍實出於權臣蓋由始之者以茲則必有姦雄繼之矣始之者以僭則必有僭逆繼之矣惟蜀則始之以正終之以正無權臣之患所患者惟一黃皓耳皓之惡不過恭顯禪之資不減元成使漢祚可延則宦者之禍猶必不可弭然而國以是亡家以是破者正由漢祚

之告終故也

庚辰魏亂司馬昭弑其君髦立常道鄉公璜改元景元昭加九錫稱晉國公專制

髦之死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問陳泰曰

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

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耳

不知其次夫所謂進於此者果何所指哉指

昭而已昭為執政而使成濟得以弑君何異

指為執政而使趙穿得以弑君哉指不討穿

君子曰弑君者有昭雖討濟君子猶曰弑君

者昭也然則充之罪可以已乎曰昭其首充

其次濟其從者也是三人者其罪一施之庶

於天下之公議為慝

壬午魏鄧艾鍾會伐蜀

古人有言曰有備無患漢之所以實兵諸國

非有他也使敵來不得遽入期以無患云耳

至姜維則不然縱敵入平是自撤其險矣乃

欲待其疲乏引退然後出兵邀之以為若是

則非徒禦敵且可獲利豈知鍾會既得平行

以至漢中則長驅徑進勢不可禦而鄧艾之

兵亦且冒險而至矣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彼聞其姜維之譖歟

癸未魏滅蜀徙其君于洛陽蜀改元炎興是年

國亡吳出軍壽春救蜀不克

禪之降也譙周實主其議然不若北地王譙

之為正矣譙之言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

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

帝可也嗟夫若譙者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可

以無忝於乃祖矣彼譙周之議偷以求生者

耳何足以執鞭於譙使碑於此時覽盈虛之

分識消長之數自處無為碑譙會之則漢其

未至於亡乎。葉氏曰取蜀者鍾會亡蜀者

黃皓後世知其然而不知所以亡蜀陳祗之

罪也夫國者家也宦者其奴隸人其盜賊

左右大臣其家督也家督正則奴隸不敢肆

欺於內盜賊不敢窺竊於外家督不正則奴

隸盜賊雜然為一家之患昔子胥用於闔廬

則宰嚭不得肆意楚越不敢窺兵及夫差殺

子胥故嚭得以召越寇而召吳宮後王雖閭

弱方董允為侍中正色立朝皓位不逾黃門

丞憚允不敢為惡魏兵數出亦未嘗一利所謂大臣正則國無隙可乘也及祗代允與皓表裏為姦皓一用事鍾鄧雲荆之師已壓其境矣故有祗之寵而後有皓之姦有皓之姦而後有會之禍使祗如允剛正皓雖使倭何由亂國政魏兵雖百萬奚用於斜谷劔閣之險哉德輿以西漢亡於張禹東漢亡於胡廣而不罪王莽曹操吾於陳祗亦云

甲申司馬昭進爵為晉王增郡二十用天子服器改元咸熙以撤車徵鄧艾微罪及而以鍾

會以蜀叛

鍾氏自東漢以來與李氏連姻李元禮與范滂諸人嫉惡如仇君子歸之而鍾氏方以保身全家為貴故跡之與毓皆附於魏而會則又將附晉雖附晉也而有不純者焉其保身全家已數世矣至會而失之會非不知所以保身所以全家蓋保身全家本出於自私之計而會則自私之過此其所以適足破家亡身而已矣君子謂與其為鍾氏而有士季不若為李氏而有元禮也

吳孫休卒濮陽王興中軍張布廢休子而立權廢子之和之子皓改元元興皓立誅興及布

是為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耳非所謂濮陽王興與夫中軍張布也始者為蜀之初亡欲立長君則興與布非不忠於國也然吳主休使靈出拜其意將以誰屬而背之哉其見及也亦可以為秉心不一者之戒矣

乙酉魏司馬昭卒子炎繼事是年炎代魏命是謂武帝改國為晉元曰太始太始始降其君璜為陳留王徙于鄴吳徙都武昌改元甘露丙戌

吳改元寶鼎復遷還建業丁亥晉立子衷為太子

方晉之未篡也懿而師師而昭昭而炎何其能者之不乏也及其既篡也則於是乎以衷繼之繼於立嫡而不知其有不能其治天使之然歟不然則興者常興可使無亡也意者其不然乎

戊子吳伐晉己丑吳改元建衡南伐交趾庚寅吳孫秀奔晉辛卯吳平交趾蜀劉禪卒于晉壬辰晉賈充以女上太子妃遂為司空

夫以袁為太子則雖有賢妃亦莫如之何矣
況以賈氏之女為配乎其亂也可立而待矣
吳改元鳳凰癸巳晉何曾為司徒吳師寇晉弋陽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四十四

甲午晉武帝十年吳主結十年晉分幽州城平

乙未晉改元咸寧吳改元天冊

以掘地得銀天有刻文遂為之改元曰天冊
則吳主之心臣下有親之者矣由是而刻石

作皇帝字則天璽之號更焉由是而書石作
天子等字則天紀之號又更焉不務德而務
祥瑞此後世人主之通患也然即是觀之其
幾何而不滋識者之笑乎

丙申晉東西夷十七國內附吳改元天璽丁酉
晉四夷內附吳改元天紀將邵凱夏祥逃入于
晉命賈充督王渾琅琊王伯玉戎胡舊杜預南
撤王濬七將共二十萬伐吳

七將皆總于充而充則不顧伐吳者也

充哉雖渾亦欲自慎不欲求勝及其幸勝則
又與濬爭功其為將者不和如此自非吳之
氣運當就傾頌則彼此牽制必無成功所以
成功非曰人事乃天數也

是年汲人發魏襄王冢得書七十五卷

胡氏曰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

一千吳又倍之以力而論豈不足以自守
如人身四肢尚彊而心既盡病無使形者則

戒將焉用哉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
使極其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
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
天下而立撫四海之眾孰得而窺視之苟惟
不然靈臺憤憤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
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據據一方
江山足憑甲兵尚眾亦不免於面縛銜壁為
人所臣虜也可不畏哉○蜀之亡也北地王
諶死之而餘人無聞焉吳之亡也丞相張悌
死之而餘人無聞焉若皓則非如禪之庸

子 56—587

矣而亦不免於生降者彼其身志為漢唐則
神守喪矣其與庸昏之人何以異乎顧於臨
難之時能殺岑昏以謝百姓賢於蜀人之不
殺黃皓是終其身而無憾焉尤為劣之甚也
壬寅東西夷二十九國脩貢山濤為司徒衛瑾
為司空賈充卒癸卯孫皓卒魏舒為司徒
當六合混一之時而建東封之議則舒固無
以異於庸人矣正使永為司徒未必有補於
其君之德然晚節末路勇於求退遂使衛瑾
諸人瞻望咨嗟以為不及其亦可尚也夫

已酉汝南王亮為司徒假黃鉞

亮假節耳非假鉞也為司馬非為司徒也然
則出於朝廷之命乎非也楊駿以皇后之父
將秉大政心有所忌而排亮出之其意以為
居中者可以制外而不知已雖居中則又有
居中者焉賈后是也是故平日之所忌者未
必能為一旦之患而一旦之為患者每出於
平日之所不忌者焉是亦可以為後世之永
鑒也

庚戌改元太熙武帝崩太子東踐位是謂惠帝

母妃賈氏為皇后改元永熙葬武帝于峻陵
臨難改王渾為司徒何邵為太師裴楷為少師
和嶠為少保王戎為少傅衛瑾為太保石鑒為
司空

渾為司徒瑾為太保鑒為司空則皆左右天
子而命於武帝未沒之前若夫邵為太師楷
為少師嶠為少保戎為少傅則皆左右太子
而命於惠帝既立之後是固不無高下之別
矣雖然瑾以子宣之故遭讒遣毀其乞骸骨
宜矣而猶帶官居第豈其不可以已乎

辛亥改元永平皇后賈氏專制夷十二大臣族

大傅楊駿太保衛瑾汝南王亮皆被戮焉廢太
后楊氏為庶人徙之金墉在洛陽城之東北

明帝遣諸王就國改元元康

賈氏一婦人耳而能夷滅大臣廢殺太后此
豈司馬氏積善之報耶蓋自夫曹爽之死積
而至於諸葛誕之亡其戕賊人亦多矣夕
陽亭之饑百僚幸焉當是時人知公閭之當
出而不悟其當留也苟助倭人乃以皇儲當
婚為告而西行不果是則武帝即位之八年

也而禍亂之機已伏於冥冥之中矣其在易
始之彖辭有曰女壯勿用取女然則女終不
可娶乎曰世固有可娶之女矣而晉則末之
擇也不擇而要以若未害也然孕為所擲國
嗣殄矣即此事推之可以見其勇於悍而健
於妬非女之壯乎可廢而不廢也馴致其道
而大臣殲焉太后繫焉嗚呼使司馬氏之興
世世修德有若有周則徽音之嗣必無若是
之報也○甚矣衛瓘之不知止也蓋自平蜀
以來幸免於鄧艾鍾會之難至于足已二十

有九年矣彼以為微幸可以數得於是老而
不知止焉何者居第今又登朝卒就夷滅王
元之有言曰非不幸也宜也其謂斯人之徒
歟

趙王倫為征西大將軍壬子賈后執皇太后楊
氏于金墉乙卯武庫火

歷代之實姑置勿論若其蔽甲則可以供二
百萬人而弩楯劍戟種種稱是是豈一朝一
夕之所致哉意者漢魏之相傳吳蜀之所得
皆聚於斯也故能致多若此今而燬焉將天

火與抑人火歟吾謂雖出於人亦天意耳天
意若曰天理既滅人倫已廢天下紛紛胥為
夷虜焉用藏甲以為夷虜之防哉畀之祝融
廢有警而懼焉者也

丙辰張華為司空秦雍寇亂齊萬年稱兵涇陽
楊茂搜得兵百頃國志都河東將顏延之曰

丁巳王戎為司徒何劭為僕射
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戎失之吝劭失之驕而同立於
昏亂之朝夫豈有足觀者乎

己未賈后廢皇太子適為廢人及其二子送之
金墉太子之子三人焉裴頠為僕射

裴頠之職至是重者無他以其所典者尚書之事也

庚申改元永康皇后賈氏徙居人于許昌殺
之趙王倫梁王肱廢皇后賈氏為廢人送金墉
殺之誅宰相張華及僕射裴頠付中賈謐

賈氏當朝事無可為者矣而張華裴頠為之用
曾無董奉之見乎向者張華之諫謂皇太后
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
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

全始終有司奏請廢為庶人養遊大學升堂
又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敕書謀
及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父母父母不赦者以
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
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自養言之則曰大亂將
作自今言之則婦而不姑其姑子而不母其
母固已大亂何謂將作乎華於此時全身而
退不染其亂可也亂之不察而寵焉是貪卒
死其難是可嘆也。賈氏之廢宜矣然華顧
不能行而倫秀行之則是以亂易亂非所以
為治也設使華顧合謀收賈氏至于武帝
之廟數其罪而廢之然後奉太子監國而九
諸王之在外者舉不以兵柄假之則其於晉
室之亂庶有象乎
又誅嵇康呂安石崇潘岳于東市
又誅石崇潘岳則有之若嵇康呂安則固死
於鍾會之譖非死於賈氏之亂也
倫假黃鉞稱相國專制以彤為太宰毋羊氏為
后賈氏黨趙欽以成都叛欽黨辛酉趙王倫竊
命徙帝于金墉以元建始齊王固成都王穎河

間王顯兵入誅趙王倫及其黨迎帝反政問人
司馬專制以穎為大將顯為大尉
由有中宮之亂而後有八王之亂由有八王
之亂而後有五胡之亂人皆曰五胡亂晉而
不知五胡非能遽亂晉也由八王則倡之尔
八王非能遽亂晉也由中宮則倡之尔中宮
之亂其女戎之亂乎有國有家者戎所當戒
其母使女戎得以為亂之倡可也
改元永嘉流人李特殺趙廢于成都張軌以梁
州叛梁州當州刺史是時方壬戌長沙王又河間
王顯成都王穎新野王欲驕驕驕驕為范陽王
虓驕驕驕驕為兵入誅齊王固送其族于金墉
殺之又稱大尉專制改元太安
為兵之倡者獨顯耳然顯之兵未嘗入洛則
顯敢虓之兵可知也特移檄於人使之廢固
問眾本多又眾本少然又能入宮問門奉天
子而攻大司馬此所以勝也抑問之未敗也
嵇紹有曰顯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
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矣穎以崇議為眾所歸問以擅權為眾所去

其亦不念招紹之言夫

人李持以六郡稱牧廣漢

所請六郡乃隴西天水等六郡之流

漢書地理志

癸亥河間王頤成都三領東

海王越執長沙王又送之金墉殺之頤稱太宰

專制于長安陸機陸雲兵死

頤領在外而越在內其執又者越也其殺又

者則又有張方存焉是則頤之將也頤固不

足道也而頤之讓至是而亦變焉去美而取

惡舍正而與邪其殆天奪其魄乎○成都三

領舉兵以向京師此何為者而機雲兄弟可

為之將乎吾意機雲兄弟不過曰吾王舉兵

將以討長沙王又耳而不知又則奉帝以臨

我是以天子而討賊也夫以天子而討諸侯

猶曰有征而無戰況以天子而討賊敢抗之

乎正使抗天子而不敗猶為不道非人臣之

所得為也又况七里澗之敗死者如積而可

以求活乎是固死有餘責矣然其死也不死

於王瑚之兵而徒死於孟致之譖不死於天

子之誅而徒死於成都王頤之所殺遂使時

人惜之若以為無罪而死者而不裁之以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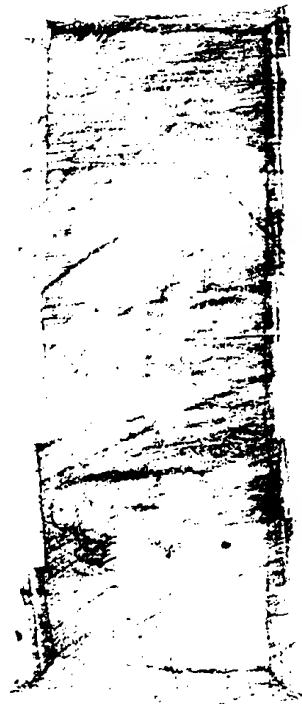
頤固不免於死機雲兄弟其獨可免於死乎

道之不明也自以為是者往往恒出於非機

雲學者猶或昧焉餘固不足責也

石冰以楊徐亂李特攻成都克死子雄繼

石冰楊昌之別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

荆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

甲子晉惠帝十四年河間王頊廢皇后羊氏及
皇太子覃徙之金墉表成都王穎為太弟加九
錫鎮鄴改元永安右衛將軍陳軫軫後羊氏
皇后及覃太子大會司徒王戎及東海王越高
密王簡簡略平昌公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
章王熾襄陽王範左僕射荀藩荀藩八部兵奉帝北
伐鄴師敗于蕩陰蕩陰屬河內嵇紹死之

紹之赴行在也侍中秦準謂曰今徙安危難
測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臣衛乘輿死生
以之佳馬何為及蕩陰之敗也百官皆散紹
獨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所紹血濺帝衣
嗚呼若紹者可謂知死所矣使其不知君臣
之義雖微亦必不赴雖赴亦必不死而紹意
若曰禍鍾王宅不可以莫之赴也天及帝類
不可以莫之死也死非始願之所及及其死
也亦所不避焉非知之明處之安者不能若

是是可以為賢矣茂先之死死於忘退機雲
之死死於冒進必若嵇侍中之死其殆廢發
乎

帝如北軍頊以帝歸鄴改元建武時張方入
洛復廢皇后羊氏及覃太子安北將軍王淩東
瀛公騰以烏丸兵攻鄴頊師敗帝還洛陽淩東瀛
其子其子騰之為其子東瀛

頊之所為不可以不討固也然當乘輿北伐

之時而能率烏丸鮮卑南向攻鄴則為效順

今王師敗績于蕩陰頊且奉迎車駕入幸其

車則鄴乃行殿之所在尚可攻乎夫惟行殿

所在則六軍扈蹕諸侯朝焉方外之人聞風

措首斯則可耳若乃援戈相尚是謂效逆有

一于此罪不容誅而淩也騰也以卑犯尊以

賤凌貴以夷謀夏負死罪三而顧不自知也

方且恣行剽劫恃夫殘民極之不逮其禍固

至此乎

河間王使張方徙帝西都長安亦復羊氏皇后

及永安年號廢頊太弟以豫章王熾為太弟改

元永興

洪範五皇極曰皇建其有極厥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夫所謂歟時五福則一身而五帝之理具焉以
此錫民非必分吾所有以予之也我則行之而彼則
效焉斯錫福之謂矣晉之惠帝子焉而不足以
託其母夫焉而不足以託其妻父焉而不足以
託其子則是極之不建福之不歟而何以錫其
民歟彼張方者果何人哉固亦含靈戴髮之民
也而不知孰為天下父孰為天下母且不知孰
為天下之宗子隨立隨廢隨廢隨立是雖曰極
之不建以至于此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臣而不臣反天道矣吾於斯人乎何誅

王戎豫朝政始分東而集

當是時有朝政歟無朝政歟有朝政則不至
皇輿之敗績無朝政則王戎之所豫者果何
所豫哉西臺永興東臺永安果孰是而孰非
哉食天之祿而廢天之職蓋莫甚於斯時也
是年李雄逐羅尚于成都稱王單于左賢王劉
淵稱王離石勒稱王國曰漢元曰元熙乙
丑東海王越嚴兵徐方范陽王虓抗師許昌成
都王穎擁兵河北

此其書法似秦宗權等之所為然彼於唐室
皆蠹也此於晉室亦蠹乎曰以骨肉而相殘
甚於蠹矣觀物之變一至於此雖云之千載
猶將為之惘然矧當日乎

河間王顥又復廢羊氏皇后以顥為大將軍都
督河北虓越將周權入洛又復羊氏皇后洛陽
令何喬穆周權又廢羊氏皇后

何喬以洛陽令其職微矣而能殺權廢后何
哉此無他承顥旨也

虓越兵攻顥不已顥敗棄都走洛陽虓越攻洛

陽顥奔顥于長安漢劉淵攻晉劉琨于板橋不
利

昔者劉琨固趙王倫之黨耳非端士也然一
變之後遂與祖逖齊名不謂之善變可乎

丙寅東海王越范陽王虓兵攻長安河間王顥
成都王穎走南山山在長安虓越將祈
弘宗胃以帝東還洛陽復以羊氏為皇后改元
光熙光熙稱大傳錄尚書事車制虓為司空卒越
遂弒帝立太弟熾是謂懷帝
越之弒與倫之篡何以異哉懷帝安之而不討

則是與聞乎故矣繼故而立不正甚矣已之不正能正人乎以亂益亂吾未知其所終也

引溫羨為司徒王衍為司空

羨在外而不修諸侯之職顧讓諸人行在內而不修三公之職乃謀三窟以苦人也而居鼎足之任其殆難免於餓之覆矣

顧穎野死

穎歸野下而見殺於劉輿輿赴洛陽而見殺於梁臣九皆跋涉道途非數則孰是即野死

五

之謂矣由其所挾者勢窮則滅所負者力竭則蹶使其平日安於義命而無微喻之志焉豈至是哉

李雄稱帝成都國曰蜀元曰太武謂之後蜀蜀後

當曰蜀平

丁卯晉改元永嘉東海王越稱大丞相鎮許昌以後父梁芬為大尉成都王黨汲桑陷鄴

桑之言曰為穎報仇嗟夫穎之死亦足以為群盜之資歟

王彌稱兵青徐漢劉淵破晉河東諸郡晉劉琨

獨保晉陽戊辰劉淵稱帝蒲子蒲子於漢為改元永嗣授晉平陽居之王彌石勒附于漢石勒

常山王彌攻洛陽焚建春門洛陽東門建春門

洛陽東門建春門洛陽東門建春門已已東海王越入洛殺大臣十餘人

越之入洛也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尊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

今來必有所誅已而果然則敦之於越固足先事而制之歟借曰非已所能猶當密以告

六

其所尊不當竊以告其所親也今少私其所親而外其所尊則是習於為亂而已異時踰制擅權跋扈江表豈非積習久而後若其性然者歟

以左僕射山簡為征東大將軍都督荊州南鎮襄陽漢劉淵改元河瑞石勒兵出鉅鹿王彌兵出上黨劉聰兵出壺關壺關同攻晉洛陽庚午東海王越徵兵天下諸侯咸無從者自

兵出許昌

是時王彌在青徐則東方之兵不可起矣

及涪城神潼洛二縣名改元玉衡壬申晉懷帝
在平陽賈逵逐劉曜于長安三輔與關隴梁芬
梁綜麴允麴特奉秦王業為皇太子以入長安
鎮東將軍琅邪王肅帥已眾大集壽春荀晞保
蒙城縣屬梁不利降于石勒劉琨保晉陽
不利奔常山拓跋猗盧以兵六萬來救大敗劉
曜于狼猛狼猛縣屬劉琨復保陽曲

晉懷帝之在平陽猶之楚懷王之在咸陽也
楚懷王之在咸陽也無歸楚之望矣而楚改
立君不至失國則以其元氣未散本根猶在
故也若晉懷帝之在平陽亦豈有歸晉之望
哉晉之君臣不主於一而顧其曰太子某曰
太子曷不於某某之中擇一立之使內外遠
近莫不協同然後星馳以赴敵某布以立軍
軍屯相望而敵人莫敢喘焉則已耗之元氣
庶其漸復而本根之欲拔者庶其不至於遂
傾也夫何賈逵則如彼荀晞則如此劉琨所
保邈在河東琅邪所封又在江表如水之漬
而不朝於海如山之裂而不宗於岱則其不

足以有立也宜矣將天欲長亂而使衆情之
不合歟不然何其分崩離析而莫之一也
漢劉聰納劉殷女二人為皇后孫四人為貴妃
拔晉太原復失之癸酉晉懷帝死于平陽皇太
子業稱帝長安是謂愍帝改元懷興以梁芬為
司徒麴允為使持節領軍司馬事索琳為尚書左僕射琅
琊王睿為左丞相都督陝西諸軍事山東郡縣悉隸于
為右丞相都督陝西諸軍事山東郡縣悉隸于

此年之事疑若集于一矣然其布置則是而
糾率則非也當時詔書有曰今當掃除鯨鯢
奉還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
陽此虛語耳劉琨在北雖曰長於招懷而實
短於撫御一日之間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
也是惡能有成也哉借使有成又非王浚所
喜嘗遣劉希合衆中山矣總至三萬俊即怒
之處遣胡矩驅奪而去則是幽并兩州本不
相合也情不相合而曰可使同功難矣且兩州
之士亦安能各有十五萬衆總為三十萬哉
此其虛語一也又曰石丞相宜帥秦涼雍梁之

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同
大期克成元勳亦虛語也霄既辭以平定江
東未暇北伐則保亦安能獨往哉此其虛語
二也合此二者觀之則其布置誠是而其糾
率誠非矣其曰掃除鯨鯢奉還梓宮無乃一
時藉口之辭乎

漢石勒鎮襄國曹疑攻下三齊據有廣固
固城在益都縣西四里甲戌晉以琅瑯王為大司馬荀
為司空劉琨為大將軍封涼州張軌為大尉西
平郡王當日以涼州張軌為大尉西平郡王定繼國曰涼

元曰永興燕世不替建興之城姑臧城
於漢縣是謂涼

荀祖當作荀組於是時以司空領尚書左
僕射又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則其職任亦
重矣然晉在江東現在河北軌在山西天下
大勢渙散如此安能有所濟乎

漢劉聰立三皇后改元建元劉曜圍晉長安石
勒圍晉幽州乙亥晉進左丞相琅瑯王睿大都
督中外諸軍事

晉在江東無復中原之志矣而本朝之所以

待之者一則曰左丞相二則曰大司馬三則
曰大都督望之愈深而應之彌淺待之愈重
而答之彌輕晉之子弟如倫罔父顯號歆
越國不足道矣若虞者庶其恭順有足仗焉
而亦若是然則子弟之不足可使豈不誤人
之家國也哉

右丞相南陽王保為相國司空荀組為大尉大
將軍劉琨為司空陶侃平江表獲杜弢吳
立七皇后三后之外非曰立授石勒專
令俾征伐勒援晉漢陽丙子晉長安陷于寇帝

出降于豆田中漢劉曜拔晉長安俘其帝于平
陽改元麟嘉

方曜之逼長安也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
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變索勢乃
還槐里夫以胡崧一軍足以擊曜破之設
使大都督虞如詔奉行與保相合志報君父
誓滅胡虜則必無豆田之事矣需之五年之
久曾無一騎之至至於國危君辱然後出師
露次不既晚乎

石勒拔晉太原劉琨走幽州依段日磾日磾作四

無故而有所獲此人情之所喜也喜則驕驕則怠此劉琨之所以敗乎代猗盧之見弑於六脩也箕濞衛雄大帥其衆而歸琨使琨能勤而撫之不患其不為我用乃遽欲以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寇其幾何而不敗乎以此見志不可以不持事不可以不察察之於未萌之先而持之於既滿之後則雖有所獲必無所喪惜也琨於此理容有所未悟也

丁丑晉帝在平陽琅琊王睿渡江稱晉王于建康元曰建武

建康本業晉以

睿之渡江也久矣非直今日而後渡江也其曰丞相其曰都督大抵遙以授之云耳授之丞相而無報仇之志授之都督而亦無報仇之志使愍帝再執而後軍謀國計區區獨立其無乃素有偏霸之心利其本之傾也以為己之榮歟則亦奚以為來者之勸矣

以西陽王羲為太尉義當作榮當作太保王敦為大將軍王導都督中外外州刺史領中書外尚書事其曰都督中帝死于平陽戊寅晉王睿稱帝于建康改元太興以子紹為太子是

謂東晉元帝

帝即位之後文武增位二等又欲賜吏授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能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空土歸戴宜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晉帝不從以此觀之帝之私心素欲偏霸南土亦可知矣

劉琨為段匹碑所害王敦稱牧荊州王導開府建康漢劉聰卒子纂繼改元漢昌將斬殺纂代立祖國劉曜自長安入至赤壁稱帝改元光

初加大將軍勒九錫封趙國公國人誅斬準以迎曜已卯晉南陽王保保祈山稱晉王漢劉曜還長安改國曰趙是謂前趙殺石勒使者王循備當石勒稱王襄國國曰趙元曰趙王是謂後趙以張賓為之相號大執法以弟虎為之將號太輔庚辰晉南陽王保走桑城死涼亂張茂殺寔代立改元永和按殺寔者閭涉繼寔者張茂茂非殺寔者也其謂之永和猶永興之誤

辛巳晉王導為司空幽州陷段匹碑没于石勒

鮮卑慕容廆受晉持節都督遼東西

嗚呼使中國有創設四碑慕容廆西京張氏

皆可撫而用之也豈獨中國之人乎

壬午晉改元永昌大將軍王敦以武昌叛破石

頭稱丞相都督中外

王敦於懷帝之時蓋嘗有以覘東海王越之

心矣及愍帝之惓惓於庸也而庸則恒落落

焉當是時敦之心亦豈不以庸為非純臣乎

帝於往者且不能以純臣事愍則敦於今者

亦豈能以純臣事帝此其理之必然者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其是之謂乎

太保西陽王萊進位太宰加司空王導進位尚

書令石虎寇泰山梁顧以淮陰叛

按是年王導鎮淮陰則淮陰無叛者矣有梁碩

者園交州刺史丹陽王諒於龍編其謬誤以梁

碩為梁顧歟然淮陰之與龍編相去遠矣

帝憂憤死皇太子紹嗣位是謂明帝石勒拔劉

曜河南癸未晉改元太寧王敦假黃鉞

當是時敦自領揚州牧則所謂黃鉞亦其所

自假耳非朝廷之意也

劉曜石勒皆入寇趙劉曜拔晉陳安收隴城陝

西城及上邽按隴城屬天水西城上邽趙石勒

滅晉疑于廣固陳安昔嘗疑非晉之所封今而

其疑不疑也趙涼張茂稱藩于前趙張茂之於晉

以趙國之子為人矣甲申晉王敦寇江寧晉分

城敦死于燕湖燕湖屬江寧郡王導為太宰是時

中外大者皆領揚州刺史則所謂晉者

敦之死導與含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

舉可謂如昔年之事乎昔年倭臣亂朝人懷

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必若此言則是導

於敦之所為未嘗盡以為非敦不盡非則帝不

盡是先儒謂臣弑其君弑其父常見其有不

是處耳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不內其心而有

外焉非見其有不是處豈云尔耶嗚呼此篡

弑之萌也而導亦不能免焉於敦乎奚責責

敦則導可以免責導則敦不勝誅於賢者而

不責備焉非春秋之意也

蜀李雄以兄之子班為太子涼張茂卒兄子駿

立當和世駿改元太光駿之乙酉晉以子衍

為皇太子石勒入寇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梁雍明帝終太子衍嗣位是謂成帝太后庾氏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同中書令庾亮開政

侃制於外而亮制於內導固不得以自專矣養疾私門此導之志乎雖然養疾私門可也以司徒之祿而養疾不可也其在平昔猶曰不可矧國疑君初之時乎太子即位群臣進璽而導則不至慢君父矣使下璽而不言則導心卒以不悟然後知導於此舉進退皆

失其曰非社稷臣導固不得而辭矣

遼西亂段遼弒其主自立趙石勒拔晉荆兗豫三州及劉曜新安許昌而戊晉敗元咸和進王導大司馬領黃鉞督中外軍事提攝此際遂移以蜀李雄攻晉涪城趙石勒攻晉汝南丁亥晉豫州祖約歷陽蘇峻彭城王雄章武三休薨武休為連女犯建康

建康者城所在而蘇峻祖約敢連兵以犯之子犯之者誠非矣然國有人焉猶將折衝千里之外矧曰畿甸之內乎畿甸之內而我庶

主焉正使無以致之猶將曰謀國者之辱也峻與約快快久矣而我則挑之非所謂寇之招乎謀國若是君子以為無能矣且有罪焉是則庾元規之謂也

司馬流距戰不克死于慈湖按慈湖鎮有西塞山在焉乃湖之塞也

流於將戰之時食矣不知口處則其膳薄為可知矣膳薄則臨事而亂豈能有濟哉其視賈禘對奔愈久而無倦者信乎其有間矣戊子晉蘇峻敗內師于西陵西陵在會稽縣之南

仙三入宮稱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徙帝于石頭庾潭庾水王舒稱義三吳郡縣會征西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溫嶠平北將軍魏該圍峻于白石滅之白石在峻弟逸代總其衆韓晃寇宣城

美矣之起本以王舒倡之庾水為其所使而雲澤則應之者也邵子所書乃以虞潭為首何則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潭遂從軍且帶環佩給費其母如此則其子可知矣邵子首之取其志

也故青溪之敗十壺死之宣城之敗桓彝死之皆所謂舍生取義若以潭母之言觀之固常事也是以不盡書也

大敗劉曜于洛陽獲之遂滅前趙用徐光為中

書令趙前趙者後趙不言後已丑晉蘇逸拔石

頭帝野次滕舍敗逸于石頭逸退保吳興吳興郡

元允敗逸于漂陽滅之元允漂陽漢屬

峻死而逸總其衆是以有石頭之攻也然而

官軍至矣是故滕舍得而敗之諸軍得而斬

之其退保吳興而為王允之所敗者乃逸之黨如張健韓晃等輩是也

趙石生進收長安石虎破上邽殺劉熙劉胤三千人進平隴右庚寅晉陸玩孔愉為左右僕射

起新宮于苑

土木之功不可與甲兵並興也晉曷為而

起新宮此無他故宮燬于寇則不得不新之也

陶侃擒郭默于潯陽

潯陽屬江漢為

郭默殺劉胤遂得江州此唐末藩鎮之風氣

如此處置信導之過抑或者以蘇峻之變由亮激之故不得不懲之歟使當時不有陶士行固不可為矣

蜀李雄攻晉巴東巴東屬唐為涼張駿稱藩于

石勒趙石勒稱帝自襄國徙都鄴改元建元建元

辛卯晉以陸玩為尚書令壬辰晉徙居新宮進

太尉陶侃大將軍趙石勒卒于弘繼改元延熙

加石虎九錫專政稱丞相魏王殺中書令徐光

及右長史程遐癸巳晉遼東公慕容廆卒于號

繼蜀李雄卒子班繼叔父壽專政趙亂石堪出

奔譙城譙城屬洛陽石即稱兵洛陽石生抗

軍長安石虎咸滅之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四十六

甲午東晉成帝九年蜀李班為庶兄越所殺立

准子期改元玉恒越專政涼張駿受晉大將軍

命乙未晉改元咸康石虎入寇假大司馬王導

黃鉞出與成蘇湖牛渚蕪湖牛渚一名采石在當塗

導之為相也知有江東而已不知有中原也

其度一日則苟一日之安耳王敦既死蘇峻

且誅則以為無悔事矣懷慈北狩而不復曜
勒南翔而不止則曰吾不知也吾不知也一
旦石虎之騎游於江濱袁耽奏焉朝廷懼焉
乃以司徒易稱司馬而黃鉞假焉六日之戒
嚴則六日之震聲終身之職任則終身之廢
弛使其苟有中示之志則當處之以暇應之
以整不亢若是之倉卒也

趙亂石虎殺弘代立稱攝天王攝上當改元建

武丁酉鮮卑慕容皝稱王遼東趙石虎稱正天

王戊戌單于月頡跋什翼犍稱王定襄單于

為於漢國曰代元曰建國蜀亂李

壽自漢止入殺期代立改國曰漢元曰漢興慕

容號收後趙已亥晉王導卒伐蜀夷子晉陸玩

為司馬事慕容皝代石虎之捷漢李壽拔晉

丹州丹州唐志屬魏慕容皝卒丑晉慕容皝求為假燕

王

當是時號雖自王晉固不得而禁之也及其
來請也則引故事以拒之曰異姓不封王是
可以見議者之不通矣使良平在焉必曰晉
方不利寧能禁號之自王乎遣信臣操信塞

不喻時而予之則號必德之矣然後與之刻
期與之伐叛未必不得其力也顧不能然乃
俟其罪狀使氏責其當國不能雪恥則又懼
其指斥奏請予之嗚呼使氏兄弟信不足以
為中國之重矣觀其於爵賞之應酬猶失事
會則其於攻討之措置豈獲機要哉

徙居和龍

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也

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遂都之號新宮曰和

龍宮或謂當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闕於龍山

皝率僚屬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而嬉解

角而去號大悅故號新宮為和龍宮云

壬寅晉成帝崩母弟琅邪王奕立是謂康帝封

成帝二子不為琅邪王奔為東海王中書監庾

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輔政漢李壽卒

子勢繼改元太和癸卯晉改元建元甲辰晉康

帝崩太子聃繼是謂穆帝太后稱制趙石虎伐

涼不利伐燕有功乙巳晉改元永寧晉王昱錄

尚書六條事專政

唐之監察御史分察尚書六司事一察官人

善惡二案籍帳賸後三案農桑倉庫四案妖
猾盜賊五案德行孝弟六案黠吏豪宗並之
所錄其亦若此之類歟

丙午晉桓溫伐蜀

溫之伐蜀也衆人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
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傳知之溫善傳者也不
必得則不為已而果然然則溫以必得期蜀
曷不能以必得期秦又曷不能以必得而期
燕也哉故知以傳言戰者傳不必皆勝戰不
必皆克必也以義言之使天下之人知殘賊
者必不可以不討然後所向而必齊也

漢李勢平李奔改元嘉寧涼張駿卒子重華繼
改元永樂與太光同趙石虎攻涼今以鎭城為郡
李勢子建康蜀復亂范賁稱帝成都涼張重華
敗石虎于枹罕趙石虎為

趙之伐涼也涼以張恒當之而不勝以牛旋
當之而亦不勝其所以取勝者無他以有謝
文存焉耳彼謝文何為者哉其始則一主簿
耳其終則趙之猛將如王擢庾秋等輩舉不

足以當之然後知晉之察謨為不若涼之張
軌矣軌之言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
將舉謝文用之雖石虎亦發彼有人焉之嘆
矣若察謨則徒知時賢之為不足以敵虎而
不能舉人於時賢之外豈不有愧於張軌乎
戊申晉桓溫為征西大將軍入長安至于灊上
溫於是年為征西大將軍則有之然未嘗西
入長安至灊上也其諸以甲寅之事而謾書
之歟

遼東慕容皝卒子儁繼趙石虎攻晉竟陵境

為驃屬已酉晉平蜀亂鮮卑慕容儁稱王遼東
國曰燕元燕元是謂趙石虎稱帝改元太平虎
卒子世繼張豺為相專制內難作石遵自關右
入殺世及張豺代立石冰自薊門入冰稱殺遵
不克石閔殺遵立石鑒改元青龍閔稱大將軍
專政符洪稱兵廣川鑒屬趙石鑒
縱大將軍閔及李農不克閔殺鑒代立復姓冉
氏改國曰魏元曰永興大滅石氏宗室鑒弟祗
稱帝襄國以將劉顯南攻冉氏不克殺祗以降
乃自也事在辛亥閔破襄國誅顯滅其族

國劉顯事將符健自於頭入閔其水故名汾
頭屬備州遂杜洪于長安據之將魏統以充
州舟遇以豫州將歸樂引以荊州引當鄭系以
洛州入于晉劉維以幽州入于燕作準燕南畧
地至幽冀

自魏統而下以至於姚弋仲九十一人獨繼
準則歸于燕耳其餘則無不歸晉者而晉則
未有以撫之然後知晉之君臣之不我夷若
矣悲夫

辛亥趙將周成以廩丘高昌以野王野王於漢為縣屬河

內樂立以許昌李以衛州請附于晉劉裕地
弋仲亦奔于晉魏將閔攻燕不利死國亡石虎
將符健稱天王于襄安國曰秦元曰呈始是謂前
秦敗晉軍于五丈原五丈原在秦之郿縣

五丈原之敗乃司馬懿與杜洪之兵也本非
晉之所遣亦可謂之敗

晉軍也哉

當是時其兖州以下九自魏而來者皆晉之
地其廩丘以下九自魏而來者皆晉之地人
不外晉地不外晉晉自外之則符健得而

敗之矣惜哉

燕慕容雋南伐滅冉閔于昌城按昌城當

閔之此行也十戰十勝然而卒斃於燕者何
哉彼徒知左操矛右執戟以勇擊敵而已而
不知以怯養勇則勇固有時而窮也慕容恪
以為勇而無謀一天敵耳其亦工於料人者
歟然其事則在壬子

壬子晉武陵王晞為大宰會稽王昱為司徒大
將軍桓溫為大尉

晉之所伏者會稽王昱昱之所伏者中軍叡

浩九此為有桓溫將以抗之也黨與既分事
權不一雖欲有為亦難矣哉

魏冉智以鄴降燕慕容雋稱帝自和龍徙居中
山改元天璽天璽當作元璽

慕容雋徙於一堡其始也特為張舉所愚
耳而終不悟至乃因常情而不可得也則遂
誤以冉閔之妻董氏為奉室君此其智已不
足以欺一亡國之婦人矣而又改元元璽乃
欲以是而固天下之人其幾何而不見囁於
蔣幹戴施何融者邪

秦符健攝帝長安癸丑涼秦相攻涼張重華卒

子耀靈繼伯父祚殺耀靈代立改元永平太平

和乎於是元甲寅晉太尉桓溫伐秦至灞上

自江東立國以來凡三十有六年矣未有能

奉天子之命將統銳之兵深入敵境至於灞

上者也而桓溫此舉能所難能劉琨祖逖有

勲色矣然而卒不能致三秦之豪傑劉琨祖逖有

而滅之者何哉溫之本志本不在於除殘賊而

惟在於立功名耳功成名遂則將借是以脫

王之鼎而民之休戚國之利害無與焉三秦

其豪傑將必有以窺其心矣雖渡灞水猶不至

矧曰僅至於灞上而已乎

秦符健敗晉軍于白鹿原杜佑曰漢高祖年彭越

又敗之于子午谷子午谷在南山之北乙卯晉將

段龕敗燕軍于狼山城在東之北右軍王羲之

辭官歸

羲之非無寬情直以位遇不及懷祖故辭官

而歸耳君子之出處去就陞黜顯晦自有義

命初不以己之所長病人亦不可以人之所

得為己之病而每每致意於輕重毫釐之間

不亦鄙乎

涼宋混張璠殺張祚立耀靈弟玄靚改元太始

凡張氏之在涼者惟祚為有和平之號其餘

則否所謂太始猶永興而下之諸號槩以為

誤可也

燕南攻晉不利秦符健卒子生繼乃辰晉桓溫

敗姚襄軍于伊水遂復洛陽伊水出南陽縣西

溫之復洛陽也功亦偉矣然則造物者亦將

假以窺鼎之資乎曰天之生斯人也固將以

為天下用非偶然也使晉而有駕馭之術籠

絡之能則如峻如敷皆可用也況於溫乎委

之而不信仕之而不專晉則自失之耳非必

皆溫之罪也

秦符生改元壽光丁巳晉改元升平帝加元服

王彪之為左僕射燕改元光壽自中山徙荆湘

秦符生虐用其人雄子堅殺生代立去帝稱天

王改元元興以王猛呂婆樓彊注梁平老為之

輔

堅之將弒生也嘗問計於呂婆樓矣婆樓曰

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於是乎以王
猛薦由此言之則是堅之所以容猛猛之所
以告堅者實獲樓之所謂大事云耳何謂大
事弒是也如此則猛固亂賊之師楚之潘崇
不是過矣而堅也過不自量遂自以為如玄
德之遇孔明也嗟夫孔明豈嘗教玄德以弒
君之事乎是特慕輿根之所謂慕容皝之所
不為者異時以計相賣正以其胸中之有懽
故耳不然何其相忌之甚而相疾之過哉
戊午晉將馮鴛為以衆入于燕燕拔晉上黨已未

晉伐燕不利燕救晉于東阿

褚裒非將才也而使之為將遂有代陂之敗
謝尚非將才也而使之為將遂有誠橋之敗
甚而謝萬則尤非將才也而又使之為將正
令東阿未敗猶不可付兵柄於若人况東阿
已敗乃欲以若人而救之甚矣晉之命將所
謂以國與敵者歟蓋自是而後許穎譙沛皆
沒於燕矣嗚呼豈惟東阿而已哉

秦改元甘露以王猛為中書令庚申晉仇池公
楊駿卒世繼燕慕容皝卒子暕繼改元建熙慕容

容恪為太宰專政慕容評為大傅慕容根為太
師慕容皝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根作逆伏誅辛
酉晉穆帝終立成帝子琅玕王丕是謂哀帝壬
戌晉改元隆和燕師攻晉洛陽

燕攻洛陽晉救洛陽是也為大司馬者謂宜
移鎮洛陽則可耳乃遽欲遷都是何內外之
相遠而議論之不審歟

癸亥晉改元興寧桓溫為人司馬假黃鉞都督
中外軍事北伐涼張天錫殺玄靚代立改元太
清燕將慕容評攻晉許昌

燕攻許昌晉獨不可以救許昌乎屯合肥者

不知務救之實以為進取之謀守洛陽者乃
欲假救之名以為退避之計卒之洛陽許昌
均之不守嗟夫此豈惟陳佐之過哉桓溫於
此蓋不得不任其責也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四十七

甲子東晉哀帝三年餌丹有疾

或門丹可餌乎曰可必林居谷飲無求於世
者而後可以餌之也既曰餌丹矣而猶燕乎
玉食之奉則此有所益者彼必不能以無損

太后稱制燕秦入寇洛陽

寇洛陽者惟燕而已秦則未也昔溫以丙辰復洛陽則宜自守之矣守之一年則有一年鎮靜守之三年則有三年之輯睦然後奮其

餘力則西可摧秦北可折燕彼燕之與秦亦
焉有過人之才真不可及也哉秦不過猛燕
不過恪雖各有才然其所輔不正不足以干
吾之正也自丙辰而戊午既已三年矣至辛
酉則倍之至甲子則三之三其三年之久而
不足以有為也又致寇焉是則未嘗養民
心之不固也是則未嘗招士士氣之不振也
九此誰實尸之溫之咎也

乙丑晉哀帝終于餌丹母弟琅玕王奔立洛陽陽于庶

守洛陽者其兵幾何陳祐三千沈勁十及燕人來逼則祐率其六分之五而守之餘一與勁總五百人耳此不足以守洛徒足以殺勁勁死則忠勇可惜洛亡則山陵可悲是果伊誰責其哉吾固曰溫之咎也。按沈勁沈充之子也同馬公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緣公還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節子矣

司馬勲以梁州叛孫盛郡王

司馬懿何以叛歲已酉而懿以是年率眾
州之衆赴雍州之招則是國已專兵矣已而又赴杜洪之
招則歲辛亥也三年之間然師者再天子不知方伯不問則

其專矣非一日矣積而至於是年九十有七載其生殺已多其擒縱已熟然後據州以叛然則叛者之規模猶不造次賢者之功緇反無本末可怪也哉

秦改元建元匈奴二右賢王以朔方叛平之丙寅晉改元太和會稽王昱為丞相燕秦入寇涼張天受晉命大將軍都督隴石燕拔晉魯郡秦拔晉南鄉繡麟丁卯燕攻晉竟陵秦攻晉涼州戊辰秦符雙以上邽符柳以蒲阪叛王猛悉平之

秦之骨肉何以異於燕之骨肉哉骨肉之不

相容則其為敵國之資必矣燕不能東機進
取卒為後患固評之暗然使桓元子而有先
見之明則必移其伐燕之衆先以伐秦秦
之亂而披其國則燕必不動秦必不支然後
養勇觀變則關西鄴下其必有應我者乎
已已晉大司馬桓溫北伐燕不利歸罪袁真袁
真以壽陽入于燕

溫之於洛陽也既得而復棄之矣已棄所有
則其所無者未可遽取也又欲於燕乎取之
此何意哉是不難測夫其捐洛陽於燕者所

以其中原之亂也驅慕容於鄴者所以大北
伐之功也然後秦歆而歸則滿朝公卿舉出
其下矣晉之鼎其自是而可遷乎然而事出
意外有枋頭之敗焉既敗於燕又敗於秦則
向之所擬者皆失之矣向使得尺則尺據洛
陽而不忍棄也得寸則寸踰河北而不遽止
也燕雖有垂秦雖有猛豈能凌我而駕之哉
持志不堅而量敵之不審其敗也自取之也
燕大將慕容垂敗晉師于枋頭以衆降秦評害
功故也秦救燕有功取燕之金墉責無信也庚

午晉壽陽袁粲子瑾繼桓溫敗瑾于壽陽廣
漢及成都寇亂王猛滅燕于鄴徙慕容暉于長
安收鄴五十七秦之滅燕九得鄴一百五猛留
鎮鄴

猛之至鄴也其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
太原王則是猛之所為不過如俗而已非有
以大異於人也而溫之所至不聞有是言焉
然後知晉有弔伐之資而溫則不能用也可
勝惜哉

辛未晉桓溫平壽陽獲袁瑾以歸廢其君為海

西王立會稽王昱改元咸安是謂文帝文
帝溫稱丞相鎮姑熟專制姑熟在當塗

自伐蜀而後積二十五年使其乃心王室則
何事之不可為而乃僅成廢立卑之何足

高論哉

殺太宰武陵王晞新蔡王晃晃當降海西王
為公及害其二子與母之子當降海西王

武陵王晞以好習武事為溫所忌故欲置之
死地猶有說也若新蔡王晃則何嫌於晞而
謂其謀反又何憚於溫而自謂與晞同反為

人所逼乃至自投於死地于以見溫之不仁而晃亦不智甚矣使帝不以宗室有之其能免於死乎

壬申晉命百濟餘句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守

容桓于遼東滅仇池公楊纂于秦州癸酉晉改

書謝安為尚書僕射東制

元字康大司馬桓溫卒太后稱制王彪之為尚

書謝安為尚書僕射東制

鯁鯁如張天錫貢方物秦拔晉成都梓潼

秦自是而得梁益則長江之險與晉共之矣

其欲窺覷江左亦其勢之所必至而王謝於

此言不以上流為憂其不亡也豈非幸歟

甲戌晉桓石破秦軍于墊江

巴縣張育稱王于蜀秦復平之乙亥秦大將軍

王猛卒

或問使猛而不死則秦可以一六合乎曰不

可彼其所事者堅以篡得國其本固已不正

豈能正人乎其所以暫據中原者適值晉之

無人故耳使晉有人焉以我之正伐彼之不

正則猛將歟手吾何以知之以伐鄭知之其

伐鄭也徒以爵賞誘其士卒非能指其之環

而戮之也使其伐晉則何名之有秦惟不知

伐晉之無名是以妄動非愛晉也以其本無

手一六合之資也

丙子晉改元太元加元服皇太后委政桓冲桓

豁為將軍謝安為尚書監

秦滅前凉徙張天錫于姑臧

朔方獲拓跋什翼犍徙之長安

下

當是時秦已得鼓城魏興及盱眙等郡矣使

不有三阿之捷晉其危哉

戊寅晉作新宮己卯晉敗秦軍于淮南秦拔晉

襄陽

以國則秦大以兵則秦彊宋序以一城當之

雖屢戰屢捷然不可以不慎也乃以屢戰屢

捷之故而不設備則雖微李伯護為秦內應

猶將見執又况伯護之歟已先送於秦乎

寶衡所擒辛巳晉謝石為尚書僕射桓石攻秦

有功闢國知以民皆有功但謂之桓石則不可四

與六十二國修貢于秦所以滅之修此

國南戈晉謝安中謝炎射玄巨中巨平父奏

師于肥水水出九江成德佳園各易

自謝安得政之後秦兵取其梁益收其隹莠

拔其襄陽安於此時宜有以量秦之志矣彼

其志將必入寇我則何以待之乎戰而不

更則并丁而力。差主。永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捷則將若何而爲之援再戰而不捷則將若何而爲之援期於不亡而後已一戔而力

何而蓄之求其放不已而後可也一單而卷
盡則齊楚可而爲之迷再伐而又楚則符蓋

何而爲之績期於必勝而後可也肥水之戰

幸而一捷矣雖然未有以繼之也使其一捷

之後真能繼之以圍洛陽則洛陽之衆必不

為堅之所收拾矣又能續之以取洛陽則此

而摧不必不免而迫堅堅必自縊豈但縊

作或羗委食魚羊而已哉

秦符車走師壽春符蘭沒于戰諸將咸叛慕容

齊桓王築陽其居中作居臨國曰燕元曰燕元

恒曰元半是謂後燕攻于鄴句町翟真以

行唐叛行唐於漢為縣屬常山

按晉成帝之咸和五年丁零翟斌朝於後趙

石勒以趙燕王此其曰句田種真本

君妃而歸之謂也折其衣貝世居康居而其

後見漢書中國云

車韋鎮廣慶鎮判上十萬州復襄陽秦守朝以

青州秦府掾立師遣劉牢之救紫

以所為之六目

秦之初敗也魚羊梟便有食人之心矣然而

倉卒之間其害未合我貝軍行以走之電邊

以賄之與豈但可以進秦而亦可以厚厚秦厚秦

卒則可耳秦非所效也非所效而效之於事

焉非便於理爲不當於刑焉失罰於德焉益

恩而我則昧而為之宜其不足以復晉之舊

也

秦將姚萇稱王萬年萬年縣屬焉為國曰秦元曰

白雀是謂後秦慕容冲稱王阿房

北在長安縣西
慕容泓稱王華池

慕容民紛紛而起莫相統屬亦可以見其為

亂國矣就其中而論之若泓者猶曰受命於

天有所付授若冲若永則非弘之北而亦稱

王稱帝其真夷虜之習歟

慕容永稱王長子岷黨呂弘稱王酒泉

慕容冲與互逼長安燕北伐高句麗

慕容復遼東故地乙酉晉謝安救秦至于長安復

洛陽而還卒其後秦地失陷謝安則當歸之

甲申不當係之乙酉

牢之之救固已惑矣謝安之救無乃已甚乎

由其志在收功不在復晉是以破賊之後無

復可觀者也

秦符堅沒于姚萇

按堅之所為亦足以偽霸一時突然不免於

破軍亡國授首他人者何哉傳曰君以此始

亦以此終其堅之謂歟

子丕自鄴攻晉陽稱帝改元大安慕容冲屠長

安秦將乞伏國仁捕牧洮罕

謂之洮國曰秦元曰建義是謂西秦慕容垂南

新徙都之秦姚萇獲符堅于五將山歸殺之于

新市

是年冒頓拓跋什翼珪稱王定襄之成

樂道武帝

魏道武帝

西成秦符丕為慕容永所敗走晉東垣

地也為晉將馮該所殺其衆奔杏城

自肥水敗秦之後惟東垣殺丕差快人意餘

則一再救秦未免使人為之不樂也

符登稱帝隴東改元太初符堅將呂光稱牧姑

臧國曰涼元曰大安是謂後涼燕慕容垂稱帝

于鄴改元建興慕容冲為將段隨韓延所害其

衆奔垂慕容永稱帝長子秦姚萇稱帝徙居長

安改元建初丁亥晉以子德宗為太子敗翟遼

于洛口

攻姚萇封乞伏國仁為建川王

戊子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乞伏國仁卒

戊子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乞伏國仁卒

戊子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乞伏國仁卒

戊子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乞伏國仁卒

歸立稱河南王改元太初徙都金城己丑晉陸
納為尚書令

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用則小人斥陸納之
為尚書令也豈非要職謂近習弄權為不可
長耶則當上告天子下告相王改絃易轍廢
其可以為治耳如其不然則委而去之亦云
可也舍此不為乃徒望宮闕而嘆曰好家居
纖兒欲撞壞之邪誠知宮闕之將廢則亟起
而扶之耳乃坐視纖兒之撞也莫能救焉此
豈足以勝其任塞其責哉

彭城妖賊亂翟遼圍榮陽秦姚萇西攻符登涼
呂光稱三河王改元麟嘉庚寅晉敗翟遼于滑
臺永嘉寇亂涼州秦符登攻姚萇不利辛卯
晉王蜀為左僕射謝琰為右僕射壬辰晉將詰以
青州亂慕容垂平句町翟釗于滑臺西秦乞伏
乾歸開地至巴及隴

其至隴以殺秦主苻崇其至巴以殺仇池楊
定然其事則當繫於甲午

癸巳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姚萇卒子興繼去
帝稱王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四十八

甲午東晉孝武皇帝二十二年後魏道武皇帝
十年秦符登攻姚興不利戰死子崇立奔皇中
難岫屬稱帝改元延初為乞伏乾歸所滅燕慕
容垂平慕容永于長子秦姚興復稱帝魏里
為魏屬魏里於漢改元皇初涼呂光徙居樂都
都格樂乙未燕慕容垂攻魏不利魏破燕師于
參合陂陂屬代郡

攻魏者非垂乃寶之兄弟耳寶之兄弟生焉
兵間宜有以知兵之氣使矣參合之戰豈獨

然哉當其未戰也大風黑氣如堤而來雖微
沙門曇猛之言吾亦知其為魏兵將至之候
而寶則付之一笑麟則奮然肆怒卒不以曇
猛之言為妄乎則其平日所為大抵冥然無
覺悍然不顧而已矣其勝幸也其敗宜也幸
不可以數得則宜其不免於參合之敗也
丙申晉武帝沈舟于泉池後太子德宗嗣位是
謂安帝

孝武帝之死史謂醉卧清暑殿張貴人使婢
以被蒙面而弑之而此謂泛舟泉池而後焉

豈所謂清暑殿者精於泉池之中歟夫構殿於泉池之中信可以清暑矣然自渡江以來土木之功未是有也正月構殿而九月死焉是亦可以垂戒於後世矣抑又有可戒者帝之於張貴人也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坐此一言為其所紕則謂之溺於酒色可也謂之溺於泉池亦可也由有所溺而後沒焉後之人君固當以為戒也

會稽王道子專政燕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卒子上谷子寶繼改元永康太原陷于魏魏拔燕并

州城則即園中山稱帝改元皇始凉吕光稱天

王改元龍飛丁酉晉改元隆安兖州王恭鎮

兖州豫州庾楷鎮豫州而吳郡王敦各以

城叛終皆不聽楷之命也其時魏魏年之世

戒也焉

謂安之清談為有益於國歟目擊中原之亂而不耻囊括關河禮復土宇未必非其清談之所誤也謂安之餘烈為無益於國歟身歿一知之餘而外寇不侵內寇不起未必非其餘烈之所覃也王恭之亂人以為國寶之所

致固也國寶之用事久矣而使諸人乃

至是而從王恭之亂未必畏國寶而不敢

亂也正以安之風流所被者遠溫之氣習既

久則忘難以桓玄有端說誘而固從之者鮮

也則可以見國無君子雖有立謝安既死

而國猶未亂固亦君子之効也

燕慕容寶北走龍城慕容詳居中山慕容普

隣殺詳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立徙居中山慕容寶自丁未入又殺普隣代

刑也乃曰原其本心豈不欲忠於社稷耶此固欺世之言也又曰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此則以欺當世為未足又欲欺其後世者也世衰道微綱常不立舉兵向闕者不自知其寇盜而皆以豪傑自期可感之甚也

杜罔以京口亂

所謂杜罔其杜子恭之遺黨歟子恭妖人其死久矣而其黨孫泰乃孫恩之叔也方以是年謀為亂首則罔與為黨必矣抑恭之為亂實以討恭為名恭等所為其真足以為妖人

之資歟

慕容寶南伐至于黎陽乃復將蘭汗殺寶代立

于龍城稱昌黎王改元青龍慕容寶志遠西脚今改

寶之南征猶曰南行云爾若南伐也其南行

云何欲依於德而德已稱帝滑臺矣於是南行不成北歸無所遂為蘭汗之所弑云

寶子盛誅蘭汗稱王改元建平稱帝再改元長樂

盛之妻汗之女殺人之八而奪其國雖愚者

亦必有報復之志矣而汗也方以親戚待之盜賊之智足以作姦而不足以慮禍其有以夫○盛之立既改元曰建平矣又改元曰長樂何居要之非改元也未敢遽稱帝號故但以長樂王攝行統制之事耳其改元長樂在後二年

鄴陷于魏范陽王慕容德自鄴南走滑其王改元年是謂南燕魏拔燕之鄴及信都信都為魏郡名改元天興自盛樂徙居平城涼禿髮烏孤克金城敗呂光于街亭稱武威天王街亭為魏郡名

已亥秦姚興拔晉洛陽姚興拔晉洛陽

晉將以所守者非其人歟幸恭靖嬰城固守經百餘日力屈勢窮然後見獲前不拜助後不肯晉脫囚而逃終歸其國則是所守者未始非其人也然則天乎天之運寓於地之氣向者胡雖嘗倚上東門而隤矣此其地氣自北而南者乎夫地氣自北而南君子以為將治之侯也然石泓至焉而卒以大亂則是君

子之論亦有時而不然也獨以其氣類推之則胡雖之嘯胡騎之招也而中原之地犬羊據之夫豈果無其兆乎謝安之至洛陽也固曰將以救秦也符秦雖滅而姚秦至焉其兆豈不見於謝安之救乎以中國而救夷狄安固下策也以夷狄而救中國魏有善意焉燕靖之困也楊佺期嘗為之求救於魏魏以六萬騎救之此其意之善也知有中國而救之者也雖曰救不及期而其善不可泯魏有洛陽而政似中國未必不以此意得之也

燕慕容德拔晉青州仇池楊盛稱藩于晉妖賊孫恩陷晉會稽

會稽之陷人皆曰孫恩陷之也我獨曰是則內史王疑之陷也疑之為會稽內史何以陷會稽乎當寇之來也不出兵不設備乃曰我已請大道借寇兵矣嗟夫世豈有鬼兵可借而我則借之以殺寇兵也哉此則逸火之子道韞之壻所謂一門叔父則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封胡羯末不意天壤間復有王郎者也使其當淮淝百萬之師亦將借寇兵而驅

之耶或者以八公山之草木皆似人形則未免以為真有鬼兵之可借耶此其愚亦甚矣而疑之則然豈不足以詒叔父之羞增群從之愧耶

晉謝琰劉牢之往哉

王疑之以無備而敗為謝琰者亦可以鑒矣而又以無備而敗前車既覆而後車不知所戒也是何王謝諸人固自樂為如此哉若牢之則雖能破賊而又縱兵大掠則亦與賊無以異矣民之所望何如而我則無以副之人而不仁果不可以居人之上也哉

劉裕始參軍攻秦姚興去帝號稱王改元弘始魏南攻滑臺涼呂光傳子紹位稱太上皇光卒兄纂殺紹代立涼禿髮為孤徙居樂都為孤卒弟利鹿孤立又徙居西平仍附于姚興涼廢業稱天王改元天璽天將沮渠蒙遜出守西安西平魏郡即河州慕容德逐辟閭渾于廣固徙居之滑臺沒于魏庚子晉司馬劉裕敗孫恩于臨海臨海之始州

天下草澤之中未始無英雄也顧不遇其時

則不免終於草澤而已矣孰識其為英雄而
欲之哉此則劉裕是已為裕之計者不有孫
思則無以發其迹不有桓玄則無以成其功
為晉之計者寧其無恩與玄而亦不必有裕
也有裕則有宋有宋則無晉矣嗚呼機之相
伏也事之相倚也可勝筭哉

以錫州元顯為十六州都督燕慕容盛去帝號
稱廢人天王破高句驪秦姚興破西秦俘其王
乞伏乾歸于長安

乾歸既奔南涼又懼為利鹿孤所殺故奔而

歸秦耳非為秦之所俘也

涼呂纂敗元咸寧大司馬弘殺纂不克涼州利
鹿孤元建和涼將李嵩稱牧秦州璽之轉涼國
日涼元曰庚子是謂西涼燕慕容盛德稱帝廣固
敗元建平辛丑晉平孫恩劉裕出守下邳燕慕
容盛將段曦行弒盛叔父熙誅璣稱帝改元光
始

慕容熙非能討賊徒以幸於太后之故捨盛
之子不立迎熙立之是以鉅輔璣而戮之耶
秦姚興放乞伏乾歸還苑川涼呂超弒其君纂

玄其兄隆改元神鼎稱藩于姚興秦利鹿孤
稱河西王涼大將沮渠蒙遜自西安入殺段業
代立改元永安壬寅晉改元元興桓玄據荊州
建牙夏口假揚州元顯黃鉞顯兵敗玄入于建
業稱僭中丞相錄尚書事又稱大尉擬百揆乃
殺都督元顯及會稽王道子以琅琊王德文為
太宰改元大亨劉軌以冀州叛秦姚興伐呂光
有功拒魏不利

光至是死已四年矣由紹而纂纂而隆已三
易世豈復有光乎無已則謂之伐涼有功斯

可耳

魏敗秦軍于蒙坑在秦之東涼秦髮
利鹿孤卒弟儼檀立改元弘昌徙居樂都涼沮
渠蒙遜稱藩于姚興癸卯晉加桓玄九錫稱相
國楚王用天子服器玄獨命徙其帝于永安宮
降為平固王解固屬遷之潯陽國曰楚元曰永
始

昔者桓靈死於韓滉之難其言固曰義往致
死又曰此則命也合義與命而兩言足以盡
之其義也不以利回其命也安於分究可以

詒大訓於後世矣使其若子若孫而世遵其訓則溫必不為廢立玄必不為篡竊三世相承而同出一轍則其功業之盛王謝豈足進哉夫以沈充之悖謬其子猶欲洒之是故不愛一死以報其國若尋者忠貫日月誠感鬼神後嗣苟賢豈至類圯顧乃一變而廢立再變而篡竊其視沈勁猶有愧焉若以方之王謝諸賢子弟其獨無赧然矣乎

甲辰晉帝在潯陽劉裕唱義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二州兵大敗桓玄京口

義者人心之固有不必劉裕為能唱之也然劉毅則曰所見惟劉下邳孟昶則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由此觀之非英雄無以技乎其萃非英雄無以將乎其群惟其美則有識雄則有斷然後足以唱大義於天下也○毅固沛國人無忌固東海人耳然當其舉事正得桓脩京口桓弘江北之兵以為用非實有得於沛國東海之兵也

又敗玄將桓弘于廣陵吳甫之于江乘漢東縣皇甫敷于羅落羅落玄逼帝走江陵裕又

敗玄兵于淝口淝口在潯陽玄復逼帝東下裕又敗玄兵于嶧嶧山在武昌又破之于覆舟山覆舟山在金陵城北五里以其所歷之序入江陵玄敗死于投淝洲淝洲在江陵其將桓振復陷江陵幽帝譙縱以成都叛稱王

毛璩為益州刺史未見其成效如何然已兩興勤王之兵矣一則欲討桓玄一則欲討桓振豈非忠手而蜀人則憚於遠征推縱為主而縱則投水投地有不得免焉彼倖暉陽昧其真寇盜之尤者歟

秦姚興入十二郡脩貢于晉

是時劉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鄉諸郡姚興許之群下以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政務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然則南鄉諸郡非求不得而此以修貢為言予其有服善之心成義之意若脩貢然也或曰晉自渡江以來未嘗求和於敵國而裕則遣使求和可乎曰得罪於晉者曜與勒耳若興初非得罪於晉者與其抗

兵以相攻不着遣使以相問譙以下人不害

為息爭之道也然其事則當繫之於乙巳

魏改元天錫天錫當作天錫涼呂隆奔姚興國亡涼僂

檀去王號求姑臧于姚興燕慕容德卒兄之子

超立乙巳晉平桓振

桓振既平之後凡桓氏子孫皆所不赦獨以

桓冲之故宥其孫焉均之桓彝之後而溫之

所為會不足以盡其道而盡其遺育使足以

奉宣城之祀者乃出於冲焉然則目前之快

意者或以詒身後之憂種而不獲者未必不

留為他日之福也其為勸戒豈不明甚矣乎

帝自江陵還建業改元義熙劉裕都督中外錄

尚書事還鎮丹徒

或曰自義熙以後陶靖節但書甲子不書其

年號矣愚竊以為不然靖節雖忠於晉然必

不厚桓玄而薄劉裕也其自義熙以前猶可

書其年號則義熙以後何處不可書其年號

乎其不書年號但書甲子自是辭人墨客隨

意錄之云耳後又因之立論未必有得於靖

節之意也

涼傳檀受姚興命徙姑臧燕慕容超改元太上

涼李嵩徙居酒泉改元建初稱蕃于晉丙午晉

伐蜀敗譙縱于白帝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大

將劉裕開府京口仇池楊盛稱蕃燕慕容超三

將奔晉燕慕容熙將馮跋殺熙立慕容雲復姓

高氏稱王改元正始秦姚興將赫連勃勃稱天

王于朔方國曰夏元曰龍升丁未晉劉裕入朝

殺東陽太守殷仲文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

晉陵太守殷道叔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永嘉太守駱球

殷仲文桓玄之姊夫耳玄死而仲文不死則

已幸矣乃以才望自許欲當朝政是何其過

不自量歟○叔文諸人之死也桓胤與焉然

則宣城之祀其終不可續乎曰宥之者天下

之公也殺之者一己之私也以私害公常人

之通患也其於裕與無忘乎何尤

姚興攻禿髮傳檀及赫連勃勃乞伏乾歸復稱

王苑川改元更始涼禿髮傳檀攻沮渠蒙遜及

赫連勃勃伐申晉劉裕入總朝攻北敗慕容超

於臨朐臨朐縣屬齊郡出大峴大峴山進固

裕之園廣固一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
戰我兵不利一問人有玄文者說裕曰昔趙
攻晉疑望氣者以為洩水帶城非可攻拔若
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遂降
慕容恪之園段龕也亦然未幾又震開之今
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病脚
弱者過半悅壽遂開門納裕按趙之降龕歲
在癸未燕之降龕歲在丙辰至於是年歲在
乙酉相望八十六年之間其為五龍口者開
者焉塞者焉變數歟地之運歟世之變歟是皆

有不可得而諉者求之人事其無乃無道之
暴而有道之長歟是亦可以有省矣然而弔
伐之不聞殺戮之是見亦過矣哉

魏國亂后萬人同子申弒其君珪次子紹誅萬
人及申自立是謂是明帝魏亂時曰夫人贊太
子嗣誅賀氏及紹自立秦乾歸南攻姚興傳擅
其日愈人與申者誤也復稱王姑臧改元嘉平夏勃南攻姚興已酉晉
劉裕滅南燕

按慕容德以己亥定都廣固其牙門蘇撫嘗
以其意私問於沙門竺朗朗以周易筮之曰

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夫自己亥而
已酉未及庚戌而已衰矣年之一紀世之及
子亦庭幾其前知者歟噫此數之說也吾固
言之矣古之人不必求其所不可知而惟求
其所可知所可知者理而已而世之昧者往
往置之而不問至於數非必可知也顧欲先
事而求之是亦惑矣曷不反而求之於理乎
有得於理雖過其歷可也此君子之所以不
泥於數也

徙慕容超于建業後燕國亂將馮跋用幸臣班

離殺雲代立稱天王改元太平是謂北燕離雲乃乘其亂非政用之也魏改元永興秦乾
歸平抱罕夏赫連勃勃攻姚興與庚戌皆始興賊
盧循兵寇建業劉裕大破之循走潯陽再破之
于豫章裕假黃鉞

有孫恩而後有劉裕裕固孫恩之師恩固劉
裕之資也裕也資恩以起蕭桓玄復晉室功
業盛矣其在姚興猶曰天下之善一也則舉
十有二郡以歸之恩也不知所師徒喪其軀
若盧循者不自揣歟已之智不踰於裕而顧

以益智綜遺焉是謂已可以為裕之師歟今年為冠明年作賊不死不已孰謂盧諶之孫而有是乎

蜀兵陷巴東秦乞伏乾歸為兄之子公府所殺子熾盤誅公府而自立改元永康公府殺熾歸當黎之王子涼沮渠蒙遜攻李嵩有功夏赫連勃勃攻姚興不利辛亥晉劉裕南敗盧循走交州死劉毅以江陵叛涼沮渠蒙遜攻禿髮傉檀有功夏赫連勃勃攻姚興不克壬子劉裕殺劉蕃及謝琨琨作璠遂平劉毅于江陵

毅於唱義之時固以英雄許裕矣及裕之勲業已盛權位已著則有不服之心焉夫既為時之英雄則不可不服若果不服則是未嘗真以為英雄也見之二三斷之不一難可以共事矣積忤生嫌積嫌生恨以此并命不亦悲夫

涼傳檀徙居樂都姑臧陷于沮渠蒙遜涼家拔禿髮傉檀姑臧徙居之稱河西王改元玄始癸丑晉朱齡石平蜀

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似此愛分彷彿孟德非徒謝安所無雖桓溫亦無是其智計過人宜乎有以偏霸一時也

魏改元神瑞與秦姚興和親秦熾盤破主谷渾于澆河杜佑曰澆河在涼傉檀攻蒙遜不利夏改元鳳翔城統萬統萬即甲寅秦乞伏熾盤滅南涼禿髮傉檀乙卯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叛裕攻破之逐之于江陵丁未殺殷仲文猶以人言殺之也壬子殺劉

毅則以已意殺之矣至是而逐司馬休之則又將行已之意乎已之意在於革命則司馬氏乃其所忌也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此其所以蚤為之地也然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不為惟此意不傳而後廢興之際恒有橫罹其灾者矣

劉穆之為尚書僕射秦姚興卒子泓繼弟弼作難不克魏改元泰常丙辰晉劉裕北伐姚泓拔洛陽進逼潼關裕之伐泓也遣王鎮惡檀道濟將兵軍自淮

肥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趙陽城沈田子傳弘
之趙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
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入河
則均之入河耳然所謂前鋒乃裕之前鋒非
林子之前鋒也是以林子按劍潼關謂諸將
曰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衆勝之氣棄
垂成之功乎是則凡先裕而發者皆前鋒也
而仲德獨專前鋒之名無他以其開鉅野而
入河是固大軍所由之路所以謂之前鋒也
既得洛陽遂至潼關則鎮惡道濟超石藩林
子導考等無不皆合是故自河入謂則向之
步軍亦水軍矣然後直至長安入其北門此
則鎮惡之功也惟甲子一軍由武關入青泥
之戰能以千餘破其數萬使姚泓奔還神沮
氣憊亦無以救姚泓之敗焉自有南度以來
無此兵矣彼桓溫有此經營無此布置豈能
制人之死命哉

加裕九錫總百揆封宋國公秦姚泓改元永和
洛陽陷于晉姚懿姚恢內叛兵逼長安姚紹平
之秦乞伏熾盤拔沮渠蒙遜河湟夏赫連勃勃

按姚泓陰密丁巳晉劉裕聖安滅後秦姚泓
以歸以子義真守長安裕如宋王
裕之既克長安也固當留鎮長安使鎮惡北
據安定則勃勃豈有南侵之意乎使道濟東
據蒲坂入東則使仲德還據滑臺魏必無能
為矣其西則擇於諸將之中若超石若藩必
有一人焉可使分據上邽等處則蒙遜諸人
其能為我之患乎其他如田子林子弘之導
考皆可任之人也無不分遣使固吾圍則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豈必不得志於天下哉若
夫穆之之卒則徐羨之謝晦皆可使代總其
事不然則留晦自輔而姑以羨之往代穆之
可也况天下猶有未盡之才在選其後天下
初無難撫之民在慰其心我則懷之以德御
之以道可使制挺以撻燕土築城之人矣如
魏則可以講好可以觀釁隨其緩急為之處
置無所不可就與聚諸將於必爭之地而使
稚子控焉其不能有濟也必矣卒之統萬之
師如雲而至猛將精卒皆為所殄圖之累年
而奔之一旦豈不哀哉

魏南攻晉兵敗于河西涼李嵩卒子歆立改元
嘉興戊午晉劉裕弒其君德宗立其弟琅玕王
德文是謂恭帝長安陷于夏涼李歆稱藩于晉
夏赫連勃勃拔晉之長安稱帝改元武昌武昌當作武昌

裕之將歸也遣使遺勃勃書結為兄弟蓋將
以伺之嗾秦者嗾勃勃也殊不思勃勃之為
人也蓋嘗受秦知翼之賜矣已而叛之何有
於我哉此無他攫金者不知有人攘晉者不
知有夏心有所欲則雖利害甚明猶有不察

若夫理歆之幾判於毫杪則又安能知乎
已未晉改元元熙宋王劉裕自楊州入用天子
服器秦乞伏熾盤改元建弘夏赫連勃勃還居
統萬改元真興

勃勃之歸統萬何以異於裕之歸建康哉然
而成敗不同者裕有勃勃而不防此其所以
為失也若勃勃則無如勃勃者矣此其所以
為得也

唐申劉裕代晉命于楊州是謂武帝國曰宋元
曰永初降其君德文為零陵王宋代晉在東晉不在楊州

陵宋為魏
屬荆州

胡氏曰禪之為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
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沒世
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
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其冒
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
而與已國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曰讓國
與已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畫攫市人之金
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
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

惜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而諸臣猶不為之
謀老姦函心遂出數語雖曰廉恥道盡亦可
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特昇
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之非玄比也又曰年
將衰慕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
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
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矣
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為嫌而成章者耶
辛酉宋零陵王德文卒
弒也而以卒諱其殆不使猜嫌之禍得以加

於閑廢之人歟

壬戌宋武帝劉裕終子義符繼魏攻宋滑臺

崔浩以伐喪為不可而魏主犯之言焉而不
必聽諫焉而不必從則其君臣之相與際可
見矣使浩察其幾而蚤以微罪去焉其殆免
於異日之患乎

癸亥宋改元景平魏攻宋金墉明帝紹終子壽
繼是謂太武帝

紹以弑誅其死久矣不得至是而始終其至
是而始終者乃嗣耳非紹也

涼沮渠蒙遜滅西涼執李歆歸于姑臧

自丙辰至癸亥八年之間而向日之所經
營者皆掃地焉使裕而少忍數年之不歸則
西北之人雖能為患豈至若是之甚乎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一

荆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四十九

甲子宋帝義符二年臣徐爽之傳亮行弑立其
弟義隆是謂文帝還都建業改元元嘉

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

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

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師侍二職皆臺早

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道達臧否罔弗由之

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

之以名畜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傳

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

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川長史

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

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

天下而棄之亦暱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

其鑒之矣

魏太武元年改元始光乙丑魏武帝以崔浩為

相夏赫連勃勃卒子昌繼改元承光丙寅宋文

帝誅執政徐羨之及傅亮謝晦以荊州叛平之
或曰羨之等之於宋也廢昏立明可以免於
誅乎曰霍光之於昌邑廢之而已未嘗殺之
也霍光不學然其所為暗合於春秋之旨是
故君子許之若羨之等之於義符亦僅可廢
之而已殺之過矣羨之亮既已不免於死而
晦也又欲舉兵向關以重其過欲免得乎
魏拔夏之長安

魏之東伐必俟裕死其西伐也又必俟勃勃
之死使裕與勃勃而不死則魏必不敢動矣

然後知裕不急於為篡非徒可以并夏而亦
可以兼魏然而有不能者江東重則中國輕
夫是以失之也

丁卯魏西破夏赫連昌戊辰魏改元神嘉武帝
破夏于統萬赫連昌赫連昌以歸西北開地
三千里秦乞伏熾盤乞伏熾慕末繼慕末繼改元永
弘涼沮渠蒙遜改元承玄夏之統萬陷于魏弟
定代立徙居平涼平涼屬唐州改元勝光庚午
宋之金墉陷于魏

宋失金墉久矣至是又以陷書何哉蓋以此

見其為誇手

年得之而又以此年失之故也觀宋告魏有
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
境不關河北魏主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
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歟成相避冬寒水
合自更取之夫始而相避終而更取此其情
則然矣然其曰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
則豈其實也哉魏取於宋宋取於秦秦取於
晉晉何邇邇封之有哉正使魏嘗向地至于許
昌猶不得以我地自處况金墉乎魏主之為
此言也妄亦甚矣作史者不刊其妄亦固以

燕馮跋卒弟弘殺跋子翼代立改元太興魏拔
宋洛陽沮渠蒙遜改元義和夏赫連定攻秦
暮末辛未宋之滑臺陷于魏

魏之歛戍而北也雖曰將以秦宋也然使到
戍之而果有見焉則當因其伐夏分為兩道
一軍攻冀一軍攻鄴鄴奔電發得志可必彼
雖我秦我且彼割夏商棄之不滅必潰雖欲
南向其可得乎所可憾者秦之既無所知道
濟復無所識加之宋主亦喜空談不貴實用

此所以既失金墉於前後喪滑臺於後也

夏滅西秦于苑川俘其君乞伏魯末魏滅夏于平涼俘其君赫連定

定非魏之所俘然亦不免為俘於魏者乃吐谷渾襲而執之而因以獻之於魏也云尔

士申謝靈運棄市于廣州

廣州於魏為南海郡

按靈運之詩有曰韓仁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夫魯連之為人所謂希千金而不賄者也子

房之為人所謂發萬乘其如脫者也故能奮

其所當奮則人以為傑恥其所可恥則天下

以為高士而莫敢或間焉若靈運則亦既委

質而事人矣而徒以位遇之不隘然排生焉

於是乎恣意山澤放情遊逸人以山賊目之

而曾不悟也乃復殺天子之使以是為奮所

當奮恥所宜恥則吾不知其說矣當是之時

才如范曄而死於反裴子野謂其智其能乃

其亡身之具愚於靈運亦云

魏改元延和遼西內附於西宋謝惠連卒

邵子之為此書也何以卒惠連哉蓋為靈運卒之也夫靈運之於惠連遊焉而必與之偕

賞焉而必與之並以至於一觴一詠莫不相

與為酬酢相與為唱和焉其意藏異志豈其

不與之同謀哉然而惠連之於靈運同其生

不與同其死是其平日必親之而能遠矣即

子錄之其亦以示勸戒於後世也歟

涼沮渠崇遜卒子懷牧繼改元永和

涼州始於張軌終於懷牧凡一百二十九年

其間或離而為二或析而為三紛紛不一要

皆乘時之亂乍起乍仆而已雖九州之外尚

有奇才然而六經之表終無卓識使有明王

在上驅而納之仁義禮樂之中則庶幾其皆

為能臣乎

甲戌魏南開地至漢中

楊難當以漢中附魏宋殺取之則是魏之地

猶未至於漢中也

乙亥魏改元大延丙子宋誅檀道濟

檀道濟立功前朝固也然自其佐嗣君以來

則亦何足可稱也哉使其救滑臺也而卒以

失之則其言壽量沙也僅工於走而已矣作

史者以為威名甚盛吾不知其威何從施名

何從立是必養寇以自誤見以為非我則無以禦之云耳觀其言曰乃汝萬里長城則其
中有所挾亦可見矣中有所挾者上必至於
要君下必至於凌人非保身之道也然義康
以矯殺之亦詎於事理為宜哉
魏滅北燕虜馮泓于遼西端作弘然弘非為
竊麗已卯魏滅北凉于姑臧獲沮渠牧犍以歸
庚辰魏改元太平真君宋稱南此朝癸未魏
克仇池甲申丙戌魏毀象教

何謂象教其為教也示人以象而至意存焉
門外之神極其勇猛非勇猛則無以斷嗔喜
也堂上之神極其慈愍非慈愍則無以濟窮
苦也教以象言雖不止此而其大較則於此
亦可見矣而世之奉其道者往往離其本叛
其真何以宏其教哉魏主之至長安也入佛
寺見其有兵器焉從而問之又有醺具及窟
室婦女名為佛弟子而實不奉佛之道則雖
有其象如無其象矣詔毀其教不亦宜乎惜
乎象教雖毀而不能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
乃崇冠謙之歸重於淨輪天宮之法何以異

於象教也

丁亥魏城長安庚寅魏南伐開池江淮夷宰相
崔浩三族

古之為史者直書其事則有矣然不使人君
見之也以為人君見之或有所遷避改易則
不得直矣史之直貴於取信後世豈欲取重
當世哉浩於此意曾不悟省乃欲刊石通衢
以彰其能嗚呼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其真足
以為殺身之具歟

辛卯魏改元正平伐宋至于瓜步瓜步山在揚州

是年王玄謨嘗圖滑臺柳元景嘗據潼關使
玄謨不以貪黷失民之心則先聲所至必有
悅而歸之者矣然後取法劉項各據所得莫
肯先退則宋之邊面不在瓜步而在滑臺東
據滑臺西據潼關寧有進守而無退尺則佛狸
之馬豈得飲江而還哉

壬辰魏國亂中常侍宗愛弒其君太武帝立南
安王餘餘常改元承平又殺之群臣迎太武帝
孫廢立之是謂文成皇帝改元興安夷宗愛三
族元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癸巳宋

國亂太子劾其君文帝代立改元太初少子
武陵王駿稱帝新亭克建康誅元凶改元孝建
是謂孝武皇帝新亭在江寧縣十里府近江

魏則臣弑其君宋則子弑其父是二君者南
北相懸而受禍如一豈非當時之大變乎

經世之已二千二百五十

甲午宋孝武皇帝二年魏文成皇帝三年改元

興元興元當作乙未魏改元太丁酉宋改元大

明庚子魏改元和平甲辰宋孝武帝終太子業

嗣位業當作業改元永光乙巳宋改元景和業立

不明臣壽寂殺之壽寂當作壽寂迎湘東王或立之

魏輻張晉為改元太始太始是謂明帝魏文

成帝終太子弘嗣位是謂獻文皇帝丙子宋晉

安王子勛以潯陽叛稱帝平之冊子昱為太子

昱乃李氏非劉氏矣劉氏之絕豈俟道成易

命而後見之手

魏師入寇魏改元天安盡取宋江北地大丞相

乙渾謀逆伏誅丁未魏改元皇興已酉魏拔宋

青州辛亥魏獻文授太子宏是謂孝文皇帝弘

稱太上皇改元延興壬子宋改元太豫太豫作太

帝失道死太子昱立

明帝於同氣則殺之於異姓則育之君親之

道胥失之矣以失道誓不亦宜乎司馬公曰

明帝猜疑諸弟誅戮殆盡而劉氏之業乃以

李道兒之子承之是則宋祚已絕於明帝而

前史未之發明悲夫

癸丑宋改元元徽甲寅宋桂陽王休範以江州

叛兵犯建業右衛將軍蕭道成平之乙卯魏改

元承明其改元承明當作元承明內辰宋建平王景素

謀殺蕭道成不克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魏太

后馮氏弑太上皇

魏有太后胡氏者嘗殺其帝謂矣爾朱榮聞

之抗兵而起取胡氏沉之於河斷之者曰胡

氏魏之罪人沉之當矣夫其曰沉之而當者

豈徒然哉夫人姜氏孫子邾則是親之已絕

者也已絕則歸于齊可歸于魯不可然而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蓋議之也非許之也知

此則魯之臣子不可以君夫人目矣姜魏之

臣子其獨可以皇太后目胡氏乎馮氏之於

弘猶之胡氏之於謂也當是時果有抗兵而

起者焉則雖以河陰侯之不為過矣然其臣也其子也舉不知有春秋之義生而尊之則是奉賊以為君死而親之則是奉賊以為母徒知以嫡祖母而下行保母之事者其恩為難報不知弑父與君其有不可勝誅者焉惜也孝文之臣無以是訟告其君者或曰魏孝文之為君與夫爾宋宗之為臣賢否有間矣而其所為乃或相懸如此何歟噫世固有全體之非不害其一事之是者亦固有全體之是不害其一事之非者馮氏之罪與胡氏等而孝文則不能以大義裁之此君子所以重為孝文惜也

丁巳宋國亂蕭道成弑其君昱廢為蒼梧王漢志屬立明帝子准改元昇明道成假黃鉞稱齊國公專制改元太和
宋相國蕭道成稱王是年代宋命于建業改元曰齊元曰建元是謂太祖以子贍為皇太子魏志非已
降其君準為汝陰王殺之魏志

胡氏曰安成王准素無資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已梯耳然一日北而則君臣之分存焉況

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蕭宸南面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彼安能復為予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勸宋宗室其視魏世之待山陽公德又下衰矣其不仁不亦甚乎

壬戌齊高帝道成終太子贍嗣位是謂武帝以子懋為太子懋上當攻魏淮南癸亥齊改元永

明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五十一

甲子齊武帝二年魏孝文帝十三年壬申魏代蠕蠕癸酉齊武帝終太子懋亦卒其孫昭業立甲戌齊改元隆昌五月西昌王蕭鸞行弑廢其君為鬱林王鬱林州立其弟昭文改元延興鸞假黃鉞稱宣城王都督中外專制十月宣城王蕭鸞廢昭文為海陵王海陵志殺之代立是謂明帝改元建武以子寶卷為太子魏大伐齊

鸞之弑逆夷狄之行也而齊國之人莫之能討遂使魏主得興問罪之師魏本夷狄今進

而為中國齊本中國今轉而為夷狄舉國之人皆夷狄也則莫知鸞之為非矣莫知鸞之為非則將以鸞為是是故崔慶遠之答魏三也委曲回互變亂是非使魏主不得而問焉其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又曰主上正可以宣帝耳又曰武王伐紂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夫武王伐紂自是以至仁伐至不仁雖立微子微子敢當之乎若宣帝則正是武帝之嫡長曾孫昭帝既無所生之子則以武帝之嫡長曾孫上繼昭帝之後親有近於

此者乎至如鸞則齊高帝之猶子其不得以宣帝為比明矣魏主於立談之頃為其所眩其辭可塞而其心終不釋也則使人臨江以數齊主之罪使齊無長江之限則亦危矣然後知弑逆之罪人皆得討魏之此舉雖不能殄其宮殺其人猶足以垂訓後世非若異時矢出而無名者之比也

乙亥齊大殺宗室是年魏自平城徙都洛陽用中國禮樂

以篡得國則其所忌者多矣於是大殺同姓

則是庇焉而縱其尋斧其能自立否乎○當其伐齊也其臣皆所不欲則是舉魏之國亦莫知齊之為有罪矣獨其君斷而行之然後君臣之義明冠履之分定此為政之大本而禮樂之所由生也於以變夷而為夏亦賢矣哉

丙子魏改姓元氏

或問姓可改乎曰可人之生也自非得姓於所錫則有沈而號焉者矣陳一也而有田焉韓一也而有何焉杜一也而有范焉隨其所

寓無不可改然未有以義起之者也以義起之改姓曰元其亦有得於萬物之一初乎比之冒漢室而曰劉因汲桑而曰石安穿鑿而曰赫連者此為優矣

戊寅齊改元永恭恭肅明帝鸞終太子寶卷嗣位魏伐齊拔新野已卯齊改元永元以子誦為太子魏孝文帝終太子恪嗣位是謂宣武皇帝彭城王勰受顧命輔政庚辰齊崔慧景以廣陵叛兵犯建業蕭懿平之寶卷殺懿蕭衍稱兵襄陽蕭穎川稱兵荊州

更始殺續光武不敢持服寶卷殺懿梁武乃敢起兵孰為得乎君子謂不持服者非無兄弟之恩其慮深也敢起兵者非有兄弟之義直倖倖耳夫不當得而得者謂之倖倖不可僥也而我則僥以為心豈所以為訓於天下乎

魏改元景明鼓城王總按齊壽春辛巳齊蕭衍立南康王寶融于江陵以兵圍臺城國人殺寶卷而入寶融于建業是謂和帝改元中興衍拒相國司空假黃鉞魏尚書事專制廢寶卷為東

侯驥驤驥志

天不曰寶融殺寶卷而曰國人殺寶卷者明寶卷之無道舉國之人皆欲殺之也然則寶融之立正乎曰不正大位非可觀也凶器非可玩也危事非可試也其欲乘間而微利者蕭衍之心耳我則為其所投而重之拒焉是則亂之媒也姦之因也苟能宅心事外為曹子臧則善之善者而固非寶融之所及也

蕭衍命于建業是謂武帝改元而梁元昊監

子統為皇太子降其君寶融為巴陵王殺之是時統見其父而泣曰我自應之乃後人何預天下

謂氏曰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有君而炎受禪為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不可知有所不足者東昏昏罪惡雖浮於桀紂而蕭公於仁義未窺其藩耳在易之華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對感而為言今事作於下則天理應於上豈吳越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

甲申魏改元正始丁亥東西夷四十國脩貢于魏戊子魏改元永平殺大師元總

魏有天下而不能容其叔父何哉親者嫌之所自生也貴者媚之所由起也賢者諂之所自來也魏以一人之身而三者萃焉非能超然高謝不以重任累焉難乎其自免也

已丑戎夷二十四國脩貢于魏辛卯東西夷二十九國脩貢于魏壬辰魏改元延昌經世之末二千二百五十二

甲午梁武帝十三年魏宣武帝十五年乙未魏宣武終太子誦嗣位是謂孝明皇帝太后胡氏

梓制劉騰元義為輔相丙申魏改元熙平戊戌
魏改元神龜庚子梁改元普通魏改元正光

太后胡氏于北宮

胡后稱制則何以見出於北宮以其有過可
指則國無以御其下也

甲辰乙巳魏改元孝昌相劉騰元又罪免為庶
人迎太后胡氏于北宮遂改

是時騰已死矣特削騰之官除義之名使如
庶人則自今始耳已而籍騰之家賜以
死亦其宜也然則胡氏之行獨無可議

者乎其生帝者后也亂國者后也殺帝者
又后之所為也自是而尔朱氏與元氏始
矣又自是而高氏宇文氏迭出而東之而
元氏殲焉嗚呼若后者其亦漢人之所謂
禍水者歟

山上谷彭城冠亂

中山上谷之冠則冠之反於魏者尔若彭城
之冠則冠之反於梁者也冠之反於梁者果
何人哉則豫章王綜是已衍以綜為子綜以
為

孕禍育亂咸其自取夫何尤哉

丁未梁帝衍沒身于同泰寺改元大通

帝之身何以沒於同泰寺乎心有所溺則身
為之沒矣捨則不有之謂也沒則絕無之謂
也既無矣復何所有有佛而已然佛則不
必崇土木也而奉之者每崇其土木佛則不
必耀金碧也而奉之者每耀其金碧佛則不
必窮水陸也而奉之者每窮其水陸凡此皆
屬於有何得謂無故知奉佛者每不得佛之
本意未必不自帝衍失之也

魏諸郡冠亂戊申魏改元武泰太后胡氏殺其帝

謝立無名子太都督爾朱榮自太原入殺無名

子及太后胡氏諸王貴臣于河陰無名子史謂

尉繚尉繚立長樂王攸是謂莊帝改元建義

又改元永安榮都督中外諸軍事稱太原王還

晉陽專制

胡氏曰胡后魏之罪人榮之沉之當矣幼主

何罪而并殺之耶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

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慝而擢其賢才則

五伯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

仁亦甚哉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執利者

亦可以火戒哉

已而梁改元中大通術後復身于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贖術還政

向者沒身同泰未嘗行購此而行購費錢一億則將誰之界歟界之於佛佛所不取也界之於佛法所不受也界之於僧則僧之貪者象矣孰若界之於民以代租稅猶為有得於佛之意也

元顯自梁入洛稱帝改元建武徙攸于河北

元顯自梁入洛則梁固有以奉之矣其奉顯

入洛也豈不猶秦之送重耳使入於晉晉之送蒯聵使入於衛大昔有河東衛有濊上所謂世業非秦晉之所能有也故以二人歸之則猶有說若洛陽則中國之洛陽非魏之所得據也非魏之所得據則亦非顯之所宜入曷不選將練兵自為弔伐之計移檄四方數其暴亂則中國之人必有聞風而歛衽者然誠若是則混六合一四海百年腥穢其自足可以一洒而清之矣而帝也方有所溺無志中原是則可為永嘔者也○彼子攸非有徒

之者也特自走耳

爾朱榮自晉陽入逐元顯即攸返政

顯之入洛也何以遽為榮之所逐哉入洛甫耳而遽殺梁且外慶之則其為人可知矣奉頭鼠竄不亦宜乎

庚戌魏帝攸殺爾朱榮于洛陽宮爾朱兆自晉陽入徙攸于河東殺之

爾朱榮一正本朝再扶宸極雖有罪不至於誅矣而魏主殺之不亦甚乎

爾朱世隆立廣長王暉于長子改元建明續長

續長續長辛亥梁昭明太子統卒晉安王綱為太子按續長之南安縣北作曰吳置晉安縣於此及晉則又以為晉安郡焉

昭明太子嘗葬其母丁貴嬪信道士言謂不利長子以蠟鵝厭之為官監鮑邈所告撓掘得實遂終身慙焉司馬公曰君子之於正道

不可以頃離也不可跲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

昆求吉得凶不可謂條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魏爾朱兆廢暉廢暉者世隆兄弟也立惠陵王子

恭于洛陽恭上多一子字是謂節愍政元普泰
還鎮晉陽恭上多一子字刺史高歡稱兵信都立章武王
子勃海太守朗于信都政元中興歡稱丞相王
子魏高歡恭上多一子字據鄴敗尔朱兆于韓陵恭上多一子字姊陽和
陽山西平并州南入洛廢恭殺之又廢朗于河
陽殺之立平陽王脩于洛陽政元太昌再政元
永熙還鎮鄴專制尔朱兆走秀容恭上多一子字屬死脩
立是謂武帝恭上多一子字

胡氏曰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
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自聖人作弘矢以

威天下之後何莫不歸斯道也尔朱之所以入朝者問爾宗
出崩故也高歡之所以戰勝者討天柱弒君也其舉事之名
以矣歡既聲榮反又討北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為忠
事表見於世志出桓文之上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天
下孰與爭功而鼓德哉假仁而賊賊德彰而敗而出
之乃參覆轍也夫尔朱榮以正國靖亂為言而惡敬宗之
親欲訟勤廢政歡既以弒逆討北而又憎節愍之神采光明
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兆者其間豈能以寸
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說之然言之
在人而聽之在我者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

略而其後之否白矣

癸丑魏高歡平爾朱氏

榮之廢立高歡實殺之也此之廢立則踵榮
而為之是亦出於歡之所教矣歡也於彼則
教之於此則討之歡豈真能效忠於魏者哉
未有羽翮則假其卵翼於榮既有爪牙則肆
其搏噬於兆兆以恭易暉歡以朗易恭既已
易恭矣又將易朗焉其視君傳舍之不若吾
是以知其不必效忠於魏直欲得兆之虞而
居之也

甲寅魏高歡入洛帝脩西走長安歡立清河王
善見是謂靜帝政元天平徙洛陽四萬戶于鄴
都之四方戶當作是謂東魏歡鎮太原都督中
外專制宇文泰廢脩于長安殺之立南陽王寶
炬是謂文帝政元大統是謂西魏泰都督中外
專制

胡氏曰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
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面思間闕不在晉陽
明詔高歡罪歸斛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
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翻然引咎表送

封孫則君臣如初矣華息矣於是脩德政選
用賢才布在列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
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
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特
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啓而迎魏主情
亦可見而魏主曾不一答其意謂舍高歡之
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
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穹廬
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去洛邑委宗廟社稷
而遠依蒲鎮是謂出奔出奔者其位已絕也
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為失義而黑獺尋殺
孝武異於弑君人君喜怒從違可不慎乎
乙卯梁改元大同丙辰侯景為東魏右僕射南
行臺
其為南行臺何也將以侵梁故也然而陳慶
之能擊破走之則景之於用兵亦可知矣
丁巳西魏宇文泰大破東魏高歡軍于沙苑
沙苑在州
按東魏之兵一敗于潼關再敗于沙苑不錄
潼關而錄沙苑錄其甚者也又按沙苑之兵

自宇文深言之則以為高歡恥失齊泰悔諫
而來可一戰而擒則歡之情深固得之矣然
歡欲以火焚蒿正可以破其滑曲之兵斛律
羌舉又欲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又可以覆其
巢而室其穴使二策並用則宇文氏自救不
暇安能敵人惜也非無奇策而自不及用乃
輕用鼓樂之言其取敗也不亦宜乎
戊午東魏改元元象以曠巨高歡大破西魏宇文
泰雖失利然而歡亦喪其名將矣高敖曹是
也前喪寶泰後喪敖曹則歡於是時雖得而
猶失也
己未東魏改元興和癸亥東魏改元武定高歡
大破西魏宇文泰軍于芒山遂拔洛陽作山當
按即芒山
沙苑之戰以鼓樂失之印山之戰以鼓樂得
之其功過足以相補矣抑樂之於是戰也可
擒秦而固釋之則是初非有立功贖過之心
其勝也固亦幸而致然也
胡氏曰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

文物差脩為賢示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猶管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
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者所困而
不敢前渭曲之戰高歡為客大敗衆散泰結
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即山之
戰宇文為客大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
泰亦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後二公不復
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歟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五十三

子梁武帝四十三年西魏文帝十一年東魏

靜帝十一年丙寅梁武帝三失身于同泰改元
中大同群臣及皇太子畢會于同泰是夜同泰
大火

胡氏曰佛行有五要捨其也捨云者以物為
己累必棄而絕之故自父母妻子始棄所難
棄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捨之說也唯
異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娶妻生子一旦
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
者六年然後有成此捨之行也梁武既樂其
說則當師其行棄家棄國無所不棄雖非

正理廢乎其真學佛者矣今為帝王享天位
內蓄姬妾外立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無窮
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為未足又命將出兵
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為惟恐失之
安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不成
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
磨者亦且笑之也又曰浮屠之變蓋天火之
所以示警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
土木以肆狠心不亦異哉

丁卯梁改元太清東魏勃海王高歡卒于晉陽

子澄繼事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叛慕容紹宗敗
侯景于長社長社漢志景南走壽春附于梁封
為河南王

梁魏帝四十六年矣使其有志中原則以十年為內
治之計以十年為外攘之事二十年之後可以無不
得志矣而顧今年講經明年修寺因循荏苒
虛度歲月可謂無謀之甚矣一旦侯景東歸
乘機而進固亦未晚又自以為為我國家如金
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
紜悔之何及夫以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惟

漢之光武可以為此言耳是故閉玉門而謝西域誠不欵以外夷而煩中國此其為慮至深遠也若梁武則盡江自守亦將以是為金甌乎以金甌視江左則將以无甌視中原矣其棄而不有宜也然則何為有牧守來降之夢夫夢生於所想想其所不能得者妄也君子不為也得其所未嘗有者幸也君子不取也必也泣中國撫四夷以此為券內之事則景之去來曾何足以為輕重哉遂以河南王封之則彼重而我輕矣將以悅之適以驕之無惑乎他日之能為患也

戊辰侯景犯梁建業立蕭正德于南關

侯景亂臣正德賊子氣類之合異族同謀哀哉

已巳侯景破果臺城殺衍立太子綱是謂文帝綱字當景稱大丞相都督中外軍事專制

綱為太子而不能以臺城之兵救父之死則何以為太子矣故知人倫不明則天理將滅雖有蜜得而食諸

湘東王繹開府江陵將王僧辯陳霸先率兵

攻侯景

繹為人臣子見君父之危而不能救也王僧辯為其所使蓋有不得已者若陳霸先特自始興而起素非出其幕下則何憚於繹而必受其節制哉豈以繹為藩府之會而不得不從之者歟然當以大義告之謂玩兵為無益謂養寇為非宜謂君父之仇為不可以不遠報謂臣子之責為不可以自盡使繹而我從則我當為之謀主如其不能則義旗所指繹自不免於咎必先去賊子而亂臣可得而制矣勇足以有為而智不足以有察故君子惜之

東魏盜殺高澄于晉陽弟洋自鄴還晉陽事庚午梁改元大寶侯景稱相國漢王通綱走西州西魏殺梁之安陸安陸屬江夏取漢中地東魏高洋入總百揆進爵為齊王五月洋代東魏命是謂宣帝改國為齊元曰天保降其君善見為中山王辛未侯景廢梁帝綱又殺之立豫章王棟改元天正又廢之代立改國為漢元曰太始西魏文帝寶炬卒子欽繼主申湘東王繹平侯

景使將朱買臣殺棟稱帝江陵是謂元帝改元承聖

凡繹之所以忍其君父忍其宗社正為今日使陳霸先而蚤有見焉必不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輕受若人之節制也

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此王僧辯為揚州刺史武陵王紀稱帝戎都軍用天正

繹稱帝已非正矣紀稱帝復何為哉故知梁武帝孫皆不足道是必平日之教未始有及於義方故也

西魏稱元年癸酉梁平武陵王西魏宇文泰殺尚書元烈甲戌梁蕭詧引西魏兵陷江陵殺繹及諸王

魏之伐梁也曾未踰月繹乃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嗟夫侯景之難自戊辰訖壬申首尾五年其父豈不曰忍死待吾子其兄豈不曰忍死待吾弟待之如彼其久也可以至矣而猶不至則無望焉爾矣吾以是知繹之為賊子所以助亂臣者也今而亦及於難似若天所不容何遽不能少

忍遽為裂帛之書乎嗚呼不有此書無以彰昔日之慢是可戒也

大將軍陳霸先揚州刺史王僧辯立繹之子晉安王方智于潯陽是謂恭帝還都建業王僧辯為太尉居內陳霸先為司空鎮丹徒

或問霸先之立方智也得為是乎曰霸先不助其父為非必將以立其子為是然則君子之論許之否乎曰魏不能修播告之辭數承聖之罪置詔於梁而去之而徒使晉稱帝江陵則是江南非晉有也而臣民之望必有

不能釋於方智者矣然後從而立之其亦猶曩者之助繹歟助繹未必為立方智未必為非惟可與權者而後有以知之也

西魏宇文泰弑其君欽立齊王廓陵元元年泰用蕭詧南征拔江陵繹徙其民于長安前書魏後也

宇文泰嘗得蘇綽而用之蓋嘗與論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其所聞豈不博哉而不知弑逆之事非人臣之所得為也則雖有所聞如無所聞其與高歡何以異哉

乙亥梁貞陽侯蕭明自齊入至東關梁貞陽侯關太尉王僧辯拒之不勝遂迎蕭明入建業梁貞陽侯立之降方智為太子改元天成立司寇陳霸先自升位入殺王僧辯廢蕭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復立方智改元紹泰霸先為尚書都督中外專制

蕭明蕭明之內也僧辯度不能勝則宜與霸先謀之蕭明之內合擊則齊兵雖衆必且無如之何矣豈可視勢強弱以為向背而微伏節死義之操乎其為霸先所殺則有由矣雖然僧辯死

淵明退方智可以復矣何憚於齊而遽以藩臣之禮事之乎夫既以藩臣之禮事齊則是與淵明無以異也使僧辯有知則亦不無辭矣江左不競其莫甚於斯時乎

是年蕭譽稱帝江陵改元大定北附于宇文氏是謂後南梁丙子梁改元太平陳霸先稱相國敗齊軍于江上

既已稱藩于齊矣而又有江上之戰則是齊人於我初不謂能順適其意也然則有國有家者正當自治而已不能自治而曰朕撫我

乎以此望人不若求之於已吾是以知向者之推蕭霸先之失也

西魏宇文泰卒子覺繼事是年覺代西魏命于長安是謂閔帝改國為周是謂後周元稱元年降其君廓為宋國公丁丑梁相國陳霸先進爵為陳王十月陳霸先代梁命于建業是謂武帝改國為陳元曰永定降其君方智為江陰王陰

唐志屬成問僧辯不死則梁可不亡陳可不興否乎曰僧辯不死則陳固可以不興矣吾又安能

保梁之不亡乎梁既將亡則僧辯必且為所欲為豈在霸先之後乎使霸先而能為之下則可如其不能則陳之興也其何日之有所惜者得之易而失之不難陳之與梁無以大相過也

周亂宇文護弑其君覺立宇文毓是謂明帝稱元年護為太宰專制戊寅梁蕭詧蒞以郢州稱帝求援于齊已卯陳武帝霸先終兄臨川王蒨立臨川王胡氏曰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

角者故能奮由遠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其過舉蓋亦甚矣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為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才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慮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起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獨為國之一節爾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周宇文毓稱天王改元武成齊宣帝洋卒子護繼于晉陽以諸父演為太師湛為司馬元氏宗室無火長皆殺之投于漳水漳水清濁而有濁清二

胡氏曰元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滅焉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道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

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庚辰陳改元天嘉周亂宇文護弒其君毓立其弟瑒是謂武帝

宇文護弒二君矣泰以孤遺託之而其所為乃爾猶為所任得人矣乎泰之事魏也亦嘗弒二君矣我誠以此待人人亦以此報我吁可畏哉

齊改元乾明太師高演弒其君殷代立是謂昭帝改元皇建辛巳周改元保定齊帝演卒于晉陽大司馬湛立改元大寧是謂武成壬午齊改

元河清遂都鄴後南梁蕭譽卒子歸繼改元天保甲申周齊戰于洛陽乙酉齊高湛傳子紹改元天統

齊以洛陽戰勝遂傳位其子則無德而有功者果非國家之福歟齊自是而寢衰周自是而寢盛盛衰本無常勢顧人主敬肆何如耳丙戌陳改元天康文帝藉終太子伯宗嗣位廢兄瑒錄尚書都督中外軍事專制瑒高祖弟不繼瑒弟謂之廢兄周改元天和丁亥陳改元光大戊子陳亂安成王瑒弒其君伯宗代立是謂

宣帝已丑陳改元大建以子叔寶為太子唐實
齊改元武平壬辰陳將吳明徹伐齊有功周襲
封李淵為唐國公誅太宰晉公護改元建德
使宇文護而不死則秦之基緒將遂為其所
有矣是故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此秦之所
制也而護則因以據之軍政在手可以無所
不為矣歡所以創齊秦所以啓周皆是物也
護也豈無非分之觀乎蓋嘗行弑者再矣其
未至於篡者非有他也以其每戰不捷則固
無以為之資耳然則裕戰而捷者非晉之福

護戰而不捷者固所以為周之幸也
癸巳陳伐齊有功

自侯景倡亂至是二十有六年矣當其不競
稱藩于齊者有之何敢引弓北向以一矢遺
鮮卑之民乎今乃論將而明徹可選副而裴
忌可由是而朝議決由是而軍律行由是而
取廣陵等郡可以雪稱藩之恥矣所惜者伐
齊則利伐周則否將由人之勇怯異地之險
易殊故若此歟不然則舉而諉之於天何可
測也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五十四

甲午陳宣帝瑱七年周武帝邕十五年齊武帝
緒十年後南梁蕭繹十二年乙未周大伐齊圍
其晉州及洛陽其時晉州及洛陽而己丙申周
拔齊平陽及晉陽齊拒周不利晉州陷于周繹
走并州周并州繹走鄴改元隆化兄德王延宗稱帝并
州繹走鄴改元昌德昌繹走并州又陷于周
丁酉周軍圍齊之鄴繹傳子恒伯改元承光繹
走青州

胡氏曰高緯小人之心僂猾之見也周師初

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彊國苟能如秦穆公齊
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蕞倭
之臣盡改前愆用賢修政與百姓更始自我
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而改天意
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神耽群小恣為淫
樂邊境告急則携嬖幸脫身逃遁而危邦隆
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義而掩亂亡之罪
操心如此天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周
理則宜矣

恒又禪丞相任城王湝稱守國天王當作宋國

之所謂也 鄴又陷于周國遂亡綿亦就擒于青

州戊戌周改元宣政

所謂宣政其即崩年而改元者歟其曰矩晚矣則其欲速之志可知邵子探其志而書之其垂戒遠矣

帝豈卒于伐齊周主豈非卒於伐齊正以伐齊突然而還卒於雲陽官耳子

寶繼是謂宣帝

○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都督揚州周以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則有之其都督揚州則庚子之事誤而書之於

也者改元天成已亥陳將吳明徹伐周不利于

呂梁呂梁山在徐州淮南之地盡沒于周

卷之四

夫陳之不利於周非必其人之不如於伐齊

其地之不如於伐齊也正以伐齊而利則足

以致今日之不利也已矣夫今日之將非有

改於昔日之將也然而有利不利者無他以

其有驕與未驕之不同也當其伐齊也未有

可驕之事則其心虛其慮一足以制齊而有

餘矣至於伐周則其志不無所負何則以其

伐齊而勝也夫既自以為吾能勝齊則雖曰

吾無所負然其胸中若有物焉橫於其所則

其心不虛其慮不一夫若然者非不欲人

制於我而我則不免受制於人九以驕之一

字實為之祟也吾何以知明徹之為驕耶當

其未迫於鼓城也蔡景歷固自謂老將驕不

宜過窮遠略之諫矣然而陳主不聽也及其

既迫於鼓城也果從蕭摩訶之請縱不能勝

亦必不敗就令不免於敗亦必不至於為敵

所擒然而見事之不明也聽言不審也其驕

也不期而奮其畧也自許以遠是則驕為之

蔽也於其酬應之間不能使人無失色而退

焉是則吐而為氣發而為聲無適而非驕矣

以是取困則景歷之言於是而驗其亦足以

垂戒於後世也夫

周帝寶傳子衍位隋驕是謂靜帝寶自稱天元

大帝改元太象唐子周大帝寶終大司馬楊堅

自揚州入是時堅除揚州總督而楊州其後入

也總朝政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車制

自帝豈之卒至是纔三年耳楊堅雖以后父

之故為上柱國其植根未必固也果何以為

篡弒之資乎史謂其華宣帝苛酷之政更為

寬大嗟夫豈之政本不足以得寬大之名矣今

而以寬大名之則是較之奇酷猶為寬大云耳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夫當宣帝奇酷之後民有不堪者矣少加裁抑遂得寬大之名夫寬大人君之體也今使人臣得以竊之則是宣帝之所為正足以為篡弒者之資耳而非篡弒者自有其資足以為己之不利也後之有天下者其尚以寬大撫之毋使篡弒者竊以為己之資也哉

堅召字父宗室在藩者六王至長安皆殺之天下丘連之注當作五王陳越我勝是也其謂王賢矣五王之謂

辨為理斷遂

天下兵起將以奚為討堅之外無他辭矣堅有篡弒之漸雖其妻亦以騎虎比之則天下之人容有不知者乎常孝寬周之將也夫豈不知是非之所在而顧為堅所使則是計利害而定從違雖孝寬不免也何以責天下之常人矣嗟夫甚矣守玉壁易守今日難使其以玉壁之節施之於今日則周之天下豈遽為隋之所有乎

尉遲迥字文胄稱兵榮州隋之榮州

州則河南鄭之榮陽是也石邑兵王州席毗稱兵沛郡席文羅稱兵兖州之弟也王謙稱兵益州堅悉平之進爵為隋王用天子服器鄭州蕭難以八州入于陳鄭州蕭難當隋器鄭州蕭難以八州入于陳辛丑周改元大定是年隋王楊堅伐後周命于長安是謂文帝改國曰隋元曰開皇以高頴虞慶則李德林康世康暉元巖長孫毗楊尚希楊惠十人為之輔康世康暉元巖長孫毗楊尚希楊惠

高頴而下楊惠而上吾不敢謂非從之者也

若李德林則庶乎有聞矣而亦且臣之不若然則所謂大臣果曷從而得之歟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欲必於見用者也李德林蓋嘗事齊矣齊亡而不能救也則又改而事周周武帝曰我當日聞名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此言也似優而實貶德林蓋不知也世豈有天上人可得而驅使者哉可得而驅使正是地上人耳以吾夫子之言準之天上人其大臣之謂乎得而驅使則具臣之不若矣何謂具臣之不若

從之者也從周武帝固已非矣從隋文帝不亦甚乎是則仲由冉求之所不為夫子之罪人也隋文帝容或可以七寶莊嚴其身孰若從吾夫子之教以忠孝兩字莊嚴其身乎冉妃獨孤氏為皇后子勇為太子實為晉王自頌而下以至於惠似若九人而已而以十人言之何哉有婦人焉或者以獨孤氏比邑姜歟邑姜治內有以嗣續先妣之化能使公族公姓久而不衰則秋毫皆姜之力也獨孤氏之治內也可謂牝晨而已矣以廢亂嫡而

舉天之下皆蒙其毒焉豈能必其本支之不衰也哉本支可以百世而直一再傳而失之考論其故治內者不得以辭其責矣可勝嘆哉

降其君闡為介國公殺之壬寅陳宣帝頊終子叔寶繼是謂後主隋起新宮于龍首岡

龍首岡在長安故城之東南故城以丘革之後不免凋殘而龍首之岡特稱秀麗故於是創新宮以居之

癸卯陳改元至德隋徙居新宮甲辰後南梁蕭

歸朝隋乙巳後南梁蕭歸卒子琮繼丙午隋成國公梁士彥起國公宇文忻舒國公劉昉謀興復不克伏誅作賊端

是三人者既已從之矣而又違之豈真有與復故國之望哉直以寵不滿懷故為是無賴之計耳臂未及奮而首已先殞以此興復亦難矣哉

梁蕭琮改元廣運丁未陳改元貞明作端梁蕭琮納國于隋太傅安平王蕭巖荊州刺史蕭瑒降于陳戊申隋命晉王廣秦王浚作端清河公

楊素督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為八路大伐陳以壽春為行臺府

兵五十一萬之外猶有八千不言者舉成數也八路者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此自三路三路之外則羅仁恩出江陵王世積出蘄春韓擒虎出庐州賀若弼出廣陵燕榮出東海此則八路之謂也其壽春之行臺當作行者

己酉隋師滅陳以陳後主叔寶歸于長安晉琅瑯王瑒以愍帝五年建國江東至是二

百八十有二年矣而隋以八路伐之齊道
知其必克者謂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
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是也夫郭璞之言
亦舉其大數云爾設使陳後主待之有道則
安知其不可如周之過其歷乎持之六年而
揚廣行弒又六年而天下亂矣猶未盈夫二
百之數也必若盈其年數之三百則其距唐
之受禪終二年之隔耳是後此二十年之間
皆可以有為之日也當可以有為之會而陳
則無以需之也是豈造物者遽欲感陳而亡

之哉陳自亡耳不可諉之於數也

庚戌蘇越饒泉黎樂安蔣山永嘉餘杭交趾永
服揚素悉平之縣安屬台州蔣山即蔣州魏晉
屬州以山名故謂之蔣州

蘇越饒泉等却何以未盡服乎以隋作五教
令民誦之是以反耳夫五教之說具於五經
使民誦之是矣何以別作五教又將令民誦
之耶且隋之五教有所本乎無所本乎無所
本則其言為虛有所本則其行為實若以實
行求之則以寡得國其君臣之道缺如也以

妬專房其夫婦之道何如哉異時以矯奪嫡

則其父子兄弟之間懃德多矣如是而為五

教之宗得乎吾抵見其為虛不見其為實亦

未矣及其不從也則又以五兵勝之嗚呼此

豈立教之初意哉

甲寅東廵封泰山陳廵封其轅山而卯未
戊午

伐高麗無功

伐江南五十萬已為過矣伐高麗而用三十

萬乎異時以高麗之役斷喪天下其此已見

於此矣

庚申廢太子勇冊晉王廣為皇太子辛酉改元

仁壽命十六使巡行天下

十六使之遣蓋曰巡省風俗夫天下之風俗

係於京師京師之風俗係於人主使人主而無過行

失德則京師化之天下被焉隋文帝何不求

之一身累脩矣乎嫡庶之爭何為而遽至此

也使天下而有夷齊則必為其所笑矣在我

者猶不免為人所笑則在人者其將何以正

之乎故知十六使之巡天下不若存此念以

首其身也

壬戌命七大臣定禮此八人楊素蘇威牛弘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士發

大臣之所定者禮之文也一人之所踐者禮之本也一家之所習者禮之則也今以其本言之儉約之外無聞焉以其則言之繁絀之漸有微矣而猶寥寥然曰定禮定禮云者彼七大臣其或求之思乎

經世之成二千二百五十五

甲子隋文帝二十四年皇太子廣行弒于仁壽宮代立是謂煬帝

胡氏曰隋文帝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弒殺之禍亦可為聽此鸚鵡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達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孰議故太子可立則石之否則別命子弟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社稷定矣乃出問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禍為福述岩死有餘責矣

是年幸洛陽建東都于邠京相璠曰邠以洛山石邑名

州為豫州乙丑改元大業冊妃蕭氏為皇后子

晉王昭為皇太子以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郭衍為左武衛大將軍于仲文為右武衛大將軍尚書令楊素為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為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為太子太保導河由汴渚達于淮謂之通濟渠幸東都丙寅幸江都還次東都太子昭卒封孫侗為越王侑為代王浩為秦王之中有陵為燕莊王侗之上若浩則丁卯還長本秦王俊之子安北列榆林作宮于晉陽光祿賀若弼禮部宇文弼太常卿高顯伏誅西北大築亭障戍辰北

列五原作宮于汾陽導河由清水達于海謂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水出河庚午南幸江都辛未北幸涿郡壬申以兵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為二十四軍分左右道大伐遼東不利全陷九軍癸酉以代王侑留守長安越王侗留守東都秦王浩從駕征遼更復大集兵于涿郡天下群盜起楊玄感以本兵叛于黎陽黎陽屬魏郡甲戌高麗請降乃班師扶風盜稱帝延安寇稱王屬延州離石賊稱天子乙

亥北列至于鴈門為突厥所圍丙子南幸江都
群盜李密稱兵河南竇建德稱兵河北林士弘
稱兵江南徐圓朗稱兵東山劉武周稱兵代北
薛舉稱兵隴右丁丑煬帝在江都唐公李淵自
晉陽入立代王侑于長安以江都帝為太上皇
改元義寧稱唐王專制

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煬帝皆有
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
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
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

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
以鼓惑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
立代王也不必推贊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
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
振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上則
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
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
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
出其下故雖乘時興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
術違義理者多矣

群盜竇建德稱王河北李密進據鞏洛稱公國
曰魏元曰永平薛舉稱帝隴右國曰秦元曰秦
興梁即都稱兵夏州李軌稱兵京州蕭銑稱兵
陝李子通稱兵海陵朱粲稱兵冠軍車
為作寇軍於漢沈法興稱兵毗陵毗陵屬吳郡
杜伏威稱兵歷陽戊寅五月唐李淵代
隋命于長安是謂神堯皇帝改國曰唐元

曰武德

唐之將代隋也亦自以為未聞夏商之末必
效唐虞之禪是其所見固已有及乎此矣然

而魏晉之迹終莫能一洗而去之也胡氏曰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
誠思而不息亦能學知而利行矣湯武之德
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尚此其選也故其
於桀紂也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之則伐
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
唐王惟不正名楊廣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
師是欲節目繁多詭正並用與王之術駭而
不懿也夫殊禮固不可自加也前日都督丞
相唐王之命果出恭帝耶能言湯武之誠而

不悟在已之多偽而不學之過也

以裴寂劉文靜為輔相

胡氏曰裴寂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裴寂而取文靜者於私暱狎比之徒久而不忘故唐室初政無是

世子建成為皇太子次子世民為秦王降其君

為鄰國公按裴寂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裴寂而取文靜者於私暱狎比之徒久而不忘故唐室初政無是

隋人並煬帝于江都立秦王浩為主化及稱王

專制轉至魏州化及殺浩代立稱帝國曰許元

曰天壽

楊廣之罪人得而殺之者化及殺之則何以

謂之弑君化及曰煬帝之臣也成其為弑非

曰予煬之為君而不予以化及之為臣

王世克立越王侗于東都改元皇始世克稱王

專制

觀化及世克之所為莫不殺煬帝之一孫而

立之則可以見唐之所為無以甚異於當時

之人矣當時之人有徐洪客者胡氏以為高

士矣然其獻書李密則曰執取獨夫號令天

下亦未知其執獨夫而殺之歟執獨夫而挾

之歟如其執獨夫而殺之歟則未聞殺獨夫

而不與天下棄之者也號令其可後手如其

執獨夫而挾之歟則未聞挾獨夫而可使天

下畏之者也號令亦何益哉以義言之莫若

移檄天下名其為賊然後討之則不患其無

以執之也

群盜竄建德進有河北都樂壽縣為龍

右薛舉卒子仁果立劉武周進有河東稱帝國

曰漢元曰天興梁師都進有朔方稱帝國曰梁

元曰永隆李軌進有河右稱帝國曰涼元安樂

蕭銑進有江南及嶺表稱帝國曰梁元曰鳳鳴

李子通進有江都稱帝國曰吳元曰明政朱粲

進有山南稱帝國曰楚元曰昌達沈法興進有

江東稱帝國曰梁元曰延康林士弘稱帝虔州

淮南受唐封楚王秦王平隴右獲薛仁果已卯

唐秦王平河右獲李軌秦王也李密與

王世充相攻不利齊唐後叛死于挑林秦王也

之弘農以秦之將徐世勣以河南十

降竇建德滅字文化及于聊城自禁壽延居洛

南有黎陽之地因曰五鳳蕭銑滅林

士弘于虔州杜伏威南保江都李通西保江

陵王世充殺越王侗于東都稱帝國曰鄭元曰開

明朱察降于唐復殺唐使者奔王世充庚辰

唐秦王平河東劉武周走突厥李子通滅沈

法興于江東徙居餘杭上部尚書獨孤懷恩

以謀逆伏誅辛巳唐秦王平河南北獲王世

充及竇建德以歸杜伏威滅李子通于餘杭實

建德將劉黑闥復稱兵河北壬午唐李靖滅蕭

銑于金陵江南及嶺表平癸未唐秦王平河北

獲劉黑闥又平徐圓朗于曹州王黑闥之平編秦

太子之擊黑闥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實說

之使行范氏曰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

以孝友則儲位定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

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

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

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

庸人乎胡氏曰人之大倫有常有變若王魏

能勸建成好東海王彊力請而去則父子君

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江淮杜伏威來朝其將輔公祏稱王丹徒國曰

宋申申唐李靖平輔公祏于江淮乙酉唐加秦

王書令丙戌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作難殺秦

王不克秦王以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

公謹王居卿居卿房玄齡杜如晦長孫順德柴

紹羅藝劉師玄李世勣劉弘基王孝恭平之于

玄武門帝乃授秦王世民位退居太安宮稱太

上皇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

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

地嫌勢偏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

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

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

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

為群下所迫遂至蹠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議

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登受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大建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恃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為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

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者矣
高士庶為侍中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實為姑黑丁亥改元貞觀尚書封倫卒
封德彝隋之佞臣也而蕭瑀為之已而議事上前與瑀相反則又不能無隙旁社蓋賢者也宜其親瑀而疎德彝可也乃更親德彝而疎瑀使其不死則貞觀初政安知其不為所累乎以見佞諛之人雖賢者猶或昵之況其他乎夫子之告顏淵必以遠佞人終之良有以夫
蕭瑀為左僕射瑀既在僕射矣今又為左僕射何居以當此廢故也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何人哉胡氏蓋以為常才耳夫所謂常才則有之無補無之亦非有闕者也而徒以外戚居右相之位則賢者何自而進哉觀此則太宗之用人猶未免為已私之所蔽者也
代子平梁師都于朔方已丑相裴寂以罪免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李靖

為兵部尚書魏徵守秘書監開議朝政

魏徵之事太宗其有功不在房杜之下然自其初而論之則嘗勸太子廢除秦王者也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細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讎公而得之以為君建成而太子且免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難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唐寅李靖平突厥獲頡利可汗

按靖之於突厥也以唐儉在焉因而襲之所以勝也其意蓋以唐儉為鄰食其雖使為所烹焉有不暇惜矣然而唐儉不死則固儉之幸也非始謀之所及

戴胄蕭瑀參預朝政溫彥博為中書令辛卯春大鬼于昆明鰲陵鰲陵地在冬幸溫湯鰲陵山下壬辰祀南郊癸巳魏徵為侍中頒新定五經于天下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午唐廢孝皇帝九年乙未李靖平吐谷渾獲

其王放還其本國

既獲而放者其王之子順云耳若其王伏允則自為其下所殺非見獲也

太上皇崩于太安宮葬高祖于獻陵

按獻陵之制詔以漢長陵為準虞世南奏曰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請依原陵從之夫殺九丈而為六丈世南則有以開之矣然其言曰漢天子

即位即營山陵此不足以知高帝高帝宮室
至即位之七年而後備其十年擊陳豨十一
年擊黥布十二年而崩矣計其在位曾無一
日之間而暇營山陵乎其曰遠者五十餘年
此殆以武帝言之耳以武帝之事為高帝之
實則似實而本虛徒發其論之勝而不得其
事之的是亦欺朝廷耳當時既受其欺而不
知後世復蒙其眩而不察予竊以為非其實
也

丙申魏徵遷特進溫彥博遷右僕射丁酉幸洛

陽宮

按是年幸洛陽宮然而藉洛水則以秋入洛
陽宮武才人則以冬入洛陽宮以陰召陰蓋
自是年而起矣豈俟他日水入寢殿而後知
其為妻道之盛乎

戊戌高士廉為右僕射己亥幸九成宮荒服十
國來脩貢庚子侯君集平高昌獲其王以歸

按高昌於漢為西域之地杜佑曰漢戊己校
尉與師西討羸遺者留居其地地形高敞故
名高昌聖本中國人而所居車師前王之庭

也至涼張駿置高昌郡郡有八城東西八百
里南北五百里云

弘化公主嬪于吐谷渾至日圓丘祀昊天上帝
但曰祀圓丘則雖不曰祀昊天上帝可以知
其為必祀昊天上帝矣然其所祀猶欲表其
為祀昊天上帝何哉蓋自鄭玄之徒惑於緯
書之說遂以青帝為威靈仰赤帝為燁怒黃
帝為含樞紐白帝為白招拒黑帝為汁光紀焉
六天之說既行則其所祀者不止於一帝矣
今而曰祀昊天上帝是謂至日則然凡非至
日則雜然而祭者必紛紛乎六天之說無定
論也此君子之所為感嘆然其誤非一日矣
不有君子其孰能悉舉而正之

辛丑幸洛陽文成公主嬪于吐蕃壬寅幸岐陽

凌烟之圖畫其亦倣諸麟閣雲臺之故事而
為之歟然麟閣之功臣則自霍光而始雲臺
之功臣則自鄧禹而始凌烟之功臣則自夫
長孫無忌而始夫長孫無忌以其在焉祖之
朝則不若劉文靜諸人以其在太宗之朝則

不若房玄齡諸人徒以極房之故而太宗私焉遂以冠于二十四人之首使馬伏波而有知能不為之失笑矣乎非特此也侯君集為臣也而不絕則雖同列之人亦將有非之者矣自前言之則如彼自後言之則如此而談者不察往往夸焉是亦眩於其名而不考其實之過也

內難作皇子齊王祐以齊叛

權萬紀小人也而使為齊王之長史則亦太宗之過矣何以言之蓋惟溫柔敦厚可以消

南齊書卷之五

人之躁心豈樂第易可以消人之暴心彼其刻核太至者徒足以激人不消之心而已耳祐之不肖近儉和好畋獵不謂無之以子叛父則必初末之敵萬紀以小人資乘君子之器其諸郅都江充之流歟彼其於太子也固已迫之甚此其於諸王也豈其威之難控搯之嚴而拘持之急則夫素驕而不能以自降者無他術焉惟有自投其軀於不肖之域而已矣昔絳灌諸人之於竇氏兄弟猶曰必為之擇交矧曰諸王可以匪人而與之居乎故

曰祐之不肖是亦太宗之過此之謂歟

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徙之黔陽黔陽在湖南

按壬寅年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取發無度庶子張玄素諫焉然而不聽也豈不以恩語為足恃故歟由是而役無度之財由是而作非法之事由是而卒為不肖之歸則亦太宗為有以啓之而已矣或曰太宗之詔本於周禮亦矣不可之有哉曰讀聖經者非有以融會貫通而徒據其一說以為據焉未有不為經之所誤者經亦能誤人也而讀之不熟者恒足以誤人王安石儒者也白首窮經非無其素也猶不免為其所誤況太宗乎彼其相與討論者既不足以發明經義則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誠若非有司之所宜限制者矣不知天官冢宰得量入以為出則其所謂九式云者固截然而有限雖王之所用猶不得而過焉其在后與太子從可知矣嗟夫講之不明誦之不熟猥以為是而未嘗不出於非者固亦多矣豈獨太宗為然然其所失則不無可念故不

得不為太宗惜之

幽魏王泰于北苑徒之均均理

魏王泰好學者也然其司馬有緣勗者說之
招士著書則其所好亦不獨淮南王安之所
為而已矣淮南王安非不好學也然要其所
歸其將何如能不得罪於天下國家否乎名
為好學而實則不通於父子君臣之大義則
其為害反不如不學之為愈矣嗟眩於好學
之名而不究其實其病固至此夫
以晉王治為太子

唐太宗英武之君也至其子弟紛紜則自投
于床且欲抽刀自刺此何為者哉曾不念引
兵擅入玄武門則其於高祖寧不怛傷其懷
抱乎以今揆昔可以知其情矣至如治立之
自我否亦自我何必皆落勇許汝乎凡此皆不類英武
者之所為予以是知理有不明則未有不為
欲之所蔽者也

誅侯君集

唐史言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訴之
曰靖將反矣上曰何以知之曰靖獨教臣以

其粗而匿其精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
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
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說者
謂衛公失言使太宗疑其有所不盡則安知
其不以靖為反乎愚按靖之於太宗也其自
軒轅以來以至於唐歷歷數之如指諸掌則
其於行兵之法論之詳矣未嘗不盡也其於
君集則必誠有所不盡夫其誠有所不盡也
而謬以為盡則是懷緩罔上而有所不可矣
帝以是問之而靖以是對焉君臣之間兩無
猜阻則靖之所以事君者異乎君集之所以
事君者矣而說者疑焉愚是以不容不辨

至日祀南郊

南郊之與圓丘有分別歟其亦本是一物初
無分別者歟志禮者有曰至之日祀昊天
上帝於圓丘臘則蜡百神于南郊審如是則
析而為二矣果何所本而云然歟亦曰本諸
康成而已矣然則康成之學是非處於禮者
歟噫不經之考而徒締之稽則是康成之學
自為膚末而已耳而其遽者初不以康成之

故而遷有所損益也後之來者惟其是之
從焉則圓丘之位必居乎國之南郊合而言
之本一物耳而強剖析之吾抵見其為鑿也
甲辰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幸洛陽及親征遼
東

隋煬帝以高麗不服而征之其弊天下以此
其已天下以此為太宗者可以鑒之矣前車
既覆而後車不以為戒無他是必自恃其車
輕馬肥而所以御之者又極其善也則凡其
可憚者舉無所畏矣非惟無所畏於可憚之

事亦且無所受於可聽之言當其在安市城
也高麗之人傾國而救之彼對盧之言延壽
固不聽矣此道宗之言太宗亦不受也使對
盧之言得行則唐必敗使道宗之言得行則
高麗亦必敗然而兩有所不受則太宗之於
聽言與延壽等又安能不為小醜之所屈乎
乙巳平高麗有是年敗高麗則

范氏曰太宗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
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
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

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志中和以
養其氣也至於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
智能夸示天下其器小矣抑對盧之謀正
太宗之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
豈不殆哉

丙午李勣破薛延陀荒服十一國脩貢丁未起
翠微宮于終南諡諡即太和宮詔群臣賦詩
既不能逞志于東乃猶幸其收斂于西庶足

以少慰太宗之意歟○龜茲之平也九得大
城五小城七百有餘捷書聞帝為之喜以為
四海寧一此帝王之樂也其與兒童婦女之
樂信乎其有異矣雖然古帝王之治不過九
州九州之外其來者無所於拒其往者無所
於追未聞以兵力強之使服然後為樂也夫
既以兵力強之而使服則必有虛內而事外
者矣故知虛內而事外不如內外之兩忘好
大喜功者之所樂未必非聖明之所惡也
征於外蠻

江外江之南也湖外湖之南也松外松之南
歟按唐之州郡松之南與茂相接茂之南與
雋相接此所謂蠻不居於茂即居於雋若姚
州則雲南蠻矣計此雖非雲南其亦雲南之
別種也歟

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卒褚遂良為中書令已
酉帝崩于翠微宮皇太子治踐位葬太宗于昭
陵

蘇氏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
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致
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然傳至孫遵武
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
而不得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輔政復李勣官仍加特進
范氏曰太宗以世勳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
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
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
用是以犬馬為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
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僕狙馭黔奴
詐之術五伯所不為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

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六祿之以天下而不顧
繫焉千鈞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于志寧張行成進侍中知政事庚戌改元永徽
褚遂良罷政

遂良顧命之臣也果肩為而罷政哉以抑買
人地為監察御史常思謙所彈耳夫自草茅
而致身卿相固將尊主庇民以展其平日之
蘊可也地於我何有而顧欲抑其價而買之
手與奪無異此豪將貴戚之所為非遂良之
所宜有也一失之貪再失之橫如是而可以

輔臨若之新弊之聞也其為思謙所劾有由
也哉

辛亥征賀魯至于金嶺所謂賀魯乃阿史那賀魯也太宗末年以為瑤池都督徵之

至日有事于南郊壬子冊陳王忠為皇太子韓
瑗來濟為太子少師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癸
丑駙馬都尉房遺愛崇令武薛萬徹荆王元
景及二公主以謀逆伏誅

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
之策也是其富厚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

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祀不延宜哉故四族既陷而唐之子孫亦幾殲于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公主帝女也曷

為亦與於亂以此見太宗之帝範與夫長孫皇后之女則大抵空言而已非必能踐之也不然則豈其子叛於前而女叛於後九帝之子若女皆相率而為不肖之歸則端本清源之論始有不得不究其所自來者矣噫甚矣身脩之難而家齊之未易也古之人所以必拳拳於人倫之際者其以是夫

遂殺吳王恪

吳王恪非與於亂者也曷為而亦見殺是則長孫無忌欲因事而陷之也嗟夫殺一無罪

之民猶曰不可矧曰先帝之遺體乎无忌於是為悖暴之甚矣當其得志也曾無不見之懼及其失志也終不免焉其亦有以也夫褚遂良復為右僕射睦州文冠亂睦州今屬浙江名陳甲寅築長安羅城按築城今為羅城而止則實計一百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不從遂赦之景宣之言有所見歟無所見歟無所見則不宜自觸

刑辟有所見則聞者亦不可以不戒也夫國之有城猶宮之有牆也是固不可無矣然土功之盛則陰道盛焉何謂陰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臣者君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若以一身求之則血者氣之陰也血與氣相乘身之病也妻與夫相乘子與父相乘則家之病也臣與君相乘小人與君子相乘則國之病也若夫夷狄與中國相乘則天下之病也莫不有病而其所最忌者其惟陰之盛乎惠帝晏駕始

豈勿論然唐自築城之後妻也得乘其夫入
呂氏之禍不烈於武氏也豈非病于其家病
于其國而且病于天下乎使景宣而無所見
焉則固不可忽也而志寧諸人方請誅之其
亦不思之甚乎

親謁昭陵乙卯廢皇后王氏良娣蕭氏為廢人
冊昭儀武氏為皇后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
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所行尔
武氏之立其以納策刺王妃為法乎故唐世
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又曰武后不道
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為之太甲曰自
作孽不可逭王后之謂也蕭妃無恃亂之節
后之惡之特以已無子而彼有寵尔使后少
知關雎之義師漢陰節二后之所為薦進後
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宗方且
體貌之不暇而無或他意乃不勝妬石外足
以攻內嬖是未嘗推相嫉之心忽夫人之何
有於我也其及也嗚呼此可為後世為人

妻者之戒哉

聖長孫無忌緒遂良政事

范氏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无忌妾子
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實也而無忌
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
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
其官及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
誘以利亦可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
不知出此卒使武后然其受賜而不助已姦
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惜乎無忌之不
學也。胡氏曰緒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
虛之理姦壯勿娶之義毫釐不代至用斧柯
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
自太宗在徭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松記
正使高宗愛有所忌而思有所不及遂良豈
得不聞而不為國家長慮乎又况占記之識
已有其人則當率叶群公沮止長髮之命添
諫高宗割制邪欲勿干先帝之私慈意竭忠
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
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

易以見幾為吉而始以攸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褚遂良之與无忌均之受顧命於先帝者也先帝之子其有自弃多福者吾固末如之何矣若吳王恪則非自詒伊戚者也特與无忌相惡遂為无忌之所構焉無忌誠欲權之遂良獨不能一言以釋之乎坐視賢王之死而莫之救也則亦奚以答先帝矣故嘗謂遂良之私而知有公論之可畏者無忌也徇人之私不知有公論之可恃者遂良也是二人者皆於公論為不能無慊矣然而

曰可以善終吾固未之信也

以許敬宗李義府為相許敬宗少衛尉卿附會
初則在武后殺廢人王氏蕭氏崔敦禮為中書令
敬宗為侍中非中書令事在癸丑丙申廢皇太子忠為梁王
冊代王弘為皇太子改元顯慶杜正倫為相丁巳幸許洛以洛陽為東都李義府進中書令許敬宗進侍中貶相韓瑗來濟為州刺史瑗張州戊午蘇定方平賀魯獲其王

按定方既獲其王然後備亭障列戍遂定疆畛其皆所以復太宗之舊歟則所謂以漢吏

撫番兵者固亦李靖之故智也不曰唐吏而曰漢吏無他順蕃俗而為之辭也

已未殺長孫無忌褚遂良于流所遂良死於戌午無忌數於

以身當易后之責者褚遂良也既已貶其竄而死矣若無忌則默然而已未嘗有言也則曷為而殺之以為許敬宗之所構云耳然則昔之所以陷吳王者今則亦以自陷歟噫遂良之有言非必不避禍也然而幸免於殺无忌之無言非必不徼福也然而見殺之禍終不免焉然後知其機之淺者其禍亦不深其機之深者其禍亦不淺或禍或福豈必有司之者哉皆自此心而致之則夫人心之神即天地之神也

辛東都庚申廢梁王忠為廢人蘇定方平百濟獲其王扶餘扶餘王名義慈辛酉改元龍朔壬戌遷長安建門下尚書中書為東中西三臺分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

東為門下西為中書則尚書其居中者數有侍中為左相有中書令為右相而獨無尚書

令者無他焉其在高祖之時太宗為尚書令日久自爾以來不復除授故也

造蓬萊宮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於西北至是營蓬萊宮於東北制度宏於其舊云

許園師為左相尋下獄癸亥起含元殿于蓬萊宮

按含元殿之後有宣政殿宣政之左為門下省宣政之右為中書省其東上閣門與西上閣門則皆喚仗以入紫宸之處也然則所謂

蓬萊宮其即大明宮之謂矣宮一也或謂之

永安宮則未改蓬萊以前之號也或謂之大

明宮則既改蓬萊以後之號也杜拾遺宣政

退朝有曰雲近蓬萊常五色則是改號既久

而蓬萊名猶未泯也

李義府為右相尋流配嶺南州死嶺南州於漢為越嶲屬

胡氏曰術者杜元純謂義府宅有獄氣則是矣顧曰積錢三十萬緡可以厭之寧有是理也哉以此見談術者而不知理則必至於誤

人聽言者而不知理則必至於自誤如義府之所為雖痛懲速改猶懼不免况聚斂以益

改來年為麟德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二

充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五十七

甲子唐弘孝皇帝十五年殺西臺侍中上官儀上官儀上萬

道士郭行貞出入禁中為厭禱之事此武氏之罪

也使其罪未發則高宗固無由而知之矣今其罪

既以宦者王伏勝告之而發為高宗者誰可忍而

不去之手且夫召上官儀俾即事而議之者誰也

命上官儀使草詔而廢之者又誰也自我召之日

我命之皆我之由也而曰皆上官儀教我則是天

子而自為譏也以天子而自為譏既殺其臣又殺

其子則何以為人君父矣自是而啓垂簾之漸則

天下大權不得不於中官焉是歸是則誰之過哉

高宗蓋自取之也

實德玄為左相劉祥道為右相乙丑帝同皇后巡東

海封泰山

高宗之封禪緣太宗之意而為之也當太宗之時
舉朝皆以為可封禪其以為不可者獨魏公微而

已抑微之所謂不可非斷之以理而諉之於時
其時之可為則亦必以為無不可矣古今之言封
禪者惟許懋之說為庶幾焉以微之才亦其

學敦信為右相丙寅帝同皇后至自泰山改元乾封

劉仁軌為右相丁卯禁工商乘馬戴志德李安期

文曜並同東西臺三品戊辰李勣平高麗獲其王

昔太宗之伐高麗也勣嘗以遼東總管從戰駐蹕

山矣當是時豈不欲平高麗哉然高麗未易平也

乃今而後平之夫豈不謂駿功也哉雖然中官廢

立勣也實有力焉則其斷喪李氏之天下職勣之

由雖平高麗過大功小君子蓋不以為善也

祀明堂改元總章己巳帝同皇后幸九成宮九成宮在鳳翔

一則曰帝同皇后二則曰帝同皇后舍皇后則無

可與同者乎蓋由王伏勝之死武氏懲之惟恐其

為人所告故在宮則垂簾於後出宮則聯駕而行

此其意正欲防帝而非以為帝之奉也

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郝處俊之事高宗昔之人蓋有以忠言直節許之

者矣然而無補於唐何哉易之姤曰繫于金柅必於其初而謹之乃無後患今姤而遯遯而否泰已傾矣苟於是焉謹之猶可以不至於剝至上元間所謂剝床而及膚者欤位雖不遜而權則不歸也其言雖忠其節雖直君子以為無補於唐者以其徒知遜位之為不可而不知豫政之為不可此所以終剝其廬而去之也

李勣卒

范氏曰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君子如欲澤及子孫世守門戶則莫若積

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之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寧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祖父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遽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非所以為訓也

庚午改元咸亨薛仁貴征吐蕃不利辛未帝同皇后

幸東都及許昌皇太子弘監國中書令閻立本黃門侍郎郝處俊從行

郝處俊之為相已三年矣其於帝之所設施后之所舉措知之必熟曷為默然而無言也又從其行豈以后之與帝為真可以同幸東都也欤帝理陽道宜動而不宜靜則其幸東都可也后理陰德宜靜而不宜動則其同幸東都不可也然其是焉止之則帝之為帝也事可專視政可專聽大權之已奪者必可漸而歸焉后也止於中宮為后足矣不必下帝之務也誠若是則其言豈不忠乎其節豈不直乎不於此焉謹之而徒曰位不可遜是防其著不防其微也何能有益於人之家國也哉壬申帝及皇后至自東都癸酉帝及后幸九成宮甲戌皇后稱天后以帝為天皇改元上元帝同后幸東都帝有疾乙亥皇太子弘卒以雍王賢為皇太子胡氏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撻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尚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請讀禮記之弘方幼學而

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
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
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膳此外非所
預也君父昏懦母后專恣尤當遵養時晦以絕疑
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
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
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
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
者可不慎哉○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淵之所產
心則然蓋有不期而然者其在孟子則正欲推
是心而廣之耳秦之降以未為失而胡氏之充焉
而長之者為是乎其抑以見而絕之者為是乎
而絕之則於生惡可已之然則充而長之則於
養時推之義遠乎此有道焉其必如舜之為
不格於天而後無乎此不可不察也
大抵資行之義者不可無學之功義理之正者
亦必有資行之義者不可無學之功義理之正者
一事為善掩衆於外而取之則亦難乎其拂
上矣為人臣子者同自有臣子之體胡氏以
其春秋之過

丙子帝及皇后自東都至改元儀鳳來恒薛元超李
義琰高智周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劉仁軌為
中書令戊寅改來年為通乾
既已改為通乾矣而又詔傳其號何居以其反語

不善故也由是而有所忌有所好則雖歲易名
亦必有不稱者矣蜀不思高祖以武德太宗以貞
觀皆終其身而不改何必屢更數易自為紛紛乎
己邪甘露降改元調露帝同皇后幸東都裴行儉大
伐突厥

按行儉之於突厥以計取之而固無嫌於詐也其為
詐奈何為糧車三百乘而實非以載糧乃每車而
伏壯士五輩陌刀勁弩具以羸兵挽車又伏精兵
踵其後焉賊至則羸兵走車為所驅就水草而止
解鞍馬然後取糧於車然不知車中之所有非糧
也壯士出精兵至賊無遺矣其曰無嫌於詐以此
庚辰廢太子賢為庶人以英王哲為皇太子
高宗至是三廢其太子而皆以武后之意行之然
則帝幾不得以為父矣未及他人而先制其子其
亦可哀也哉

帝同皇后幸汝陽及高岳
裴琰琰當崔知溫王德貴並同中書門下三
品改元永隆帝及后至自東都辛巳裴行儉平突厥
獲其王伏念

行儉平突厥裴琰忌其功斬伏念及溫傳行儉憾

焉以為吾既許之以不死而又殺之恐自是以後
來者鮮矣曩其仗壯士與精兵也惟恨夫殺敵之
不果今而因伏念與溫傳也則又恨夫殺降之不
祥是其意得無相反者歟噫非然也當其未降也
敵人自敵人耳何有於我哉惟恐殺之之不果蓋
有由也及其既降也敵人即吾人矣不以吾人視
敵人而惟欲殺之則敵人將曰我於彼何有彼亦
於我何有而今而後死而死耳不必復降也此行
儉之所恨也此裴炎所以為嫉妬能非體國者
也

改元開耀裴炎進侍中薛元超進中書令壬午改元
永淳帝及皇后幸東都起奉天宮於蒿之陽劉景先
郭待舉郭正一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癸未改元弘道帝崩於東都皇太子哲嗣位是謂
昭孝皇帝天后稱制劉仁軌進尚書左僕射岑長倩
進兵部尚書魏玄同進黃門侍郎劉齊賢進侍中裴
炎進中書令甲申改元嗣聖天后廢帝為廬陵王遷
之均

胡氏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
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帝玄貞固為失言

炎安得奔告於后遽謀廢之耶身為宰相勸兵宣
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武氏為從矣炎但知帝
玄真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
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
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
代其迹亦彰炎豈情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不智
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
股肱之助其情為如何他日劉景先胡元龜不以
裴炎為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立豫王改元文明侍中裴炎進爵為侯王德首進

侍中劉禕之武承嗣進中書平章事堯宗于乾陵
再改元光宅徐敬業以揚州叛南拔潤州平之
敬業之敗李孝逸之功也而魏元忠之謀居多然
則元忠其賢矣乎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
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
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
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
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完
畧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
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

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殺宰相裴炎

裴炎之爵既已進而為侯矣又曷為而見殺故裴之起則欲太后返政睿宗遂為武承嗣諸人之所構胡氏曰能權輕重然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帝玄真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擅權而亂國也中宗雖下恩炎與玄真及裴炎既自黨於太后又欲使之歸政睿宗以收公議其將能乎

卷之九

九

又改來年為垂拱來俊臣周興大行誣構謂之羅織廢立之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曰卿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者絞告者除五品官此告密之所由起也而周興來俊臣之見用則當書於丙戌

乙酉武后徙帝居房陵

房陵屬房州

改中書門下為鳳閣

為臺丙戌蘇良嗣為文昌左相常侍價為文昌右相

並同鳳閣為臺三品丁亥武后賜宰相劉綽之死

綽之下獄也睿宗為之申理親方貢之綽之曰

此乃所以速吾死也夫以睿宗皇帝上誅太后申

理綽之有必生之望矣而綽之謂速其死何哉蓋

綽之所坐正以太后不如返政睿宗故為賈大隱

所告耳今睿宗為之申理則太后豈不曰彼將比

而謀我乎諒若是則睿宗猶將不免何以免綽之

乎故綽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者睿宗之意則善

而其所投之機則惡夫是以無生道也

張公輔

公當

為鳳閣侍郎戊子武后稱聖母關東八

王謀興復博州琅玕王冲及父蔡州越王真先發悉

平之大夷王室

是時越王真為豫州刺史則當日

豫州越王真不當曰蔡州越王真

卷之九

九

武后之時為宗室者難乎其自免矣苟能倡義而

起雖不勝猶為愈於拱手而受戮也彼其不待衆

謀之合而自發者固失之輕矣此其坐視二王之

敗而莫之救者得為持重矣乎當是時惟趙環之

妻常樂公主有言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

子不舍生取義欲何須邪此其所言正中諸王蓋

不知也使其得為男子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矣

豈若諸王徒死而已哉

已丑武后改元永昌稱聖皇后大殺王族又納言

魏玄同及內史張光輔

玄同之將死也或教之告密其得召見因以自陳
焉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此
其言似若古所謂知命者然古所謂知命者不立
於巖墻之下夫死於巖墻與死於易簣亦均之曰
死也然古之君子寧為此不為彼者以彼非正命
而此則正命故也羅織之獄甚於巖墻其知命者
蓋已望而去之矣而玄同懷其寵祿自永淳至永
昌首尾八年嗚呼世豈有八年之久立於巖墻之
下而不自知其將有覆壓之患耶夫不知巖墻之
可畏者必有覆壓之患不知羅織之可畏者必有

誣構之患均之曰死也而知命者不居焉若玄同
之言正可以為冒於寵祿者之戒也

引王本立范履冰邢文偉為相庚寅武后改元載初
以建子月為歲首祀明堂以盟為名以詔為制大殺
王族改國為周元曰天授稱皇帝

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罪恭是也猶可言也
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
武革命易盡言之獨坤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
言者陰居尊位外逆謬戾雖天下皆小人夷狄居
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是過矣然則可乎女

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自堯以
來凡三千年呂氏欲為而未成武氏遂踐祚革命
如男子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數耶然三千
年間總有一武氏雖曰天數亦不及終其身而元
氣克復後世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
高宗必逆有以處之則女主之禍可冀其不重興
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其可有則坤之六五不
以黃裳為戒矣

降豫王旦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封武氏三人為王引
傅游藝為相改魚為龜辛卯武后祀明堂格元輔

補樂思晦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歐陽通為納言殺
宰相岑長倩格輔元及納言歐陽通用狄仁傑為相
或問仁傑之於武氏從之者狄其亦猶有大臣之
體乎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之革
命不聞仁傑之諫也則是亦以為可乎誠以為可
則其從之也無疑矣及其下獄乃曰大周革命萬
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此雖一時承反之辭
然亦可見其乃心唐室非實從周者也使其為相
而不從周則必以忤而死使其下獄而不承反則
必以訊而死凡其不死於忤不死於訊者其心蓋

有為也是何也其本心蓋將以今日之不可俟他日之可也惟其有以俟之是故有以收之人徒見其收之之不易而不見其俟之之難也則其於仁傑必有知之未盡者矣然則仁傑之所為其非由豫之大臣乃明夷之大臣歟

壬辰武后祀明堂改元如意再改元長壽楊執柔崔元琮作琮李昭德姚璹李元素為相狄仁傑下獄癸巳武后祀明堂稱金輪皇帝引豆盧欽望京市巨源當陸元方為相婁師德亦相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五十八

甲午唐昭孝皇帝十一年在皇陵

此春秋公在乾侯之首也范氏唐鑑之所書意正如此而朱子以為伊川先生實啓之夫伊川之說非必取之邵子而邵子之見固亦無以異於伊川矣學問淵源異派同出孰謂邵子止及於數而不及於理歟

武后祀明堂改元延載引蘇味道王孝傑楊再思杜景儉李元素周元允當相繼為相乙未武后改元證聖明堂火稱天冊再改元天冊萬歲丙申武后封中岳改元萬歲登封祀明堂再改元萬歲通天契元

李蓋忠以孫萬榮叛蓋忠之妻萬榮景命二十八

將討之不利引王方慶李道廣為相丁酉武后祀明堂河朔平再用婁師德為相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改元神功狄仁傑杜景儉復相誅司業少卿宋俊臣遂及內史李昭德戊戌武后祀明堂改元聖曆召帝子房陵還政

是年以廬陵王為太子賜姓武氏分為河北道元帥將以討默瓘而已猶未返政於王而稱之曰帝也

突厥執武延秀及行人闡知微以破獫狁定趙魏

魏聖德云史聖用姚元崇李嶠為相

姚元崇何人哉他日與唐致開元之治則固賢宰相也而其在周則無足稱者此其故何哉武后惟欲取快當時而其處心積慮不不在於致治也則雖元崇亦將如之何哉若玄當以致治之効責之此所以其人則同而其功則異也

己亥武后幸嵩山封皇嗣旦為相王引魏元忠吉頊為相又引王及善豆盧欽望為左右相庚子武后幸汝陽建三宮于嵩山之陽改元久視復舊正制張錫常安石為相武三思為特進相吉頊流嶺表內史狄

仁傑卒辛丑改元大足武后幸嵩之三陽宮均之曰耳而有東西中之三又改元長安李懷遠顧琮李迥

秀為相壬寅武后祀南郊癸卯幸東都朱敬則為相

甲辰常嗣立宗楚客崔玄暉張柬之同平章事常安

石結言李嶠內史乙巳武后改元神龍張柬之崔玄

暉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平張易之及昌宗之亂徙武

后于上陽宮除周國號上陽宮在洛陽其西則其去都城也

遠矣自長生殿出而居之此其所以謂之徙狄

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曾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

必書公之所在不予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

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

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

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中宗歆以天下與之玄真不得為無罪武后實

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

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

曰以天下與常玄真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歆

行之也若以為非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

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

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后豈得而間之故臣復

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

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以相王旦為安國王太平公主為鎮國公主賞定亂

功也帝氏復正皇后位武三思進位司空相

武后之於宗室其翦滅之不遺餘矣豈徒宗室雖

高宗之子亦僅僅存二人焉其三人則先宗室而

殺之其酷不亦甚乎惟其待李氏如此其酷也是

以武后末年吉頊進佛與天尊之喻雖后亦以為

我固知之無可如何則武氏諸王后固不能保其

不見殺於李氏之手也今后已病矣為五王者雖

不能殺諸武於國號未復之先猶當殺諸武於國

號既復之後薛季昶劉幽求之言非不明且切也

然皆置而不聽曰夫何能為及帝后通之中宗任

之而後始請誅之則已晚矣然則何能為之三字

豈不誤國誤身為將來之永鑒耶

武后崩于東都之上陽宮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

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

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王

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

魏元忠還自端州不復彈諫惟與時俯仰而已然則五王之死雖曰三思殺之而在位諸公亦不得以辭其責焉

李懷遠同中書平章事冊衛王重俊為皇太子開長寧安樂二公主府大行斜封墨制于惟謹為相蘇瓌進侍中丁未李多祚以羽林兵誅武三思又殺皇后常氏不克敗死太子重俊野死

胡氏曰衛嗣願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庭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宗楚客紀處訥蕭至忠為相改元景龍戊申安樂公主假皇后車服出降武延秀張仁亶為相亶當已酉作宮市常嗣立崔湜常溫鄭愔蘇瓌趙彥昭相繼為相李嶠為特進庚戌殺諫臣燕欽融于殿廐皇后常氏及安樂公主行弒于內寢立溫王重茂為嗣改元唐隆

陳殺洩治而靈公弒唐殺欽融而中宗弒其行弒之人雖有不同然其見弒於人則一也此殺諫臣

之明効也

以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義為相臨淄王隆基以劉幽求薛崇簡簡當鍾紹京麻嗣元元當兵入誅常溫紀處訥宗楚客武延秀馬秦客葉靜能趙復水水當均及皇后常氏安樂公主上官昭容中宗于定陵胡氏曰殲殄諸常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治其末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儀其事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

宗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乎雖曰禮無臣子敢尊上之文然武氏所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必膺宗有所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者召會言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

臨淄王隆基稱平王降重茂嗣尊父相王旦為帝是謂興孝皇帝

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常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尔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常氏淆亂睿宗曾無

討除之意而隆基解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
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
他日聞變登樓然後昇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
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既踐位以鍾紹京劉幽求薛崇暕崔日用為相冊平
王隆基為皇太子改元景雲追廢皇后常氏安樂公
王為庶人姓元之為相

此時之元之固以為相矣然未如他日之元之也
何也以其尚清於眾人之中也

辛亥皇太子隆基監國郭元振張悅竇懷貞陸象先

魏知古為相劉幽求進侍中相壬子祀南郊改元太
極祀北郊改元延和帝傳位于皇太子隆基是謂明

孝皇帝

胡氏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
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既踐位改元先天點劉幽求鍾紹京張暉暉字端官鍾

主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常元楷薛稷賈應福應福字常

慈李欽李猷崔湜盧藏用傳孝忠僧慧範作述伏誅

藏用流落唐而已進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官

復劉幽求鍾紹京張暉官令知政事幽求還
講武于驪山改元開元盧懷慎姚崇為相改中書為
紫微

元之之為相也上每事訪焉元之應答如響同僚
唯諾而已夫一事而應答如響未足為奇也每事
而應答如響非其才之有餘能若是乎同僚唯諾
而已其懷慎之謂歟懷慎下以己之不足疑人之
有餘是亦可尚也已居張說之於元之則惟欲去
之而已豈能如懷慎之休休實有容人之量乎抑
嘗考元之之所以為相者矣其曰抑權倖愛爵賞
納諫諍却真獻及不與羣臣交結等事皆致治之
由也然其於聖賢之心法則未傳焉是故當玄宗
圖治之意方銳則元之之說無不可行也及玄宗
於驪山較獵之時即以獵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之語告焉庶有以漸進於學乎不然則心法不正
其治法亦苟而已議者謂仇敵相交則有盟市井
相質則有券君相聚則有神之際矣以要約為於
特要約以為國君子有以知其治法之所從出者
未盡善也

甲寅乙卯冊鄧王嗣謙為皇太子按嗣謙之立當在甲寅乙卯冊鄧王嗣謙之時

嗣謙立

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丙辰太上皇崩葬睿宗于高陵源乾曜蘇頌為相姚崇議宋璟為相

姚崇之相也何以讓宋璟以其主書趙晦受賂而崇則營救之也上由是不詔崇由是避位薦宋璟

以自代焉昔管仲之為相也無所阻讓而後齊之霸業以衰而莫之能續晉之為相者韓起趙武莫不有相讓之德而後晉之霸業雖絕而可續已衰而復盛此可以見讓之為貴矣使崇而不讓則開元之治能不以已之進退為隆替乎崇也知位之不可以不避則讓宋璟而居之夫以璟之持正繼於崇之應變正猶春生夏長得秋歛以成之也而其治體礙矣以賦役則寬平以刑罰則輕省以百姓則富庶至此極矣然則行可以加於此者乎曰有必教之而後可然非姚宋之所及也

丁巳幸洛陽

胡氏曰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若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虫耳是設為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以就食也夫灾有輕重異有小大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為是太廟四室壞異孰甚焉而崇以不足異為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魯文公時世室

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廟非有雨霖震動而四室壞其為宗廟廟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謫相家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是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續永樂公主于契丹戊午至自東都庚申張嘉貞為相辛酉姚崇卒

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為經造像冀以求福此崇之所以教諸子令弗為者也天以清淨為本

則無取於經像以慈悲為本則不在乎寫經而造像蓋清淨其性也慈悲其心也見其心知其性所謂佛者即此而在矣惟清淨可以度脫塵勞惟慈悲可以度脫怨尤舉平生之所怖所憎者皆自度脫而非佛之所能有加於我也則奚以追薦為哉其曰道士見僧獲利於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凡此皆名言也故不得而泯焉

壬戌幸東都長安竊發竊發者何人執左領軍兵曹權世登實為之也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五十元

甲子唐明孝皇帝十三年廢皇后王氏為庶人
后之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悞為后祭南北斗剖露靈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古者有高祿之神無子者祀焉可以有子則是祓除之典祈請之忱蓋先有其說焉非獨後世有之固也然其事必行之以公而不可以行之以私若守一之所為近於厭勝之所為矣將以求福而禍輒隨之惟無見於義理之正固也夫有是義則禮可以起無是理則事可以廢苟惟無見於此則無適而非罪矣矣其免此君子所以貴於學也

幸東都宋璟守長安乙丑封泰山

胡氏曰玄宗於是侈心未彰方降詔旨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驕怠之源忠賢憂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為蒼生祈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用源乾曜張說為左右相丙寅李元紱程暹為相還東都丁卯至自東都茂辰蕭嵩為相己巳張說宋璟為左右相謁喬定獻昭乾五陵裴光庭為相庚午北討契丹辛未幸東都壬申至自東都宋璟免相癸酉韓休張九齡裴耀卿為相甲戌幸東都李林甫為相崔羣謂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必若此言理亂之分果繫於開元二十四年乎愚以謂開元二十二年林甫為相其理亂之幾固已分矣蓋九齡以忠林甫

以倭九齡以直林甫以回忠者有時而拂意則倭
者無不順也直者有時而忤旨則回者無不從也
是其心之所向固有彼此則異日之或去或留皆
其迹耳是故究理亂之分者不必考諸其迹考諸
其心而可也然則為君者其可不堅此一心以為
用相之地乎

丙子至自東都牛仙客為相是年太貞楊氏入宮武
 姬以丁丑死則太貞入宮當下在於丙子
 以意度之其在丁丑之末戊寅之初乎
 事丁丑廢皇太子瑛為庶人瑛之外有強有弱皆以
 按明皇之於兄弟能極其友愛可以無愧於人倫

之一矣然為人之夫則不免以嬖寵之故而黜其妻為人之父則不免以諛間之故而殺其子是何其於彼則甚厚於此則甚薄欲說者謂不能察斯心加諸彼夫是以得不補失是不蓋非而其無愧者少可愧者多矣要之友愛之篤者非他由宋王成器以天下讓則所以養其良心者深也若皇后太子則無復養之者矣顧有武惠妃楊洎為之間焉其本然之良心日凋旦喪則其或黜或殺將有所不免矣嗟夫心德之不宏者其病固至此乎

乃决嗟夫使九齡不闕則必無是事矣最者九齡
為上言歷引晉祓漢武晉惠隋文之事極陳禍亂
以為之戒可謂明且切矣今罷相未幾而首廢太
子并殺三王此何待祿以兵起而後知其為亂哉
三子不得其死其家亂矣未有天子之家亂而天
下不待之者而林甫猶以此家事非臣之家亂而天
然則宰相所宜諍者果何事哉宜乎崔羣論之則
以為玄宗之亂由山而始也口孫甫曰太子瑛之
廢雖由武如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
官知其異事謂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
象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
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安龍
之言易入說解以逃其過矣

罷九齡相仍黜之罷九齡且黜之當在廢太子瑛之前相宋璟卒監察

御史周子諒言牛仙客事杖死于朝

子諒之言是欤不可以不從也子諒之言非欤不從可也何至以一怒而殺之哉殺子諒所以為逐九齡之兆也九齡之於仙客固嘗以加之尚書為不可豈其以加之宰相為可乎今而相仙客九齡固已罷矣特未竄耳子諒又從而蹙之雖微抹甫之譖吾知九齡之為不免矧抹甫譖之以為子諒九齡之所薦也其能不以為附下罔上者幾希矣故曰殺子諒者非他乃所以為逐九齡之兆也○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

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隔滯故也

戊寅冊忠王璵為皇太子相李林甫領隴右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領河東節度使

按隴右之所節度者自臨洮軍而下為軍者十已
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洮鄯河廓等州而統之以
隴右節度河西之所節度者自赤水軍而下為軍
者八且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涼肅瓜沙等州而
統之以河西節度河東之所節度者自天平軍而
下為軍者四且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蔚嵐忻代
等州而統之以河東節度其為任亦重矣將不親
領而顧以李林甫牛仙客遙領之范氏曰此開元
之亂制也

己卯平突厥獲其王追封孔宣父為文宣王顏回為
兗國公餘哲並為侯辛巳命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節度者自平盧軍而下為軍者二為守捉者
亦二布在營平二州之內而統之以平盧節度

壬午改元天寶

何以改元為天寶以得寶於弘農之故也其時謂
何白石赤文自成桑字解之者云桑字四十八示

聖人御曆之數也說者因曰帝幸蜀之明年適四
十八矣然以予考之帝以癸丑即位至辛酉歲在
丙申才四十四又四年為李輔國所逼遷居西內
適四十八說者之云蓋未考也

李適之為相開莊文列庚庚子四學

道一而已而有四學乎哉此可以見信道之不篤
矣然則向之所以追王宣聖者無亦徒尚其名非
尚其實歟

裴耀卿進尚書右僕射

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

貨取故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
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
明皇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
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態所以治國者不以利
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惠王何必曰
利為其末流至於弑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甲申改元為載命祿山為范陽節度使作太真妃楊

氏養子祿山為范陽之
子當在丁亥

范陽之所節度者自威武軍而下為軍者九布在
范蘭嬌檀等州無守捉 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

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
何以為天下乎

乙酉冊太貴妃楊氏為貴妃契丹殺公主叛陳希烈
為左相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林甫以其易制故引以為相
夫老莊之學視天下無足以混之者是故其無欲
可以自潔其不屈可以自高豈至為人所制哉今
貴為宰相而不免為人之所制也則是未嘗知有
老莊之學且夫老莊之學崇尚虛無則有之未有
神仙之說也而豈有符瑞之事哉今以神仙符瑞
取媚於上而後容焉則帝之於老莊其知之亦淺
矣

右相李林甫大行誣構首陷常堅丁亥改溫泉為華
清宮

溫泉自溫泉耳而謂之華清云
者則以為其宮之名非改也

戊子以宦人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關中外

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
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
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議既不能然
及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
兵大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

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
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
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賜安祿山鐵券幸華清宮已丑幸華清宮庚寅幸華
清宮雍歸韓國號國秦國三夫人及鴻臚卿楊鉅宰
相楊國忠五家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辛卯幸華清
宮安祿山入朝乞兼河東

其始節度平盧則但有營平二州其次節度范陽
則有幽涿瀛莫檀薊八州而營平二州亦在
其內焉斯十州矣至是而又兼河東則○遼沁嵐

遼沁嵐

三十

石忻代憲皆其所領凡十有八州矣舉十有八州
之生齒付之巨寇其幾何而不亂○胡氏曰祿山
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
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
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
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討雲南不利

討雲南不利

吐蕃日雲南都
理姚城壬辰幸華清宮李林甫
卒

按姚崇之為相不滿四年張九齡之為相不滿五
年獨宋璟之為相十有七年然亦不專任也最專

且久其惟李林甫乎其在相位九十有九年而天下之亂已成矣舉天下之人無不知之而上則不知也悲夫

楊國忠為右相癸巳幸華清宮楊國忠大行詔

國忠所構首及林甫割棺削爵其亦凶人之報歟進封哥舒翰西平郡王

經世之外二千二百六十

甲午唐明孝皇帝四十三年受朝于華清宮常見素為相始以詩賦取士

謂詩賦為不足以得士然唐之進士大抵由詩

賦而出之唐之名臣大抵由進士而出以詩賦取

士未必不足以得士也謂詩賦為足以得士歟柳

宗元劉禹錫諸人夫豈其短於詩與賦者然因其

迹而究其心君子病之以詩賦取士未必果足以

得士也然則如之何舉於鄉選於里必其行浮於

文其殆庶幾乎有志乎真儒之得其試以是思之

楊國忠進位守司空乙未安祿山以范陽叛兵陷東

都皇太子璽為元帥監國萬仙芝封常清軍敗以哥

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

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縱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己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丙申潼關不守帝西幸至馬嵬馬嵬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兵亂殺宰相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

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

寇猶當告廟諭眾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

以天子之尊獨與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

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為出計自明

皇始其可醜也夫

祿山陷長安稱帝東都國曰燕元曰聖武皇太子西

至靈武靈武屬北地即皇帝位是謂宣孝皇帝改元至

德以廣平王儼為元帥廣平屬冀州裴冕為相尊蜀中

帝為太上皇移軍靈武靈武屬北地

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子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尔唐高祖睿玄之過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恒山陷顏杲卿死于東都恒山即常山

胡氏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或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盜跖壽考陽虎列男而仲尼榮煖天下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

善者必佑為惡者必誅此其終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丁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太原節度使李光弼兵入逐安祿山將大敗之于香積香積寺名在子谷正北微西遂復兩

京

朔方之所節度者自豐安軍而下為軍者七布在靈武等郡若太原節度即河東節度當時河東之兵為寇所握光弼之所領者特子儀之所分云尔使河東不與范陽俱付祿山而蚤以光弼領之則

其於禦寇也豈至若是之難歟

帝還長安太上皇至自成都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孺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具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既發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劫遷者與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上皇至咸陽上脩法駕迎於望賢宮范氏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

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泣耳目則離帝服避馳
道肩胛焉為未禮以眩耀於眾豈其誠乎況其終
也用婦言而其保奸謀遂其父在西宮卒以憤鬱
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
則謹小節以是為孝亦已特矣孟子曰不能三年
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肅
宗之謂乎

封廣平王俶為成王俶以是年封王苗進卿代常

見素為左相安祿山為子慶緒所殺代立退保相州

改元天成戊戌唐改元乾元以成王俶為皇太子李

揆王璣為相是年相三揆為相耳其九節度圍安慶

緒于相州軍潰相州安陽州軍潰當亦在明年

李奐三也許叔異四也李嗣業五也李廣六也崔

光處七也蓋之以李光弼上恩孔斯九節度之謂也

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利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

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范氏曰夙沙衛殺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之臣也以諸侯之師闖入殺之猶以為辱况天子

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

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

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後誘舉六十萬眾棄之

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

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

召入朝面受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李子

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

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

處置夫何意乎

祿山將史思明殺安慶緒稱帝魏州思明僭號肅宗

已亥唐改元順天順天乃史思明所稱之李峴呂諲

第五琦為相史思明復陷東都唐改元上元宦人李

輔嗣逼太上皇入西宮

所謂西宮即隋之故宮也高祖太宗皆嘗居之矣

迎上皇居之豈曰不可第非出於上皇之所策則

不若南宮之為愈耳矧輔國之所將者凡五百騎

皆露刃而至焉是果何為乎是之謂劫遷臣也而

劫其君子也而劫其父揆以春秋一施之可也彼

輔國人奴也其於此道固憤然矣而肅宗人王也

其於此道乃亦憤然則何以異於為奴者哉惟其

所見之無異於奴也是故奴得而制之嗟夫此其

所以為劣欤○胡氏曰內寵雖堅合而為一人主

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致於篡弒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為鑒矣太宗明皇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欽高祖睿玄晚節末路不免甲兵震驚之禍而玄宗猶酷嗚呼悲夫輔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亡於未萌豈得循匹夫之孝夫孝以養父母為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天父在也乃因其身怵其心而社稷是安此中人以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云尔是知肅宗為人所誘以利故也當是時白刃脅遷盡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辟敎成疾以至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無幾矣夫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儀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乎

劉展以楊州叛辛丑太上皇崩于西宮上皇崩帝亦在王宮不豫皇太子倣孟國苗晉卿行家宰史思明為子朝義所殺代立保來都壬寅改元寶應張后謀立越王係內臣李輔國程元振繼皇后張氏于別殿殺之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

帝崩皇太子倣踐位是謂孝武皇帝以雍王适為元帥元載為相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居中用事後東都及河朔史朝儀走幽州幽人殺之以獻於郭子儀陷長安別立武王宋廣武王承宗于華州郭子儀收涼城帝還長安放廣武王承宗于華州華州理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任之代宗於闕尹之言受命如響連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郭子儀無纖芥于留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獲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嘆哉

延玄宗于泰陵聖廟肅宗于建陵改元廣德僕固懷恩以汾州叛汾州理懷恩之叛也以郭子儀鎮河中及至鎮則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夫以直道行之民固可與為治不可與為亂也然亦

有時乎為亂何哉此非民之罪也道之也過也
設使范陽而無祿山則范陽之民必不可與為亂
矣設使汾上而無懷恩則汾上之民豈可與為亂
哉亂之興自懷恩始民不得已而從之吾是以知
其非民之罪也不然子儀之至鎮也則易為鼓舞
而涕泣哉鼓舞則喜其來也涕泣則悲其晚也喜
其來則有以歸于正悲其晚則恨其來之不早也
然自是而不正者亦歸于正時有蚤晚而理無斷
續斯世斯民固亦三代之民也

罷苗晉卿裴薄度相懷懿以李峴為相甲辰以雍王

為皇太子吐蕃寇邠及奉天
柳州理新平王縉杜鴻

漸代劉晏李峴為相乙巳改元永泰吐蕃大掠畿甸

帝御六軍屯于苑命元龜度以本軍討賊吐蕃會回

紇寇奉天僕固懷恩啓之也郭子儀復以回紇隨白

元先破吐蕃于靈武

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

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虜賊之功惟忠信足以

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

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于遠則其聲音笑

然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
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貞丈
人吉子儀儀其庶幾歟

崔野以西川亂

天下之亂未必出於其人之所為而惡其人者恒
足以激之是則郭英乂之謂矣英人既以英幹之
請得為劍南節度使矣則何恨乎王崇俊而殺之
又何恨乎崔野而攻之而不足以制人之死
命反為所敗事子為戮而身亦不免於為匹夫之
寃當是時而思前日所為曷不小忍以俟其吾與

者乎是故德之不弘而量之不廣者始則不能忍
人終則人不忍已卒之召累於意外取患於術中

者皆是也豈必英乂一人為然哉

丙午改元大曆周智光以華叛丁未吐蕃大寇靈武

郭子儀鎮涇陽涇陽軍理涇州布達戊申吐蕃火寇

靈武已西裴冕為相

自肅宗即位靈武而裴冕已為相矣至是十有四

年復入為相豈期德誼之尊功業之盛有不可置

之散地者耶正以老病易制為元載之所貪云耳

昔者陳希烈以素飯易制為李林甫之所貪今者

裴冕以老病易制為元載之所貪然則既老且病其氣衰矣正使百鍊之剛猶將轉而為柔况未必剛耶剛者不制於欲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柔者每制於欲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其志既屈其道必不伸矣此姦臣所以貪其於己為便故引之歟然其不便於國則行不如藏用不如舍是故君子鄙之庚戌臧介以潭州叛潭理壬子回紇掠京城掠京城者回紇之使耳非回紇之兵也朱泚節度幽州陽癸丑郭子儀大敗吐蕃于靈武

胡氏曰遠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己罪受

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欽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剛致大敗亦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乙卯魏博節度田承嗣擅取洛衛磁相四州魏博軍節度使田承嗣之為州則洛陽元城博之為州則魏州河陽及陝州軍亂河陽軍理孟州陝州軍理丙辰淄青李正己擅取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淄青軍理青州而青之為州則淄之為州則青州兗鄆兗鄆軍理兗州而兗之為州則鄆之為州則兗州

請命封隴西王李寶臣封隴西王李忠臣封西平王段秀實封張掖王

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則正己之所有者也曹濮兗鄆非正己之所有者也非其所有者而取之以李靈曜之反於汴也奉詔擊之而因以取之耳然則可乎曰不可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况曹濮兗鄆四州之外又加之以徐乎若其下請命封王之事則皆未之有

李寶臣封隴西王李忠臣封西平王段秀實封張掖王

此三人者之封王計亦非事之實何則李寶臣之討魏也有功矣然不能不懟於馬承倩之所怒又不能不愧於田承嗣之所給功以過擗朝廷何自而封之乎李忠臣討汴者也其為有功亦僅爾何遽至於封王乎段秀實密者也以彼諸人而可王則其王秀實也夫豈不可顧當爾之時秀實在涇原方以行軍司馬護馬璘之喪則其資未也然則如之何曰邵子之書與司馬氏之書並時而出彼此不相參涉則所傳聞異詞各據所見書之正自不可以必其同也

崔寧破吐蕃河陽軍亂丁已誅宰相元載并夷其族
貶相王縉括州刺史

括州刺史

胡氏曰元載王縉固有罪矣然非有兵柄何變之
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
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驗虛實輕重而施刑焉
奚以遽為哉今不詢在庭不歸司寇其紊亂政事
經邦不績一切闊畧直加以反逆之罪并其妻子
俱受極典何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蓄其憾
激其怒必資其機者必中人也李岷殺程元振者而
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久居相
位罪重實盈平時薰蒸聒習於上之聞聽者衆矣
安知非朝恩之黨報仇之所為耶且劉晏素負中
人魚氏之恨在載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

楊綰常哀為相

綰性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賀郭子儀減聲樂
黎幹者驕倨崔寬徽第舍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
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
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心脩其身而天
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
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

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
心者非也謂子儀儀有惕威跋踖之態者亦非也○
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衣奏倖之司馬公
曰哀之弊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
乎未可深議也

戊午田悅寇太原吐蕃寇靈武已未汴州軍亂
其為李靈曜之亂則自理凌儀與開封此皇太子适
監國帝崩皇太子适踐位是謂孝文皇帝孝文皇帝聖堯代
宗于元陵與相常袞以崔祐甫為相郭子儀為尚父
庚申改元建中朱泚領四鎮節度使四鎮節度使開馬者味勒當
是時為四鎮節度使者子儀之弟劉文喜以涇州亂
州別駕耳非其節度也其節度合注與原不無統之
胡氏以命李德裕節度文喜拒為拒懷光請未泚亦既
從之矣又據注而泚亦既從之矣又據注而泚亦既
從之矣又據注而泚亦既從之矣又據注而泚亦既
楊炎為相賜相劉晏自殺

劉晏之死楊炎有力焉然非賜之以死使自殺也
乃遣中使往而縊之耳然則可乎曰不可罪不至
死而置之死說者以為難乎其服人之心者也○
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
不可廢者出納必委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
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之中決之

皆可法也夫晏之為國其功豈楊鉅常堅楊慎矜
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
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
且史亦言眾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辛酉盧杞為相

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
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而德宗相杞而
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貶相楊炎崖州司馬

杞之為相也楊炎以其不學輕之不與會食夫以

杞為不學則信夫其不學矣然炎之所以為炎舉
學者乎當其殺劉晏也李正己表請其罪炎心恨
焉乃遣腹心分詣諸道諭以劉晏之死由其昔
嘗請立獨孤氏為后上用此殺之非我之過也其
為不學有甚於此者乎占之人善則稱君過則稱
己若炎之所為殆有誠者皆所不忍況學者乎其
取憎於上也則有由矣晏之死也以中使繼之炎
之死也亦以中使繼之出尔反尔獨無可念者乎
後之人欲為善後之計監此足矣

尚父郭子儀卒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
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
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
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
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滑青李正己魏博田悅恒定李惟岳各據本部共叛

李希烈平梁崇義于襄陽封之為南平王

封王河東馬燧太原澤潞李抱真而昭武劉洽
州則自理晉城之為破田悅于洹水王戌宣武劉洽
汴州神策曲環破李納于徐州幽州朱滔理范陽平

李惟岳于東原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李希

烈稱王相推為盟主

稱王則稱王耳何以相推為哉君子曰盜賊至為
不道亦有禮樂焉必有統屬即所謂禮也必相聽
順即所謂樂也禮樂無處無之吾於其相推也有
以見之矣雖然與其推而希烈為盟主孰若尊
事朝廷之為愈乎尊朝廷而事之則其統屬不奔
聽順有素所謂自然之禮樂也而叛者不知則不
過為盜賊而已矣雖有禮樂夫豈禮樂之正哉

開播始相

排在上前嘗欲有所言也杞目之而止設使杞雖目之而播固不止則亦何所言哉昔者德宗嘗以為政之要問之曰憐之言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必若此言則杞之所為果有道乎果無道乎如其無道也則不當為其所引如其有道也則不當忌其所言當其目之之時正當極論天下之人其為賢其為不賢首擊姦杞而去之可也又當極論天下之事孰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凡姦杞之所建置者一洒而去之可也當時之事莫大於歛民財失民心是則皆杞之所為也此而不言則為負

上之所倚徒與姦杞為腹心為臂指得不有愧於有道賢人之言乎

癸亥季希烈陷岐州岐當依嶺太師顏真卿宣撫淮

寧軍事不還

淮寧軍理

淮寧軍理

淮寧軍理

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姦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訐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哥舒曜以鳳翔邠寧涇原軍大伐于東

鳳翔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涇州涇原軍理

師後晷潤謂軍之帥也雖曰受命天子以討無賴而以其本足矣不能以他軍也若然則無軍何在曰在東都

敗扈潤者李勉所遣唐漢臣及上所遣劉德信耳然則何以敗以歟乘虛襲詐而又為中詔所真遂狼狽而返以至於敗也夫兵之不可以遙制也久矣而德宗之意乃欲操縱在己不欲其控制在人是以進也而必使之退前也而必使之却可勝也而必使之敗是則皆其自取夫復何尤

命涇州姚令言以本軍衛東都兵至涇水涇水出藍田谷北注返戈入長安立朱泚為帝于含元殿

受命而不敢不前者權在於上也令言不得而違之也返戈而不敢不却者權在於下也令言不得而過之也然而權無定在或有時而在上或有時而在下乎曰在下者惟上所命何權之有顧在上者不能撫之以恩御之以道則向之所謂無權者亦有時乎有權矣雖然此非權之謂也變出於一時之倉卒莫之枝梧則亦若權之謂矣卒之奉泚為主則又將以其所謂權者納之泚焉泚亦何足以有權哉御失其道撫失其恩則權逸而歸於彼也

渾城奉帝出居奉天朱泚兵頓乾陵乾陵在乾陵縣地置奉天縣得皇家陵寢所在故曰奉天泚退保京城李懷光以本兵救奉天泚方軍靈州

懷光初以本兵救奉天則曷為而遽叛也是則盧
杞為之也杞畏懷光之斥其罪也不使得覲懷光
則以為數千里赴難破此解圍勤亦至矣今去上
咫尺而不得覲也獨能無介然乎此懷光之所為
怏怏也然使懷光而有子儀之見則亦何必以是
怏怏哉乘已勝之氣破垂亡之賊則功無與讓孰
得而加之哉然後為所歆為暴祀之罪而請命誅
之不難矣不此之務而從叛若流其亦不思之甚
哉

李希烈陷襄陽許鄭及汴州李希烈非陷襄陽乃陷縣屬汝川許理長社鄭理管城哥舒曜走洛陽乃先走矣賊宰相盧杞新州司馬新理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六十一

甲子唐聖文皇帝五年在奉天改元興元王武俊格
命其曰格命比李懷光走河中河中解治帝移軍梁
州梁州軍聖梁州而梁之為州自渾瑊及吐蕃敗朱
泚于武功武功漢志李晟收京城迎帝還治曰希鑒
殺馮河清以汴州叛

馮河清聞變大哭發甲兵赴行在是知有君臣之義者也及泚令言遣人誘之則又數斬其使非有不可奪之節能若是乎夫節義之士千萬人而不一有辛而有之亦宜深而自重也而大將田希鑒得以殺之是必謂人皆節義不復隄防之耳嗟夫其亦可悼也哉

行軍司馬田緒殺田悅以魏博降李抱真
田緒殺悅國已送款朱滔矣及李抱真王武俊遣
使詣焉則又集將佐謀之幕僚曾稷盧南史曰用
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
殺掠今雖盛疆其亡可立而待由是降於抱真降
於武俊亦曰因之以降於朝廷耳魏博之叛久矣
宜其黨之不知有仁不知有義也而稷南史猶以
仁義說緒以見仁義天理本心之所不可泯者也

而利歆蔽之有終其身而不改者焉嗚呼豈不痛哉

平朱泚于涇城治青李納格命田希鑒殺姚令言以涇州降田希鑒非姚令言殺姚令言者乃泚之亂卒云耳李晟平涇州亂殺田希鑒

晟之殺田希鑒也以誘殺之耳其未得為正矣乎春秋於中國其曰敗某師者惡之也不予其以不正敗人之師也於夷狄而曰敗某云者予之也雖不以正無惡焉蓋君子之於夷狄則亦勝之而已矣於盜賊則亦殺之而已矣彼希鑒盜賊之雄耳

苟有以殺之雖不正無惡焉

李希烈將李澄以滑州格命劉洽曲環敗李希烈于陳州陳州滑州白馬盧翰為相乙丑改元貞元李希烈陷南陽鄭州即渾瑊平李懷光于河中為首渾瑊火之相陳仙奇殺李希烈以蔡州降蔡州即汝寧陳仙奇為蔡州刺史吳少誠又殺陳仙奇以蔡州請命復以吳少誠為蔡州刺史

胡氏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殺光淮蔡之

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吐蕃寇涇隴加陽丁邈張延賞柳渾李泌為相

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修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開盛衰必歆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叅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才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畧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渾瑊會吐蕃于平涼吐蕃竊發于會渾瑊逃歸焉燧請之謬也

春秋與戎盟必書至何以書危之也夫戎狄之人詐譖乃其人也而可信乎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詭邪之詭計夷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

戊辰福建軍亂福建軍亂理福州而為理福州而為邵寧軍亦

亂李歲馬燧李泌連相國徵夏縣處士揚城為謀議

大夫韓愈已已董晉實參為相

胡氏曰李韓侯智慮過人而以實董自代豈固擇

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

許焯燧著見就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

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

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

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

者何事耶是特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常畢破吐蕃于雋雋州庚午吐蕃陷北庭北庭

為相吐蕃壬申襄州軍亂襄州則自理襄陽安養趙璟陸

贄為相

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

遺缺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

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孟子所

謂有社稷臣者欤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

民笑

與相實參郴州別駕郴州吐蕃入寇癸酉賈耽盧

為相宣武軍亂甲戌南詔異牟破吐蕃于神州神州

常畢破吐蕃于城和元誼以田緒叛

于泌元誼以田緒叛乃以泌黃少卿以欽叛欽

丙子趙損趙宗儒為相

損嘗為廷尉薦故用之范氏曰裴延齡既死而

德宗猶怒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

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入人也深是

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丁丑常畢破吐蕃于雋州戊寅鄭餘慶為相栗鐵殺

刺史鐵以明州叛明州已卯汴州軍亂吳少誠以

陳蔡叛伐淮西不利庚辰伐蔡不利又伐又不利

伐蔡不利又伐之不利則韓全義真無功矣無功

則罷之可也削其爵使其白衣從軍俟有功而復

焉亦可也今乃以實文場之故反禮遇之又以無

功為有功甚矣德宗之自欺亦且好人之欺已也

徐州軍亂徐州吳少誠順命癸未高郢為相吐蕃

為相抗為相蔡州吳少誠順命癸未高郢為相吐蕃

請和甲申吐蕃南詔日本脩貢乙酉正月帝崩

范氏曰德宗享國二十六年批政尤多而大弊有

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斂貨財

本夫志大而不才小心偏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

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是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墮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愚其窮窘則聚斂培克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弥進而德弥遠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今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若其所以由來漸矣

皇太子誦踐位

范氏曰太子既立二十餘年宦者猶有他議衛次公等恃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

高之事○胡氏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瘡連今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八英睿之姿可付大器

德宗於是建為太孫使攝聽斷則神器有託矣而貪有其位者于子孫眷戀遲回不肯登決唐之亂亦云矣

王叔文王伾用事

伾叔文小人耳何足多責惟是抑宗元劉禹錫等其自許何如而亦與比周將以為道之可行歟道非伾叔文之所知也將以為利之可趨歟利豈士君子之所計歟史謂其采聽諛議汲汲如狂則其

迫於中而躁於外者可見矣使如是而不敗則古之人亦奚以自重為貴哉

帝執誼賈耽鄭珣瑜高郢杜佑為相

范氏曰賈耽鄭珣瑜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罷宮市物貶京兆尹李實通州長史通判削民故也

君子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所謂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

者耳若宮市雖欲不改得乎其罷之宜矣○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

父之臣是難能也此言也用之於高宗之朝則可用之於順宗之朝則不可若李實之暴斂而以為

父之所任不敢改焉是誦經而泥焉者也經之本意豈以為小人之地哉貴有以通之可也

冊廣陵王淳為皇太子罷鄭珣瑜高郢相以杜黃裳

袁滋為相帝不豫八月授位于太子徙居興慶宮皇太子淳踐位是謂章武皇帝堃德宗于崇陵貶王伾

開州司馬開理王叔文渝州司馬渝理常執誼

崔元九以鄭餘慶鄭絪為相丙戌改元元和太上皇崩于興慶宮杜佑行冢宰事堃順宗于豐陵王士

貴為相王士貞時為成德節度使時以平章事加之耳非真宰相也 劉闢以西川叛高崇文平之西川軍理成都

范氏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絕也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討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天下治亂豈不由君相哉

誅王叔文于貶所丁亥武元衡李吉甫為相李錡以潤州叛平之戊子裴瑒為相

胡氏曰裴瑒賞論事諫官喜批救給事此宰相所

難能均何以能爾觀均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己丑冊鄧王寧為皇太子王承宗以鎮叛鎮州軍理之為州自

自甲子王武俊格命之後至是凡二十六年使朝廷能鎮之以靜則承宗雖叛無能為也惜也憲宗

於此惑於聽察舍彰義而討成德兩無所成殆哉蔡州吳少誠卒弟少陽繼事庚寅用權德輿為相辛

卯罷李藩相用李吉甫李絳為相皇太子寧卒壬辰遂王恒為皇太子魏博軍亂癸巳振武軍亂振武軍在

單于東都護府受朔方使府節度

經世之已三千二百六十二

甲午唐章武皇帝九年蔡州吳少陽卒子元濟繼事以淮西逆命乙未伐淮西盜殺宰相武元衡以裴度為相

度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釐釐其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

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欺君者也然而人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會兵伐王承宗于鎮淄青李師道以高僧叛會兵伐淄青淄青可伐然丙申大伐淮西及鎮陽李逢吉王

涯為相黃洞繼屠嚴州嚴州屬睦州宿州軍亂唐元和四年年則又移置於桐橋之地云丁酉崔群李廓為相

宰相人之一之極位也士而無志於當時則已有志於當時者孰不願其至此庶幾可以行吾之道乎

李鏞之出身而仕謂其無志於當時不可也既已命之為相矣然而以疾辭也豈以憲宗為不足事欤抑以崔群為不足友欤皆非也直自以為咄突承璫之所引心竊恥之故雖貴為宰相而亦有所不屑耳或曰趙衰之為原大夫也寺人勃鞞實主張之未聞趙衰之必以疾辭也使鄺之為相也利澤及人名聲著焉斯亦賢宰相矣雖由承璫而入庸何傷乎曰表誠賢也勃鞞之所薦誠是也君子不以為得者以文公之謀及寺人則非也今其事不幸類此則憲宗之於鄺必非相知之有素也承璫之於鄺獨能無德色乎由是而或為所牽或為所撓則不得以有為矣以是而力辭相位亦賢矣哉

裴度大伐淮西

是年李夷簡薨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李愬入蔡獲吳元濟以獻淮西平

愬之襲蔡猶之唐漢臣李德信之襲許耳然而成敗不同何也彼未至數十里上直中使以違詔責

之則是撥有不密而敗之以疎也變有不通而敗之以拘也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動以違詔責之此之謂取寇自攻烏能制勝欤制勝者其惟出奇乎是故想欽義蔡先遣掌書記鄭澣白於裴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當是時上則倚信於裴度則推信於愬前無違詔之罪後無擅命之責其機密運而變者通焉此其所以能制勝欤然後知滄澗之敗非二將之敗乃德宗自敗之也可不戒哉

裴度復相戊戌鎮州王承宗潛青李師道順命李夷簡皇甫鎛程異為相

異鎛之相與李鄺正相反李鄺為相承璫之所引異鎛則惟恐交之不密結之不固必以厚賂獻焉此可以見人之相越遠矣使憲宗去異鎛取李鄺且以崔群副焉未必不可與裴度共政也奈何

淮西阮平驕侈生焉羨餘之進雖人主亦不能不徇於利也

己亥鎮州殺李師道以滿青十二州降

淮蔡平滿青又平天下遂無事矣乎無事則誠無事矣雖然猶有後患其後患若何未可知也然面

并縛已相矣柳泌又以方士為刺史矣理之政者
汨於邪心之勤者寢以怠崔群有憂之則曰陛下
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言亦至矣然而憲
宗未必察也是則可嘆也

令狐楚為相沂及安南軍亂府史以方士柳泌
為台州刺史臨海帝餌金石有疾

金石之性不與他藥等有以制之則其性堅且久
可以益人之壽無以制之則其性燥且烈可以增
人之疾夫餌藥將以已疾反以致疾則何貴乎藥
哉不若不服之為愈也

庚子帝崩

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
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故舊史傳疑而已其
後文宗謀誅宦官蓋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幾
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何疑哉

皇太子恒踐位是謂文思皇帝思改文昌崔植為
相與皇太后鍾崖州司戶安南平慈憲宗于景陵鎮王
承宗卒弟承元繼事辛丑改元長慶杜元穎為相劉
總棄幽州以張弘靖代之幽州軍亂遂張弘靖立未
克而為留後

劉總之棄幽州非曰徒棄之也蓋嘗請命朝廷分
為三道且豫擇三人以擬之弘靖其一也其一人
則盧士攻也薛嵩之子平也若朱克融則亦使朝
廷自獎拔之其言若可用者正使其言不可用然
豈可置幽州於度外若劉總之棄之乎又豈可置
克融於度外有不若劉總之慮之乎崔植杜元穎
曾不之察卒以致亂是雖曰張弘靖以驕失之然
考其所自則植元穎正以疎而失之也

鎮州軍亂殺田弘正立王庭湊為留後

幽州之亂既曰崔植致之矣鎮之亂則又以崔湊

所致乃植之再從兄也用一崔植而致亂如此有
愧於佑甫多矣植有愧於佑甫而穆亦有愧於憲
宗惜哉

瀛州軍亂幽州拔瀛州鎮軍圍深州深州相州軍亂

所謂瀛州乃朝廷以處盧士攻者也今則已為朱
克融之所拔矣所謂深州乃朝廷以處牛元翼者
也今則又為王庭湊之所圍矣亂者相挺而起能
無相州之亂乎

壬寅冊景王湛為皇太子幽州朱克融陷滄州滄州
會鎮州王庭湊攻深州王智興逐崔群元穎裴度李

逢吉為相

度雖元臣宿望然立於積逢吉之間則亦何足以有為哉不若辭位之為愈矣

李齊逐李愿以汴州亂

愿豈退之所送歸盤谷者乎其言樹旌旗羅弓矢曲眉豐頰清聲便體是必指其素所嘗有者言之言其所素有則是由在而隱言其所本無則是由隱而仕愿必居一於此矣史謂其性奢侈或者以見逐之後而歸隱乎退之推之於命亦以微見其意也

鎮兵救饒陽及博野饒陽即德州博野即魏州王國以浙西叛德州軍亂癸卯牛僧孺為相

事固有出於偶然者而人之得失繫焉是殆冥冥之中默有以為之地乎不然則何其無意而相遭不期而適相會也韓弘之朱句細字非薦賢之疏也而送錢不納僧孺有焉僧孺卒以是受穆宗之知而其為相則初非逢吉之所引也然則是時也僧孺當進德裕當退固自有所繫焉非人之所能為也

甲辰帝崩太子湛踐位是謂昭慈皇帝貶侍郎李冲

端州司馬高要

李紳之貶本乎王守澄之譖而實李逢吉之意也當其未見李紳之疏則疑似之言固足以惑人之聽也及其既見李紳之疏則疑似之言何足以惑人之聽哉然而端谿之行終不可回則是敬宗此舉正以奉承宦官宰相之意也

李逢吉牛僧孺為相又以李程實易直為相莖穆宗于光陵已改元寶慶慶當作曆牛僧孺免相丙午裴度復相內命亂中人弑帝于飲所群臣誅賊立江王印當作作印初名是謂昭獻皇帝

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弑不討賊君立不與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聞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以常慶為相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丁未改元太和貶相李逢吉葬敬宗于莊陵戊申鎮州王庭湊逆命安南軍亂路隋為相

路隋在相位不見其有所施設第以其故李德裕而受貶則亦有足取者吾不謂李漢從學韓愈乃與王璠相比誣德裕者極口而後已焉向微隋之

解紛則德裕其殆矣夫

已酉魏博軍亂殺節度使史憲誠憲誠當立何進滔為留後李宗閔為相南詔蠻陷成都庚戌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胡氏曰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不去未為無春養於君之意歷穆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餼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難作已方張宴坐受辱害則無豫備之素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運變之多舛也

溫造平之

胡氏曰李絳之禍皆楊叔元為之也溫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藏之具以事聞雖得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縱舍叔元則為失刑無亦懾畏北司故耶是故為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可耳牛僧孺宋申錫為相辛亥幽州軍亂

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人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

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也猶慈母之於惡抑疆而輔弱撫服而懲遠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其位授之是將率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利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貶宋申錫開州司馬內臣王守澄誣故也

胡氏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脩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狡獪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忍謹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取於訓注之為哉王璠懷姙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孽者歟癸丑李德裕王涯為相罷李宗閔相思魯王永為皇太子甲寅幽州軍亂復李宗閔相乙卯鄭注李訓用

事貶李德裕來州刺史表理

或曰使德裕不貶則亦有甘露之變否乎曰德裕

不貶且下款李訓居翰林其肯與李訓居政府哉

李訓不得居政府則甘露之變雖欲作而無由

矣然則德裕之出處當時之治亂繫焉人主之進

退人才不慎可乎

罷李宗閔相貶為潮州司戶潮州理海陽李宗閔與為

戶司

李宗閔何以貶其始進宗閔以敵德裕也德裕既

貶則宗閔亦與之俱退矣不退則妨訓之進此其

所以用舍之遽而隆黜之驟歟

用李訓賈餗李固言舒元興為相出鄭注為鳳翔尹

鄭注與李訓相與為比周者也則何以出其計則

曰內外合勢然後可以誅宦者其意則既誅宦者

訓歟因是以傾注也其始也訓則附注其終也訓

則圖注訓真險狡之士歟

李訓誅宦氏不克走南山中尉仇士良屠宰相李訓

王涯賈餗舒元興及王播播常郭行餘羅立言李孝

本韓約十餘家監軍張仲清屠鄭注于鳳翔李訓野

死鄭覃李石為相

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餗初不與謀橫遭此禍

嘆其冤臣獨以為不然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

小人窮致究險力取付相已乃與之比肩不以為

取國家危殆不以為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

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頌之哉一旦禍

生不虞廷折刑劉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胡氏曰涯餗與訓注比肩不奉承之斷以春秋當

從黨惡之例削官逐實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之

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輩豈不望其一言為二

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齊則天子未失威

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嫌矣乃

依阿取容使肆慘毒而輩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

柔而不知剛乎

中尉仇士良虐恣弘虐恣弘志並為大將軍遣內養

馳四方交殺州縣官吏丙辰改元開成李固言為相

丁巳陳夷行為相河陽軍亂戊午盜賊殺宰相李石

手親仁里李石被傷而巳楊嗣復李珣為相易定軍

李元益受其父張

璠之戒非欲效河朔之故事者也而軍中之人固歎

立之人之好亂一至是乎

皇太子有罪卒于少陽院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揚賢妃所譖將廢之未果至是暴卒然則非有罪也正使有罪要亦成於譖耳為父也而不能保其子為君也而不能保其臣昧於女子小人之所可戒其斯以為文宗笑乎

已未崔鄆為相冊陳王成義為皇太子監國東中帝有疾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冊穎王湊為皇太子發皇太子成義復為陳王帝崩皇太子湊立是謂昭肅皇帝湊非太子乃太弟也

明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慮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終始太即備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名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群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時其垂教之意遠矣

楊嗣復行象宰殺陳王成義安王溶于邸二中尉封國公崔瑊崔瑛陳夷行為相文宗于竟陵竟陵作華楊

嗣復李瑛罷相李德裕復相

上之立非宰相意故嗣復相繼而罷○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弗克負荷為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啓經營負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義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志氣英邁有處斷之才而局量褊淺無涵容之度所以切未及成手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溶及成義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辛酉改元會昌用李紳為相紳為相在壬戌貶相楊嗣復李瑛為州司馬瑛為州司馬在壬戌亂壬戌李德裕專政癸亥劉稹以澤潞叛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三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六十三

甲子唐昭肅皇帝四年太原軍亂邢洺磁三州叛澤潞二州平

邢洺磁三州之叛乃叛澤潞而歸朝廷也澤潞既失三州則其根本已撥矣此二州之所以相繼而平歟

杜琮崔鉉為相貶相崔珙為州司馬乙丑罷崔鉉杜琮相李回崔元式鄭肅為相元式乃白敏中之所用者其為相當存大中

元和中五年不在大除象教

胡氏曰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一數以一一獨見欲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其化之迹善革弊者不示其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萬物之道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度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根本掃除餘風亦殄矣

丙寅帝餽金石有疾命光王怡為皇太叔帝崩太叔怡立是謂獻文皇帝用白敏中盧商韋琮為相葬武宗于端陵

胡氏曰疾生倉卒事難預處者君子猶說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儻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為換骨故遲回希望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如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未見其人也豈豈不可戒哉武宗於此良非但不為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名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珣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丁卯改元大中貶相李德裕潮州司馬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德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

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執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矣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戊辰周墀馬植崔龜從為相是年周墀馬植崔龜從之為相則在大中四年已巳周墀馬植相

謂宰相無權可乎爵賞廢置生殺子奪宰相實總之也何謂無權謂宰相有權可乎爵賞廢置生殺

子奪宰相必以詔之天子而後威福行焉宰相不得而專之也何謂有權常澳之告周墀也戒其悞下戒其戾上戒其徇己不戒其欺君其猶未得為盡善乎○李文饒之於白居易也果何所不樂而遂不能與之並立於朝也哉聞之曰文饒之於居易也嘗以使者而臨之而居易之意則曰以爵則子誠使者矣以齒則我猶前輩也果易為其屑屑於煩儀拘拘於苛禮必欲以庭參而責之於是則懷不樂之意者在居易不在文饒夫文饒以吾之所當得而責於人亦既得之宜無不樂者矣其如

居易之有不樂何夫居易之心果有所不樂則其發諸詠歌見諸言議必有所不容掩者以居易之不樂召文饒之不樂此文饒所以舍居易而取敏中欽夫敏中居易之從昆弟也彼於我何有而我則置忻怨於其昆弟之間無乃冀其能自揣則必將有以德我欽殊不知居易之所怨敏中亦怨之矣怨有不忘則夫面焉而忻者其偽也心焉而怨者其誠也顧未有所措手則拱焉以聽果可以措其手焉不擠而排之者幾希矣豈獨文饒之身為可擠可排而已哉凡文饒之所好者莫不并擠而排之惟其所惡者則拔擢而起陞焉若馬植之為相是已然植之為人礪中玉表不能不敗其敗也以馬元贇則敏中之所舉大抵若人而已矣而文饒之於敏中顧以器識許之嗚呼亦過矣哉

再敗李德裕崖州司戶崔鉉魏扶為相幽州軍亂庚午魏扶罷相令狐綯為相

石氏曰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銷蕩大中之際位相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敏中令狐綯魏扶為一時柱石然其施設可睹矣況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而不知唐

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
觀化原度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才於朋黨之餘是
務小而不務大也

辛未魏謩為相壬申裴休為相癸酉鄭朗為相明之
丙子甲戌丁丑魏謩出尹成都崔慎由蕭鄴為相

上之命相也初欲命鄴爾既而命慎由則疑鄴之
為有黨也然則此兩人者既非外廷之所舉亦非
內廷之所薦也直以己意擢之耳夫以己意擢人
為相是自任以為有知人之明乎知人堯舜所難
故必咨于四岳詢于衆謀曾不敢以己意專之也

今宣宗反是則亦何足以任知人之道乎

戊寅劉瑒夏侯孜為相

劉瑒循名責實之言是矣慎由甄別流品之言亦
未可非也蓋流品之不分則清濁混淆名實之不
分則浮偽增長黜陟幽明名實著矣然可以為共
工者必不使為司徒可以若上下草木鳥獸者必
不使之掌天地人神之三禮也是則流品之說亦
豈可廢哉瑒慎由各主其一而不能通之俱非所
以為得也

宣洪寇亂宣理宣城已外蔣申為相申當

伸之言曰徼倖者多亂亦非難此亦論事者之常
談耳宣帝曷為遽以為相哉當是時宰相可畏有
權帝已不樂於絢之所為矣而伸也偶有以中其
意焉則於是而相之歟其有以分絢之權也絢在
位日久其必有以己之愛憎任天下之去取至使
上得以有權疑之下得以拾權累之人得以徼倖
者多而議之如是而不敗亦云幸哉

冊鄆王溫為皇太子帝崩皇太子溫踐位是謂恭惠
皇帝令孤絢行篆宰

上春秋高矣而太子未建非令孤絢之責乎令孤
絢不以為憂而魏謩憂之憂而言而泣上之心
亦必有所感動矣絢也力贊其說豫建國本而登
使正人輔之豈非當時之急務乎奈何一倡而不
和卒使異時王宗實得以收功於環泣之時則特
焉用彼相為哉○帝未崩太子未立其立也實出
於既崩之後是則王宗實之所為也 范氏曰古
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
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莫
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蚤立太子而以非次屬
諸宦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

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也○胡氏曰立嗣天下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孫必公然後嫡亂不作宣宗父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喜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襲王有愛而立之耶不可不辨也○上之於兄弟也知所愛矣而其於母之正嫡則不若所生之厚焉○胡氏曰古人重嫡妾之辨以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之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

秋凡以私見崇其所生必加譏貶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遷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鐫削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庚辰葬宣宗于真陵令孤綱出尹河中杜審權杜悰為相

杜悰之為相也能止宦官欲以反逆誣宰相之事亦可謂善於處變者矣宣宗之時請立太子如魏暮如裴休者不蒙追論功賞今鄆王既以太子登至尊父乃欲以宦官之有奏貴宰相之無名夫宰相之名亦豈宜附列於宦官之奏哉此可見當時宦者之橫然非杜悰弭之有道論之有詞則亦安能大肆其毒哉

改元咸通宣洪寇亂卒已相肅鄴出尹太原蔣仲器相林邑蠻入寇杜佑曰林邑越裳之界也壬午徐州軍亂林邑蠻陷交趾及安南都護終未揚收曹確為相

史謂楊叔之為人明於知音其論文王之操不當有武聲當時如安流之徒莫不服焉夫文王不當有武聲則但當有文聲乎其知文王也亦淺矣其伐密伐崇何往而非武功哉文王未嘗無武武王未嘗無文此聖人之所以為文武迭用也必知此而後可以言知音矣未嘗知理而遽竊知音之號宜其不知以寡慾而養心也何以致身於平章事以有錫立价也何以結交於楊玄何以其同宗姓也而其以齒焚身不言可知矣使果能清心而寡慾豈至是哉

竊陷安南甲申杜審推刺灌州蕭實為相繼管則自宣化而其府管乙酉徐商為相高駢平林邑竊復安南都護

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田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役征伐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彊至于憲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僱助之亂起於桂林之戎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竊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通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丙戌夏侯孜出尹成都路巖為相丁亥楊叔觀察浙西

玄价之於叔也屢有請託而叔之於玄价也不能盡從於是為玄价之所出至此而後知李鄴之為不可及矣寧不為相而不肯以屈其意於承璫不曰君子得乎于琮為相戊子湘潭戍軍亂立龐勛為帥歸陷徐宿

除和濠五州歷陽清源和理

胡氏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名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歛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貶楊叔端州司馬移離州賜死九德理

叔何以致以貶故也雖然世固有賄而不敗者矣使其能盡吾所有致之玄价又安知怒之不可回而死之不可免乎

己丑蔣仲暉相劉瞻為相徐商出尹江陵命十八將伐徐以康成訓成當為軍帥徐寇平官軍未必真可保賊將未必皆可疑當蔡人未反之時蔡人亦官軍也及其既反則李佑為賊將矣當徐人未反之時徐人亦官軍也及其既反則張玄稔為賊將矣然李愬信佑不疑卒以平蔡承訓信玄稔不疑亦以平徐然則官軍既可為賊賊亦可

何必不為官軍用哉有以得其心則無不獲其力也

復寇東西二川庚寅相曹確病免帝保衡為相以主相久相不為負手大黜官吏王鐸為相幸相路嚴出尹成都

帝與帝保衡蓋嘗共諧劉瞻矣今而有隙非以其相軋則相爭相爭則坐於相傾乎此可以見小人之情狀矣

壬辰劉鄩出刺幽州于琮出刺襄州襄州作襄

劉瞻以甲午反鄩能為之則是鄩未嘗出也于琮

之出則又以保衡之諸也保衡之不肖如此而鄩宗以佳婿待之不亦謬乎

趙隱為相大行黜陟命沙陀李國昌移鎮雲中國昌以大同阻命大開軍在代北三百里

國昌前自大同移振武今又使之移大同遂稱表不赴則是以振武阻命非以大同阻命

癸巳征李國昌為相冊普王儼為皇太子帝保衡行多事帝崩皇太子儼踐位是謂恭定皇帝兩軍中尉居中用事出家宰帝保衡仍賜死復前貶官吏所復官吏不止一人而其賢者莫劉瞻若也而卒

為劉鄩之所為鄩常路黨也常路賜死而劉瞻則

鄩懼焉是以鳩之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歎劉鄩與常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顯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與立乎巖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若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六十四

甲午唐恭定皇帝元年懿宗于簡陵崔彥昭鄭畋盧攜為相

劉瞻之貶也鄭畋草制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

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嚴曰侍郎乃表薦劉相坐是貶梧州刺史今而為相是亦與瞻俱後者歟

改元乾符繼寇兩川乙未浙而及曹濮寇亂王鐸復相浙西治

范氏曰自士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剝削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丙申蕭倣病免浙西寇平曹僕王仙芝陷江淮南北

十五州淮南至江南乞符節于朝不聽李蔚為相

一戰而勝遂以為大盜已死者此則宋威之罪也

一則賊平可實長朝廷之玩心二則賊逸不追長

姦狡之亂心三則兵罷復征激士庶之怨心玩則

養禍而不自知怨則生患而不可測此亂之所以

既弭而復張也然則沂州之勝豈所以為國家之

福歟

丁酉寇句寇黃巢陷沂鄆句寇南會王仙芝將尚

議于蔡之查牙山破隨及江陵

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李潒嚴而有

勇請以安潛為都統張為招討自勉副焉此鄭畋

之策也然而主宋威及曾元裕者則又他有其人

焉盧攜王鐸是也議論二三而盜賊昌熾是果誰

之罪哉誤國者不得不任其責也

沙陀李國昌寇朔方朔方戊戌江陵寇平黃巢擾淮

北淮南及江南廣南

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

平矣然雖秦有趙高而後關東兵起漢有中常侍

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策破滅而田令

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奈何哉唐亦必亡

而已矣

李國昌陷奇嵐奇嵐軍在嵐州之北昭義軍亂鄭從

諱為相李蔚出守東都已亥黃巢據嶺表乞符節于

朝不聽罷盧攜鄭畋相以崔沆豆盧瑑為相瑑盧

攜復相

畋與沆之為相也但能以囊貯錢行施而己

豈能大有為哉憲宗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三賊使

僖宗亦曰吾用畋一人足破二賊則攜可罷畋可

留畋與沆不用可也

庚子改元廣明鄭從諱出尹太原沙陀軍敗北

觀從諱之鎮河東亦可謂善知人且知兵者然其

在朝廷則不能有為豈亦以同列之中無同志者

夫是以歎有為而莫可歟

黃巢軍北逾五嶺破湖湘及淮揚州高駢拒之不利

巢之據嶺表也高駢為鎮海節度使請以一軍守

郴州之險再以一軍守循潮二州之險然後自將

萬人逾嶺趨廣州擊黃巢巢必奔矣仍乞朝廷

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昭梧桂永之險果如是巢易

從而遁哉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

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為宰相而不

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南專歸罪於北司武
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曰駢阮不得所請又
移鎮淮南和朝廷不足禦寇其精神亦自銷悞不
復能振矣

發徐充許軍赴潑水潑水出於潑中入潑以捍東都潑水
軍潰

徐之兵過許而操許之兵勅徐以襲夫然後薛能
逐焉既為所逐且為所殺則是授之節鉞曾不足
以託身也何足以保民哉其視諸葛孔明之所
為萬無一二彷彿而顧以當時諸葛成何事謀之

寧不知五丈原之師止陣堂堂其旗正正其誰得
而逐之且誰得而殺之乎○潑水之潰雖非薛能
致之然負乘則盜之也慢歲則盜之誨也官軍
本以禦盜顧亦散而為盜使死者而有知能且含
愧於地下矣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潑水之潰
雖已噬臍泗水之扼猶堪措手夫何告急者如雷
稱疾者若瞶是一能既死一能復生盧攜之謂也
我有東都而攜則棄之賊無東都而攜則予之嗚
呼誰之咎哉

東都陷東都西攻陝西潼關失守盧攜相

盧攜之所倚者高駢其高駢之所倚者張璠耳璠
璠死高駢疾賊是以不求諸已而求諸人其患
固如此乎

王徽裴徽為相裴徽黃不陷長安稱帝國曰齊元曰
金統裴徽之微也謂廣州之裴為去唐下微

以飢卒敵軍之飽卒是讓是也而後關下之衆
潰矣以弱卒敵軍之強張承範是也而後關上
之衆潰矣凡此豈必庸攜之過哉曰令致弄權於
內則外庭雖有人焉亦必無能為也○微激相而
攜貶焉令致之責免矣攜知有所不免仰藥而死

胡氏曰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
自晚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意為主其意謂媚竈可
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
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悲矣而交結匪人耽於爵
祿者猶不知戒也

出南山

劉巨容不肯窮追則是節度之叛也高駢不能出
戰則是都統之叛也盧攜不免稱疾則是宰相之
叛也始則徐許之兵叛於外而東都為之不守終
則鳳翔博野之兵叛於內而西都為之不守舉天

下之人皆叛矣乘與雖欲不出得乎今夫日不遇
交道之險則不蝕焉人孰得而知其陽之衰也今
夫君不遭大寇之難則不敗焉人孰得而知其德
之衰也惟夫一遇大寇則叛者四出然後知其平
日之所以固人心者淺矣嗚呼可不懼哉

辛丑帝移軍興元蕭遘為相鄭畋為都統

畋之未為都統也斬巢使其既為都統也破巢兵
其視高駢王鐸之所為則有間矣惜也謬於知人
固亦不能無昌言之敗也
楊復光為監軍

始者復光之所監監忠武而已忠武節度使周岌
本薛能所遣以戍潞水者也能之死岌之潰賊之
熾發之由也既已臣賊矣而復光於杯酒之間能
使改圖不亦善乎由是而命為都監則其於行營
之士固亦無忝焉耳矣

羽書飛天下

賊自東都入西都其地廣矣羽書飛天下何所至
乎南有江淮北有河汾西有汧隴無不可告也天
下本唐之天下而盜得蹂踐其間其猶木之有蠹
乎木之有蠹心已朽矣而枝葉如故也能去其蠹

則木之生意猶可以復是故不可不亟起而圖之
也

沙陀順命請勤王

當其逆命利之所蔽也及其順命義之所激也利
而撓之以害則不無河東之牽制義而將之以勇
則遂有渭南之克捷君子曰立功易能也改過之
難亦過其時然也

黃巢攻鳳翔帝移幸成都改元中和以常昭度為相

河中王重華華當軍屯沙苑涇原唐弘夫軍屯渭北

勿定王虔存軍屯渭橋鄜延拓跋思恭軍屯武功

鳳翔鄭畋軍屯藍屋邠寧朱玫軍屯興平荆

襄王鐸軍至自行在謂理江陵鄜延其日師師而分

王徽都督潞州

唐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固已走矣使

程宗楚追之王虔存又追之重榮起而當其前弘

夫繼而躡其後且請拓跋思恭盡銳赴之巢必可

滅矣不急於逐寇而急於入長安是以俘掠為意

與賊無異者也賊知其然然後還軍襲之弘夫宗

楚不免於死而虔存亦以敗退可勝惜哉○自唐

弘夫程宗楚既死之後則鄭畋去藍屋而歸鳳翔

矣為鄭敗者宜若諸葛武侯然考微勞壯烈引
谷青弟布所失於天下則天下必曰長安之敗司
馬之過也副都統之失也於都統乎何尤誠若是
則李昌言雖欲為周岌之事不可得矣然後合諸
道之兵或屯京兆或屯渭南若與平若靈感無不
可仗者焉則倡卒之功豈俟王鐸而後能乎

壬寅帝在成都黃巢保長安其將朱溫以同州降錫
名全忠沙陀李克用自代北至軍屯梁田梁田被名癸卯
帝在成都將合攻大破巢軍于渭南巢走藍關遂收
京城

渭南之戰一日三捷克用之力也而諸將亦與有
勞焉雖有棟梁不廢榱桷之用也

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朱全忠為宣武軍節度使
巢軍東走圍陳蔡蔡州秦宗權以城降賊合巢兵攻

陳州以春歷國陳三日陳刺史堅守不陷秦磨云若以
生期時何其不幸之甲辰帝在成都以鄭昌圖為相
其面陳牧者趙傳也汴州朱全忠及關東諸侯鎮帥兵

會河東李克用兵大敗巢軍于太康太康唐志及西
西華唐志又北破之于中年十年漢志又東滅之

于冤句巢寇平

不有以敗之則無以破之不有以破之則無以滅
之用兵至此可謂不遺餘力矣然而祿山可滅思
明則未滅也黃巢可滅宗權則未滅也迨夫思明
既滅而河朔之風俗迥異於關宋宗權既滅而關
東之風俗不殊於河朔唐之氣脉蓋自肅不蘇矣
何則王命不行於河朔其猶半身不遂之證乎王
命不行於關東則四體俱廢矣雖有元首兀然於
其上而其氣不足以攝百骸其脉不足以潤五臟
亦危矣哉

未全思圖李克用于汴之上元元當作康上京不克

自此二帥交惡朝廷封李克用隴西郡王以和解之
胡氏曰克用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
歆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謝
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
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為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
與全忠引咎修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已失
力犯校者率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范氏曰天子
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
當其所物各當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
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唐

而赴訢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辨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訢也書曰有罪無罪予弔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乙巳帝至自成都改元光啓秦宗權保逆陳蔡即汝州王鎔專兵鎮陽李昌符抗兵鳳翔王重榮擅兵

蒲陝理諸葛爽擁兵孟洛孟方立控兵

邢洺李克用阻兵并代并理晉陽大朱全忠潰兵汴

滑時溥弄兵徐泗理朱瑾窮兵齊鄆王敬武握兵

潯青高駉玩兵淮南劉漢宋恃兵浙東王處

存結兵易定李可舉堅兵幽薊幽理薊縣

宗權保逆則其罪與賊等矣自朝廷言之則當

命一都統率諸鎮而討之宗權雖彊豈能過於賊

異乎賊衆猶滅則宗權之滅不難也特所以為都

統者必諸鎮之素所推服而後可時溥何人哉叛

文詳者也則與宗權無異矣何以服諸鎮之心乎

諸鎮之素所不服而曰可以率諸鎮討宗權者未之有也然則何如舍克用不用而用時溥此朝廷之失也前乎此李德裕嘗以一制號令諸鎮而諸鎮無不服矣後乎此桑維翰嘗以一制號令諸鎮而諸鎮亦無不服矣今以時溥為都統而諸鎮不從此無他所用不得其人而所行不得其道宜乎彼則專兵而此則抗兵也彼則結兵而此則堅兵也擅兵者無罪而擁兵者無禁也玩兵者不憚而恃兵者不憚也擁兵以自衛非必衛京師也握兵以自防非必防邊圉也彼曷為而控兵不知兵之為凶器也此曷為而窮兵不知兵之為危事然後有潰兵者矣然後有阻兵者矣而所命以為都統者方弄兵也嗚呼豈足以掃宗權而去之哉

中尉田令孜取河中王重榮解州鹽池不克引軍師伐河中重榮會大原師攻令孜京師重亂卻將朱敗歸邠引神策軍大掠都市令孜以帝幸鳳翔令孜不去則天下之兵不息痛自譴悔猶將不免矧恣橫以挑之乎書曰惟千戈省厥躬必在我者無過而後可以責人有過也乘輿再出其誰之入曰藩鎮之過我則曰閹寺之過也

封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沛郡王

謂全忠有功而王之欵則不若克用之為多矣昔
者克用之封王猶有說也何也將以慰其心也今
者全忠之封王豈有說乎其意若曰有以慰克用
則不可無以慰全忠也云尔嗟夫亦過矣哉

錢珍始受封為杭州刺史

丙午帝在鳳翔河中

裴澈鄭昌圖名邪軍迎帝還都朱攻軍至白鳳翔令

致以帝軍過散關

朱攻追帝不及至遵途

獲皇子襄王煜

興元節度石

君淑合朱攻軍破棧以絕帝歸路帝至興元石君淑

棄城走朱攻軍

天子所至諸侯迎而奉焉禮也石君淑人臣也臣

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過其子子不敢拒之而不

納其禍險要則乘輿

無所於進矣燒郵驛則乘輿無所於止矣至於破

城以絕道非必曰欲帝之不歸其實欲帝之不夫

耳然此皆朱攻之意也君淑何畏於攻而必奉承

其意哉借曰奉承攻意賢於奉承令致然而令致

之所接則乘輿也非人臣之所得拒也卒之帝至

興元君淑無所於歸則於是攻軍以自託焉嗟

夫乘輿之出豈不自我則迎之禮也拒之罪也不

禮之由而罪焉是即甚矣斯人之不智也

帝以孔緯杜讓能為相出田令孜為劍南節度使李

錡楊守亮楊守宗敗朱攻軍于鳳翔朱攻逼蕭

勣立襄王煜幸鳳翔致稱大丞相卒百官還京奉煜

稱帝改元建真

明皇之出陳玄禮將兵而高力士無與焉是力士

雖有將軍之名而無將軍之實也德宗之出竇文

場霍仙鳴無兵可將而後渾瑊之至衆心願焉若

德宗之出則十軍十二衛皆柄於令孜之手矣欲

動輒動欲行輒行宰相烏得而禁之哉宰相不能

制則名朱攻以迎帝迎帝是也追帝非也追而不

免於迫則愈非也無已則有一焉跋跋荆棘趨造

行在如孔緯杜讓能之所為猶為不失其正也令

孜非為劍南節度乃為劍南監軍亦非帝出之也

自知不為天下所容故不得已而出耳蕭遵不與

廢立不撰冊文非攻之所能逼也但雖不為煜之

相亦且為其太子太保豈得為無罪乎

蕭蕭遵相以鄭昌圖裴澈為相宣諭四方加諸鎮官

常太原宣武河中不受命王重榮李克用敗朱玫將
王行瑜于鳳翔行瑜逃攻興元元祐以邠軍退長安
殺朱玫大掠京城裴澈鄭昌圖以襄王煜奔河中王
重榮殺襄王煜以歸

煜既死則昌圖誅而邠亦不得免焉胡氏曰蕭
遘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
孜之奏有不悞偽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
身相襄王其事有聞矣杜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
為邠區別惜哉以興考之邠之元田令孜惟昭府
昭度此謀能之
昭度此謀能之
昭度此謀能之

蔡將孫儒陷鄭及許洛懷孟陝就巢將諸葛爽據河
陽爽死矣其子李罕之據澤州張宗奭據懷州秦宗
權稱帝陳蔡

此曰稱帝陳蔡宗權之惡極矣諸葛爽而下僅足
以自守豈能問罪宗權哉當是時使亮用不與全
忠構惡則投袂而起宗權不足平矣惜也二帥既
不相協而異日之事反使全忠事之是則宗權之
不討適以為全忠之資歟

王潮據福州
是年福州有陳巖在焉潮非能據之也攻巖彦若

殺之甫得泉州而已其得福州在景福二年

丁未帝自興元移軍鳳翔以張濬為相楊州軍亂牙
將軍師鐸因帥高駢召秦宗權之宣州觀察秦彦為
揚州節度使

駢自移鎮楊州之後賊起不知賊賊不聞廣土眾
民則自割自據高官大爵則隨付隨受其為國家
之蠹巨矣而又寵信姦邪委任凶逆其被幽囚不
亦宜乎

蔡兵攻汴充鄆之師敗蔡軍于邊考邊考
賊巢既滅而宗權與宗權稍衰而全忠熾祥鸞威

鳳之不睹而惟鴟鴞之是聞光風霽月之不逢而
惟曠野之是遇考論其故則自罷勛而起嗟夫誰
生厲階豈非宰相之過歟

蔡將孫儒棄鄭及許洛懷孟陝就巢將諸葛爽取洛陽李
罕之取河陽同附于全忠張宗奭賜名全義

是時張李皆附河東及全義之取河陽則罕之求
救于朱而後其黨分矣然則刻臂而盟者亦足恃
以為金石之固歟

宗師楊守立李昌符爭道戰于通衢昌符敗走隴州
爭道弔小燒營罪大燒營弔小稱兵罪大此昌符

之所以不免於討也

河中軍亂牙將常行儒殺其帥王重榮立其弟重盈為留後

或問寬與嚴執勝曰用之於行兵則嚴勝用之於息兵則寬勝王重榮徒知有嚴而不知有寬則無以相濟其術窮矣能無行儒之及乎

楊行密與蔡將孫儒爭揚州行密拔揚州秦彥畢師鐸奔孫儒于高郵高郵漢志屬廣陵復攻行密行密求救于汴汴軍援行密于淮口汴水出淮水東南流經宋州

汴水出淮水東南流經宋州復攻行密行密求救于汴汴軍援行密于淮口汴水出淮水東南流經宋州

不正勝非

高駢有罪而無功秦彥殺之未必果非也楊行密

為之縞素為之大臨於義得乎曰行密之所以起

兵正以赴高氏之難也高氏既為秦彥所殺則安

得不為之舉軍縞素向城大臨乎蓋高駢之罪自

朝廷責而戮之然後誅焉則行密不得假以為資

矣若夫秦彥殺之則出於畢師鐸之謀也師鐸以

臣弑君秦彥與之為黨則行密之於彥師鐸正猶

水火必每事相反而後可也彼自殺之此自哭之

他日之入揚州也守者不闔而潰豈非先有以感

其心乎

東川顧彥朗東川即梓州壁州王建壁州即歸州攻成都

養士愛民宜以告天子者也宰相不以告天子而

其素毋諫乃以告王建王建行師宜以告方伯者也

幕僚不以告方伯而張虔裕乃以告王建唐祚以

終不宜以告蓋雄者也而周庠知之亦以為王建

告由山觀之天子不好士則士必散而之方伯在

方伯不好士則士必散而之州將矣然後王建以

州將而起終足以擁有力面豈非士失所養散漫

四出各欲納交於英雄之效歟

戊申帝至鳳翔改元文德觀軍容使楊復恭專命李

錡為相錡無為冊壽王係為皇太弟帝崩皇太弟係

踐位是謂景文皇帝帝昭慶行晏宰魏州軍亂殺樂

彥貞貞當

子弟之不才鮮有不敗人之家者矣然為人父兄

者防之於微杜之於漸不使至於極弊大壞則失

之於初未必不得之於終也昔者王鐸之過魏州

彥禎之子從訓貪其侍妾之成列服御之鮮華則

於是乎殺鐸而取其妾當是時為彥禎者苟能以

大義裁之則必執而歸之司敗無使失刑上也如

其不仁則宜鞭之於庭捷之於市使知不善之不
可以為亦其次也乃殊不問則足以長其惡而已
矣由是而聚亡命為親兵使牙兵不安而猶不知
變也乃使從訓為刺史於相州還金帛於魏帑以
此致敵豈不猶向者之殺王鐸乎

小校羅崇弁為留後徐并當張全義拔河陽李罕之
走澤州蔡將孫儒拔揚州楊行密走宣城朱全忠攻
徐州蔡將譚以荊襄降于汴趙德諱當作全忠敗蔡
人于龍阪龍阪當作龍岡蔡將中振執秦宗權降于汴

襲之執宗權也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已而襲為劉
將郭璠所殺乃以宗權歸于汴云

淮西朱全忠兼領蔡州節度使蔡州在淮西可也
昭度之出尹成都在王建之所請也建意若曰

倚天子之重則眾可合也而不能保其必不離
則可以久不合則不可以久合則可大不合則不
以大此其所以罪狀陳敬瑄請命朝廷其得重
為帥而已則佐之也而上意亦以為不因其重
而從之則跋扈疆梁亦且無以制之矣下之計

於假威上之計出於觀變然威誠可假而變有不
足觀者矣昭度之此行也榮不滿背而辱溢於國
吁可嘆哉

茲僖宗于靖陵已酉改元龍紀以劉崇望為相封
全忠東平王王建陷成都稱留後太原李克用攻邢
洛

以方鎮而並方鎮此蔡汴之所為汴而太原亦然
然則克用其未得為賢乎曰克用較之諸鎮所謂
彼善於此則有之也然而豈必皆合於義哉苟可
以塞斯壑之矣有王者作其能免於矣乎

杭州錢鏐授宣城獲劉浩當錢鏐時無宣城
刑入于太原李克用攻雲州雲州在幽州援之敗李克

用于蔚州蔚州在幽州攻雲州雲州在幽州援之敗李克
雲州赫連鐸會汴兵攻太原李克用

既已得邢州矣而又攻雲州卒使鐸臣威得以為
辭則是克用之所為固有以乘眾人之口也

潞州軍亂殺李克恭降于汴
克脩之儉不害其近於仁也以守潞州足矣克用
乃以口體之故詬而管之使憤憤而卒則是自弱

其羽翼不足以絕雲氣負霄漢矣克恭之驕其不如克脩必有其素然而有不知也使領留後卒殺其身并喪其地使克用於慶事之際而每每如此其幾何而不敗乎

克用將安建安建當作以邢洛磁三州降于金忠宰

相張濬帥京兆孫揆華州韓建出陰地關陰地在河

以宋至六面皆是會汴將葛從周兵入潞州潞州在

存孝所據不與潞建相出於陰地也為太原兵攻潞

州幽雲兵攻鴈門太原將王君立王君立當作入潞州克用

敗幽雲兵于鴈門將李存信又敗張濬韓建兵于陰

地遂取錯絡錯絡當作朝延後克用還聚張濬建州

刺史建州

藩鎮之互相吞噬孰為基乎蓋莫甚於朱全忠矣

阮侵鄆又侵徐其勢驕未遽已也使張濬而欲

比謝安則宜鎮之以靜使張濬而欲比裴度則宜

斷以決鎮以靜則宜命諸鎮各保境土無為相侵

也斷之以決則與其伐晉不若伐汴晉功多而罪

寡汴多罪而寡功功罪之不分是非之不辨則其

胸中之權度蓋有不足以撥事者矣一則曰謝安

二則曰裴度其自撥且不足何以撥人乎撥之不

得其宜制之不得其便戰敗而歸坐受貶黜君子以為張濬之生不若孫揆之死矣

崔昭緯徐彥若為相克用將李存孝以邢入于汴

元祐

李存孝一戰而取昭義再戰而收晉絳其功亦偉

矣克用偏於愛存信謬於賞居立安能使其無介

然乎已之於朝廷也獨不以其功罪之不分乎夫

功罪之不分則已之心有不服焉人之心何遠於

已以已度人亦若是而已矣使平其心定其氣不

以愛憎喜慍亂其制焉則名城不壞健將不殞惜

哉

辛亥命中尉楊復恭致政復恭不受命陳兵于昌德

里命美威軍使李順節討之不利兩軍中尉美威

西門重遂重遂當作殺天威軍使李順節于銀臺門

節兵散大掠京城其大掠止於永寧復恭奔興元

其不利非以討復恭之故其致討自在前其見致討自後非可以二事為一事也鄭延昌為

相太原李克用攻邢州責叛已也

古人有言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存孝之於克用

雖非親父子也然既名為父子則必有父子之實

焉子之於父也東西南北惟之之從雖便於東也

命則在西不敢不從也雖便於北也命則在南不敢不從也雖便於南也而命則在邢獨得而不從哉其不從也必有由矣以功大而賞微是不知人子之所為無過分之事也事親若曾子無過分之事孟子曰可也事君若周公無過分之事程子曰可也使存孝而如此義必不敢挾功以要父懷利以從讎矣惜哉

宣武朱全忠攻魏州責不助討也

魏州自田承嗣以來乍叛乍服服則不煩於討叛則雖討不服豈謂今日羅弘信乃屈於汴其屈於汴雖曰由全忠有以責之然非朝廷假之以名則亦何以責之哉孔緯張濬以名假汴而不知汴之不可假也豈非謀國之過歟

鎮州援邢州克用攻鎮州幽兵援鎮州

鎮之於邢也援之則為釋父而助子不援則為釋君而助臣然則援之為是乎胡氏謂昭宗之於有孝猶當却其表因其使下詔訓勵不可以子而叛父也鎮與汴也獨可受其使從其請相與結納教之以叛父乎子可叛父則是臣亦不可叛君也而可乎

汴兵攻宿州鎮丘攻定州家不永救於太原宣州
楊行密滅孫儒據有揚州封行密為淮南王滅孫儒據揚州

有淮南之地矣猶未得為淮南王也
行密之於揚州既得而復既失而復得然則有數歟得失數也窮達命也有理而君子不諉於數有性焉君子不託於命秦畢孫儒赤地千里其為殺人多矣使伯夷伊尹而當此其必有所不為者乎

壬子改元景福鳳翔李茂貞加州王行瑜華州王建同州王行約同州秦州李茂德秦州兵陷興元殺楊

守亮及楊復恭與元陽開之使復恭守左軍中尉西門君遂殺天威軍使賈德晟于京師部下奔鳳翔太原李克用會易定兵敗鎮兵于堯山堯山在慶州之北屬宜州

當是時有窺弼之意者全忠是也上則朝廷之不察下則方鎮之不知而顧於河東有疑焉易定河東之黨也而亦豈非幽鎮之隣哉為幽鎮之計者內固其國外睦其隣養勇俟時安知其不可以為國討賊且魏屈於汴其機已可見矣唇亡而齒不寒也方且以輔車而相攻悲夫

癸丑鳳翔李茂貞舉兵犯關敗覃王兵于盤屋帝誅

中軍西門君遂李周僅僅字三其相杜讓能收兵止
夫處屯之時必有亨屯之道舉天下之經綸寄之
君子此亨屯之道也不幸小人間之以小貞則吉
大貞則凶何謂小貞吉以山藪之量而藏其疾以
瑾瑜之器而匿瑕瑕其為貞雖小而不害六五吉
也若乃舉山藪而焚之指瑾瑜而剖焉疾可除瑕
可去然而山藪無生意瑾瑜非故質故大貞而不
可得也反以致凶焉唐昭宗之時屯亦甚矣故討
茂貞豈不有意於大貞乎然而單王敗焉茂貞能敗
焉然則屯之難卒不可享卒天下之經綸寄之

君子則屯有而必亨矣惜也昭宗有所不知
進茂貞中書令秦王以王行瑜為尚文王博為相
之相在成都王建興李茂貞爭東川幽軍亂逐其
帥李匡威于鎮以其弟匡壽為留後匡威其弟元
朝匡威不道之人也何以汴兵滅徐燕領其鎮
朝廷命之以都統大豈位卑而祿薄哉然而不能
有為也則時薄之為人徒足以為盜賊而已矣不
足以制盜賊也其為汴之所賊不亦宜乎
李克用敗鎮州王鎔于中山平山鎔乞盟許盟
不遂甲寅改元乾寧崔胤為相王恃出鎮南南

州博之在王室內兵敗充鄆之師于東阿山南十五州以抗

古人有言一飯之恩不可以不報也矧有能救已
於危亡之秋者乎方全忠之困於宗權也使不有
充鄆救之則汴且為蔡之吞矣賴其救也而後存
則雖亡不可背也夫既以兄弟處之非骨肉而猶
骨肉矣曾未幾何則有曹州之舉焉積而至於今
日凡八年矣然而不釋者以充鄆為之灾也使充
鄆而還以遺我則汴亦豈非灾之兆乎見所可欲
而相好之心亂焉若全忠者其房謂刑戮之民歟

朱瑄朱瑾求救於太原何則不遂以非大李
克用後授邢州獲李存孝授雲州獲赫之鐸赫也
授幽州獲李匡壽用幽人請以匡壽劉仁恭為留
後

人固未易知知人固未易李存孝食子已猶有時
而叛劉仁恭猶虜也能保其身而不叛乎惜也千
里之地踰年之戰窮兵之力而後得之輕付匪人
不旋踵而失焉使其注意親賢嚴加選授則其得
失之効豈不相懸也哉

乙卯河中王重盈卒太原李克用請以王珂襲重盈

封于朝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請以王
安襲重盈封于朝朝廷先許克用陝州王珣絳州王
珣以貞改王珂于河中王行瑜李茂貞兵入長安行
廢不立為宰相帝昭度及李璣各以兵二千留京師
而去李克用渡河備討同州王行實集部奔京師
也與兩軍中尉駱全珍作駱景宣通帝西幸帝以
李筠李勣實作居當兵出次南山次南山非都人畢從
命延王成不升王允從李克用西討封淮南楊行密
弘農王亦從西討加行密檢校大傅同中書門下平
死封克用為晉王克用還太原

人者皆所當討也及克用既討行瑜殺之則朝廷
貴近遂有疑沙陀之心慮以茂貞為不必討則韓
建亦不必討矣○胡氏曰克用於三鎮非有父兄
之怨特為王室雪恥故仗義而崇昭宗不明又任
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因辱凶終蓋始乎
此謀矣又曰克用所決者蓋高而已而寓於此
有失策焉當時也正當勸克用入觀力陳茂貞

不謀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蕩平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
脩明紀律使東寇不得西畧王室安矣釋此不為
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恩遂使全忠先手
竟移唐祿晉陽爰爰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遠
之故歟

崔昭緯羅利徐彥若為相董昌以浙東叛稱王國曰
羅平元曰大聖國曰羅平以訛言有為明曰三足吉
聖時使其下謂丙辰岐兵犯長安建通帝幸華州
是行也以李茂貞親引將進建進封中書令燕兩京
河東不果遂建所遣耳

尹進封當曰進封燕京

克用之兵仗義而起擬岐則岐裂擬華則華摧投
之所向無不如意此亦非有他故以義養氣者其
氣浩然彼其不義者望之而色沮當之而力屈曾
何足以抗之乎帝也不及其鋒而用之遂使卷甲
而歸則岐華益無所懼矣使克用於往年而援展
其志則安有今年之事乎

陸振王搏崔胤孫僖為相魏州羅弘信敗太原之師
于莘以絕李克用交鄆之援克用攻魏下十城
莘之敗有三失焉假道於魏而講好之不敦也入

魏之境而戰衆之不嚴也將以制人而不免為人
之所敵則其為備也必有所不周矣夫備之不周
衆之不戰存信之罪也若夫壤地之相接而曾不
與為好焉則夫以大事小者必無樂天之實也此
其失獨不在於克用乎

湖南軍亂立馬殷為留後

張浩之於馬殷豈不善哉人則催已已則催殷可
謂善於處興廢矣夫人於興廢之際鮮不有倖倖
之心焉所謂倖倖云者雖不可得而猶求之也若
信則既已得之矣而猶不居也豈不可以為知命

者之訓乎

錢鏐平浙東獲董昌授鏐中書令相王搏觀客常東
陸康出刺陝州陝州丁巳帝在華州孫德昭相鄭

為相鄭之為相

唐自李德裕而後雖令孤絢不得為得為賢相况

其他乎不與宦官為腹心則與藩鎮為耳目問其

焉就其中能自以為不免於人之所笑者其惟鄭

繁乎若他人則笑之而不知笑嗚呼可勝嘆哉

冊德王裕為皇太子封魏建為昌黎王

是年之封昌黎王與明年

李筠以散衛兵罷八王兵柄殺之

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關之患
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乎古之明
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
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未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
豈非宗祖詒謀之未善歟

吳王俾叔難王室封王當在天祐元年汴將龐師古救鄆州
朱瑄野死汴將葛從周拔兗州朱瑾奔淮南充鄆曹

漢齊棟所密徐宿陳蔡許鄭滑盡入于汴全忠以八

郡兵攻淮南朱瑾淮南兵敗汴兵于清口在彭澤之

下獲將龐師古又敗汴兵于渾河在彭澤之走葛
從周楊行密遂據有江淮幽州劉仁恭敗李克用于

安塞即木瓜澗

上源驛以醉失禮幾喪其身木瓜澗以醉失言幾
敗乃事酒之為禍一至於此古之人必剛制焉有
以也夫

福州王潮卒弟審知繼事戊午帝在華州以崔遠為
相冊何氏為皇后帝遂長安改元光化以華州為興

德府韓建進封潁州王汴將葛從周授李克用之邢

洛磁氏叔琮拔趙匡胤之隨唐鄧此陽鄧理懷縣唐理

州李罕之授李克用之上黨歸于汴

李罕之自失河陽以來至是十有一年矣齒之壯

者益以老而德則無能改於其舊為乘間竊發攘

潞而取之此真所以為寇盜之智歟

幽州劉守文拔汴之滄州魏博羅弘信之子紹威稱

留後已未復陸處相蔡軍以崔珙奔淮南幽兵寇趙

魏魏也魏引汴兵破之汴將氏叔琮攻太原不

利陝州軍亂牙將殺其帥王珙立李璿為留後又殺

之降于汴

當是時天子不能有其命寄於藩將藩將不

能有為則其命寄於牙將王珙之在陝州也不聞

其有所為矣乃特以猜忍為常猜則多疑忍則好

殺雖妻子且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宜其身之不免

而禍之相繼也

青州王師範將牛從毅以海州入于淮南庚申相崔

胤誼殺宰相王搏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

王搏大體之言姑欲息事而已非欲生事也而崔

胤誼之讒說行焉胡氏曰昭宗在位十有三載其

人才可知已矣王搏為相累年未聞有奸臣益
獨此數言足以救其急促之禍已為崔胤誼所擄置
之死地然則持亦暗於度而冒於居位矣當是
時也惟貴戚之禍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
餘去之可也

朱金忠會魏軍攻幽之滄德州李克用拔汴之邢州
又以三鎮兵攻鎮州王鐸乞李乃還

克用有可以制伏金忠之勢而往往失之者失之

於不能養氣故也年少氣銳一出而驕其策復西

都再出而滅黃巢安夏其視一時諸將舉在下

風孰得而抗之哉於是不能持之以謙遂有上源

驛之禍盛年壯氣一進而問罪於韓建再進而問

罪於行瑜其視一時諸將又在下風孰得而抗之

哉於是不能持之以謹遂為羅弘信所挫使因是

而收警焉以其平日邁往無前之氣而稍下於魏

則魏必樂歸於我矣又以是而稍下於鎮鎮○豈

不歸於我乎鎮與魏皆不我遠則可帥之以救充

鄆矣救充鄆即宣汴而吾無利之心焉則豈惟充

鄆歸心雖曹濮沂密陳蔡鄭滑無不歸心矣而其

源則必自鎮魏始所謂近者悅而遠者來也欲圖

霸業而初無其本豈其可得耶

汴將張存敬攻幽之滄州又拔祈州

祈本定州之無極縣唐景福二年

又敗定州王處直于沙河

沙河屬定州

定州處直以定州降于全忠

王處直素附河東者也而亦為全忠所屈克用能

不愧乎故嘗謂克用有可以制伏全忠之勢而往

往失之者失之於不能養氣故也

罷崔遠相以裴贄裴樞為相

樞相當在天復元年

徐彥若觀察

青海

清海軍在恩州

中尉兩軍劉季述王

仲先幽帝于東內令皇太子裕監國

胡氏曰在易困有亨道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

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

也昭宗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譙譙昧徐有說

之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

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顛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

田獵樂飲而沉醉也左右宦官伺釁日久又以哭

怒促之能無少陽之辱乎

相崔胤張濬告難于全忠

胤所告者朱全忠濬所告者張全義所告不同然

全義固全忠之孚也况又以書告諸藩鎮則其及

全忠必矣抑濬於是時久矣其致仕矣而猶若此

其亦一節之可取者歟

全忠自定還汴護駕將孫德昭周承誨董彥

誅劉季述王仲先帝至幽所還政幸西誅神策使李

師度

度當在徐彥若

王改元天復汴將張存敬由舍山路設李克用之河

中及晉絳全忠領河中節度進封梁王

當齊桓之時而楚人滅江君子曰此齊桓之恥也

夫江迹楚之國也其去齊遠矣及其見滅君子猶

以為桓公之恥若河中則猶晉之宇下而汴人得

以制之嗟夫此豈非克用之恥哉當是時與克用

為謀主者蓋寓是也而慮不足及此惜哉

梁軍大舉攻晉之太原晉將孟遷以澤入于梁

夫孟遷方立之弟也昔者無故而取之今者無故

而予之彼其胷中雖有近思之可感寧無宿怨之

可懷飢則附人飽則颺去此固鷹隼之常態而况

風颺之勢復颺颺然而迫之如之何而可保哉其

去宜矣

梁將氏叔琮長驅出團柏

團柏當在柏谷名

屯軍洞渦

洞渦在

過水出晉水之下

過水出晉水之下

葛從周以越魏兵入土門

此在

隋承天承天大兩乃復

齊侯之霸業不能不衰於蔡丘既會之後晉王之

霸業不能不損於邠師既戰之餘使其既討行瑜

益勵其志則樽俎而千里燕息談笑而三軍虎躍

氏叔琮輩烏得而逼之哉昔楚人涉於魚齒之下

晉人無以制之所恃者雨之甚也今晉之於汴也

非雨則無以制之嗚呼豈不殆哉

宰相崔胤受全忠旨逼帝幸東都

唐之興也裴寂為相寂之所志不出乎富貴之外

也唐之亡也崔胤為相胤之所志亦不出乎富貴

之外也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尚不知有功名又

烏知有道德此胤之所以反唐事梁亦無以異寂

之反隋事唐也

未及行中尉韓全誨以李茂貞兵劫帝幸鳳翔

人皆曰崔胤挾汴全誨挾汴此南北司之相爭也

愚則曰全誨挾汴猶為自全之計若胤之挾汴則

許以唐之社稷輸之矣此其人與李振敬翔何以

異而人不以鴟鴞目之何哉

罷崔胤相崔胤至三原三原地地符堅符堅去

促全忠西攻全忠以四鎮兵破華州

華之當破久矣昔連於晉今碎於汴使汴使者而無

亂人以制之必俟王誅則其幸免者多矣

由京城西園鳳翔又破邠州獲李李以絕其

援

乘輿所在諸侯可得而圍之乎則則逼矣此茂貞

之所以不服而全忠之所以無詞歟

壬戌帝在鳳翔封淮南楊行密是二兩浙錢鏐越王

俾救難王室皆不至

漢祖召韓彭而韓彭無不至者可吸在我由其氣

盛故也昭宗召吳越而吳越無一至者其氣淹淹

垂就於盡呼之而不見其出吸之而不見其入事

皆由人不在我矣安能運臂指而捍頭目哉此可

以見其衰之甚也

李克用南攻朱全忠自鳳翔至河中復至鳳翔

歧汴相持晉之利也而我則無以乘之此其故何

哉慮之不預則無以應倉卒之變謀之不素則無

以赴功名之會培養之不至雖欲奮起而起而其

力有所不給也當是時也方有兵糧城郭之間不

既晚乎幸而襲吉之對奉拳於崇德汲汲於去奢

則其平日之病必在於此矣以對證之藥齋時

之病猶賢乎諱疾而忌醫者也

鄆州節度使李周彝周彝初名茂勳以兵援鳳翔汴將孔勛

勳乘唐陷鄆州周彝以兵降全忠邠寧鄆坊中坊

又入于梁鳳翔李茂貞遂誅宦氏韓全誨以解全忠之圍

天子之在則諸侯莫得而圖焉此理也有勢焉恃

其勢之彊者未始不可以奪天理之正固也然而

振敵而死索密而殂者君子皆以為圖之者實發

之不以為他人之罪也設使昭宗不幸而殂於憤

則全忠何辭以自飾乎然後知全誨當誅崔胤亦

當誅也茂貞可誅全忠亦可誅也今徒以全誨當之

而茂貞則自如也胤金忠則施施焉嗚呼豈理也哉

癸亥帝還長安進朱全忠元帥全忠非元帥乃副復

崔胤相全忠誅宦氏七百人

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圖鳳翔不忌乘輿亂也誅

全誨實出方鎮亦亂也今也又誅宦氏至於七百

人宮庭空矣亂有甚於此者乎蔽以春秋之法則

胤與全忠罪固不容於誅也

聖陸丞相以裴樞王溥為相青州王師範拔梁之苑

州全忠東攻青州

天下方鎮不為不多矣皆拱手以視全忠之所為

獨王師範為之泣下則介然之項亦足以見天理

於人欲之中矣力雖不足當死生以之此其言論

甚正非當時諸鎮之所及也惜其不能聲罪致討

而徒為掩襲之計鄆雖不投而齊亦不保其亦可

悼也夫

成都王建寇李茂貞之秦隴以脩好于全忠王師範

會淮南兵敗梁兵于臨淮

吾以王茂貞觀之淮南之兵非不可以入汴也揚

行密直自無志耳使其有志安知其不可以入汴

哉

梁將楊師原敗青軍于臨朐王師範以青州降淮南

揚行密攻鄂州荆南成汭救鄂澧朗軍乘虛陷江陵

安梁軍屯河中全忠逼帝都洛陽殺宰相崔胤六軍

使鄭仁規仁當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問明使

王建襲客省使王建義義當左僕射張濬左當

遷故也荆州即江陵成汭之死以爲世訓所襲之

義雖死於全忠亦全忠之意也然不與張濬之死實

省紀等同年而死就事蓋死於明年

依岐者金誦也而誦不免於誅依汴者崔胤也而崔胤不免於殺此可以為不求諸已而求諸人者之戒矣彼林甫雖蠢臣猶足以驚祿山而服焉若崔胤則忠不如九齡義不如林甫而徒懷惴惴然惟恐奉全忠之不及反全忠之不及成矣然後稍欲與之立異其趨於敗不亦宜乎

柳璠崔家代相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六十五

甲子唐景文皇帝六年東徙至穀水

按一歲之邑也漢志曰谷水出

谷水入洛梁王朱全忠坑帝侍從二百人

卷之三

四十九

當其圍鳳翔君子固已知其將弒矣然而崔胤不知也悻悻然惟恐汴兵之不勝惟恐兵之不敗惟恐全誨之不誅惟恐第五可範諸人之不死不知全誨誅可範諸人之死已亦隨之矣始之以宦官繼之以宰相繼之以侍從而後殺之弒行焉嗚呼悲夫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至洛陽改元天祐以張漢瑜為相楊本以郊兵寇關輔

楊崇之入關輔將以討寇非以為寇此以寇書豈其不予人之討寇哉討寇大矣非有晉王之力量

未易當之而崇本徒以其要覓私於全忠之故為是興師曾不足以損寇而祇為以寇不以寇書則何以哉

全忠西攻行弒于洛宮立輝三祚是謂哀帝李克用以本部兵保太原

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固也然而慶父弒君則魯人不能討何哉以其有兵也全忠之弒其兵何嘗慶父是故討賊之舉君子不以望之他鎮而惟河東為是望望之而不足以副吾之望則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既而無與同功者焉則但以本部之

兵自保太原矣昔也志清六合何其壯也今也陞伏一隅何其憊也使其有以持志則愈挫愈銳必不至若是之衰也○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殺虐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屏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乙丑梁王全忠逼帝授禪殺宰相裴樞崔瑒陸晏及九王用張文蔚楊涉為相盡黜朝廷官吏

當是時天子之左右皆全心之腹心矣而金忠猶必殺之何哉殺宰相所以逼天子也殺親王亦以逼天子也逼天子而至於殺親王及宰相則其心可知矣不自以為驕迫乃以他人為浮薄便果得沉厚者而用之又思肯與金忠為腹心乎羅織之禍朝廷為之一空君子曰女主在上而仕不知止是自投於羅織也獨柳之禍朝廷為之一空君子曰小人在側而仕不知止是自戕於獨柳也白馬之禍朝廷為之一空君子曰巨寇在旁而仕不知止是自斃於白馬也其始也唐易姓而為周其終

也唐易姓而為梁其中也姓雖不易而亂亦甚矣然則空一時而無人夫豈國家之福哉

太原李克用鳳翔李茂貞成都王建襄陽趙匡凝同謀興復

茂貞不足以謀興復何也其罪大也王建不足以謀興復何也其志小也匡凝不足以謀興復何也其力微也可望以謀興復者其惟克用乎然而猶有未能望不以其氣之衰乎

梁將楊師厚敗趙匡凝于江湄進拔襄陽匡凝將王建武以荆南兵眾降匡凝之將無曰王建武者且荆與襄本不相涉此何高剛之

唐鄭復鄧隨襄荆南又入于梁唐鄭復鄧隨襄荆南又入于梁

其刑兩則明之地也其刑兩則明之地也

忠加九錫總百揆天下元帥進封魏王不受再逼授禪

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太常少卿裴嗣溫燮知制誥

張茂昭及皇后何氏皇下當

裴樞崔遠雖曰全忠之腹心然而猶曰此唐之舊

人未遽可信也若將玄暉等則真全忠之腹心矣

然而猶不免焉此其故何哉非殺玄暉殺樞密也

非殺柳璨殺宰相也殺樞密逼矣未若殺宰相之

甚也殺宰相逼矣未若殺太后之甚也凡此亦何

為哉逼天子所以為授禪之計也

淮南楊行密卒子渥繼事太原李克用會契丹阿保

機于雲州進兵河北丙寅魏州牙兵亂朱全忠坑之

進幽幽之滄州

范氏曰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悖逆不復知

有君臣歷十五世然後夷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

不改也其後梁唐之得國興失皆始於魏由其習

亂易動也而燕人至晉氏遂淪於左社豈非諸夏

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下若

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于兵以弱魏而金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纂唐奮與魏雖亦久矣未軍適是亂魏而已豈能為唐室之輕重乎

幽人求救于太原李克用會幽軍攻上黨梁將丁會以澤潞降

會幽則潞州之守可降得潞則滄州之圍可解晉之生意其自是而始復乎

全忠自長蘆還大梁長蘆屬滄州丁卯朱全忠代唐命于汴改國曰梁元曰開平

范氏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而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全忠是也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時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薛貽矩韓建為相降帝為濟陰王徙之曹河東晉王李克用淮南吳王楊渥劍南蜀王王建山南秦王李茂真兩浙越王錢鏐荆南渤海王高季昌湖南楚王

馬殷泉南閩王王審知廣南南海王劉隱並行唐年戊辰梁攻河東用于兢張榮為相榮當殺濟陰王于曹州荆南高季昌湖南馬殷兩浙錢鏐附于梁是年劍南王建稱帝成都國曰蜀元曰武成武成當河東克用淮南楊渥山南李茂貞泉南王審知南海劉隱稱唐年河東李克用卒子存勗繼誅亂命李克寧李

顯顯當敗梁軍于潞之三垂岡

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

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額爾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基復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淮南楊渥為部將張顥所殺代立大將徐溫自金陵入誅顥立渥弟渭專制

渥之死顥溫之罪等耳溫以克之謀歸罪於顥而從之初未離於本府非自金陵而入討也已梁自汴徙都洛陽郊祀天地趙光逢杜曉為相

張奉以沙州亂張奉劉知俊以同州叛

劉知俊終身事賊而不自知其非也一旦遠而去之豈亦有所警其心乎夫既有所警其心則將如寡而宿宿而覺捨其明捨逆就順捨安就危可也岐李茂貞蓋嘗稱其犯關無以異於下矣捨汴就岐庸為知所擇乎使其有陳文子之智必曰猶吾雀于云尔豈足以託身乎哉遠而去之則莫若丁會之為善矣然當是時晉嗣王新立知俊無亦有少之心乎是又知人之不明矣夾寨之戰雖全忠猶為之驚嘆而知俊則未之知也則是

初非有所警其心直自畏死而走險無暇於擇音矣其亦可鄙之甚哉

丹兼軍亂泉南王審知南海劉隱附于梁劉隱卒弟陝立河東李存勗淮南楊渭山南李茂貞行唐年庚午梁之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請附于晉河東李存勗下河北

將欲得志於天下則必不可以無助矣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晉王初立而鎮定附焉此霸業之所由以廣歟

辛未梁改元乾祐乾祐北攻鎮定軍敗于柏鄉柏鄉

州

柏鄉之戰李存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嗟夫斯時何時而李存璋乃有是言以見天理之在人人心本無古今之異也昔者裴度有是言而蔡人不叛今者李存璋有是言而梁人亦隆有能推而廣之以撫天下則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豈欺我哉蜀改元永平是年李存勗將劉守光稱帝幽州壬申梁北攻鎮定屠襄陽襄陽乃復六月郢王友珪行弒代立改元鳳曆

胡氏曰宋梁雖篡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平日狡獪者不復施何也溫本群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喪敗屬之智寢以昏昧何足怪哉

殺博王友文于汴其王友謙以河中入于晉許州軍亂

將許州者韓建也是其為人至是而猶不死則天道為可誣矣其及宜哉

晉王存勗敗燕軍為龍圖龍圖進圍揚州癸酉梁

六軍殺友珪立均王友貞于汴復乾化三年晉李存

勗平幽州獲劉守光及父仁恭以歸
幽州自李懷仙以來至是凡一百五十有一年矣
始於廣德元年終於天祐十載訖唐之世不獲幽
州之用惟以霸府得之則民為我耕兵為我戰庶
其異於他日乎

甲戌梁將王殷王當以徐叛附於吳晉李存勗開霸
府于太原

以晉王而開霸府得乎天子既掩於偽諸侯皆服
於僭天下之統絕矣有能扶墜緒於既弛振皇綱

而復張則眾必予之夫衆情之所予者公議亦不
得而奪焉以為賢於他似視偽為僭偽之歸者也
乙亥梁敗元貞明鄭王楊師厚卒分其地六州為兩
鎮魏軍遂亂囚其帥賀德倫以六州入于晉

梁之於魏既已殲其軍於前又欲析其鎮於後其
為閔防至矣然禍機之發有出於閔防之外者昧
者不得而知也若晉則既戮張彥又戮司空頊而
魏人安之此無他誅其所當誅撫其所當撫循理
之公而不以私欲參焉使每事如此則安有異時
之敗乎

蜀伐山南之秦鳳階成鳳理梁益昭宮大火晉李

存勗東下大會兵于魏郊丙子梁之河北皆入于晉
趙光逢鄭珣為相攻晉不利蜀改元通正拔山南之

隴州晉李存勗敗梁軍于故元城元城隴州
用兵之道不必皆勝勝於此者不能不敗於彼固

常勢也惟夫慮之而必周備之而無缺則能以我
之不敗俟敵之可勝晉王之兵其精者銳者皆在

於外而晉陽根本則虛而可襲弱而不救使不有
安金全焉則幾墮主擅之計矣而晉王方以元城

之勝忽宗國之重金全可賞而不賞也亦過矣哉
吳封相徐溫為齊國公屬之以金陵丹陽毗陵宣城

新安池陽六郡鎮金陵金陵州丹陽州毗陵州宣城州
安撫池陽六郡鎮金陵金陵州丹陽州毗陵州宣城州

將劉知俊于炭市
劉知俊奔岐已謬奔蜀愈謬其奔岐在己已猶可

相容至於七年之久其奔蜀在乙亥至是甫三年
尔而蜀王謂其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尔輩所能

馭也乃誣以謀叛而斬之昔者楚子謂申侯曰無

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奔之說也知俊惟不知此

是以不容於小國雖然容於不容此猶以利言尔

若以義則舍晉其何之之岐之蜀而寧不之晉也

知俊於是為不知義矣卒之以謀叛見殺悲夫

晉李存勗拔梁之揚劉城城在柳二村之戊寅梁

之鄆濮陷于晉蜀改元天光建遇毒死子街立天光

無遇毒之說晉李存勗擁太原魏博幽滄鎮定邢

洛麟勝雲朔勝雲朔十鎮之師大閱于魏郊敗梁

軍于胡柳胡柳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

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背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

意王沒矣吳漢曰王兄子在何處光武不以為嫌

誠以喪敗之際兩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

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涉量禍局固非可

以席卷天下也舉宇內者也

已卯梁張守進守進以充入于晉蜀改元乾德晉逼

梁之河南是年楊渭稱帝淮南國曰吳元曰武義徐

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封東海王庚辰梁李琪為相

梁州妖寇亂晉兵入寇

晉兵何以言入寇主梁而言之也主梁而言之則

曰入寇主唐而言之則曰出征當是時梁有必亡

之兆晉有必興之勢於是入寇書之以見梁之

無臣子也果無臣子則所有者惟寇耳孰能禦之

吳楊渭卒弟溥立晉存勗拔梁之同州辛巳梁改元

龍德惠王友能以陳叛吳改元順義晉鎮定亂

以情言之則王都之所為於晉為便以義言之則

張文禮當封王都亦不可以不討也胡氏曰王都

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何異存勗既討

文禮而許都幾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君

父者哉一綱既淪政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

失之非不幸也

契丹犯幽州壬午晉李存勗平鎮定又敗契丹于易

水易水出涿郡行入滄陽之泉州遂東入于海

胡氏曰晉王先取劉守光今又取王都何有見於

斬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機也

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癸未河東晉王存勗稱帝魏州是謂莊宗國曰唐元

曰同先是謂後唐以豆盧革為相郭崇誦樞密使

胡氏曰建霸王之績者必有腹心股肱之臣其未
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
承平之際無慮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劉業垂統
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
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
無知人之監而不能致耶

自魏由鄆而南敗梁將王彥章于中都神州屬長驅
入汴殺友貞于建國樓降之為庶人友貞及馬兵之
其以死非唐兵已至而殺之也

胡氏曰莊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

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
之受使朱守殷而陷南城喪弱糧數百萬幾如是
而地不愛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之
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且經營大業者
必厚其根本之地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全晉雖
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
晉王不擇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
政暴賦趣辦目前至於崇勸決策擣汴亦未及善
後之計也而莊宗所謂得則為王失則為虜遣子
子歸而與之決者亦不敢必於克梁也嗚呼捐身

與家以爭天下將以濟乎抑亦濟於此非真
英雄之所為不足道也

路州軍亂

晉王初立而夾寨勝唐帝初立而上黨叛使莊宗
因是而知叛服之不常勝負之難必則必兢業以
持之矣然而不可以久者未之有也今徒知向城
之可夷深池之可塞而不知天下之治亂不在一
州之城池而在一人之心術必常慎而不忽然後
有以保之也

淮南楊溥兩浙錢鏐山南李茂貞湖南馬殷請附吳

揚溥去帝號稱王荆南高季興泉南王審知行梁年
是年季興入朝則其行唐年無異甲申唐自汴徙都
洛陽平上黨乙酉唐帝自蜀北逃魏郊以樞密使郭
崇韜同魏王繼岌伐蜀亡旬平之獲其主王衍以歸
至秦川驛秦川一名樊川在長安西北族殺之
郭崇韜知蜀之可伐而不知唐之不可以伐蜀也
唐自滅梁之後其志驕矣伶官不當信而信之忠
賢不當殺而殺之崇韜不能救也而顧以伐蜀
為急夫豈知蜀亡而唐亦隨之乎
以孟知祥鎮成都荆南高季興請附其請附當在入

蜀改元感康國亡漢改元白龍泉南王審知為子

延翰所殺代立

審知以病卒非延翰所殺

孟知祥何以鎮成都崇韜之所薦也夫蜀崇韜耕之知祥刈焉或者歸之於數則曰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使耕焉而不播播焉而不耨則亦安能坐待其有秋哉故人之所當盡者盡吾之責而凡事之成否則不必以喜愠參焉可也

丙戌唐內命亂皇后劉氏使人殺樞密使郭崇韜于蜀

伐蜀之役非不可任之師也借曰李紹欽不可李

嗣源獨不可乎誠使李嗣源往則繼岌可以無出

崇韜可以不行而蜀亦平矣我則彌縫主上之關

匡救主上之失安知其不能銷患於未形之日弭

禍於未見之時乎崇韜不知慮此而顧以身都寵

辱之會卒之位高而不免於危權重而不免於逼

主副兩亡而家國俱敗夫豈始謀之所及哉

魏軍變以鎮帥李嗣源伐之嗣源至魏軍又變三軍

奉李嗣源入汴唐帝存勗東征至萬勝驛力復內

軍又變殺存勗于絳霄殿嗣源入洛稱帝是謂明宗

改元天成

天下之變常生於所忽夫其忽之也必以為無能

為也及其有為則有不可拒者焉軍之始變也趙

在禮莫之能拒其母繼也李嗣源莫之能拒其三

變也雖莊宗拒之而有不能者矣然後知李襲吉

之言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在衆寡顧大王崇

德愛人去奢省後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

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凡此數語先王用之而未盡

莊宗後此而不聞且盧韋諸人固無責焉爾矣其

崇韜以下皆有愧焉使藁吉而在庶有改於其君

之德乎

詩宰相豆盧革常說其數之也非以鄭莊任

園為相安重誨為樞密使

任園何人哉蓋嘗從繼岌伐蜀者也天下誰之天

下而嗣源繼之則將何所置繼岌乎為園計若聞

變而哭示六軍以臣子之情輟哭而誓激六軍以

臣子之義然後擁銳師奉繼岌以順討逆其畏不

濟正使不濟而吾之臣節盡矣其視崇韜之死不

猶愈乎

魏王繼岌自成都入至渭橋殺之

繼岌自殺非殺之也然其所以自殺則有不得已

焉是即殺之之謂矣 胡氏曰武皇諸子至是或
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繼死餘不知所終何也德
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敗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
時而窮則人亦得已加諸我矣故用智力未有不
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者矣
故脩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
代而下皆力也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
斷其成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淺深則決其阨亨
之延迹後唐之事亦足以觀矣歐陽氏以為向使
張鎰不斷橋使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愚以
為不然繼岌制於從襲莫能可否使其有立豈以
皇后教殺郭崇勳既聞大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
難豈張鎰斷橋所能遏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豈
嗣源之敵也
肅宗逆命泉南稱附泉南王延翰為弟延鈞所殺代
立丁亥唐以馮道崔協為相盧臺及浚儀軍亂盧臺在
趙在禮不死於盧臺之亂而任圜乃以浚儀之亂
死同知死於丁亥不若死於丙戌之為愈也
淮南楊溥復稱帝改元乾貞宰相徐溫卒卷于知誥

繼事於金陵知誥繼事當在知誥之後稱王是年北狄耶律德光
稱帝潢水潢水在北國曰契丹元曰天顯戊子唐以
王建立為相王都以定叛高季興以荊南入于吳漢
改元大有己丑唐以趙鳳為相安重誨專政吳改元
大和庚寅唐改元長興河中軍亂
安重誨任為樞密使而河中之亂重誨之由嗟夫
小人之情好亂而喜禍固如此哉
西川孟知祥東川董璋連叛辛卯唐以李愚為相
李愚何人哉亦嘗從繼岌而伐蜀者也其往也莊宗
無恙其返也莊宗有故彼其庸庸碌碌情無所知
者固不足責若愚則素有才畧抱負不常而曾不
微見一二何耶嗣源入洛繼岌之兵亦已入渭矣
正使浮橋告斷豈不能為伐木為筏以濟我軍乎
我軍既濟則西都在手雖無東都亦足以勒兵西駐則
彼莫我攻提兵東出則彼莫我抗然後救義勇而
俱起問篡弒之何由亦足以展平生之所蘊報先
帝之所知矣乃殊不聞而嘿嘿至此無亦以近效
為易取遠業為難期者耶
安重誨樞密使以趙廷壽廷壽當范延光為樞密使
東西二川相攻壬辰唐孟知祥平東川樞密璋稱

劉知祥為蜀王吳王錢鏐卒

吳越字

子元璿繼福州

王延鈞稱帝國曰閩元日光啓

光啓

癸巳唐以劉勰

為相

源病秦王從榮以河南府兵攻端門不克敗死

從榮人子也何以得攻端門乎是可以見養之不

以其道教之方矣昔者衛之州吁有寵於

莊公而莊公則無以教之也石碏望焉以為義之不由而

兵焉是逞則足以階禍而已矣莊公雖曰苟免而

桓公卒以彼弑春秋書之為戒遠矣當時儒生與

明宗談經義者其亦及此否乎有及於此則不宜

以兵柄授從榮矣如其無及於此則是經義雖明

而儒生自昧不足以摘其要者切者為上言之也

然則諺曰談經而無補於事則與從榮之所好者

何以異哉

明宗終立宋王從厚是謂閔帝馮道李處為相專政

朱弘昭馮質為樞密使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六十六

甲午後唐閔帝從厚元年改元應順以鳳翔路王從

珂移鎮太原從珂自岐入遂從厚代立于洛宮改元

清泰

從厚既為天子則從珂藩王也可得而逐天子

天子無為藩王所逐之理藩王亦無能逐天子之

道直以士卒有賊心曾無止之者焉則其為患足

以此矣此風也其自河北藩鎮積習而至此乎

始也以士卒而質藩鎮固已非矣今也以士卒而

質天子豈其可哉梁惠王問利國孟子曰何必曰

利知其好利之弊其極必至於此也

從厚出奔衛州就殺之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

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胡氏曰歐陽公

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

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宋令詢非明宗

之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其身之於脉朝

無損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

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是年孟知祥以兩川稱帝成都國曰蜀元曰明德

知祥卒子昶繼乙未唐以韓昭胤為相

受朝廷所賜而呼萬歲者此軍士之常態也石敬

瑭曰何疑而欲誅之哉段希堯請誅於其則劉

知遠行誅於其後則是首亂者總管也助亂者將佐也而軍士本無亂焉以無亂為有亂誣之甚也吳改元天祚閏改元永和臣李倣弑其君延鈞立其子昶丙申唐以馬裔孫裔孫為相以太原石敬瑭移鎮汶陽汶陽石敬瑭自太原入以此狄耶律德光稱帝入洛代唐命改國為晉元曰天福

鳳翔移鎮非出於鳳翔之附請其變也猶有可諉太原移鎮實出於太原之附請其變也我將誰尤敬瑭於此直挑釁而已矣。倚夷狄以為援者雖唐祖猶有所不免況敬瑭乎然未有如敬瑭非耶律則無以自立非德光則無以自行一則以君事之二則以父事之舉天下皆夷狄矣責以春秋其罪可勝既乎

以并州從事桑維翰趙瑩為相馮道依舊相輸冀代之此入于狄
桑維翰其石氏佐命之臣欽察之臣盧革諸人則維翰信有一日之長矣然欲速而事變丹以朝呼則可以夕至也抑稱帝洛土者其利小徒帝龍城者其害大曾不若趙瑩勸以赴鄆之為愈也。馮道既相從厚而無益於從厚既相從珂而無益於

從珂然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亦將焉用彼相為哉五代之君甘以為臣是宜不免於歐陽氏之讒也。冀代之北皆吾中國之土而以輸之於狄狄之所不能取狄之所無則又予之是則誰之過哉維翰不得而辭其責矣
從珂火死于玄武樓

從珂之困於契丹非無可解之策也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使燕魏之兵送焉我則直至西樓彼則敢留中土乎有奇策不用而徒酣飲悲歌以此度日則是坐待傾覆而已舉家焚滅豈不幸哉

荆南兩浙稱附閩王昶誅李倣改元通文丁酉晉以李崧為相

敬瑭歸鎮李崧慮之久矣豈不曰將欲交契丹以制河東乎然而此策卑矣不若內脩外攘之為得也君蔽不見啓國敗不見扶則亦已矣昔與同事者何在而今則忍與維翰共政耶是殆以馮道為師表不足多也

河陽張從賓魏州范延光滑州符彥饒安州盧文進不從命悉平之
張從賓符彥饒同為旅拒者也
安理安陸安州之不從命若王暉爾若盧文進則固已先事而奔吳非與

四叛紛紛豈其皆有分外之冀耶上無遜讓之風則下有欲攘之計此其所以紛紛也唐虞之時比屋皆可封之士五代之時連城皆可戮之人上下古今而觀其變能不為之慨然矣乎

吳大將徐知誥代吳命于金陵改國曰齊易號為唐元曰吳元復姓李易名為昇以宋齊亡徐玠為左右相徙其君冊徙殺之

教知誥使得受代者秋毫皆齊立之謀也及李德誠等勸進有表則齊立不署名焉然則齊立其乃心於吳乎其乃心於唐乎此所謂陰為不善而陽

欲擒之者也人之視已如見肺肝則何益矣嗚呼小人之誠於中而著於外固如此乎

戊戌晉徙都汴魏帥范延光服命封高平王高平王鎮汝陽東移

晉之兵非不足以制延光也而延光不服至如信之一字似若不足以制延光矣而延光服焉然則不殺仁也仁而守之以信人之不服者鮮矣以不義得國以仁濟之猶曰可以服人而况純仁義初無一事之不信者乎

北狄耶律德光改元會同己亥閩亂重遇殺其君

昶立其叔父延義改元永隆庚子晉用和凝為相李金全以安叛命安馬全節以十郡之師平之

昔者金全之保晉陽固已有故將之稱至是凡二十五年計其人已老矣猶欲為叛則將何所冀哉抑其人誠有可用經事六主而僅一遇於明宗宜其不無鬱鬱而歎有以摠之也然其所信匪人則足以敗事而已豈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者歟

辛丑晉石敬瑭此巡鄴安從進以襄叛安重榮以鎮

以下叛上此不足責為人上而不免於其下之叛

獨無可愧者乎昔者安州之叛盧文進則非叛也

君子觀於盧文進之進退則可以知晉主之是非

矣今二安之叛雖非文進之比然其心必有不服

者焉易為不服以中國而夷狄制之所以不服也

然則晉主之心曾不足以自反乎德政之不修也

而徒欲強人與事夷狄否則以兵力勝之嗚呼抑

末也本之則無

兩浙錢元瓘卒子弘佐繼壬寅晉帝石敬瑭終于鄴

從子齊王重貴立

重貴何以得立是則宰相馮道與侍衛馬太都虞

侯景延廣之所為也延廣小人不足責若道者晉主敬塘固嘗命其幼子重霄出拜之又使宦官抱重霄置道之懷矣此其意豈不曰以是藐諸孤乎在大夫也哉為道者自量其志之不如於荀息其節之不如於荀息則辭焉可也否則稽首而言曰立嗣以嫡宜也然而國家多難非長君不足以濟兄弟之子古人以猶子視之以是改告則其聽其否必有所處矣其生也嘿而不言其死也竟以相矣其視荀息為如何宜乎其不免於胡氏所誚也侍衛將軍耿延廣傳專政始貳于狄

胡氏有言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此言也豈不足以中晉之失乎今而始貳於狄則必有以自立矣無以自立而曰始貳於狄則是昔服而今叛昔信而今詐失其所以為中國之道矣何以制夷狄

漢劉陔卒子玠繼故元无大大書癸卯晉楊光遠以青叛北狄入寇楊光遠習見北狄之可以制中國也則於是乎以

青州叛契丹三亦習見中國之可以夷狄制也則於是乎以兵入寇嗟夫此其相類誰之由人曰景延廣致之我則曰桑維翰實有以啓之也

漢亂第歲殺其君玠代立改元應乾再改元乾和江商李昇卒子璟繼改元保大宋齊丘周京京常為相平白雲繼于虔州虔州理縣白雲雲乃衡州之縣遇閩王延義第延政亦稱帝建州國曰殷元曰天德甲辰晉改元開運北狄入寇至于貞博貞博

北狄入寇至于具博以馮道為相信不若以桑維

翰為相之愈矣一紙制書指揮十五節度此其膽畧為何如裨僧飛鷹決不若是之俊矣雖然某也才當進之某也不才當退之此宰相職也十五人之中夫豈無才不才之雜而振曰指揮人以其勇畧為可服吾以其智畧為不足取也不然豈其指揮諸鎮而乍前乍却曾無一定之計乎

封晉陽劉知遠為太原王劉煦為相閩亂大將朱文進殺其君延義代立以福州稱附于晉乙巳北狄大入寇晉河朔至于磁相封劉知遠北平王罷和凝桑維翰相以馮玉為相李崧知樞密院事

晉主本不足以敵契丹也而又有陽城之勝此勝而驕彼敗而怒使執政者而有范文子之見則必憂之矣然而馮玉弄權於內杜威怙勢於外雖有維翰崧穀莫之救也又况維翰疑罷而崧獨當之其能有濟否乎

丙午晉大將杜重威李守貞及裨將張彥澤以軍降狄于中渡按重威傳與虜交澤詔而軍彥澤以兵五百人入汴為狄清路幽其君重貴于開封府署唐平閩之建州滅王延政其國滅其人存丁未正月契丹耶律德光入汴滅晉改國為遼

或曰使維翰而不罷則晉可以不亡乎曰維翰之效其亦可睹矣杜重威等皆叛帥也而於指揮之時曾無別白則其所用之人適足以誤國而已矣雖然誤國之罪與不自已則猶有可諉者也至若稱臣以事契丹割地以予契丹則自其始謀而已誤矣晉之有國始誤於桑維翰再誤於景延廣三誤於杜重威雖其所向不同而其為誤則一維翰雖不罷相安能使晉之不亡乎

誅張彥澤徙其君重貴于北荒致之龍城昔齊人滅遂遂人殲之雖曰無救於滅猶足以見

既滅而未亡也彥澤之幽重貴也果無臣子則已如有臣子豈宜坐視而不救乎以遂人之智行之正煩一醉而已而李崧當國雖重貴索酒而不之與焉嗚呼崧於彥澤其相去能幾何哉○昔司馬氏之有天下也一帝北狩一帝繼之雖潰裂之甚猶支撐而不已也今石氏之北則一狩而莫能繼焉此可以見晉之為無人矣高官大職在乎素而籍甚忠臣義士至危急而聞然此豈非流澤之深植根之未遠則其收効僅僅若此而足歟

二月北平王劉知遠稱帝晉陽年用天福是謂高祖

杜重威求為天子而不得劉知遠辭為天子而不能然則知遠之德自足以帝中國歟非也竊謂劉知遠之為天子猶之豆盧革之為宰相時無其人則不得不起而受之也

五月契丹潰于汴耶律德光留相蕭翰守汴翰求後唐明宗子從益立之而去六月劉知遠留子崇崇非子乃守太原南入汴代命建國曰漢

契丹之於晉雖得之猶不得之也何也彼其中素無堅凝之術則其弊必至於潰而後已也○從益益得為是乎從益微乎微者不足以帝中國矣然

使翰於既立之後為之壁畫為之措置為之留而
不云惟以中國之道處之而剽掠之習截自今日
而革焉則中國之人皆將舉首而望之歎以為相
豈以從益明宗之子而不可以為帝乎惜也翰之
本計直欲善達其國而非果為從益計也

用蘇逢吉蘇禹珪為相此晉以又以實負固李濤為
相此漢以楊贊郭威為樞密使相馮道李崧自

藥城至藥城屬

馮道李崧皆嘗為契丹所用則其不忠甚矣今而
自至猶欲立於新君之朝乎嗟夫道誠無恥崧亦

可謂無恥之甚矣

杜重威以魏州拒命

重威拒命知其為不人天理不合人心難乎立
於惟新之朝也然則比之馮道李崧猶為自知其
惡者乎

閩國分為三

閩分為三者福有李弘義建

荆南兩浙

每附于漢

漢初附吳越錢弘佐卒弟弘侖立狄契

丹耶律德光還至藥城卒兄之子兀欲代立歸國廢

德光母改元天祿戊申漢改元乾祐帝知遠終于周

王承祐繼繼李濤相以楊邠為相

邠之言曰國家府庫實甲兵糧乃為急務至於文

章禮樂何足介意嗟夫甚矣邠之所言徒知其末

而不知其本也盜賊而無禮樂則不足以為盜賊

矣軍國而無禮樂其足以為軍國乎今欲軍之強

國之富而曰無所事乎禮樂則尊卑不辨上下不

分不可以一朝居矣彼其制國則不可以無尊卑

御軍則不可以無上下是蓋陰受恩於禮樂陽歸

怨於文章也不亦謬哉

平滌誅杜重威

威以在歲誅

李守貞以河中阻命

王景崇以鳳翔叛趙思綰以永興抗命

思綰以永興抗命

思綰以永興抗命

郭威以西伐也問策馮道道以勿愛官物語之威

行其策而後衆心歸焉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賜

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敗國郭馮二公豈不

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

居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臣嘗試問之

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

冥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

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

皆出威下道老於敗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浙東亂大將胡思進廢其君弘侖立其弟倣己酉改元
元不改則長上漢之蒲雍岐三叛平契丹寇河北
命郭威以樞密使比伐鎮鄴威之出鎮以倚契丹云
郭威之師也庚戌漢夷宰相楊加待衛將軍史肇
北代之後也三司使王章族賜澶州王殷此澶州之地在今河南
魏州郭威王峻死

王章掌財賦可以實府庫矣弘肇與宿衛可以擐甲兵矣楊加之言非不見用於當時也然而尊卑之分不明則無禮矣上下之情不協則無樂矣禮樂之實既亡而曰可以不敗者世未之有也○在

內三人皆已死矣在外三人則皆不死是何詔命可行於內而不可行於外欽闕晉卿歆告弘肇而弘肇辭焉則是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其及宜矣郭威則泣告其下者再焉使奉行詔書取其首以往而衆則不忍為也豈非哀而保其樂危而保其安乎凡此皆以其情之孚不孚言之其情孚者有自然之禮樂其不然者反是此死生之所以異也

二月樞密使郭威以魏兵入渡河敗內軍于劉子
受子波在其主承祐野死

夫以後唐推宗之英武豈承祐之所敢望哉然軍為之變則不得以善終矣彼在宗未嘗批覺猶且不免承祐本可以苟安歲月未遽失也而直以草草失之悲夫

郭威至汴請宰相馮道迎其君之弟承珪于徐州史作贊然亦帝承祐之弟也還至澶州軍變復入汴太后命威監國降承珪為湘陰公湘陰唐時縣名誅宰相蘇逢吉及劉錫錫者承祐之弟也

胡氏曰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立天下知其必伐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名而後是

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

辛亥正月監國郭威代漢命于汴是謂太祖改國曰周元曰應順應當作廣王浚浚當作范質馮道為相相陰公死于宋州兗州慕容彥超不受命荆南兩浙稱附太原劉崇稱帝河東國曰漢年用乾祐

昔者嘗怪契丹入晉晉之臣子無一人能為興復之計者今漢感於南而復興於北比之於晉其猶此善於彼乎

江南唐平湖南徙其屬于金陵北狄亂契丹不為

族述乾乾當所殺德光子律平其亂代立改元
慈曆易名為璟壬子周平充州

慕容彥超果有不忘舊君之意則宜及相陰公之
死亞為之計亦既遣貢子周臣節隨矣而又有二
心焉則是謀之不決不足以有為就使有為不能
以不敗夫事之成敗一則決於吾氣之盛衰二則
決於人心之向背而財力不與焉今兵未出境而
以括財為急有闕私魯者傾家以獻固已足矣而
又撈掠其夫妻至使肉潰而死嗚呼幾如是而不
敗哉

癸丑周冊皇后姪崇為皇太子封晉王尹開封府
開封即汴州封晉王尹開封
則有之未嘗冊為皇太子也
流王峻于商州上治王
殷于登州皆殺之李穀馮道為相甲寅周鄭仁誨王
溥為相改元顯德太祖威終晉王崇紹位于汴宮

崇氏之子可以繼郭氏之後乎曰不可女之子不
可謂之孫妻之姪其可謂之子乎昔之人有以女
之子為孫者矣春秋書之曰滅此無他以其氣之
不續也今以皇后之姪為皇太子其氣已不續矣
作史者宜如何書之書之曰滅其殆有得於春秋

之意乎

河東劉崇以契丹之師入寇周主崇親征大破劉崇
于高平高平屬澤州其曰入寇也

或問高平之戰與夾寨之戰孰優曰夾寨之圖晉
之命脉在焉賴此一戰而後危也而轉為安乘也
而轉為盛潰於亡也而轉為存其在五代蓋莫能
與爭先矣若高平之戰則以周之彊當漢之弱雖
但遣諸將行焉未必不可以勝顧諸將觀望不肯
盡力則不若親征之為愈耳然則世宗之所為固
有不及於世宗者乎非然也姑以一事論之則其

說如此若以終身校之則互有優劣而莊宗晚年
之失又世宗之所無也

誅不用命者將校七十人

兵一交而即潰所謂以其將與敵也當是時帝實
親征非徒將之謂也委而去之其諸以其君與敵
欲以其將與敵罪已當死以其君與敵罪不容誅
此其弊自莊宗末年而有之積習至此凡二十有
九年矣使世宗不出能無他變之及乎此一舉也
世宗之決永德之贊皆不可少也

進攻太原不克澤潞汾遼忻代嵐石迎降遼理遼山

不謂而後者也若然若石則取之北漢者也宰相

馮道卒于

州作周

道之為宰相也自唐而晉而漢而周更四朝矣朝
代屢更而其為宰相則自若也今乃卒于周乎此
邵子之微辭也而其意則秉筆者槩能言之矣
歐陽公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
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
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臣三死事之臣
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
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於嘗聞是時有王
凝者家青齊之間為兵明司方參軍以卒妻李氏
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關封止旅舍主人不納牽其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
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
竝開封丑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
人嗚呼未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
風且少知愧哉○范質曰馮道享德稽古完材偉
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司
馬公曰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纖維之巧不足

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
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大節如此雖有小善
庸足稱乎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
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
君之責也

乙卯周大伐江南及蜀

唐莊宗志在滅梁而已滅梁之外非其所志也故
自其入汴之後其志衰焉周世宗有平定四海之
志亦其兩席之勢則然耳夫山已高矣我則因之
為高澤已深矣我則因之為深則其為高深也易
世宗所席之勢易於莊宗此固然矣然其志則不
以一勝而遽自足方且垂訪於群臣而群策效焉
由是而得王朴之議先江南而次蜀次漢規模定
矣然後踵而行之其亦難能乎

漢劉崇卒子承鈞繼丙辰周廣汴都外城南伐取唐
之滁和敗其軍于渦口即此渦口是也渦音戈

周得滁和而旋復失之何也唐之百姓苦於博徵
苦於營田則其於周師也固有未蘇之望矣奉牛
酒而迎之此其意果何為哉避水火也而周之將
師曾莫之卹而惟以俘掠為事則是如水益深如

火益熱其失之也宜矣然則三朴之策其猶用之
有未盡者乎其策蓋曰時使薄斂以阜民也誠知
時使薄斂之可以阜吾民則豈不能推而廣之因
以阜彼民哉滁和之民雖曰唐之民也然周既得之
是即周之滁和非復唐之滁和矣彼所望者薄斂
將以寬其博徵我則掠其財焉是無損於博徵而
又甚之也彼所望者時使將以寬其營田我則俘
其人焉是無損於營田而又甚之也朴之策非不
可用而我則用之有未盡焉自非分裂期終混合
數逼則唐亦未易可并也

漢劉永鈞改元天會丁巳李穀罷相王朴為樞密使
伐江南有功唐改元交泰兵敗于紫金山紫金山在
壽春之南

或公山云請以江北地求和于周

周以丙辰七月斂滁和等處之兵聚于壽春至于
丁巳三月然後有紫金山之勝焉唐以天下四分之
一敵其三周以天下四分之三敵其一以大攻小
猶若是之難也晉之於汴也以小攻大其難亦不
宜乎

戊午周受唐江北地

謂周之所欲為止於江北乎周之所欲非止於江

北也其對使人之辭曰朕本與師止取江北亦誠
以四年之間不為不久而其所陟不退則江南雖
我所欲未可遽形於言也是故姑受江北則在我
可以息兵在彼可以固境異時論修守備亦豈具
有愛之之意哉其意固曰易世之後事不可知此
則由衷之言賢於陰欲取之而陽曰予之者也
南海漢晟卒子錄繼改元太寶唐請附于周殺宰相
宋齊丘及陳覺李知古知古當
作微古

齊丘唐之謀國者也則易為而殺之彼其與覺微
古等知進而不知退則是徒知倖之為可僥耳寧
知其有可有不可乎雖然唐以此始亦以此終則
夫用其智不去其詐者其敗也不在其國必在其
家矣嗟夫是亦可以資後世之永鑒也夫

已未周北征契丹至于瓦橋瓦橋即寧州也瀛州
寧州即寧州也瀛州即寧州也雄瀛莫迎降瓦橋關
在瀛州

晉割山前山後凡十六州界之契丹瀛莫其十六
州之兩州統得八分之一耳若乾寧軍則復在此
數之外世宗之所得者通有三州雄即瓦橋關也
即益澤關皆出於當時之所置非舊州也然則十
六州指之甚易最之極難有國有家者可輕以讓

地與人而滋無窮之禍乎

周帝榮有疾乃復明妃符氏為皇后皇后在位時

崇訓為皇太子崇訓封梁王用魏仁溥范質為相

贊國相矣而質則人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其呼乃樞密重而宰相輕趙匡胤進位檢

校太傅充殿前都點檢世宗崇終皇太子宗訓嗣位

自堯甲辰至此凡二千三百一十六年